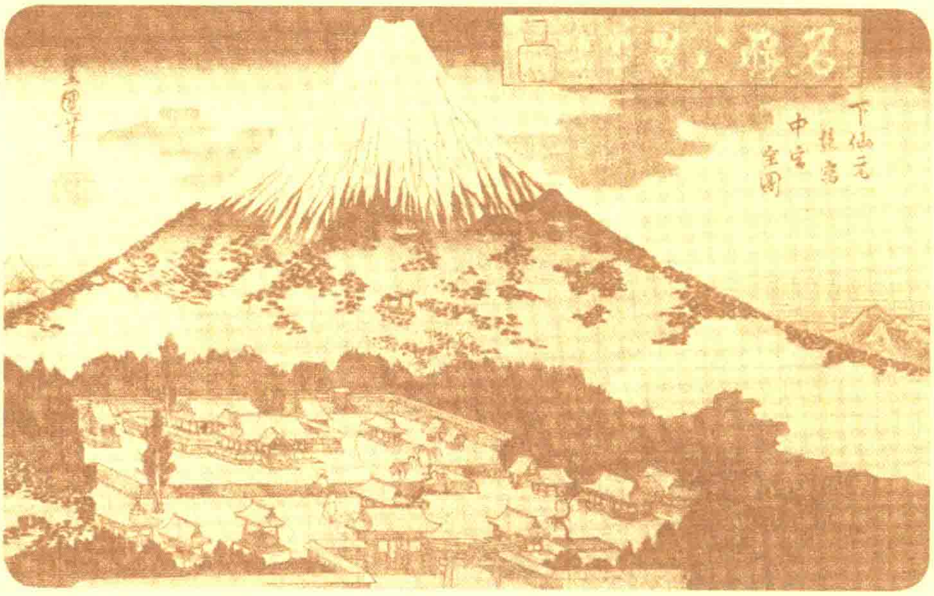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三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錄

第一冊目録（總第90冊）

傳記

別傳

第二冊目録（總第91冊）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三十一册目録（總第120册）

詠史詩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國史館日錄三

寛文五年乙巳

十月大

朔日。陰微雨。余登營。以今日爲期。然以微雨風吹漸寒不果。家祭如例。館中休日。終日在寢頤養。午後作奧村伊豫守永福像贊四言四十二句。此其孫和豐固請不能峻拒。和豐今在加州。今夏附使求之。以痼疾故延至今日也。和豐去春從其邦君在府。與余相識。永福者和豐祖也。頗有武功。其事載于贊詞。及秉燭春信袖人丸立梅花下圖示之。求贊。乃作四言八句授之。燈下始見袁宏後漢紀。戌後賀璋侍次座。出一卷曰。是館中諸徒及館外一兩輩所吟題也。願乞批語。余披閱之。則以壁外幽栖爲題。或絕句。或律詩。或排律。相交殆二十首許。乃口授賀生。每詩批點之。及夜半罷。就寢。今夕春常與勝澄。正竹。高庸等共趣高澤宅吟詠。畫工勝田氏來會設色。狛郎運筆。及丑刻而帰。余卽熟眠不知之。今日館中開爐。

二日。晴。祭事如例。自巳中至午後在館。見友元所草治承二年畢平家物語及盛衰記與藤兼實日次記參考之。余病後畏寒。圍爐坐氊。聞友元所讀畢。帰寢素食。及晩勝澄來拜先妣墳

裳。折其庭菊花呈余及春信。時友元在六義堂。信乃催小集。以十月菊爲題。又聯句十五韻。戌半勝澄去。亥半友元去。余不知之。在寢讀漢紀一卷。予前春常歸自六義堂所告作〻。　和勝澄韻示之。

三日。　風吹殊寒　自巳半至未前在館。使安成讀增補信長記。改正之。是松忠房輯諸本所編也。余嘗作之序。其趣在序中。

頃日樂書寫畢附高庸一校之。又小田原記五冊寫畢。使諸生校之。是忠房所藏也。記北條五代事稍詳也。

水戶參議君賜放鷹所獲之雁。且親筆小簡添之。問病氣平復否。

申刻依兼約赴高木甚左衛門正則宅。春信友元及高庸同行。主人雖不達文字。然有好學之志。平生倜儻且與友元太昵。今般余病中訪問深切。故往謝之。設飮食談闊而戌後歸。　燈下作尺牘以奉謝水戶君高問。

四日。　快晴。　天氣不寒。協小春之名。

早朝馳使呼狛郞。少焉至與信。常共伴食。啜雁羹。是水戶君所賜也。飯後使狛郞淨書獻水戶君尺牘。　自巳至午半在館。田中好安來談。既而余歸寢。入湯而休

及暮赴正竹宅。春信友元春常高庸同行。勝澄春海奉〔春カ〕澤來會焉。以楓落吳江冷爲題。各賦絕句。及夜半而歸。

五日。武田泰安來問頻請其亡父道安法印碑陰詞。 自午至未半在館。

六日。 巳刻永伊牧來談曰今朝長門國主毛利大膳大夫使者持其家記幷證文大內家記幷系譜。持來都八冊今携來云云余披見之其記事頗詳也記永正以後事。前日白水所捧書內有毛利家記。併考則元就幷吞十州之始末大槩可知乎伊牧又示牧野佐渡守狀。其趣謂歸洛之後速告弘文院所語之條々于兩傳奏。乃被尋求舊記于諸家。頃日九條大閣(閤カ)甕二條前攝政。九條右府皆在。更敬朝議遲怠。猶可追啓云云余告伊牧曰朔日欲登營然天氣不晴。故不果。明日休日登營可謁諸老乎伊牧對曰登營之遲可無妨若有官事則可有諸老之招不若病後保養無再發之變。余曰。諾既而伊牧出。今日其婦翁太田備中守別墅招廐橋少將有猿樂。故先行待之云云。 今日改正增補信長記。至未半在館中。 或來談。私語曰頃聞奧州伊達氏家人櫻井氏來府此者以猿樂聞昨日登營入御覽。諸老皆好之故滿城士林日日猿樂有焉其力不足者謠囃宴樂其甚者。主人自起雖足下自去冬移于此。與府相去可謂大幸也在府偶到此別是一天地余笑曰修史之事雖素志。然是官事也汝以余爲託於隱逸乎余非辟(避)世之士。其人曰足下在府時雖出入權門。然無諂媚之言。又不應諸侯之招。是皆所知也且猿樂之類不好之故今退閑于(干カ)此者於時論無可否。幸甚呵々既而去余以爲彼者之言雖不足取焉然反身以不可不愼焉嗚呼今君好學有如好猿樂。則修史之功其有依賴乎館中壯年未馴時俗。或以余爲鈍於求書去歲起筆之前余屢多言。起筆之

後亦屢言之。然至今日　朝廷未出一卷書。是廷臣之懶乎。告諭之不切乎。余多言無益。不如默以待焉。且余家藏倭漢書。及去歲以來所寫所求不爲不多。諸徒不怠則成編之日。殆可及二百卷乎。如卿曹等。猶未諳國事。今非官事則何以盡力如此。知事如此哉。是誠官家之惠也。今晚飯時。余借（措カ）箸答所難言。未畢信也。揚言曰。翁之言是也。此度編集。若有脫漏則待別後良史而可也。如我徒則今所在之書草稿之間。以知其時事爲幸而已。余曰。溫公通鑑猶有漏事。所謂商鞅入奏之前。不記彗星出。屈原之忠不詳載之。淵明之節義偶遺之。況其餘史書哉。今延喜以來闕正史。唯是日記倭字書而已。太平記以後倭字之拙。多是鼠草子之類。始末不分明。此度卿等所草雖不免後世良史之嘲。在當時則敝帚享千金乎。在後世則七百年來之公案乎。若其不求其文之抵（拙カ）而着心於治乱興廢之跡。則豈夫不爲鑑戒哉。今世無着眼之人。此書成之日。讀之可評論者。水戶相公而已。雖不通文字。縱知此書所以爲重寶者。姬路拾遺而已。今拾遺既沒。是一不幸也。其餘頗雖好學之人。贅于國事。唯是想爲重寶而已。況於不好學之人乎。呵々。

今夕春信赴友元宅。庸也同行。

入夜大雨。　燈下見後漢紀。又作子貢造原憲廬圖及蓮贊（高庸所求）。又作林和靖及梅鶴三幅贊。以授春常。既而就寢。時已夜半。春常未歸。

七日。　辰前信也晨省。示昨夜詩聯

飯後信也有微恙。永竹來診。及晚漸安。　及晚淨書昨夜所作圖贊。又作墨竹贊。以授高安成。　燈下見了漢紀一冊。自初段至建武十二年。都六卷。嗚呼光武雖爲劉氏庶孽。其初起乘牛。則其微賤之甚可推知焉。其中興之功可謂勤勞也。然自起于王莽末。歷更始之亂。營艱于軍旅四五年。至卽位改元十二年。而公孫述亡。天下一統。則開國基者豈容易乎哉。併考歷代創業之君。大概皆然。居上守成之人可不思乎。以小推大。則爲一家之祖。創一事之任者。亦聊可准此。其子孫不可怱（忽カ）諸。我先考起於閭巷。以文學爲五十年儒宗者。其精勤非常人之所及。余輩惰怠可不自耻乎。

八日。　見伯元所草之元弘三年末及建武元年了。至未半而休。及晚經歷諸老。而歸路訪松平大炊頭。他適不逢。傳語於其家僕。述主殿頭忠房懇問余疾之謝。而遂其居城。既而過久保氏。而問勝澄。而秉燭歸閭。聞高庸。春澤在六義堂。問信也微恙。移刻而去。　伯元欲催聯句會。以十三日休時。相約今日豫呈破題上句。曰。色斯楓隕兩（雨カ）坐我楚邪吳。今夕余作對曰。白旣桑斜暮分官昧與蝸。此次可回巡。　燈下口授賀璋。作武田道安碑陰誌。殆可六百字。

九日。　早朝小田（原脱乎）拾遺被寄折簡。昨晚不面爲遺念。今夕可來訊云云。少焉前橋少將被示手書。惠雲雀十五。

自巳至未在館。見伯元所草建武二年事。多卷堆。至半年而休。　申刻出赴前橋第。謝今朝之音問。而到小田原拾遺第。稻葉出羽守迎接。與主人對話於寢處。談神道及史館編修事。又問當時學者

之事。其餘件件移刻。入夜歡食對膳。懸意鄭重。旣而辭歸。入閤則戌後也。過六義堂而入奧。

十日。　巳刻入國史館。保田若狹守嫡子宗重來。訊議其家譜事。請改正之。移刻而歸。

田中好安來。持匠作所藏中華扇帖闘贊五帖。至是匠作顯考前羽林所畜也。余嘗粗見之。然欲詳看之。且爲使二男及諸徒乙覽之。請好安借之。華扇面或書或畫。ゝ則祝元明。文徵明。王穉登。張鳳翼。朱之蕃。周之冕。周天球。李維楨。焦竑。顧起元等筆跡也。畫則仇英。徵明。陸治等十餘輩墨痕也。誠希世之一玩也。滿座各戀日覽畢。卽謝返之。

及晚赴水戶邸。述病中之謝於留後之人。而直訪榊原刑部大輔。晤語。曰。先考碑石旣求得之。運于姬路。引昇於增位山。畢則闕氏又自京到播。字數甚多。彫刻之功不至。來夏則不成云云。又示一硯曰。此摸紫式部硯在石山寺。乃是作源氏物語時所染筆也。今見在彼寺。使工效其製以作之云云。其面刻雙輪。其上左右有坳處。左刻牛。右刻鯉。其餘体製奇也。請其名之。乃號湖月硯。求記其事于硯蓋。秉燭而歸。過大久保泉牧。謝病中來問。旣而話昔懷舊。戌刻飲食。亥後歸。主人猶有遺念之色。歸閤則漸近更。聞友元。伯元留談于六義堂。而及亥前而去。

十一日。　朝興見畢光武紀。自初卷至是凡八卷也。巳刻出史館。見伯元所草建武二年畢。自新田足利確執至矢矯。手超箱根竹下合戰。逮義貞歸洛。事多字繁。至未刻而休。　入夜改正保田氏系譜了。　燈下讀後漢明帝紀。

今夕　營中亥日嚴重如例年。

余病中井上河內守使伯元告諭曰棠陰聽訴多々伯元一人勤之猶有闕事故諸老皆議召出少壯諸生可添伯元預末席以勤讀訴狀使弘文院擇門弟之中可出之云云然其祿員太微於登營拜謁則可依其人品也余想其可相應者春貞南直可當之乃使伯元告河牧其後達諸老而議定。一昨日小田原拾遺席談及此事故南直親族聞之先日遣狀于京以召南直昨今脚夫相繼迎于途中云云。

十二日。　昨終夜大雨今朝淅瀝終日不止。

自巳至未半在館改正信長記二卷。

灯下見明帝紀凡二卷。朱露與螢滴共響夜闌召授賀璋作湖月硯記既成字數百三拾餘處難寫于硯蓋故作四言十韻銘他日與信也議可淨書之夜半雨猶滂沱。

十三日。　大雨及晚晴初更月皎。

巳前冒雨赴伯元城下宅。余病後賊濕氣。信也微恙未復本。故欲延引。然兼約聯句滿百非休日不能成之故強乘興而出信當從之友元。正竹高庸來會春海未至晚炊前五十句薄暮七十句亥前滿百主人乞題詠各賦寒燈一枝絕句皆早成頓點心喫了使庸吟讀之於是催歸庸也與丁未至。故暫留談之間拘本朝故事聯七字句乘興至二十句以夜已闌而罷去泥路滑々月入輿簾實是

近來之一興也。歸而入寢則漸四更也。帳內未交睡之間。獨思今日聯句。信也拔群。凡難對之句大概彼爲之。可喜。乃語其母。相共快意。

十四日。晴。 自巳半至申刻在館。改正信長記一卷。其餘無它。春信微恙伯元在棠陰。春貞故障。共不出館。友元。高庸出座。與春常相對寂寂然。 昨夜本朝故事聯句頗爲逸興。一夕欲催之。余示一聯于友元曰。隴頭秋月冬猶好。千古餘淸逐野篁云云。 元姓小野。故云爾。友元以都香對野篁。可謂佳對也。其次信。常。伯元。高庸輪連。可以爲會席之起本。余謂不定新式。則此可有濡又名此聯句曰山迹七字城云云。 山迹者。寓日本命名之意。七字城徵劉長卿五字城。蓋作以本朝事聯七字也。

十五日。雨降。 小祭如例。 自巳至申在館。改正信長記。信也微恙漸愈出席。 午時松平民部少輔寄折簡於信也。明日可登營之旨也。此人當時近臣之長三人之其一也。 今夕常也赴勝之昌宅。庸也同行。 燈下作八木但牧挽詞。此人與先考交久。余亦相識既久。與亡弟殊昵。其事見家集。以去七月八日卒于勢州。其時余疾病不及弔禮。還日可當卒哭忌。今夕追懷賦律詩一章。幷小引。二三日內可贈其子十三郎。 及夜闌作山迹七字城引幷凡例。

十六日。 陰而不雨。寒氣迫人。

辰半春信登營。 午後歸告曰。近臣森川下總守。大久保出羽守傳命曰。先年汝父所撰。日本三

十六將丹青新成。其小傳汝可筆之。去秋所献灵芝記汝筆痕依協 御旨。今亦被 命焉絹帛新調。自出羽守可遣之。云云。 余自巳至申在館。改正信長記二卷。殆百餘葉晩炊之後信也。二元。庸也。聯七字城一二巡。各以二十日夕爲開席之期。及薄暮而去。

秉燭在寢。灑朱于章帝紀。見一卷了。後漢紀自光武至是十一卷也。

十七日 巳刻在館。南直來。昨夜半到家。親族等勸之俄剃髮。又號春安。彼曾名春安。今復其舊。打話移刻。述在洛之間事。一日因三竹先容而得見石丈山。丈山傳語余曰。本朝通鑑編集希世美事也。竭力功成則與司馬公傳名于萬世。珍重勉旃。只恨暮齡八十三。旦夕不可謀。爭得再會哉。其戒南直曰。書生勸學猶武夫臨戰。不輕命則難得首。不拔群則難入城。凡仕而食祿者。若徒出戰場在攻城之列者常事也。不輕命不拔群者無勇者也。戰死者武夫之素志也。若幸不死而勝敵。則生而成功者也。學者讀書者常事也。以精力盡而死爲素志。則幸全身而拔群。得秀才名。不然則若徒爾已。未有踈懶不竭力而成學業者。未有惜命而得勇名者也。云云。彼處士。元是武人。陷陣得首。故今退休雖大老。猶不忘故態。云爾。然是非戲言。固是格言也。館中諸徒聞之可不恥乎。既而保田若狭守來訪。先與余談曰。臥疾以來日日無暇。歷數月見顏色猶未如舊時。保養勿怠。言畢到信常。二元等席暫談。而後到侍史筆吏等席巡視。人（仙カ）余便所。聊有所告而去。時午之半也。少焉武田杏仙來謝碑誌早成。且有所請粗改正之。時晩炊出。仏亦伴食而歸。申刻館衆各退去。余曳杖歸寢。逢忍拾遺

使者於庭上被寄自筆折簡曰明晩招榊原刑部大輔氣字復本則可來伴食我思主云客云異尋常且豐牧之招邂逅之事也況久不見豐牧則欲往謁焉然明日非休日及申刻後出館則役羅席既散可爲六日蟾蜍也館席未畢閣之而往則他日他人之招拒之無辭故懇作回書辭謝之使歸之後告此趣於永伊牧且告刑部大輔云云　凡此席休日之定諸老去年起筆之時皆詳知之故先是前橋少將招呼甚頻至此之後無飲食之招豐牧繁務且老倦偶忘及此乎尋常之招不應之余素志也國老邂逅之招非不介於懷然彼席余不往亦不乏人此席余不在則非無闕事故一決不變也若他世上求媚權者聞之則以余爲執拗乎任他

十八日　自旋年在館改正信長記二卷至是都十卷一見了此未猶在十四卷　午刻遣八木但牧挽詞於其子高豐春信友元所作亦同封寄之以明日當卒哭忌也高豐謝答　未刻狩野永眞來議御畫事早歸　申刻館事畢各退去八木高豐來謝且示其悲歌以求和章少焉去　藤勿齋寄書請其子義兒諱字曰祖父嘉明勳功彰明以此二字爲上字加下字擇其反字善（者脫乎）可示之云云乃與信言議附使遣之

黃昏依兼約赴建部丹波守政長宅信也同行友元先至待之此人有舊交且爲友元姉翁談古今事及亥刻歸

十九日　休日也　早朝前橋少將寄簡曰明夕可携春信來談　巳刻出館訪石川主殿頭永井

右近大夫。晉有所謝也。他適不遇。直問阿部四郎五郎留守。無恙否。訪武田泰安。杏仙。是亦他適。乃赴勝之吕宅。逢七娘。被援留。喫晩炊。日暮而歸。入夜和八木宗豐悲歌末字。

二十日。館中如例。巳半。松平大炊頭好房來問打話之間。意安來診余脈。曰恰好。猶可愼保養云云。既而藤勿齋來留談。移刻。與館衆共喫晩齋。齋了。松平甲斐守來談良久而去。今日各詣大猷院御堂。而歸路來過者也。申半。携春信而出。余先到忍拾遺第。謝昨晩不應招。而與信共詣前橋第。吉良少將。品川侍從來會。再聞日光法會記。至其半而罷。廿四日夕可再來云云。及戊半而歸。

二十一日。館事如例。吉川氏寄家記七帖。改正信長記二卷。坂井以仙來。隔百餘日相遇。喫晩炊而去。申刻。畢館事後。各會六義堂。聯山迹七字城。戊刻。喫夜飡。及子半而八十句成。衆皆去。約邇日足爲百句云云。京洛書信至。親族無它。及曉大雨。

二十二日。陰雨。自巳至申。在館。改正信長記二卷。草案文段不連續。故雖改正之。未爲可也。唯於考其次第。則有小補。

二十三日。小祭如例。館事如常。

南直自昨夜來宿。談洛陽事。余及信作小絶示之。彼呈和章。今曉歸去。申刻之後。二元留談。館中足陽韻七字城二十句。滿百畢。及秉燭。信別唱發題曰。初雪繫枝松面白。

騷人筆拾立軒端。伯元對曰。霜點葉楓毛染。誰某錦敷包夜曼。其次春當。友元。高庸。余輪轉聯之。至三十句。其間余口授高庸加訓點。陽韻百句。此與姑于我輩也。是風流也。

二十四日。雨。館事如例。昨日藤勿齋惠紅柿一籠。今朝大久保和泉守寄柑子一筥。共供館衆之點心。中刻事畢。友元。高庸留談。聯寒韻七字城二十句。黄昏庸去。少焉元歸。余入寢。效國風體作洗硯詩四章。依仲龍請也。仲龍者祐晴。

今朝前橋少將小簡來。今夕有障勿來云云。今日雨天。及晚淋漓。病餘不出。亦是幸也。

昨日書賈來。余點閱求得集古印譜。今日裝潢之。以授春信。此書賈十餘年出入余家。買其書百餘部。近頃無珍書。故希求而已。

二十五日。休日。衆約赴友元宅。會建丹牧。然依雨降。丹牧老衰。不能來。故延引。午後雨晴。

余在寢。淨書松備牧富士繪賛及洗硯詩。而後見後漢和帝紀畢。田中好安爲匠作使來告曰。先頃若州三方湖水涸乾。里民得金抹銅像。見之則觀音也。匠作聞奇之。作一堂安之。且鑄晃鐘。掛于樓。請作之記。余固辭不肯。

小田原拾遺寄朝鮮國寄宗對馬守書簡曰。如例可作諺解早献之云云。余乃以倭字解之。以遣之。其書如左。

朝鮮國禮曹參議李袗　奉書

日本國對馬州大守平公 閤下。

秋氣漸高緬惟

興居珍勝馳係無已近有

貴國漁商十一名乘船漂到機張境上。

朝廷着令該道另加濟恤各給衣糧付諸

館守以憑解還仍此具告統希

諒悉草此不宣

乙巳年八月 日

禮曹參議李袗

凡朝鮮每回書式如此余久掌訓解事。解成添本書執達備 台覽例也。先是每度被老臣招。發贊作諺解今在遠方且修纂無暇故寄附于此乎高庸太宰見朝鮮書式故使 春常召彼彼乃早來見之太喜步焉歸去。

春信今日起本朝武將贊淨書之筆。

及晩風吹木葉鳴 入夜讀殤帝紀一卷安帝紀二卷滴朱畢。凡三卷殆四十葉。既而裁俗書數通。

安成筆之常也在六義堂。友于恰恰參年歸省。余亦就睡

二十六日。晴。館事如例。申刻之後。館衆各書松備牧富士繪賛。信也與友元赴高庸宅。夜話。今日宜人赴七娘家止宿。

乘燭見順帝紀二十葉。少休而口授賀璋。作答虎林長老長箋。虎林者天龍寺僧也。先是慶東來。酬和對聯累席。自今春在對馬島。今秋寄簡。余以疾病故。回書遲滯。今夕無事故及此。又作放鷳石說。石形似富士峯。青而微白。友元爲其姬河井氏求之。河井者前橋家老也。　子後信歸。余就睡。

二十七日。晴。館中如例。

申後訪永伊牧。無他客。對話移刻。余曰。去年十一月朔。國史起筆。既及一年。信也所草。至今日。八十五年。友元所草二十四年。伯元所草十四年。常也所草五十五年。且信也預前錄滴朱事。庸也訓點前錄三十冊。而再見改正點畫。貞也抄錄。多々筆生十人寫書對讀。所考抄既及五十冊。凡手之所觸倭漢之書三千冊許云云。伊牧曰。可達諸老以述其勞。　余曰。朝廷及諸方所出之書不限其期。則雖經數年。不能淨書。頃間友元春常所草。唯點撿其所成。而補其脫漏。且元所加書者日次記冊多事繁。故累月不進步。常也考僧鶴泉日錄。是亦多冊雜混。故二人所草八月以來不增一年。云云。其餘館事件々詳語之。及戌刻喫食而後談世上之事。亥後歸。閣信常省侍。暫談已及夜半。云云。

今晚過勝澄宅。少時憩息。而赴伊牧。

二十八日。晴。館事如例。改正信長紀（記カ）畢。都三十三卷。自來月上旬可使寫之。

今晚井上河内守遣伯元折簡曰。可携春貞春安來云云伯元乃示春貞。貞乃歸宅。遣使於春安。申刻二人共赴伯元宅。可同途謁河牧云云想夫彼二人預棠陰牒訴對讀事既定河牧傳告諭之趣乎及期伯元歸宅友元少留聯七字城數句而去　今晚我宜人自七娘宅歸留宿二日。彼夫婦及媼治具丁寧。云云。媼者宜人妹也。

秉燭余在寢有叩閽者將命者曰深尾氏也乃入頓首曰今夕春安詣河牧宅。評定所預事既決。有告諭。是先生之洪庇也云云春安亦馳書于信常。告其趣深尾者安伯父也。依春安事。奔走權門累月。故歡喜殊甚旣而辭去聞明朝伯元携春貞春安詣諸老謁見而來月可赴評定所署血判盟書其後追逐伯元以預其事云云

今夜燈下見順帝冲帝質帝紀了而及桓帝初年

二十九日　早朝遣虎林回簡于宗對馬守傳達于其國　頃聞春常胸膈鬱滯飲食減少。遣書于針醫山本友仙招之

自巳至申館事如例　春貞春安俱來曰今朝被伯元携謁四閣老及土但牧。土能牧。而後詣井河牧喫朝飧。伯元持兩人盟書草登城故不來于史館

申半館衆各會春常橘隱亭伯元亦來正竹春澤春安來奎賀璋等數輩候次席以橘中商山爲題友元作序又出竹陰待鳳題春信爲序余及伯元正竹等以下作詩者十三人各賦二題。戊半進膳

春常爲雅席主。蓋于此。亥後詩皆成。於是聯寒韻七字絶二十餘句。至子半而各退去。高庸止宿。

及曉大雨

晦日。雨降滂沱。館事如常。

藤勿齋使使价持弘文學士院額來。是水戸羽林健筆。而高庸所摸臨也。其在筆者裝潢之。以爲一幅。其所摸先頭。遐勿齋刻于板爲額。漆雕工成。欣悦殊甚。

午刻針醫友仙來。治春常腹滯。又治春信眼疾。此是賀茂社氏人也。以知針術故。侯（候カ）　先大君貴恙。至今奉仕在府者也。

及晩雨晴。中刻館衆皆去。

今（日脱乎）頃間新調屛風。欲使畫工圖歐陽子六一居士朋林下十二子。故今晩與友元高庸議其摸樣。且約明日畫工來。瞻爲休日。二生可會申半。二生歸去。余入寢。

頃間勝證求名。然以其幼。故猶豫不果。春信屢請之。故名之曰憲。今夕作名説。

十一月六

朔日。晴。拜聖堂。祭神主。謁墳墓。如例。

辰半出圍登。營過井河牧。少談。同途入城。已後拜謁。既而與四老對話。且逢太田備牧。與永伊牧語。隔百餘日。登營。故相識者無良賤賀病氣平復。午後歸圍。聞春澤攜畫工勝田貞寛來。在國史館。

高庸豫參信當等倪指南而使貞寛圖六一居士在醉翁亭於屏風及未半而畢友元來乃進晩飲
喫了貞寛散步園中春澤爲先容既而入館圖林下十二子於屏風及戌半畢各進點心而後貞寛
猶未倦馳筆圖數葉或松間朝日或紅葉流瀑布或松下淵明或蘭竹等也此間聯七字城數句已
刻貞寛告暇余出家藏畫軸示之且傳語彼父竹翁求圖黄勉齋眞西山像爲配家藏朱子像以爲
左右也又借與三才圖會一冊唐詩畫譜二冊以勞今日運筆貞寛去春澤又去時微雨友元高庸
亦去貞寛字節夫與春澤交厚且春安從兄弟也其父竹翁曾相識也故請來訪遂及此亦是休日
之餘樂也

二日。先妣小祭如例。

館中無他。申刻後携信也訪興山寺頭間院主有故蟄居喜余至而與弟塞岩共迎接俄煙湯設
浴余病後未入浴室喜彼懇意浴後身淨意快信亦然出浴進膳信自懷中出陽韶七字城示之塞
岩誦之院主聞之大悅乘興賓是 本朝未曾有雅趣奇哉工哉嗟嘆不已信爲院主吟一句院主
對之輪轉二十句夜已亥半於是辭去歸則漸及參半

三日。館事如例友元伯元有 官事赴小田原拾遺第不來。申刻後余赴加賀羽林邸謝病中
慰問賓客宴園故不逢而出直赴太田備牧宅他適不遇黄昏歸家寒冷殊甚肌膚凍透對爐少休
與春信對話移刻戌半信歸六義堂燈下讀桓帝紀。 今夕當也與高庸等赴春澤宅聞正竹等會

集夜半帰

今日在館自巳半至未刻見春常所草自文明六年至十八年。

四日。　館事如例　加賀羽林使來太田備牧書至皆及昨夕不遇之事。

友元談曰昨朝赴稲濃牧第。與伯元對讀公家采地印章之草案。吉良少將及右筆久保氏預其事。

云云。

晩炊時山本友仙田中好安來作食。春常依友仙針治得小驗。春安來曰。今朝初與春貞共從伯元

赴評定所云云。

申刻之後。友元。伯庸狛力留談。信。常對話賽韻七字城滿百余又唱破題。曰。大江學對漢時月。異域匡衡

又賦來。春信對曰。長谷山新紀家子本朝元稹是梁才乃輪次聯二十句。及亥刻各去。於是余帰寢。

讀巫桓常紀及黨錮事起。則異域二千年之後。猶感漢業之衰。而諸葛之痛恨宜哉。黨錮起而宦者

盛宦者亡而董卓亂董卓誅而曹操出曹操出而炎運殲矣西漢奪於外戚。其本始于呂成于王氏。

東漢滅莽賊而奪於曹賊可

五日　館中如例　點檢國史考。爲分其年附四人草者。使于加補也。申刻之後春信赴伯元宅。友

元。伯庸狛力同行春常留侍余灯下走筆作繪賛六首。及亥半而休

六日。　館事如例　午後榊原左衛門佐來閲巡視而去是余本宅接隣也申後春常赴正竹宅。高

庸同行。春海在館中。乃同途而往。頃間信常爲散鬱懷。時時赴親友而夜話。毎回賦詩。　薄暮榊原刑部大輔家老河内數馬來問是故拾遺近習也。暫談往事。垂涙而去。

自戌半至亥後。讀靈帝紀二卷凡四十葉。其間陳蕃之死不可不憐焉。李膺杜密范滂等黨人之遭害不可不哀焉。曹節王甫等之邪姦。毒害忠良。不可不惡焉。黄憲郭泰得名于世。然不仕官以免難者。可謂知機者也。宦官亂于內。人主如木偶。忠臣上疏不省。且加黄巾之外寇。若微皇甫嵩朱儁之徒。則漢火之熄。不待曹操者必矣。頃間春信草冷泉圓融花山三代。既至一條初年。其間藤氏之世權。如高明之貶。兼明之黜。皆出于攝關。不由天子之意。其甚者雖長君幼主禪繼。亦是彼宰官之所爲。如掌上之弄物耳。余屢謂春信曰。世人不知藤氏之縱。唯以平家爲蔑朝憲之始。其所見不博之故也。今想。夫藤氏作俑。平家倣之耳。藤氏之勢如王莽之簒。平家之暴如董卓之逆。賴朝之威如曹操之姦。爲人君者。不可不思之。讀史者着目見之則和漢一轍。

七日。　運本宅藏書百餘合於新庫。是舊冬殘于彼者并取于此也。其搬夫者請榊原刑部大輔借之。自朝至午半三回。

巳刻出。岡訪大久保泉州。他出不逢。直問榊原刑部大輔。有病不逢。赴長谷川德十郎宅。對話少焉出。訪八木十三郎。他適不逢。乃以兼約。赴友元宅。依其婦翁建部丹波守來也。少焉春信來。卜幽至。正竹亦至。午後丹州來。既而三浦乘賢來會。高庸亦至。元德法印末至。丹州平生好醫。擬其僮僕。故

與卜幽元德頻談藥治之事。乘賢者加賀羽林之老士也。頗好作詩。以遇余爲解〔邂〕逅。出其所作四五首於袖中。乞點竄。余奇之。使信改正數字。其中五言律一首有可見者。和韻授之。欣悅殊甚。晚炊之後談話移刻。書賈來出書畫若干。人夜高庸與其同僚三人奏絲竹。既而進點心。乘賢高庸先去。亥刻丹州去。余父子卜幽皆出面晤乎歸。聞加賀羽林使者來惠鱖魚。裁書謝之

八日。館中如例。春安來侍。

午後永伊牧來巡視館中。慰勞事畢。既而過余便所議。使春安爲館衆頭。間可謂閣老議之。其後出新畫十二枚。求配館衆贊之。余信常二元及庸也各二枚。充也庸以言書加此列。且舊冬既有如此之求。故云爾。伊牧歸後。太田備牧來問。視館中之趣。暫談而去　七娘歸寧止宿。

申後春信赴加賀羽林第。春常與庸也赴與山寺。春安同行

灯下作畫贊二首。其一、授七娘。　春信侍坐談國史事。移刻而罷

九日、已前永伊牧書至。曰。今朝赴閣老。述館衆勤勞之趣。并春安出席之事。云云。

館事好例如方　今日青辰呼勝澄。未刻來。謁授名姪說。以諭以憲字爲名之趣。申刻館衆已去。勝澄留焉。春信授冬日讀書之題。少焉絕句成矣。余和示之。信常亦和之。祐晴重晴等侍坐者皆和奉之。戌半憲去。余諭之曰。絕句屢見。近日要見律詩。

今夕作震篔軒記。依高庸之求也。其所居之軒向東。其外植竹。先日信也往遊。取說卦震爲蒼篔竹

之文以名之。且勸余作記。故及此。庸也學問稍綴記中勸励之。
夜闌見靈帝紀下卷了。何進不早辨大事。却爲內官被手双。袁紹誅宦者。可謂快也。然董卓入而袁紹奔。卓入京未幾。廢立之權在其掌。漢室之火既欲殲。然餘燼之存猶垂三十年者。高祖光武之餘威也。然不再熾者。獻帝所以昏愚也。

十日。 自巳至申在館。點檢國史考。滴朱終二冊。 正竹。春澤來。其餘館衆之勤如恒。 聞頃聞二條大閤康道公及門跡數輩參府。今日登城拜謁云云。

中後携春信友元伯元。赴狛郎宅。徘徊庭池一雁雙鳬相馴游泳。夕陽浸影。黄昏月出。各有題詠之興。然以豫約。故聯灰韻七字城。至五十句。併前成者七十句也。夜既參半。分袂而出。今夕春常以有風疾不來。春澤侍坐打話。夜闌而去。

十一日。 館事如例。點檢國史考。友元伯元所草粗有所議。午後潮路庵宗古來。見館中之趣。嘆息曰。不思君等勞煩如此。如吾徒若有文字。在此及一句。則氣疲而死耳。須臾而去。 國史考既作推。
余想四人草者不易見焉。分年月作目錄。則不勞考索。故特作冊子數帖。號國史括囊。每紙限一年。若一年多事。則可加別紙。凡片玉抄紀年合并等之冊子多々。皆是草者梯杭也。且侍生有暇抄出前錄所載中華事。頭間高庸考索樂背。不預他事。故前錄訓點所殘頗遲滯。此間春信眼患未全愈。故日授侍生草圓融花山了。既及一條。待眼快而未見焉。然前日所奉 本朝武將小傳與傳命人。

相約今月中可獻之。故每日二三葉强書之。
高麗永竹屢求東舟先生墨痕。頃日開文筵得其自筆詠歌五首。昨日附春澤寄之。今日永竹來謝。
歡甚。竹東舟門人。曾貯東舟筆跡數。皆（燼脫乎）罹火災。故懇求不輟。余以其志切及之。
今夕七娘還其家。入夜讀獻帝紀一卷。乃是董卓遷都。袁權山東諸將起兵之事也。
十二日。館事如例。作永伊牧畫贊。
今晚前橋少將寄折簡曰。今夕在藤堂和泉守第。可來會焉。申半往謁焉。大澤少將。對馬侍從。少將
嫡男河内守忠明。及下非驢庵。保田若狹守。大澤右近等在座。爲談伴。及余至衆皆退。少將喚余語
曰。今朝訪二條大閤。問朝家故實。卿所不詳者。彼公亦不知之。然其爲人質朴無僞。此公得有識之
名。然其如此。則其餘可推知焉。然他人飾言多辨。其僞眞不可測也。不如此公之質直云云。既而雜
話。及戌刻歸。
十三日。休日。自辰至午見獻帝紀二卷。
午後春安。春澤携勝田貞寬來。在國史館。乃往逢焉。使貞寬圖菟卿在舟仰視天原之月。唐人送別。
既而共喫晚炊。友元來會。秉燭又使貞寬圖菅原清公汴州遇雪。及戌刻而成。其是六曲小屛風一
雙也。點心畢。安澤貞寬皆去。友元留焉。吟七字城曰。花在多籬梅欲放。難波千里問王仁。春信對曰。
逢蹤嶋隱藥會寬紀國王由嗣太秦。其次余唱友元對。輪次至十六句。友元留守者寄稻濃牧折簡謂。

明朝有公家印章校合之事。早天可來云云。於是元辟去。余入寢時已亥刻也。貞寬圖屏風一雙。畢後。未倦。走筆圖山水花鳥鍾馗東坡騎驢數葉。清隆。安成等數輩分取之。重晴等先日所配分者不與焉。余入寢之後。讀獻帝紀一卷。漢末董卓死後。李傕相爭。乘輿播遷。山東豪雄。犄角。曹操入相。號令天下。二袁。劉表相繼而滅。孫策早死。孫權據江東。劉備經歷。皆在一覽之中。

十四日。友元赴稻濃牧。伯元。春貞在評定所。春常風疾。余。春信及庸也在館中。且無人之來問。寂々寥々。及晚天陰有雪意。

今夕春信假居館中便處。乃是余休所也。依六義堂改作修補也。庸也訪春常書室。夜話慰幽鬱也。常也飲食減少。既踰月。且加風疾。余不勞心。然僉曰鬱滯之疾。湯液難治。却成妨。不若散步逍遙。自然解散。故暫任彼意。 今夜讀獻帝紀了。自光武至此凡二十卷。滴朱終功。非啻惜修史之餘暇。是亦有補於國史書法。昔夫荀袁二紀與班。范二書。詳略得失之事。則見宋王銍後序。云云。於是作跋語。記于卷尾。與荀紀共藏家塾。

今月之初。藤勿齋爲嫡子義兒求其諱于余。擇其反切善者三箇。以遣其中。以明英定爲其名。數日之後。明英登 城拜禮。其親族朋友往賀之。余居甚遠。修史無暇。病後畏寒。氣力衰減。故遲緩也。然無忘于心。今夕作明英說。以解其嘲。

十五日。天晴。土峯殊麗。 館事如例。春常得小驗。出座。友元。伯元。春貞皆來。與春信。高庸談昨日

彼此之事。　好安松壽來。　勝澄來。　余自筆明英說遣于勿齋。以今日爲吉辰也。　永伊牧所求圖賛十二首淨書皆成。乃使彼家士持行。最初百花潭竹蕾二首春信。其次鳶飛魚躍四皓二首友元。其次海日香山九老二首春常。其次農家　潭伯元。其次橋月桃林牛高庸。最末華表鶴女郎柳下彈絃余以上十二首也。余使常榮清別寫之爲一通加點而遣之　申後春信友元赴高木甚左衛門。余亦雖被招引不往。　伯元高庸勝澄到春常書室談　前橋羽林使來曰明夕可携春信來云云。

今夕燈下自酉半至亥半。作繪賛十首。皆是前宵貞寬所圖也。其中梅影映水一幅者友元所求也。其餘分授清隆之眞田楨正種石習榮清等。如重晴春帆既綴。余賛者不與焉。安成爲其病兒乞鍾馗賛。乃口占界之。

十六日。　館事如例考諸家系圖。拔其年月。載于國史括套。　永伊牧。藤勿齋謝狀至。金地院五長老使僧來。是五山舊記二十三冊。乃點檢之。使備者寫之。不論重晴配分之。

遣書于井河牧。永伊牧告金地院是舊記之事。今日越後中將惠其土産。　淺因牧書信至。

申半携春信及高庸詣前橋第。太田備牧先在焉。既而深田若牧太田右近來。各傍爐火打話。信讀了日光法會記。高庸改正誤字。其間吉良少將來有腹疾早歸。讀記了勸點心。時大澤少將品川侍從來曰今日照高院聖護院大乘院遊隅田川。而人爲衛護三門跡眺望大悅。且官船往還被添遞

興照門詠歌云云、乃寫來示之。少焉二人歸去。主人謂余曰、二條大閤詣東照宮、此公羅九條幸家公之喪、未經百日、然謂其身養于二條家、則雖爲實父、與幸家爲他家、故不憚觸穢云云、彼公稱有識者、實父之喪不踰年而不憚神前、可疑耶、以爲何。余曰、東行猶可推、況於參宮哉。主人笑〔附カ〕示及戌半而辭去。

歸時聞、今日二條大閤使者來本宅、賜紅毯二枚云云。呈書於其家老、奉謝之。此公與余先考不絕書信。余亦嘗見于日光山、且在洛時奉謁焉。然此行旅館路遠、且修史無暇、故不能往見焉。余今抛諸事、竭力於史館、是以無貴無賤、不能勤交際之禮。自雖知疎懶之嘲、不肯顧焉。所謂大行不顧細謹者乎。唯保養不怠、延數年之命、且欲成修史之功之外、無他念也。

十七日。　館事如例。　中嶋宗有贈茶于館衆。　今日冬至也。申刻館事畢、歸寢、祭考妣神主於書院、献膳如例。余初献、春信亞献、春常終献、其次勝澄拜禮上香、皆如定式。祝文使重晴讀之。配膳役送者清隆之・眞重晴・拜正種・田植榮清等也。徹膳献茶菓、而清隆之・眞重晴・田植等拜退、既而納神主。畢事而歸寢。春信侍坐、打話良久、而歸國史館。　寄書於二條大閤家臣、献長州紙二十束、明朝可遣之。

十八日。　館事如例。　申刻畢事、而携信・常・友元・高庸赴興山寺、入浴。友元唱上句、羅七字城、主人對之。其次巡巡唱之、至五十句（冬題）。主人乘興、寒岩太宰出浴、進勝以石〔礎而乎〕飛雪爲題、各賦絕句及

參半而歸

十九日　休日也以兼約故携春信赴辻聊適宅友元伯元高庸來會以梅邊別春為題各賦絕句。主人催七字城余唱上句曰住馴諸共武藏野草際月寒氷一條主人對曰仰見彌高富岩影桑州煙霧雪解衛其次其唱五對至五十句主人是舊門生先考以為有才與亡弟請（靖カ）其睦與伯元同列齊名其贈答見家集住水戸黄門及今參議君而賜食祿未及壯年而嬰痼疾已過十年水戸二君憐之在家保養賜祿如元病間讀書不廢筆硯二三年來氣字小快今日偶會余接遇如故與伯元相戲自若今日主人與春信議改諱達字思聰以聊適為齋號而求字說於余云云及夜半而歸。

二十日　館事如例　午前松平大炊頭好房來問少談借日光法會記而歸既而加藤勿齋來鍋島加賀守末至二人皆談加牧去歲請余聽春秋胡傳蓋隱公十一年而加牧歸國今般懇友元慶及此事今日亦頻請之然未肯之及午半而二客歸　中前永伊牧來巡視館中而去凡每月今日客來皆詣廟之歸路也　今日初使侍者樋口榮清寫官書以彼頗運筆也

今夕春常赴伯元宅以保養積滯也

二十日（一字）　館事如例　春常昨夜止宿伯元宅今朝與伯元共來高庸同行南直亦從來昨夜各賦灯下梅影正竹春澤會集云云

借友元荀袁兩漢紀使南直補家本滅字頃日友元催七字城會唱破題曰戰競履氷周孔道儒流

汲古問南淵余對曰攝關累世摯（懷脫乎）跡。嫡派迨今漲北漣其次伯元春信春常高庸一巡。南直初預之今晩各赴友元宅直竹來會及戌刻半百句成勸勝至七十句伯元南直去以明旦詣棠陰也。至子之半滿百成歸閥瀬及四更。

二十二日　館事如例　春信書武將小傳三十六枚畢遣大久保出羽守而獻之　今日贈紅氊二枚於勝田貞寬以報兩日後素之勞也。　及晩高力高長寄蜜柑。　燈下作畫賛四首乃書分授乞之者而後作思聽說。

二十三日　館事如例　余頃留考諸家系圖分年月載於國史括套。侍者田植把筆然以冊堆事多自今日加春帆而二人更寫之

春澤來使之補袁氏後漢紀滅字畢乃返友元本兩漢紀。　今朝小祭如例午後姪恵來拜如例。乘燭淨書放鷴石說壺箴軒記戌刻書畢閱春澤侍春常書室乃作東舟墨癡小跋授之依其養父永竹所懇求也既而夜深少休淨書思聽說了時及巳半。

二十四日　館事如例　昨夕所淨書附友元高庸遣于聊適。　及晩仲龍來援留之書遣京俗文六通。

二十五日　朝飡之後出閥遇辻高菴於門。是聊適外姪爲適使謝字說早成也。既而赴倉橋長右衛門賀其娘近日嫁人也。矢部四郎兵衛亦來少焉出訪遠山彌七郎打話。移刻而出彼妹約可嫁

春信故患。既而赴勝澄宅。少休到本宅。訪阿部正直。遇其留守鶴山氏。暫話侍而出。賀酒井匠作侍痾稍快瘥。歸闕則及中刻也。他適之間高力高長贈鹽鱲。其子常長乞借漢魏唐宋詩抄倭漢詩歌合。此二部先考所撰次也。　今晚鍋島加賀守。加藤勿齋赴友元宅。春信往會焉。春常赴春澤宅。爲散鬱滯也。彼積聚頃間依針治稍快云云。　今夕讀性理大全。太極圖說幷細註十二葉。三國志魏武紀十葉。唐文粹九葉。古今人物論十餘葉。漸及半夜。先考常稱曰。數部更讀則氣宇相轉。不勞倦。頃間病後精力不全。故不能多讀。邇日氣力漸健。故今夕轉讀此四部。遂朱然不覺爲勞。可以喜焉。

二十六日。　館中如例。　稻葉濃牧使來贈黃橘一籠。　申後依兼約之招。與友元赴高木氏。圍爐打話。喫食豚鹿羹以拒寒氣。主人頻嘆學術不行。其餘談世事作々。吝費一宵。然此人尊信儒風。左袒我輩。故不能拒其招。巳刻催歸。主人援止之進蕎麥湯。以拒歸路之寒。此人頗有膽氣。不屈權豪。然宿痾十年餘可惜之。今夕尾陽書生自晦先余來彼頗學儒好讀宋儒之書。求謁余。故主人喚之。少談而先去。　寒氣殊甚。歸家對爐而臥。

二十七日。　館事如例。　館衆之外春安。春澤來。伊達遠江守宗利惠采地宇和鰯二桶。田村右京亮惠鮭胎子二隻。此二人父兄曾有舊好故也。　今夕春信應加賀羽林之招。講詩經。久以眼疾故。唯務公事。不應彼招。邇日頻呼之。不得默云云。　燈下讀太極圖說註十四葉。魏武紀十葉。文粹八

物論各數葉。亥後信歸。　今夜春澤侍春常止宿。打話以慰其寂。　高安成有兄喪。今日初出謁
二十八日。　寒氣殊甚。　館中無他。　坂井以仙來。　今夕讀太極圖說。三國志。文粹。人物論。都四
十葉。及亥半而臥。
二十九日。　館中如恒。　榊原刑部大輔政房來問。少焉歸去。　前官友元夢見老人星。今夕催賀
筵。余携館衆往焉。正竹。春澤。春安來會。以壽星南極見爲題。余作賦一篇。滿座各作詩。凡十餘輩。春
信唱老人星七字城。主人對之衆中輪轉至五十句而罷。漸及四更。余有風疾。席上飮正竹藥稍安。
先日使春澤請勝田竹翁貞寬父。　圖黃勉齋眞西山像。爲副朱文公像也。今夕二像共成。澤持來。乃携
而歸。
晦日。　館事如例。抄出藤系十四卷。諸源系二卷了。併考桓武平氏。淸和源氏。載于括套。　午後堀
勘兵衞貞高來尋話舊。且談國史之事。申後歸去。是尾陽之士也。其父杏菴正意以儒醫聞于世。貞
高曾侍尾陽。故亞相君頗見國史。晝夜近侍粗預聞　御當家草創成功之事。今黃門君不好文筆。
故彼不近侍。唯勤宿直而已。亞相遇先考甚厚。故余亦被戀眷。及黃門之時以來。不預顧問。故少往
謁。然未忘先公之恩遇。此岡　先聖殿。本是亞相所興建。　聖像四配及俎豆爵樽等皆同被寄進。
則至子孫亦不可怨（忽カ）焉。然無事而至諸侯之館。則似有所求。故於　黃門君雖似失禮。無奈之何。聞
令嗣中將君。英敏。可以喜焉。今日貞高談曰。源賴政墓在美濃國山形與官本系圖所載不差。此地

今隷尾陽。而家臣石河氏領之。請余立碑作誌。余以貞高紹价故。不拒之。詳問其由來。貞高悦而去。

頃間增補信長記。新寫一校了。邇日可返元本於松平大炊頭。而達其父忠房。今日貞高一覽目錄。以動喜氣。彼亦見國史館書目。其所未見者粗問之。彼今不以文字爲其業。然舊時之癖猶未忘之。故不覺日之斜。嗄晩炊。留連移刻。彼少時屢出入先考之門。逐年相遇太希。故今侍坐者不知其名。唯識清隆而已。頃間金地院所寄之書。所使鋪書數冊寫了。使重晴等一校之。或五山造營始末。及僧徒碑誌行狀等也。存貞倭漢合并抄出既了。附魚魯愚抄。魚魯別錄抄出年月。是朝廷内記外記書式案也。彼家業者深秘之。余偶藏之。然其所載微細。故所採用不多。

春信所草至一條正曆（暦カ）年。大槩既成。頃間搜考小說以加補之。春常考小田原北條記。反元草治承四年事繁。既累數十葉（葉カ）。猶未畢。伯元草建武三年亦然。高庸校樂書十之六七。既訖冬至以來日影添線。故館中之事稍進。然猶河海之一滴。九牛之一毛也。余病復厭寒。然屏風圍之。爐火凌寒。自巳至申不肯懈怠。明日兼約可應永伊牧之招。今晩館衆相約皆可會伯元宅。待彼退公而赴焉。以便路也。

今晩常也赴高庸宅。

高木氏寄鹿肉於春信。以其辟忌。與食鹿者同炊。故今夜命史館廚人作汁羹。余往同嗄了。信問曰。修史之暇欲撰本朝詠史詩。以何詩爲壓卷。余曰。先考所錄甄叡廬島詩可也。信意謂精撰先考所

詠讀耕所作。各二十首。加余所題二十首。而其身友元春。當伯元新作而合爲百首。且爲之註解。而擬胡曾詠史詩注行于世。欲使人遍知其故事也。乃暫談及其事。而余取彼座右所在倭漢十題。而披閱之。是依方外舊知應昌立詮之勸。而時々會集題詠至三十首者也。在其列而今存者。余卜齋。伯元。聊適等也。友元雖在其中。猶弱。先考讀耕及余地良長老等釋徒併昌詮。爲鬼簿者過半。不能無感慨焉。詮者今興山寺雲堂師也。戊半歸寢。燈下獨坐。開文粹。讀李庾西東兩都賦。而展人物論。誦秦伯文王伯夷段十餘葉。及亥半而休。

十二月

朔日。夙興拜聖堂。而祭神主。詣墳墓。而後登營。若徒拜謁事畢。春信友元。伯元先出。余留營。見諸老與群僚。談而詣出納所。受官朱拾斤而出。弔土但牧母喪而赴伯元宅。春信友元。春常及庸貞。南直皆會。喫蕨餅。先日余示七字城一句于伯元曰。霜凝風起虛臺上。明法餘流坂氏存伯元對曰。海晏河淸昌泰日。白機有府道眞尊。邇日欲續之。今日一巡至千句。可（文略有脫字歟）。而永伊牧使者來促之於是（以下闕佚）。

二日。先妣忌日小祭如例。

館中如恒。午半風烈。殊寒。微雪。庭潤。館衆皆以爲有興。自未至申風彌暴。雪早消。衆皆有（爲脫乎）火災之懼。而顚歸　今日南直來。頗勞運筆。春澤來詣先妣墓。而早去。宗對州書生兩三人來。謁呈韓筆并墨。對

顏而去。

越後中將有饗應之招。辭而不往。　昨夕永伊牧談曰。諸老皆議。諭榊原刑部大輔曰。國史館近邊若有火災。則使家僕往救之而可也。自先考捨遣。既約此事。其別墅與史館近。而與余交睦故也。自久和牧可彼達此趣之由也。

入夜風猶烈。戒火災。喫粥以溫身。戌刻風稍定。燈下淨書壽星南極見賦。既而作詩二首。示寄勝田陽溪及其子貞寬。共謝後素之勞也。又寄書於松平忠房。返増補信長記二十四卷。遣好房許。以傳達于丹後（波カ）。此等皆命重晴之冥。而明朝可遣之。以風寒難堪。故亥半就枕。

三日。　早朝贈野雞一雙鮭一隻於姪憲。以今夕招余　自巳至申館中如例。　永伊牧家僕等來。沙汰備書筆代之事。申後余及傍（信カ）常二元高庸赴憲宅。余先過倉橋長右衛門。而賀其娘婚禮事成。而後入憲宅。正竹春澤南直來會賀璋春帆在次席。以雪裏芭蕉爲題。各賦絕句。余唱上句曰。夜懷倖守歲位宅惜冬餘。春信代憲對曰。氷話宜期雪程堂弄月諸。其次巡續。秉燭進膳。亥前詩成。共點心。而聯句三十六句而能。欲罷歸。然滿座乘興。限魚韻餘字。以唱栢梁臺体七字句。庸也執筆。任吾咄出。至五十六句。魚韻字盡而歸去。既及子半。

四日。　館中如例。　永伊牧寄書曰。昨日於營中。與保田若牧。共謂土能牧曰。春信友元今歲末宜被授法眼位乎。春常可賜年俸乎云云。能牧爲麾下之長。故先憑此人而爲達諸老也。土但牧權要

不登　贊。故今歲末。旗下之事能牧一人掌之。余裁回書。以謝伊牧。過若牧。則可謝其懇志也。
今日黑澤木工贈蜜柑二百。此人自先考傳識之好未嘗絕之。時々通音問。　加賀羽林贈國絹及
師魚二喉於春信。　今晚命之眞田明朝可遣華牋五十葉。韓筆十柄。墨貳笏及師魚一喉於甫直。
云云彼今般列棠陰之席末。爲其賀儀。今月七日招余父子故也。又贈師魚一尾於山本友仙。以謝
先日屢來春常也。
燈下作垂柳竹筍茄子畫贊。皆是貞寬所圖。高澤所求也。
五日。　館中如例。　一校藤源平氏幷諸氏系圖三十卷畢。撮其年月分明。而事可取者。悉載于括
套。以此例使春貞抄出寬永新系圖。又使春帆田植考系圖別本。
今日榊原刑部大輔政房家僕來遙見館外幷文庫邊。自執政有告諭曰。史館近邊若有火災。則使
別墅奴僕防之。豫作其備。云云甫直來謝今朝之惠。且爲勝田陽溪述先日寄詩之謝。彼老病不能
來謝。云云館事畢後春信講杜律。憲也。正竹等咸來館衆及侍生等皆留聽。講畢之後爲正竹等加
點柳文。云云　黃昏永伊牧使者來。贈綿衣一襲。賀歲末例也。但先是寄白銀五（百カ）挺。今始以服衣代
之。　自秉燭至戌刻。滴朱於太極圖說十一葉。而圖說畢。凡自發端至此本文僅二百餘字。朱註幷
分註五十餘葉。信也至常也皆室。正竹高庸從至賀璋侍焉依點柳文也。正竹携雁來。欲作羹以勸
余。故皆會于常室。以史館與余寢稍遠也。自戌至亥讀魏武紀二十一葉。自建安十六年至二十五

年。武帝纂而罷。此間喫夜飧。發羅覽高甫調綠云云。熟思曩讀陳壽所紀曹孟德實是撥亂之英雄。誰知其爲簒奪之賊哉。下筆之私飾惡之文可不知乎。史之難作。不可不着心也。存當時知操爲漢賊者孔明也。其後習鑿齒知之。范曄亦非不着眼。至朱文公綱目出。則操之姦昭然于天下。而正邪不待辨。少休。讀唐文粹十一葉。漸及三更。正竹、南直去。信也歸。史館高甫止宿常室。

六日。館中如例。　太田備牧惠賓名納豆。自巳至午半。聽信也所草閒話。帝天祿元年至三年。天延元年至三年。而少休。未刻喫晚飧。岡碧庵來。飯後又聽貞元元年二年。而及申刻。凡八年之間。實賴伊尹兼通相代執柄。就中兼通暴橫殊甚。兼明發歸如菅文時及源順。一時老儒拔群奇才。皆沈下位。唯非今而已。嗚呼兼明爲朝家懿親。使此人執政。而文時、源順爲羽翼。則王風豈其陵夷哉。時不之人。然如天運何。兼通威逼王家。劫甲百官。若假之年。皇運其危乎。兼家避其妬忌。韜光閑居。待彼薨而遂其志。亦是姦猾也。　今晚春信、友元被高木氏招而赴焉。　晉分獨展文粹。讀梁肅受命寶賦。楊炯渾天賦。李白大獵賦。喬潭劍舞賦。高邁焚舟賦。總十九葉。而喫夜飧。而讀人物論。至二十葉餘。而一冊畢。其中東齊十論反覆詳言之。是以快耳目。　袁論管蔡可謂奇怪也。其餘武王、太公、平王等論亦可以爲奇也。　亥刻春信歸。今夕信昌六義堂以此間修復既成也。

七日。　巳前出岡。先赴勝氏宅。逢七郎、信也。捐言既而同途。入南直宅。直迎于門外。其親族成群。友元、伯元、春當、正竹、猶庸、春貞、春澤咸至。以堂是先春花爲題各賦之。又探本朝十梅。凡客併主人各

賦一首。又以習誦成市爲題。各探數字爲押。自一至十。信唱上句。主人對之。未刻半進膳。治具鄭重。魚鳥肴蔌羅設。凡三膳十菜餘也。捧松盞臺獻余。余飲擬主人。次爲信供梅盞臺。爲伯元供蘭盞臺。爲友元供竹盞臺。爲春常設橘盞臺。以此四叢號梅洞蘭齋竹洞橘隱也。四盞巡行之間。正竹庸貞澤與主人及親族相酬。或唱俗謠。或唱小學曲節。成奏徵盃引膳。　後主人母出見余及伯元謝之。及亥刻。三題詩皆成。聯句十五韻而罷。余賦七言四韻而對接待丁寧。且爲主人求之作伯夷圖贊。子後歸。吟誦群詩。信也作序。及丑刻。各歸去。　今夕未歸之間。永伊牧寄書傳稱濃牧言曰。有咨詢事。明日可發贄。　今日無風不寒。主人迎接盡禮。皆乘輿至夜闌。

八日。　朝飧早炊。辰半出舘。先過前橋第。隨主人登城。逢群僚。少焉四老會于御茶店次座。余則其席。無他人。右筆久保氏飯末氏在末座。濃牧出一紙示之。展視之。則吉田神主所望請之狀件々也。乃有咨詢之事。其議畢。暫與諸老談。既退。而與太田備牧永井伊牧保田若州談。群僚以逢余爲解〔邂逅〕。欲援止之。伊牧因寄事畢則速去而休。且視館事而可也。余則出而歸館。衆勤事如何。時巳午半也。少休則及未刻。各喫晚炊。未半館下近邊湯嶋習廟僧房出火。延及其下町。人家罹災。及申半而熄。館中地隆無餘焰之罹。然非無戒也。永伊牧使來問館之安否。館衆皆早去。有直來而謝昨日之會集。且喜昨日不寒。勝遊無妨而去。　今夕前橋少將約携余赴藤泉牧第。然以薄暮風未止。故延引。

入夜使安成裁答尾州親戚書及俗書數通。及亥刻而早臥。

九日。風歇。館中如例。自巳至申讀春信所草圓融帝天元元年至五年。而永觀二年至讓位。而休。凡七年。加賀羽林惠放鷹所獲之鳬一雙。宜人二三百(日カ)微恙。喚高永竹治之。竹問本朝之古讀醫書限幾日。且賜汀(灯カ)油料。余問(閒カ)延喜式大學寮典藥。以示之。彼喜而借二冊去。中後春常赴正竹宅。友元伯元高庸同行。春澤南直可會合。春信訪加賀羽林。爲謝前日之贈也。余亦傳語以謝今日之惠也。信曰羽林請余命字。羽林諱綱利。上字者賜御諱字。下字者彼家之通稱也。然先考曾翻切之。故追其例也。及就利字。而使信書國義爲貞。貞卿義伯千秋五字。而附遣之。此內可任彼心以定之。定而後請作其說。則亦可應之。少焉信歸。以彼第有賓客。故不逢而歸。燈下作濃州山縣(郡カ)群源三位賴政墓碑。凡六八百字。口授璟也。自戌至亥而成。

十日。館中如恒。見春信所草花山院和(寛字)元年二年。及一條帝永延元年二年。永祚二年。正曆元年至五年。凡十年。既及申刻。信也所草止于此。猶有可加補也。世俗稱花山狂病遁世。然熟見事始末。則花山卽位年十七非恭己之君。賴忠關白柔懦義懷惟成近時(侍カ)有威望。兼家忌之。偶會帝喪妃鬱陶。而諷諭使帝讓位。挾幼主卽位。使賴忠辭職。而兼家攝政。遂專橫。花山讓位之事。人不知之。然兼家道兼既知之。及其出宮。而陽驚。則兼家之意可推知焉。此度編修雖不慣綱目。唯敘事實。然直書義自見者乎。一條卽位僅七歲。兼家得逞其志。然花山。一條禪繼。殆是兼家廢立之所爲也。今

日彦根少將使來賀歳末。其所贈如例。館事畢見昨夜春常等所作詩。及暮春澤來侍常至余室カ
與信到彼宅暫談信止宿。亥刻讀魏文紀十餘葉而休。
十一日。自巳至申點檢閏融。花山。一條。三代紀。與信相對所加補作ゝ改正之。
昌中正適來此酒井匠作家僕也十年以前爲書生親炙有年然近年仕務無暇。來問稀而音容今
日偶來館衆皆傳好故談笑自若叙昔遊之事。不覺移刻而至日暮賦小絕。信和韻云云。
申後余應稻濃牧之招。及薄暮到彼第。有所示諭。有吉川惟足者頗知吉田家神道者也。侍坐示吉
田家證文數通。其中濃牧筆吏寫五通。以年月分明可採放也。戌刻勸夜飧談話移刻而出。永伊牧
使者待于門外。告曰可來過而談則爲幸。乃往而語講張子東銘。而件ゝ云ゝ。及亥半而歸。濃牧席
所談或神道或朝廷事或神社造營事。或史館事或儒學可與否事或佛教入我國始末事。不遑勝
計。且談曰頃間清國商船至長崎司舶記譯語曰比年耶蘇之徒。多入清國。其中一人善通天文。清
主用之爲博士掌司天臺。去春客星見踰月不入清主問曰此何祥也彼博士曰。此國有二君之咎
徵也清主怒曰。如是之事不早奏而待朕之問而言其罪太重當誅至是有奏。彼弘耶蘇教者。乃鞫
治之自宦人以下至庶民黨與三百餘人悉戮之云云彼邪徒既有窺中國之志乎。 本朝堅禁之
固當云云余曰欽明用明之朝群臣悉爲尾輿守屋則釋氏何勃興哉佛氏耶蘇爲國害一也。今人
知耶蘇之可嫉不悟佛氏元是爲國賊也濃牧笑曰此卿之辯也濃牧又曰方今政教無不行。然唯

減奢守約之令。殿下難守之。余曰減奢之要居上位人輕食膳。卑宮室。閣中禁美服。是倭漢一樣也。
濃牧曰方今皇太后好著美服。一衣價無量。此雖皆減。故貴女皆傚之。侯伯妻妾皆推之。屋宅之營。
爲巨室者狹則事不辨。至膳具則當時已不華美云云。
十二日　館事如例。使侍生丁泉寫賴政碑。而加點以遺于瑞貞高。
今夕信恵講杜律。友元。勝澄。正竹。春澤等館中諸生皆聽焉。庸也有障早去。
燈下讀魏文帝紀二十餘葉了。
今夕春澤倍諸方春常書室止宿。
十三日　雖爲休日。在國史館獨坐有所校見。　長谷川德十郎來談曰。明日太田備牧發途日光
山。欲往訪之。然懶出而罷。
午時春海來。欸窓往不遂談。移刻而出赴春常宅。余猶在館。和一昨昌中正適所留詩韻二首。遺於
其宅。既而歸寢。喫晩炊而到常室。則信常及春澤探字賦詩。賀璋。春帆侍焉。且信與春海聯句。余亦
留坐。及酉半而三十句成。海以歸路遠而辭去。余歸寢。信常等賦詩自若。頃日官人微恙。高麗永竹
藥治之。髄口正通日々針治。猶未復本。今夕呼山本友仙針治之。正通者幼時仕　先考。頃年學針。
屢出入余宅。侍者榮清者通子也。故通之於余。殆如家人。
今夕讀人物論第三卷四十餘葉了。始于戊終于亥。末自管鮑至季札。論列國大夫。或彼此矛盾如

獄案對論。或注意於本書之外。及古人之所未言。可以慰目可以快意。擇而取之。繹而思之。則春秋之輔翼。三傳之取捨。而有益于史學乎。推而言之。則論本朝之人物。亦可相發明乎。

十四日。館事如恒。點撿大中臣荒木田度會。賀茂阿部等系圖。拔抄其年月于括套。春信滴朱于前紀。

午時。松平大炊頭好房來。問曰。攸倉內膳正依台命至自大坂。往訪之。過于此云云。此人爲大坂城留守。去冬參府。未幾又徵而來。人皆曰。其職任可改。或曰。可被登庸而居顯職云云。少焉好房去。

中後。尾張書生並河自晦來。打話良久。彼頗學易。余試諭後天八卦從艮成偶。其取義如何。彼曰。從前不着工夫。熟讀啓蒙。他日可聞盛諭云云。及薄暮而去。反元引之。自門外拜　先聖殿。望見其舊君扁額。而嘆息歸去。想夫有所思惟乎。

秉燭讀唐文粹。一見盧肇海潮賦幷序後序進狀二十一葉了。少休而讀三國志。見魏明帝紀二十五葉了。漸及半夜而就枕。

十五日。風吹。館事如例。

興山寺寶堂來見。館事相話良久而去。佐々木萬次郎嘉全來。呈羅一隻。賀歲末。想夫其君忍捨還所命乎。彼示其所作小絕。援出之。其喫晚飡。而直來同伴食徹膳之後。使春信點竄嘉全詩。而余和韻援之。中後觀嘉全運筆。其意寖進於前日。姪憲亦來見之。嘉全書數枚。而後高雅依彼請而揮毫。

及申半而嘉全・伯元携茶肴留館衆請續先日所聯元韻七字城。故皆留坐逐次乱次秉燭聯句至二十餘句。至戌刻而本莊邊火。春貞以其宅近故辭去。其餘自若喫夜飱。及亥半而七十句成。乃閣之。友元伯元歸。高庸甫直止宿六義堂。余亦入寢而休。火災罷後風猶不歇。今冬未雪而箕伯（衍字）伯屢來。雨師不至。比屋乾燥。人皆有回祿之懼。如余館中書滿庸上雜陳。故不可不戒焉。

十六日。館中如恒。讀春常所草長享（亨カ）元年二年紀。是北條早雲物起之始。山内扇谷兩上杉相爭之時也。粗有所加補。高庸校了樂書凡十四卷。甫直留談寫載賴政碑於余家集。山本友仙來。針治宜人。

申刻館衆皆去。春安歸。春信應加賀羽林之招。大久保加賀守寄書有贈物。此人勳臣之冑爲肥前唐津城主。領八萬石。與余雖爲面友。然累世通交。且其族類皆有舊好。故音問不絕。乎先考歷仕四葉。故侯伯群牧無不通信。然其親疎有差。如余不肖逐年與顯達相疎。然猶有不絕交者。此亦知。官家之餘光也。他可准知之。

今日與山寺寄簡曰。明晚保若牧久保氏飯高氏會于當寺。人洛若來話爲幸。余答曰。二子者舊識也。明夕館事畢後。乘興任心而已。余與世人絕交。則勿必待焉。

今日遣使於勝氏。贈歲末賀物。凡此等事皆附宜人。如采邑納穀事。則年々使清隆掌之。今般以林之眞副之。其餘出入之事及厨下雜掌。大則清隆。小則之眞沙汰之。余唯官事之外。讀詩作文而已。

清隆仕。余至今歳四十三年。之眞者之賢子也。之賢自先考時留守洛舊宅。且掌洛邊采邑。其長子副之之眞者其次男也。余素以家事附清隆。既及二十年。自去歳移于此以來。清隆掌史館厨料。毎日多務。且其年已及五旬。故召之眞於洛。以副清隆。慣其所爲也。如安成賀璋。則列館席末。掌寫書鋪書及文庫出納。在家事則不預聞焉。其餘家僕聊志文字者。皆隷成璋。不然則皆附隆眞也。

燈下讀太極圖論及附録畢。凡十六葉。性理大全首卷至此而終。總計五十七枚。細字多。故比他書則勞瀉朱。

亥半春信歸。爲羽林謡郢風。云云。且示先日所議字號。就五件中國義稱其意。請暇日爲之説。云云。又曰。孔氏古文孝經。今世希刊本。請借寫之。云云。當時讀孝經者。唯知有董氏大義耳。羽林好古之意可以嘉焉。古文孝經中華亡已久。此書存于我邦。不亦幸乎。

子後淺草邊失火。榊原刑部別墅歩卒長舍。其屬五十人來備焉。然以路程稍隔。故遣清隆而歸。余既臥不知焉。

十七日。　早朝前橋少將折柬來曰。今夕有暇則可來談。云々　朝炊之前　讀人物論數葉。巳刻出寢入館。聽友元所草治治(許平)承三年紀。事多卷堆。此冊之成已久。然所冊補所考合。費日至今日。及未刻而讀了。喫晩炊。而聽治承四年。至三月嚴島御幸而及申刻。故閣之。信常及友元赴興由寺。

余赴前橋第。大澤君(右カ)近先至。爲尾陽黄門有所啓羽林之事。其間良久。余在次座。聽申半自鳴鐘。既

而有近起座赴尾陽第羽林呼余于爐邊燒薪對話大橋長左衛門來少焉岩舟撿校來薄暮保田若牧來羽林曰何晏也時有客至。羽林出送若牧耳語余曰今夕赴興山寺有羽林之招早々而出。二男宦數而至于此云々客去羽林復坐示畫軸一卷披見之。則宋劉松年所畫香山九老圖也。鄧文原趙孟頫明林霆翁萬曆壬辰跋其後。然似非眞筆且松年畫亦可疑曾見松年桑蠶圖于稻濃牧。其眞筆不可疑焉至如此圖則比彼則大劣也余雖不知繪事。然其優劣決焉羽林曰稻牧蠶圖頭間見之固如卿所言云云羽林曰館中所成幾卷乎余曰草二百年了然未爲全備唯竢　朝廷所出之書定其期而若延其期則雖滿此度編緝不咎余也不定其期而待　朝廷之書出否則何時畢功羽林曰然羽林談曰先日召于　御前。賜芳名〔茗〕昨日召會津中將賜茗。以彼人患眼故。余與阿豐牧爲介列席今冬屢放御鷹于郭外。明日亦遊獵。定知士民共欣々焉滿座僉曰當此嚴寒。無些不豫上下唱萬歲云云一人曰　台駕每出天氣快晴或先期而風及期則止誠是　武德合天意也珍重至祝羽林莞爾曰。　御獵快晴恰好然自去月不雨不雪若有火災則難消乎。可有思慮之時也滿座僉曰固如示諭。余默然少焉若牧促衆告暇而出羽林顧余曰邇日可來話也。加藤內藏助可同途。云云羽林生質和柔寛厚敏捷頓悟故決斷不滯然無學力。故遇余雖懇不及文字之談。可惜也其吝過不易者是生質之美而不弃故舊乎惑夫雖不學問爲以文學有益于咨詢者乎。

戊（牛ヵ）年歸家亥前信當自興山寺歸

十八日。終日小雨。及晩而雨寒甚。

館事如例。自巳至未。讀治承四年四月頼政宇治役始末。此役頼政父子擧事。雖生論焉之怨。然平族罪惡貫盈。天降災于彼者乎。自是源族競起。大怒遂亡。然則頼政是陳呉之匹。猪義之流乎。先考嘗議之。余亦此間作彼墓碑。及此暇日猶可細論。　春信校前録。有所改正。使庸訂所點之誤。此校合既及三回。然猶如此。所謂麗埃風葉之譬良有以也。

樂書元本七卷七冊幷新寫本二十二冊返贈於永伊牧。是匪史館之事。故不留于此。　申後余入寢。

春信講杜律于館中。聽衆如例。

今日松平備前守惠海鼠腸。例也。

聞阿部政重。今日歸府。寄書聞之。

鍋島加賀守直能懇友元頻請聽春秋講不已。以其志太切故。不能固拒。以二十二日之夕爲約期。

今夜讀人物論二十餘葉。孔門弟子及伍胥豫讓等論。一抑一揚快意々々。

信也杜律講了。友元等歸。唯留黯柳文璋侍焉。春澤來。余疑待坐少談而後入常室。夜闌而去。亥半余呼正通針治。不覺假寐而臥。

十九日。詣敬吉墓如例。

官工治店者四十八群來。改修史館所鋪之筵百餘疊。是因歲末而永伊牧示諭松平信重也。酒井匠作。加藤勿齋贈歲末賀儀。皆例也。　今日閑暇。作國史館擬策問四首。其一。延喜老人星見。爲禎祥乎。爲妖孽乎。示春信。其二。賴政宇治之一戰。爲義兵乎。爲忿兵乎。示友元。其三。延元曆應南北兩朝孰爲正統。示伯元。其四。應仁之爭以義視爲正乎。義尚爲正乎。示春常。自午前至未半草成。明日淨書可示四人。　明日史館事畢。故就各其所草而起問。在休暇之間。爲使作其答也。自明後日閣筆。至來年正月十一日可思筆。兼與永伊牧所議也。

中牟永伊牧寄簡曰。明日　台駕詣東叡山靈廟。宜閣館事。至明後日罷當年之務。自二十二日休息。云云。

薄暮携春信應建部丹波守之招。友元先至焉。主人頃間求得朱文公墨痕。寫太上隱偶來。松樹下五言小絕也。此一幅城下市人所藏。伐竊之。故近年流布。余亦屢見之。丹牧今以黃金二十兩餘買之。以爲家珍。請余一語以爲之證。乃賦七言絕句以代跋。春信友元皆作跋。各二百字餘也。主人欣然。當時人所珍藏。唯皆浮屠筆跡也。主人之所敬慕。可以嘉焉。主人又示東帶菅相畫像。以求贊。乃題四言八句。信也元也各題贊之。共四言八句也。　戊牟勸茶飯。不備魚味。爲明日國忌也。其芳茗饅頭菓子等具矣。談倭漢故事。擁爐至夜闌而歸。共約明春集會而去。已過三更。

二十日。　未明武夫步卒警衛東叡山以奉待　台駕。余闔下亦衛士成群。卯刻山本友仙詣　靈

廟。帰路來過。暫待。余起。而針治宜人。而帰。

巳刻。 台駕至。 灵廟。少焉還御。其後滿城侯伯群士來拜。輿馬絡繹終日不絶。

辻逵兼聞。今日館事畢。而為。逢諸友。來問時 台駕未至。衛士遮路。漸得入史館。余在寢聞。其偶來。先使。信往談。少焉余入館相話。彼請信見頃間所作七字城數通。太喜常也。亦出唱詩。彼袖。其所作詩三首。來乞雌黃。是鍋島直能肥前采地櫻岡景境。請。余及二子諸門生題詠之内也。其句意共好。病餘之吟進於曩時。可謂奇也。余為其邂逅之遇作律詩四韻示之。彼喜曰不意之賜也。既聞。 台駕還御。街路已開而去。且曰頃日氣字稍快。明日亦如此。則可來逢諸友云云。午後余参廟往還所逢加賀羽林榊原刑部大輔本多内記石川主殿頭太田備中守等也。皆立談而別。帰則倉橋長右衛門在寢與宜人談。移刻之間既及未刻。乃勸素食。申刻加藤内藏助來在史館。與信相話。既而對讀通鑑綱目晋太元八年。未及數葉。稲葉出羽守携其弟主水而來。乃閣讀書而談。與勿齋相見禮畢。出羽守主水告帰請拜。 聖堂。使春常導之。升堂成禮而去。日已黃昏。秉燭又開綱目。信常更與勿齋對讀盡太元九年。至二十葉而罷。酉半勿齋去。余入寢而休。 今夕寂寥。作絶句四首。其一示狛郎。言訓點之勞。其一示春真。述拔抄之勤。其一授高賀二侍史。其一授八生員。各及其所務。

二十一日。 辰刻篠原氏贈音物。是忍拾遺家僕也。舊交年久。頃間自忍城參府云云。 自巳至申。館事如例。 永伊牧使來。持樂書至曰。使裝潢而可捧之云云。又寄長州赤間關安德帝影堂所藏

平家物語二十冊是領主毛利甲斐守所呈也此書　先考少年時西遊過彼堂所見也與世上流行平家稍異而詳也余聞其所談欲見之然在遠方不能借之今因　官事到于此可以寫焉誠（試カ）使友元徧覽之則常本所無者稍有之來春可寫之就想源平鬬諍事雖無此書猶多他之可考若他鬬年無可考者出來則爲大幸然無奈之何。又甲斐守私記一冊來是其祖秀元事豐臣秀吉時日記也　未刻喫晩飯。未了永伊牧來勞館衆少談而去。因歳末也申刻各休息友元伯元春貞婦高庸留在春常室。春海甫直自午後來其入常室而談及黄昏而去。今夕安成賀璋藏群書于文庫搬除館中。　今日伊牧家人沙汰儲書紙數。

今日贈采地牛房於高橋少將酒井匠作永伊牧以賀歳末也。又寄贈與山寺是亦例也。　岡部内膳正贈歳末賀儀此亦自　先考時爲例。

今夕見春秋桓公胡氏傳數段明日約鍋島直能來訊故也。

今晩館事畢唱一句曰歳如蛇尾縮陽脚馬榛頭示滿座。求各對。信先唱曰室有烏皮靜凍毫鳳潤味伯元對曰牢似甃毛散凍翮鷹決眸恰好友元春常春海。高庸春貞春安皆有對。然已忘了。

二十二日掃寢室煤。余居史館便處。前田松堅來候少焉去。　作朱文公像賛是高力高長少子香長所求也又依或者之乞作飄閭賛又作漁父賛。

城守左衞門朝茂書信至惠黄橘是舊交也友元寄蠟燭一筥賀歳末。武杏仙音問至。

未申之間姪憲正竹高庸春貞春安春澤及館中諸生皆至西前鍋直能。友元來乘燭講胡氏傳。桓公元年畢。諸徒皆去。直能留焉。勸點心。友元高庸爲伴。余及子姪素食少焉。直能去。今夕館中央掛聖像。左公穀胡五像一幅。是狩野尚信所圖。先考有贊。往年講胡傳時。使尚信畫之。尚信今既沒。以畫有名者也。今日樂書裝潢了。今夕高庸標書凡二十冊。納于一筥。明日可遣于永伊牧。戌刻余人寢。信歸。六義堂友元高庸與常談移刻。燈下讀唐文粹十葉。

二十三日。祭主詣墓如例。巳刻在館。毛利甲斐守使來。贈土產。宗對馬守歲末賀儀。午後友元來。請見朝鮮輿地志。借首卷。依建丹牧欲寫於屛風也。堀勘兵衞來。持尾陽文庫所在釋日本紀一示之。此本元吉田家藏也。爲與拙本校合。乞借之。黃門被許之。又就賴政碑。因渠請改六七字。既而伯元來。因歲末詣先考墓也。勘兵衞去。二元留談。三宅能登守來。拜聖堂。友元導之。與余未相識。故請見。然友元以余多事。故期來春。余歸焉。二元共喫晩齋而去。既申刻也。時聞今日板倉內膳正。土屋但馬守列執政。永井伊賀守代但馬守爲副執事。登歷下長。於是携信常往賀之。二元亦途中聞之。隨來。遣使於勝澄。會途中共往伊牧賀之。他適回。與賀山牧。而與二元約明日可賀內膳正。而二元相別。信常勝澄歸宅。余訪阿部政重賀其歸府。勞其勸事。暫談。戌刻歸。岡閣高力左近大夫伊達兵部大輔書皆到。 祐晴持讀耕詩集三部來。呈余及信常各一部。是二三年來以活字所刻也。其文集外集亦可逐年而成也。詩集先成者既二十卷也。使友元作序。猶未成。余未歸。祐晴去。燈下大

概一覽不堪追懷之至。

昨夕加賀羽林寄自筆書於春信。（識院乎）國義說早成今夕草稿成章也渉筆。

抑今日登庸二人內但馬守者比久和牧則其勤勞雖少然曾爲同列則漸次之勢也。伊牧曾與土能牧同列近習也。其閱閱相伴食祿亦同數則是亦次弟（第カ）之漸也。內膳正自外召而直任大老可以驚焉。然此人拔群之量舉世推舉。果擢重任可謂榮也。其爲人短小眇目。當時醜男。所謂以貌不可取人者乎。先考與其祖考交渥。余久相識然而友而交淺。今其所居在故姬路拾遺別墅隣與此閣太近。故約明日二元來此可同途而賀之。

今日常也策問對成。其趣不爲不可。

夜閱讀唐文粹六卷了。

二十四日。　餅突如例。終日奴僕喧嘩。

巳刻携信常勝澄二元往賀板倉內膳正。不遇而歸。在人館。由本友仙來。針治而歸。高庸來侍。春信持（疑）疑對策艸來館。字數及千百餘名（字カ）。使庸讀之兩回。其文路意趣稍好。聊有所改正。　未刻貝瀨正球至。養安院子也。問字有年頃間久不來。今日到內膳正而過於此。打話移刻而去。　申刻供餅於神主而慥饗喫餅殘晚飲。高庸於別席喫了。　薄暮又入館。庸從侍。彼感於人有求記事。故今日終日不去。然不違爲之秉燭。口授彼作之三百餘字。戌刻成。既而共供食。而後余見胡傳。依與在能約。

再講也。庸侍坐及亥半而去。余入寢。　今日高木甚左衛門幷曾問字者及門生歲末音問有差。白井内藏助使來曰、昨日從參議君自水戶參府云云。此有姻家之好。　遣書於太田備牧、賀永伊牧發庸。又贈書于水野石見守、賀土但牧列諸老。此皆有舅婿之好。而與余交際相睦故也。又贈紗綾於山本友仙、報來問之勞。　夜闌睡魔未來、一見唐文粹七卷十六葉。

二十五日。　稻葉濃牧使來惠鳥魚。脇坂中書書信至。那須元格等書賀歲末也。　在館中淨書國義、以附信也。　七娘來賀歲暮。

正竹高庸春安侍六義堂。受信口授、點柳文。及晚信講杜律。聽衆如例。　申刻余入寢。

鍋島直能寄書曰、昨夜病作。明日不能列講席云云。此人性多病、如此事時々有之。

前橋少將使來曰、明朝有官事、可咨詢。早旦可來云云。且惠博多練酒及放鷹所捕之雁。使者其近侍者所相識、出逢之。答謝余病愈以來早朝之招是爲始。

加賀家老奧村因幡使來、寄國絹及鰤魚。此謝先頃其祖影贊也。

姪意呈餅鏡蒲隆亦獻之。　今夕七娘歸。歲末滿城紛冗。且兩新老及永伊牧門前可想像。余遠市塵在閭頭、然昔日往還門生來訊、頗妨讀書。况於市朝哉。

今夕自酉半至亥半讀三國志齊高貴陳留三紀、滿朱三十七葉。魏紀終于此。曹操姦謀至丕而遂。懿師昭奪魏之漸至炎而成。漢奪于魏、々奪于晉。前後一轍、司馬皆傚曹之所爲。嗚呼出乎爾反乎

爾之戒可不思乎。自是劉蕭陳楊之篡皆如是。時

二十六日。夙起赴前橋第。對話之間昨日浴新恩者。來謝不絶殆二百人許。其餘賀歳末者歷々。皆早々而去。余與建部織部喫朝飯而出。直訪阿部豐牧。稻葉濃牧永井伊牧。過酒匠作謝歳末贈。又逢建部織部主人雖在別墅暫休爐邊。出問武田杏仙。賀其兄泰安賜亡父年俸而過松平好房。暫談世事而歸。友元來談。倶喫晩飯。又出赴水戸邸賀參議君參府而過榊原刑部大輔而歸。

今晩朱子。黄勉齋。眞西山三幅裝潢新成

晉分信來侍。其談本朝才子。信去。讀人物論二十葉而休。

二十七日。加賀羽林使者持手書來。惠綿三十純并鰤二尾。謝國義說也。

自巳半至午半讀人物論三十八葉。滴朱露盡五之卷。畢去月末出性理大全一冊。唐文粹一冊。三国志人物論二冊。自謂此今年中史館休暇之課也。至此不背其言。可以喜焉。性理三国細字。文粹句讀不易見。唯人物論讀下不難。故二冊。其餘一冊也。此亦如所企推而終編。鍋島直能及吉田巖丸書昔至。　七娘贈餅鏡。

入夜小田原拾遺使來。惠紗綾三卷。賀歳末也。且告曰。丁酉火災以來互無贈答。故書問疎濶云云。先考之時拾遺未爲執政。毎歳暮贈綿衣。先考沒後過余不薄。然不寄歳末賀儀。故云爾乎。彼多務不遑及此者。不尋常。懇謝之。

今夕閑家有感於時事而有反於身設路人問作答解之（文カ）不必禁他見又不可漫示人。呵々。
二十八日。　早朝友元寄策對。且告曰。昨叙位任官三十餘輩。其安藝侍従任少將。高松少將男右京大夫任侍従酒井河内守。榊原刑部大輔土屋但馬守。板倉内膳正叙四位。酒井匠作男千熊叙従五位下。其餘畧之。　辰刻携春信登城。先過前橋第賀河内守叙位而入　營。殿中歳末之儀如例。但馬守内膳正加諸老列。永井伊賀守與土井能登守列坐。従前或同列或坐其上者避席改容。望風成禮。余輩拜謁畢而出巡諸老賀歳末。其中於小田原第則謝昨夜之音問。且述其三男叙位之賀。而赴酒匠作宅。賀千熊叙位之賀。至此與友元別而携信遥往酒河牧而賀叙位。而廻輿。過土能牧。至土但牧賀叙位。而依兼約到久保氏宅。入浴友元。正竹來會。同浴出浴喫晩炊。與主人暫談而出。歸路過板内膳正。而賀其叙位。友元同行。事畢歸閤。日已暮矣。友元隨來。在春常書室。余少休而出。逢友元。披今朝所寄策對而見之。其文路旨趣大槩好聊點竄而返之。常曰。今日春貞。春安被土能牧呼。而隨伯元登營。賜日（日カ）俸。能牧傳諭之。伊牧列坐云云。二人巡謝諸老。能牧伊牧而直至于此謝之。余聞而喜。然憐其未賜年支。彼等列訟聽為幸。今日登　營為大幸。然其日（月カ）俸微而微也。何以營家事哉。友元亦憐之。今日在久保氏。時微雪。少焉晴。入夜雨降。友元歸而雨止風吹。既及戌刻友元今朝未明往賀酒河牧直登　營。終日經歷。又來于此。留談移刻。可謂不倦于勤也。余漸老。終日往還頗覺勞倦。　聞今日老醫時醫。世醫。針醫。或叙法印。或叙法眼云云。春信友元漏叙位。春常

滿年俸於余不平。然諸老不重學術。匪是而已。則他蠅蚋之輩隨年限而敘位賜俸。任他任他。且三子年猶弱。何厭此遲速哉。　今日姪憲勝增來賀歲末。皆他適未歸之間也。　亥刻雨降。

二十九日小盡　雨歇天晴。　歲暮小祭參墓皆如例。　遺書于榊原刑部大輔。述一昨日敘四品之賀。嗚呼使故拾遺存。則動喜色。可追憶焉。

春信有歲暮之四韻。其旨趣何意可見焉。次韻示之。　酒匠作惠若州雪魚二尾。

狛庸寄一卷於春信。披看之。則先日所示一絕每字和之。演爲二十八首。皆敘本朝之事。可謂奇聯。點竄之。

贈野雞三翼於松平信重。謝史館修補也。

薄暮高庸來賀歲末于六義堂于春常室。余亦會面晤談而去。入夜春澤來。少焉去。昨今之間館中生員皆來賀。

戌刻喫餅。是家例也。余與宜人及信常團圝祝歲暮。既而信帰。常常退。夜未闌。獨坐無事。作歲末小絕三首。以日月歲爲韻。既而點撿家集。今歲所作詩二百四十五首。文六十篇（五言讃詞併之）。　是史館休暇讀書濺露之餘力也。

國史館日錄四

寛文六年丙午

正月

元日。曇不雨　起於寅半。試毫賦詩。卯刻拜神主。而携信當出。過元德法印宅。反元在此、暫休。辰刻赴前橋第。述賀。而登城營中儀式如例。午半群禮畢。余拜禮恩賜如例。退經歷諸老。謝執事。及酒匠作酒河牧并河牧松甲牧等。而憩姪遠宅。申半歸。闔拜聖堂。謁墳墓。喫晚炊。闔宅相賀。永伊牧詣靈廟來過賀歲旦。謝竟鶴訪問。且曰國史起筆彌十一日云云。伊牧去後遠來賀獻酬而歸。日既昏。信。常試筆詩今晨見之。友元詩於元德宅見之。遠初作八句於其宅見之。伯元已下諸門生侍史等詩今夕信當侍坐間見之。　今日於營中與井河牧談話。及其嫡孫諱字。今夕考韻鏡反之。河牧曰。某今年六十一。生於丙午。遇其一周干支。今朝倭歌及其序云云。此人世祿器量拔群。且好學問。余皆以爲有執政之器。則必其當爲然。頃歲漏選。與平生相識者皆嘆其不遇。其倭歌雖不見其恨。然述懷嘆息。意自寓其中乎。奈何

二日。　陰寒。及晚而雪。入夜稍積。

夙拜先妣神主。辰刻友元來賀歳初。既而携信元而拜東照宮。大猷院殿。赴日光門跡房。而太田備牧。加賀中將。水戸卿。尾陽卿。任使路述賀。而榊刑部。永右近。右主殿。建丹牧。及姻族舊知等宅往賀之。及未刻而歸。

昨今諸門生皆來賀。或到本宅者亦有之。

昨今經歷稍疲。漸覺衰老。異往時也。

今夕節分。清隆擲豆如例。

三日。　立春　夜中雪積。今朝盈尺。午時天晴雪解。檐滴如雨。

今朝歳初祭儀如恒式。其後立春祭祖亦如例。　今旦夙起作雪詩。其末句曰。待器似待遺賢至。時有東皇玉帛徵。春信見之曰。今晨初開器於六義堂。與往句相應者歟。余曰。若然玉帛徵賢。亦相應歟。珍重呵々。　午後閑座。和信常姪憲歳旦韻。又作猪日立春詩。　午前高庸來賀。晤語少焉去。午後榊原刑部大輔政房來賀。逢春信而歸。以富榮身雪中來訪。可謂奇也。不忘故拾遺舊好歟。其餘來賀者猶有之。　及晩倉橋長右衛門尚政來賀。獻酬而歸。　入夜和友元。伯元韻。又和榊刑部。井河牧。倭歌。又贈一絕于永伊牧。賀其繁榮。

四日。　朝曇巳刻雪至晩漫々模糊。　春信携勝澄。冒雪巡諸老。爲彼述賀而歸。半泥半雪。僕奴疲矣。彼幼少不能獨往。故如此。　余在家擁爐淨書昨日所作詩八通。　正竹來賀。逢春常而歸。持和

章。來伯元亦寄和章。

五日。雪晴。自舊臘與勿齋約。辰半出閣。經歷使路四五家。赴勝氏。逢七娘。賀歲初。飲壽酒。春信隨來。既而到勿齋。少焉友元來會。入主人燕寢。對讀通鑑綱目。喫晩炊而散步芝園。入流水堂。各賦雪後春望。日暮又入寢打話。主人與信元共相代凭几書大字數葉。主人息明英十四歲。書詩習之大字。余奇之。作小絕褒之。子後辭去。到家漸及丑刻。　聞今日高庸春安來。與春常談。及夜闌。風聞狗日越後飛脚來曰。舊臘二十七日。越後中將所治高田大地震。城壞。家老及士庶死者二千餘人。民家悉破。且火災。中將嫡男下野守幸免云云。頃年希有之大變也。

六日。乘約姪遠歲初雅會。然被友元誘。而先赴元德法印宅。信。常及高庸隨來。共入浴室。散鬱懷。午半各往會遠宅。永竹春澤先至。璋植顧言候次座。仲龍奔走。勸晩飲。各賦春寒花遲。又就爲馬目。標出金馬玉馬竹馬秋馬野馬流馬坤馬隊馬意馬戲馬木馬丁馬十二品。探鬮各賦一首。而餘一。故余併詠坤馬丁馬。戌刻皆成。且聯句一巡。亥刻點心打話良久。漸及夜半而歸。

七日。供七種羹于神主。而家族團欒進羹。巳刻在國史館。里村仍春來賀歲初。春信唱人日上句。仍春和之。與山寺來會。余及春常相加漢倭一巡八句。而與山寺。仍春歸。聞七娘與其姑來在奥。而出館入奥獻酬。未刻井上河牧來。晤語于館中。談性命五常之說。及詩歌事。且及世事。及申刻而去。　永伊牧使者來。求余號歲旦詩。乃寫一通以投之。

宣許松壽來乞春信求其所作詩之點竄而來館少談而去。薄暮見春秋胡傳春王正月段依明日開年始講筵也。是歸人疑信常來侍談詩文事信頃間點讀耕新集有所言議。又定明日講後詩題其餘諸語良久而信歸六義堂。京極再後守書信至賀歲末之使有故遲滯今日傳達。榊原刑部大輔寄書曰欲請休日之暇依故拾遺例開年甫詩歌會余以今月二十五日來月朔告之又寄書曰二十五日有障乃定來朔爲其期。今日午前俗書二十餘通答謝年初來賀者。

八日。夙興携春信往見前橋少將來客皆去余父子友元長谷川德十郎喫朝炊既而直赴永伊牧暫談而出歸路向土但牧病已刻歸閣

豫設講席于史館南面第一座其面掛聖像北面置書格自已前友元伯元等館衆姪憲及門生館徒皆家集余深衣幅巾講春王正月胡氏傳進文義之大槩而粗辨古來諸儒夏正周正異同說講畢收聖像徹書格脫儒服標出人日後朝及子長遊二題設雅筵未刻進晚炊其間伯元唱石聯春信對之友元唱七字城余對之入夜詩成凡二十餘首併二題殆五十首今日卜幽來聽講或以患眼早去好安有故障而歸正竹有病不來其餘二十餘輩或吟於六義堂或分處橋隱（春常古客）或擁鼻於館隅或攅眉於盆間多是就春信受點竄使友元作人日後朝序子成午谷喫點心亥刻畢詩皆請書畢使高甫讀之滿堂皆聽之夜半皆退去余亦不歸寢臥館中初自先考存時余歲初講談雅會或用八日或用九日十日或用十一日雖依時宜然約來年亦可用八日。今日伯元持脩

多策對來。春貞呈和章三首。

九日。館中閑寂。再見昨夜詩卷。　午時坂以佃來。點竄其試筆詩。移刻而去　晚來帰寢。閑暇任口和春澤詩。今歳事繁。故和章少於例年。高庸以下門生安成賀璋以下館生侍生例年雖和其詩。今年畧之。澤聊有外族之妨。故不準他二木之眞及左右小生二人始試筆駢字。未得余和。故今夕和與之。　入夜淨書和章六通。　戌刻春信來示賀坂山庵道仲八十筭序幷詩。仲者伯元父也。今年八十。太健元自舊臘約今月十三日設賀。昨夜請信作序。故今夕草之

十日。　命安成賀璋運官用書器於館中。以明日起筆故也　草山庵八十賀詩。二十韻　午半以約赴勝塔。依設歳初瑩也。宜人及信常同行。未刻勸晚炊。與勝氏母子及七娘。相互行酒數巡。申半點心喫了。薄暮歸國。宜人止宿塔家。　入夜使成璋裁俗書。或謝年始之來賀。或答遠方之書信。凡自元日至今日。以便路來本宅述賀之翟無貴賤。留守安西氏毎日註進之。此地雖爲郭外遠僻。猶未免俗事。無奈妨閑暇。何嘆乎

十一日。　館中起筆集會如例。余口授高庸。加點于清和紀貞觀八年。道書于永伊牧。告起筆之事。信常二元以下所勤如恒。　永伊牧寄書有咨詢一件。乃答之　太田小左衛門來問。少焉去。此太田備牧姪也。先是遠山彌七郎頭閤復本氏。彼妹與春信約嫁。故其交雖淺。中心稍親　未刻晚炊如式。申刻館事休。隨例勸鐙餅於館衆及諸生。喫了。皆罷。薄暮道設攜宇都宮神主中里氏來依

卜幽紹价而初相逢。問彼宮祭儀。少焉去。道設示卜幽賀坂氏八十筵詩。點竄二三字返之。設去。今日卜幽妻之弟紀內初來侍。有刻諸生之願故也。　今夕在寢。淨書賀坂老詩。凡與伯元約往賀者皆可作詩。高庸詩已成。今夜春常詩亦成。　夜閲披三國魏志讀后妃傳十四葉了。

十二日　館事如例。　巳刻辻達來賀歲。初示坂老賀詩幷余歲旦詩和之。點竄。與余及春信友元等談話。　先考及讀耕墓。又來館中。及午後而去。其後林憲來。話其亡父墓。而到館示賀坂老詩。點竄授之。正竹來。彼亦呈賀詩。皆應明日之招故也。　今日加點于滿和紀貞觀九年十年了。　未刻藤勿齋來賀歲。始館事畢後留談。借穀日詩卷。及晡時而去。　今夜閑暇獨坐吟案。鍋島直能所求詩頗推敲未愜心。直能於其所治肥前領內標示二十景十境。其題名與友元所言議也。請余父子門生及石丈山三竹等分賦之。然舊臘今春未乘興。且辻達之外群作未成。故遲引。今夜初起興。可逐日成之。

十三日。　雨降。　巳刻攜春信出閭。先問士但牧之病。而赴伯元宅。春常。高庸。春安先至。正竹。林憲。伊綱（春貞）春澤至。少焉友元至。既而春海以仙來。其餘主人相睦者會集焉。午時道仲出席。謝余與群客相見面渥。脚健言語分明。談往事不少焉。如五六旬人。於是高庸讀詩卷。先誦春信序。次讀余二十韻。而遂次讀之。卜幽辻達依病雖不來。其寄賀詩殆二十首。排律八句五七言絶句相雜。道仲悉聽之謝焉。仲令春倭歌有八句之趣。余和韻示之。仲太喜友元新造燕几鳩杖贈之。仲喜曰。他日

以此讓足下之乃翁。云云詩卷讀畢誦井河牧所贈之賀歌。既而余謂仲曰可入寢而休。伯元亦勸之。仲曰恐揣高年依此詩卷。開于當時傳於後世者可謂生而有益沒而有榮也。老夫可休願聯句慰心終夜遊樂。余曰諾。仲眼明猶寫字。唯耳稍聾而已。於是伯元唱上句曰紅杏花有語。余對曰青眼柳多情。其次逐次而巡。未半勸晚炊。治具稍備。徹膳而後伯元乞詩題。余曰可賦春宵千金。皆曰。佳題也。春海曰既詩且添千金之富。則彌可賀之。亥刻群作皆成。聯句及五十。余曰。五十而止則有遺念。滿百則漸至五更。以七十為限乎。春海曰禪徒常談曰聯句七十古來稀。春信友元僉曰。今日不比尋常。以八十為限則可也。滿座皆同之。於是勸點心。至夜半而八十句成。使庸誦春宵千金詩卷。讀畢各演祝詞而歸去。雨猶不歇泥路滑々。子半人闃。聞春貞春安止宿。以明旦與主人共赴棠陰也。棠陰乃是元宅並隣也。今日憲也午時來而至夜半無倦。可以喜焉。

十四日。　雨降。　館事如例。友元高庸勤事。如恒春信草長德事。友元草治承事。春常草延德事。余口授高庸。加點於貞觀十一年。丁諸生校書披抄作ゝ邇日春齋邇々館事稍進。　聞昨日藤勿齋寄惠美酒佳肴於淸隆。今日以書謝之。　今夕遣年始俗文於遠方親族。

十五日。　小祭如例。　啜赤豆粥如俗。

館事如恒。伯元來謝一昨日之事。　加點於貞觀十二年。而至十三年半。　館事畢館衆各會于梅花洞。依春信催雅興也。梅花洞乃六義堂也。舊臘修飾之時植梅一株于庭。而改其名。此壁所貼詩

仙贊先考及余與亡弟請（靖方）自筆與信處其破損而珍藏之。且以梅洞與春信相應故如此申半正竹。春澤・春安來。姪恕自午半早至既而以元宴梅花洞爲題賦詩。凡會者十人加主人及侍史五人。十六首成于酉半。於是揭示本朝七十二詠。傚蒙求各成對偶而記各題于片紙。以爲鬮不拘次第。不顧多少。隨成探取賦之。戌半勸膳。及子半而七十二首皆成。余十首。春信十三首。友元十一首。伯元六首。春常五首。恕一首。春安五首。正竹・春澤・春貞各四首。高庸三首。賀璋二首。安成・植顧・言石・習各一首。使庸安相代誦之。事畢各退去。

十六日　館事如例　加點于貞觀十三年末盡同十四年丁　今日藤勿齋寄玉山講義附錄三冊。此會津中將源正之所新編也。楊玉山講義說話撮朱子文集語錄。以附於各條之下。初擧太極。次論四德。其餘皆演五常之事。不雜他儒說。余聞之就勿齋求一見之。勿齋告中將。中將惠一部。使勿齋傳達於余。且諭曰館事無暇。且路程遠隔。必勿勞禮謝云云。余感其懇意。依勿齋述謝。而遣書於中將左右者以謝之。中將者　大君之叔父。故士林贈答皆依家臣達之。余亦然

今夕閑暇。再見昨夜七十二詠。或點竄之。或加批語。不覺夜闌。常也侍焉。璋操筆。至半夜而臥。

十七日　館事如例　巳刻松平大炊頭好房來。少談而去　森川下總守寄硯一面。求名并銘。硯形似鐘池。上刻兩頭龍。

午前高力高長及其子常長來訊。與余及春信・友元談良久而去　未刻永伊牧來。視館中之趣。而

早去。詣東照宮。土屋忠兵衛來。長谷川德十郎同途。忠兵衛曾問字於先考。今年七旬。能談往事。移刻而去。小島道慶自午後來。喫晩炊。與館衆談。申刻之後歸去。以其邦君病故。歳初之賀遲滯云云。

燈下和松平主殿頭忠房倭歌末字。此人每歳有元日詠。在府則被早示之。在城則被寄示之。余和答爲例亦有年。故今度亦然。

森総州硯名之曰鯨吸川。且作銘二十字。夜閲見玉山講義。了讀附錄一二段而滴朱。他後可遂段閲覽之。

十八日。館事如恒。加點於貞觀十五年。了。申刻雪降。以兼約欲赴興山寺。時久和牧寄尺簡。且示朝鮮書一箱。曰可作諺解獻之云云。披讀之。則去年春朝鮮秋子浦金元祥漂到肥前五島。島守遂於長崎。而送于對馬。對馬守隨先例給衣糧。護送元祥等四十餘人于釜山浦。達于東萊。以到國都。皆添書簡。故朝鮮禮曹參議李畛回簡具述謝之。東萊府使安縝釜山僉使鄭斗齊各副答書。共有別幅。乃口授高庸。草諺解。而分附安成湊安田植淨書之。使春信及元校之。卽時畢。乃遣于和牧。及暮赴興山寺。信元庸同行。入浴賦雪中鬪鶯而勸膳。及夜半歸。雪夜之景絕勝。雪霽月出。愈添奇。

十九日。雪泮滴瀝。雖爲休日在館中。遣書于松忠房。寄和詠。遣硯銘于森総州。且點撿座右書櫝。安成侍焉。今晩喚勝氏母子及七娘幷勝澄家族。團欒相賀獻酬。

今夕讀玉山講義附錄上卷畢。凡四十餘葉。滴朱。

二十日。　終日雪降雨交。疎密不積。

館事如例。信忠眼。常有風疾。其不出席。高庸有事于紅葉山。午後來館。

自巳至未。讀伯元所草延元元年正月二月。大渡山崎園城寺洛中數回之戰。豐島河原之役。叡山行幸還幸。義貞凱歌。尊氏奔西。事多至三十餘葉。

伊達市正宗興來。宗蔵且詩。以乞點竄。且求和章。此人纔弱冠。其父宗勝素交有年。　藤勿齋來。少談而歸。宗興與勿齋相識。偶會于此。盛宗興作詩勸余和章。余曰諾。可待其淨書。辟藏之。宗興悅而去。勿齋亦見館中多事。草々而去。今日眼醫來。見春信。曰其恙不重。可逐日而自愈。　今夕寂寥。療滴同參璋也。待坐和宗與詩韻。可待彼使來遣之。又作績之說。曰授璋筆之績之者安成字也。彼陪仕之勞。既十三年。常自謙損。往歲仲龍賀璋其作字說。畀之。然不肯求之。余亦忘之。頃間春信談及此事。故如此。

今日板倉内膳正重矩寄書曰。頃職令春來賀。然與諸老約。賀歲初者。不及謝之。故遲滯及此。有暇則可携二子來談云云。余裁答書。殷（慇＝懃）懃謝之。且寄別紙曰。今般選擧拔群。珍重々々。某先考與君祖考有識荆之好。然余專勸（勤カ）家業。以爲疎濶。似忘禮節。今幸與高第相隣。欲屢往謁。然修史無暇。城下程遠。故見諸老不任心。則非無遠慮。君其察之。既與阿部政重約。携二子一姪及友元伯元詣閣下

演此[此カ]趣。猶未果。若其有事招余則不論官私可往謁焉。云云。斯人新貴。然不容余疎遠。丁寧及此。蓋
其試余乎。抑不忘祖考於我先考之舊好乎。余未遂一會談。則雖不知其爲人。然其介聞廣學籍甚。
則非揚々自矜者可推知焉。　玉竹書至。求柳谷集序。柳谷者其自號也。頃歲自編其集。以名之。
廿一日。　雨雪歇。天猶曇。
館事如例。　加點於貞觀十六年。且聊有所刪正。　申刻之後。元庸。貞至春常室。少談而去。　今
朝伊達市正使來。附和章而遣之。　森總兩謝書至。
昨日藤勿齋問韓熙載傳在何書。答曰彼雖爲五代人。然仕南唐李氏。故五代史無傳。馬令。陸游南
唐書俱載其傳云云。今日便[使カ]安成考出之。可待勿齋使來以借其冊。　今日高力常長問數件。乃答
之。
晉分淨書績之說。以授安成。太欣悅。
自戊後至子前。一見玉山講義附錄中卷了。電覽之間加朱凡四十六葉。
二十二日。　朝微雨午霽。　館事如例。信常保養。伯元。春貞赴棠陰。唯余及友元。高庸在席。次座生
員如恒。　加點於貞觀十七年十八年。而清和紀六卷了畢。余自今晚素食。以明日正當　先考正
忌日也。　昨聞久和牧有長女之喪。今夕與友元共往吊之。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者乎。
今夜齋戒。命之貞調祭具。使賀璋寫祝文。且命安成曰。明朝可安　影像於館中之奥。而余拜禮畢。

則諸生之有志者可許拜禮云云既而獨坐懷舊不已寫情作哀詞四韻幷序手自淨書以藏于箱及三更而就枕。嗚呼十同之移如一電頃其間同胞之喪幼艾之夭嘆而有餘。顯考不知此悲然又余之進階賜號春信之進學加旃今般國史修纂使　顯考在則勤喜容乎顯妣亦存悲歡計會吁。

二十三日。夙興安神主於書院牀上中央辰刻獻齋膳余黲衣素服上香四拜初獻二拜而讀祝文。琛勤之次亞獻信終獻常皆如式既而余誦詩幷序而退徹膳而與茶果清隆之眞安成賀璋拜而退於是余及信常歸寢喫朝飧而拜墳墓此時友元先至少焉卜幽不厭眼患扶杖而至與友元共詣墳墓余入館拜肖影於與信常及卜幽友元皆拜伯元高庸春眞皆來詣墓拜像已刻勤事如常春信眼疾未平與卜幽談余唱懷舊句卜幽對之逐次而巡巳午之交姪憲春澤春安共來詣墓。拜　像但憲人書院拜　神主憲有追懷絕句未刻道慶來拜携茶果此間次壓侍生等以成璋爲先容皆拜　肖影未後𠋫勤晚齋而聯句及三十六句又有七字城三十句而日已晡酉半各辭去。友元高庸春安春澤猶在梅洞打話余歸寢而休脫黲素。　今日加藤作牧書信至洛北隱士石丈山答書至賀歲初且勞國史編修之事曰神武以來二千年未聞如此之大典自此以後亦可稀雖溫公費多年之精力宜竭心于此唯惜　朝廷之書未出洛人皆言自非　武命嚴密則不輙出可以爲遺念又曰春信雖少其詩文老成珍重珍重又曰老夫舊冬有河魚之疾今春稍快以白髮可

對紅花。今春八十四。與先考同甲子。不堪追憶云云。其答春信友元書亦曰。國史編修千歲一遇。可勉研覃云云。

二十四日。　自昨夜半雪降。今朝漸積滿園着花。終日疎密整斜。及晩盈尺。寒氣如冬。巳前入館靜坐。四望戀睠。春常隨至。春信猶養眼不出。次座生從來集。巳後友元伯元。春貞相次而來。高庸太至。皆畏寒出座。比例稍緩。既而各倚几勤事。或開戶眺望。或閉障子把筆。每人一爐。西則池水影清。南則万戶鋪玉。隣並園林。皆自閑雅。爲絕景。然眼穿手龜。頭縮肩撓。　自午前至未刻。加點於陽成元慶元年。庸也呵筆強勉之。及晩炊而友元盛雪于一甌。以啜之。滿座皆奇之。申後將退館。余曰。斯時斯景。豈空吟殘否。衆皆不肯而出。余亦乘輿歸。竊聞友元伯元高庸在常室。留談勸酒。而作小絕。示之三子及常。皆和之。及暮而皆去。梅洞與史館接。與余寢常室相距。其間雪擁埋路。彼患眼閑坐。余亦不往。故終日不逢。殆如隔月。父子天愛。豈我而已哉。及夜雪猶自若。作排律一首。常侍側。把毫戌刻。喫餛飩以禦寒。　遣侍者于梅洞。問其眼疾。且示雪詩。慰其寂寥。

玉山講義引端明汪公司馬忠潔公事。汪公諱藻。字彥章。仕高宗。爲翰林學士。多著述。卒後贈端明殿學士。宋史列傳二百四載之。忠潔者司馬朴也。光姪孫也。從徽宗欽宗之北狩。有忠義。諡忠潔。宋史司馬池附傳載之。池者溫公之父也。此二件盧入之難解。而拔本傳之文。以記于鼇頭。今人頗雖談性理之趣。至典故則如盲聾。故如此。若有問者則告之。

廿五日。 休日也。獨坐館中。眺望雪後之景。天霽簷滴如雨。前山林樹半面青半面白。土峯突兀于雲間。白雲與雪一色。作雪後眺望賦。口授安成草之。再見改之。使賀璋寫之。及晚信常來侍。薦薄暮人竊令書永伊牧寄書曰。舊冬所寫樂書。入諸老一覽。皆曰是興福寺之秘藏也。可加跋語以納御文庫云云。今夕作跋語四十四字。明朝可遣伊牧。 自戊午滴朱子玉山講義附錄。至予前讀四十六葉。纔餘二十葉。以寒甚手龜故休。少焉就枕。

二十六日。 館事如例。 申刻以兼約赴卜幽宅。館衆皆同行。林恚來會。以主人來月將赴京師。養眼故以洛陽歸雁為題。主人唱七字城。余對之。又唱上句。春信對之。薄暮勸勝（膳カ）戊半各詩成。春信以眼疾故先歸。恚亦去。予刻又勸顧點聯句七字城各二十句而罷。高庸誦詩。凡十首。事畢而皆歸。入館則子半也。聞永伊牧使來問春信眼疾。阿政重來訊。云云。今夜臥于館奥。

二十七日。 館事如例。加點於元慶二年。 永伊牧使來曰。樂書跋入小田原拾遺一見。稱好。使友元寫于書尾。而納其地文庫。可待官本返納之便。而藏于御文庫云云。

及晚與友元共赴高木正則。談卜幽。春安先至待之。薄暮勸勝。啜鶴汁。或談館事。或談世上學者事。或談世間雜事。主人攢眉歎息。及亥刻而歸。 今夕信也為慰鬱懷。赴高庸宅。春澤往侍。春帆從行。各賦詩。亥刻歸。

二十八日。 館事如例。加點於元慶三年。 友元草賴朝勃起事。咨問件件。

平井驪菴來問。少焉去。

申刻出閣。訪前橋羽林。忠拾遺。小田原拾遺。値適不逢。直赴永伊牧。談訪（話カ）移刻。及館事首議件件。逮暮而歸。　今夕春常訪正竹病。伯元。高庸同行。

宵分信也侍坐。打話良久。戌半勸夜膳。酣（醉カ）信去。其後讀玉山講義附録二十葉。畢下卷。凡三卷。一覽滴朱了。

二十九日。　顯祖理齋忌日也。夙興。理齋君忌祭。使之與設祭供。安神主。辰刻行祭。勸膳上香。獻酒讀祝文。（田植孫之）事畢。武杏仙來。少談而去。

巳刻館事如例。加點于元慶四年五年了。信也猶未出席。常也氣宇不快。且多事。故友元。伯元所草。源平爭挑之初新田。足利勝敗未決之段。自舊臘至今春。猶未畢一年。余雖勵微力。然大營多滯。不能進行。如以一夫轉磐石。無奈之何。熟思。成功雖遂。不（乎カ）得攄塞胸。然朝不謀夕。不如任運以送日月。或其積累之功。亦有効乎。

晦日。　館事如常。使庸刪正頃日所點數冊誤字。　點檢國史考二十餘冊。分類爲甲乙丙丁定其次第。　午前春安來。　平井由敬始携其子誠安來。　申刻後聞石川主殿頭設浴。携信常。友元。高庸春安往。先逢主人。暫談而各入浴。及暮出。又與主人談。主人問史館編集之趣。所答件件。且談本朝公家。武家始末大槩。請進飲食。然聞主人齒痛。故辭而早歸。主人祖父以來有舊好。且路程甚

近。故相約時〻可來浴、勿辨治具。　聞他適內松井半平來。其主君稻濃牧有傳語曰。一昨夕來也。又逢遺念。且曰。請借清家神代卷倭字抄。此抄者先考壯年時寫之。深秘之。曾脇淡牧懇望而寫之。家本羅丁酉災。故若狹少將借淡牧本于其子中務寫之。姬路拾遺使余借少將本寫兩部。以其一部贈余。是吉田家深秘。而世上傳稀。頃年濃牧甚好神書。聞余家有此書。自舊冬約借之。余諾不果。故今又及此。　今晝榊原刑部大輔寄書曰。如兼約明日可携館衆來。云云。今夕讀唐文粹第八畢。又讀九卷之半。

二月

朔日、　今日例年日光法親王及東叡山僧徒登營賀歲初。故列侯群士不及登城。故余亦不出。以休日故不及夙興。然辰刻詣神主上香獻酒。既而喫朝飧少休盥漱拜　聖殿而詣墳墓。遣神代卷抄於稻濃牧。　林悳來少而歸。讀唐文粹九卷了。賦部畢于此。午半赴榊原刑部大輔政房別墅。信常。二元。高庸。春澤同來。里村玄祥同。仍春來會。隨彼先考拾遺例。開年初詩歌宴。舉梅柳渡江春、曉起窓曙二題。我徒七人賦詩。主人玄祥。仍春及家僕二人詠歌。晚炊後各步到百倣園遊憩。此園拾遺自監之所築也。百倣額與余議名之。使高庸筆之。園成未幾拾遺易簀。既而余赴日光。及秋政房與余共罹瘧疾。故今日始見此園。起感慨作追憶。少焉復初座。此間春信見牆根殘雪唱七字城句示仍春。仍春和賡之。主人唱第三。其次余唱漢句。友元伯元相

繼此時詩歌皆成漸及戌刻使庸講詩歌講畢進點心余及信常以明日喪忌避魚味徹膳暫談各退去出門時信又唱一句示仍春仍春乃和又唱第三友元曆之縫數步隔岐相別就思拾遺若存則今夜之興豈唯是而已哉政房不宿此歸本宅且信眼疾故談未闌而早歸歸間白井英信來尋此人有婣婭之好舊簡來自水戸然未會面互爲遺念高木正則寄書請借玉山講義附錄乃裁答書借之正則雖疎文字然好儒書故及此

灯下寂々讀文粹十卷右調琴操三十餘葉畢漸近三更而休　頃聞信患眼常氣宇不平宜人亦多病余獨無恙雖委身於館事然心髮之太切無豫樂之在

二日　齋戒小祭高嘉如例　館事如常加筆于元慶六年七年而至八年正月陽成廢而光孝立而及申刻　午後稍澀牧書至謝昨日借神書自去月以來考家藏寛永新系圖五十餘冊各分年月寫于國史活套永祿以來多事故附春貞抜抄之永祿以前少事故使田植村帆抄出之又使安成賀璋抜國史考所載之事分記于片玉集各年下皆爲使四人草者易考索也其餘館生或校新寫物或引舊記未肯怠廢然所業不進殆似望洋向者允頭所校釋日本紀既畢二十卷平家牟寫之金地院舊冬所借二十餘冊既寫了其内一冊筆者有障未成而已

今日信爲養眼遊興山寺入浴　自夜中雨午時少晴及晩又雨　今晩有山崎玄室者爲立花高寧使而來請余往訪之不肯高寧者筑後柳川領主食祿十二万石曾有相識今讓其子致仕養病

于城下別莊。距此不遠。故云爾乎。

今夕讀人物論第六了。凡三十八葉。是秦楚漢紛亂之間人物。可以慰胸懷。恰如與舊友相逢論其人也。　雨滴遠檐。及夜半而臥。

三日。　雨降　館事如例　加點於光孝元慶八年。自二月至十月。僅餘其末。而及申刻。其內勅問太政大臣有職掌否。相當漢唐何官。諸博士引經史答論一段太長。故不能終此年。

高麗永竹來。診信當脉。平井驢庵弟子中川頑齋初來謁。辻與同途。　阿部政重寄書約明後朝訪板倉內膳正。　永伊牧家僕片岡氏來。點定去月傭者紙數。例也。初自甲辰冬起筆。村上氏伊藤氏。片岡氏更日來候。自去夏村上氏病不來。自去冬伊藤片岡共休。大出氏一人移居于館下。日日候焉。每月上旬沙汰傭者之事。則伊藤片岡來加議之。

今月六日上丁。十六日中丁。將行釋菜。然上丁以館衆有障者。故定中丁。今夕豫記執役者之數。且以花外小車為題。考擊壤集抄出康節溫公贈答有花外小車句。邇日將示館衆及生徒。

四日。　晴。及晚微雨。　友元高庸出席如例。伯元春貞不來。例也。加點于元慶八年。而使刪正誤字。晚炊之後。加點于仁和元年初。薄暮使安成記釋菜雜事。而命請隆之質辨備廚料雜事。然　神前之事。使安成并賀璋檢前式。豫沙汰之。　今夕春安來。先侍梅洞而來。當室。余亦出面少談。人寢與春信議釋菜問答論題。

開出雲侍從源直政卒去又聞松平豐雲卒皆尙直所談也尙直今夜止宿

五日。依兼約與待阿部政重使來。卯半使至。乃携信常往會政重於板倉內膳正重矩宅。友元。伯元先在焉。政重爲先客（客カ）。皆共謁重矩。重矩善接之。尙直亦執謁。既而各入喫飯。重矩問館事。余曰。歷年可成之。重矩曰忠臣孝子雖側微標出之而可也。既而重矩入。余與座客少談而出。二元及直皆從來館中。時猶辰之半也。各暫休于梅洞。甲辰之冬重矩來館中。視編輯之趣。時余接遇尋常。不思不經二三年而彼有（拔萃カ）群之推擧。然倉卒忠孝一言可以感焉。諸老未及此等之言也。

巳刻館事如常。高庸春貞至。於是示花外小車題幷邵馬贈答詩。各或寫之或誦之。其後春澤道設等至。皆見詩題。今般眞壁良識有父之喪。田中好安有妻之服。其不能出座。佐慶亦遭主君之喪。此等皆雖不爲館衆。例年預祭詞輩也。

今日加點自仁和元年四月至二年六月。至申刻各去。伯元少留談庸也。至常室而談。　今夕草釋菜論議。以予欲居九夷爲題（障鈍）筆。

六日。　館事如例。　加點于仁和二年秋冬而至盡三年。光孝崩。宇多即位。三代實錄終于此。今朝遣狀于太田備牧。請假釋菜日警衛之士卒。幷前日掃除匹夫。例也。他適未報。

巳後伯元寄書曰今曉大壽院殿逝去。棠陰不聽訟而各罷去云云。是　大君御叔母也。齡逾七旬。定知滿城發　聲。

今日信常其灸治。余雖與友元高庸在館。加點之間。友元屢問小坪紹笠合戰筆記之趣。午時橋本政香來訊。聞釋菜題而去。

舊門生和田宗允自信州飯田寄書問安否。且寄文敏先生肖影乞贊辭而返之。彼者脇坂中務老書生也。曾學于先考。有年。頃歲嬰疲不來于此。久在信州。時々通書信。先考晚年不滿于彼。彼亦憚之。然今其追慕出于中心乎。假名誇于其鄉乎。未可知也。

今夕論議草成。（安成執筆。）凡六問六答也。草成。信來侍焉。皆議而決之。詩序頃歲友元。伯元。春信輪次作之。今度春常當其輪。氣字雖不平。不及辭焉。

七日。早朝太田備牧書至。許諸釋菜假守番并掃除匹夫。巳刻出閤赴勝塔宅。次（貝カ）近日往京師也。勸酒述別。移刻而出。歸路過松好房宅晤語。喫夕飧。及暮而歸休。時春澤來。示論議。使彼讀之。黃昏辭去。入夜信常來侍。所兼定釋菜役者有故障。故改定其人。使安成淨書之。亥刻春常袖花外小車詩序來。乞雌黃一覽之。則駢儷不拙。旨趣連續。喜其推敲竭力不倦。且觀其氣字早快。乃聊點竄以褒之。

八日。今曉雷雨。朝晴。午後風。

巳刻館衆集會。春貞依母疾不來。示釋菜論議于友元伯元高庸。又示所定執役牒。皆無異論。午時永伊牧寄書土御門安倍氏。依例獻巳日之祓。大君有服穢。然備上覽而可無妨乎。但奈何可。

考舊例明日登營云云乃粗抄出舊記以封藏之不示人及晩伊牧書再至明日可必献勸文

今夕風吹終宵不休

九日 夙興辰前喫飧 信來侍示花外小車詩三首於余決定其一首

辰刻出閣登 營過厩橋第開其未登城而人待主人出同途入營先逢永伊牧談其後彼諸老喚而出厩橋少將忍小田原二拾遺久和牧列座其次土但牧板内勝並居余讀勸文五條四老皆議但内二老默然既而談館中趣少焉退與太田備牧談又與吉(保カ)若牧酒河牧松甲牧小笠原山城守等相面又與永伊牧有所談而告暇于久和牧而出直入史館加點于字多仁和四年畢至寛平元年初 田中好安七條宗貞來直在梅洞好安密語曰弟犀有故密來在館下湊安舍 勝腊來告赴京之暇勸晩炊於與奥與宜人對食申刻館事畢歸與奥與勝氏勸酒相別此間二元及庸在常室少談而去及晡好安携犀而來于館中余及信常皆來語語別後已及三年互散積欝戌刻勸食犀今夕宿常室今夕見館生等花外小車詩信既點竄之余亦少改之

十日 犀夙來梅洞與信伴食辰刻余亦到梅洞與犀話舊少焉友元高庸來談巳刻赴史館伯元春貞既到勤事如例加點寛平元年至同二年六月花外小車詩既成者未成者半成者乃淨書中刻因兼約館衆各赴友元宅卜幽先在此春安松壽來會各以春日翳晞脩竹裏爲題友元唱七字城余對之戌刻進膳既而各詩成七字城至三十句及二更而歸春常高庸宿友元宅余歸聞藤堂

和泉守使來曰明夕前橋少將來談館事畢則可來會。是少將所示諭云云。又薩州家老島津久通書來曰頃年琉球國與淸國和議成。商船互通。若欲求華書可寄目錄。來秋明春間可傳達云云。

十一日。天陰或微雨或晴。巳前館事如例。加點寬平二年秋。至同三年春。賀州平岩仙桂來。少焉去。申刻以後赴藤泉牧宅。謁前橋少將。保若牧大澤右近平井驪庵。大橋氏等在此。先談史館趣。少將曰其成功何日哉。答曰未知終編之期。又問曰今月釋菜不行乎。曰十六日當其日。然因天壽院事不廣語云云。次談倭漢舊事。戌刻少將歸。旣而座客皆去。余亦歸。聞信常等聯句五十聯旣成。

十二日。朝曇自巳至申或晴或雨或雹晚晴。館事如例。今日棠陰不聽訟。依當天壽院初七日也。故伯元春眞亦來于史館。

今日加點于寬平三年而盡四年。又點五年初段而中刻也。今朝勝埼首途使家僕近藤氏送之。至晝休所。

今夜使安成賀璋作釋菜行列拜庭上列立。堂上座位圖。依明日習禮也。

十三日。午前風烈午後風止。

巳刻友元以下群屬咸集釋菜習禮。午半畢。喫晚炊于館中。而後又習禮。及再而大槩熟練。諸徒去。正竹高庸南在少留。及暮而歸。今日伯元道設有故障不來。其同列者他日可皆議。且此輩例年

粗驅執役。故今日雖不來。亦無妨。

薄暮春澤來談曰。其兄宗長携弟某而二三日來可到着云云。信常侍坐。澤良久而去。

十四日。陰及晩雨　館事如例。點了寛平五年道設來聞昨日習禮之趣而去。申後携信常友元高庸。問石川主殿頭。主人出其家藏米元章筆二（寫李白紿〔絶カ〕句。）文天祥筆（蘐〔義カ〕茂蹤跋）詣并徵〔徵カ〕明筆。其爲奇絶。就中天祥筆。故寺殿頭二十餘年前被示之。其席頗路故拾遺。阿部正之。其長子正繼。先考余及亡弟同見之。今同席人皆作爲有。余獨存再見之。非無感慨。今同行者皆好翰墨。故其喜見之。既而各入浴。爲釋菜淸潔也。薄暮出浴。又與主人談。進醴飩兼燭。冒雨而歸。

十五日。　夜中大雨。今朝晴。午前風烈。及晩不止。辰刻田邉來。春信伴食。

巳刻館事如例。讀友元所草治承四年六月七日福原遷都賴朝物起數段。猶未畢。高庸改正此間所點誤字。未刻喫晩炊而休。館事各詣　聖堂。献供物陳設祭器。貼紙記某座某名。皆如例式。自今朝。之員等掃除堂内。安章〔成カ〕賀璋陳設之。太田備牧家僕來掃除庭上廊外。　供物者。春信春常友元等献之。座配之事。使高庸等記之。申後事畢而諸僚皆去。余休于廳。及暮前橋少將使者上田氏來。贈雨傘肴一種。日。明日祭儀珍重云云。余逢使者謝之。使者請見堂内陳設。使安成導之。少將雖多務。每聞釋菜。每年有贈物。　友元正竹各寄自贐。伯元春貞等寄魚鳥。建部丹波守寄雞卵。其餘松平大炊頭。高木甚左衛門使來。皆賀朔日祭儀。高木返玉由附錄。春澤來宿。戌刻赴史館。今夜宿于

此。 亥刻風歇。之眞等率僮僕掃堂內塵。夜半月色晴明。

十六日。 終日快霽和暖。

寅刻安成。貿璋。之眞等飾堂內。陳設盥洗帨巾等。自階下至史館。敷筵道。春澤。甫直。了泉。春帆等手自淸堂內。寅半余起。友元早至。高庸。春貞。林邁。道設。正竹。伯元。以仙。相繼而來。皆勸素食。卯半太田備牧家人恒岡氏攀步卒四十餘人警固坂下門入德門杏壇門及裏門。三宅能登守等以下。來觀者如堵墻。辰刻前各深衣幅巾。守列步自史館入堂庭列立。祭儀如例。事在別記。祭畢論議講詩皆如式。巳半祭儀畢。執役者二十七人。及卜幽。山敬。松壽。伶工三人備牧家老甲賀木工助及恒岡氏皆勸飲食。在次座喫食者亦多。且執役者奴隸皆食飲凡上下殆百人。淸隆辨成之。既而成璋之眞。仲龍等徹堂內諸具。此間以遲日江山麗爲題。各賦詩以擬後宴。且聯句申刻各退去。今日忍拾遺。高力左近大夫加藤內藏助各寄酒肴。皆例也。永井伊賀守使者伊藤氏來。贈雁一隻。祭畢後遺酒肴於恒岡氏。勞番卒之勤。及暮遺酒肴于狛庸。傳語于伶工三人。以勞之。近年釋菜奏樂依庸也誘引也。此廟釋菜始于寬永癸酉二月。以來既三十餘年漸習禮式。損益從宜。頃歲格條既定。且有奏樂。故觀者皆謂禮式備于曩時。一昨雨天。昨日大風今日快晴。人皆以爲奇也

十七日。 館事如例。 讀友元所草治承四年八月石橋合戰始末。小坪。衣笠之役數段。使館生等寫昨日論議問答及詩幷序。併執役姓名。以爲冊子。使春常高庸等校之。春海來談。井上河內守寄

尺素示花外小車倭歌且副雁一雙。及晩赴前橋少將忍拾遺永伊牧而謝昨日贈音物皆他適不逢直訪勝氏留守與彼母并七娘少談而歸日已晡。今夕春常赴高庸宅。

十八日。早朝前橋少將書到有明夕可來之趣白舊冬雖有春貞雅會之約不能辭彼招。巳刻館事如例以明夕余可早歸故使春信示二題於春貞且使貞唱上句使各自今夕吟案也。午時舊僕今江氏來曰荒川宗長兄(春澤)及其末弟長興今夕可來到云云。今江者余釆地二瀬邑長也。今般隨宗長來問余安否。點寛平六年丁申刻館事畢春常伯元高庸赴興山寺入浴正竹來同途。薄暮宗長春澤長興來余春信對面話舊今江候次座長興有學問之志請長留此余許諾。是等皆先妣姪也。半夜春常歸時大雨。今晝金地院使僧來返舊冬所獻五山舊記廿三冊。

十九日。春分也早朝祭神主如例 巳刻携信常赴春貞宅友元春安先在頃之高庸來伯元有故障宗至午前花港觀魚詩成未刻羞膳治具丁寧依彼列棠陰之賀儀也故聊有獻酬事既而飛觴醉月詩成且聯句到十六句友元併二題爲序時既及申刻席上掛先考乙亥歲旦自筆屈指算之則二十一年前也。書此詩時余十八歳侍其側見之不堪懷舊之至及次其韻敘今日情景示春貞而起坐而出信常二元等猶留此既而申半到前橋第少將晤語傍無人開家譜有所議事其後立大學寮釋奠并都堂講論題詠屏風問釋奠之趣且及釋菜事此屏風者去去年松平主殿頭所贈其記字者高庸筆也。少將告曰去年公家輩見此屏甚褒高庸墨痕余對曰於高庸爲榮明日可

告彼。云々。其彼及倭漢談。或談世事。或褒加藤勿齋爲人。憐其沈淪。且曰。二十五日館中休日。可與勿齋偕來談。又問今醫誰嗜文字。誰達醫學。余以無他聞故所見所聞粗告之。及秉燭。慮彼勞倦曰。公可入燕居。主人曰。今夕齋戒偶有暇無聊。可暫談。於是少時相語而出。主人欲入。命左右曰。歸路遠可出茛若。云云少將嫌喫茛若事。平生出入者憚之。不能飮之。唯吉良少將。保田若牧。及余許喫之。故如此。雖爲小事。然懇意所及也。戌前歸閟。亥前信常歸。語曰余去後兩題詩幷序高庸讀之。且聯句及五十句。喫點心而各去。云云。

今夕歲遠方俗文數通。且寄書于勿齋。達前橋少將之告諭。　今日曇微雨。寒冷如冬。入夜彌嚴。

二十日。晴天。　早朝遣書于藤勿齋。告昨日前橋少將懇意。辰刻往拜。　長殿。巳刻館事如例。非河牧來談良久。且告曰去夏借春信所編。興來一哦。示飛鳥井亞相。今春新上皇歲初倭歌御會。依法皇勅而獻句題。以風來楊柳邊。各詠歌云云。是自興來一哦。拈出云云。又問康節花外小車所出。春信開邵子全書。呈之。乃使庸也寫于扇面而吟之。太悅。既而河牧去。稻葉丹後守。同出羽守。毛利備後守（本名左近）來問見館中之事而拜聖堂而去。少焉藤勿齋來談。喫晚炊。而未半去。申刻館事畢。衆將去。時永伊牧來。約來二十四日館衆各同途而至彼宅。既而去。榊原刑部大輔政房來問曰。今月中可賜官暇。故豫告別云云。談話良久。及酉刻而去。今日客來頻々。故僅點寬平七年數葉而已。

今夕田犀來。與春常談。余亦出逢。話舊。荒川宗長食於春澤。而逮夜而歸。與犀談時在側。彼此在洛

相識也。 今午意安來。診信常脉、授藥于常。

二十一日。 館中如例。 點寛平七年訖。至八年七月。 高麗永竹來。點灸于春信。喫晩炊歸。 申刻館事畢。春常伯元。高庸赴友元宅。夜談。常止宿彼地。

及晩余赴太田備牧駒籠宅。謝釋菜借番人。幸會尾陽津金次郎四郎在此。解(邂)逅相喜。彼者余宜人之姪也。日暮津金去。余留談移刻戌半歸。 召今江氏於寢。問洛陽之事。 亥刻春澤來。自昔携勝貞寛在友元宅。直至于此。直直來會于彼地云云。 今夕春信灸治。

二十二日。 館事如例。 點寛平八年了。至九年夏。 田犀來談。話先考墳墓。喫晩炊。及薄暮而去。 申刻友元高庸去後。檢閲去々年以來繕寫校合冊數。其後召今江氏。問洛邊采地之事。薄暮歸寢。

今夕春信灸治。

二十三日。 小祭如例。詣 先考墳。已前館衆皆集。先詣墓而後赴館。伯元談曰昨日棠陰廳土但牧板内膳初出座云云。

今日點寛平八年訖。盡九年。自神武至此凡四十卷。訓點功成。高庸一筆勤之。 未剋勸晩炊。春澤。春安來。相伴食。

忍拾遺使者佐々木萬次郎來。持華物銅欲器示之。傳拾遺語曰。此銘篆字難讀。附眞字於傍加點。且請作之記云云。使友元讀之。使万次郎別寫之。乃是家語文也。即使高庸加眞字于傍。萬曆丙申

所鏡也。當慶長元年。距今七十一年。口授其趣于萬次郎而返之。時既及申刻。　晩來信當友元。高庸春安春澤散步東叡山下。及暮而歸岡碧菴等來訊。各在梅花洞。夜闌作梅月圖贊。依春貞求之也。又作一絶。畀荒長興。

二十四日。　館事如例　午前辻達來談。午後去晩炊後攜春信友元。赴永伊牧。持春信所草百餘卷友元所作　十卷。入一見。依信忠眼使友元讀呂秦紀三卷。伊牧聽之又聽保元元年初段。其後議館中雜事。勸飲食亥刻歸岡

二十五日。　巳刻出宅。訪榊原刑部大輔。依近頃可賜　官暇也。暫談而去到本宅。入姪憲家。則藤勿齋先在焉。午半依兼約與勿齋同途往前橋第。保若牧在此。相待既而主人相見晤語勸晩炊饗遇焉。未刻後勿齋若牧去余亦出過隣家井河牧。河牧以適來故喜甚頃日點玉山講義附錄。其難解處求訂正。皆議點之日既暮未〔來カ〕擊壤集吟弄太喜且曰。康節好易嗜酒好碁。余皆好之故其詩亦愛之唯悔見此集之晩也。余不能作詩唯寓此趣于倭歌而已。其餘或談神道。談性理。談倭歌。不覺夜已深也。其後談釋菜之事。及拜揖之儀。而勸飲食。及亥半而歸。　今日春信與友元南直。共遊東叡山下近畔。憩于南泉寺而歸。共語于梅花洞云云。余歸時信出語之。常侍母側。　今日保若牧語余曰。館事成就可歷數歲。則春信婚禮早行而可也。近日可與永伊牧議之。云云。

今晝前橋第少將屢問本朝故事。余詳述其始末。且辨俗說之誤。少將顧勿齋若牧稱美之。勿齋曰。

本朝通鑑之編修。固是太平盛擧也。少將曰台命及此。非啻一時美談。可謂後世宏實也。若牧附益之。以贊嘆之云云。今夕河牧曰廿日於史館。見國史外考。冊數成堆。不思我邦之事載中華書。如此多多。通鑑未成。先有一好書成。必其再考。叙其次第。以廣傳于世而可也。頃日與伊賀守談及此事。云云。又曰唯今無爲之化。雖堯舜之世。不過之。只惜文學之乏。增上寺衆寮僧徒逐次上座。殆如貢擧之士。只恨不開學校。呵呵。又曰當時學問雖廢。然貴族則有水戸參議。會津羽林。執政則有久和牧。頗識文字。板内膳崇儒風。且前橋穎悟。豐牧篤實。濃牧敏捷而達也。如我雖老。猶非無志。未聞武家執政以來及當時人物云云。又曰康節戒忌財色名勢。我老而無求於世。斯四者自既忘之云云。斯人世祿之家。而其父執國政。且有智有量好學馴事。世人皆以爲可爲執政。然每事有自負之癖。故不過時。爲後進被超級。平生親者惜之。疎者以爲自取之。余交際三十年。爲斯人屢攅眉。

二十六日。　終日陰。及晚而雨。入夜滂沱。

館事如例。使高庸讀通鑑前錄。自神武至神功訓點既畢。故再考自今日始。　午前田犀來。未刻歸中正適來。俱喫晚炊。適聊有所議之事。

館事畢。衆皆去。余獨留館。休使所。呼今江氏。問京師事。聞其所言。則考妣之恩顧者。余所曾識者。既亡者十之九。而存者十之一而已。非不憐之。然喜阿妹無恙。且外舅（谷澤父）外姑（先妣姊）猶存。舊宅留守者（眞之父）老而猶健。又憐舊僕道雲服膺。而其子不才。秉燭爲敬器記。蹲侍坐焉。　宿于館。作聽雨二

絕而臥。
二十七日。大雨至午後而晴。
館事如例。與庸對讀自應神至安康。
午半正竹來。及晚而永竹來。診宜人脈。二三日來風氣減食故也。申後赴忍拾遺而對話讀歇器記甚稱其心。且曰邇日可遺淨紙手書以惠之。余曰諾。然則書家語本文于前而書記于其後云云。其後問館中之趣丁寧。又談釋菜之事。此老篤厚質朴。常謙退戒愼。故殊喜虛歆篤禮之趣。與先考舊議（識カ）之好年久。遇余不謝。然非官事。則無招呼故晤語希。縱雖不久逢。其懇意自若。今夕雖無他客。着肩衣袴。無怠倦之色。對話移刻。及暮而歸。路訪阿部政重。他適不逢。入閤則漸及秉燭。而入奧。問宜人之疾信。常侍側曰。今日比昨日則稍快云云。入常寄室。呼荒川宗長。對食問洛陽之事件々。使彼弟長與侍巫春常使學問。及戌半而至史館止宿。
二十八日。晴館事如例。對讀自雄略至宣化。中村敬圃來。崇先考自筆道統傳。是彼兄道意三十年前。乞求之傳敬圃珍藏之。今日示館衆及諸生。皆羨之。圃曰此無價之寶。他日可授春帆。云云。保若牧書至曰。信婚禮之事今日與永井伊牧議之。雖官事之間無妨云云。
今夕喚宗長于史館談話。
二十九日。館事如例。對讀自欽明至推古。午後榊原刑部大輔政房來訊。曰。昨日賜官暇。來月

二日發途三月二十九日彼先考拾遺一周忌也。其前可至姫路修法事也。會面可隔一年故爲告別也。少焉去。　今夕信也與友元及南直。赴高木正則宅談。及夜未歸。　逮晩松壽來談。壽去後。呼宗長傳語于洛之老族等依婦京漸近也。亥刻信歸談曰。今日高木氏席南直讀通鑑綱目。信解説其趣。其後友元亦讀數段云云。今日品中正適書至賀璋。田植筮仕酒匠作之約定。但璋勤館事自若。時々往讀書。歷年館事畢後。可委身于彼地云云。清隆太悦。植少而入仕途。璋。植共先受月支。及他歳可受祿俸也。約璋百五十石。植百石云云。

晦日。　館事如例。　對讀自舒明至齊明。

永伊牧家僕伊藤氏。片岡氏。大出氏等點撿備者繕書。長州所呈平家物語二十卷書寫既了。

伊達兵部大輔書音來。惠蠟燭及鮭魚。且曰。前頃參府登　營畢。然依脚疾不能來問。云云。

今日終日暴風。入夜殊甚

今午小田原拾遺寄書。返前回所借之神代卷秘抄。且曰。頃間久不會面。無恙勤館事否。來月暇日可招。云云。

今夜在史館。作杜少陵畫贊。依荒川宗長求也。今江清長自洛持陶淵明幷松菊畫合三幅來。其意在乞贊語。春信聞之。奇彼今在民間有此雅趣。作菊贊與之。春常作松贊。故余作淵明贊與之。頃間懇春澤求。得貞寛所畫之東坡觀海棠圖。今夕余見此圖。併贊與之。彼拜戴大悦。

今日與友元伯元約明日不可及登營依上巳太近也。

三月

朔日。或陰或晴無風而溫。

拜聖堂祀神主詣墳墓如例。

水野石見守寄武州比企郡岩殿山千手觀音緣起而問記中所載有據否一見之則皆虛妄也。乃附其使返之。松平主殿頭書到曰再考增補信長記頗有誤字告其趣件々乃命安成改之。自今晚齋戒素食依明日先妣正忌日也。春常訪七娘及暮而歸。松壽來賀朔也。彼每月朔望之禮不怠。

今夕依友元求而作山水贊三五七言又作和靖梅妻鶴子圖贊依館生津貞乞也又書釋菜詩一通依外姑貞心自尾州寄狀求之也。

二日。先妣忌日也。早朝林憲及春澤來。使之眞等安神主于牀上。辰刻祭儀如例。初獻余。二獻信。三獻常。次憲。次荒川宗長。次春澤。各燒香而拜。徹膳而荒川長興岸（岸カ）清隆林之眞仲龍賀璋今江清長等皆拜事畢喫朝齋信常憲宗長春澤伴食作一絕示宗長爲其遠來偶逢忌辰也既而各詣墳墓。

巳刻館事如例。對讀自天智元年至天武九年。田中好安來傳匠作之言。肯議命嗣忠隆口宣宣

片位記之事。忠隆舊職敘爵。號靱負佐。
余今朝黲衣素服。在館之間亦不脫之。好安外無來客。一幸也。申刻之後閑坐。
今朝春貞曰。昨朔謁久和牧。有傳語。曰。官私多務。今春未能閑話。起居無恙否。館事逐日而進否。有暇則可往見之云云。

三日。　朝雨。巳後雨歇而曇。

早朝拜。　考妣神主。而供艾餅。如例。

辰刻携信常登營。友元會于途中。入城拜禮畢。　大君入御。群老相次而入。忍拾遺獨留。與余語。欵器之事。列坐者皆驚惟焉。前橋少將在營中休所。喚余。乃往。少時立談。少將因加藤內藏助家藏豐臣秀吉賜其祖左馬助嘉明感狀。然秘不示人。某欲一見之。宜遠(逢カ)此旨於彼。可同途而來。卿及保若牧之外不可喚他人。以九日之夕可約期云云。既而逢久和牧。謝傳語于春貞之事。其外群老及永伊牧擊電相見而出。以有雨來之恐。故唯述賀於前橋第。不赴他老之宅。直歸閣。少休。詣考妣及東舟敬吉貞毅墓。而入國史館。見今日來賀者之牒。高庸春貞春安等門生。及館生傭書者多多。午半友元經歷諸老而來。賀佳節。晤語之間。正竹來而早々去。少焉勸晚炊。信來伴食。時田植剃髮。其父清隆相携而拜謝。授名曰春植。勸父子酒。太悅而退。食畢。與友元及春信春當。散步園中。見桃花爛熳映墨殿墩杏之光。謂友元曰。每歲上巳櫻花敷榮。故唯詠彼未詠桃花。今年櫻花開遲。故桃花擅

春。閤合佳節。幸也。乃分天朗氣淸惠風和暢茂林脩竹淸流激湍爲韻。各作禊桃炫畫賦。設席于桃花之下。相語此間春澤。松壽來。以有障早去。姪憲午半來賀。晩炊之前去。仲龍及夕而來。傳語于彼使。憲作詩。以宿所近故招高庸。他之不來。及晡余入館。信入梅洞。友元至常室。而共推敲此間館生侍史等賦詩。及戌刻余及友元信常四賦俱成。皆會于館。相互一覽。信賦最合題。亥刻勸食。友元辭去。余入于奧。寢漸及子刻。

四日。　雨。　遣書于藤勿齋。傳前橋少將之語。召田春植。畀喪服。巳刻友元高庸來。庸讀昨日四賦。以不來會爲遺念也。既而館事如例。對讀天武紀畢。又讀盡持統紀。（日本紀訖于此。）申刻之後。與友元信常。赴石川主殿頭宅。入浴。先逢主人。席上有屛風一雙。一隻者和田義盛射殪西木戶國衡之圖。一隻者。足利義氏與朝夷名義秀挑戰之圖也。余曰。此珍畫也。主人曰。是乃祖忠總初所命畫工也。既而入浴。及薄暮而出浴。聞有他客。不逢主人而歸。　今夕宗長侍坐。談曰。洛書肆八尾友久新刊事文類聚七集本。鍚（竭カ）力十餘年。其三集既成。其餘亦相繼而成。欲乞先生之一語。以爲跋語。价某懇求之。云云。今夕幸閑暇。乃口授春常草之遍。日可淨書示之。

五日。　晴。　館事如例。　對讀文武紀元明紀。　今晩墓祭如例。余信常憲守次奠獻。竟宗長春澤相從之。眞安成賀璋仲龍淸長田植榮淸執役。宗長及淸長偶來遇此儀。以爲幸。余祭畢。憲又祭其父墓。皆如式。十年前初行此祭。擬家禮二月上旬行墓祭。文（又カ）不拘寒食淸明。以五日爲例。今日正當

清明。且昨日大雨。今日快晴。不沾身。𨕙道不滑。且無外障。可謂幸也。
聖殿背祖鞭櫻盛開。其相並吳竺櫻漸開。其餘群櫻猶未開。聞東睿山辨櫻既開。滿山群花猶未開。
国史館前池畔櫻漸開。想其今月中旬。此園中可爲爛熳如去春。可催花下雅遊。館衆皆諾。頃間聖
殿內之杏花三株。紅梅一株。園中桃花五六株。相共交光。可以慰愁情。依昨日之雨。群櫻漸萌。彼此
回顧然。館務日々未得閑暇。故不任心而已。玉堂雲櫻。此境十櫻之尤也。今歲枯槁。可惜。

六日。　陰而不雨。　對讀自元正靈龜至聖武天平五年。　太田備牧使者伊藤甚丞來。示大貝一
合。其一表赤。其一表白。其裏俱白。號日月貝。又示一貝。其面自有桔梗紋。是太田家紋也。備牧自愛。
請作之記。又求琵琶面繪樣。又出彼家老甲賀氏盆石求名。以其形似阿閣。號巢鳳岩。既而晚炊出。
伊藤氏伴食而去。
申刻依招赴永伊牧。被示書目自朝廷來。見之則僅十餘部。皆尋常底之書也。其中恐管抄六冊本
朝月令一卷諸道勘文一冊余所未見也。告其趣於伊牧。以達群老。又示往年所献唐百人一首。曰。
此作者可進呈官位年齢云云。既而出。問稻濃牧微恙。又訪酒匠作本宅。賀其上巳登　營也。直過
伯元宅。則漸及秉燭也。春信友元高庸兩直在此晤語。少焉膳出喫畢。余先歸。入岡。則漸戌刻也。今
日七娘來寧。隔月相見。喜其平穩。亥刻之後信歸岡。

七日。　昨曉雨及晨而晴。　巳刻後依有兼約携信當赴辻達宅。伯元先在斯。友元。高庸來會。各賦

草色醉蜻蜓絶句各一首。主人氣字稍快。賦詩。其姪辻隆及館生石習從余而來。同詠之。主人唱句余爲之對。聯句七十習。侍坐執筆。終日晤語懷舊。燭以繼晷。及亥刻而歸。　今日賀璋田植到牛籠酒匠作別墅。逢其家老等。畠正適田好安導之。云云。

毛利大膳大夫綱廣音問至。

八日、雨　終日淅瀝。　田犀自昨日來。與留守者語。止宿館隅。今日出謁余。及使高庸與犀對讀唐百人一首。以家本改正官本誤字傍點。又使庸犀考唐才子傳幷唐詩品彙爵里記官位年齡於目錄。及晚而成。乃封二帖。返于永伊牧。以達營中近侍臣。今江清長頭間憑左右者。乞得余詩。求館僚賡載。以爲還鄕之榮。今且又依類（朝カ）友元。頻求之。余奇彼住邊鄙有雅趣。作一絶。畀之。友元乃和之。信常伯元皆繼和之。彼太悅。抃躍殊甚。　入夜雨止。星隕有光有声。

九日。　朝霜降。　館事如例。　對讀聖武紀畢。今夕與藤勿齋約赴前橋第。然勿齋有障而延引。晩來信。常與二元議十三日花下之遊。各作擬應制詩。　今夜喚宗長。傳語于京師姻族。又有示諭清長事。

十日。　館事如例　對讀孝謙紀了至廢帝紀半。　岡井碧庵來。

館生等和余畀清長詩韻。就春信乞點竄。余亦一見之。各淨書之。了。清長以余信常二元詩。爲一卷。而高庸春貞及館生等詩爲別卷。　今晩巡園中見花。或処開敷。或処未開。或十分七八分。皆有雅

與伯元暫在常室見花。凡此二三日來。友元高庸等屢眺望流憩。

今夕與友元同赴建部丹波守宅。主人常住別墅。以招余故。豫待于本宅。對話良久。主人出一茶壺。其陶紋有如遠帆者浮白浪。因名之曰白浪。求詩。作小絶示之。友元亦然。及亥半而歸。

十一日。晴。館事如例。高庸有病不來。故獨校頃間所對讀。聊有所改補。使安成賀璋改書之。長州阿彌陀寺所藏平家物語二十卷。新寫校成。乃附友元。與東鑑盛衰記。考異同。而返元本於永伊牧而達于毛利氏。

十二日。雨。函三弟忌日也。春信夙詣彼墓。余素食。辰半詣墓。午前憲來拜。令見宗長。春澤及清長赴憲宅。喫朝飱云。

巳刻館事如例。伯元春貞在棠廳。高庸病而不來。館中唯余友元春常而已。館生等交座之勤如恒。明日休暇也。兼與僚屬及館外門生。約可催看花之筵。分探擬應制賦瓊筵坐花題。且臨其席可出題。使各賦之。滿園花盛期明日之晴。

十三日。曇。

永伊牧書至曰。唐官人一首詩人新被命畫圖。大久保出羽守奉之。使狩野益信圖之。此後出羽守所論可答之。益信至問畫樣。則可教示之云云。　宗長并清長一兩日中可首途。故授牋且傳語阿妹。姪女。及　之畐并諸親戚。

自巳至午。友元伯元以下館衆諸生及館外門人皆如來集〔約后乎〕或携鮮魚。或携菜蔌。以充厨下。先淨書兼題擬應制詩三十首。狛庸講之。序者春信。跋者友元也。余試作擬詔詞。講畢。就先考所題花詠而標五十品。分附之。余七首。春信友元伯元春常各五首。狛庸田犀南直正竹等或三首或二首。其餘林憲春貞春澤道設及館生侍史等各一首。又分王介甫山櫻絶句二十八字爲韻。賦暮春即事。配分已成。各勸晩炊。而後或赴東叡山見花。或留館飲酒。皆隨其意。其後或館中。或六義堂。或春常室。各成翠成友吟案〔按カ〕。入夜而成。亥刻又喫飯。然後各淨書之。花題序者田犀。暮春序者狛庸也。詩凡七十八首。併兼題則百八首也。及子刻而皆去。犀等數輩止宿。余入奥。滿庭櫻花映月而明。此時此景不可言。今日之雅興。亦是公餘之盛事也。犀偶在府。故命之序。庸父近元昨日參府。故今日未至。辻達兼約可來。然以氣宇不快故寄一絶以寓遐想之情。春海來而見詩題多。稱病早歸。可謂異乎。然彼稟性往々如此。不可恠乎。

七娘頃間在此。今日歸其家。

十四日。晴。館事如例。與高庸對讀廢帝稱德紀。阿陪〔倍カ〕豐牧使佐々木萬次郎來。議欹器記淸書之式。早去。午後宗長歸京。淸長從之。館事畢。友元高庸及諸徒皆去。余獨留館。使安成讀昨日詩七十八首。閲之。及暮園中散歩。經歴群櫻下。而入奥。入夜信當侍座。談昨日題詠之事。昨日辻達想像花下之遊。寄絶句一首。今夕和答之。

十五日。館事如例。對讀稱德紀。至光仁初年。林憲來。與伯元高庸。讀一昨日詩卷。申刻以後以兼約。携信常二元。及高庸春安松濤。赴太田備牧別墅見花。彼家老甲賀氏伊藤氏迎接以入園。有櫻花五六株。其門前一場。櫻花夾路數下朶。或登高或倚松。究日。其後登閣。觀遠処近隣花。信常二元。遠細徑通幽處。此宅十境八景。往年余題詠之。狩野永眞圖之。又加六景六境。請春信友元賦之。此三卷共置牀上。又掛一幅於牀。此二十餘年前余所作桃花小絕。先考和之一紙連書之。備牧太珍藏之。及暮各或遠園登高坐店。或泛舟立洲。遊覽眺望。共會于閣中。標看花八題。曰入門。曰登高。曰倚松。曰過橋。曰泛船。曰立洲。曰坐店。曰開閣。探鬮分詠之。秉燭進膳。及詩漸成。而備牧來曰。欲早出見之。然少壯等虛憚老者。故附家僕等。爲迎接也。偶館休。可緩慰于此云云。詩已成。高庸誦之。備牧聽而不倦。作者各解說之。既而點心出。勸酒之間。余與備牧談。時雷雨良久。亥刻雨歇。乃各辭歸。出門分去。南在從信。常來宿于此。

十六日。曇而不雨。及晚微雨。

館事如例。對讀光仁紀。而其末未了。申刻友元示其所作夜思花二絕。請余求其優劣。余試信常。伯元褒貶之。各所言不同。庸在等各言其志。其餘詩話細評件々。及黃昏而去。

今日三宅能登守來訊。與友元談。巡視館中。少焉歸去。此人頗有志學之心。故與余欲執交。且有招余之言。憑友元告之。然辭之不肯。或人寄一畫像曰。韓退之像也。然開見之。與君臣圖像所載不

類也。乃捲而返之。　辻達答謝惠和章、其中有言、曰、但有賞心。一小株也足。彼小庭有一櫻樹。其側有小松。彼遐想此岡數十株爛熳。然頃日風雨不能來焉。故云爾。且求借十三日詩卷一見之。乃知彼雖病猶其勤不已、

松平伊賀守寄書問安否。此人舊好超他、然其所居與此相去太遠。故自去年以來未逢。以其脚疾行步不遂故不能來過于此。余亦不能往見。互非無遺念。書中懇論。余亦丁寧答謝之。二三日以前。松平主殿頭書信至。寄鹽豉一壺。其味淡而適口信甚嗜之。曰野八珍也。今夕裁答書以謝之。且抒遐懷之情。

依昨夜之風雨。滿園花落者半。殘者半。又有遲開者。或有未開者。如祖鞭吳笠則皆落、白鷺洲商皓遺愛半落半殘。千里鵝毛瓊櫻玉字二株。落者多。落〔殘カ〕者少。王家連珠落者少殘者多、唯孟之反未開。其餘群櫻開落有差。　頃間城下士庶。往來絡繹。見東叡山花。或歌于櫻邊。或宴于松下。張帷幕鋪筵氈。老少相雜、良賤相混、又有僧有女。各引類伴群、朝午晚之間如堵如市。

十七日、　早朝伶工辻伯耆守等三人來訊。對話良久。去年新賜樂所料二千石采地於衆中五十餘人。爲拜謝。其長三人參府者也。伯耆守者、高庸實父也。庸養于其叔父上越中守。而爲楓山吳廟伶人。住于此。出入余門。　今日久娘正忌日、焚香於其牌。詣其墓。沒後四回。如一瞬間。不堪感懷悵然。

巳刻館事如例。高庸候楓山。春貞有病不來。友元・伯元・春常勤役如恒。春信眼疾少瘉。時々在館。然未能綴文。友元眼疾。伯元・春常稍疲。故各附筆者一人。以助其勞。

午時小田原拾遺書至。曰就勢州之事有可咨詢。今晩赴井上河内守宅可議之。

闇剛（號砦庵）來。見十三日詩卷作晩炊。余口授彼作三朶花石説。此石讃州士人所藏也。就七條宗貞乞爲之說。貞屢言之。未果。聞貞近日赴讃州。依賀璋懇求之。剛者貞友也。故幸其來草之。今日依庸不來。余有閑暇。於貞爲幸。彼石三峯相並。其紋如雪。故名曰三朶花。擬東坡所謂房州三朶花也。

申刻後。適井河牧宅。河牧談曰。勢州桂光院尼頃歲久掌兩宮遷宮之事。然依兩宮禁僧尼。今度停止之。移彼寺院於神領之外。改采地。其祿數如故云云。彼尼穢神事。已及二百年。今停之。誠是盛擧也。然則兩宮遷宮期年已近。其造宮使可爲祭主乎。可爲大宮司乎。可考舊例勘文獻之云云。余曰。此誠大快事。爲神爲國。珍重珍重。既而對話件々寺社訴論一二條。有問之。入夜勸飲食。及亥刻歸。

十八日。館中如例。辰半余先到館。考遷宮記。自持統以來。造宮使抄出之。或祭主或大宮司。或祭主男或祭主大宮司族者是大中臣氏也。又抄東鑑賴朝納願書神宝於兩宮之段。及巳半而畢。其後對讀光仁紀畢。申刻衆散後。余留館之休所。有思憶々往來。聊有詩興。然不及得句。日已暮矣。散步園中。蹈落花。詠殘花。而入寢。當往梅洞。友子孔懷。入夜微雨。

十九日。雨。朝拜敬吉神主。

巳刻入館。闃寂獨坐。淨書二朶花說。而點撿人之所求。而作朱子像贊。又作楠正成論贊。皆淨書于闘上。朱贊者。瑞陽寺西氏所求也。楠贊者。久和牧家僕价春貞乞之。寓智仁勇于贊語。而不押韻。又作倹說。是一武人以伯元爲价所請也。薄暮歸。與依今日之雨。群櫻盡落。唯二三株花殘。而孟之反漸開。其落者可惜。其殘者可愛。頃聞落花滿地。鞋底香。依今日之雨落英紛失。散乱流委窪處。

二十日。　晴。及晚而風。

辰刻依兼約。而赴井上河牧。同途登營。與群僚相逢。巳刻與河牧共謁諸老。而議神宮造營使勸文幷東照宮文。前橋少將忍拾遺。小田原拾遺。久和牧。上〔土カ〕但牧。板內膳列坐聽之。事畢。午刻忠清。忠秋。廣之。重矩。依東叡山御門跡之招。而出城赴焉。正則。數直留而在營。余與濃牧談而退。與永伊牧暫談而歸。藤勿齋在史館。與春信談。其餘館衆勤事如例。勿齋見十三日花題詩卷。又見擬內宴一會。太悅。以爲奇事。午半勿齋歸。改正孝謙。廢帝。稱德紀。所加補數段。初三紀一卷。分之爲三卷。旣而勸晚炊。未半永伊牧來訊。少焉歸。

申刻後。春常高庸赴正竹宅。入浴。春信賦風不赴焉。　今日倉橋長右衞門來。與信談而歸。　伊達市正寄詩。求點竄。　春信作落花詩。示館衆。

太田備牧請借詩經點本者數矣。今曉其書生清喜來求之。不得已而以春常本借與之。家本五經訓點者。先考所加。不肯出門外。我家以千金享之不可換焉。有懇求之。則以副本許借焉。比年保君

牧借禮記點。既畢其功。又公羊穀梁傳先考初加訓點。友元借寫之。然家無副本。故此間使侍生榮清寫點於副本。未畢。他日欲使此二傳刊行故也。

薄暮春澤來曰。宗長首途時。懇謝留滯存遇。然四五日來有故障。及遲引云云。少侍坐。退入梅洞談。

今夜常宿於友元宅。

二十一日。天氣溫暖。 館事如例。 對讀桓武紀自延曆元年至十年。續日本紀終于此。友元。伯元。春常所草依附箋者。比前頃則稍進。以春信眼疾未全愈。故閣筆既六十日。雖欲其早愈。無奈之何。余性偏急。常戒高庸懶。励二元。然大底非一木之所支。自起筆以來既十七ヶ(箇)月。其功未畢三分之一。嗚呼何日可終編。不堪太息。昨日在營中。聞自京師書簡到來。問永伊牧。則曰。皆是日本紀續日本紀等之類。世上流布舊記也。廷臣之暗昏不足云。可捧腹。且諸老之不咎之。亦寬恕之過。不堪攢眉。

及晩狩野采女益信來。問御畫之摸樣。永伊牧所命也。云云。先日所獻百人一首之內先試使彼圖六首也。余詳面諭之。彼所素識也。然來訊始于此。

自今日暫本宅之破。請隆之員往監之。修營畢則夏秋之中可使春信移居焉。 京師有便。荒川宗竹書至。曰。連年懇遇。春澤既領一家。今又長興侍坐。有衣食之給。不堪欣悅。多謝々々云云。余幼時外祖宗意。(宗竹)撫愛太厚。猶不忘之。先考臨終。託春(存カ)澤於余。故澤依賴年久。幸爲永竹養子。則衣食

既足。室家亦完。既有子。則我心亦安。宗竹有男十餘人。供給稍乏。故於長興。亦不能捨焉。

今年勿齋寄書贈園中草花。且問韓熙載傳在何書否。欲借之。乃以馮令南唐書其傳所有一冊。附使倣之。

二十二日。今日營中有猿樂。依公家饗應也。故式日棠陰延引。伯元。春貞俱來館。々事如例。與庸對讀自延曆十一年至十七年。凡六十餘葉。自此至淳和闕。正史亡。弟國三所編纂。彼其時弱冠。考索之勞。筆力之達。非無感慨。唯恨天不假年。若今存。則我豈獨勞哉。可惜可惜。對讀之外。加補光仁紀中安倍仲麻呂傳。附載文苑英華胡衡使本國詩。胡衡卽朝衡之誤字乎。此亦國三初所注心也。余嘗詳於先考文集仲麻呂傳後本朝一人一首及國三年譜言之。以其考證精當。故今附書于此。伯元健武三年草成。今日約聽之。然以對讀無暇。故延引。申刻後在休所。作松尾霜葉詩。此鍋加牧所求也。薄暮人與孟之及櫻開。群櫻皆落。唯此一株協所皆名也。

二十三日。夙興拜神主。詣墳墓。素食而入館。時未及辰半。召璋改正桓武紀一二條。友元。伯元。高庸等詣先考墳。而及巳刻。皆會于館中。勤事如例。對讀桓武紀。自延曆十八年。盡同二十四年。凡六十餘葉。小嶋道慶來。遭主若喪。不久來。五句俗忌至昨日畢云云。甫直來。在梅洞。及未刻。皆會館。伴晚食。滿座皆素食也。與山寺贈油漬豆腐例也。未半阿部豐牧使者佐々木嘉全來。請欹器記淨

書。寄彩紙一卷且贈忍冬酒一壺及鱸魚一隻於館衆乃使各飲酒其餘遜及清隆安成賀璋以各
素食故鱸魚尤明日厨科(料カ)懇謝嘉会彼臨帰曰必勿勞來謝此豐牧之意也且彼淨書亦勿妨公用。
及遲引亦勿勞心云云。午時悳來拜墳墓而帰。
舊門生滿田古文寄書呈先考肖像一幅求賛彼不知余不妄加賛詞以追慕之情深如此隔十餘
日道程幸今日到著彼志不淺之感通乎彼者本多氏之書生四十年前出入親炙余弱冠時屢晤
語臥病殆三十年然時々通信今猶養病在本多氏和州郡山采地。
館事畢後在館作金立奏祠律詩四韻是亦鍋加牧所求之内也金立者加牧肥州采地名也山上
有徐福祠傳稱福繫船憩息之跡建祠祭之云云故標出以爲一景也。　薄暮入奥佇立之反櫻下。
聞友元在梅洞談笑之聲。　入夜信侍坐示奏祠詩肯議而決焉。
今日在館友元談曰兼實萎和元年日記曰大江匡房同時有唐人張修理者留侯之裔也傳來素
書曰此即圯上老人之書也自是傳在中原家兼實借中原師景本自筆寫之云云余聞奇之乃使
元書于通鑑既而謂中華今所稱素書者宋張商英僞作而古書既亡不審兼實所寫者實是古素
書乎猶古文孝經亡于中華而見傳于本朝乎
二十四日。　辰半入館諸徒未至日授璋也作崔眞人脉訣抄跋是興山上人爲其所識豚子某自
舊臘求之以不乘興故遲引累月頃日屢乞不止故及此及巳刻館徒皆來會勤事如例對讀平城

紀。自元年至三年。凡五十餘葉。有閑氏某來候。隔園傾耳。移刻不去。余奇之許。傍聞乃來前。在庸几畔。及未刻而去。晩炊調鱸魚鱠。各勸之。昨日豐牧所惠也。且飲忍冬酒。其餘澌及次座。而瓶既哏。

加藤作牧書至。一昨日參府。云云。館事畢後。各散步園中。或詠殘花。或休綠陰。余入寢。各談于梅洞

入夜。信。常侍坐。宜人自午時往七娘止宿

二十五日。　朝飧喫後。淨書欲器記了。又去七日辻達席詩淨書之。

巳刻後加賀中將使來問安否。贈鱸魚二口并能州海苔一筥。巳半丹後文殊寺僧古堂來。少時陪語。懷舊。且及國史事。彼元妙心寺僧。號曇藏主。少時有頓悟之名。稻濃牧召之。至江戶。謁先考。屢與余及函三語。十年前歸京師。華（與嵒乎）僧隱元論法相爭。蟄居在丹陰。頃日來府云云。彼欲見國史館。使淸隆導之。且約來月二日可來。午刻依兼約。携信。常赴酒井匠作牛籠第。友元會焉。嵒正適。田好安與家長土岐氏迎接。賀璋。田植今日初謁見乃候。未席。午半勸膳。老醫松原宰庵爲伴食。是亦舊相識者也。既而土岐氏導我輩而入匠作出談。歷三年而相見。氣宇言語恰好。然猶未復初。以其病後故談未了而退。於是正適。好安爲先客（容カ）。各巡歷園中。故少將沒後六年。見此園。懷舊不已。滿蹊櫻花已散。唯一株花殘。牡丹漸開。酴醾爛熳。又有八入楓。紅葉如秋。其餘樹木[illegible]綠茂陰殆始（回カ）遊山林周廻數千弓。登水亭。各賦詩。以綠淨春深爲題。且分詠牡丹遲櫻酴醾八入楓。正適好安璋植賦綠淨春深一絕。薄暮勸酒。秉燭而歸。到前席。過土岐氏。謝匠作。正適送出。既而過好安舍。弟雄出談。暫時而

出。好安逐到外門。匠作病後今日之招。爲慰館中之勞也。其不忘故少將之舊好乎。少將墓在圍中長安寺。今日欲往詣之。然以匠作病餘之招。故思而不果。伯元亦雖預招。以棠陰有事故不往。兼約正適。欲携高庸。有故障不至。歸聞今嘉（恭カ）庸弟高秀來。以不逢爲遺念。彼頃日隨一條亞相參府。灯下作僧樂門三言詩幷小引。是亦鍋加牧所求也。加牧肥州采他（地カ）別業多櫻花。號櫻岡。岡中遠近多景。去冬與友元議。標出二十景十境。分求群作。余所詠凡四首。

二十六日。　館事如例。　使館生小出丁泉寫欽器記。口授南直加點以爲副本。對讀自平城大同四年至嵯峨弘仁三年。凡四十餘葉。　使南直寫穀梁傳點於別本。先校頃間榮清所寫而其餘南直每至館時々寫之。以可畢功也。　頃間館僚催褒貶詩會。兼各賦霧中花。今夕於史館褒貶之。其儀春帆一筆寫群詩一紙各一首。不記作者之名。春信友元伯元春常高庸春貞。南直列坐。自末座每首自述所思。至上首。分其品爲上中下三等。三等之中又分其等。最拙卑者爲落第。凡詩十八首。其中或一人有及二三首者。正竹春澤詩亦在其中。事畢。余裁斷之。一首爲甲。三首爲乙丙丁。其餘中等下等落第三首。次館生等詩十餘首。賀璋一筆寫之爲一卷以呈之。受衆評。此時余有永伊牧之招。申半起座而出。路阿部豐牧。渡與欽器記於番直。而到伊牧宅。則已秉燭也。伊牧曰。京師所寫來之書。昨日備　上覽。多是類本。然可遣館中云云。開箱見之。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錄。三代實錄。類聚國史。扶桑略記。經國集。皆所寫本也。愚管抄。六冊。本朝月令。一冊。諸道勘文。一冊。余

所未見也。既而談館中之事件々進膳及戌半歸。直入梅洞見詩卷。聞其作者。則甲者春信。乙者伯元。丙者友元。丁者高庸也。春常二者其中等也。其餘同等之詩猶有之。又爲下等者有之。落第三首春澤。南直。春貞也。正竹二首其爲下等。次見館生詩卷春信友元伯元相議。加批語。無足見者。人與則夜半也。

廿七日。　早朝伊牧使來昨夜所見書一箱送館中。　巳刻館事如例。開官本與家本相校類聚国史之内一冊。家本無之。其中弘仁帝大同四年賜僧玄賓書。拔其詞。乃加補前錄。其餘類本無異。然覺文字稍好。待諸生餘暇可校之。愚管抄六冊。雖未遑細見。然古覽之則聊可有補益乎。　今日對讀自弘仁四年至六年。凡四十餘葉。申刻後與友元赴高木正則宅。主人頃間頻招之故也。春信先在此。田犀讀通鑑綱目。南直自年時來讀綱目。有風疾早去。犀幸來而代之。信養日傍聞解其趣。及余至。主人手自折庭前牡丹。插瓶置牀。其意有求詩之催乎。然以談笑不止。不及雅興。主人臥疾三四年。先是人寢而談。頃日氣宇漸快。今日始出賓席。秉燭進膳。戌刻信及犀歸。余及友元留談。主人頻問館中之事。且嘆儒風之不振。又曰。頃日欲營浴室。我非欲浴之。時招史館之衆。爲慰其鬱勞也。又曰。春信友元館中之暇。唯聞好詩文。浴室成則浴後可講經書。某老病闇文字。然有一字一句之會意。則大幸也。宿痾二十年。勵勤仕之事。若聞儒講筵。而執政達官之人亦有人學之志。則此浴室之新營亦春公之寸志乎。散其鬱滯快其氣宇。而有補於修史之力。亦是可謂寸忠乎。若執政以

爲好事之老狂、則其罪不可辭焉。凡談話之趣大槩如此。然其間多是勵友元也。曾聞卜幽談胡傳纂䟽、希于世、頃日借得於尾州書生新寫之。其既成者三冊出示之。又先考口授春信所抄之中庸諺解、雖爲秘本、以主人懇求之故、今日許借焉。大悅特甚。又談云、本朝通鑑全成之日、某既在黃泉。其時見存之人亦恐無見之之意。友元曰、執政不好學、則不可及一覽。然則爺數年之勞似無益乎。余笑曰、国史之編、唯是卿等之幸。若非官事、何通達本朝之書哉。何苦執政之見不見哉。卿平生勤不足。以從前之學、念茲則不審国史成就之後、卿及伯元等終一覽之功否。如庸貢等則不足云。友元默然。主人亦不言。余曰、温公通鑑成而後周覽全部者、當時王勝之等而已。其餘對卷倦眠者多。況於今之人乎。其餘相話作々。及夜闌而歸。主人爲夜闌、僕之勞早返余僕。令其僕送之。友元每度迎送亦然。嘗直樓往讀綱目、時如此迎送之。其爲人貴學問、過知文字者。每事如此。可謂一奇人也。斯人酒井氏之姻族也。強健勤仕、則顯達乎。惜哉其沈痾、然志醫術、調良藥、而針灸併治。故幸不死而已。

二十八日。　雨降終日。入夜不止。

館事如例。　對讀弘仁七年至同十一年半。

午時辻伯耆來見。高庸勤事喜色溢面。且請求舊冬所寫之樂書曰、稻濃牧有示諭之旨。余出示之。然不許借於其家、以非私本也。作晩炊而去。　申刻館事畢。余入籠及夜。久保吉右衛門使來示所

賜伶人等采地印章之案。請是正之。改一二作返之。頃年左方右方之伶人貧苦。故去年新賜采地。令般伯耆等二人東來拜謝。故可賜印章之由也。　今夕春澤來宿。

二十九日。小盡。　雨歇風吹。然不寒。人皆一衣。不及襲衣。　館事如例。對讀自弘仁十一年至同十四年。嵯峨在位。畢于此。凡六十葉。自神武至此廿一卷。春信既一校加朱句。自此以後隨讀可加朱句也。凡前錄自神武至持統。余所編。自文武至弘仁。亡弟靖所修。其歷先考改正者也。自淳和至宇多。先考命侍史纂抄之。未遑細考者也。

頃日友元。伯元。春常所草漸〻進步。友元今日所草十葉。自以爲足曰。如此不怠則來年可畢功。余謂前程未可知也。彼所草百八十年。許其所成未滿三十年。以年推之則成功可歷數年。然今所草源平之爭事多。殆久以後不可多事。則進步之速乎。伯元所草義貞沒後亦戰爭多〻。春常所草永正以後亦多事。諸國割拠。且有明國交關。況永祿以後紛亂。不勞言。永元曆。元弘。建武。則是亦不速成。故命常曰。永祿以後別爲一分而可也。余有暇則可修之。且永祿以前六百餘年淨書之間。誰人修之。亦不有妨于進呈乎。今茲既盡九旬。二元所草未滿二年。常所草十餘年。以信眼疾故。一條長德以後闕筆既七十日也。余所自爲者清和至宇多訓點十冊。而對讀二十一冊。高庸日〻勤之。所示諭者。春貞以下所抄出片玉括套堆〻。　今日的寫賀茂社家系圖畢。命一侍生寫類聚國史家本不足之一冊。小出丁泉。湊安。春帆。春植。元貞。石習吏侍二元。春常把筆。

藤勿齋書至。返南唐書。

今日姬路故拾遺小祥忌。追懷不止。其第宅當史館西。隔池咫尺對之。不覺淚下。燈下寂然。作追懷詩。

今春館事之暇。詩律長短九十二首。其中賛語亦有之。賦記說等文十篇

國史館日錄五

寬文六年丙午

四月

朔日。朝曇。午前雨。午後晴。

早朝拜堂小祭詣墳如例。　辰刻携春信登營。逢諸老。巳刻拜謁。事畢而退。在營聞昨日前橋少將。忍拾遺彼恩許奉書加判。諸事奉行小田原拾遺爲上首。久和牧。土但牧。板内膳介判。但至重大之事。則大老可加押也。久保氏談曰。昨日伶人等賜　御印章云云。巳半出營中。過勝澄宅。少焉訪大久保忠隆。問其妻之疾。遇阿部政重於此。既而依兼約赴長谷川三郎左衛門宅。依饗太田備牧。村越長門守保田若狹守。妻木彥右衛門也。土屋忠兵衛先在焉。午半備牧以下皆集。未半饗宴畢各辭去。余直訪榊原政房留守。而詣加賀中將。述先日昔問之謝而歸。巳及申半也。入夜淨書姬路拾遺小祥忌詩。又賀政房襲封初赴姬路。作一絶。併淨書之。以遙寄之。今日信。常相共賦詩。

二日。　祭先妣。詣墓如例。　巳刻館事如例。呼僱書者。淨書前錄。安成賀璋論書式。又以有訓點故加筆賃。是與永伊牧所兼議定也。　對讀淳和帝天長元年二年畢。自午後僧宗藝古堂來問傍聽。

巡覽友元伯元。春常所草文請春信。見其所草昌泰延喜紀少爲春海及僴剛來。各作晩炊姪慮來。
詣幕早去。申刻之後高庸春貞去。古道春海留談。余唱上句古堂對之。二元信常春海巡々次之。又
以蘭林夏淺爲題探四月淸和雨乍晴七字爲韻。余得四字。古堂得月字。春海得淸字。春信得和字。
友元得兩〔雨カ〕字。春常得兩〔乍カ〕字。伯元得晴字。其外僴剛仲龍。春帆賦同題不及探字及兼獨詩成。伯元早
去。及戌刻聯句三十而罷。各喫夜食。戌半退去。古堂頗斂捷博識。然至詩聯則不爲達也。友元留而
不去。請寫毛詩點。先是寫易書公穀爾雅點。而倦勞。故不許借之。今夜頻乞之。

三日。 辰半友元早來。暫寫毛詩點。是先年以來雖許借家本十三經點。去年以來依官事之勞閣
之頃聞巳刻以前來可寫點之旨固請求不得止再許之十三經全部訓點。先考口澤也。家本之中
特秘之。然以世無類本之故及此。然不出門外。易公穀尙書爾雅。友元既寫了。其餘未也。不審成功。
因彼懇求暫試其勤而已。
巳刻館務如常。對讀了天長三年。此冊未正誤字。故使高庸刪正之。其間閱友元所草治承四年九
月數段。至申刻未終一月之事。頼朝經歴房総武。而入鎌倉。平氏之兵東行將挑戰。實盛談敵之美。
高倉上皇再幸嚴島之始末。件々多事。
今晩有前橋少將之招。然彼人有公務延引。
榊原刑部大輔書到。告人姫路無恙之旨。高麗永竹來。出一硯。鈴木氏所藏也。求其名。硯面雕刻似

四澤。因名春水硯。硯背有銘。其下刻子厚字。可疑故不採之。因面樣以名之。荒川四郎右衛門昨日至府下。今日來問是宗長弟春澤等兄也。有事於其舅家狩野氏來。故寓彼家。春澤同途來。頃少而去。　今日春信灸治爲養眼也。　今夜讀人物論二十餘葉。舊臘所讀殘也。孟春以來或弄物色。或應人之所求。或他之。或客來。且以晝短故不覺送光陰。可戒懶惰。然文筆之業不爲不多。

四日。　終日細雨灑。稍晴則風吹。

伯元春貞赴棠聽。高庸有微恙。友元早來。自巳刻與春常勤事如例。余點檢前錄。損益紙數多少。使賀璋改定冊數。孝謙廢帝。稱德本一冊。分爲三卷。淸和紀六卷。縮之爲四卷。其四十卷總數如元。又使丁泉加補民黑人事於孝謙天平寶字元年之中。其餘猶有所補增。今夕讀人物論二十餘葉。漢祖功臣及商皓事在其中。可以慰鬱也。及亥之半而休。余終日在館勤事。維(雖カ)不減少壯之藿。然休息之後。比去年。則漸覺困倦。乃知老之將及也。

四日。　晴　館中如例。高庸不來。春貞談曰。頃聞南直病。昨日往問之。氣宇未平云云。

聽友元讀其所草治承四年九月末至十二月而盡一卷。此一年凡三卷。及百餘葉。然後聽伯元讀其所草建武三年三月至五月。是尊氏發筑紫。戰于多々良濱。平九州。義貞西征圍赤松。及船坂三石之攻戰。尊氏競進。正成戰死。義貞敗軍。再幸睿岳等之事。紛爭多端也。二元所筆維(雖カ)未全美。然文路大槩稍好。其中友元優乎。　今午林壽來。春信養眼之間。聽其讀書。及晚信赴友元宅。壽留與常

語少焉去。今夕使榮清筆造京俗書而後加朱於人物論二十餘葉。定（亥カ）刻春信婦春常侍坐。談館中之事。

六日。館事如例。高庸來對讀天長四年五年六年。如（加カ）朱句有所改正。有所增減。友元曰養和元年城資長長茂擊木曾義仲始末月日。平家物語同長州本。盛衰記兼實日記有異同。余詳聞其旨曰彼此取舍隨其所宜。註考異於其下而可也。如此等之事。每日皆議頻繁。午後田犀來曰。比日所請於舊君之事。不被許容。邇日可歸洛云云。可憐其困苦。館事畢後犀侍梅洞及夕而去。余中後往訪勝氏留守。逢七娘。少焉出。遣使於商直。問其疫。而直赴本宅。巡視修造之事。而問姪憲。少談而出。遣使於倉橋長右衛門。太田小左衛門。（號衰由 稱七郎）而欲訪阿部政重。聞有他客而不過之歸岡。時已秉燭也。春常在梅洞而怡々。今日勝氏自洛寄書。贈江州鮒鮨。乃夜食時喫之。有望鄉之懷。擬松江之鱸者乎。

今夕讀人物論二十餘葉。品評漢文。景時人也。

七日。巳刻友元來。依兼約携信常赴建部丹牧染井別墅。遶東叡山中。經谷中千駄林。透野外。移刻至彼地。主人欣迎。床掛源賴政墨寶。（倭歌）惠崇二幅畫。（芦雁花草）其餘畫幅數品。茶器香具並飾。庭廣淨掃。築小峯二十餘。堆々相連。峯甚（栽カ）小松五六十株。有八入楓九重楓。峯下草綠如茵。隔隣植竹數千竿。境佳眼寬。少焉伯元來。各散步登覽。友元唱句春信對之。巡々度截。春帆侍坐執筆。午半

勸葛粉蕎麥麪。主人示小香爐。求名。春信號之曰縫雲碓。其形似臼故也。談笑快意。及申刻歸晩炊。日已酉斜。各賦卽景。余絶句一首。專言小椎嵐。排律六韻。併言席上書畫園中動植。信卽景絶句。且依主人固請作縫雲碓詩。伯元卽景絶句。又五言小絶詠惠崇畫。友元律詩一首。春常絶句一首。春帆亦賦卽景。聯句十六句而罷。秉燭勸點心。友元讀詳詩。主人聽之欣然。及戌半而歸。

八日。　館事如常。對讀天長七年盡同九年。平城嵯峨淳和三帝御製詩見凌雲集文華秀麗經国集者往往既載其年月之下。嵯峨淳和作賦事猶漏之。經国集所載皆不詳其年月。然嵯峨在祚時。重陽神泉苑召文人作秋可哀賦。弘仁之間。重陽神泉苑文會數度。故未詳其爲何年。今日及此事。聊加補其趣。弘仁十二年九月九日分註此時淳和爲皇太弟。作同題賦。良岑安世菅淸公仲雄王。滋野貞主科善雄和氣眞綱同廣世俱作同題賦。嵯峨又有春江賦菊花賦。但不詳其年月。本朝朝廷文筆之盛。無過於此時。後世天子詠倭歌多多。作詩爲稀。況於詞賦乎。

午後久和牧寄折簡曰。今月十七日東照宮祭儀。上使登日光山例也。然天樹院殿服穢未除。如何。可考舊例。明日登營云云。乃舊記桓武崩年平城有伊勢奉幣使高志內親王者平城妹也。其翌翌月賀茂松尾奉幣有馬頼朝逝去年。頼家使廣元奉幣鶴岡。又北山抄所載數件。併記以爲一通。安成賀璋侍側預其事。終既申刻也。　今日宜人赴梅洞。　余在館灸治。

九日　辰刻出岡先過前橋少將第。酒井伊豫守在此。晤語少焉。少將出示有馬圖。披見之。則往年

黒澤定幸及其弟弘忠所撰而先考作序。余作跋也。頃間或人寫之贈少將。余詳語其旨趣。太田備牧來。在其側一見畢。少將備牧談世事良久。余問少將曰。頃間恩許奉書加判學世賀之。余未詳聞台慮之趣。少將等（先カ）辭曰。去月二十九日召咫尺　御前。有　命曰。忠清累世家臣之長。執国政年久。唯裁斷大事而可也。故其年雖強壯許勞細事云云。既及巳刻。小田原拾遺使來。告登　營之期。少將乃登　城。備牧及余同途入營。諸老皆在與辨事。余與備牧及保科若牧。北條房州高木勢州。伊澤隼人正談。午前久和牧獨出問曰。昨日勘文成否。乃出自懷以呈之。及午牟諸老出列右筆間。濃牧召余曰。先時勘文各見之了。猶有所思則可陳説之。余聊吐露之事畢。濃牧及板内膳問史館之事。余曰。頃間稍進。且談曰。事多則勞於作文事。少則勞於考索。故年積而紙數寡者有之。年不積而紙多者亦有之。内膳聞之曰。畢竟唯煩勞也。既而濃牧顧前橋忍二上首曰。弘文院自今朝久待。可使退休。二老領之。濃州諭余曰。可退出。余乃揖而出。至閣則漸及未刻。乃喫晩炊。而對讀天長十年紀畢。淳和讓位。仁明即位之年也。自延暦十一年至此。日本後紀闕。而續日本後紀起筆於今年。　今日在營之間。與山寺來。與春信談。待余歸。暫談而去。且約明夕來訪。田犀來。明後日歸洛。五六月之間可復來云云。館事畢後。余及友元至梅洞。與犀談告別。移刻歸寢。彼以微祿故。辭舊主侍老母。然支答不足。故有往他邦之志。然舊主不許。徒歸洛。浮浪東西。可憐生々（々カ）。　源慕（暮カ）宗對馬守使來曰。頃間賜歸国之暇。近日發途云云。此人因朝鮮接待之事。而自其先守。與余音問不絶。　入夜春常侍

坐談編修之事。有示諭之趣件々。加朱人物論二十葉許。景帝及袁晁田叔郅都等事也。就中晁錯論數段殊快。

十日。辰刻前橋少將書至。十四日之夕可來也。且請春信書百馬圖標題。乃使信書之以附使者遣之。巳刻館事如例。對讀仁明承和元年盡同四年凡四十葉餘。伯元所草後醍醐帝崩御太平記帝王系圖保曆間記等月日有疑。詳議決之。又源親房受後醍醐遺詔輔後村上。是太平記說也。然一書曰親房與其子顯信。共在吉野。聞後醍醐崩。此等疑信相半。併舉兩說而可也。友元亦有所問議。申刻之後赴與山寺。入浴。信常友元同途浴後信早歸。喫食之後友元春常歸。余留談。及亥刻歸。京極丹後守使來。告參府之旨。

十一日。前橋少將書至。謝馬圖外題之事。且有所問一件。又請加恩許連署之事於家譜。答曰草案之十四夕可持參之。巳刻館事如例。春信出座眼痣雖未全愈。先使生徒讀舊記。試其眼精（崎カ）而修草。既頃間諸徒八人輪巡執筆。今日點定之。春信（了泉侍照）。友元（春執侍之）。春常（春繕侍之）。伯元（石替侍之）●其餘四人（淺安三的●之貞木村喜內）。在次座寫書。云云。安成賀璋堂。青長活套抄出。且培揮箱書者勤藏書出納之事如前。對讀仁明承和五年至八年。前錄書二冊成。田中（好予）安。岡剛來剛早去。安留作食。談及犀事。犀今日首途赴京。　荒

川四郎右衛門與奉澤同途而來少焉赴澤牛島莊長與從行　今夕春常友元高庸同途訪南直
（春カ）

疾昨日信訪七娘歸路過南氏今夕常亦可併問七娘友元高庸徑訪鍋加牧云云　中後余退歸寢電覽續日本後紀自天長十年至承和八年頃間所對讀前錄慮有脫畧也。正保年中先考撰修之時自承和以來不遑細考故如此爾日之間有可加補者則粘紙待館暇可加于各年條下。

十二日　昨夜春常止宿友元宅今朝同途而來談曰南直病漸愈。然未能進食。

今朝遣書於藤勿齋聞其子之疾又遣使於荒川四郎右衛門寄音物。
（問カ）

巳刻館事如例。余先朝早出使賀生加補數條於承和紀昨夜得于續日本後紀者也

春信春常友元各勤其事。伯元春貞不來例也高庸至對讀如式自承和九年至同十二年日本後紀成于承和七年至八年施行。然仁明紀載其始末太粗今日見類聚國史載藤緒嗣奏覽序。余家本文字多誤今度自京所來之本比家本則稍好併見二本互校正之刪誤補脫聊得其趣。猶可再見焉。　林慿來拜亡父墳而留侍與信常共素食。　晚炊之後春海來談曰。監仕藤堂泉牧之事決定近日可謁見焉浮浪三年餘漸遂其志。太悅殊甚友元賀之唱七句彼對之中刻後春信余春常席聯之輪巡至三十句日已暮矣海辭去友元高庸留談喫食酉半元去庸留在梅洞余歸寢。自中牛雨降入夜淋漓高庸欲催一會以十五夕爲期請衆題今夕信等議之以綠陰日長爲題而序者探鬮春常得之　今日前錄淨書本一冊成燈下見續日本後紀五卷爲考可加補事也。

十三日。雨降。　辰刻友元寄簡曰。今且謁根橋少將。而直訪永伊牧。告春信出座之事。伊牧曰。恰好。然有再發之慮。不勞氣而可也。且曰。十五日之夕。呼保若州。可議春信婚儀。弘文院來會而可也云云。狛氏曾可有延引云云。巳刻伊牧書到。果如其言。乃諭其旨於狛氏。草前橋少將家譜追加數行。依明夕赴彼第也。安成侍焉。　午前午後雨中寂寥。假寐覺來。則未刻也。少焉喫晩炊。雨晴乃携安成到史館。閲春信二元第。筭草本冊子。紙信可四百餘枚。友元三百枚許。伯元二百枚餘也。常所草卷本末。爲冊子。故其紙數未考。凡冊子半枚八行十六字也。其後點撿承和九年至十二年。而少々加補其字數。多者逐日可補書之。安成井榮清侍焉。　及暮歸竊。　入夜信常侍坐。談館事。

十四日。　終日雨降。入夜不止。

館事如例。　對讀自承和十二年。盡十四年。至嘉祥元年。凡四十餘葉。

春信所草花山帝假脱履世。人皆稱沈弘徽殿女御早世之憂。然實兼家邪謀之所爲也。舊冬粗記之。今日見愚管抄。詳得其始末。乃改正加補之。　申刻冒雨赴前橋第。太田備牧。永井日牧。加々瓜爪力甲牧。水野石牧等先會。覽書畫。主人延余。至其席。與群客語話。日牧七旬餘。備牧六旬餘。石牧七旬。皆知駿府以來之人也。故共談舊事。黄昏客皆去。余獨留焉。與主人對話。示家譜追加二件。共稱其意。約二十五日携高庸可令清書。而出過阿部政重宅。告談喫食。夜闌歸閭。漸及丑刻。雨猶降。

十五日。　雨降。午後晴。

晨拜神主、謁幕如例。友元早至。點毛詩高唐、自昨夜止宿。皆在春常宅。巳刻伯元、春貞、戚（成カ）集。館事如例。對讀自嘉祥二年至三年。是仁明崩、文德即位之年。續日本後紀絶筆、文德實錄起筆時也。加補日本後紀序於承和八年下。偶會林憲來。仲龍從焉。乃口授仲龍加點了。此間高庸少休。　今午友元、萱堂贈餅肴數合。各團圞喫之。及晩京極丹後守寄其國産紬二端。

申刻之後、携友元赴永伊牧宅。保若牧并太田備牧家老甲賀木工先在焉。主人與若牧議春信婚期。諭木工使彼告太田小左衛門。畢、主人聽保元元年草案數段。友元讀之。余在側。若牧同聽之。少焉若牧有前橋之招、而起座而往焉。主人聽保元之段良久。及黄昏進膳。木工伴食。主人使余勸木工酒、以賀之。徹膳而木工去。余友元閑談、及戌半而出。與元同途而歸。及亥刻到家。少焉雨降。主人今列權門、然不忘故態。其懇意及此。主人者備牧之婿、若牧亦有戚縁故也。小左者備牧之姪也。與信約婚者小左小妹也。

十六日。晴。　館事如例。　對讀自文德仁壽元年至同三年。凡三十五葉。其後見春信頃日所改草花山帝脱屣一段十餘枚。千歳下。憐帝爲姦人所欺。乍失大寶而悔。兼家謀自家恣易帝位而專朝權。世唯知平相蔑朝廷、北條放流三帝之暴。未知藤氏積惡之罪。可以攢眉。　今午甲賀氏書至。告家婚以七月下旬爲期。乃遣書於永伊牧保若牧、以告其趣。　申刻之後在館有連筆之事。淺野因幡守寄書、告其參府。吁去夏今月今日逢因牧于日光山。彼人歸国。一周參府、歳月流光不堪驚

焉。唯畔〔覧カ〕修史之勞難成功也。
十七日。朝陰午後雨及夜滂沱。
辰刻參拜東照宮、今月依爲正忌日。諸侯以下群參。但近習叢詣紅葉山廟。暮下依天壽院觸穢
無參宮。
巳刻館事如例。唯庸也不來。使璋加補前錄二三作。自巳半至午半。見春常所草延德元年盡三年。
又見明應紀凡九年。文龜紀凡三年。而喫晚齋。又見永正紀自元年至五年。此間少有記。聊拾殘編
片言以草之。故記事不多。總二十年。或改正之、或加補之。　春信改正花山紀。兼通疾病強參內奪
兼家右大將以授藤濟時一段。比〔此カ〕亦得于愚管抄。及元草壽永元年。伯元草曆應二年。
申刻之後微雨。往訪藤常和泉守。是嶋壽堅〔存孫名〕箴仕。被保若牧牛井廬庵勸而爲彼述一謝也。不
及對面。示諭番士而歸。過板倉內膳正。依有兼約也。主人迎接對話。或談史館之事。或談漢朝之學。
或談本朝故事。或談近代之事。或談當時之事。或儒學文學之趣。或談佛氏邪僧之事件〻移刻。主
人頗有起學之志。且嘆流俗之昏。自以居重職。有不安心之色。此人交淺。然以先考與彼父祖有舊
好故。今夜初開話。始如心知耳。其志非尋常底。然其氣体漸有自重之勢。余不諂屈。不爲無禮。談笑
快然。主人怡悅。及黃昏欲辭去。被抑留。及戌前而歸。
今朝前橋少將書至。問秀吉爲攝政否。余答曰、彼人唯關白而已。當時非幼主。則不及攝政乎。其威

望。雖古攝政不及此乎。　午前高力左近高長及其子常長來訊。高長官暇歸国漸近。故告別耳。常長固請借讀耕詩集活字刊本而歸。高長曾聽春常所誦明應紀。又見春信。友元所草而歸。

今夕轉覧文德實錄。爲參攷前錄也。

十八日。　終日雨降。　館事如例對讀文德紀。自齊衡元年至同三年。凡三十餘葉。加補惟良春道事於承和紀。惟良春道卽經國集所謂惟由人也。紀僅載其叙五位。故載其所作詩于叙位條下。

松平彈正少弼綱成使者來寄信物。且請借武家補任。卽限日附使者還之。綱成乃是藝陽世子也。　春信使筆生了泉讀榮花物語聽之。

館事畢後二元高庸在常室談。既而春信交席。余亦會焉談。闔相互不隔心。議諸門生分甲乙科。待學進逐次超科。且品評其才可勸勵焉及戍牛各退去。今夕所議。欲勸學業。先試于私。而後若期公擧之萬乙者也。

十九日。　天晴。　雖爲休日。換明日勸館事。此伊牧之旨也。

對讀天安元年二年了。凡二十餘葉。文德實錄訖于此。清和卽位三代實錄起于此。　春信聽本朝麗藻。

午前本莊宮内大輔道芳來訊談近衞九條嫡庶之事。曰。忠通三子基實雖爲長子早世。基房攝政爲平氏被流放。兼實就基房傳授朝廷公事。故兼實雖爲三男。爲正流。基通弱年不傳文書。是以近

衛殿家不知朝廷式。兼實受於基房筆記。號松門抄。有三卷。兼實。良經。道家相續。道家依賴經廢黜之事。而有圖北條之密計。二男良實諫之。不聽。非覺。道家及諸子諸孫不悅于北條。故九條一條不傳文書。良實相續之。是二條家祖也。尊氏開傳二條殿與武家。合志。而與良基相睦。及義滿。彌與良基和睦。是以舊記文書悉在二條殿云云。其餘所語件件移刻而去。道芳元是二條殿候人也。與我先考舊識。余自二十年以前。交際不絕。道芳依外緣。今爲館林參議君家老。

申刻之後。題月前杜鵑。有褒貶會。信。常。二元。正竹。高庸。春貞等凡十五六首。逐次評品之。分上中下三等。其最劣者爲落第。春信詩爲甲。正竹爲乙。春常爲丙。友元爲丁。春常又爲戊。其餘不好事畢。別卷十六七首。次座諸生等所詠也。各加批語。又分三等。村顧言勝之。凡作者名詳了後。記之。林憲來聽之。仲龕從之。事畢則漸及黃昏。秉燭飲食。及戌前各退去。甫留在梅洞。標書新裝本。

前錄淨書七冊成。使安成寫朱句頭。間安成所抄片玉抄大概了故也。賀璋所抄括套猶未畢。待其畢而後前錄隨成可使成璋相分加寫朱句也。片玉抄凡五冊四百餘丁。括套六冊六百餘枚。其末一冊。永祿以來事。使春貞抄之。累數月。猶未終功。凡家藏書片言細事。分年皆抄于片玉括套。以成堆。他日依是援引本書。以可加補于各年下也。

二十日。　陰而不雨。巳刻　幕下御參東叡山　大猷院殿靈廟。還御之後。侯伯達官悉拜趨如例。余與友元同途參拜而歸。　河野良以來談。　營中勤仕之趣數刻而去。甲賀木工來。有所議。少焉

去。藤勿齋來訊。京極丹後守來。昔少時而歸。伊達市正來。懷先考韓使贈答詩卷。及今春正月八日史館詩二卷。從頭讀之。自開余日誦加點。余雖懶倦。奇其年少志文字。而強謝之。及未半而歸。余入寢。喫晩齋。少休。聞友元猶留談梅洞。春常會焉。綴文箕筆。（雅カ）及暮。阿部正重來。晩于弘文書院。昔談信常。友元來相見。既而友元歸。信常退入。夜雨降。正重長談。及戌刻而去。

今日依　台駕過閾畔。與昨日雖換休日。參　廟之徒來詣。故終日對客忙了而已。然丹後守勿齋去。而市正未來之間。對校文德實錄。加補良房辭太臣大將。太政大臣二表。命賀璋改正誤字。示諭明日載前錄之趣。高力伊豫守寄書。問故事二三件。記其出處答之

二十一日。陰而不雨。館事如例。春貞曰。今朝謁永伊牧。被傳附館中月俸五枚押裏判。乃達之。分配友元。伯元。高庸。春貞及諸生。貞又談曰。今旦訪南直病痾。未快形容衰瘦。飲食不進云云。

對讀清和紀貞觀元年至三年。凡五十餘葉。加補良房二表於文德紀。

申刻伯元。春貞歸。依明晨赴常陰也。携信。常。友元。高庸。到弘文院。觀庭前芍藥。以紅葉當階爲題。各賦詩。正竹。春澤來會。安成了泉。春帆。春植。有習。之眞。長興等皆列末席。友元作序。秉燭進食。及戌刻詩成淨書畢。春信。友元皆議館中諸生科品。亥刻退去。林憲依風吹不來。作芍藥詩寄之。賀璋今夕依牛籠宿直。不預席。其餘館生早去。弘文學士院額扁于書院後。今夕初開席于此。

今日使館生十人各寫蘇老泉木假山記。而試加點。使春信友元論其短長。安成所點大概稍好。其

餘有差。

二十四日。（二カ）快晴無雨無風。

館事如例。　對讀自貞觀四年盡六年。至七年之初。又有加補二三件。

松平主殿頭書信至告榊原刑部大輔在其領地有微恙。　河崎又左衛門來談。加賀中將初產女子。　未刻辻達來問對讀。且與春信友元話且曰近日亡母忌日問儒禮祭祠之儀。申刻歸去。

今日高庸携幼弟犬松丸來終日給侍左右午刻狩野益信來問唐百人一詩繪樣之趣此素與高庸善故諭告畫樣十枚于益信而後附册子于庸請休暇傍書畫式於詩上庸諾。彼喜而爲犬松圖鶺鴒一隻而去。信乃爲犬松作贊畀之。

申後歸榻遣書於榊刑部問其病然後遣俗文於京師親族。

入夜與信常告議立經史文詩倭學五科。商量館中僚屬生員定十等。邇日可與二元議決之。

二十三日。　小祭如例詣墳喫朝齋之後友元伯元詣墳而過書院與信常肯議。五科十等昨夕所定二人無異論各言其志不敢隱焉　巳刻館事如例。　對讀自貞觀七年盡八年至九年始。

岡剛來。在信席側談詩伴晚炊

申刻歸榻復書于滿田古文返先考影像以其圖樣不協余心也。

入夜信常侍焉草五科十等規式。依先考忌日御焉常執筆及亥半而休。

二十四日、館事如例、對讀自貞觀九年至十二年。且有加補事。

館事畢後、與信常・元行議五科十等品藻決矣、信爲左員長、友元爲右員長、伯元爲權左員長、春常爲權右員長、各引誘諸生、不可有私之旨相誓、堅閤(間カ)此席不客(容カ)他人事。既決矣、故使賀璋請書規式。及戌半、元去。

明夕有携猶庸可赴前橋第之約、然今夕尺簡引及明後夕。

二十五日、巳刻、田好安來、去年所作作(辭乎)所請之若州紫石硯陰書、欲使猶庸書於硯裏、依爲休日。好安赴彼宅。午後出往訪七娘頭日有微恙故也。既而赴鍋賀牧對面、因近日歸国也。又赴安藝少將長門待(侍カ)從大久保加賀守、不及對話。此翟去年夏參府、或自來訪、或使者來、或屢寄音物、然以道遠無暇、未及一謝。聞官暇既出、發暇(寫カ)在近、故強往焉。且赴京極丹後守、賀其參勤。又過肥後侍從。此亦因參府也。日既傾、歸閣。及申之半、聞肥後侍從有參勤之贈。

二十六日。館事如例。對讀自貞觀十三年至十六年秋、且有加補之事。命次座諸生記其所讀之書目。秦勝成來。

申刻後、携庸也赴前橋少將第、保田若牧先在焉、示彼家譜追加草、而後使庸淨書之。太田備牧應招而來、談庸畢事而去。及黃昏、永井牧被招而來、及國史之事。既而蕎麥麪出。其後談漢楚合戰及荊軻之事、其餘多々、備牧談駿府故事。及戌刻而各歸。

今日松安藝守。松大膳大夫京極丹後守。細川越中守使來。謝昨日之來訊。備前少將告歸國之暇。越前少將有參府之贈。問預修史之事以來。雖弛世務。猶至如此。亦是　官家之餘光。先考之蔭恩也。聞加賀中將室家（會津羽林女。）二十二日誕女子。乃殤。二十四日室家亦捐館。嗚呼以國之重臣爲交。以無雙大祿之人爲夫。則女中之貴幸備矣。然其夭亡如此呼。

二十七日。雨降。館事如例。對讀自貞觀十六年冬至十八年。畢清和紀。且加補貞觀格序。續日本後紀序於其年條下。前橋少將贈鹽鴨五箇。以及昨夕之事。且請借　大猷院殿十三回御忌日記。乃附其使遣之。高力伊豫守寄其所作排律一首。乞雌黃。可謂奇也。申刻之後。集諸生於聖堂。各着深衣列坐揖讓。余向正面上香再拜。着座東方。諸生着西方。使高庸讀規式。又讀員長員晉生員特生員秀生員前生之次第。而後春常讀五科十等及初科品目而退。員晉員特員秀未得其人。前生則春澤（經科。）南直（史科。）賀璋高庸（詩科。）安成（倭學科。）文料（科カ）萌生未得其人。既而下讓（春澤仲門安成。賀璋。）事畢皆歸館。而後春信召童料（科カ）者。有示諭之趣。次出四員長誓詞。以示諸生。諸生皆悅。既而衆皆去。二元及高庸留談。喫食而去。余歸寢。作餞秦勝成詩。

二十八日。雨降。及晚而晴。辰刻携春信赴加賀羽林。弔其室家之喪奠儀。巳刻館事如例。對讀自陽成元慶元年至二年。凡四十餘葉。野篤來。求入學科。乃附四員長。以定其等。不厭雨降。不顧無暇。早來請學。可感焉。酒井阿作晉聞至有贈物。申刻前狩野益信來

侍至館事、與議書籍及冠服之條使、高庸筆記之以授焉、及中年而去、僚屬既去、余獨留館、加補貞觀末年數件。安(戊)存生薄暮帰。 本宅達脇坂中務少輔參府之事。

二十九日。曇而不雨。 辰刻與四員長議門生座次。先是或拘人品、或拘出入之前後、或限長少、不一定焉。今所議員長以下至萌生爲上座。其餘諸員不論先後、准入學之徒可以齒次之乎、猶可皆議之。 巳刻館事如例。 春常、春貞有微恙、不出席。 聽伯元所草延元元年六月以後至十二月、台嶺、京都、北越、新田、足利爭變多事。大卷成堆。此間庸考定陽成紀中下卷、光孝紀一卷甲子(乙カ)分段。 申刻後友元、伯庸訪常風疾、皆有勤學之談、定科等之後、諸生以下皆有奮激之志。

晦日。 陰、及晩而雨、少頃歇。 巳刻館事如例。 對讀自元慶三年至五年、凡四十餘葉、且加基經辭攷二表於貞觀十八年、加管(菅)是善尚齒會序於元慶元年。凡所加補皆點之。自今朝至今日對校前錄、十四冊也。每冊或七十餘葉、或六十餘、或可五六十葉、或四十餘葉。與春信談、日其所草寫成冊子、自昌泰至長德、十六行十七字。凡四百八十葉。云云、其中分註者爲大字、則及五百牧(枚カ)乎。友元、伯元所草合及七百枚乎。春常所草亦可及三百葉乎。

建部丹波守寄詩、由圖於春信、友元求賛。二生共作絶句、書于幅上以返之。

明日兼約赴伯庸宅、以緑陰日長爲題。申刻後信與二元共會常室、且示其所作相評。春常兼日作

序。今夕有評議。當詩亦成。信・二元詩與當序其好。依信之請加數字于其末以褒之。余亦作綠陰日長絶句。戌上刻二元去。而信歸梅洞。當風疾未平。飲藥願養。今午春澤來診。雖爲兼約。然明日不能赴庸宅賀璋從明日之行。故作詩呈四員長乙點竄云。　今夕與二元約明日不及登營。以端午已近也。

五月

朔日。　終日雨降。入夜滂沱。　今朝初聞杜鵑。　拜堂小祭。詣墳墓。皆如例。　巳刻携信而赴狛郎它〔宅ヵ〕。璋・願言・信雨徒步隨來。少焉婿憲來。友元・正竹相繼而來。各示綠陰日長之詩。既而以細雨魚兒出爲題。又探飲中八仙。友元得賀知章。願言得汝陽。正竹得左相。信得崔宗之。璋得蘇晋。憲得李白。庸得張旭。余得焦遂。今日春常有風疾。伯元有故障。其餘兼約者厭雨不來。庭樹增色。園池魚躍出沒。雙鳧和馴游泳。杜鵑聞而杜鵑啼。床掛子貢問原憲圖（余嘗作贊）。傍設樂器。俗塵絶。雅席闌。未刻設晩炊。余詩早成。其餘雖敲移刻。此間余賦杜鵑詩。又賦雙鳧倣國風體。以賀主人新婚。主人幼弟犬松終日陪侍給仕。余奇其爲人。作犬松說。此三篇未示之。入夜群詩皆成。信・元詩共好。其餘可不可相交。事畢。余兩題外三篇衆皆見之。主人甚喜。携人以示其病父。犬松亦有喜色。及亥刻喫點心而歸。風雨侵與。泥路滑々。今日長從憲無倦怠之色。可以嘉焉。余就寢。一睡覺後如廁。風雨殊甚。中濕氣泄瀉。氣宇不平。

二日。辰刻頗起。颶烈吹。盥瀨拜（敬カ）先聖神主不能齒葉。啜粥之後氣宇小快。巳刻肩輿強入史館。不能用力。僅一考頃間所加補而使高庸先撿字多紀。自朝至午半。颶雨雷。及晚天晴。中刻之後。春信友元伯元細評昨日詩卷。標出賀璋綠陰詩。篠晋詩。正竹綠陰詩顧言魚兒詩。而猪（晋カ）尾加儘佳二字。押四員長印。授之。館生皆羨之。定科之後。初學激勵之一端也。余泄瀉未平。氣宇稍疲。今夕喚高永竹飲湯藥。使正通針治之。春信侍坐談延喜以來故事。至戌半。春常風疾稍快。今夕暫侍。猶勸顧遂亥刻。余就寢熟眠平快。

三日。天晴。余泄瀉止。氣宇平。巳刻館事如例。對讀自元慶六年至同八年。其末少幾。陽成遜位。光孝御宇之始也。春海來告暇。近日從藤泉牧赴勢州云云。正竹來談等科之事。意氣揚々。春澤來診脉。作鈴木氏所求春水硯銘二十字。授之。使高庸淸書之。遣鈴木氏。依澤爲其紹介也。館事畢後。友元伯元猶庸來常室打話。林寂來。梅洞誦論語。爲改正句讀開合也。自去月時々如此。菅家文草有稱田詩伯者。與田達音爲同人。達音詩見于倭漢朗詠。然未詳其爲何官何姓。頃間讀淸和陽成紀。有嶋田忠臣者。以文學顯名。就中元慶七年渤海客來朝。菅家假爲治部大輔。嶋田忠臣權行玄蕃頭事。爲對彼使裴頲也。以菅家文草考之。則鴻臚館詩卷序稱田郎（卿カ）中達音。郎裴頲來朝時事也。初知達音與忠臣爲同人也。達音忠臣文字雖異。然忠臣倭訓與達音音響相近。蓋知在

公則稱忠臣。在私則稱逵晉乎。長谷雄一石（君カ）發昭。此亦音訓近。可爲一例乎。二十年來之疑。今日始解。不亦悅乎。就想書史會要所謂源治部從英。從前不詳爲何人。余曾精考。知爲治部卿源俊賢。亡弟靖太悅。以爲適當。令逵晉爲忠臣。恨不使靖聞之。靖不可驗也。示男懋。々領之。勸余分註元慶七年渤海裴頲來朝條。余乃口授。懋加補之。

黃昏友元。伯元既去。庸留在常側。寫東坡詩集註朱點。余往談。及彼終一冊。乃口授作田逵晉考一篇。　秉燭清陰獻粽。以賀端午。令日注逵道設等數輩門生呈端午賀儀。　戌前春信示其所作及友元所作詩四五首。加評押紅印。授之信往常宅。見逵晉考。太喜。少時坐談本朝文人之事。歸梅洞。

四日。　聞昨日京極丹後守高國被沒收所領。配流南部。嫡子近江守高賴被預于藤堂大學頭。而配伊勢國云云。丹後守老父安智頑囂。父子不和年久。不免不孝之罪。官裁固當。自先考通交際。非不憐之。然亂大倫者。不可不畏天譴。

已刻館事如例。依棠廳延引。而伯元春貞皆出席如常。　對讀自元慶八年末至仁和三年。終光孝紀。　余病全愈。今夕澇。明日天晴則可發營。

今日自館中望城市。則家々竪旗幟。鋪甲冑。連棚映日。是我邦端午俗儀。凡每家有男子未滿十歲者。則皆如此。　今夕賀璋陪侍。燈下寂寥。作月日貝說。借梗紋貝記其二百餘字。璋執筆。是太田備牧所求也。自二月以來。不忘于心。然不乘興。今夕強爲之。備牧雖諫文字。然與尋常凡俗稍異。故

自先考以來。如此之求往々有之。今日荒川長頼來。告歸京之暇。通日可首途云云。

五日。曇而微雨。端午如例。供粽於　考妣神主上香。詣墳墓。

辰刻携春信登營。友元途中相會。伯元遇于營中。拜謁如例。詣前橋第。而歸閭。佐慶來賀。其餘高庸等門生來賀。余厭濕氣不出館。在與呼慶於書院。打話。慶求入科等。乃與信。常談彼學術兼知之。然猶問其勤力之趣。信。常得其旨。可與二元議定之。慶伴晚炊而去。林憲來。而早去。晚來寂々。作端午口占一首。又作少陵騎驢圖贊。此建部丹牧季子主水所求。野節爲价。歸鄉在近。故速成之。秉燭春信侍坐。安成候焉。談五科十等之事。戌刻雨降。

六日。或陰。或微雨。黃梅時應。

館事如例。改正光孝紀末段。末對讀字多仁和四年寛平元年。依友元之求。淨書少陵贊於幅上。田中好安來。聞規式之趣。求列科等。彼曾侍故若狹少將。所讀經史。余大槩知之。然猶詳與春信談。且請庠亦列科等。好安留談。伴晚炊而去。及晚平井由誠來。此亦請入科等。高庸談曰。昨經歷之路過南直。々病漸愈。甚感規式之精。且曰。員長。員實。員特。員秀。萌生之品。故自此作古。若有国學之學。亦不易。此法珍重々々

明日有正竹新築佳招之約。今晚遣小信物以賀之。

七日。曇。或晴。或雨。

已刻携信常赴正竹宅。友元、道設來會、賀璋從至。林憲來。仲龍從之。狛庸、春澤未至。以新亭喜雨爲題、又賦長松夏寒。午半喫晚炊。調味備矣。未刻余二詩成。依主人之求作新亭喜雨詩序。及戌刻群作皆成。狛郎爲講師讀之。既而喫點心。及亥半而歸。　聞大久保忠隆來訪。

八日。　陰而不雨。　館事如例。對讀寬平二年至同四年。伯元微恙。且以其子伯立罹熱病、故不來。春常風疾稍快出座。晚炊休息之間、信常與友元細評昨夜群作及端午衆作。以林憲一首、狛郎一首。仲龍一首。春帆、石習各一首盡佳、故加押印示之。就中習一絕稍好、故依員長之勸、余押印界（畀カ）之。不堪欣抃。

申刻春信講大學序首段。聽者二十餘輩。余隔壁聽之。申了。正竹、高庸、高澤等聚談。而及五科十等之事。入夜信常等侍座談歷史及科等之事。且見頃日衆作。加印以示四員長。今日道設求入科等。

九日。　陰而不雨。　館事如例。　對讀自寬平五年至七年、可五十葉。　岡嗣來談、移刻而去。

午後永伊牧折簡來曰、今夕有暇則可來談。申刻有褒貶之會。但員長不及題詠。先評諸萌生詩卷。余亦傍聞之。次評諸生詩卷。未畢。及申半、余起赴永伊牧。至則日漸暮。主人招余於其休處相語。問館中之事。余曰、三四月草本逐日多進。今月春常病數日。昨日初出席。伯元與其子共病。友元頃日氣宇不平。春信眼恙猶殘。且侍生病矣。彼此不進步。又述伏見院御記在法皇御庫。是記東鑑與太平記間又五條家有向陽記。彼祖菅長日記也。是當義滿之時。此二書出則有便於編輯。伊牧曰、與

諸老可議之其餘談閣及五科十等之事伊牧詳聞其趣甚感欣余見協其意出一圖於懷中示之
伊牧熟見曰不拘其人品分科知短長激励之衆以何加之余曰人人勤學不怠則館事亦進伊牧
曰可爾然且曰今夜無他人見此圖好時節也然知其見之則人之所慮不可測之莫語館衆余曰
諾及亥半而歸

十日晴。飯前信常侍坐見昨夕褒貶兩詩巻其批評皆當在萌生則高澤得爲其冠賀璋次之
在諸生則村顧言爲冠津省次之貴長押印而授之顧言優於澤故余加印與之
辰半加賀羽林使來問余及春信安否其有贈物巳刻館事如例對讀自寛平七年至同九年宇多
讓位醍醐即位凡自神武至宇多五十九代前録都四十冊二十（子カ）餘葉再校悉畢余勞狛郎遂事
申刻友元以下館徒皆去余留在館日授顧言作巣鳳巖説是甲賀秀爲所懇望也今夕借關原始
末記於永伊牧昨夜所約也又遣使問伯元父子病入夜有回報曰少驗
今夕春信赴加賀羽林第通贈物之謝暫談而歸侍坐見巣鳳巖説

十一日早朝前橋少將尺簡至有今夕可來談之旨辰刻牛右川某來今日當其姉柳月正忌
日故也柳月者亡弟靖繼室也靖沒後哀慕不止逾年而逝其墓在靖墓畔余曾作石碑誌以旌其
貞巳刻館事如例改正字多紀誤字且加補五六條猶未畢　貝璧良徹來求入科等　書沽田中
氏自京來示日錄其中元吳淵穎集五冊余未藏之乃買得之又有明內翰林弘文院庶吉士吳弘

安賀有翁七十序。金字大幅偶次與余院號相同。故欲求之。然其價十金。以其無益于學問。故返之。又有硯。其背刻晦庵二字。淳熙某年製之。又有箸（著カ）銅筒截戀。々紋雕九疇。皆奇物也。　申刻歸寢。洛休而出。先問井河牧病。不及逢。而到前橋第。太田備牧。加々爪甲牧。保若州。大澤右近。半井驢庵在座。余經（雖カ）末至。其喫頓點。談話移刻。薄暮備甲若皆去。余與驢庵。大澤被抑留。及戌刻歸。聞今夕來問日限也。高庸。春澤到梅洞。庸問史記句讀。澤問論語之疑。庸猶留。與春常談。　亥刻賀璋自酒匠作第歸。談曰。匠作明後日可賜歸国之暇。乃發途。依丹後國沒收若州為其隣闔（國カ）。為備不虞之變乎。京極安智老姦在京。今般訴丹後守不孝。而自滅其家。子不孝雖不足責。然為父訟子。非可謂狂頑也。此狂頑生何等邪謀。亦不可測。則　官議之趣。固是也。匠作發途。今日猶密々。明日可決。云云。今夕前橋第聞。京尹牧野佐渡守應物不平更數醫無驗。外料（科カ）中患依諸老之旨赴京云云。然則洛中亦似無守乎。丹後国上使青山大膳亮也。丹波國松平若狹守。松平主殿頭。小出伊勢守可來會沒收宮津城云云。沒收以後。水谷左京亮。久〔九〕鬼長門守可守城之旨。先日　公儀已決。云云。大膳亮明日可發途云云。

十二日。　館事如例。　字多紀改正加補悉畢。再見醍醐紀有所議有所補。春信侍側。高庸讀誦把筆。春信草本二通相對校之以片玉抄括集補之。呂泰元年所增二條也。是續通鑑改定之起筆也。珍重可喜。

坂井以仙來。依京極丹州沒收而爲浪人。余憐之。酒談。伴晩炊而去。

昨今員長評詩。昨日高庸。津省得之。今日安成仲龍得之。

申刻依兼約赴石川主殿頭宅。高力左近高長。其子常長。及北見五郎左衛門應其招。晩炊已畢。及余至勸點心。談大坂役事。及黄昏而皆去。聞尾張昔生自晦來訪。與春信談而去。

十三日。　會僚屬於家塾。開雅筵。以夏荻以詩爲題。已刻群徒成集吟案。午刻建部丹波守來訊。依近日發途也。午半侍勸晩炊。賀璋歸。自酒匠作本宅。告曰。今日匠作登營賜暇。今夕道（首カ）途云云。璋依兼約留勤史館事。田植二三日後。與田好安共赴若州云云。未刻群作漸成。探詠史二十題。自黄帝至秦故事。拔捌倣舊題。各拈一鬮。隨成又取之。及暮鬮既盡矣。余五首。春常四首。春信友元三首。猶庸。正竹。仲龍。春貞各二首。賀璋以下各一首。或前題遲成。不得一題者亦有之。戌半群作皆成。前題余詩爲首。次員長。次萌生。次諸生以十干科敘之。次林恚以下初科數輩。凡二十餘首。猶庸爲講師。次詠史詩三十首。仲龍講之。講了。則及亥刻。諸徒皆去。友元爲序者。他日可作之。詩之優劣。明日員長可議之。既而余歸寢。

十四日。　館事如例。　再見呂泰二年三年。高庸讀之。加補二三件。春信侍側。令識。　田中好安來。告赴若州（木カ）之暇。與田植約同途之事。明後夕可會于藤澤驛云云。伴晩炊而好安去。

申刻赴高大正則宅。信。常同行。友元先行。高庸未至。正竹會焉。各入浴室。此間所新築也。出浴勸膳。

戌刻信。常。庸先歸。正竹去。余與友元留談。及亥半歸。

十五日。　小祭如例。　巳刻館事如常。再見延喜元年。此年多事。加補七段。庸執筆。信侍側。　道設來。少焉去。　春貞談曰。昨赴棠陰。獨勤事。訪伯元疾病。未平。伯元疾逐日而快復。又問雨直。猶未復本云云。　友元見余終日勤而不怠曰。長漸(日晩乎)暑。恐勞氣色。時々休而漸々成事則可乎。余曰。巳刻前可二十刻。午飯之後休五刻。申後亦十刻。然則勤事之間。唯可二十餘刻。其間休息則何成功哉。友元點(缺カ)然。今月伯元臥病不出。友元風病倦疲。信黙恙猶殘。常風疾脚弱。草案不進。余獨奮激不劣壯弱者。　此間次座生員所寫漸盡。故又校中華之書。披抄預倭邦之事。　今朝作戒諭五條。以示田植。且畀餞物。宜人。春信共授暑衣。淸隆拜謝感泣。館生數輩仲龍皆有送行詩。

申刻之後。赴加賀羽林第。依近日歸国也。面談問館事。及暮而歸。

春信在常書室。高庸及賀璋村顧書(言カ)。石習侍焉。探十五題吟詠。

戌刻淸隆携田植來謁。告暇拜謝。依明曉發途也。春澤依其兄長領請。而求瀟湘八景贊。余二枚。春信。友元。春常各二枚書以遣之。二枚之內。各一枚者所勇(晢カ)題。二枚者新作也。長賴明日歸洛。云云。今夕長與往而相逢。

十六日。　早朝前橋羽林尺牘至。曰明夕誘引加藤內藏助來(而晩乎)話。乃告其趣於內藏助許。館事如例。

點撿延喜二年。三年。所加補數件。至四年加一條。其未(年晩乎)了。　晩炊後休息之間。作蘭亭圖跋六十五

字是永井日向守所求也。圖者仇英徴、李龍眠圖而寫之、序文彭詩文嘉筆也。日向守嘗藏仇英丹青、先考考其事遺之。今依其例求之、故不辭焉。　前日高力左近大夫高長寄胡澹庵欲湘潭見妓黎倩圖以求贊曰。歸城在近。携之以慰眼。館中多事。雖非無禪、願勿忘舊好則爲幸。余答曰。贊詞唯拘此圖則澹庵忠義不顯乎。言其忠義則不協此圖。彼此兩存則非小詩可盡。雖至四韻六韻、猶猶未爲足。余爲足下不辭勞。爲之説、以爲長途之贐。高長太悅。聞發途漸迫。今夕閑暇讀宋史本傳。且考鶴林玉露、誦朱文公自警詩。而後述愚意、呼賀璋曰授之。作三百餘言。嗚呼、澹庵斬檜之書讀之則千載之下如見其人。凜然壯哉。黎倩作微過、一何可惜。朱子以自警。余亦自警。

十七日。　早朝大久保和泉守詣　東照宮。歸路來過、相逢於書院、談話良久而去。已刻館事如例。依高庸不來、而見友元所草養和元年自正月至七月、京都鎌倉北越多事。至申刻猶未終一年。

正竹來示詩卷。貞長批判、多佳作。先日絶句佳者二首。今日律詩佳者四首。如規式所定、則律詩一首當絶句二首。總計之則當十。故進一等。自己改列戊等。村顧言詩自先日盡佳者、絶句律詩既爲十首。故自辛等列庚等。其同群者皆羨之。其餘作詩者、可否相交。

館事畢、赴前橋第。加藤内藏助、保田若狹守先在焉。依兼約示秀吉賜加藤左馬助嘉明感軍功書數通及

東照宮御書二通。台德公御書一通。其紅印　御判分明也。主人太懲太感。憐其家沈淪。事畢。未暮。勿齋辭去。余及若州被抑留。薄暮大澤右近。岩船撿校來。談話移刻。及戌刻歸。聞岡剛在梅洞。春常。正竹同途赴狛郞宅。定知。竹爲訪說進一等往訪焉。

今日書估來。求得程篁墩文粹。

亥刻春常歸。談正竹訪狛郞事。

十八日。　館事如例。伯元病愈出座。養和元年昨日所讀殘。自七月至十二月。友元誦之事畢。點撿延喜四年。以西宮記。加補立太子段。又改正五年至質之古今序。校顯昭古今抄。有所加補焉。　午後黑澤弘忠來。暫聽延喜草而去。　未刻大久保賴母來問。依日光門跡赴洛留守之間。勤山中火番。昔夜侯（候か）焉。故來過。余與彼父主膳正相識。故迎于館中相面。少焉去石川主殿頭。阿部正重等皆其親族也。　今夜雷雨。

十九日。　朝霧微雨。日出而晴。　早拜敬青神主。　小田原拾遺寄簡有今晚之招。

巳刻入史館。淨書巢鳳君說。澹庵欽湘潭圖說。點撿國史草本。紙數既及千數百葉。　今朝春信赴藤勿齋。

午前以仙來。問科等之事。求入其列。乃錄其所歷覽書目。付春常而去。午後余出岡先過酒匠作本宅。問其留守無恙否。問忽拾遺起居。而赴小田原拾遺。拾遺引余於簾。對話稍久。未刻伴食或問史

館之事。或談神書之事。或問當時學生等之事。又示出雲杵築国造訴狀。問其趣。又曰。去年使狩野探幽圖四時山水并琴棊書畫。頃日成。彼曰。竭一生精力於此屏風。欲令彼書其趣。彼拙於文字。請記其草。乃記三十餘字。既及申刻。加賀中將來。告歸国之暇。拾遺迎接。進酒菓。本多美作守。岡田豊前守隨來。拾遺呼余。乃出書院。遂中將暫談。中將歸。余亦辭而去。過永伊牧。談史館之事。及薄暮出。過本宅。問林懲。過倉橋長右衛門。頃聞臥疾不逢。秉燭歸岡。戌刻春信歸自勿齋。彼席友元。狛庸會焉。云云。

二十日。　早起拜大猷廟。　辰刻具壁良徹來。受余口授。點康節首尾吟。依其主井河牧之求也。今日先點二十首。自今四五回約可來。

巳刻館事如例。改補延喜六年七年。勸倉之外。雖不休息。依勞考索。不能多改。

高刀（カカ）左近及其子常長來。謝滄庵飲湘潭說早成。且告近日歸国之暇。城半左衛門朝茂來。視史館之勞煩。少談而去。藤勿齋。淺因牧使來。雖參廟有障早歸。云云。

及晩永伊牧使來。維（雖カ）過門前。以昨日而話。故不及入館云云。　今日晩炊後休息間。四員長內議入科等之品。未決。云云。

廿一日。　微雨陰晴不定。　辰刻良徹來。

巳刻館事如例。改補延喜八年。九年。聽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未及改補。二十年前先考欲使

余考群籍作延喜紀。抄出數百條頗間忘之。未考。今日見之。則多可加補者。故與猶郎約。自明日復考延喜元年以後。

午後藤勿齋來見。家塾規式。太嘆賞之。喫晩炊而去。以爲齋日故設素食。

今日四員長議定科品。田節田犀佐慶坂瑤良徵野傳等也。田節爲歷史員特生。經科萌生田犀爲經史倭學萌生。坂瑤同列。比犀稍卑。佐慶爲經史萌生。徵野傳爲經科萌生。又賀璋頃日所作佳者絶句三首。律詩一首（首當二）排律二首（首當六）既盈十數。故自己等進爲戌等。四員長押印。余加印。如野爲例。

今日夏至也。申刻後祭儀如例。信。常。憲預相之。清隆之員。仲龍。長興。榮清等爲役送。賀璋讀祝。

薄暮余獨訪興山寺。與倡又有訴論之事。明日赴評定所云云。暫談而歸。　與信。常談科等之事。

二十二日。　早朝甲賀秀爲贈平魚二喉。

已刻赴館。聞友元所草壽永元年畢。又聞壽永二年至七月半。義仲勃興。北陸平軍敗北。太多事。

今日使高庸記延喜元年以來所漏條目。載于括套。　良徵自辰半來候。余憐其每日不違期而來。

已前點首尾吟三四葉。晩炊暫休之間又點四五葉。而申刻之後又點四五葉。凡百三十五首皆畢。

彼問其難解件々。及薄暮而去。

二十三日。　薄賀如例。拜墳墓。友元。伯元。林憲等皆拜墳墓。　館事如常。二校延喜元年至七年。有

所加補。員長等批判諸生詩伊綱詩今日初得儘佳其餘優劣有差。　風聞昨日與山寺於評定
所與衆徒對論。有雌伏之漸可憐
今夕考延喜八年至十三年之事。以春信所考有稍漏處。大事彼既採載之。如西宮記北山抄所載。
皆是瑣細米鹽也。其中聊取捨之。使於明日加補也。
二十四日。　寅刻仲龍馳使於清隆曰。乙女娘夜中俄眩悶。元德法印高麗永竹春澤來診。進藥少
驗云云。清隆起余告之。余乃使阮夫六人舁輿馳行賀璋先行。余至夜未明。與元德永竹和議。針醫
壽三先至。治之而去。元德灸百會而病人吐沫。黎明藥治代薦聊好。元德去。而正竹來與永竹父子
肯議。永竹執匕。進食傷藥。針醫正通侍側。治之按摩之。正竹。永竹灸上關中關。天樞臍中。斷中。章門。
而元氣少蘇。然脈漸絶。嘔吐穀菜等宿食。遣使於意安。未至。乙娘遂瞑。可憐可憐。慮幼而喪父母。又
喪兩姊。不堪哀憫。巳刻命葬事。而歸閫。信常往吊。及晩告事於永伊牧。曰姪女俗忌限五日。有憚出
史館。群僚諸生勤事可如常否。伊牧曰。自明日至二十八日。館事各可休。云云。伯元春貞既去。友元。
高庸留談。慰余寂寥。暮伊牧吊使來。信常高庸夜話侍坐。　今日清隆終日在慮宅。及晩使高安成
問彼起居。賀璋留侍慮側。
二十五日。　巳刻赴勝澄宅。命仲龍等作々。少焉歸。在寢寂々。讀三國志董卓傳。　及晩前橋少將
吊使來。　薄暮散歩園中。過梅洞少休而入。　友元永竹來訊。在梅洞打話。余在寢。讀三國志袁

紹傳。

二十六日。　巳刻訪七娘起居。少焉帰路過宿直。彼氣宇漸復。暫談而帰。

晩來讀袁術劉表傳。入夜一覧呂布張遡（邈カ）臧洪傳了。往年范史通鑑一覧之後。今見陳壽筆。其短長不輙議之。如其事跡則似逢舊識者。

二十七日。　終日雨。　飯後讀公孫瓚傳。　巳半赴狛郎宅。信常友元同行。相詩以慰[齒+幽]（幽カ）鬱。摘胡曾詠史。標二十四題。分鬮探之。余賦六首。春信友元各五首。春常三首。狛郎二首。村顧言二首。長與一首。及戌半而帰。

二十八日。　雨晴。　巳刻板倉内膳正使來。贈酒肴。　獨在寝讀三國志。點朱公孫度。康淵。陶謙。張楊。張繡。張燕。張魯傳。午半以後。讀三國志。一見夏侯惇。淵。尚。玄等同族。曹仁洪。休。眞。爽等同族。及鄧颺。桓範。丁謐。畢軌。何晏等附傳凡四十葉。十二行廿三字。　及酉半途朱了。

正竹碧花午晩來訊談于梅洞。入夜狛郎來。余終日在寝。皆不及對話。及戌半春信。高庸來常室。余對話。

二十九日。　小霽。　天晴。　余俗忌既除。巳刻入館。二元。高庸。春貞等來集。信常猶未除忌。故不出。自延喜九年至十三年。再校有所加補。自八年以前。亦再覧之。括套。片玉及諸記抄出混雑不明。故彼此參考太勞。自昌泰元年至三年。爲一冊。自延喜元年至五年。爲一冊。自六年至十三年。爲一冊。

凡三冊草案既定。
員長詩判、右習自癸等進、壬等。
及晩、永伊牧贈乾魚。
今夕考延喜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抄出、而擇其可加補者、使榮清寫于括套。自今每夕逐次可如此、所謂抄出者、二十年前。余所手抄群記也。與今般所抄国史考片玉括套、併考之、則互相爲有無也。故取捨之間、恐有漏脫。慮有重複。修史之難良有以也。
見春信、友元、春常詩數首。加批之。凡員長所作。余點定之、萌生以下所作附員長、而余不預見焉。

六月

朔日。晴。早興、小祭如例。以服忌猶近、憚觸穢。故不拜聖堂。辰刻出閭、過元德。而與友元登營。拜禮畢、經歷前橋第。永伊牧酒筵作、而赴伯元宅。問伯玄疾。而過林遮。而訪太田小左少談。以近頃移居也。問倉橋長右。疾漸愈、暫談。其子荒介頃日歸自九相津溫泉。且初逢其壻伏屋新介。而出到板倉内膳正。謝一昨日贈酒肴、而歸。少休。詣考妣墳墓。時已及未刻。未申之間日食。
今日藤勿齋使中川元隆來曰、會津中將領内猪苗代有山、號盤梯、其上有池、天龜游泳。池中有島、號翁嶋。此事見舊記否。中將請勿齋。問焉云云。余答曰、此不見舊記。且考諸古歌、亦不得之。奥州風土記若存。則其虛實可知焉。盤梯二字亦難通、或盤曲險棧之義乎。磐石橋之義乎。或萬代之音

轉而傳誤乎不詳。若他後有所得則可告之。　入夜爲荒川長興作山家贊引之寓勸學之意。

二日。　薄賀參幕如例。

巳刻館事如例。伯元未至。今朝小田原拾遺來過。故遲來云云。春貞來。有小恙而去。今日參校延喜十四年。截三善清行意見封事十二條。信既改正文字。今又在側再改之。余熟聽之而知彼度量過人。雖任諫官何不堪任。可謂賈生汲點（黯カ）之亞匹乎。未刻一考畢。而校撿十五年畢。

野傳來。見科等圖。且述水戶君之命曰。欲修常陸國風土記。如日本紀等實錄則可使傳等考之。有得於小說雜書。則請抄出之。云云。少焉去。爾病後初來。見科式科等圖。且與信。常二元相話。移刻而去。

員長詩判高唐作佳者盈十。自己等進入戌（戊カ）等與野篤。質疑。又爲同列。其餘諸生所作有優劣。　春信所作詩三首。其中磻溪・絕句佳。凡五月朔至二十九日。館中群作百餘首。其中佳者八十餘首。春信及伯元沙汰之。以爲目錄。號翰墨品籓。自今日友元。春常代之點撿之。自科等事起。唯詩科稍盛。其餘四等（稀カ）無進步者。

申後歸。殺。校延喜十八年以後之事。

在信經歷前橋少將。永伊牧而訪勝澄。及暮而歸。　今夜冷氣如秋。

三日。　早起讀荷蘭傳十餘葉。

館事如例。　參校延喜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加補數段。

今日冷氣如冬。人或着綿衣。申刻退自館。見西宮記。擇可加補者。

今夕春澤來侍。春常止宿。

四日。　館事如例。　參校延喜十九年。二十年。加補數段。且昨日所考。亦有所追加也。　午時坂井以仙來談曰。丹後國事無他。邇日留守者開城可獻官使而退。又談曰。孔子世蹟屏風頃日達自京都。此屏風者。亡叔東舟所藏在洛宅。去年東舟娘死。無子養他族為嗣。然聖蹟屏風非可在他家者。及沒後遺言以寄余洛留守。今春源丹後守約待脚夫之使傳于此。丹後守俄被沒收。余以為為他有流落世問〔間カ〕也。聞以仙所語可謂幸也。於是與以仙約明日可遣奴隸取寄之。既而以仙見科等圖。含笑而去。　及晚聞。今日卜山寺出棠陰訴論被官長譴責。

今夕春常訪林慮及外舅倉橋氏及薄暮而帰。　灯下讀荀攸賈詡傳。

五日。　朝讀袁渙張範涼茂国淵傳。

館事如例。　加補延喜二十一年。二十二年。而延喜九年十六年二十年亦追加數件。而延喜十四年為一卷。自十五年至二十二年為一卷。午時聖蹟屏風到來。晚炊休息時。使員長萌生諸生等拜覽之。而納于文庫。辻達來談。

申刻褒貶詩會。兼題炎天梅蘗詩凡四十五首。春澤南直野鶴及岡剛來會。先評員長及萌生詩二

十二首賀璋先評之。次野鶴。次春常。伯元。友元。春信。自下繭至上繭。澤直。安成非詩科萌生。故不預批判者。高庸爲筆者。知其作者。故雖爲詩科萌生。不評之。高庸定鬮。逐次讀之。諸生隔座聽之。及薄暮評畢。春信冠群作。爲甲。伯元爲乙。賀璋爲丙。其餘中等下等落第有差。自甲至中等。余點定之。下等落第任員長所定。而不及再檢。兼獨員長批詳（評カ）諸生詩二十三首。定上中下三等。最劣爲落第。村顧言爲群作之最。其次仲龍。其次春竹。其餘中等下等及落第也。於是各頓食。戌刻退去。凡褒貶會三度。每度春信爲甲。衆皆伏其秀才。在諸生則顧言每度拔同群。在萌生則與員長同卷。而璋列丙等。可以嘉焉。友元所作五首。無一首在上等。春信伯元各一首。而列上等。其推敲有精粗乎。

六日。　辰半友元來。示炎天梅藥絶句。儘佳。昨夕所作不可。故改作之。

辰刻館事如例。　叅補延長元年。二年。三年。加二三段了。　友元草壽永二年。至安德西狩後鳥羽踐祚段。有所咨詢之事。安德爲嫡。然爲外族被擁。在西海。後鳥羽爲庶。然爲祖皇被立。在京師。此等可有分別。然不可輙決之。今度所修稱安德爲帝。則後鳥羽可稱新帝。稱安德爲先帝。則後鳥羽可稱帝。如此則輕重之微意見焉。今唯稱先帝新帝。則彼此無輕重。而直書義自見乎。

員長詩判。村顧言自庚等進爲己等。列詩科萌生。彼每月進步。諸生皆羨之。　今晚信視本宅修復。且問林憲及倉橋氏。常與庸生往訪興山寺。　余獨在綾校索延長年中事。使榮清寫于括套。

今夕口授安成。託言問答。論壽永。元曆紀年帝號。一千余字。號史館餘話。爲示友元。兼諭員長萌生

等也。

七日。　午前赴倉橋氏。賀其疾稍平。且議春信婚禮事。而赴本宅。視修營之事而問勝澄。而訪長谷川氏。而過高木正則。對話良久。喫晚炊。及暮而出。訪榊原政房留守而帰。既及秉燭。信常侍坐。安成淨書史館餘話。而呈之。乃使信讀之　今夜雨地震。灯下讀田疇王脩邴原傳。欲見管寧傳。蚊聚如雷。不堪把筆。以扇揮之拂去又聚來。乃入幬而臥。

八日。　朝大雨辰刻晴。　讀管寧張範胡昭等傳。裴註載其同類者數矣。皆隱逸之士也。陳壽帝紀次載后族。其次夏侯諸曹是皇親也。次二荀是開國之佐也。次編高尚之徒。而諸將在其後。諸將雖多功勞。然曹氏臣之。如隱逸則曹氏不能臣之故乎

館事如例。聽伯元所草。延元二年三年。分書建武三年四年。後醍醐雖不在都。然是正統也。光明雖為武臣被立。然為帝統之一流。且今日皇家之祖也。彼此無輕重。故分書二朝年號。顯家義貞其沒於王事。讀之悵然。東北二道。奈良八幡之戰。南朝羈縻事多。紙堆。自巳半至申刻。漸終二年。　今夕伯元講大學序。自三代之隆至作為傳義。以述其意。講了示時習說。試萌生諸生作文。限十八日渡與萌生示諸生。

九日。　辰刻長谷川氏來訪。借武家補任而帰。　巳刻館事如例。春常讀其所草。自永正六年至同十七年。而過午半少休。飯後又讀之。自大永元年至同七年。而及申刻。凡十九年之間。義植自防州

歸洛。義高奔江州。大内。細川爭權。細川分爲二。澄元奔。高國執政。三好屢寇洛。義植被逐。義晴入洛。且後栢原崩。後奈良即位。關東上杉。北條相挑。中國毛利。尼子相挑。九州島津家有内乱。彼此多事。然本末不詳。僅記大槩。故紙葉比友元。伯元所草則不爲多矣。　及晩與信常共訪七娘。以其近隣故。過書肆白水新宅。友元。辻達先在焉。伯元高庸末至。見倭書幷新刊本。且見花鳥餘情。其内半是兼良自筆也云。白水勸膳奔走。庭有菊一叢。各賦夏菊絶句。及戌刻皆成淨書之。及亥刻而歸。

十日。　館事如例。參考延長四年。五年有所加補。且改書件々草木落字。傍書不分明。故凡此例庸也。逐日點撿之。

白水來。持長谷寺縁起示之。寛平九年菅相所作也。傳稱菅相自筆也。然未知是否。　及晩應高木正則。浴湯之招。友元。春常同行。甯直來會。各浴後打話。及亥刻而歸。

今日松平好房書至。自父忠房飛驛肶〔狀カ〕來。去五日丹後宮津城無爲開去。

十一日。　館事如例。　參攷延長六年。七年。八年。聊加補之。自昌泰元年至延長八年。凡三十三年。定爲六卷。

甲賀秀爲書至。春信婚禮以七月二十六日爲期之事。達于太田小左衛門。而無異儀。余遣返書以決之。

今日終日微雨。館事寂々。申後衆皆去。友元獨留在春常室。　余考承平元年至七年事。載于括套。

今夜讀崔琰傳。 春澤來。

十二日。 朝讀毛玠徐奕何夔邢顒鮑勛司馬芝傳。 館事如例。點檢承平元年至同四年。少所加補。四年之間。僅小段五六件而已。

附醍醐草六卷於春信。考所加補。使安成賀璋對讀。而聽之。猶有所改正。自昌泰元至延喜三。既畢。

前橋少將有咨詢一事。乃使狛郎加筆附其使返之。 佐慶爲其邦君松平綱賢使來。贈時服五領。贈友元伯元各三領也。依續領出雲国之賀儀也。二元曾相識也。余唯面友而已。蓋欲修交好乎。伯元今日不來。故附余左右者。而約待其至而達之。慶見科式之等。而伴食而去。館事畢後。狛郎獨留。與春常談。寫東坡詩集朱句。 余歸寢。少休而訪太田備牧。賀其少娘婚禮成也。備牧他適。逢甲賀秀爲而議春信來月婚儀。及暮而歸。與信常談國史之事。 入夜考天慶年中之事。而後讀鍾繇傳。

十三日。 朝冷。巳午以後署甚。余自朝泄瀉雨〔兩カ〕二度。氣宇不快。終日或起或臥。不能見書。及夕稍快。高力豫牧贈鱸魚一隻。其外無來客。終日寂々。太覺日之長。 遣書於永伊牧。請今月末得一旬之休暇。掃藏書之蟫。黄昏納涼於弘文書院。信常打話。及国史之事。安成侍焉。 戌刻入寢。讀鍾毓。華歆傳。

十四日。 氣宇稍平。然猶未復本。欲樂館事如例。參校承平五年至七年。而考訂天慶元年二年。將門純友反亂于東西之時也。春信所草稍詳。故不及加補。僅加小段一二條耳。 申後赴友元宅。信。

常及庸從之。正竹岡鬬來會。探鬮付詠史題。各作絶句。余得三題。其餘各二首。余飲正竹藥。腹中稍快。及亥而群作成。少焉歸。　今夕宜人問七娘而止宿。

十五日。　酷暑殊甚。

館事如例。　庸病而不來。聽伯元所草。自曆應經康永至貞和。凡十年。南朝興國正平年中也。義助病死。天龍寺造營。楠正行勃興。藤井寺住吉合戰。四條繩手之戰死等。大抵記了。聊有所用捨。　春信重訂延喜紀三卷了。安成賀璋相互對讀。

中後浴湯洗汗而後與信常納涼于書院。談修史之事。

十六日。　營中嘉定然依氣宇未全平。不登營。　今日顯祖林入正忌日。行小祭。

巳刻館事如例。點檢天慶三年四年。有所加補。　伯元所草天龍寺造營始末甚俻。使改作之。　正竹來診余脈。曰伏熱猶殘。調藥而歸。　酷暑執筆者汗流如露。滿座皆疲苦。申刻鐘之遲。余亦氣宇不快。湯浴之後。飲藥而稍快。　薄暮納涼于書院。信常侍坐。談修史之事。安成傍聽之。彼甚嗜倭學。齡及四旬。爲館中老生。然終日校讐不倦。戌刻信歸梅洞。安成退休。常獨侍焉。余問曰。頃日詩何少也。常曰。先日爲試諸生爲文。以時習説限十八日。故皆有暇則腹稿草案。故詩不多乎。或苦炎暑乎。或其詩料既盡乎。余曰。時習説既成否。曰高澤賀璋既呈草案。其餘未呈之。

今午宜人歸。昨日於七娘宅見山王祭云云。七娘氣宇快然。可喜。

十七日。余氣宇漸復本。

館事如例。高庸依候紅葉山來。春貞自十二日至昨日不來。今日出席。自巳刻至午半。聽友元所草壽永二年七月末至閏十月平家去洛義仲横行洛中之事。紙葉成堆。安德後鳥羽都鄙二帝稱先帝新帝以別之。友元文筆頗遒。與春信伯仲之間而稍踈放也。且求奇而失于繁。信擇取捨而稍簡整。厭俗鄙。恐有漏脫之失也。伯元筆力不健。或失于簡。或失于繁。而粗于取捨。春常採摭片簡殘編。聊以成編。始末稍通。文筆不熟。下字不鍊。然竭其力。應其分也。余所總裁。猶有不盡。先要其始末稍通。如其文之工拙優劣。則數遍參攷而改正之。　晩炊之後見伯元所改之天竜寺一段。雖未稱于心。然比一昨日所見。則稍好。吁余不及溫公之百分之一。而無劉范之贊成。欲成此大事。難哉。及晩永伊牧書至。自二十一日至晦日。懸書之事。諸老點頭。宜閣館事。掃藏書之蟫云云。　高澤來。薄暮納涼於史館。聽高澤與安成對讀本朝百將倭字傳。此書五卷。往年余所抄纂也。今春宗長東來。求刊于板。余許之。乃寫一部。附春澤以求校正。澤無暇。不果。余使安成對之。以安成稍知此書之始末也。今夕始之而終一卷。及亥刻而罷。

十八日。　辰半坐史館。徹東西南障子。對涼風。待群僚之至。巳刻咸集。友元持甜瓜來。各喫之以鎮心。旣而皆就務。狛郎侍。余筆硯如例。點校天慶五年六年七年。加補小段件件。春信一考醍醐紀六卷了。友元伯元春常各草其所掌。雖極暑不懈。然汗流如漿。非無怠倦。自未刻以後氣疲体倦。余雖一

漸老耒斷少壯者之所爲也。故或激之。或勞之。日々如此。
先日所論萌生諸員時習說。今日成者館中館外凡十四通。云云。友元。春常依爲月番受取之。今夕欲加品評。然以困著戚故。二元早去不果。相約二十日早朝來會。館事以前議之。　余謂二十一日至晦日一旬廢館事。然則明日雖爲休日勤事而可也。試諭員長等。皆不肯。余亦不強之。夫餘事者大學也。然官家勞慰太薄。故諸員非無不平。如余不顧官之厚薄。唯願成功之速耳。
薄暮納涼後園。而入史館。清隆。安成。賀璋侍焉。既而信常來談。余謂信曰。天慶之際。忠平與兄仲平。長子實賴並爲三公。尺曆之朝。忠平與實賴及次男師輔共爲三公。父子兄弟繁榮如此者。中華本朝無其例。攝家之盛。於此備矣。信曰。然藤氏得時運。當其器之人相繼而起。良房開其基。基經揚其光。時平早世。其子猶弱。忠平頻被登庸。以庶赴嫡。實賴強大。師輔早世。伊尹。兼通。兼家相繼。至道長。極其榮華。然兄弟叔姪交惡如路人。而蔑如朝廷。不可不痛恨。吁。
十九日。　敬吉正忌日也。設薄奠奉祀之。而詣墳墓。巳前携安成賀璋入史館。點撿四人草本。春信所草。自昌泰至長保百五年。紙葉可五百枚。但自辰冬至午正月。其後餋暇不草之。友元所草。自保元至壽永二。其數二十八年。紙葉四百三十葉許。伯元自元應至貞和三十年。紙葉三百八十枚計。春常所草。自永享至享祿百三年。紙葉可三百枚。但自巳冬至午春。氣字不平。不能勤事。合千六百葉許歟。其餘高庸所點所對讀前紀兩遍四千餘葉。春貞及安成賀璋等十人所拔抄。始　千葉。并

執役就勞條々傭書所寫一萬千七百餘葉。書沽白水所獻八十部。悉記之。以爲一卷。

巳刻武田杏仙來。少談而去。既而永竹來談。良久。春信亦出逢焉。自今春飲竹藥。服疾稍快。故聊謝之。及午牢而永竹去。少焉入與喫夕飧。浴湯。而懷史館勤事一卷而出。先訪倉橋氏。太田氏。有所告議。而後過勝澄。而到本宅。視修營事。而問梶橋少將起居。而赴永伊牧。其侍者迎接。曰。先時馳一簡。有來駕之招云云。既而入覲。謁伊牧。謝旬休晒書之事。呈懷中一卷。伊牧曰。明日可入群老一覽云云。伊牧曰。頃日諸老相議曰。寬永系譜漢字本納日光山。倭字本在御文庫。須寫倭字本一通。以爲副本。置營中。然其冊數百六十餘冊。遣國史館寫之。則妨于修通鑑乎。附文庫吏而擇別所寫之。則校合之人。如何可與弘文院議之云云。余曰。倭字本則寫于他席而使營中右筆校之。則事成乎。然右筆等太疎文字。不通書式。加南直則稍可乎。然未安于心也。若於史館寫之。則增傭書者寫之。其校合者。可使諸生分成之。然於修史則不爲無坊妨カ乎。若加如南直者二三人而可也。鈞是公用。吾何厭勞哉。然今傭寫通鑑前記。至七月則可終其編。至八月創之而可也。伊牧曰。明日告諸老以決焉。其後打話移刻。及亥刻而歸。

二十日　早朝友元。伯元來會于春常。品評諸生時習說。春信會議。

卯刻藤勿齋來。余打話于館中。信出逢而退。辰刻勿齋去。余喫朝齋而詣吳廟而歸。　巳刻館事如例。改加天慶八年。九年紀。朱雀在位凡十六年。自承平元至天慶二爲一卷。自天慶三至九年爲一

卷。都二卷。

松平彈正少弼（藝陽世子綱晟）。來訊。少焉其伯父淺野因幡守長治來。巡視館中。綱晟見朱雀草。太悅。長治聞余所曰授高庸移刻而綱晟去。長治留談。曰。在國之間。求得朱子墨痕數幅。以（爲脫乎）家珍。詳談其所得之始末。冀使余輩見之。乃以八月中旬休日爲約期。既而長治去。少焉佐々又兵衛來。歷館中（暫乎）暫談而去。

未半。永伊牧返昨夜所示館中勤事一通。曰。此一通今日入諸老一覽。彌可精勤云云。乃示座中群從。申刻。意安法印來。少談而歸。既而館衆歸休。執役者運藏館中書筥及凡（几乎）案硯紙等於隅房。

二十一日　早朝稍濃。牧使來贈采地鮎鮨。且請假關原始末記。乃借寄之。

安成。賀璋等十張函經類史類書四十餘箱（大小相交）。於國史館南三座西一座西南次座。又懸于　聖殿內及弘文書院。巳刻余到史館。巡視曬書而居茶間。有俗書贈答。且見格古要論古帖部。有朱子書易繫辭說卦自易有太極至易者逆數也。蔡元定刻之事。乃是昨日淺野因幡守長治所語之墨痕。蓋其摸臨流傳者乎。乃拔抄之贈道因牧。　昨夕高澤來談。曰。京師書至。老父宗竹嬰病。藥治稍効。然未爲快。且齡過六旬。不安心也。今朝告曰。明朝首途可往省之。余以爲可。隨永竹意。竹無異議。則早發而可也。長與亦可同途。然宗竹嘗與春澤長與約曰。一別千里學問立身。則老父本懷也。縱雖聞臥病。勿必歸省。示諭丁寧。然澤既成身且不相見三年。竹既許之。則可往問之。如長與則今春

來而學未成且其兒十人侍側則不之看視與澤同行則路程有滯不如澤獨行晝夜兼往而早見之此長與志也故任其意云云余贈暑衣以勸澤早發　生野松壽來少焉去　午後入奧巡視聖殿及書院晒書　未刻收晒書至申刻而畢晚來淩畝于史館讀王朗王肅等傳　秉燭入奧與信常打話于書院及亥刻而臥

二十二日　曝經類史類書於史館聖堂書院如昨日巳刻至未刻在史館見所晒之書聖堂及書院亦歷視七條宗貞來頃間至自讚州談其所傳聞之西海南海之事且曰繫舟於播之明石浦以初見人丸新碑其石堅滑文字鮮明凡海陸往來者無不見之云云又曰舊冬阿波國有異學誘惑国士云云又曰備前国政太好唯僧徒不喜又聞此比禁國中火葬云云午半宗貞去余入奧喫晩炊　未刻收晒書又出明日可晒之書　荒長興歸自永竹宅曰春澤今且首途于京師　水野藤三郎書立至

申刻三浦勘右衛門來對話于書院少焉友元來相共談三浦者加州老士也僅知文字故時々相過薄暮三浦去元留談及秉燭而還元頃間見范氏唐鑑借余本寫朱句　今日大久保和泉守寄五十將圖（傳寺）請圖末有餘紙加跋語此五十將者二十餘年前依泉州亡父阿部正之求而先考及余與亡弟請擇之作小傳也　今夜讀程昱郭嘉董昭傳共曹氏謀臣也

二十三日　小祭詣墓如例　晒書如昨日但多是倭書也余自巳前至午半在史館其後入奧而

休見劉諱傳。

高庸、南直來。侍梅洞、庸暫到晒書之所。謁余、而後往梅洞。直不及謁余。聞二子共終日留侍于彼。

田村右京亮贈乾糇五袋。　逮晩讀將清傳。　今日曇而不雨。冷氣如秋。

今夕友元、狛庸、南直在春常室。打話。元先去。庸後帰。直止宿。

二十四日。　朝微雨。少焉晴。

早朝友元來。講大學序末段於国史館。伯元及史館諸生皆來會。春信、春常亦在席。余亦隔座傍聽。講了。二元去。狛庸、南直留焉。巳前晒書如例。余試與通鑑數條以問直。既而巡視晒書之所。岡剛來。中村致圓等來。午後諸徒皆去。圓獨留。至晩與賀璋等取收晒書。　今晩宜人赴七娘宅。以産期日迫也。　今夕跋論語古註。此本是　先考幼年所誦也。春信八歳時。手自授之。信珍藏。至今十七年。以其舊本損壞。故頃間修補裝背。以求乙一語。以為之證。故如此。其後與二子共納涼于書院。今朝講後員長批判詩習説十餘通。春貞為甲。道設為乙云云。

二十五日。　朝微雨。少焉晴。　晒書如例。且加設所一室。以宜人不在内也。凡預晒書者十一人。史館五人。聖堂二人。書院三人。設所二人。今日既及五日。藏書漸過半乎。巳刻余巡視五所。所至所觸任手讀之以慰。目下凡藏書二千餘部。其内有讓傳者。有官賜者。有私求者。且有預官本者。其界（肖カ）信。常者此外也。　午半友元來。頃日校了范氏唐鑑。返描本。且請借温公通鑑。一覧之。春常有一覧之

志。未許之然元强請。先借一冊。及晩與信。當同應高甚浴室之招。甚贈甜瓜於余。及暮喫之。且分界(畀カ)
晒書者。　薄暮雨降生涼。
今夕跋毛詩尙書古本。此二經　先考弱冠時所誦之本。而慭十一二歲時與之。且口授其句讀。此
後易。禮記。左傳亦口授之。雖子姪不有如此之親受。如慭則可謂一家大幸者也。頃間裝刷此二經。
以求跋。余欣然自書卷尾。以界(畀カ)之。
二十六日。　終日陰雨晒書不乾。
午前前橋少將使者上田氏來。有琉球布并蠵菹之贈。余對面謝之。且引使者巡視晒書場而歸。
伊達兵部大輔贈乾猴五袋。且曰頃歲多病疎音問云云。　今晩不能納晒書。願明日之晴。
申刻讀劉放孫資傳。放資同職同心。雖(有カ乎)文才之稱勤愼之名。然不免佞諛。陳壽一傳併述二人之始
末。學衞瓘傳体歟。又讀劉馥司馬朗梁習傳。
今夕塾試前生諸生月下詩書詩十七首。群作皆不可。就中賀璋絶句僅可。故爲勝。然排律七韻落
第。榮婦相半。如諸生則不足者(石カ)之。甫駿。伯元早去。反元。高庸暫留。戌半余歸寢。
二十七日。　曇而不雨。　曝書如例。此間所晒。宋儒書。諸子諸集。類書。小說。雜類等相混。及收納時。
而分類並置之。
巳刻巡視史館。歸寢。讀張既。温恢傳。未刻收晒書而出他本。

中前出閣赴前橋少將謝昨日信問。對話良久而辭去赴小田原拾遺。謝前日信問。他適不逢。訪永伊牧。有事。故不逢而歸。路間忽拾遺起居而赴本宅。少焉訪倉橋氏暫談而歸。薄暮京洛飛驛來。曰。去二十一日荒川宗竹死去。余披壯(狀カ)驚歎。余幼時外祖宗意甚愛過于諸孫。且先妣與竹相親愛焉。故悲涙行々長與聞訃慟哭。可憐可憐。想像春澤長途往省。不能相見也。入夜使安成及榮清調吊書十餘通。附清隆之眞。而明日馳脚夫。吊慰之信。當亦遣吊書於宗長。長賴高澤等。　先妣兄弟姉妹皆既物故。唯一姉七旬餘而獨存。

二十八日。　朝陰。巳刻稍晴。晒書如例。文詩。諸家雜類相交。　遣脚夫於京。吊宗竹諸子。　遣書於永伊牧問余服忌。自彼沒日算之乎。自聞訃日算之乎。待其告報。可勤來月館事。　使春信呈書於前橋少將借寄　東照神君年譜二冊。昨晚所約也。余有觸穢。故使信遣之。　讀賈逵(遂カ)傳。竦(就カ)想逵(遂カ)有忠於曹氏。其子充嗣其封爵。自爲司馬氏弑逆其主。使達(逵カ)無子可惜之甚也。

午前巡視史館。見東坡外集別集數段。以慰鬱陶。其餘任手取見之未刻歸寢。喫晚炊夕(今日朝)素食。而見任峻蘇則傳　永伊牧答書至。今月晦畢晒書之事。翌日休暇定日也。自二日可勤館事。如遠方輕服。則自沒日算之限十箇日。則自二日勤官事。亦可無妨也。如緦麻等。則勿論可出席云云。及晚見杜畿杜恕傳。畿達武事。兼好學。恕剛直能文。且解左傳。乃知杜預文武兼備作左氏傳集解。皆有所由來也。　高庸松壽來。先任梅洞而到常宅。及暮而去。不及逢余。　入夜讀鄭渾倉慈傳畢。

少休。又披別卷、讀張遼樂進于禁傳。此三人者、皆驍將、爲曹氏爪牙。就中張遼殊健。其合肥之戰、以少克大。雖光武昆陽之戰、不能加焉。其突解大軍之圍、而再入圍中、拔出餘衆、雖我邦平景時二度之懸、不能及焉。樂進其亞乎。于禁三十年之戰功、遂爲降虜。愁生蒙耻、不可與張樂等同傳者也。陳壽何不著眼哉。

夜雨陳密、終夜不止。冷氣如秋。

二十九日。　雨不止。天陰濕。不晒書。

朝起、讀張部（郃カ）徐晃傳。遼進部（郃カ）晃勇壯、可與樊酈絳灌相並。然未見方面元帥如淮陰者。所以當（曹カ）氏不幷天下者、其在玆乎。又按司馬懿使張部追孔明、而使部死者、懿憚彼勇、有害於自家故乎。部勝亮敗、則外除一強敵、亮勝部死、則内除妨己者。此懿之本意乎。

自巳至午後、讀李典李通臧霸文聘呂虔許褚（諸カ）典韋龐悳龐淯閻溫傳。皆是勇偉之人也。其附傳及裴註所載、共多奇士。就中淯母娥親以女身報父讐。眞健婦也。凡二十餘葉。一過不休。

永竹來。述宗竹之吊。雜談移刻、伴晩炊。聞彼爲宗竹素食、故余勸之共喫魚味。申刻竹去。　友元來吊。暫談而去。聞與信、當批判萌生諸生詩。今夕作宗竹挽詩一首幷小引、以吊慰其諸子。

晦日。　霧寒雨淋、天氣空濛、不能晒書。朝起淨書宗竹挽詞、依明日有脚夫便也。　前橋少將板倉内膳正吊使來。想夫昨日　營中永伊牧語之乎。

飯後信常侍坐。電覽萌生諸生詩三十首許。其中田植自若州所寄詩十七首有之。員長既批評了。又見友元春常詩數首。其可者押印返之。　自巳前至亭午。讀任城陳蕭。三王傳。以此三人曹丕同母故別于他子。以爲一卷乎。任城壯猛卒于京師。非無疑焉。曹植求試用。上疏不已。然無所取于上。以其有才被嫌忌者可惜也。植書中有公族疏而異姓親之語。其後司馬氏果簒魏。則植其有所見於未然乎

午時霧晴天朗。侍史等曬書。既而又陰。少焉又晴。晴而陰。々而晴。幸喜雨不降。

午後讀武文世王公傳。武子二十五。文子九。不爲不多。然皆有名無威。不數世而國簒。無宗室一人爲藩衛。如之何。夕飧之後。浴湯而赴史館。見所曬之書。少焉歸寢。見王粲傳。此附傳建安七子。幷邯鄲淳路粹繁欽吳質。幷嵇康阮籍等傳幷載之。裴註精詳。　及晩土井能牧吊書至。自本宅傳達之。今夕春信訪七娘。薄暮歸談曰。娘太安穩。以彼産當今月。故宜人雖豫往待焉。至今猶未産。余無不思之。

人夜點撿雞狗猪羊牛馬入殺八匣舊記。凡二百十四册也。此去年季春。娘路拾遺病中相約。其沒後所附屬也。

燈下不屑蚊噬。讀衞覬。劉廙。劉劭傳。同時弄文筆者。附于其間。少休。(讀脫乎)傳蝦(傅嘏カ)傳自王粲至傳(傅カ)嘏爲一卷。凡今日所見殆七十葉。

晒書雖以今日爲限。然依雨天猶餘二十餘筥。今夜雲收星出。明日幸休日也。可畢晒書之事。太悦々々。

夜半淸隆敲戸告曰。卽今有七娘平産之告。余乃飛輿往則母子平安。與宜人及彼姑相喜無些滯礙（衍字）礙少焉歸來。則天既明。

國史館日錄六

寬文六年丙午

七月

朔日。黎明至白七娘宅。信常問其平産而喜。氣津津。滿家皆慶之。卯半喫飯。而信。常同途赴七娘許。余拜。神主如例。以外舅計近且觸産穢故不拜。聖殿早朝曇霧寒雨洒。巳刻晴。晒書於史館。凡藏書至今日晒畢。如書畫幅帖。則可待館事餘暇以晒之。午前巡視館中曝書。使高賀兩生點撿官本日次記等。伊牧家人伊藤氏山下氏與清隆等。勘定備書籍帳并厨料筆墨料。例也。每月首沙汰之。少焉歸綫。信常歸曰。七娘母子彌平安。友元來賀。且曰。今日登城。營內無他。長崎市舶耶蘇制禁揭示改書使友元草之云云。既而元去。余詣墳墓於先妣墓。則宗竹因問〔開敏〕七娘吉事計會。對久娘墓。懷舊不止。

自未刻至申刻。見桓階陳群陳泰陳矯徐宣衞臻盧毓傳凡二十葉餘。都一卷了。高賀二生等納群書於舊新二庫。而運出修史諸具於館中。如從前。以明日館事起也。

及晚林慤來賀。且拜墳墓而去之。與往賀七娘。歸告曰。母子彌平安。醫曰。脉太善。勿勞心云云。既而

清隆亦帰來而告之同然。　秉燭高賀二生來前勞其曬書之勤。
今午七娘爲平產賀儀。贈餅五十口。今夕分附家內男女各一口。呵〻但属清隆。預史館。十餘口不在其中。就想以余之力養五十口。則　官恩之大不可容易者也。若人贈一物。則丁寧謝之。至　公恩。則歲〻之奉。如已之有者。猶知螢火之光。不知日月之明也。余微祿猶然。況於國主權門哉。　戌刻見和洽常林楊俊傳其附傳時苗王象等數紙。凡十葉。不堪蚊嚙而休。

二日。　先妣小祭如例。拜神主。詣墳墓。辰刻春信赴七娘。巳刻帰曰彼地平安。但產兒時〻驚啼。云云。　辰半館徒皆集。勤事如例。余點撿天暦元年二年。加補七八條。遣書於永伊牧。告曬書畢。起館事。　申後赴七娘。而招正竹。使候產兒。飲其藥。驚啼稍止。日彼門生在近者依竹喚而來會。既而竹去。余亦帰〻。則日暮矣。聞伊牧使來。賀女孫生云云　今夕讀杜襲趙儼傳。

三日。　朝起讀裴潛傳。畢巻。春常訪七娘。　飯後見韓曁崔林高柔傳。
巳刻館事如例。　春常帰告曰彼地平安。元德法印來。診七娘脉。候產兒。而授藥云云。　點撿天暦三年四年。聊加補之。春信參考本平天慶紀。　自天暦四年至十年。扶桑畧紀闕。故採拾小說片言草之。今所加補。亦抜抄殘簡斷編耳。故庸也所筆雖速。所考不進。然無間斷。
太田備中守使來。賀七娘平產。
石川主殿頭書信至。贈索麵。

商直來。爲余寫穀梁傳點。穀梁　先考加訓點。元本家藏年久。今寫之于白文本。以爲副本。館事畢後。來春常書室。猶寫之。

今晚春信訪七娘。及暮歸曰。無他。　之與歸自本宅。日。彼地修營悉成。

今夜參考天曆故事。

四日。　朝陰。午前晴。

夙起讀孫禮王觀傳。又讀辛毗楊阜傳。永伊牧問產後平安。贈乾鰹五袋。

巳刻館事如例。加補天曆五年六年七年。大段小段凡十餘條。春信參攷天慶紀畢。　里村仍春來。歷覩修編之趣。而與春常談宗祇事。見今般所作宗祇傳。歎曰。某等所不知亦有之。且曰。近日歸洛。若有所得。則可贈寄之。談話移刻。伴食而去。　未半各啜乾糇。是伊牧所贈也。　申刻館事畢。余赴七娘宅。母子共平安。聞今年正竹來。觀產兒。云云。秉燭而歸。信常侍坐。與信談。延天以來之事。與常談文龜大永際事。二子退後見高堂隆傳。隆臨沒上疏。其中有防蟹臣。封同姓之趣。想夫悟司馬氏移祚。曹氏王公不得威權。而所言如此乎。魏有良將如張遼。且諫臣亦不爲不少。若用其言。則雖有鼎足之勢。不可爲人之有者必矣。

五日。　朝讀滿寵田豫。牽招郭淮傳。都一卷。寵當吳淮。備蜀豫。招護北虜。乃知魏氏方面之鎮不乏其人也。

巳刻館事如例　甲賀秀爲來。議婚禮之事。勸酒高庸接待之。前橋少將使上田氏來。問余無恙否。贈索麪。與秀爲同席共勸食。既而二人歸。少焉長谷川氏來。暫談而去。　加補天暦八年。而改天暦五年一段。同七年一段。　及晩常訊七娘。及暮而歸曰。彼地彌平安好。明朝七夜賀儀畢。則宜人可歸云云。本宅修營既成。婚期漸近。春信將移居焉。内外多事。僮僕勞劬。

今夜考天德年中之事。

科等定後春信作詩既盈二十篇之數。據規式。則可進一等。友元・伯元・春常聚録之。以作條目。押印呈之。余跋其末。褒辨之進。乙左之等。登甲右之第。凡進等之事。員長限作詩二十首。萌生以下限十首者規式之旨也。科等立後。四員長之内。春信初進一等。可以喜之。彌期其遠大也。

六日　微雨。午後晴　早朝久世和牧贈采地鰣魚二十尾。　巳刻館事如例。　黒澤木工助寄當國府中所產瓜三十顆。乃與僚屬共喫之。滋味太美。正竹來同喫之。少焉竹去。　加補天暦九年。十年。自元年至五年。爲一卷。自六年至十年。爲一卷。

及晩經歷板倉内膳正。土井能登守・前橋少將・久世和牧・永伊牧。謝使介信問之事。各以便路往。與久和牧相見談修史之事。甚被慰勞之。與永伊牧談而入浴室。詳述館中之事并自家婚禮之事。喫夜飧。及亥刻歸。

宜人歸自七娘宅。

七日。雨。夙拜神主。辰半登　營拜台顏。謁羣老而歸。路過元德。謝失(先乎)日診七娘。治産兒之事而歸。高麗永竹及館員等來賀佳節。

八日。早朝越後中將家人中川氏爲羽林使者來。高田城下大路新鑄六時鐘。請爲之銘。　巳刻館事如例。加補天慶三年一段。天曆元年一段。而考天德元年同二年。加小段數條。　申刻後。春常講大學三綱領段。余自昨晩氣宇不快。然强陪席聞焉。及夜氣宇快。春信侍坐。漸至亥刻。

九日。　早朝松平日向守來訪。暫談而歸。

春信今日移本宅。以修營既成婚期在近。賀儀獻酬(故也歟乎)。巳刻信赴本宅。從者二十輩許。清隆之眞從行。使清隆齎黄金贈之以祝之。　館事如例。永竹來診余脈。飲其藥。　點檢天德三年四年。加補數段午炊後余瘧疾發。不能勤事。入奧而臥。及暮寒熱俱止。氣宇聊快。申刻館事畢。友元伯元直往本宅。賀春信。而余瘧疾不使信知之。及夕春常亦往賀之。清隆之眞薄暮歸日移徙賀儀事畢。林憲以下南直賀者多矣。秉燭春常歸。永竹再來診脈

十日　余爲養瘧不赴館中。春信夙來問余病。巳刻赴館中。再見天曆六年至十年。未刻瘧發。正竹來診曰。加針治則可也。入夜瘧散。終夜汗淋

十一日。　館事如例。余不能出。信常二元勤事如例。信使高庸讀榮華物語聽之。　針醫中村周庵來。自辰刻屢治之。永竹亦來。至未半瘧發。稍輕。申後永伊牧書至曰。明朝有公用可來。聞氣宇不平。

然則使春信來信及日暮歸本宅。今日本多土佐守使岡剛持一硯來請銘是所兼約也其硯面有似巴字者名曰巴江其銘待病瘥可作之。

今日減食且針治數矣故寒熱散後太勞及曉稍好。七娘産後有熱故遣書元格往診之。

十二日。春信夙赴永伊牧宅在來談曰可擇大樹御印字云云。今日余瘧落然熱未散。

十三日。自今日至十五日館中休日如去年周庵終日加針治永竹亦來診。及晩春信來與春常共考御印字。厩橋少將使來問余疾高木甚左衛門寄書懇問余疾之趣。及晩伯元來、

十四日、余疾如昨日。春信來與友元共考篆字使狛庸書之都元　武政　治平　篤烈　守成　明　統　謹　各反其字解其義友元早歸狛庸及晩歸。今日宜人赴七娘宅。及晩厩橋少將使來問余病。永竹來診春貞春安道設來問余疾入夜春信歸。

十五日。藤勿齋來與春常暫談而去。永伊牧使來問余疾厩橋少將亦寄書問瘧熱彌散。未刻宜人自七娘宅直赴春信宅而歸。今日永竹來診周安亦來針治

十六日。信常二元及狛庸等在館中勤事如例春貞有病不出。永竹周安來診。初喫飯。

十七日。館中如昨日。終日大雨余初吸豉汁稍覺有食味及晩永伊牧使來。永竹來診脉彌好及暮春信歸。今夜常及侍坐者談到夜闌。

十八日。今朝初喫魚味。板倉内膳正使來問余疾答謝之以酒快此間霖雨今日晴。周安來

診。余病後始出書院作一絶。館中如昨日。太田備牧有問疾使。且告賜歸城官暇之事。春常赴七娘宅。直赴元格。謝其治七娘。館事畢而高庸侍坐。春安來問。及暮皆去。薄暮春常歸。入夜春信去。春澤來問侍坐止宿。

十九日。休日也。早朝春澤去。保若牧寄書問余疾。命安成賀璋懸畫軸書幅于館中。文敏先生墨痕于書院。今日余氣宇彌好。午後永竹來診。談闌而歸。及暮春信來談曰。今日訪七娘。過元格。正竹。永竹。逓謝語。既而談及本朝之事。戌後歸。

二十日。早朝加藤内藏助來。小出修理亮同途。遣春常於館中。逢之而歸。辰刻信來。二元。庸。貞皆至於常室。逢之。友元昨朝應前橋羽林之招。有傳語之事。既而各赴館。杇木彌五右衛門來。是勸。禁裏。仙洞營作之事。六年而畢。故雖病餘強出書院逢之。是人春澤。長興等外舅也。暫談而歸。使賀璋導之見館中。松平好房來館中。與春信談而歸。杇木權佐來問余。出書院逢之。是亦春澤長興外房〔舅乎〕也。中刻大雷雨。

二十一日。館事如例。七娘頭間飲元格藥不驗。今日宜人赴焉。及夕春常携永竹往而診之。用其藥。

二十二日。館事如例。余始浴。氣宇彌好。館事畢。而春信赴七娘宅。薄暮白井忠左衛門來。於寢所逢之。入夜春信書至。七娘小快。

閏頭日小笠原山城守補寺社奉行。又麾下奉行役人新加料食。

二十三日。拜神主。午時病後初出史館。少焉歸。高木甚左衛門贈鹽漬雲雀。昨日坂井以仙入見道設。長谷川三郎左衛門來問。今日正竹來　及晩遣書於永伊牧。告疾愈之趣。先日伊牧有公用之招。然以病未愈不能赴焉。故如此。逮暮春信赴高甚洛室之招。春常問七娘。及戌刻而歸。曰。永竹藥有驗。氣宇稍好。

二十四日。午前尾陽自晦來。問於史館。與春信友元暫談而歸。晦歸後午後余赴史館。巡視而歸寢。宜人歸自七娘宅。以彼氣宇稍好也。午半余再洛氣力不穩。未半前橋少將使至。直面謝而歸之。永伊牧答書至。賀余疾早愈。且曰。二十六日之夕可來云云

二十五日。巳刻友元來。告前橋少將傳語之趣。春信寄書曰。訪七娘。氣宇不快。永伊牧使伊藤氏來。春常移六義堂。高庸來侍。申刻余病後初出。以便路先赴板倉内膳正。而直至前橋第。謝問疾之使。而赴本宅。春信迎接焉。友元豫來待焉。林恵來。對話移刻。日暮秉燭著膳。戌刻正竹來。議七娘之事。既而余作一絶。示春信。賀移居。少焉歸。漸及亥刻。春常薄暮訪七娘。及子刻而歸告曰。七娘午後氣宇漸快。今午春澤來診曰脉好。今宵永竹來診。脉彌好。以其乳腫故熱壓至。然在表不在裏。乳痛止。則熱亦退。飲食有味云云。

二十六日。館事如例。午前余赴館。春信問高庸誦榮花物語。友元草元曆元年正月義仲戰死之

段。伯元草師直。師泰死後尊氏直義不和之段。春常草天文年中春貞拔抄永祿以後之事。其餘或校合前錄或寫新草本。或考中華之書。前錄三十八卷。備書功成。今二卷僅殘。

申刻余赴永伊牧。對話良久議先日所考　御印之字。及夜卷。將亥刻歸。閣春澤來待。余歸告七娘病證及永竹樂治之趣。稍久而歸。

及夜降雨至曉不止。

二十七日。　朝雨午晴。　辰半春信來曰。今朝問七娘云云　巳刻館事如例。　午後雨至晚不止。

申刻永伊牧書至。曰。　御印字諸老議定。可告其趣。足下病後不及來。可使春信及高庸來云云。今夕塾試讀潘岳秋興賦詩。四員長批評褒貶。及其半。余亦出閣之春信。高庸赴伊牧。其所餘之詩三員長評之。事畢。余裁斷之。員長萌生詩卷春常為甲。春信為乙。伯元為丙。此三員為上等。其中等下等落第有差。諸生詩卷。春貞優其群。日既暮雨頻。友元伯元群輩皆去。春常正竹同途赴永竹宅。議七娘乳腫外治之事。直赴七娘。止宿閤明朝可使外科一甫者治之。　酉半春信。高庸自伊牧直至於此。談告諭之趣。曰。都元。武政。守成。及讓・字。白字黑字各兩樣改書可呈之。其中可備　上覽決之云云。既信。庸喫食。而見今夕褒貶二卷。而各歸去。　亥刻春常書至。七娘氣宇好。脉亦好云云。

二十八日。　雨降。　辰半友元來曰。今朝赴春信宅。永竹來會曰。七娘無他煩。唯乳痛甚外治有驗。則痛和而表熱自去云云。　巳刻高庸來。今日閣館事。書　御印字。春信今日休息。以明日婚禮。家

事多也、清隆之眞等皆赴本宅。 聞今日春貞、春安初登營、遂奉拜禮。 巳後加藤內藏助使來、賀余氣宇復本、且日春信婚禮珍重云云。聞、內藏助自來、春信宅賀之。 仲龍來告曰、某出宅之時、明日調度諸具運來云云。 春貞、春安來。今日登城於白書院末席、奉拜台顏云云。 未刻余病後初剃髮。 辻達來賀明日之婚禮、且曰、今朝侍參議君、吐露明日婚禮之事、君有喜色云云。遂談曰、先生婚禮某面視之、出入門下三十年、今又逢此賀儀、可悅云云、其餘說話件〻、移刻而去。聞今日土屋但馬守、板倉內膳正各加增二萬石、往賀者如市、內膳正此間移城下新宅。明日春信婚禮之約期也、清隆之眞等自今日往本宅、調治具之事。 今夕大雨、雖期晴及曉特甚、凹處如河。

二十九日。 宿雨滂沱、早朝清隆赴太田小左本庄宅、告迎新婦之事。 卯半余及宜人、春常共赴本宅、使高安成爲留守、荒川長興以在喪殘留焉、春澤來留守、其餘廚人等三四輩從焉、其餘男女悉皆往本宅。 辰刻至巳刻、友元、伯元、正竹、高庸、春貞、春安等親炙門生悉會、辻達雖病強來、倉橋長右來監內外事、林恚及長谷川三郎左衛門同來、巳半雨暫止、此時新婦來入、清隆及大木氏執輿人、與太田備牧家老甲賀秀爲騎馬送婦來、乃去、既而春信與新婦相見、長谷川氏妹爲伴、倉橋氏奔走指揮之、清隆之眞等掌饗膳事、仲龍賀璋以下各有所勤役、婚禮次第如世俗儀、儀了、諸門生親族及從女執役、催飲食、殆百人、從新婦來男女皆勸膳、婦未到時、保田宗重來賀而去、婚儀了。

及午半時。永伊牧自來賀余及信常等親族諸門生皆出見。余謝其深志。伊牧去。太田小左來。秀爲又從來。倉橋氏導小左入奧。與春信新婦修禮。小左贈白銀及新飾刀及短刀於春信。此間保田若狹守來賀。其餘加藤內藏助高木甚左衛門等使來。既而婚禮畢。小左出。與若牧相見。既而若牧。小左皆去。秀爲留飲食高庸勸酒。秀爲謂余曰明日備牧可來賀。公來會。導之入奧。可修禮。備牧以伯姪之親。甚憐新婦。公若不來。則備牧不可入奧云云。余曰諾。秀爲又曰新婦親戚甚多。然以通禮繁冗故。此度悉抑往來。然彼母家元貝日向半兵衛使者可來。是某力不能抑之。凡此度通禮。悉皆秀爲所定也。是備牧及永伊牧幷保若牧之所喩秀爲也。既而秀爲去。倉橋氏導余及宜人。春常與新婦相見修禮。禮畢。倉橋氏携春信赴小左宅。小左及其母其妻其兄弟各贈白銀等。此時諸門生皆賀禮畢而去。唯友元與春常待信歸。伯元直至忍岡。述賀而去。　申刻宜人歸忍岡。余出至永伊牧謝其自來。而以便路賀板內膳土但牧增蘇。而又歸本宅。時已春信歸宅。春常友元既去。元德來賀而去。余與春信有所商議。而入奧。又見新婦。而歸忍岡。日已暮。春澤安成留守無事。少焉春澤去。聞今日七娘氣宇彌好。余病後終日多事甚勞。然今日之事一家之大慶也。且七娘快然。彼此大悅。與宜人及春常相語以忘勞。入夜又大雨

八月

朔日。以病後脚不健不登營。　早朝太田備牧使者來。贈時服五領於余。酒肴於宜人。述昨日賀

辰前余赴本宅。友元高庸等先至。與春信談。正竹亦來。既而友元登城。竹庸去。林憲至。余携之入奥。與新婦相見。然後召清隆及大木氏隔園謁新婦。巳刻小左老母及其妻其兄弟使來。贈白銀等於春信。賀昨夜初逢。少焉太田備牧來賀。余及春信迎接。時憲初見備牧。既而余導備牧入奥。盃酒三獻修禮。備牧贈黃金十両時服五領於春信。綸子五卷於新婦。且懇言丁寧。良久而出。余及春信送之。既而余及宜人春常七娘贈白銀等於新婦。使清隆行其事。仲龍來贈憲賀物於春信及新婦。既而余出赴甒橋。少將及其令嗣河内等。以河牧賜暇赴甒橋也。既而歸忍岡。時春信來在此。新婦使老女來贈賀物於余及宜人春常七娘。宜人呼其使女與物而歸之。既而喫晩炊。携春信赴太田備牧。謝今朝來過。備牧對話。秀爲候焉。少焉出。余歸忍岡。信以便路。赴倉橋氏永伊牧等。而歸本宅。想夫及黃昏餽。今夕太田小左使來贈賀物於余及春常七娘。其母其妻亦贈賀物。使清隆逢使者。勸酒歸之。今夕賀璋等歸忍岡。之眞猶在本宅。以家事繁多故也。　入夜又雨。

二日。　天氣好。　夙起拜。　先妣神主。謁墓。

巳刻館事如例。高庸寫　御印字。余出席。至午半而休。以病後故也。其餘至申刻勤之如例。　水戸參議君賀春信婚禮。賜信及新婦酒肴各件々。余及宜人。春常亦賜酒肴。此度婚儀雖不顯言。辻達饒舌君知之云云。太田備牧伯母英勝院（勝娘）侍　東照神君。奉養故水戸黄門君。故太田氏皆有舊因。且備牧姪主水及小左弟頼母仕參義君。加旃宜人母貞心與太田氏有外族之好。林憲外祖

伊藤氏曾爲參議君傳白井忠左與余有姻婭之好彼此水戶君遇余輩異他故今般亦如此及晚携春信赴水戶君奉謝之逢伊藤權左而歸此人亦憲之外族也水戶令嗣少將君亦贈賀物故直往奉謝之於是余歸閣信以使路赴高木甚左長谷川氏謝之云云今日加藤勿齋及白井氏使來各贈賀物其餘友元正竹等門生及相識者或贈酒肴或寄使札賀者多々。

今日永伊牧書至有明書可來之趣聞依太田備牧近日歸城設餞別之饗前橋少將往會云云少將謂伊牧曰弘文院病後終日不能勤事然則雖非休日可招之保若牧亦可喚之其餘他人不可召之云云故伊牧不能背之余亦不能辭之主云客云非尋常之比（不脫乎）伊牧者備州之壻也。

三日。陰晴不定。厩橋少將使上田氏來賀婚禮小出修理松平日向守使者來。

館事如例午刻高庸寫　御印字畢都元守成武政白字黑字各篆文兩樣謹一字白黑圓方二形合四樣余乃持之而出先赴前橋第謁先時使价而赴永伊牧時太田備牧保田若牧既先至未刻前橋少將來肯談移刻詳及春信婚儀且談本朝通鑑事治其丁寧申刻少將去備牧若牧共去余附　御印字於伊牧而出直往七娘宅隔三旬相見形容憔悴可驚想像先度苦痛時頻憐察之永竹一甫內外治有驗而痛和熱散太悅殊甚及暮而出直赴本宅春信迎接入奧見新婦聞明日新婦歸寧任例突餅五十八擬五百八十云云少與新婦談閑貞之操可喜宜其家聞今日婦外舅日向半兵衛及聊適伯元以下贈賀物信勞答書云云信今夕氣宇不穩飲永竹藥酉半歸閣。

四日。終日陰晴ゝ微雨。館事如例。余暫出館。憚風濕。歸。寢。春信微恙。保養。飲永竹藥。

今朝本宅與太田氏互贈餅儀如俗例。新婦歸寧。今日分與賀物於本宅幷余住宅。家僕清隆之眞以下至奴婢。凡七十人許。且祐晴等亦然。

今夜燈下讀魏志徐邈胡質王昶傳。凡細字十葉。

五日。館事如例。辰刻賀璋告曰。昨夜宿本宅。今朝謁見。春信氣宇甚重。困臥云云。乃使安成往問之。至午牛不歸。宜人往問。歸曰。信痢病甚苦。余驚。飛輿而往見之。起居不安。既而館事畢。春常來。友元。佾元高庸春貞皆至。信熱甚。譫語相交。祐晴在側述。今朝以來之趣。永竹春澤來診進藥。入夜元德正竹來與永竹議療法之方。戌刻熱退而安睡。余歸。永竹父子。春常止宿。

六日。余夙起欲赴本宅。清隆夙歸曰。昨夜安睡。痢度少。故余喫朝飯後赴本宅。終日在彼。時ゝ入奧慰新婦。信今日氣宇甚好。故申刻歸。友元高庸館事畢往問之。清隆又往止宿。

七日。清隆夙歸曰。昨夜熱不來。安眠。勿勞心。故余巳刻出閣。先過永竹。述謝。而問七娘。逢外科一甫。七娘乳邊大半既愈。甫藥有驗。然形容猶疲。肌肉瘦。而食事不進。甫曰。腫物近日可愈。脈能則永竹治療可追日平復云云。既而赴本宅。信氣宇稍好。食事不進而已。余爲散鬱氣。直赴高木正則宅。入浴。友元先在此。尾張書生自晦來會。是頗談易。余試問後天八卦兌艮成偶之義。彼所言甚淺。而不通。余爲彼說其義。彼心服嘆賞。出浴後春常來曰。未刻信熱至。比一昨日則輕然。痢澀也。故永竹

來改藥方。云云。常人浴早去。余留談及亥刻而歸。

八日。館事如例。伯元有姪喪不來。春貞微恙不至。余與友元高庸在館。然寄書永伊牧曰。信瘧痢計會雖輕。然請使春常看病。兄弟俱闕館事。叢亮恕。答書曰。所告得其旨。保養不可怠。云云。　申刻赴本宅。信氣宇稍輕。入夜而歸。

九日。　館事如例。　午前前橋少將書至。今夕可携高庸而來。　午後春常寄書曰。今日熱來之日也。然至今無他。食事稍進。元德來診。德及正竹曰脉疲。永竹曰脉不疲。意安法印來診曰。永竹所言可也。然今夕之樣待見之而可也。云云。申刻後余赴本宅。常迎余曰。至今熱不來。思夫瘧落也。痢數愈減。永竹藥有驗可喜。既而高庸至。余携之而赴前橋第。久保氏先在此。頃日詩歌合屏風新成。使高庸書詩人歌人名于圖上。及戌半而畢。進膳暫談。主人欣然。既而余又赴本宅。信氣宇愈能而安睡。友元永竹春常同席對食。余暫談而入奧。逢新婦而歸。聞今日太田小左衛門。倉橋長右衛門來問信病。入奧而暫談。太田備牧使來。凡二三日來門生等來問者不絕。

十日。　早朝春常書至。夜中無他。安臥。　辰刻佐渡來謝曰。去月來邦君有病。某進藥無暇。故不知婚禮。燕賀遲怠。且不知信病。昨日始聞焉。云云。少焉去。赴本宅。　巳刻館事如例。余寄書於永伊牧。告信病漸有驗。　午刻春常書至。今日起居彌快。食事稍進。永竹來診。意安亦來。針醫周安來治之。腹痢稍退。今夕不及枉駕。云云。及暮使請隆赴本宅。入夜安成歸。詳談今日之趣。且永竹傳語曰。今

日再來診信脉甚好。又問七娘彌好。彼此勿勞心云〻。余去月病痾之間七娘乳癰甚勞心。既而婚禮事繁。未幾信病。鬱勞特甚。故氣力不復本。頃日雖在史館。不能勤事。只閲高庸點檢榮華物語。時〻與友元議一谷合戰之草而已。　今夕聞信及七娘快驗。心初平穏。然思春常去月來盡心看病。勞其精氣。與宜人及此事。

頃日永伊牧告曰。寬永系圖副本新寫近日可起筆。爲妨於修史之事。於別所使御文庫監吏三雲氏星合氏淺羽氏掌之。閲館中傭書者今無事是等可遣三吏宅預書寫之事。故使安成賀璋示諭傭人等。

十一日。　館事如例　春常報云。信氣宇彌好　申賀木工來。邇日備牧發路某從行云云。暫談而去　清隆昨夜侍信枕邊。今朝直赴七娘。氣宇漸好云云。　申刻之後。余赴本宅。永竹來診曰。脉彌好。余感彼醫術。今晩春常歸休　入夜余歸　今夜春澤猶止宿。賀璋亦往侍。

今日加藤勿齋使來寄會津猪苗代湖圖。請作之賦。余病後雖不能勞心。然以兼約。故不忍返之。待氣力復本也。

十二日。　館事如例。友元。高庸勤事如常。

巳前春常赴本宅。路過永竹元德意安。而侍春信疾。　辻達來。賀信疾快驗。而與余及友元高庸談移刻。詣貞毅墓而去。

林憲來、話暮而歸。　通鑑前錄四十卷中書一校漸成、諸生等所勤也、今日口授賀璋、而作目錄、使之
安成校之、
及晚赴太田備牧、告發途之暇、他之不逢、過甲賀氏舍、少談而歸。　春常歸談曰、信氣字（宇カ）與昨日無
異。　今夕讀魏志王基傳。
十三日　巳刻出赴七娘、自昨日覺豉酥有味、食事稍進、氣宇亦好、余始有安堵之思、時永竹來診
曰、脈氣殆復本云云、既而出赴小田原拾遺永伊牧、有所謝故也、皆以在　營故不逢而歸、直赴本
宅、以逢春信、入與見新婦、喫晚炊、及夕春常來、逮暮永竹來、入夜春澤來、高庸亦至、及戌半而歸、常
止宿。
十四日。　館事如例。　友元談曰、今晨赴本宅、見春信顏色、猶有不協于心、食事不進、餘熱猶伏、困
衰累日、非補藥則不有驗云云、余亦謂十日以來病無輕重、然永竹藥以早愈瘧痢、故待其驗之至、
今少待之、以可易醫、乃遣書於春常曰、可呼意安議之。
午時倉橋氏攜其壻伏屋氏來、問以伏屋初至、故勸酒肴、少焉去。　及晚赴本宅、與春常議、聞今日
信氣宇稍健、而不及易醫、永竹曰、勸補藥、則可增氣力、氣力增、則食事進、然若有餘熱、則補藥塞滯、
故頃日以調理方試之云云、入夜赴阿部政重、告別友元及春安來會、永竹自本宅來會、飲食談笑、
及彼家譜事、至子刻而歸。　常止宿本宅

十五日。館事如例。伯元除忌而出席。春貞有病而不來。及晚春常歸。今日信氣宇好。始小喫飯。滿家皆喜。意安來診曰。永竹療養甚好。彌可用彼藥。然漸可用補藥之時也。云々。竹自今夕進補藥云。今日天氣快晴。聞報春信吉。各留談。飯。月使安成往侍信病。薄暮月出清明。時林惠春安來會。席上凡十人。探水路疑霜雪林枝見羽毛之十字。及亥刻皆成。既而各退歸。

十六日。早朝前橋少將尺牘來曰。今夕有可議事。申後可來云々。館事如例。自本宅春常報曰。信今日喫飯。且喫蒸豆餅三團云々。未刻後尾陽姻族津金氏來於館中。進膳暫談。此時急雨特甚。既而津金氏入奧。與宜人談尾陽之事。余赴前橋第。於詩歌合屏風次第。聊有所改。及暮大澤右近來入夜。元德法印來。談話移刻。及戌刻而退赴本宅。時常既歸。信既寢。永竹待余來居焉。談信病逐日得驗。大喜而去。余入奧。逢婦而歸。聞今晚水戶參議賜鷹所獲鴨七隻。

十七日。館事如例。貞病未出。庸候楓山。常又赴本宅。昨日聞友元所草壽永二年十月至十二月。今日聞伯元所草貞和五年觀應元年。此間使諸生等點檢冊府元龜抄出件々。自今日三校本朝通鑑之始也。

十八日。余昨夜風疾。呼永竹飲藥。今日保養不出史館。巳刻友元伯元來曰。今朝赴本宅。春信顏色稍好云々。既而各出史館。春常亦不及赴本宅。在史館。高庸及諸生勤事如例。

十九日。叔父東舟正忌日也。以風疾。故不詣供祭。使清恒代拜其墓。且詣敬吉墓。

永伊牧書至。曰。先日所獻之　御印字定。以守成爲表。以謹爲裏。但謹字稍大。可改書之。云云。余答曰。承其旨畢。但余風疾。春信病未平。明日命高庸改書之。明後朝使庸持參。

前橋少將書至。明夕可携友元來。余辭之以風疾。　及晩余熱苦。乃知一昨日以來瘧之再發。及夜而汗出。戌刻復本。

聞今日春信氣宇不宜。然高庸。春安終日侍坐。昨夜安成侍坐。今午歸。今夕賀璋往宿。　友元每日往問。　伯元。正竹屢往問之。永竹每日兩診。春澤每夜止宿。

二十日。　早旦。小田原拾遺使來。井上河內守使來。余未起。起後寄書謝之。

巳刻館事如例。友元。伯元。春常高庸春貞皆至。賀璋自本宅歸。信氣宇無他。聞余瘧甚憂之。且傳語春常曰。二三日不逢。殆如隔年。今夕可來。云云。

加藤勿齋至予館中。與春常二元暫談而去。余使賀璋謝之。　今日高庸改書謹字。余示諭之曰。明晨可持赴伊牧。　伊牧書至。曰。聞有風疾。宜保養任心勿拘事務。

今夕春常往本宅止宿。

二十一日。　辰半春常歸談曰。信病未平。永竹藥雖非不相應。然不食數日。且困衰累日。宜改醫。與友元。伯元相議。且與永竹亦及此。或曰玄雪可也。或曰意安可也。然雪在今世聲價鳴世。然時醫也。意安世醫也。官醫也。且雪交淺。安交久。而與本宅爲里閈。頃日永竹療治之內。亦來診三回。宜用意

安藥。云云。余曰。太好。常乃又赴本宅。　友元。伯元。高庸。春貞在館。庸曰。今朝赴伊牧。懇意特甚。喫朝飧。且曰。余及信宜愼保養。云云。余患今夕瘧起。然氣宇快。故與來問者坂井以仙等談。及館事畢。與友元。伯元。高庸。春貞等談。晤正竹。春安亦來。既而永竹來診曰。瘧不作。脉太好云云。少焉友元有前橋之招。伯元。春貞去。正竹。高庸。春安赴本宅。及暮永竹去。余瘧不作。可以喜焉。清隆赴本宅。　今夜春常報曰。自赴意安。誘之有官事。他適。信氣宇今日太好。食事有味。談笑快意。從前未有如此也。頃日多飲藥而胸鬱。今日不飲藥而胸高開乎。今日與永竹議。始喫梨子數片。由是內熱散乎云云。余聞之而太喜。安寢。

二十二日。　早朝清隆歸曰。昨夜信安寢。辰半友元來曰。昨夕前橋少將懇問余及信病事云云。少焉高庸來曰。昨宵侍坐而談。止宿。終夜安臥。病來未有之之快然也。勿勞心也。且曰。昨日太田小左來訊云云。巳半春常報曰。信氣宇無它。意安來診曰。頃日補劑鬱滯然。非補益。則元氣不復。二三日不飲藥。則胸開而食味生。而後可進藥。脉好。則二三日雖不飲藥不有妨也。可達此旨於弘文學士。云云。　友元。高庸在館。伯元。春貞赴廳如例。安成。質璋及諸生侍館勤事如式。侍者有臥病者。故余坐右寂々。或臥或起。其間無須臾不思本宅。自今朝天昏雨洒。頭痛稍生。抑頭漫筆十九日以來之事。以慰無聊。時未刻晩炊成。　入夜成璋侍坐。

二十三日。　終日大雨。　早旦春常來談曰。春信氣宇無它。不飲藥兩日。食味生。而氣宇宜。用意安

樂乎。用永竹樂乎。信心欲飲竹樂。奈何。余不能決焉。可任彼心。若又呼他醫可聞其趣乎。河野良以。舊友其志貞固。呼之可議之乎。云云。既而常又赴本宅。時辰前也。余拜神主。使清隆詣墓代拜。已刻友元來議春信病療事。少焉伯元來曰。今朝赴本宅。信顏色食事。比一昨日則稍好。宜用永竹樂。云云。聞元德來診曰脉比前日則稍好。食味生則逐日可復本。云云。余心漸安。既而各赴史館。余獨坐起臥。唯檐雨同參。

二十四日。　終日大雨。春常報曰。春信自昨日又飲永竹樂。今日食氣稍進。氣宇亦好。然痰喘時〻有焉。余今日獨坐寂寥。時〻見古事談。然不能多見之。及晚終一卷。入夜使安成讀之。又終一卷。館事如常。以大雨故。館衆不及對話。友元獨來。以明朝赴前橋第。故有可議事也。

二十五日。　風雨。　今日秋分也。然余病後未浴。且春常在本宅。故不能行祭。十年以來始闕之。不幸之甚。無奈之何。今日又見古事談。第三卷僧徒之事。第五卷神社之事。故不及見之。見第四卷了。一卷。二卷。四卷可載通鑑。條〻有焉。　今午。永井伊牧書至。曰。病係保養。可任意。以闕館事。勿勞心。且曰。前日狩野采女所圖百人唐詩書式有示諭之事。來二十八日友元可登營。委曲大久保出羽守可告之。云云。乃傳其狀于友元。　及晚春常來。曰。春信食氣雖進。痰喘不止。改藥否。余諭曰。試而見今夕之樣。明日可與意安議。乃使常又赴本宅。

二十六日。　早朝春常報曰。昨夜信痰又起。呼意安用藥。夜中安寢。云云。

館事如例。今日不雨。余病後初赴館中巡視。而少選赴本宅。逢春信。余昨夜夢想。

タノミアル神　祈ノカナヒナハナト本ノ身ニカヘラサルヘキ

今晨使清隆拜聖殿且詣考妣墓。又使詣湯島菅廟。

以此趣告信。々有喜色。今日痰稍減。食事如曩日。入奥見新婦。勞慰之。及晩而歸。病後雖初出行。無勞倦。

二十七日。雨。早朝常報曰。昨夜無佗。辰半友元來曰。今且訪春信。逢意安。傳語曰。信痰稍減。脈亦好。療養經日則可有驗云云。賀璋自本宅歸曰。信今朝氣宇不平。頃日痰喘之困乎。凡本宅來往者所言其時其時所見所聞不同。唯以春常所報爲正。

高庸來告曰。昨日榮華物語一見畢。抄出標題點撿了。余曰。可一見著聞集。雖無年月考可載通鑑事。可抄出之。

午前赴史館。與友元。伯元有所議。友元今草一谷戰後重衡遣使求三種神器之往復段。伯元草正平南帝八幡退去之段。且訂正賀生等所校之字。午半歸。疑昨今漸試氣力。通日將勤事。　遣片楮于春常。問春信氣宇如何。報曰。與昨日無異。

讀古事談第六卷。終一部。

薄暮讀魏志王淩傳。憐其忠之不遂。既而讀毌丘儉傳。其事大於王淩。然其敗尋至。淩降。儉戰死。其

志共同。以叛者稱者非也。

之眞自本宅歸曰。信今日氣宇稍好。今夕淸隆往止宿云云。

宵分燈下讀諸葛誕傳。按凌。儉。誕其素志雖不可測。然皆託名于爲曹氏。而含怨于司馬氏者也。凌縛于懿。儉敗于師。誕殺于昭。而彌加三世之威。而魏朝日衰。而爲司馬（氏脫乎）被簒。可痛也。又按小說。以誕爲觀亮兄弟。然本傳曰。諸葛豐之後。則同出自而已。其爲同胞。則可疑乎。觀亮顯漢末。而誕死于魏末。則所謂得龍得虎得犬之說不可取焉。

二十八日。天晴。早朝淸隆自本宅歸曰。昨終夜侍信側。安寢疾不起。宵分高庸。春澤及仲龍等侍坐。春常指揮多端云云。

辰半前橋少將使來。問余病餘氣宇如何。相逢於書院。而謝答之。　水戶參議使來。賜鮭魚例也。

松平主殿頭及黑川道祐書信至。　阿部政重寄書懇及春信氣宇事。午時宜人赴本宅。依久不見春信也。

午前赴館。巡視伯元。庸。貞等及諸生勤事如常。未刻友元來曰。今朝登　營。逢永伊牧。懇及余事。可愼保養云云。大久保出羽守傳　命曰。唐百人一詩。分爲三冊。上卷三十首。弘文院可書之。中卷三十首。春信可書之。下卷四十首。友元可書之云云。乃授絹百二十枚云云。友元曰。弘文院病後。春信病中可難急書之。出羽守曰。不急之　公事也。可待病愈。力生可筆之云云。乃赴本宅。諭春信了。信

氣宇今日恰好。食事亦如頃日云云。既而余退。帰寢。友元喫飯而去。伯元以下如例。及申刻而去。聞

昨日與山寺雲堂配奥州二本松。使丹羽左京大夫禁錮之。可憐〻〻。

午前讀鄧艾傳。晩炊後讀鍾會傳了。凡細字二十餘葉。昨今試力於書。爲將就館事也。自覺氣力稍復也。余先是讀通鑑。知艾會之功罪。今見本傳。彌知艾功高無罪。會有異志罪大於功。然司馬昭之律。何不知之哉。想夫使二將相爭相陷。以并害之耳。使二子在魏朝。則恐其妨于簒奪。故佯信會斬艾。而誅會也。後於此渾濬滅吳。爭功亦似之。何不鑒之哉。渾濬幸免耳。會傳末載王弼。其人不類。唯於好易而附之。此亦史之一体歟。不可不博觀該通也。

薄暮宜人帰曰。春信相逢歡甚。且曰。病來不如今日之快。云云。今日意安。初進補藥而有驗乎。　今夕讀華陀傳。其神効件〻可驚也。彼神術雖不可容易。然歎今世之良醫。然佗存時。亦有死者。則果天乎。

二十九日。　曇。　早朝春常報曰。信氣宇昨夜恰好。　飯後遣朋檫及肴於永竹。寄奇効良方。衆妙方。百効全書。醫説於春澤。又贈銅人針灸於秀安。使友元達之。

前橋少將返。　東照神君御年譜二冊。且賀余痘後快然。　友元來談曰。昨於　營中與永伊牧談。請見中秋詩。云云。乃寫寄之。

午前赴史館。庸貞告曰。昨晩伯元退館。聞其伯母沒于勢州。年九十餘。云云。觸穢之間。不能出棠陰。

則亦不可出史館云云。故館中彌寂々。庸又曰、昨赴興山寺、訪寒岩、聽雲堂禁錮之趣、且傳余語於寒岩、空院寂々、可憐々々。永竹謝狀來、懇謝惠醫書於春澤、且曰、今朝命意安于春信宅、氣字脉体彌好云云。既而巡視次座諸生所校、而未刻歸鬟、獨坐獨思、曰去月今日本宅婚禮、滿家欣々、今月中見塔互設饗、可相樂、不圖信大病彌月、上下兩宅、每日勞心、然比日快氣、可謂大幸也。少休、閱魏志、讀杜夔朱建平周宣傳、晉律相醫、卜占、共一時之妙才也。

申刻春常急告曰、午刻以後春信發熱譫語、春澤診候、脉變云云。即驚而飛輿、赴本宅。

十月

十一日。春信沒後至昨日四十日、館事廢、今日再擧就事、預命高賀二生、改設座位、友元、伯元、春常並居西南一座。(先是余坐焉。)侍生各一人從之執筆、友元所草者、元曆元年也。伯元所草者、文和元年也。春常所草者、天文年中也。余居中央座。(先是春信居焉。)狛庸侍焉、再考天德元年至四年、又校應和元年、有所改、有所加、令末生一人分狛庸勞、凡所見所聞所考所補、悉是春信遺痕也。胸襟鬱陶、不可言也。强勉爲之、嗚呼官事無暇、豈其忽諸、自九月朔眼不能見書、手不能執筆、今日初吹硯掃机云云。春貞在次座。(先是伯元居。)抄出永祿以後事、漸成加朱句、末席則高賀二生及諸生二人對讀前錄所考殘、其餘生徒各有所勤、未刻飲食、申刻退去、皆如舊式。

頃間余居弘文書院次座、春常居六義堂、

今夕松壽、春澤侍坐。

十二日。館事如昨。改補應和二年。三年。併天德應和。都七年爲一卷。自昌泰至此。已十一卷也。

十三日。雖休日。以怠館事。故各相約勤事。余改補康保元年。二年。三年。今午太田攝牧來訪。及懷舊之事。頃少而去。　今夕。西風淚露起筆。

十四日。館事如例。再覽康保四年。以終村上御宇。而校冷泉帝安和元年。二年。聊有所加補。

及晩赴永伊牧潞室之招。友元同行。有修史之談。及亥刻而歸。

十五日。拜神主如例。

館事如例。校補圓融帝天祿元年。至同三年。又得康保三年一事加入之。又延喜記（紀カ）內有所改正。

先是家事世務不預史館之事。亦併記之。然以事繁多費（數多カ）今除之。他後氣力復本。則可併記。

十六日。加補天延元年。二年。三年。

十七日。見友元所草元曆元年正月。二月記。義仲戰死。一谷之戰。彼此事繁。盛衰記。平家物語。東鑑。兼實記。異同詳略互舉。故僅兩月之間。紙葉盈握。自巳半至申半。友元讀了。今日因狛庸不來。聞之。春常赴七娘之宅。因聞病痾不快也。

十八日。校貞元元年。二年。兼通薨。兼家官職。如未甚長。春信所草。詳載之。不及加補之。而後見天元元年。二年。　今夕往視七娘疾。

十九日。休日。
二十日。校天元三年四年。有所加補。
二十一日。校天元五年永觀元年。而以自康保至安和爲一卷。以天祿天延爲一卷。自貞元至天元二年爲一卷。都十四卷。大槩加補畢。猶可再校之。舊記不正小說紛々無統紀。校彼畢。又得此事乃知信也勞心。以可痛也庸也稍馴其事。故聊助余勞也。
二十二日。校永觀二年。加補之。自天元三年至永觀二年。爲第十五卷。而校寬和元年。未畢。
今夕應前橋少將之招。及戌之半而歸。
二十三日。拜神主。詣墳墓。如例。
校了寬和元年。至其二年。未了。此年花山帝退位始末甚長。世皆稱花山喪妃生遁世之心。然其實則兼家父子欲奪權之邪謀也。春信詳考之。此事諸書所言不詳。唯愚管抄詳矣。古事談亦言之。
二十四日。點撿寬和二年。了併元年。以爲第十六卷。而考見一條帝永延元年。
二十五日。休日。
二十六日。點撿永延二年。永祿元年。
頃間有台命。令余及春常友元寫唐詩百首。其詩先年余所撰進也。今日春常友元起筆。
二十七日。點檢正曆元年。二年。三年。

二十八日。校定正曆四年五年有所加補而自永延元年至正曆五年總八年爲第十七卷且又考寬和二年加兩件

今夕令賀璋讀東齋隨筆而聞之了而璋退令榮清讀大鏡第一卷畢。

二十九日。朝令安成讀大鏡第二卷了。

今日友元。春常寫官本唐詩了友元四十首春常三十首。各併目錄成之故今日余亦起筆寫十五首。以官紙不足故猶殘十五首

今夜使石習讀大鏡三四卷畢。

十一月

朔日。祭考妣神主如例。又祭亡嗣又詣墓。

今日休日如例。然余猶不能登營。春常出仕。

午前使石習讀大鏡五之卷畢其半

午後寫官本唐詩十五首併昨日所寫。共三十首。幷目錄。及暮寫了。

今夜使石習讀大鏡五之卷及六之卷了。每退休凡聞此等草紙皆爲便修国史也。

二日。拜先妣神主詣墓如例。

巳刻館中與友元。春常共校唐百人詩而各押印以献之。其後校長德元年末了。

今夕高澤。仲龍來侍。讀西風涙露。此自去月十三日至二十七日。毎夕賀璋。石習相代執筆。凡九十五葉。其爲書也。述悼春信之趣。併及一家往事而追憶之也。

昨日榊原刑部大輔政房寄哀惜倭歌二篇。

夜中大風至曉不止。

三日。今朝荒川長興剃髮。改名春泰。字之曰三陽。作文述其事授之。且授林氏。此依春信遺言也。及〔乃カ〕使泰侍讀側。

巳刻館事如例。點撿長德元年畢。加實方一件及數條。

今夜使石習讀大鏡第七卷。

四日。草平惟茂澤勝諸任奥州合戰之事。文段太長。此事有今昔物語。然先是未知何年。然以爲實方任國之時事。故考實方卒年於歌仙傳。且其任國之事見紀略長德元年九月。彼此相考首尾吻合。凡記一件。考見數部書。其始末分明者多。或於一事其始終未審者。亦有之。

今夜使石習讀大鏡第八卷畢全部。凡所抄出九十條。再考之可加補国史也。　先日以來七娘氣宇未平。改藥易醫者數矣。宜人往宿。或臨旬。或使清隆。安成訪焉。春常亦館暇之夕。往問之。頃間飲秋野春安藥。聊有小驗。然形容憔悴。食事減少。漸向寒氣。非不勞心。宜人甚憂之。

五日。點撿長德二年。三年畢。有所加補。　史館退休之後。友元。伯元。狛庸來。余疑處讀西風涙露。

小出泉侍側、及戌半一覽了。二元歸。庸止宿。

六日。點定長德四年畢。又加花山一段了。春信所草止于長德四年。可痛哉。自昌泰至天曆則信未病時校了。天德以來至長德則自去月十一日至今日悉校補了。自長德元年至四年爲第十八卷。此以後可再見舊記以加補之。而後長德之後可起筆也。　今夕使璋讀江談抄。又抄出大和物語了。

七日。休日也。　點檢頃日所新得延喜故事。其中十二件可加補之。

八日。使狛庸讀榮花物語第一卷了。且加補延喜故事、又加朱雀記（紀カ）二件。及晚賀璋問近頃所考前錄誤字、乃改正之。安成所考則先日既正了之。前錄中書再校悉了。此間又使春貞校訓點。清濁筆畫分毫爲來者可清書也。又使次座諸生改友元。伯元、春常草本塗抹不分明處二子所草。日々稍積。然余無暇。故不能閲之。

入夜璋讀江談抄了。其後習讀古事談第一卷。凡此間燈下夜々璋習所讀。其中可藏通鑑者。作目錄。安成近侍已十餘年。且齡及四旬。故許夜讀事。璋習隔夜勤之。璋者自幼侍讀耕子。自史館事起來此與安成近侍余、也。春帆右習者春信侍生也。頃間使帆侍春常而使習爲璋同列。

九日。加補延喜二條。康保六七條。其中村上女御。皇子。皇女次弟（第カ）據榮花物語詳記之。入夜使賀璋背天曆六七條。爲明日加補之助。

十日。朝雨。加補天曆天德天祿數段。閱榮花物語第二卷。入夜閱故事談第二卷了。

十一日。加補天延貞元天元數件。其中朝成怨伊尹一件文段長。併考世繼故事談。又閱榮花物語第二卷了。其中取用加補之。第一卷始於村上。而第二卷末至花山。此物語為叙道長榮花也。故花山以上畧而一條以下詳也。今夜燈下閱故事談第四第五第六了。各作目錄。至子後休。

十二日。加補天元二年至永觀元年數段。及晚大久保和泉守來訊。先日以來林憲比及史館退休中刻隔日來誦孟子。今夕終編。

十三日。休日。午時前橋少將贈鶴一隻及茶。自九月遭憂以來。菓肴之贈殆二十度。及晚應小田原拾遺之招。入夜而歸。

昨夜閱著聞集十卷。今考加補數件。今夜閱十訓抄。

十四日。加補永觀二年寬和元年。二年。而閱榮花物語第三卷初段。又別有所考得加數件。今夜閱著聞集總二十卷。觸目之間可取用者。大槩作目錄。其從前兼知之而既取用者畧之。

十五日。閱榮花物語第三卷了。加補寬和末段。入夜使賀璋讀禁秘抄上中卷了。下卷其末僅殘。今晚使館僚及館生喫鶴羮芳茗。昨日前橋少將所贈也。

十六日。加補永延元年二年。永祚元年數段。而閱榮花物語第四卷初段。今夕使石習讀十訓抄。

十七日。今日猶庸不來。故點撿頭間所考得。以加補延喜以來至寛和小段十餘件。入夜聞十訓抄。而總三卷悉了。

十八日。閱榮花第四卷了。其餘頭間所得件々加補之。入夜賀璋讀禁秘抄了。而誦公任朗詠。其中註本所引少々考之。

十九日。休日。朝齋前使安成讀神皇正統紀。自醍醐至後冷泉。並覽之。詣敬吉墓。自午前至申終問憲徵恙。訪七娘病。與官醫宗悅會。入夜見鹽所新編梅涧文集草本。戌刻至子後。使習讀續古事談上卷了。

二十日。加補正曆元年至五年數件。所考得於榮花物語世繼物語也。今日松平日向守。加藤勿齋官醫良以來問。今夕聽續古事談中卷下卷了。

二十一日。加補長德元年。且加正曆末段。猶聞榮華物語第五卷。考伊周配流始末。諸記中榮華及古事談詳也。延喜以來無正史。春信據扶桑畧紀。日本紀畧。公卿補任。本朝文粹等記大綱。而加小說等於其間。猶有所漏。故再校已了。又三考隨得加補之者也。入夜聞丁朗詠。又聞神皇正統紀。自後三條至後字多。然此書逐世次第記之。故不及作目錄。

二十二日。加補江維時事并小段二三件。而併考榮花故事談。以日本紀畧考干支。書伊周。隆家配流始末甚長。猶庸有病不來。使石習執筆。

今夕使習讀撰集抄自一至六。大槩聞之。其僧徒事而不足聞者畧之。

二十三日。　拜神主謁墳墓如例。

加補長德年中事了。春信所草再校再補。總十八卷。此以後若猶有所得則可追加焉。

七娘病逐日危急。既更八醫。皆名當時者也。然不得效。今夕亦往問之。宜人自九月以來。大半在彼處。春常館暇歴問之。

今夜聞撰集抄了。

二十四日。　聞榮華第六卷了。此卷記上東門院入內立后事。又聞第七卷。其末猶遺。此卷記中宮定子事。又記東三條院事。頃日友元所草至文治元年平家滅亡之段。伯元所草至畠山道誓南方發向之段。春常所草至天文末弘治初。今日春常在七娘宅。終日不歸。今夕一宿。彼病危急既迫。

今夕無聊。欲眠不得。使賀生讀新撰朗詠畢上卷而臥睡。

二十五日。　休日。　春常自昨夜不歸。午前余往見之。諸醫術盡。飲參附湯少快。及晩余歸。春常猶留。彼產後以來。既百餘日。療治多方。然無其驗。則任運命而已。

薄暮使賀璋讀新撰朗詠下卷了。　入夜使石習讀寶物集了。　今秋遭大憂。悲涙未乾。今又加此患。唯聞讀書暫抑幽鬱而已。非憂之輕。無事則憂盈胸臆故也吁。　戌半春常書至。今夜少快。

二十六日。　聞榮花第七卷了。又聞第八卷。

午半七娘因聞至。雖所兼期天性之愛不能忍焉乃退館。館衆皆去。林憲拜高澤來弔。
入夜伯元報曰。今晩赴永伊牧。告七娘事。五六日中可閣館事。云云。
二十七日。友元。狛庸。春貞來慰幽欝。三人去後。伯元。春庵來。及晩歸。
二十八日。今曉葬七娘於春信墳東。
午後友元來。持朝鮮禮曹寄宗對州書。宗曰。永伊牧傳小田原拾遺旨曰。以倭字和解之可献。云云。
以余有服忌。故所附友元也。乃如例式和之以授友元。友元持之赴伊牧。官事之重。雖喪中不許之。
是亦乏人之故也。今秋大喪愁臥四十日無官事。數今般遭憂三日有此事。然不能辭官途之
不自由。豈一身而已哉。今晩燒香於神主。吁。今夕聽寢覺記慰幽欝。
二十九日。午前詣新墳。
友元來告曰。昨夕赴永伊牧。入洛。不逢。附朝鮮書簡倭字解於傳旨者。而且曰。弘文院父子俗忌雖
不除。如伯元及某等。自來月初。可勤史館之事。否云云。伊牧報曰。可與弘文院議而可任其旨。云云。
旣而狛庸春貞至。良久而元及貞去。庸留伴食。及晩伯元來。薄暮庸去。伯元留談。伴夜食。及二更去。
二三日以來。來弔者。弔使。弔書多〻。吁不幸之甚。不滿百日。而再遭子喪。悲淚有餘。鈞是我子也。哀
情無輕重。然七娘唯是一身之悲也。世上之失女子者。其憂一也。春信之事。家業之衰也。彼喪中萬事
皆廢。故此冊子九月闕。

晦日。三竹來弔。白井氏來弔。

昨今前橋少將恐拾遺小田原拾遺久世和牧。板倉内膳正弔使來。少將并和牧懇問。永伊牧前日弔使來。今晩又寄書。

水戸參議并少將弔使弔書來。其餘藤勿齋。藤作牧等弔使來。勿齋既及兩回。

午前友元來問。與三竹相遇。竹頻及春信事。而語其墓。平生交厚故也。且曰。四明山人石叟甚惜春信。雖不相逢有贈答之好故也。

今日長明發心集八卷大槩閲之畢。多是浮屠之事。雖不足見之其中少ゝ載日録。

入夜聽宇治拾遺物語一卷。

十二月

朔日。藤勿齋來尋。語春信之墳。贈賻銀并香一片。卜幽亦來。語墓事終。勿齋及卜幽來書院。聽春常所作事實。共垂涙而去。及晩狛庸高澤。松壽來。今日聞宇治拾遺物語。自二卷至五卷。

二日。昨日今日詣墳墓如例。

今日友元。伯元等以下在史館勤事。余及春常以俗忌未畢故不赴館。呼狛庸於寢聽榮花第八卷。此卷事長。猶餘其末。午時前橋少將使來有贈物。是人平生懇意越他。故今年兩度忌中使价頻繁。不可勝計。今夜聽宇治拾遺。自六卷至九卷。此物語多是俗談恠戯。其中可取者。十之一而已。

三日。聽榮花第八卷了。又聽第九卷了。
入夜聽宇治拾遺。自十卷至十二卷。
作七娘碑誌。
四日。聽榮花第十卷。第十一卷了。今日伯元。春貞依例赴栄陰。循庸在余側。友元獨在館中。但次座諸生勤事如例。　岡剛野傳來訊。
及晩前橋少將使者上田氏來。贈肴一種。問起居如何。而談謝之。　聞春貞母頓死。
入夜聽宇治拾遺。自十三卷至十五卷。全部一見已畢。而後撿本朝麗藻。
五日。聽榮花第十二卷了。　南直來侍。寫穀梁傳點。家本先考所點也。爲副本。使南直寫之。　今春以來時々寫之。今日畢功。
今日撿寛和長德之事。加補一二件。　今夜聽今昔物語。此草紙大冊三十卷許。然自一卷至五卷。記天竺佛法事。自六卷至十卷。震旦佛法事。故不及聽之。自十一至二十卷。記日本佛法。今夕自十一至十四電覽之。
六日。早朝前橋少將使來。贈雁一隻。
聞榮花第十三四了。　今日亦伯元赴栄陰。故友元独在史館。諸生等勤事如常。　今朝友元談曰。頃日草文治元年。既畢壇浦合戰。至宗盛重衡梟首之段。而有相議事。

余俗忌。古法女子喪十日既過。然今法十四日。故猶未出館。春常頃日在六義堂。集春信遺文。彼自撰詩八卷。常所集文八卷。詩八卷。大槩既成。

今夕電覽今昔物語十五。十六。皆是佛力有驗之段也。無足取之者。唯聞怪談而已。

七日。　辰半考狀桑略記。加補寛和永延長德數件。　巳刻卜幽以仙來少焉松壽。春庵來。既而忍拾遺使佐々木嘉全來問予起居如何。午前藤勿齋來訊。嘉全初見勿齋。勿齋兼聞彼頗運筆。故試書大字細字四五葉。既而春庵讀西風淚露。少焉嘉全辭去。未半進晚炊。高木氏贈芳茗。卽進勿齋及卜幽等。事終。春庵讀淚露。及戌刻悉讀了。勿齋。卜幽聽而不倦。每段滴懷舊之淚。既而以仙。春庵去。勿齋及卜幽。松壽留談。進點心。亥刻過而勿齋以下皆去。勿齋不辭路程遠。遂來問予忌中慰之。予自五月以來初微臥病。出書院。卜幽甚感勿齋之懇志。友元猶庸者勿齋之舊識也。然以館休日故不來會。卜幽等者。不預館事。故兼約可來。其以有欲見淚露之志故也。靖隆慶出進酒於勿齋。以其所皆知也。安成有瘋疾。不預賀筵終日侍焉。勿齋與予舊交久矣。故予家舊勞者。皆識其面。今日之眞初謁勿齋。石習。恭泰亦出見焉。勿齋偶聞榮清催運筆。使春常召榮清而使彼書數行字。而見焉。勿齋亦書大字二三葉。松壽慶出。聞運筆法。春常侍童廣俊宜亦被召書字。勿齋書筐篋軒三大字。來附賀璋曰。明日猶庸來則可遂之。筐篋者庸軒號也。去歲春信名之。予作其記授之。庸慶爲勿齋勞翰墨之事。故此三大字應彼之求而書之云云。勿齋語卜幽曰。近世能書之名。臨峯光悅。吉田

素庵石清水僧昭乘也。以某眼見之則三人共不及狛庸。今存者明人元贇及長崎道榮之外無及狛庸者。世人未多知之而已。又曰。二十年前羅山門下伯元有能書之名。近年春信友元翰墨殊秀。狛庸及仲龍相追。而庸有日新之驗。門下不乏人。云云。勿齋殊好翰墨。故所談如此。勿齋問予曰。家塾規式五科十等之品。今猶不廢之否。予曰。何廢之。然此事春信所與也。予只統其大槩而已。彼沒後。予修史之外百事皆廢焉。春常專勞編春信集。且九十日間。國俗之服次也。故常無作韻語之心。其服未畢又逢喪。予及春常憂心不平。僚屬及生徒亦無風雅之興。此後科等之興與不興者在三員長之心。然館中館外之徒弟。其所宗者春信也。則未知帰服三員長否。其列既異。則誰不面從哉。然其中心帰服者所難強命也。勿齋有攢眉之嘆。其餘所談件々予亦稍勞。不能悉記。

八日。　前橋少將使來贈漬松茸。

聽榮花第十五了。而又聽十六卷。猶未了。

今夜電覽今昔物語第十七卷。十九卷。闕十八卷。

九日。　聞了榮花第十六。又聞了十七。十八二卷。

及晚牛籠邊失火。

今夜電覽今昔物語第二十卷。此冊記天狗妖怪事。本朝佛法至此冊畢。

七娘俗忌。至今日畢。女子喪暇。

十日。　俗忌畢。故午前出史館。加補源光一件。藤仲平一件於延喜天慶之卷。此間新得之事也。而後記長保元年。自正月至三月。是余起筆之初也。春信存則可見彼草。追懷特甚。故口授筆記滯而不進。又與友元議其所草之事。申刻退館。小田原拾遺使松井氏來贈楊梅酒一壺。懇問余幽鬱氣字如何。松井氏頗志文字。出入我門有年。故及春信事。且談史館事。余談曰。頻遭凶事。觸物不樂。然無事則胸襟唯愁而已。故修史事。晝夜盡心。氣疲而臥。若難睡則愁生。故夜深使侍史讀書。而倦聞而後寢。如此既四五十日。頃日頗覺勞鬱之積。在今則唯史館事而已。世事家事俱拋了。甚懶他適。故今日忌畢。既赴史館。然未能述吊使之謝於執政云云。既而松井去。

今日遣吊使之謝狀於士林麾下群叢。

入夜賀璋侍焉。讀今昔物語第二十一二卷。此二卷記本朝世俗之事。此草子二十年前世上希有。故石川主殿頭秘藏之。武田道安借之。先考聞之。携余赴道安家見之。余讀之。畧佛法部。自世俗部讀之。累數夜而畢。今夕所聞乃是昔時所讀也。主殿頭先先考而沒。道安後先考而沒。唯余獨存。今因官事此書求得之。此亦修史之幸也。然思往事。追懷不已。今夕所聞永觀一件。乃加補之。

十一日。　巳前出史館。記長保元年事。畢。申刻歸寢。永伊牧寄書曰。執政相議。史館近邊有火災。堀丹波守可使家人等防不虞之變。此事往年榊原刑部大輔受其旨。今在國。丹波守雖與余交薄。然其居以近史館之故也。其書中兼問余起居如何。及晚前橋少將使者來贈美酒。今午藤勿齋亦贈

酒。

今日喚仲龍書七娘碑誌於石面。

入夜賀璋侍焉。讀今昔物語第二十四卷及百葉。其卷猶殘。以夜已深故不終卷而止。二三日來石習風疾。故璋每夜侍焉。

十二日。　春信卒哭忌日也。祭之如式。春常作告文。友元猶庸來詣墳墓。

早朝堀丹波守使者石岡氏來。巡見史館文庫等。而爲防火之備。

巳刻館事如例。記長保二年自正月至六月。猶庸受口授草之。隨成附安成等。使諸生二人寫之。友元記清和源氏諸流出自。有議之。

前橋少將使上田氏來。惠袖細縮子及白服。

入夜猶庸侍坐。讀今昔二十五卷。所餘三十葉。而勸酒留話。及三更而歸。

十三日。　見扶桑略記延喜延長錯簡本。其中拾五六件加補之。　及晚赴前橋羽林謝頃間慰問。而赴忍拾遺。時有紀伊亞相之使。拾遺對面。使歸。余出謁。拾遺述春信之事。頗落淚。且勞余曰。春信可惜。然無奈之何。卿能保養。而可教次男。凡公用之外。莫拘世務。閑盡力於國史。身遭大變。其精勤可感。然修史之成。縱雖延年。無疾慚漸則其功可見矣。以養生爲第一。而修史則爲　公爲家共爲珍重。修史之功雖進。若精力盡爲疾。則爲　公有闕事必矣。余曰疾與不疾者命也。不勤而疾。則成

功何期哉。勤而疾。則其疾未生之間其進歩之効可見。故某無晝無夜不忘修史之事。拾遺曰。卿莫必以修史代其身。萬一史雖不成。卿存則公用不闕。史雖成功。卿若疾。則公用闕。身全而後史成。則爲今爲後世共爲大事。故來年日光之法會。不使卿預其事。既公議決矣。是亦慮勞卿也。余謝而出。直赴小田原拾遺。久和牧。板典勝皆他適不逢。豫聞永伊牧有故障。雖過其門不入。乃到姪遠之宅。暫休而歸。既及秉燭。　今夜村顧言侍。讀今昔二十五卷十段。

十四日。　記長保二年畢。又記三年至三月。

午時堀丹波守自來。巡見館中館外而去。及晩余過丹波守宅謝之。然直赴永伊牧。途中不圖逢久和牧。立談。牧曰。氣宇如何。勿因憂爲疾。相別而入伊牧宅。時已秉燭。對話及史館之事。余懐一紙出示之。詳記編集所成年數紙數。伊牧談曰。諾（諸カ）老甚憐卿遇憂。且惜春信。懇及春常之事。又問勝澄今讀何書云云。既而及春常編春信集事。伊牧出一囊。其中攜信所作若干首借之。其餘件ゝ畢。進食。眼前爐中調羹。其丁寧倍常。想夫不忘舊好乎。抑又憐余遇憂乎。漸及亥刻而歸。暫休。聞今昔二十五卷了。以春信詩附春常參考之。

十五日。　小祭如例。

記長保三年畢。　聊適來。　春庵來。

午後友元來。自營中告曰。來年四月日光山法會。可從忍拾遺登山之旨。諸老傳台命云云。三

竹間前被　命云云。以余逢變而氣宇不快。且以史館事繁故被　命友元之旨。昨夜伊牧談之。
館事終。伯元狛庸春安留談于六議堂。
今夕顧言侍讀今昔物語二十六卷畢。
十六日。記紫式部清少納言赤染衛門和泉式部等才女事於長保三年之末。
春常俗忌畢。初出史館。及晩赴永伊牧謝弔使。　正竹來。見余脚痛寄藥。
永伊牧贈綿衣一襲。歳末恒例也。　元德寄書。喜友元預日光官事。
今日伯元借示活所遺稿。退館之後屯覽之。活所那波道圓也。頗有懷舊之意。　入夜賀璋侍焉讀
今昔第廿七卷了。
十七日。　館事如例。但高庸不來。使賀璋執筆而記長保四年畢。此年有寂昭入宋之事。參考倭漢
之書。詳叙始末。　刻七娘碑誌了。
及晩使春常代余往謝水戸參議君前日賜弔使。兼赴白井氏。依近日歸水戸。由脱予　活所遺稿一覽畢。
詩文総十卷。明日可返伯元。
入夜顧言侍焉。讀今昔二十八卷大冊畢。
十八日。記長保五年了。自元年至五年合爲第十九卷。　加補長德二三件。　昌中正適來。
小田原拾遺使來。有贈物。　立七娘碑。

今夕春常與二元赴狛庸宅。
入夜璋讀了今昔二十九卷大冊。
十九日。　休日。有赴藤勿齋之約。然有獅猫不往。春常與友元狛庸赴焉。常以便路。代余往謝小田原拾遺及永伊牧。且問元格病。
檢寬和。天元。正曆事。加補一二件。而使石習讀今昔第三十卷了。　酒井匠作書音至。歲末恒例也。
藝陽世子使書生三宅問安否。贈土産。且借春信事實去。　伊達兵部大輔贈奧州雉。
今夜顯言讀畢今昔三十一卷。至此全部皆畢。所抄目百十餘條。其中可採用者有之。
二十日。　加補寬和一件。天元二件。延喜一件。天慶一件。天曆二件。而開榮華物語第十九卷。
友元所草至文治元年十月。伯元所草至貞治元年。春常所草至弘治元年。自明日至來年正月十日。史館休息也。今晚納書器於文庫。
今日松平大炊頭元德法印來。少焉去。勿齋携品由休山來。稍久而去。　前橋少將小田原拾遺。士但牧。永伊牧使者來問余猶奈何。　入夜宜覽壒囊抄。使璋抄出五六十件。多是寺及僧事也。
二十一日。　使安成讀新撰醍醐紀。自昌泰元年至延喜五年。都二卷。　加補長保故事二件。　以仙來伴晚炊而去。　入夜高庸來。及亥刻而去。
宜覽沙石集了。　作弔春貞居睦喪絕句一首。使賀璋清書之。以明朝可遣之。

二十二日。使安成讀醍醐紀自延喜六年至同二十二年都三卷加補一二件。歲暮年始閑暇。故聽之。爲明春寫之於冊子也。 友元來與春常赴高木氏入浴之招。 岡部内膳正自泉州采地寄歲末之贈物例也。 遣使於太田氏問舊婦安否。贈微物。是亦懷舊之一端也。噫。及晩土能牧・永伊牧連署寄書曰明日可携春常登營。 秉燭春常歸自高木氏。入夜電覽雜和集三卷。

二十三日。 夙拜神主如例。 辰半携春常而出先過前橋少將。少將懇勞之。保田若狹守在傍。既而登 營。巳半諸老列坐。永伊牧在傍。土但牧依爲當月番而傳 命賜年俸於春常。謝而退。又召余述 命曰雖居憂不怠修史之事。有 御感。賜御衣一襲及黃金若干云云。少焉出御于黑書院。拜謁者數多。土但牧・永伊牧引余拜謁。有 玉音。曰勞修史之事旨。達 上聞。余稽首。前橋少將及諸老有言上之趣。 入御之後。逢少將及忍小田原二拾遺。久和牧。板典膳等謝之。既而但牧。伊牧授御衣黃金而先入林憲宅暫休。而携春常而過諸老。經歷謝之而歸。漸及申刻。直詣考妣墳墓而入殺今日之事。誠是一家之慶也。然使春信存則無遺恨。一歡一悲。悲猶多於歡。噫。少焉友元。伯元。高庸。春安來賀。安亦今日浴 恩賜云云。及晩前橋少將使上田氏來。贈酒肴於春常賀之。彼懇意謝而有餘。少將最憐余沈憂。故九月以來訪問不絕。其志欲使余強起。故今日之 恩榮多是少將之所興。而伊牧達之。諸老點頭者乎。今朝少將曰卿若不起則 公事有闕。是所深慮也。且交際年

久故。黎卿憂心而落淚無忘之時云云。依此言以知其懇意之深也。友元伯元留談稍久。及亥刻而去。余不寐。勞百餘日。今日群僚相逢者無不及春信之事。余相語之間。懷舊彌切也。皆曰。春信不可喚起。公儀之恩榮如此。且辱有玉音之下。何忽諸。余曰。素無所願。然公儀之及此。是亦先考之餘慶也。

二十四日。恒例餅插也。使安成讀醍醐紀。自延長二年至同八年而畢。又讀朱雀紀。自承平元年至天慶二年。正竹。春澤等來賀。其外來者猶多。進餅於神主如例。及晚携春常赴前橋少將。謝昨晚之贈。他適不逢。直赴酒井河內守宅。述謝而歸。人夜覽奧義三卷了。今晚尾張中將使者來賀昨日之事。永伊牧寄書曰。昨日父子共浴恩賜。珍重自今轉哀爲喜。以可謂公用云云。就此紙面按之。諸老及伊牧爲强起予。有昨日不時之榮者乎。然余憂雖疊。多般之吉事。豈可消。但恩言之榮。國史館中之喜也。可豈忽諸。

二十五日。早朝加賀羽林使來。被惠自筆之書。且寄綿子頭巾及土產。問余安否。尾張世子及松平日向守。太田攝津守使來。賀春常官賜。使安成讀朱雀紀。自天慶三年至九年了。午後赴高木氏入浴之招。他出雖非所欲。以其頻請。不得已而出。先過長谷川氏宅。訪其病。而赴高木氏。卜幽。友元在此。暫談。喫晚炊。入浴室。談閑。及亥刻而歸。狛庸在六義堂。聞余歸與春常偕來侍。及子半而去。聞他出之間。水戶參議賀使來。藤勿齋贈酒肴。賀春常。其餘賀者猶多。

二十六日。忍拾遺使者佐々木嘉全來、贈酒肴、被賀之。七娘周月忌。設小祭、詣墳墓、使安成讀村上紀。自天暦元年至十年、總二卷。及晩太田小左衛門來、詣春信墓、灑涙而歸。及暮往謝忍拾遺、且過永伊牧。歸路問林憲、及秉燭而歸。入夜電覽袖中抄二十卷、使賀璋抄出之。又電覽倭歌色葉集、而抄出之。

二十七日。安成讀村上紀。自天德元年至康保四年、總二卷其末附冷泉帝安和二年。長谷川藤治來。友元等諸門生歲暮之賀如例、聽阿部正重歸府、寄書問之。入夜見袋草子二卷。使右習抄出之。

二十八日。昧前携春常而出、過前橋第而登城。與小田原拾遺、久和牧、土但牧、土能牧、永伊牧立談、且與井河牧、小笠原城牧、松備牧、安對牧等群僚暫談。午刻出御。黒書院、白書院禮式如例。入御時、余及春常、友元伏拜亦如例。伯元隔座而拜。昔定式也。既而使春常與伯元共經歴諸老。余止而在營。諸老列白書院、有任官叙位之事。余在傍見其儀、而出歸閽。春庵來侍、伴晩炊而去。春常歸。及晩行歳暮之小祭。使賀璋讀祝文、之貞等執役。林憲來賀歲暮、詣墳墓去。薄暮卜幽來談曰、歳暮多事否。余曰、閑暇也。唯懷舊而已。幽曰、然則聽春信所草新撰國史。余感其患眼好書之志、而乃秉燭使安成讀圓融紀上卷。自天祿元年至天延三年、畢卷。漸及戌半。幽閉目聽不倦。此卷有實頼傳、伊尹傳及在衡、正通事。且文時、順、兼明等之文。又兼通、兼家不和等件々。幽

解顔傾耳喜而辭去。幽去後再覽此卷。

二十九日。　小盡　加補圓融紀一件。

友元來賀歲末。且曰昨與伯元議來春與講筵。且再舉科等之事。然則請春常代春信座。信此事。自去月屢雖相議。春常不肯。故遲引。然館徒之意皆欲如此。然則館外之徒所思可如此。且公儀亦遇春常可如春信云云。余曰可任衆議云云。此事二元先是非無此意。然前日高木氏席上頻及此事。故二元意決云爾。既而友元去。

午時詣墳墓。少焉狛庸來賀歲末。且曰昨訪春貞。屢謝前日贈挽詞。彼愁傷見于面。自嘆曰。今般雖居喪不出。與春安偕辱賜年俸。然悲不使亡父聞之云云。頃日春安請歲初拜謁。然未許焉。以其勤事猶淺也。貞安雖得登城。未容易拜台顏故也。少焉狛庸去。

今日一覽翁鑑了。晚來無事懷舊殊切。秉燭見頃日所抄出之拾葉抄。爲來春修史之助。暫慰鬱情。

時大木氏自本宅來。余問曰。日已暮何爲來也。彼曰。詣墳墓。余曰。曾謂來春歲初吉事倍例年。不意有大凶事。彼不能答。泣而去。余亦悵然。

國史館日錄七

寛文七年丁未

正月

元日。晴。夙興拜神主。春常示新詩。余亦口號一絕。辰刻携春常先到元德宅。少休。既而登
城。友元同行。營中儀式如例。余亦若徒獻劒馬。如例。群僚多及春信之事。午刻拜謁。賜 御攑。賜
御衣。亦如例。春常與友元・伯元共拜謁。事畢。與春常共往林憲宅。暫休。携常及憲。經歷大老(前橋)。諸
老(小田原・久和牧・土佐牧・板・世照)。副老(永井・土能牧・伊牧)。及酒匠作・留守・酒河牧。自是使春常與憲共到水戶邸。余直拜
大猷院殿。而歸。岡又作口號二首。少焉常婦憲來拜墳墓。去。日已暮。入夜見侍史等詩。
余謂舊年因事連綴。今春不能登 營。然不意常浴新恩。余亦辱 玉音。故感懷雖切強登 城。是
以八權門不能不往。匠作者故少將之恩遇不可忘之。河牧者前橋之嫡子。有異他之志。故往述歲
初之禮。其餘貴戚舊知例年往賀者悉略之。如
東照宮。則有觸穢之憚。故不拜之。例年所作新詩。非無喜祝。今日口號皆感懷。故不示人。
二日。拜 聖堂。觸穢據古法則既除。今法猶有憚。若以中華之古禮言之。則長子服三年。然無觸

穢之義彼此難決。當時無可議之人。故唯隔籬而拜。不上香。聊奉問神座無他否之微意也。春常從之友元偶來同拜。凡每月朔拜。　聖堂然去秋以來闕之。敬而遠之之意也。既踰年不開戶。則似疎懶。故今日臆斷如此。

拜考妣之墳墓。次拜東舟。敬吉之墓。次詣讀耕之墓。次詣春信。久娘。七娘。亥兒之墓。嗚呼先妣沒後僅十二年。累々如此。一家不幸之甚。不堪抑涙。

昨日伯元來。今日友元。正竹。高庸來。其餘門生舊知多來者。到本宅者亦有之。今日松平日向守來訊。其餘士林使者來。札亦有之。

今夜使石習讀續世繼第一卷。

三日。微雨。　元日。二日素食。今日喫魚味。例年今日行歲初之祭。然延及明日。

聞續世繼第二卷了。　及晚野口永安來談。

入夜抄出續世繼。　今夕春常和余及憲詩。乞點竄。其中一首改正數字。其二首稍好。

四日。　歲初祭儀如例。春常林憲助其事。

遣謝狀於士林。　午刻永井伊賀守來訊。立談而歸。　長谷川藤治來。入六義堂暫談而去。入見道設。小島道慶來。　使安成讀圓融紀中卷。

薄暮友元。伯元來。暫談。至六義堂與春常評議諸生歲初詩。春信沒後。初及此事。

今夜聽續世繼第三。第四。石習讀之。
五日。聽聞融紀下卷了。
自巳至申。辻逵。品正適。坂以仙。南直等來。皆談話移刻。其餘春澤。松壽至六義堂。又來不會者亦有之。松平大炊頭來訊。早歸。
今夜聽續世繼第五第六了。
例年自元日和人之詩。每日不止吟。今年無詩興。故來客對話外唯無晝無夜聽讀書。以爲修史之助而已。平生親炙門生外不對面。
六日。巳刻武田杏仙來。暫談而去。
午前風至晚而止。卜幽來。請聞新撰通鑑。乃令石習讀花山紀其中帝出宮之段。卜幽殊歎其事詳其文奇而及春信事。既而終卷。幽請聞次卷。乃令習讀一條紀第一至其半。而進晚炊。飯後又讀之終卷。幽猶不倦。又讀同帝紀。及暮而終。都三卷。自寬和歷永延。永祚。正曆至長德四年。越百餘葉。
幽老而患眼。其好書之志。非尋常壯年之人所及。可以嘉焉。既而幽去。
今夕抄出續世繼五。六卷。
七日。黎明携春常出。卯半至前橋第。逢少將。先述舊臘 恩賜之謝。而謝其懇問之厚。次謝免日光公役之事。又謝史館備火災之防人事。少將快然曰。舊臘 公恩玉音之辱。可以慰欝幽云云。其

後談話良久而出。過稻濃牧。永伊牧而歸。時辰半也。　加補正曆、長德二三件。
今晚集三元及狛庸等館生、而設飲食、依舊臘　恩賜之事。而強催此會。林憲、野傳、高澤等雖非館衆、來會。鑑前三員長分附前夜所評之群詩、殆四五十首。其中野傳、高澤、安成、賀璋、村顧言所作稍好。云云。又有人末科者、云云。鑑畢。以梅邊讀史、爲題、各賦詩。余亦強賦五言小絶。群詩未成之間、余寂々。和春常。林憲歲旦之詩。入夜群詩皆成。員長加批之。淨書後狛庸誦之。及亥刻皆退去。余歸寢。今日之事彌添感懷。然是亦教育之一端。不能廢之。春信沒後、踰十餘旬、而始及此事。館中闕最上座痛哉。

八日。雨。　兼約高木氏入浴之招。依雨延引。終日寂々。無來客。追懷去年今日史館會、豈圖。今春欠主器之人。事々物々、無不感懷。飯而使習讀續世繼第七、第八了。
入夜抄出續世繼第七八卷。

九日。　聽續世繼第九、第十。乃抄出之。
入夜聽長保紀、自舊冬館休兼謂、今春起筆前可一校新撰十九卷。及今夕遂其事。且長德四年末加跋語、以記春信所草之趣。又自狗日聽續世繼。謂起筆前可一覽。是亦今日既畢。

十日。　依明日史館起筆、命賀璋運出庫書於館中。頃間安成有親族之喪、不預事。
巳刻卜幽來。請聽新史。故使右習再讀長保紀。此冊殆百餘葉。至晚畢。且加補一二件。晚炊後、卜幽

又請聽別卷座右有延喜紀。使賀璋讀之自元年至五年。及秉燭而畢幽欣然而去

今日友元來。呈余及春常元日口號和章。少焉而去。　今夕點檢去冬以來所聽抄集。作目錄。號國史拾葉。可逐日追加之。既而使石習讀愚管抄是去夏自　仙洞所被寄之官本也。

十一日。晴　史館起筆也。已刻館衆館生皆聚。忍拾遺使者佐々木嘉全來。贈鴻一隻以賀起筆。且曰。使嘉全終日在館以見修史之趣。云云。既而各就勤。予口授高庸記寛弘元年之事。石習在側考書庸草二三月了。則附習使館生寫之。寫了。則習與賀璋校讀之。璋分吕泰一卷。延喜四卷。延長一卷天慶二卷天曆二卷合十卷附仲龍榮清及傭書者八人寫之於冊子。凡傭者自甲辰冬安成與璋指揮之也。友元草文治元年。伯元草貞治。春常草弘治。筆者各一人副之(村題言小田泉井的。)璋在次座。加朱於野府記。其餘館生各有所勤也(湊安。津吉。村重吉佐春竹。)春貞安成觸穢不出。嘉全歷觀館中。余示片玉。括套拾葉等。曰。是等譬猶階梯。無之則不能成書。書成則是皆反古紙也。未刻晚炊如例。各進鴻羹。既而伊牧家人山下氏(與柳谷氏相代。)記傭書葉數如例。暫而嘉全歸。申刻館事休焉。春常講大學傳首章。至三章半。館衆館生皆留聽之。春庵亦豫來。林塵到此。仲龍從焉。其餘館外輩猶多。余隔壁聽之。講者不澁。援引稍詳。可以悅焉。然追懷亦切也。及暮而畢。衆皆散。二元留在六義堂。評品人日之詩。余直入寢。　今晚亦聽愚管抄。

十二日。　館事如例。記了寛弘二年。其葉數倍于昨日。　今夕春澤來。春常口授加點於梅洞集。

抄出昨夜所聞愚管抄。

十三日。館休如式。午時遣春常於忍拾遺謝一昨日之懇問。午半應高木氏招往入浴。卜幽。友元先在此。春常來會。晩炊浴畢。宵分春常友元去。余與主人及卜幽談至半夜歸。

十四日。終日風。入夜而止。

館事如例。記寛弘三年了。入夜聽愚管抄了。

十五日。供赤粥於神主如例。今日立春。祭先祖如例。巳刻赴史館。記了寛弘四年。而自元年至四年併爲一卷。是第二十卷也。申刻館事畢。而春常與伯元高庸赴友元宅。聞讀史記。可聯句。

今夜使石習讀梅洞集。爲見春常訓點也。常有刻梓之志。故如此。實雖不堪感懷。然不得已也。

十六日。自夜中大雨微雪相交。及朝雪止。午後雨晴。飯後春常侍。見昨夜詩聯。

巳刻赴館。記了寛弘五年。使安成見續世繼。以系圖考之。爲使便於再見也。

今夕使賀璋讀梅洞集一卷。至戌後而止。爲不堪追憶。不能多見焉。亥前使璋抄出無題詩。余自讀覧江吏部集。

十七日。館事如例。狛庸赴楓山。不來。使石習執筆。記了寛弘六年。今日松平大炊頭。岡部主税來。少焉去。館事畢。歸寢。見梅洞集。

入夜覧榮花物語。使石習作目錄。備參。雖聽庸也讀誦。猶有不熟。故再覧大槩。今夕所覧自一卷至

三卷了。且今晝所作加補一二件。　開春澤來于六義堂。加點梅洞集。
十八日。　館事如例。記了寛弘七年。而後使猶甫讀五年六年七年。　及晩聞伯元猶甫在六義堂。
暫往而談。　入夜使石習抄出榮花。至第九卷。
十九日。　拜敏青神主。　休日閑居。
加補正暦長保寛弘四五件。　聽榮花第十。乃抄出之。　本庄宮内道芳來談。移刻而去。
入夜春常侍坐。　使賀璋抄出熙題詩。
二十日。　依大猷院殿御廟　御參停館事。自早朝武卒往來于門外。嚴警衞。　余閑坐在寢。見
梅洞集一卷。然後記匡衡傳。爲館事之助。其後聽榮花第十一。　午後　台駕還御。　保田若牧來
訪。去秋以來不得官暇。今日列供奉。幸過於此云云。暫談而去。　友元寄書曰。昨朝謁忍拾遺。懇問
余安否。且勞史館事云云。　晩炊後使賀璋讀梅洞集一卷了。今日朝晩所讀二卷。昨夜春常所
加點也。　及晩藤勿齋來過。品山休山追來。談話良久。及薄暮而歸。休山齡漸八旬。猶強健。
入夜使石習讀榮花第十二。十三畢。乃抄出之。作側體小絶一首。畀石習。兼示賀璋。勞二子連夜侍
坐讀誦抄出也。
二十一日。　雪。　早朝前橋少將使者上田氏來。贈鴈一雙。面謝而返之。其後投一隻於春常。寄一
隻於春信寡婦。以問其安否。　今朝友元。伯元來六義堂。評品此間諸生所作詩。

巳刻館事如例。記寛弘八年至九月。其末未終。既及申刻。自十一日以來每日終一年。今日以記事多故如此。今夕與野傳約執謁水戸君。然以雪降故延引。歸寢見拾葉拈出二條後一條兩代之事。以一條紀已終也。入夜聽榮花十四、十五。以抄出之載日錄。

二十二日。終風及晚而止。

館事如例。記寛弘八年末。畢而再覽之。自五年至八年。合爲一卷。是第二十一卷也。一條帝在位二十五年。自永延至寛弘。合五卷也。其後記三條帝長和元年至七月。昨日所作江匡衡傳附于此。既及申刻。餘其末。歸寢。看梅洞集。昨夜宿六義堂。執加點筆也。

明日先考正忌日。自今晚素食。

今茲黑澤定幸贈奧州土產。其中有毛皮。是物嘗贈先考。今得之。有感懷之心。入夜抄出無題詩。侍童榮清執筆。爲使彼習如此之事也

賀璋侍坐。口授之草明日告文。自喪慈以來。悲家業之衰。故寓默禱之意。

二十三日。早朝祭。先考神主。戇。憲助事。賀璋讀告文。其餘儀節如式。友元。伯元及狛庸來侍。而祭畢而後。上香而拜。次清隆。之員。安成。賀璋。春泰等拜。其儀了而齋食。二（元カ）友及庸伴食。其後各詣墳墓而脫。縗衣着自服。赴史館。豫使安成安先考畫像於館之奧。余及戇。憲并二元等已下皆拜。而各勤事。記長和元年八月以下。畢其年。而至同二年三月。及申刻。春庵自午時來。道慶以有障而不

來。故贈茶菓。及晩卜幽來。拜墳墓留談。請聽通鑑。乃和共人聽。使春庵讀寛弘紀二卷畢。漸及戌刻既而喫食卜幽。春庵去。乃又再覧寛弘紀。此間傭書者所寫自昌泰延喜至天暦十卷已成矣。使石習一校寫來。　今夕榮清抄出無題詩目錄了。　亥刻聽榮花第十六卷。乃抄出之。

今日春庵持春信畫像來。是自去秋以春澤春庵爲价令畫工勝田陽溪圖之。今日當　先考忌日而成。不亦奇乎。

二十四日。　館事如例。自長和二年三月至同十二月記之終而又記長和三年至四月。

聞前橋少將嫡孫生。藩城士林皆行賀之。余以身多因事故有遠慮。遣書於保田若狹守及少將家人上田氏。以述其趣。　及晩風吹。

入夜聽榮花。自十七至二十卷。

二十五日。　終風。

改鋪史館之席。是舊冬官吏所命也。席工有障。延引待休日及今日也。　終日閑々聽榮花二十一。二十二畢。　及晩春貞來。因除俗忌也。

肯分寂寥之餘作一絶。示賀璋和春泰及田童子試壱韻。今春不和諸生詩。然因此二子未得余和章也。數日來。雖有此意。無乘興之趣。今日閑暇。田童無憚無慮屢求頻乞。故强和授之。

燈下璋侍焉。使誦無題詩加朱句。且其中覺有佳句則加批點。又正誤字。非啻慰閑寂。此集詩人皆

是當初冠蓋也。然則於修史亦非無便也。譏評古人詩雖非無所憚然劉辰翁於杜詩亦批之。於蕪詩亦批之。彼豈可立杜蘇脚下哉。所謂傍觀有眼者乎。呵々。春宵太短。故不能多聞。可逐夜見之。

二十六日。　館事如例。記丁長和三年。　卜幽誘引佐々氏來。彼在士林頗嗜文字。二十餘年以前。嘗侍先考講席。其後音信稍疎。與卜幽交際久矣。頃間淵卜幽請見史館。故今日午刻以來。詳見館事。而依卜幽請使石習讀呂泰紀。佐々氏傍聞而悅。余記事自若。及申刻余歸寢。佐々氏去。幽留焉。　今夕依兼約赴六義堂。二元狛庸豫至而待焉。卜幽幸會于此。林恕。春澤亦來。碧庵。松詩不期而來。余以園中所生之靈芝授春常。且副之以一絶。常及群客皆和之。館生高賀等五六輩亦和之。其間卜幽唱上句。余對之。其次二元庸恕碧庵唱對。至第十句。春常對之。一巡畢。日既暮各進饌。是春常賜年俸之賀也。饌了聯句再巡三巡。漸及亥刻。群和皆成。仲龍讀之。而後又聯句至五十句。而各去。漸及子刻。今日春庵有疾不來。以仙偶來早去。以室遠也。如此雅席皆無不追憶春信。今日加賀中將使者來賀春常賜年俸。而贈綿衣三領及土産於春常。其家老奧村氏前田氏皆寄書賀之。　今年小田原拾遺使來贈鶴一雙。問余安否。　高木氏贈鴈及茗於春常。爲饌料。

二十七日。　終風。　館事如例。春貞喪後始勤館事。校所讀殘之前錄。　余記丁長和四年。申刻後友元講大學。自三章半至四章。貞長及諸生皆聽之。及薄暮而了。余亦隔壁而耳聽之。日有所見之書事了。歸寢暫休。　入夜聽榮花二十三四卷。二十五卷。

二十八日。館事如例。記了長和五年。而自元年至五年。合爲第二十二卷。申刻後春常與友元。猶庸等。赴伯元宅。今夕止宿。余歸寢。呼安成。讀長和紀一卷。及薄暮而了。入夜賀璋侍焉。續本朝文粹。有所考。又考宋史日本傳。以併看。其記年與我国年號相當者。皆爲修史之助也。去抄出（年四十）安倍晴明故事。併小說俗傳所言。口授璋。以草晴明傳。是爲史館一日之勤。故以爲夜課也。漸及二更而休。

二十九日。顯祖理齋忌日。聊設奠供。

巳刻館事如例。記寛仁元年至七月。敦明親王遜位事在八月。以其事長。故閣之。再見昨夜所記之晴明傳。加補一二件。則及申刻。

今日爲力常長寄春信遺文於春常。且副挽詩。以求和。常即次韻答之。春信畫像裝潢成。

永伊牧寄書。有來月七日之招。且有借書之事。聞久保氏有娘之喪。寄書弔之。

及晩口授安成。記敦明親王之事。從榮花物語之趣。入夜口授石習。以大鏡說。記敦明之事。此事榮花。大鏡所謂其趣不同。故二說併載之。想夫榮花者。爲道長諛辭。大鏡者顯其實。此事始末甚長。故爲夜坐之課。以爲在館之助也。其後聽榮花第二十六。

晦日。館事如例。記了寛仁元年。敦明辭位。長段在其中。且友元有所議。春貞有所問。

申刻後。攜春常友元。赴水戸邸。謁參議君。辻達。野傳侍焉。薄暮賜飲食。余謝去秋以來懇間。其後答

通鑑編輯之問。及戌刻而歸。聽榮花第二十七。二十八。此內有遭喪者數件。自省乃知哀別之苦。今古同情也。今書鍋島丹後守加藤美作守書問至。就中美作守書而自筆丁寧。

二月

朔日。祭神主如例。巳刻友元來。高庸來。六義堂。春常出春信影像。使庸書於像上。曰願定先生林君像。午後卜幽來。因其求而使石習讀長和紀。其間松碩來。少選去。以仙來。與卜幽作晚炊。此間春常掛春信像於書院壁。而進饗其祭。畢余亦燒香。卜幽同拜。既而納像於箱。申刻又依幽求使習讀延喜紀一卷。及暮而了。秉燭後與幽談。或追懷先考讀耕春信。或談勸學往事。戌刻幽去。今日卜幽來。來前聞榮花第二十九卷了。今夜幽去後。使賀璋讀無題詩。

二日。拜先妣神主。詣墳墓。

館事如例。記了寬仁二年。附晴明傳於其末。

申刻歸。寢後朝野群載一段。改正誤字。依有寬仁三年故事也。作史館所攜小匣銘以貼之

入夜聽榮花第三十至三十二都三卷。

三日。館事如例。記寬仁三年自正月至四月上。此中有道長造寺之事并刀伊國賊船之事兩段。甚長。既及申刻。入夜聽榮花三十三至三十五。

四日。館事如例。記了寬仁三年五月以後。終其年。而又記了寬仁四年。而一覽三年。

及晩小田原拾遺使者來問。
今夕批評員長萌生春江漁父詩卷。璋也涉筆事畢。閲無題詩數葉。
五日。　巳刻以前館徒皆集。閲昨夜所評之詩卷。記其作者名。其中甲一春常。其次友元。伯元。猗庸。賀璋詩爲上等。其餘高澤。野篤詩爲中等。村顧言詩或中等或下等。南直。野傳。安成詩爲下等。同人或二首或三首或五六首合二十四首也。其詩卷春常取之。
巳刻各就館事。先併自寛仁元年至四年。以爲第二十三卷。其後記治安元年至九月。前日所命傭書。自昌泰至長保。十九卷已寫畢。
申刻後伯元講大學第五第六章。日既暮。
友元伯元會于六義堂。評諸生春江漁父詩。
余在寢聽榮花第三十六七卷。
閲員長等皆議。使館中館外萌生相代講書。經科則孝經。史科則蒙求。詩科則三體詩。倭學科則職原。其中兼兩科者。欲講二書則可。任其意。又雖爲諸生。有講書之望。則可許之云云。
六日。　館事如例。記了治安元年十月以後。而作賴光傳。附綱等事於其末。其末少殘。
及晩忍拾遺使者佐々木嘉全來請借日光先年御忌記。乃附三冊遣之。
薄暮赴高木氏浴室之招。友元同行。卜幽先在焉。浴後談話漸及亥半而歸。

七日、　巳之半出國、訪倉橋尙政及久保氏、皆他出。入勝澄宅、春常友元待于此、午之半使二子先
赴永伊牧、依兼日之約也。余到前橋第、有所述而出、過忍拾遺、携大猷院殿三回御忌記、假之。主人
喜而相見談、前回日光法會之事、且及史館之事、而慰勞丁寧。曰通鑑之勤潛心固宜。書成則當世
之美談、而後代之名譽也。然官事有預文字、則唯卿可辨之、無可代之者。然則可專保養、一身無恙。
則通鑑自成、勿勞氣、勿盡心也。余曰教諭多謝、然此一擧不潛心則書不成、不勞氣則功難終。盈仕
以來三十餘年、唯是一夢間而已。此後生涯亦須臾而已。此書者百千年不朽之功也。拾遺曰然。可
養生延命、則成功豈難哉。若夫成病、則官事闕、而書亦不成。昨晩嵒全歸、而詳語館事、可謂勞也。既
而出過小田原拾遺、逢三木氏、謝前日使价香問之事、而出門。伊牧使來曰、小田原拾遺外舅山田
氏死、可弔其喪。余又入門、述其事畢、赴伊牧。伊牧迎接而曰、今日之招、賀春常賜官祿之事也。乃進
其座、且曰、一日無暇、久不逢勝澄、似忘舊好。懷舊之色盎于面。乃問勝澄曰、今春作詩否。勝澄曰、作
焉。乃命筆硯、使勝澄自書之、書了、則使彼讀之。其齡尙少、可謂奇也。而詳問其所讀之書幾部。既而
進膳。余次春常、勝澄也、友元在最末。然勝澄辭讓、而使友元居其上。膳畢、余携新寫通鑑三冊示之。
伊牧披見之曰、書面最宜。且詳問、余聞其十九冊既成、喜其早畢、而曰、自是逐日其進如此、則成功
必矣。此三冊可入諸老一覽也。既而講孟子浩然章、是先年以來時々所聞也。事畢、日漸暮、使勝澄
先歸、而余及常元共入浴室。出浴、又因其求、而講知言之段。其後談話移刻、喫點心、及亥之半而歸。

八日。館事如例。記賴光傳及其部屬之事。畢而記治安二年及六月。既及申刻。其後使坂以仙講孝經大義序。依彼爲經科萌生上首也。及薄暮而畢。

入夜使賀璋讀無題詩。

九日。館事如例。記了治安二年。道長法成寺供養之段在其中。晚炊後一校之。又記治安三年至三月。薄暮卜幽來。聽寬仁紀。且依其求聽延喜十四年紀。是善相公意見封事之段也。卜幽老而患眼。然其志可嘉焉。且每聽有便於考勘。且有可改正加補。故任彼來。不拒其所請也。古人所謂校書者如塵埃風葉掃之隨生之謂。誠哉。戊午卜幽去。其後聽榮花第三十八。

十日。館事如例。記治安三年。自四月至閏九月。野府記斷簡有治安記。粗考之。

藤勿齋寄書贈鴨三隻。有休日之招。

入夜聽榮花第三十九。四十卷畢。全部之內二十卷以上再覽。二十一卷以下一覽畢。余自少好倭書。欲一見此物語。然以倭語所述次第不分明。故閣之。今依官事強聽之畢。聊有修史之便。然三十卷以上其旨趣易見。其以下粗而混雜。猶可再考之。以續世繼併考之。則其大槩可知乎。凡自去冬十一月至此所聽所見之倭書二百二十冊餘也。

十一日。雨降。乘輿到館。記治安三年十月以後畢。自元年合爲第二十四卷。而後又記萬壽元年。至三月。晚來歸。展見野府記。續文粹。改正文字。入夜聞無題詩。終上卷。

十二日。館事如例。記了萬壽元年四月以後。入夜使石習讀徒然草。

十三日。夙起校梅洞集三十餘葉。已刻出門。使春常赴永伊牧。余訪阿部正重。世談移刻而出。問奈須元格病。格十餘年前來學。近年爲醫。音問疎然不忘舊交。得臆病而殆死。幸平復。既而訪勝氏留守。逢其母而出。赴藤勿齋。時已過未刻。春常猶庸先在焉。主人與春常對讀通鑑綱目。庸在側。余亦就見之。少焉友元至。於此進饌食。畢各散步後園。臥龍梅漸開。以餘寒甚。各共入浴室。日既暮。出浴入書院而談。時以仙來。主人曰。今日學士懷舊之切。可以察焉。然久不聞雅吟。請賦一絕。余不能辭之。以芝園春遊爲題。余詩先成。口授春常書之。既而余與主人對讀綱目。群作追次而成。乃各淨書之。亥刻進夜食。漸及子刻乃辭去歸門。則既及丑刻。

十四日。館事如例。記萬壽二年。自正月至七月。記事稍多。及晚卜幽來。乃相共入浴。使安成讀治安記。入夜使石習讀延喜紀一卷。延長紀一卷。至戌半而畢。卜幽去。

十五日。朝拜神主。詣墳墓。已刻館事如例。記萬壽二年八月以後。至三年三月。今晚南直講蒙求李良序。因爲史科萌生也。今夜閱撰題詩中卷。

十六日。記了萬壽三年四月以後。是年當宋天聖四年。考宋史日本傳。而附歐陽脩日本刀歌於是年末。聊有所據爲令人知我國之美談也。入夜聽徒然草了。

十七日。雪降稍積。去冬以來稀見之

館事如例。庸也不來。使石習執筆記萬壽四年。自正月至八月。　今夜考續文粹作者。

十八日。　館事如例記萬壽四年。是年事多。昨今無少休息成之。而使庸讀之。而自元年合之。以爲第二十五卷。　及晚一覽扶桑畧紀不足本。其中有後朱雀紀十餘葉。此亦修史之小補也。日本紀畧長元以後闕。之野府記亦終長元。則後朱雀以後太之所考榮花物語萬壽以前稍詳也。長元以後甚畧焉。且年月不明。唯續世繼事雖踈。年月分明而已。　入夜聞無題詩。

頭日。伯元草丁貢治紀。終太平記。自今日草應安以後。分附舊記等。友元今草文治年中。是亦終盛衰記。然東鑑兼實記相考。公武共多事也。春常草永祿年中。信長勃興之時也。東西割據甚多事。

十九日。　夙拜敬吉神主。　朝齋後考續文粹。

午前卜幽來談。使石習讀萬壽紀。夕飧後賀璋村顧言相代讀朱雀紀上下卷。入夜石習顧言相代讀天曆紀二卷。亥刻卜幽歸。其後考續文粹訂誤字者五六篇。習獨侍焉。夜半後休

二十日。　早朝井上河内守及大久保和泉守使來問安否旨。　靈廟過闕下故也。余畏風不能往拜廟。

巳刻館事如例。記丁長元元年。見續文粹所載藤國成策問藤明衡對策。不記其年。然與野府記有併考載之。又平忠常叛逆起於今年。

薄暮野三竹來訪暫談、而過六義堂而去。
今夕村顧言侍焉。考本朝麗藻無題詩作者、而記其姓系、以載冊子、而後見家藏書目標出可考見者。今日賀璋一考野府記了。命白明日可考園大（太カ）暦所載之先例。其本文伯元既一覽了。
二十一日。記畢長元二年續文粹三篇。野府記數段載之。及晚春常講大學傳七八章。今夜標出朗詠幷新撰朗詠作者畢。閱無題詩
二十二日。記了長元三年、而後點撿昨日所著閣剛來。入夜校續文粹、且欲再考於二十一代集。今夜使石習讀後拾遺集。
先日。榮花物語記能書者、曰道風。曰紀貫之。曰御子左。云云。御子左其時不知為誰人。以時代考之。藤長家不相當。余謂高庸曰。兼明親王能書與道風齊名。以其王子而為左大臣故稱御子左乎。然未能牽合之。今日庸有所考。以見拾芥抄。曰。御子左者。兼明親王之家也。長家傳領之云云。庸感嘆今所推知之不違。余更慚忘拾芥之所記。
二十三日。夙拜神主。詣墳墓。如例。
館事如例。記長元四年至八月。其末未就。今年有賴信討忠常之事。有伊勢神託之事。
未刻卜幽來。聞修史之趣。申刻退館。歸寢。卜幽從來聞村上紀并冷泉紀都盧二卷。及戌刻而歸。其後聞無題詩。余今日在史館。謂友元伯元曰。無題詩名義不明。其詩各有題。然曰無題者何哉。蓋此

集成未名之故後人唯稱無題乎其作者二十人私追名之曰附葉詞葉乎二元曰何可也。

二十四日。記了長元四年九月以後至五年九月。　今晩春常與館衆赴元德入洛。

薄暮使安成考金葉集詞花集。入夜抄出之。又考下載集新古今新勅撰續後撰續古今續拾遺。

二十五日。終日大雨　依兼約赴林恵宅設歳初之讌賦春雨讀書詩春常友元狛庸高澤等來會及晩伯元來聯句二十句倭様七字城四十句及亥刻歸。　考新千載續後拾遺玉葉集。

二十六日　今晩雷雨及晩晴

館事如例記了長元五年十月以後而又記長元六年了。　及晩賀璋講三體詩講了友元伯元赴六義堂。　入夜顧言侍焉。先使彼讀梅洞文集一卷聞之而後考續文粹數篇又考歌書。

二十七日　館事如例記畢長元七年至八年四月。　今年前橋少將使上田氏來問安否且贈鮭二尾。晩上田氏述謝暫見館中多事而歸。飯後三員長分與昨夜所評之詩於諸生等。　及暮使安成檢歌書且點見八箱舊記是故姫路拾遺遺物希世之書也。　今夕宜人赴春常書室依梅花盛開也此梅本在書院之庭春常移栽於六義堂庭自號梅洞是亦遺愛樹也。

燈下在綏使賀璋讀無題詩。

二十八日。　記了長元八年至九年三月。

及晩携春常友元高庸應加藤作牧之招謝去秋以來之懸闊而入洛出而進饌見中華之書畫數

幅及戊午歸。石習侍焉若續文粹。而後抄出後朱雀時之事。

二十九日　記了長元九年。自元年至四年爲第二十六卷。自五年至九年爲第二十七卷。前日心謂。今月畢長元。今喜如其言而猶餘一日也。後一條院終于今年。而日本紀畧盡于今年。自是彌之記事云云。　今晚安成講職原發端。彼聞余往年所講聊記臆之。　以仙良徹留談。少焉去今夕石習侍焉若了新拾遺。新後拾遺新續古今。自後拾遺以後十八代集數日之間一電覽了。園太方大曆內多引先例。自今日使安成賀璋分年號抄出之。

晦日　春分也。祭考妣神主。以敬吉及亡嗣懿齋食膳具祭文及酒茶菓等供如式。春常及勝澄爲价侍史等執役。亦如例。就想去歲春分懿相其儀。今日列祔食。噫。

巳剋館事如例。記畢長曆元年至二年二月。

夜坐璋侍坐讀了無題詩。於是新定題名曰階蓂詞葉。乃口授璋以爲之跋。

閏二月

朔日　小祭如例。　春常登營

飯後詣墳墓。　校續文粹。

午前卜幽來。使石習讀長元紀二卷。了晚齋後使賀璋讀圓融紀上卷中卷。入夜使石習讀圓融紀下卷。自正月一校之。次自花山使卜幽聽之。其以後一周覽。凡二十七卷悉畢。幽老而患眼。其勤可謂

奇也。及戌半而下幽帰。又校續文粹。
二日　拜先妣神主。詣墳墓。如例。
巳刻館事如常。記畢長暦二年。至三年七月。
尾張黄門使者來。贈美濃柿。
水戸参議自放鷹場。贈余及春常白鴈各一隻。入夜電覧舊記若干冊。有所考合。有所抄出。
三日　館事如例。記了長暦三年八月以後。而又記了長久元年。及晩友元講大學。
今夜抄出昨夜所考之舊記。且電覧八雲抄。
四日　館事如例。記了長久二年。頗多事也。
今夜點撿續文粹。階蓂詞葉。抄出江佐國惟宗孝言。源時綱所作。以長久四年有此等事也。
五日　館事如例。但友元依忍拾遺之招。預日光法會之議。不來此館。
記了長久三年。至四年九月。且其中記江佐國宗孝言。源時綱事。　今夜使石習讀八雲抄。而倭歌
式有年號者。略抄出之。
六日　七娘卒哭忌。設薄奠。
巳刻館事如例。記了長久四年九月以後。又記了寬德元年。而一校之。
改無題詩表紙。而跋其卷尾。標書階蓂詞葉。今日所修。既記某詩。見階蓂詞葉。　高賀二生抄出園

太曆丁是亦擇取之則可有小補。退館之後雷雨今夕琢侍焉聞了八雲抄又小說少々抄出。

七日　辰刻赴前橋少將第。來客不絕會面草々而出訪井河牧。彼適不逢過松平大炊頭宅談話移刻而出到阿部政重宅相語午炊良久而出赴勝澄宅暫休又訪倉橋尙政。少時談而歸時既申刻也暫休入史館點撿舊記貼日錄於各箱有習榮淸侍焉及暮事畢至六義堂春常徽惠春澤松壽在焉即時歸寢　今夜作藤實資傳以爲館事之助其後題榮華物語作二絕句。其一首有所寓意其一首激勵狛庸也有習侍焉執筆

八日。早朝前橋少將使來贈雁一隻且日昨日早早道念。今夕可來談

巳刻館事如例記丁寛德二年而自長曆元年至寛德總九年爲第二十八卷。自正月十一日至今日合五十八日其中休暇十一日除之四十七日之間自寛弘至寛德總四十二年分爲九卷。今晚眞璧良徵講孝經。余不及聽之退館暫休赴前橋第保若牧大澤氏玄勝法印在焉有一老士。談大坂陣中之事。是藤堂氏郎從大坂之役獲首級者也今歲七十五太璺爍也牀有一卷。土佐將監所圖其畫樣似小原御幸。然不相合。其詞亦倭字古筆年漫滅始末不分明。寫雪中景有車駕有官人乘馬而幽棲柴門有官女立戶邊又垂簾中有貴女也。余熟見之則白河帝雪中幸訪小野太后之圖也其年存倭字有可證者乃其談其趣少將日家藏年久。今夜初知其故事。可喜。云云。其餘所談件件及戌刻而歸聞一元狛庸留談六義堂余入寢顧言侍焉筆記抄出條條。凡每月十五日

石習侍。十日賀璋侍。五日顧言侍。璋爲先輩。習爲後進。顧言兼陪六義堂。故所定如此。安成勤侍十四年。齡超強仕。故除夜直之列。而自申刻至薄暮。往往侍坐。此四生常在塾内。勤館事者也。此日記曰侍史者此輩也。其餘館生者。各離居而日來館中者也。

九日。　館事如例。記了永承元年。附藤賢資傳於此。及晚卜幽來。使安成讀後朱雀紀。及戌刻而畢。卜幽歸後。使石習讀奥州合戰記。

十日。　館事如例。記了永承二年。而三年春夏無事。纔一二件而已。至九月源頼信卒。其傳長。記其半。而至申刻。故閣筆。　今日寫續世繼小野雪御幸之段。以贈前橋少將。　春常微恙復本。今日勤館事。薄暮持塾試李白觀瀑詩卷來。請批評而退。入夜璋侍坐。乃口授加批語。且取其詩體相似者。分爲左右。以定勝負。旣作小序以弁之。

十一日。　館事如例。記頼信傳及頼義少壯之時事。以終永承三年。而記四年至十一月。　及晚賀璋持昨夜詩卷。以呈貞長。衆皆聚見之。其卷中之冠。友元所作也。左右勝負各有差。其中一對。左右共賀璋作也。勝亦不悅。負亦無恨。一笑。　今午佐道慶來。　退館後。貞長評諸生詩。今夜使石習初讀前錄。余自以別本聽之。自神武至神功。前錄自甲辰冬加點。其後與狛庸對讀一校。了而後一部再寫。畢使安成賀璋又一校。寫來何。自去冬使春貞再校。猶未終編。以近日可淨書。故自今夜資始。旣及再校也。

十二日。館事如例。記畢永承四年十二月麗景殿女御繪合之事。而終同五年。其末記奧州兵亂之始。比及退館微雨。昨今之間。園中祖種櫻開。每歲及仲春。則待此花開。今春無意見花。故時侍者相語而知之。今朝友元詣讀耕墓。過余寢前。有賞花之聲。余亦出而見之。今午卜幽寄一封。開見之。則一絶并序述夢春信之事。不堪感慨。以在館故。一見而閣之。今夕再覧和答之。其後使璋讀天德歌合。長元歌合。

十三日。自今曉雨降。自巳刻使石習讀前錄二冊。自應神至繼體。今夜自授村生補著話數段。此話春信所作。猶未終編。故及此

十四日。陰雨。館事如例。記永承六年了。及晚携春常應卜幽之招。友元高庸同行。了仙春帆。元貞從焉。聯七十句。春信沒後。初有此興。懷舊甚切。漸及子刻而歸。

十五日。小祭如例。巳刻館事如例。記了永承七年。而後記了天喜元年。又盡二年。餘其末。自今日使安成。貿璋對讀呂鑒以來紀。今晚以仙講蒙求。今夕史館群僚見園中櫻花。今夜使石習讀通鑑前錄。自安閑至崇峻而止。

十六日。館事如例。記天喜二年賴義奧州一戰。而記三年。四年了。此二年事甚少。自昨晚庭前吳笠櫻花開。今夜璋侍焉。考續文粹數篇。正誤字。

十七日。館事如例。庸也不來。使石習執筆記天喜五年賴義爲貞任被困之事。而後記康平元年。至四月。退館後校獫藥。拔康平治曆之事。作目錄。及暮阿部政重來訪。話舊且及世事。漸至亥

刻而歸。而後使習讀推古、舒明紀。

十八日。館事如例。記了康平元年五月以後、而盡二年。三年。四年了。猶用終日筆不休。榮華物語三十六七載此間之事。然次第混雜、年月不分明。然與他書併考之。則其始末可知乎。可追補之。及晚歸寢。考榮華物語。既而薄暮徐步園中。鷄毛遺愛二櫻盛開。其餘小櫻或開。或未開。祖稉吳笠稍散落。商皓白鷺聯球。玉字猶未開。之反（正昭平）猶結蕚。見彼見此。聊慰鬱。追懷亦切。既而入六義堂。暫憩。春澤來。秉燭歸寢。村生侍焉。撿梅洞文集訓點。終一卷。而後補若話數件。

十九日。使石習讀皇極紀。而至天智。自神武至此都六卷。校合既三四回。猶有風葉之可掃。午時出岡。赴小田原拾遺。對話移刻。彼示此間政務條條。依遣檢使於諸國也。余聊述所思。且正誤字。右筆皆文官而不知字。故每々有之。既而及史館之事。晚炊後猶談。薄暮赴久和牧。及當國國府六所社棟札事。且問史館編輯之趣。懇答之。事畢而出。赴忍拾遺。時既秉燭也。對面有所議。而罷歸。過阿部政重。有所談。漸及半夜而歸。

二十日。夙興。使高賀二生草六所幷武州一宮棟札遣久和牧。巳刻赴史館。點竄加補天喜、康平數件。 藤勿齋來。少焉永伊牧來。伊牧久不來于此。故示今春所修十卷。伊牧曰。諸老疲勞。恐其氣疲成病云云。既而伊牧去。勿齋止。俱喫晚齋。自天喜元年至康平四年。都九年。合之爲第三十卷。申刻後勿齋見庭前花。春常、友元、高庸等携手散步。且遊東叡山。山中櫻花爛熳。余亦同行早歸。移

刻勿齋歸會六義堂卜幽來會。勿齋開行廚進餅幷酒。薄暮久和牧寄狀謝棟札之事。今日終日風。勿齋歸依入夜風不止也。時已戌刻也。卜幽從余俱入寢所賀璋讀永承紀一卷讀了卜幽歸漸及子刻。地震。

二十一日。館事如例記康平五年至十一月。其年末奧州之戰記之。今朝雨降午後霽及晚又風庭前櫻花爛熳昨今風雨散落如雪　伯元二三日有姪之喪不到焉。春貞病既十餘日今晚春常友元猶庸赴高木氏人浴之招予不赴焉。　入夜使石習讀天武紀了。

二十二日。館事如例記康平五年奧州合戰之事了。　今夜使石習讀持統紀文武紀了既而就睡。　今夜風雨

二十三日。風雨寒氣如冬。　小祭如例

館事如例一校奧州合戰長段而記畢康平六年終日雨不止入夜猶滴。　今夜口授賀璋記天德歌合始末。前回所記疎畧故改補之其後讀續文粹改正文字。

二十四日。記畢康平七年而自康平五年至七年爲三十一卷。　及晚伯元講大學余以衆約赴永伊牧。館中之事數條有所議漸及半夜而歸

二十五日。午前卜幽來使村生讀天喜康平紀二卷了晚炊之後村生讀史館茗話。幽聽而喜之。請借寫之乃許之因茲幽懷舊不止唱一句曰。園桃依舊發人面恨今亡。余對曰。春草換新感我心

憶昔嵜村生執筆。既而春常來。相共吟之對之。及三十句。而卜幽去。漸至亥半。其後使村生記茗話
二三件。

二十六日。記了治暦元年。而至二年九月。

此間或風。或雨。今日亦雨。 今夜右生讀元明。元正紀。而至梁武天平五年。聞今夕貞長等評萌生
嵜生賣花翁詩。 今晩貊庸講三體詩。

二十七日。終日雨。 記了治暦二年十月以後。又畢治暦三年事。記事頗多。 晩來杤木良綱來。
有所議。而暫談而歸。斯人春澤。春秦外舅也。

今夕有約。欲赴高木氏。依雨延引。

入夜賀璋侍焉。口授之以作藤明衡傳。爲明日館事之助。

二十八日。 附明衡傳於治暦三年之後。而記治暦四年。至七月。 榊原刑部大輔使來。恵時服於
余及春常。十日以前參府而遂 賛禮畢。余雖不忘故拾遺舊好。然未能訪之。四五日以前遣春常
而已。 今夕赴友元宅。徴歌合之題。出七題。分左右。左春常。友元。貊庸。春澤。野傳。津省也。右伯元。勝
澄。正竹。賀璋。春帆。丁仙也。友元。伯元賦二首。其餘各一首也。吟案之際。余與卜幽談。舊成前進饌。亥
刻群詩成。左右相分列坐。左講師貊庸。右講師賀璋也。余逐一判之。卜幽傍聞欣然。左勝四。右勝二。
持一。而後加批語。而後各記作者之名。其番々各各亂定之云云。子刻余及卜幽伯元等歸。春常貊

居止宿。

二十九日。　又雨。　早朝既橋少將使來。披折簡有秀吉平藤豐臣三姓相改之年月之問。乃以公卿補任一校而答之。　巳刻館事如例。記了治曆四年。自元年至四年。併爲第三十二卷。正月十一日自記寬弘元年至今日。記了六十五年。且除休日則日數亦六十五也。　中後永伊牧書到曰。諸老相議。史館加二員增其月俸。　今夕讀了梁武紀。

三月

朔日。　積雨止而快晴。

早朝拜神主。小祭如例。朝齋後拜聖堂。而後詣墳墓。以上巳既近。故不及登　城。獨坐追憶去年花時之事。多情綠漉。時館生了仙來侍焉。乃留之。召賀生村生。與仙聯句。高生來加。既而松壽來。少焉友元來。聽聯句。聯指南之。午半卜幽來。吟一二句。漸至三十句。友元松壽去。晚炊後使石生讀治曆紀。卜幽聽之而悅。讀了後。又使石生讀明衡往來。一息不休。百餘葉讀過了。日猶不暮。術黑卜幽去。今日春信俗忌日。明日　先妣正忌日也。彼此追懷計會。然聯句唔咿送長日了。更無俗塵之囂。入夜使石生讀孝謙紀。其後抄出延久故事。夜半雨及曉而歇。

二日。　晴。　夙起靜坐。使生之眞安。　先妣神主於牀上設奠具。少焉春常侍坐。少焉勝澄來。少焉高澤來。余作小祭文。辰刻獻祭膳。余上香一獻。使賀璋讀祝文。高澤誦祭文。次春常二獻。勝澄三獻。事

畢。澤上香而後徹膳供茶菓。請隆之眞春泰賀璋仲龍等逐次拜之。請隆事 先妣三十年。仲龍育
先妣之傍。賀璋幼時侍讀耕子。故 先妣知之。春泰者雖不相見。爲高澤弟。則有姑姪之親。之眞者
其母爲 先妣之姪。故共助祭事。事少而人繁。則爲發故限此等而已。其後喫朝齋。常澄及澤伴食。
飯後各參墓。既而勝澄及高澤歸。
巳刻館事如例。余終日素服記延久元年至十二月。此末猶有可追加之事。 今夜村生侍焉。記名
話數段。
三日。 夙興拜神主。 其後携春常而出。暫憩元德宅。友元既登營。正竹狛庸在此。暫談。旋乍登城。
拜禮事畢。忍拾遺久和牧及棟札之事。且與小田原拾遺及永伊牧。井河牧。暫談而出。使春常經歷
諸老。余休于勝澄宅。而赴倉橋氏。有所談而歸。勝澄待我。相俶狛庸。高澤來會。既而皆去。晩炊之後。
赴太田攝牧。爲謝去年來問也。他適不遇而歸。入六義堂。暫休而歸寢。熟思往事往年。今日讀耕子
來于此。其夕稻濃牧來過。其明讀耕臥疾。遂不起。去年今日友元來遊。春信作桃賦。彼此追懷太切。
乃使石習讀廢帝紀。讀了。漸至薄暮。勤館事。則記事考事。不覺日永。今日閑暇。半日無聊消日。
今夕使賀璋讀神代卷。自修國史。時々思記神武以前。做補史記及通鑑外紀。然神代洪荒不易下
筆。不如闕之。兩端未決。先試欲一覽而已。
四日。 追加延久元年數件。附於年末。而記了二年。 及晩赴高木氏入浴之招。下酉先達。主人頃

聞求僧包極奏議等數部一覽之、而入浴薄暮友元亦來。卜幽屢問本朝事。相語良久、及亥半而歸。

夜半大雨。

五日。終日雨。記延久三年至八月。

今夕使石習讀稱德紀。入夜雨猶不止。

六日。記了延久三年九月以後、而又記了延久四年。然猶未一校。既及申刻、狛庸終日筆不休。石習在側。考書無暇（暇カ）、狛庸草了一段。乃附習使二生代寫之。凡毎日如此。友元、伯元、春常所記亦各執筆草之者寫之者各一人有之。依去月加給、狛庸、春貞外執役者凡十二人。其中春泰、榮清所新加也。今晩行墓祭。例年昨日行之。然依雨延及今晩。春常、勝澄預助之。予漸疲。且以新墓加故不堪齋陶、自祭考妣。而其餘使人代之。執役者清隆之眞、仲確（此二人家傳奉僕也。）安成、賀璋、春帆、石習等也。成璋累年習熟。故兼議其事。高澤以族類之好來預事。其餘門生雖有親炙者、以凶事故不招之。又無請來會者。猶欲云云、口授亦悼、故默而止。

入夜石生侍焉。讀光仁紀。餘其末十餘葉。

七日。朝石生讀了光仁紀末。飯後考白河御宇件々作表目。今日與藤勿齋有赴永伊牧之約。巳半出。先憇阿部政重宅。相語。午半春常、友元來會。乃携二子赴伊牧。今日營中有勅使之拜禮。主人未歸。勿齋既來。少焉保若、牧來會。少選主人歸。乃進晩炊。庭前紅杜鵑爛熳。主人求詩。春常、友

元各賦絶句。余懶而不作之。既而若敬有障而歸。喫點心後。勿齋歸。及暮余亦歸。春常反元直赴正竹宅。余歸閣。甚困勞。暫休。漸及戌刻。使璋讀神代卷。

八日。　一校延久元年至四年。終後三條紀。併爲第三十三卷。其後記白河帝延久五年。自正月至五月。館事畢。春常讀大學。至薄暮畢。今夕催詩合之遊。豫出十題。以分左右。賀璋野鶴爲左頭。屬者八人。狛庸村顧言爲右頭。屬者八人。左右頭共四人詩科萌生也。及期左右相分各爲列。左講師小出泉。右講師伸龍。左右同題各一首相代讀之。予逐一細評判之。三員長助言。卜幽來聽之。左右互有勝負。左勝三。右勝亦三。持者各四首。遂爲持。予戯作其引。既而講了進饌。漸及子刻而罷。

九日。　庸也疾不能來。使右習執筆記延久五年六月以後至承保元年七月。　薄暮阿部政重自來。給茶菓。友元偕元其留談。政重依官事所遊歷五畿内名山勝水談之。漸及亥刻。政重歸。

十日。　記了承保元年至二年四月。

今晩春常訪太田氏逢寡婦。　薄暮卜幽來。在寢相談。使安成右習讀後三條紀了。而相談。漸及亥刻。卜幽去。予亦歸寢。秉燭春常歸。卜幽去後使右習讀桓武紀上。未終其卷。

十一日。　終日雨。　記了承保二年五月以後。

頃間使安成賀璋再校呂泰至長保十九卷。今日對讀既了。　今夕使村生記茗話數條。

今月之初勅使參府登城。饗應如例。又聞去月以來猿樂屢有之。然館中去城雖不遠。別是一天地。

世上之事。不皆知焉。日日記事。夜夜考書。外人以爲可勞。然却比利奔名走則安。人嘲我。我笑他。

十二日。讀耕弟正忠日夙起獨坐。作懷舊詩。時聞卜幽來詣讀耕墳。使人謝之。且延之招於寢。勞其不忘舊交冒雨早來。而談往事。共喫朝齋。春常來侍焉。予又作一絕示卜幽。少焉友元詣墓來談及巳刻。予詣讀耕墓。而直赴史館。逢於狛庸詣墓。到館則伯元既詣墓畢。隱几依今日棠陰無事而來焉也。卜幽暫在館中。巳午勝澄來。仲龍從焉。勝澄呈哀詩。既而勝澄卜幽去。午時高澤來。及晚正竹來。共詣墓。嗚呼七回之過。纔一夢之間。然彼二女及寡婦相次而逝。我亦頻遭凶事。墳墓纍纍命也。噫。

今日記了承保三年。自延久五年併之。以爲第三十四卷。今春所記。自寬弘元年至此。總十五卷。館事畢。春常赴勝澄宅。拜讀耕神主。而過倉橋氏。而及暮歸。談曰友元亦到勝澄宅。拜神主。讀耕門生不少。友元最親炙。故沒後追慕（墓カ）亦異他。去者日疎。遠者易忘。昔日門生。今日無詣墓者。二元。狛庸兼館事。高澤有外親之好。殊追慕（墓カ）而來者卜幽。正竹而已。其餘不遑世務乎。抑又忘之乎。今晚各素食。在次座則清隆安成賀璋。春帆素食云云。賀璋勿論。清隆亦可然。安成亦慶豪懇言。春帆雖不執謁。其伯父爲舊門生。其父亦久出入我家者也。其餘館生。皆彼沒後來學者也。聞倉橋氏昨日承丹州監察之事。來月首途。故春常往問之。

今夕使石習讀桓武紀。終其上卷。

十三日。晨起。寫永伊牧書格銘。此銘　先考所作。罹丁酉之災。今新製請寫舊銘。故及此。午前赴倉橋氏。勞丹州之行。而訪小田原拾遺疾。既本復登營。直以兼約赴伯元宅。以催詩合之會也。會者既先在斯。各探題吟案。友元爲左頭。林憲宗・隆高・澤仲龍・賀璋屬之。春常爲右頭。野篤・村顧言・小出泉・津省屬之。伯元雖在右方。以爲主人。故專委春常也。狛庸以有公務。故不來。以仙朮至不剋作者。侍余傍。乃口授彼。以作詩贊二篇。晚炊後。促左右詩。薄暮詩成。狛庸至。及秉燭。左右相分列坐。龍與泉爲講師。每一首友元・春常相難。而後余判之。加批語。凡八番。（左友元・賀璋二首。右春常。伯元二首。其餘各一首。）左勝二首。右勝三首。左右持者三首。右方之勝多而後喫點心。子之半各退去。

十四日。館事如例。記畢承曆元年。及晚狛庸曰。日光發途既迫。自明日不能勤館事云云。余歸寢後一睡。及暮而覺。近來未有如此之熟眠。以昨夜深今朝夙起故乎。抑亦連日勞氣之積乎。入夜璋侍。點檢頃日所考之昌泰以來至長保十九卷文字謬誤之事。而後閱神代卷畢。

十五日。小祭如例。館中亦如例。記了承曆二年。又記承曆三年。至秋之半。石習執筆。　今晚野傳講孝經。　申半卜幽來。使安成讀延久五年及承保紀畢。　戌刻卜幽去。承保紀一二件改正之。其後使石習讀桓武紀中卷。

十六日。　記了承曆三年。有舊文數篇。故紙葉稍多。退館之後。永伊牧寄書三部。曰今般自京師來。故寄史館云云。其中一部號文鳳抄。我久門（聞カ）此名。以爲綴文粹以後之詩文乎。今開見則如對類畧

韻等之物也。想夫博士求對偶之具乎。非今編修之可採用。乃納文庫。就知朝廷無人不能分辨而寫寄及此也。其外二部者當時板行家家有之者也。蹙頞〻〻。　今夕村作侍焉。習茗話十件。今日伯元所管。自元應至正長百十年。一草終。然以漏脫多故附片玉括套等使再考加補之。伯元笑曰自今日又起筆。余曰終此加補則又可使加補中華三韓書載我拜（邦カ）之事。乃附抄出二冊。

十七日。　久娘忌日小祭。詣其墓。

館事如例記畢承曆四年自元年至四年。合爲第三十五卷。及暮狛庸來。近日赴日光云云。對話及戌刻而赴六義堂。其後作東坡觀海棠贊伯元所請也。前日雖作十韻贊。以與舊作同趣改作絕句且作餞狛庸詩。賀璋執筆。

十八日。　記了永保元年而補承保二年一件。春貞久病。今日初出座。顏色甚衰。　及晚赴本庄訪太田資高。逢其妹。濺懷舊淚而歸。過保若牧。對談良久。此人公私多事。以偶在家爲幸。入夜而歸。使石習讀桓武紀。終中卷。

十九日。　點檢去年以來所潤於人之書畫自筆數葉。如此之類年〻雖多。去秋以來不肯之。其中不得輟者少〻有焉。　午半赴高木氏。頃日頭痛故爲人浴散鬱也。春常同行。卜幽。友元來會。主人借馬喚石習。使之讀大學衍義。友元早歸。及暮春常歸。入夜因主人之求。口授石習諺解溫公才德論。卜幽相話及亥刻而歸

二十日。早晨狛庸來。依明朝日光發途也。松平日向守來。尋暫談而去。斯人雖匪舊知。懇問稍厚。已刻館事如例。聊適來。前日朱之瑜所草之碑銘成。其文不愜。素聞。建而無益乎。然當時無文人。以外國人故建之。則勝於無碑乎。諸門生所議不一。我心亦不決。友元及適其份也。故特及其事。松平大炊頭來。尋頃之而去。三竹來。此亦近日赴日光。云云。余示昌泰以來所成之冊子。及寛弘以來數卷。榮見之。曰無雙奇珍也。且覽片玉括囊等抄出。感其選述之勞。稍久而去。倉橋尚政至此等皆靈廟歸路來過者也。藤勿齋書到。曰今日有疾。不參廟。故不來過。來二十五日可來遊。云云。

今日記了永保二年。退館後頗疲勞。一睡而休。入夜使王賀璋讀舊事紀。

二十一日。記了永保三年。其末記義家出羽之戰始于此。今日荒川長（國成乎）來。自洛是宗長弟高澤春泰兄也。宗長寄新刊本朝百將傳及梅洞集二冊。今晩友元講了大學。其後林憲誦詩經。且求軒號。授晉字。以名軒。其餘書別號二件。入夜憲帰。使石習讀桓武紀下卷三十餘葉。

二十二日。伯元春貞赴榮陰。如例。館中寂寂。友元春常同席耳。諸生亦疾者三人。余務事如常。石習侍筆硯。記了應德元年。至同二年九月。及晩而雨。入夜風吹。村生侍。書著語數件記之。既及五十八件。併春信所記。則百件也。乃至此停筆。

二十三日。小祭。參墓如例。終風及晩而止。

記畢應德二年而記應德三年未終一校。
今夜使賀璋讀梅洞集稍改其訓點。其後聞讀若話五十八件。一校了。
二十四日。　校撿永保元年至應德三年。併六年以爲第三十六卷。而加補承保承曆三四件。且永承。天喜一二件有所加。　友元頃間所草至土御門帝。今日終其一代。以日光發途日迫。自明日不能勤館事。云云且曰。今朝有忍拾遺之招。曰來月二日可發足云云。伯元再修至元弘之比。春常所草至天正七年。信長勃興幷吞東西割據多事云云。執筆書生一兩輩病而不出仕。其餘書生勤事如所定。　今夕石生侍坐讀了桓武紀下卷。是前錄第十七卷也。校讀既五回。頗有所改正。
二十五日。　辰刻赴忍拾遺對面。告近日赴日光之暇。拾遺快笑。被勞史館之事。有客一兩輩。拾遺談曰。國史編輯不遇大平之時。則不成。然無其人。則又不成。今太平之世有此盛擧。又有其人。客皆曰。珍重。予辭謝而出。歸謁前橋少將。少將曰。頃間多事。昔間疎遠云云。時大久保和泉守來會。少焉少將登　城。與和泉守暫談相別。予過勝氏。春常在焉。暫休。共赴藤勿齋。遊後園。芍藥爛熳。坐流水堂。午半友元來。以仙亦至。晩飯後。書賈來。既而又出後園。秉燭後讀通鑑晉紀。友元早去。其後春常與主人對讀良久。予傍聽頻追憶往事。十餘年以前勿齋與春德讀史記。先考亦時々聽之。其後春德與春信讀通鑑前後。予無不預之。爲幸乎爲不幸乎。主人亦及此事。其間進點心。對話之久。漸及子半而歸。以仙今流浪在勿齋近邊。故預招。

二十六日。館事如例。伯元及春貞出座。予記了寛治元年。而至二年二月而休。今晩村生依巡番誦三體詩。其後勝澄來。予寢讀詩經。

今夕友元伯元會六義堂。評諸生詩。春澤來。予寢有所談。其後使石習讀平城紀。

二十七日。記了寛治二年四月以後。又蓋同三年。今晩灸治。入夜而休。

今夕久保氏寄諸國浦々制札。曰執政謂可歷余一覽而請書之倭字俗語雖不足看。改正三四處。以返遣之。

二十八日。終日雨。入夜不止。記畢寛治四年。記義家出羽國合戰之半。漸以爲堆。故自寛治元年至四年。合之爲第三十七卷。今夕春常伯元赴友元宅。告日光別。余不同行。入夜㦸餞別一律。併之以兩種。既而乍想明日當故姫路拾遺三周忌。追憶之餘賦一絕。以寄嗣子刑部大輔。就想斯人今存或夫慰余幽鬱。且爲修史之助乎。何則滿城無知倭書之事。斯人雖疎文學。然嗜倭書。當時無雙。斯人亦不存。史館之不幸也。事畢使賀生讀舊事紀。

二十九日。晴。館事如例。記了寛治五年。其末記義家陷金澤之事。事長猶未終。申刻前友元及南直高澤來安成講職原。及晩春常招友元於六義堂。餞日光之行。直澤爲伴。余亦往談。漸及二更而帰。後村生來侍。一考茗話新寫本。

晦日。記了金澤之戰事。而記寛治六年。至九月。猶餘其末。及晩卜幽來。退館之後談於書院。使三

安成讀承曆紀畢而又讀永保紀日已暮秉燭之後石習代安成讀應德紀畢今夕名話新寫了乃使習讀之一校了卜幽聽而喜之欲寫之約再覽之後可借之既而卜幽去

今日春貞前錄一校了自去年始此以屢病遲滯乃自今日命表裝之事且使春貞加朱於國史外考

聞忽拾遺昨日發途赴日光其副司井河牧亦既發途其餘屬徒可逐日登山友元亦二三日中可發是友元狛庸共赴日光且館生二人病故所草之人然修史之事不滯自狛庸登山至今日半月既草三卷

四月

朔日大雨終日不止

小祭如例依雨不登城使春常發箋

聽平城紀三十餘葉畢改名話一件　春常歸曰日光執役之輩二十人許列座拜謁友元在其中土但牧言上其趣云云友元明朝發途依雨不能往遣書告別且遣狀於井河牧野三竹及狛郎

館生了仙有病請赴温泉而治之予既聽之今日來告暇　今夕聽嵯峨紀上卷畢書所聽三十餘葉今夜四十八葉其石習讀之燈下書聲簷外雨聲璨璨滴滴聊慰幽寂

二日終日雨滂沱　小祭如例　遣使於友元留守今曉發途思像行路難

館事如例。記畢寛治六年九月以後。而盡同七年。而自五年至七年。合爲第三十八卷。使安成考拾葉所藏保元以後事。而寫抄於括套。爲便於考索也。久壽以前。余逐年記之。保元以後。爲加補友元所草也。凡館中之勤。片玉括套。國史考。皆豫慮使館生等抄出之。不然則當期望洋向者。
今夕賀生讀舊事紀。
三日。記了嘉保元年。及晩林惣來。誦詩經。使仲龍讀茗話。　入夜石習讀嵯峨紀中卷。
四日。終日陰。及晩而雨。　伯元。春貞不來。想夫在棠陰也。友元。猶庸今日定知遇予日光。人世離合。古來皆如此。伯元。春貞明日可相面。友元。猶庸來月可同此席。唯不可再逢者。春信也。噫。巳刻與春常在史館。寂寂寥寥。元德法印來。有所相議。少焉去。記嘉保二年了。且加補寛治數件。
自昨日召傭書者八人。其中熟寫書者淨書前錄。猶未熟者寫續錄寛弘以後草稿卷本。以爲冊子。
又裝潢前錄草本四十冊。自一昨日至今日而成。此等之事。安成賀璋監之。如例。
今夕村生侍焉。口授之。作史館茗話百件跋。
五日。　館事如例。記畢永長元年。　今夕賀生讀舊事紀。
六日。　今日亦伯元。春貞在棠陰。不出。
記承德元年畢。　春常所記至天正十二年。　喚神龍。筆前錄四十卷標書。　及晩卜幽來。於書院晤語。使賀生讀寛治紀二卷了。戌半幽去。　友元書到。途中遇雨。然登山無他。三竹。猶庸相遇。談及

史館之事云云。

七日。經歷前橋少將。元德法印。倉橋氏。而攜春常。勝澄。應大久保泉牧兼約。阿部政義。大久保忠隆。阿部政重來會。此四人雖異其氏。同胞昆弟也。其父正之。其兄政繼。自我先考交際尤厚。予弱冠以來。已三十餘年。其交如親族。故今日之會。不雜他客。晚飲畢勝澄去。入浴畢春常去。予獨留懷舊之談頻起。三十餘年間彼家父兄亡。予家多喪。彼翟或催淚。或慰解之。政重者末弟也。然爲政繼養子。今准正之嫡孫。漸及半夜而歸。

八日。早朝永伊牧書到。曰。昨日奉　命今日乘驛赴　日光山巡視法席勞慰忍拾遺二三日來可歸府云云。

巳刻館事如例。記了承德二年。而嘉保元年至承德二年。合五年。爲第三十九卷。其後記了康和元年。及晚以仙依巡番講孝經中半出閣。赴永伊牧驛馬驛夫滿門。已發途之時也。不逢而出。訪小田原拾遺。而問忍拾遺并河牧留守。而又過倉橋氏告別。以近日赴丹州也。秉燭而歸。乃召石習讀嵯峨紀中卷畢。

九日。　及晚而雨頃日陰晴不齊。

改正江匡房西府千言詩文字。載康和元年末。而後記康和二年頗多事。至六月不能終其年。

及晚改正匡房安樂寺二千言詩之文字。凡續文粹所載及朝野群載誤字每篇多多。無不勞校正。

然記事假此二書者甚多。 入夜石生讀嵯峨紀下卷。

十日。 自朝至午大雨。及晩而晴。

館事如例。記畢康和二年。合元年二年。爲第四十卷。退館之後。赴高氏木入浴之招。春常從焉。卜幽。南直豫來在此。出浴之後。直讀通鑑綱目漢高紀三四段。余爲主人解之。主人雖不識字。甚好讀書。有珍書則求之。故直屢應其招。常早去。余及卜幽及夜闌而歸。

十一日。 記畢康和三年。且加寛治一件。 及晩藤勿齋來過。對話書院。誦通鑑綱目晉安帝隆安二年。入夜而歸。其後使賀生讀梅洞集二卷。

今年保田若牧使其子宗重來議其家譜之事。少焉歸。今日館生病而不來者四人。

聞今茲永伊牧歸自日光。

十二日。 記康和四年。至六月。 退館之後。使春常赴永伊牧。以勞日光往還。 林憲來。讀詩經。卜幽來。聽憲之時咿。薄暮憲去。 入夜使村生讀嘉保。永長。承德紀。而又讀康和元年。二年紀。卜幽留聽。漸及半夜而畢。

十三日。 自朝至午雨。及晩霽。

午前聽嵯峨紀下畢。入夜聽淳和紀上畢。兩卷共石生讀之。 今日加賀羽林使价來。遂使者謝之。予今年不赴諸侯。故未賀羽林參勤。

十四日。記康和四年七月以後畢。而記康和五年。至六月。而一校康和三年畢。十二日及今日。俱是棠陰之式日也。然日光法會之間。官不聽訟。故伯元。春貞出席。頃間傭書新寫。逐日而成。乃使春貞賀璋一校加朱句。及晚使春常赴加賀羽林。述來使之謝。入夜璋侍焉。一校梅洞集訓點。

十五日。小祭如例。記康和五年。而自二年至五年。併之爲第四十一卷。凡一卷畢。則使安成石習一校。予傍聽之。其後記長治元年。多事纔盡正月。今夕南直巡番。講蒙求。入夜石生讀淳和紀中卷畢

十六日。記長治元年。記堀河百首艷書合之事於其末。而又記長治二年。至六月。及晚勝氏之門侍坐談洛陽之事。秉燭小田原拾遺寄簡問攝家清華名家等之事。乃記四通附其使遣之。其後使石生讀淳和紀下卷畢。

十七日　雨　記長治二年七月以後。又記嘉承元年。至八月。午前松平大炊頭來尋。今晚於史館有詩合。左則伯元。正竹。春帆。春貞。仲龍。石習。井的。重言。右則春常。勝澄。賀璋。南直。高澤。安成。湊安。春泰。春竹。合九番。判後點檢則左右持。始于薄暮。終于戌刻。其後各暫談而歸。戌之半歸寢。使賀璋讀梅洞集。

十八日　雨　記嘉承元年。又記二年。至七月。堀河帝崩。除其末。先日使安成抄出拾葉所載鳥羽御宇事。作目錄。今夕予自再校加之。

今夜使石生讀仁明紀上卷。

十九日。晴。 飯後作祠堂告文。以明夕（日カ）欲移神主也。賀生把筆。乃清書之。命之翼以明之（日晩乎）祭供事。之翼乃使奴僕掃除堂邊。 午後卜幽來。使賀生讀康和長治紀。及日暮畢。卜幽去。今夕賀生侍焉。予以氣勞故不及讀書。唯談館中之事。至亥半而休。

二十日。 陰而不雨。 台徳御參 廟。門前器〻。輿馬成群。列卒登我岡上巡見故學館事。巳半移神主於祠堂。予供薄奠。上香獻酒。賀璋讀告文。春常風疾不預焉。 及晩永伊牧來過。今日留守 營中。還 御之後參 廟。故至此改着裝束。少焉去。其後藤勿齋來過。入書院暫談而去。今日高力伊豫守來過。予懶而不逢。其餘使來者稍有之。自午至晩見梅洞集三卷。 今夕石生讀了仁明紀上卷。又讀中卷。

今日書賈自水寄呈新寫本四冊。其中有田氏家集一帖。其跋曰島田忠臣集。乃是田達音也。余嘗併參陽成實錄及菅家文草。辨忠臣達音爲一人。作文一篇。載于家集。又記其事於茗話。卜幽及館徒粗聞之。今見此集。喜臆斷不違也。嗚呼春信若在。則語之則解頤乎。就想。 官命自廷臣所寫寄倭書。凡三箱。唯有愚管抄。其餘皆不珍之物也。自水往年呈四百餘帖。其後亦時時寫寄珍書。以紹紳之費不如一書賈之賤。噫。

二十一日。 終日雨。春常依風疾不出館。

記畢嘉承二年七月以後而自長治元年至嘉承二年合爲第四十二卷堀河帝在位二十一年總六卷也。初謂自昌泰至後朱雀雖無正史猶有扶桑略紀日本紀畧總存自後冷泉以後無漢字記。唯是倭字物語而已。記事甚可少況榮華物語終於堀河初年。則二十一年之久亦不過二三卷。然續文粹朝野群載及倭字抄出成堆至六卷可以悅焉。去月十五日猶庸赴日光以來。至今日三十七日其間休日七日除之。三十日也。自承曆二年至嘉承二年合三十年也。其間有一年經二日而成者。又有一日記二年。又有二日記三年。畢竟一年充一日之課也。庸發途之時。余謂渠曰汝不歸之間修畢堀河記。然以記事之多漸至今日而畢。庸三四日之內可歸府也。事雖不繫於公。然所豫思之不爽亦是老後之勤也。呵々。

今日鍋島加賀守贈大硯一面其紋刻數猿食蒲萄其餘梅竹雲月楓樹猩猩等所雕數品聊以慰眼就想春信好文房器具而催懷舊之情。

今夕使賀生讀梅洞集春常頃雖有微恙訓點考讎無間斷。欲其早成功也。故余讀之聞之。則一字一淚雖不堪焉。然強又一考之。嗚呼壽夭命也。彼不滿而立以有斯才。自成蠹箒之綴十年。其著述之多雖沒後。又我家之美談也。如此想之。則一悲一歎。寸胸兩般。

二十二日。　陰而不雨。伯元春貞赴棠聽。予獨在史館。春常不顧微恙。出席起筆之時。阿部政重來訪。頻勸春常閣筆保養。此人三世之交。故其懇志丁寧也。少焉朽木良綱來暫談。而良綱去。政重留

談。良久而歸。既而辻達來。移刻而去。

記烏羽帝天仁元年。至八月。述義家卒。義綱配流始末。且以來客多。故不能終一年。

薄暮藤堂和泉守書至。曰。二十五日前橋少將可來。有可招足下之旨。云云。少將久無音問。然有此告。故不能辭焉。自史館始以來。少將無伴食之誘。今如此。乃知少將記憶館休之日也。日ゝ多務之間。其記憶之正。不亦奇乎。　今夜石生讀了仁明紀中卷。

二十三日。　祠堂小奠如例而詣墳墓。

記了天仁元年。而盡同二年。而一校元年。二年了。　今日醫長怡來。春常頃間飲其藥故也。是亦官醫。其術鳴當時者也。春庵來侍六義堂。及晩林恕來讀詩經。及暮而歸。　頃間館書逐日而成。春貞逐次一校點朱句。今日至後冷泉永承紀。其所校了安成賀璋對讀再校。今日至後一條萬壽紀。黄昏賀璋侍寢。試問頃間所校故事。

今日借月中巖年譜於金地院。

今夜石生讀仁明紀下卷。

二十四日。　館事如例。　巳刻友元來。昨夜歸府。云云。暫談山中法會事而去。　午時加賀家老奥村因幡來問師中春信事。談懷舊而去。

記畢天永元年。而又記二年。至十一月。是年中右記存。故頗多事。退館後訪友元。問倉橋氏留守。過林

憲宅而到忍拾遺第賀日光畢事歸府而過永伊牧他適不逢而歸乃到前橋第而歸闕日既暮矣
使賀生讀梅洞集
二十五日朝觀梅洞集飯後見階蓂詞葉點檢江匡房詩其後聽仁明紀十餘葉午時友元來曰今日登城謁見云云且談日光之事移刻喫晚炊而歸又覽梅洞集　申刻赴藤堂泉牧宅與前橋少將談或及日光之事或問公家之事或談源平之事件件或問史館之事宗對馬守保田若狹守大澤右近牛井驢庵等同席及戌刻而歸今日春常赴阿部政重別墅先余而歸及余歸而侍坐談彼地之事常頃間氣宇鬱滯故政重誘引之永伊牧亦傳語友元曰常宜休館事以保養云云常退歸於六義堂漸及亥刻於是使石生讀仁明紀下二十餘葉以終其卷
二十六日記天永二年正月至同年十月其末猶餘爲館事畢三體詩論談有之　林憲來讀詩經薄暮猶庸來談日光之事問史館之事少焉去
今夕石生讀文德紀上卷
二十六日記匡房傳終天永二年而天仁天永合四年爲第四十三卷　及晚見梅洞集及暮友元來談日光事至戌刻而歸厥後使賀生讀梅洞集
二十八日記了天永三年而至永久元年三月退館之後一覽永久南都北嶺諍論記
今夜使石生讀文德記上卷畢又讀下卷

二十九日。記永久元年閏三月至九月。詳載延暦興福爭論始末。故猶餘其末。　及晩職原講〈抄巡脱乎〉

歸寢。讀梅洞集聯句。　入夜使石生讀文徳紀下卷畢。又讀清和紀一。

晦日。記永久元年十月以後畢。而盡同二年。而一校天永三年。永久元年。　退館後。見了梅洞集。

自撰詩集十卷。春常所集續詩集二十卷。文集十卷。總四十卷。改訓點一覽了。固是不意一校。墨痕

淚痕滴々無乾者也。春常既約洛訓闕氏。逐次附便風遣之。此編輯雖舊好之徒。以無館暇故不及

助常之勞。館外門人及館生等各運謄寫之筆。就中村顧言在館之外。唯專預此事。其訓點常皆口

授。顧言涉寃。時時高澤甫直來預之。猶庸偶執筆云。序者附友元。然猶未成。

及暮使賀生讀嘉承二年以來至天永二年。卜幽來閑。漸及亥刻而罷。

五月

朔日。小祭如例。聞營中有公家拜禮。以予非所預故不登城。　自巳至午半。使石生讀清和

紀二冊。　未刻友元來談。營中之事。

未半赴永伊牧。爲告春常湯治之暇也。他適不逢。謁者而歸。歸路訪井河牧留守。過阿部政重。暫

談而出訪友元。打話。及暮而歸。伊牧書至。所示諭得其旨之由也。　今夜聽清和紀。

二日。雨。　友元高庸共來史館。友元記承元末年。高庸請一見白河以下記〈紀カ〉而後執筆。故與春貞

對讀。自前日一條帝寬弘以來至後三條。春貞一校寫朱句而安成賀璋逐次再校。此皆日光行以

前高庸所執筆也、自去月初備書所新寫也。
記畢永久三年。自大永三年。至永久三年。合四年爲第四十四卷。而記永久四年。至四年六月。
頃日館生罹疾者數輩。昨今稍乏執筆。
今朝小齋并參墓如式。　及暮永伊牧書到曰、明朝赴土能牧。告春常湯治之事。而後可過其宅云、
余自去秋祟朝不出行。然晚行則不能對面。故答可隨其旨。無奈人世之不任意何。余過憂以來世事皆拋。唯史館之事。日夜不怠。寓生涯於此。胸中雖苦支體無疾。故今春以來權門勢家信音稍疎。當時無好學人。況於知文字乎。如余唯當不虞之用而已。然則信音之疎亦宜哉。平生無他求。況今齡漸傾。心漸疲。唯讀書之氣力僅存而已。偶赴權門。難於登山。世人以讀書之氣力存於他事。猶爲有氣力。故有早朝之招。然携官事。故不〔能可乎〕拒勢家之招。嗚呼我豈有求于世。只願春常病氣早愈投老于忍岡。以待天然。唯是此而已。春常不能助我勞。却爲彼勞意。父子天性之愛。獨吾而已哉。猶欲云々。然多言無益。口授亦倦。於此使賀生止毫。
三日。
今朝赴土能牧。告春常湯治之事。而赴永伊牧。達其旨。喫朝餐而談史館事。而歸岡。猶未及辰之半。暫休赴史館。石生臥疾。故閣口授筆記。使高庸。春貞對讀白川記〔紀カ〕。昨日上中卷既讀。今日終下卷。妥生賀璋所一校。至後三條記〔紀カ〕畢事。　午時正竹。春安。春澤來。在六義堂。澤可從春常而湯治之旨也。

今夕夏至。祭祠堂如例。祭畢、憲也讀詩經。
入夜使賀生讀清和紀。
四日。營中有猿樂。饗勅使等。故友元登城。依繋日光之事。　館事如例。使庸貞對讀堀川寛治紀二卷而聞之。　今晩自讀清和紀十餘葉。入夜使賀生又讀清和紀。
五日。雨。　辰之半登營。拜謁如例。土能牧永伊牧列坐。謂余曰、春常湯治官暇議定。可任意發途。余謝。既而逢久和牧。述謝。和牧曰、可閣萬事、以保養爲專也。和牧爲當月之番。其後前橋少將。忍拾遺小田原拾遺共過余所居。莞爾。忍拾遺留坐。懇問春常事。且談日光事。友元在側。余爲友元述山中懇意之事。既而到右筆間。書一簡遣春常。而余過勝澄宅。暫休。經歷元老（前橋。忍。）執政（小田原。久和。土但。板内。）副執事（能牧。伊牧。）而述謝。歸勝澄及勝氏。高澤來待。與春常共伴晩炊。勝澄有端午詩。又有送春常行詩。聯點竄之。申刻皆去。安成侍讀清和紀第四卷畢。遣尺簡於大久保和泉守。依斯人意。而使高澤從春常。而同道湯治故也。又遣阿部政重書。此亦懇勞春常療養事故也。又告保若牧。爲述謝於諸老。特諭遂前橋少將也。　終日雨不歇。至夜彌甚。
今日南直來賀。其餘門生依雨無來者。
入夜使安成讀陽成紀上。
六日。　晨雨。　記畢永久四年七月以後。而又盡永久五年。賀璋執筆。使狛庸校堀河紀第三。特朱

句伯元春貞依棠陰有事而不出座。友元頭日草順德紀。午刻雨霽。春常發途赴熱海溫湯。高澤爲祚村顯言林之貞等從焉。今夜宿河崎驛。

今朝自讀陽成紀上卷了。今晚退館後。使安成讀中卷十餘葉。入夜賀生讀了此卷。

七日。　辰刻出赴前橋第。少將對話移刻。問春常何日發途。對曰昨日雨霽乃發足。少將曰善。其後問公家嚴歷件件。余談曰奉修史之事後與諸侯不交。然其參府歸國之賀有暇則勤之。去秋以來。無親疎遠近盡止之。故尾張黃門第遠然有舊恩加賀羽林第近而情厚相共不赴參府之賀。其餘可被推察。羽林笑曰善。然如榊原刑部如何。對曰彼先考懇情無雙。且刑部疾故一往問之。呈書慶問其安否。少將微笑然其意謂淺也。余曰吏部志不可忘懷舊不已。故刑部之疾甚勞之。余猶欲言時。板倉內膳正到。故談已而退。少焉出赴松平大炊頭。暫休訪阿部政重。他適不遇。乃過勝澄宅。而出訪倉橋氏留守。遇其子。而到醫長意宅。謝春常藥治之事。而過大久保忠隆宅。此人與政重偕懇勞春常之疾。故以便路謝此。亦他適。乃直入高木正則宅。有入浴之約故也。主人欣然出談。少焉卜幽來會。少選春安到。頃之友元來。學談世談無所憚。聊散鬱滯。既而喫晚炊。入浴。友元有故障早去。入夜使春安讀通鑑漢紀。余爲主人以常語解說其大抵。點心後又談笑。漸及子刻而歸。

八日。　朝間自讀陽成紀下卷。巳之前赴史館。友元及狛庸有日光之餘用登城。館中唯伯元及春貞等諸生而已。今日記畢元永元年。賀生執筆。春泰侍側。狛庸父辻伯耆守近元昨日既到。他適不

遇故再謁云云彼頻談春信事有哀慕之色且曰公喪令嗣百事皆廢然聽勸館事如從前今日直見之果然奇哉余曰我既半死之翁也然將抑憂者唯此館事而已若無館事我必臥疾臥疾則可難起彼曰武人戰場子死遞勵勇氣以力戰赴死地此時却抑喪子之憂若非戰場而喪子雖武人豈不悲悼是史館篭城之間者公之死戰之地也余聽奇之曰滿城相識之羣無貴賤無不傷余喪且畏余勞館事而致疾唯勸休息之事皆不知我志故也余初奉此事之時既對元老以史館比戰場今不幸而一身無些樂又無一願唯以生死繫斯文成與不成則握毫斃于几案之間我素志也實是死戰之場也去秋以來弔慰者許多今日初知卿言協我心卿有此心故不失其家藝宜哉余又曰卿漸近七旬顏色如壯夫衆人羨之我必不羨只羨卿四男兒樫變其勸家業也近元將默止余仰見之乃眼中淚滿既而請去留伴晚飲余又謂曰甫也頗敏也文才稍進唯勤之不足可惜齡漸而立恐不能遂我非棄猶庸唯惜其有質而志薄也言畢近元去此人當時伶官左方之長也

退館後余謂昨日前橋少將所念閒當不可準他乃往訪榊刑部逢守番者問其疾之趣而出直訪大久保和泉守謝使高澤從春當主人迎接兩人對話懷舊互起談闌夜亦闌此間地大震主人問其老母起居老母八旬餘猶存主人年五十五猶侍慈容我少於主人五歲而余母今存則漸七旬主人多同胞我則無之甚羨主人之幸主人所欠無子而已我有子而過半先卒劣于主人無子倩顧世間如余不幸者殆稀丙申之年以來父母尋沒讀耕早世春信永訣且二娘・幼兒兩姪女比

此物故。先考除慶漸盡我有何罪被此餘殃念茲則寸胸如割殆至斷腸少選主人又出而談漸及半夜而歸

九日。朝陰午晴晚微雨

夙起念春常昨晚可到熱海發途以來不雨路中安穩可以喜彼疾快復之兆乎自讀陽成紀既而喫朝飯友元來談昨日營中之事。

巳刻館事如例高庸有公事而不來

記元永二年自正月至十月。餘其末。申刻退館後永伊牧書到曰明後日營中召伶人御覽舞樂休館事携友元伯元登營而可也云云往年舞樂之時余屢好觀之爲知其趣也今眼已熟心已倦眼與心共在館事不欲休一日以觀舞樂然伊牧以往年之心比今日之心乎亦有他故乎阿部政重常諭余曰足下傷春信逐年益深諸老惜春信逐日可減以足下之心比執政之心則或夫齟齬乎。足下其念之雖不省其身然春常勝澄事何可疎哉身縱預官事則不可忤執政之意余謂此言亦不可廢然盡禮似謟不謟似無禮嗚呼世路難齡已半百嗚呼衰矣。入夜賀生讀了陽成紀下卷

十日。雨。館事如例依舞樂之事猶庸不來

記畢元永二年記輔仁親王傳故總敘二箇月事耳既而自永久四年至元永二年合四年爲第四十五卷申刻之後與友元伯元相語永伊牧書至云明日　殿中舞樂延引重而　上覽之日定則

高庸可知之可達此趣於二元云云。

今夕安成讀光孝紀了。

十一日。記畢保安元年至同二年三月有生疾愈出座執筆如初賀生校前錄淨書點朱句。

午時春常書到途中快氣九日到熱海爵氣稍散飲食漸進高澤副狀之趣同前。

倉橋氏書到去月晦到丹後留滯京洛一日宿余宅留守者治具稍備多謝云云。

晚來狛庸告報目明日營中有舞樂云云。

今夕賀生侍坐一校藤敦光保安年中奏狀以爲館中之助其後讀字多紀上卷。

十二日、早朝永伊牧書至日小田原拾遺日舞樂非猿樂之類弘文院登城而可也云云予既出。在元德宅與友元談。時微雨不審舞樂又延引否與友元共先赴前橋第群客滿座既而少將登城。群客從焉予及友元同登伯元既在城中已刻而止、大君出御于白書院甲府館林兩參議及高松少將彥根少將等以下御家人并旋下群士列參舞樂。始一番左安摩右胡德樂二番五常樂延喜樂三番伽陵頻胡蝶四番甘州崑崙八仙五番太平樂狛鉾六番東遊陪臚七番陵王納蘇利而閔、大君入御各退去伶人等賜羅云云予暫休勝澄宅而歸。今晚雨入夜滂沱

今夜賀生讀字多紀上。

十三日。雨霽。朝起自讀字多紀上了。

飯後擬遣熱海書。自春常誕生以來二十四年未曾有旅行。今般為願茶赴溫湯，殊勞遐想，聞途中安穩甚悅。然此四五日陰雨，常人亦不快，山中如何。旅宿云八專云，不堪相思。今日天氣快晴，可喜焉。明朝可馳脚夫，欲寄詩以述情。然慮彼勞和章，未果。高木正則寄一筥一包，曰筥者納乾柿冰餅，包者鹽漬鰯鯷也，請遣熱海，以欲充旅膳。且曰特欲馳脚夫，然妨回答，故附予脚夫云云。午時卜幽來，使賀生讀鳥羽紀第三。晩炊後使石生讀鳥羽紀第四。及暮卜幽歸。入夜安成讀宇多紀中卷。

十四日。快晴。早朝遣脚夫于熱海。巳刻赴史館。友元、猶庸出座。庸談曰，昨夕有永伊牧之招，問雅樂之事，直赴辻近元旅宿，相議抄出之。今朝又謁伊牧，而直到于此。依雅樂之事，自去八日不出史館。今日再校堀河紀。朱何春貞已點之。予口授石習記保安二年四月以後至同三年十一月。今晩月色清明，凭欄獨坐，起懷舊之情。且想像熱海去月以來天氣不齊，今夕殊好，薰風生微涼，若有從前之興，則豈緘口哉。頃間胸中無詩興。口亦生荊棘。入夜石生讀了宇多紀中卷。

十五日。小祭如例。記了保安三年，而記同四年，至七月。是年鳥羽讓位，崇德即位之年也。今日猶庸有疾，不出座。以仙甫直來，直寫公羊點。及晩以仙依返番，講蒙求。及暮友元自史館來，告院道設從焉，說早去。友元留談議修史之趣，且評本朝人物。及戌刻而去。厥後賀生讀宇多紀下。

十六日。記了保安四年。自元年併之爲第四十六卷。爲羽紀終于此。既而加補康和五年藤家忠任大將之始末一件而後記崇德帝天治元年至二月。今日友元不來。及晚報曰發 欝賜黃金時服。依 日光祇役之勞也。猶庸疾今日稍快云云。館事畢。伯元春貞來書院相語。一覽茗話。閫剛來問談閑而二人共及戌刻而歸。其後石生讀宇多紀下卷。畢自神武至宇多。前錄四十卷先是已五校。今又重校猶有所改正之。古人所謂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又生。誠哉。

十七日。記了天治元年四月以後盡同二年。

長谷川藤次來訊。及晚遣熱海脚夫婦。春常書至。氣宇稍快飲食逐日增進云云。今夕使石習讀長州本平家物語。頃日夜來聚蚊如雷。拂亦來。然聞通鑑前錄之間則强忍而着眼訂誤字。終日在館而每夜始自日之勤。非不爲勞。故轉氣聞倭字。爲不勞眼也。然是亦非徒聞也。豫校前程。此及七八月則筆記至久壽乎。其後可加補保元以後。此長州本與尋常平家物語稍異。故豫聞焉。凡自甲辰之冬所自爲所附員長所命館生。皆豫計前程。論之成之。故各到其期無滯礙也。抑此長州本在赤間關阿彌陀寺。其卷二十。先考曾見之常語之。今般告伊牧而其正本來達。去年之春所新寫也。然附友元。余未退一覽。故今晚始之者也。試使春泰榮清侍側代讀。聊助石生之勞也。此亦應分量其才所命也。呵〻一笑。

十八日。館事如例。猶庸疾愈。與春貞再校堀河記了。而庸讀鳥羽紀。此冊以下未有副本。故不

及對讀使庸一見之石生有障爲執筆也。不知其前後所口授不會得故如此庸戲笑曰。元來某爲執筆石生爲權有日光之行疎濶於館事。今日石生爲正某却爲權但權之勞輕於正亦一得也。余曰。卿一兩日執筆。則又可爲正。然自呂泰至堀河。四十二冊冊子既成。卿某（其カ）試點倭訓。如曰授則石生而足矣。庸意願執筆。然彼當著。則有睡眠之癖。故使石生執筆。不改替之。 今日記大治元年畢。是年事少矣。故又記大治二年至十月。 友元頃日草順德紀。至建曆記事猶多。 伯元頃日考朗朝書及朝鮮通鑑等預我邦事。加補各年下。其書式前日示諭。且每日有所請問。 今晚田植自若州歸來。一年索居彼此無恙。父子兄弟相見。乃知生別離之恨甚輕。退館之後。喚植於寢間。若州之事。 今夜賀生侍焉。讀平家。其事如昨夜。自此每夜做此。

十九日。 拜敬吉神主。上香。

已刻武田杏仙來談話移刻。松壽亦來。午前卜幽來。前衆皆去。幽留談。令石習讀鳥羽紀第四卷。改正一兩段。其後半日之間。與卜幽談往事。互陳少壯以來之事。喫晚炊。談盡聯句。薄暮幽歸。今夜亦使石生讀平家如例

二十日。 早朝藤勿齋來話 靈廟之歸程也。對話於書院。共喫朝齋。飯後讀通鑑綱目晉安帝紀。終十餘葉。既及辰半。伊達市正來。友元狛庸亦來。乃共赴史館。勿齋直去。市正巡視史館。良久而歸。狛庸有故登 營。其餘館事如例。 竹丁意來。皆怱々而去。今日記了大治二年。同年加補中原師

遠事數段。既而一校了自天治元年至大治二年併四年爲第四十七卷。館事畢。衆皆去。予將歸寢。時阿部政重來。朽木良綱同時來。良綱早去。政重留談。漸及西半而歸。政重談曰。榊原刑部疾病稍重云云。政重支族。蒙故拾遺之懇遇。與予相齊。故頻爲之攢眉。予欲往訪焉。日已暮。故未果。

今夜石習侍讀。讀平家如例。

二十一日。早朝永伊牧書到。今晩可來云云。大久保和泉守寄書曰。榊原刑部大輔疾病殆危。

館事如例。記了大治三年。

未之半。春常歸。在熱海。有瘧氣。故爲保養。歸府。然自途中瘧逐日稍輕。　及晩訪榊原刑部大輔。而直赴永伊牧。自薄暮至戌刻。打話談史館之事。且告春常事。伊牧曰。先不廣言。而瘧愈。氣宇復本。則逍遙鎌倉邊。散欝氣。而可也。戌之半一客來。此亦所相識也。故倶相語。漸及三更。而歸。聞前橋少將使者上田氏來。贈暑衣二領。

二十二日。早朝小田原拾遺使來。贈鮎鮓一器。且曰。久不相見。無他否。云云。

館事如例。記了大治四年。巳之半。阿部政重來。問春常之疾。且議保養之事。移刻而去。　今晩春常瘧發之日也。然不發。今朝灸治有驗乎。可喜。　及晩加賀書生平岩仙桂。澤田宗堅來。堅初執謁。故携其子某來。暫談皆去。　薄暮赴六義堂。問春常疾。氣宇稍好。　今夜賀生讀平家第四卷。

二十三日。　小祭如例。詣墓亦如例。

記了大治五年而加補天治二年一件大治四年四件今日高庸所校至大治四年畢出是及晩與石習對讀大治五年自今每日可如此

今午醫長怡來診春常脉日稍快痞已愈故氣宇亦稍好且食事逐日而進乃覺痞依時氣而發焉全體於湯治散徵氣而有驗也

今夜石生讀平家第五卷

二十四日　記了天承元年自大治二年合四年爲第四十八卷猶庸自今日加點於吕秦紀及晩與石習對讀天承(但附字)二校了今朝聊適來在館良久而赴六義堂春常氣宇逐日稍好

聞今晩榊原刑部大輔政房卒今晩往弔焉門外輿馬成群聞前橋少將久世大和守在焉中ゝ而出遇忍拾遺于門內姬路要樞之地也此三老或爲親族或有舊緣故來會議後事乎政房歳二十七嗣子僅三歳是累世勤先鋒之家也爲公亦一重事也我彼先考與拾遺交際異他事見家集於政房交不淺可悼可惜繼家僅三年不及壯年而物故嗚呼命也　今夕石習讀平家第六卷

二十五日　夙起喫朝飯赴前橋第他適不逢乃赴小田原拾遺入寢所談話移刻巳刻出問松平日向守他適乃適去年以來懇志之謝而赴酒井匠作逢其二子而赴阿部政重宅對談無遠慮或談往事或談世事喫晩飯而經歷勝澄及倉橋氏留守及暮而歸日向守書到謝今朝他適且及榊刑部事又聞永伊牧使來問春常疾乃遣謝狀　今夜讀平家第七卷

二十六日。記長承元年至十月館事畢後。高庸三體詩遂講。及暮雷雨。今夜石生讀平家七卷了。

二十七日。記了長承元年十一月以後。而盡同二年。其後一校長承元年。

永伊牧使至問春常氣字。辻近元來。告歸京之別。而留談。聽高庸石習對讀。及晚而去。

今夜石生讀平家第八卷。

二十八日。記畢長承三年。而記保延元年初段。高庸點延喜五年古今集序。本先考自筆所點冊子。如其本寫之。傳稱是逍遙院實隆所點也。今夜賀生讀平家第八卷。

二十九日。記了保延元年。此年有敦光奏議甚長文粹。誤字多稍校正。而高庸石生對讀了。自長承元年至保延元年。合四年。爲第四十九卷。今晚職原抄遂講。今夜石生讀平家九卷。

六月

朔日。小祭如例。旋刻欲登城。而出途聞今日紀伊宰相依父亞相致仕。有相續拜賀之儀。而停群禮。故先赴前橋第。爲受其旨而歸也。友元相會。少將未登。營座客數輩在于此。少將不顧群客。獨喚予頻哀惜榊原刑部大輔。因故吏部歸泉未過三年。刑部未及三十而早世。嗣子僅三歲。其不幸之甚痛哉。卿者吏部交際披群。故察其志云云。予亦不覺涙下。少將哀悼之深形於色。少將祖母者吏部叔母。故與刑部爲再從兄弟。且榊原家有開國之功。累世承先鋒之任。所謂井伊。本多。榊

原在御當家。稱三家者也。當時二家繁榮榊原衰矣。故知少將痛恨匪啻親族而已。爲公欠一家故也。自吏部時。少將應其招時。予必伴食。是以今日親切及于此也。自先考時。吏部父子於我輩交際異他。見家集。今不詳述焉。既而出赴酒井匠作。而過松平大炊頭。此人父子與吏部父子交際無類也。故此席又哀惜刑部耳。既而出。過勝澄宅而歸。詣墳墓時午刻也。少焉卜幽來。使安成讀崇德紀二卷及葬而畢。幽歸。　今夜石生讀平家第十。

二日。　終雨冷氣如秋。　早朝拜先妣神主。因風雨使靖隆代詣墳墓。記畢保延二年。未及一校。加補天承一件保延元年一件。　今午前橋少將使者上田氏來問春常氣字如何。且贈二種。　松平日向守寄書告歸城之事。其采地在播明石。隣姬路。故先期俄賜官暇。依榊刑部卒去。爲警衞也。　松平遠江守書信到。此人有舊好。然近年疎遠。不審何故書信之至。

今夕賀生讀平家第十卷。

三日。　朝陰而冷。午後霽稍熱。

辰半到館。僚屬未來。忍拾遺使者佐々木嘉全來贈氷餅。且曰。拾遺求得一古硯。硯面有二獅子相對。其中有小獅。求其名及銘。乃名之曰三獅岩。作四言四句銘。以附之。既而友元。伯元高庸春貞皆至。嘉全去。各勤館事。　記保安三年至八月。而一校昨日今日所記。　今午堀貞高來。是尾陽士也。貞高父者所謂杏菴正意也。貞高少時晝夜侍。故頗相能知本朝之事。是以談修史趣。彼亦巡視館

中。大槩窺見之。移刻而去。且約有暇終日來在此可見新史云云。　醫長怡來診春常脈。曰逐日甚
快。近日湯浴而可也。　酒匠作書生橋本政香來彼爲門生有年。在今則賀璋。田植同僚也。
及晩永伊牧使來問春常氣字。　今夜石生讀平家第十一卷。　今日嘉全談曰昨日奈須元格宿
痾不愈而沒。是十餘年以前出入予門與友元相齊者也。近年勤家業。雖疎遠其舊好不可忘焉。痛
恨不止。其舊交之趣見家集。其父官醫法印元竹齡七旬餘其悲嘆可推知焉
四日。　記保延三年九月以後至同四年三月。
今朝使田植讀平家第十二。　今午阿政重來訪。　今晩赴高木氏。依有入浴之約也。猶庸從焉。卜
幽春菴先在此相共打話。及亥半歸。
五日。　今曉大雨。及朝而止。終日陰而風。
記保延四年畢。至同五年四月。　今夜石生讀平家第十二卷。
六日。　晨大雨。午前晴。　記畢保延五年五月以後。　午前野三竹來。問春常病。其後來於館中暫
談。曰新史逐日而成。誠是至寶也。唯願刻于梓廣行於世。乃也覧數冊而去。　今晩安成讀平家十
三卷。
七日。　夙起赴永伊牧。謝頃間懇問春常他適不遇。出赴小田原拾遺。遇河部政重於門。乃携手入
見拾遺。政重早去。予入奥喫飯。良久出赴忍拾遺。問頃日硯銘協心否。拾遺曰恰好。乃雕之畢。依及

史館之事。懇勞之乃出。僕曰。政重使來。曰。歸路來過。則爲幸。予輿中顧。前橋少將門外。則有輿馬。乃知其未發。　發過。焉保若牧。太田小左衛門等在焉。少將呼予問春常氣宇。少焉出。入政重宅。久休。喫點心。午半出。過勝澄宅。暫休。更赴元格宅。述弔儀而歸。時巳未半也。　今晚春常病後初出。遊勝澄宅。　今夜石生讀平家第十四卷。

八日。　頃日陰晴不定。天氣稍冷。今日晴熱。

記畢保延六年。　今晚以仙巡番講孝經。

今夕賀生讀平家第十五卷。

九日。　加補保延四年五年六年各一件。而記了永治元年。一校了自保延二年至永治元年。合之爲第五十卷。頗爲大卷。崇德紀終于此。　伯元今日初記伏見帝紀。友元所草未成者猶百餘年。故分伏見以來。至花園三十一年。以附伯元。

今夕石生侍焉。點撿近衛帝事。而後讀平家第十六卷。　春常逐日快氣。今晚初赴阿部政重宅。以謝病中懇問。可悅可悅。

十日。　記近衛帝康治元年至十月。自康治至久壽。有藤賴長記。故專據之。　今午松平安藝守寄書。贈暑衣。　今夜田植讀平家第十六卷。

十一日。　記了康治元年十一月十二月。而後一校昨今所記。其後記同二年至七月。　今午春常

赴友元作島別墅。爲病後保養。且頃日書室脚修造。故暫借居焉。此別墅往年屢遊焉地。僻閑寂。以可散鬱也。自昨日命家僮等曬藏書於聖堂及書院。　今夕石生讀了平家十六卷。

十二日。　記康治二年八月九月十月之事。藤令明卒下附茂明周光及蓮禪詩句。故僅三箇月。不終是年。　永伊牧贈糒高木氏贈瓜。　水野石見守書信到。　出雲大社神人來談。東鑑所載中原氏僞稱出雲氏。得賴朝狀。領大社。是非國造之族。歷三代其僞露顯。而公家武家共賜證文。舉中原氏狀非。出雲氏復本云云。乃示其證文。余曰可寫此證文而寄之。可考其始末。載通鑑云云。彼又談曰今度造替悉壞寺堂幷輪藏。而大社境内不混・浮屠。余曰此事嘗既聞之。可謂快也。又談曰今國造者自天穗日命以來。血脈相承無絶。系圖分明也。兩國造下有社家十六人。其是出雲氏也。其嫡爲國造。國造古唯一流。二百年來爲千家北島二流。每世國造歿。則未死時家督出在別社。續神火。而父死而子代爲國造。其族不哭前國造。唯賀新國造。子不會父葬而無・日潔齋。自相續日喫魚如常。蓋以六十餘代國造擬天穗日命。永存而不死也。凡國造一生不出境内。故自昔足不踏地。乘輿出入社内而已。振古未嘗拜天子。不謁武將。不至國守之館。國守社參時。對座相見。兩國造更月勤神事云云。猶欲聞其談。以妨館事。而艸艸歸之。此社五六年前國守松平出羽守直政賜官金所造替也。今國守綱政繼成之。故國造使者爲拜禮參　府也。今日所來。乃其使者也。其内一人佐草宮内頗志於神道。往年纔小島道慶見余。故今日尋其舊好而來也。

今夕安成讀平家十七卷。

十三日。辰半淸降。來前曰。今朝到牛島見春常。進食而歸。氣字快然云云。其後安成。石生共赴牛島。賀生侍坐。口授新刊東國通鑑跋(序カ)未成。聞卜幽來在史館所約也。以書院懶書。故直到史館也。璋曰前田松堅携其弟來。欲執謁待留已經一時。余欲往逢焉。時田犀直來書院曰。二三日以前至自洛。有微恙。來謁懈云云。余曰余憂多未死汝極貧未飢。再會不亦奇乎。懷舊之意形於色。不忍言焉。乃携犀到史館逢卜幽及前田氏兄弟。既而前田兄弟去。於是令賀生讀崇德紀第三巻。幽謂犀曰長生之幸。喜聽此書。犀曰實然。既而進晩飯而後令石生讀崇德紀第四巻。其後犀望請讀花山帝遁世段。而驚兼家道兼邪謀。且歎春信文章。與卜幽共懷舊甚切。薄暮幽歸。犀亦去。余歸寢。聞今日春常赴高澤牛島別墅。猶庸往會焉。勝澄同行云云。友元自今朝應忍拾遺招(之訛乎)依日光法會終事設饗催猿樂也。是每度之例也。余亦幸休日。雖往會可無妨乎。然依館事漏此招。一幸也。今夜石生侍焉。草東國通鑑跋(序カ)畢。久雖抛文筆。是去春以來所約也。此書希世者也。水戸參議君加賀羽林藏之參議併校兩本以互寫足。以爲全部。而命書沽白水所令新刊也。　今夜雨。

十四日。晨陰。晝雨晚晴。　巳刻館事如例。友元談忍第之事。庸談牛島事。我談幽犀來問之事。既而各就勤。記畢康治二年。而使庸習二校對讀。是年多事。歷三日而成矣。今年乾永貞來。彼十餘年前親炙之徒也。久仕小田原拾遺。頃年爲養老母在洛。拾遺感憐授祿如前。比日參府。故來問。談累

年之事。頻濺懷舊之涙。且曰、老母今年八十九。猶存。可羨之甚。何以加焉。彼亦殆六十。甚健。以妨館事。不能閑談。申々而去。及晩改東國通鑑跋（序カ）。今夜賀璋侍焉。

十五日。小祭如例。館事如例。但友元微恙不來。伯元。庸。貞勤事如常。記天養元年。自正月至六月。午時野口永安來。見館中趣。作食而歸。申刻後春菴蒙求巡講事畢。春菴來書院。頗談學問之事。秉燭時紀伊亞相使者來。有咨詢之事。余所思演説使者。春菴留談。漸及亥半而歸。

十六日、館事如例。春常自牛島歸。記天養元年自七月至十月。藤通憲。藤敦光事在其中。春常書室修營未成。故余移居史館便處。令春常居焉。及晩到前橋第。蓋告紀伊亞相咨詢之事。暫閑話而歸。過井河教頭。挽留對談。或談往事。或爲學談。漸及半夜而歸。

十七日、記了天養元年十月以後。而記久安元年至三月。今夕令石生讀秋夜長物語。雖有妄誕説。然爲參考聽之。聽畢則知彌妄説不足取焉。暫休聽平家第十八。

十八日、館事如例。記久安元年四月以後至八月。而使庸與習對讀天養元年七月以後了。併康治天養三年以爲第五十一卷。永伊牧贈瓜。乃分配館中。喫了。伊達兵部大輔書信至。及晩安成讀平家第十八了。讀十九卷了。安成休後。夜末闌。使榮清又讀二十卷了。長州本平家全

部一周覽了。凡平家行于世者二通。一方本城方本互有異同。長州稍詳而與盛衰記異同詳畧。此本不行于世。故今度一見了。

十九日。　辰之半赴前橋第。聞有公事。諸老會合于此。不及對面而出。乃訪酒井匠作。對談稍久而出。漸及巳之半。直赴友元宅。阿部政重繫舟於橋下。以待嵩春常伯元勝澄狛庸南直悉在此。乃同舟赴政重本莊別墅。余所豫約也。午刻到彼地。終日談笑。及暮又乘舟歸。入湯暫休後讀久安紀。

二十日。　早朝拜大猷院殿御廟。過大久保和泉守。驢庵元德等於廟門。歸則藤勿齋在史館。其喫朝齋。而對讀晉安常紀二年。漸及巳刻。館徒皆會。勿齋去。高力左近來過。頃日所參府也。暫談。弔春信事而去。既而各就勤。記了久安元年九月以後至二年二月。乃對讀一校之。　聞昨日有姬路村上改領之事。依榊原刑部息幼也。去姬路要樞之地。赴北越邊隅之地。彼家僕等可憐。故拾遺任大職。不數年而逝。又不二年。如此。家運之微命哉。吁。自去年之春。勿齋爲會津羽林之价。求作猪苗代湖賦。然不詳其來歷。且館事無暇。因事相尋。閣之不顧。今朝勿齋頻催。今夜無事。故披看其圖。然未得其趣。既雖鄉世事。如此之事。非不介於懷。故不能固辭。又無乘興之意。

二十一日。　記了久安二年三月以後。而記三年正月。及晚攜春常赴永伊牧。謝病中懇問。而令春常先歸。而余留談有議問之事。及亥刻而歸。

二十二日。　記久安三年二月三月。敘源有仁傳。事長而終日。　及晚攜春常。經歷諸老。逢小田原

拾遺。懇言丁寧。其餘皆他適不逢。薄暮赴歸路。令當赴阿部政重而告赴諸老。余聞松平主殿頭參府往訪焉。隔兩年相見。彼弔春信我悼榊刑部。而懷舊不止。少焉出。政重使者待門外。頻請來過。乃到彼宅。有議事數件。漸過半夜而歸。頗勞。

二十三日。小祭參墓如例。記久安三年四月至八月。田中好安來自若州。頃日參府。及晩大久保和泉守來。賀春當平復。談話移刻。及暮而歸。紀伊亞相使者來。有咨詢之事。早々而去。今夜電光而雷。欲雨而不雨。

二十四日。記久安三年九月以後畢。自元年至三年。併爲第五十二卷。辻達來。自午後至申刻打話。及新刊東國通鑑序之事。及晩永伊牧書至曰。明晩如豫約可赴加藤内藏助。可來會云云。是保若州及余可同赴之旨。所兼談也。

二十五日。辰刻出。同赴前橋第。有所談而出。過忍拾遺。對面而直到勝氏宅。暫休。午前到藤勿齋。少焉友元至。未刻保若牧來。少焉永伊牧來。主人迎接饗應畢。伊牧經歷園中。人萬里流水堂。挑欄觀海。投鬭（網カ）捕魚。乃鱠活鱗。薄暮伊牧還。若牧去。余與友元留談。戌半催歸。到園既亥刻也。

二十六日。記久安四年。自正月至六月。春當昨日與高庸等舟行。歸路宿勝澄宅。今日過阿部政重宅。及晩而歸。長怡來。診脈曰漸本復。云云。及暮遣使者於長怡宅。贈黃金以謝藥治有驗之勞。以遞賀。　昨朝前橋少將示家藏古筆手鑑

目錄。請改正其次第。今日先命安成校之。今夜命石生又預其事。

二十七日。記久安四年七八九月。而一校昨今所記。　自朝至夕。或霽或雨。　今夕赴高木氏入浴之招。路過榊刑部第。問其孤兒平安。而到高木氏。至則卜幽春菴先在焉。打話而入浴。春菴從出浴。打話。其間春菴讀胡傳一條。而羞膳。徹膳又談。春菴讀大學衍義一段。自宵至亥。雨而霽。霽又雨。雨止而歸。及子刻。歸則又雨。

二十八日。　終日一雨一霽。　記了久安四年。又記同五年。至九月。舊記闕。少可記事。　申刻後友元。伯元。高庸共到書院。暫與春常談而去。余頗覺困勞。今夜濫寐。一睡覺後。猶有睡氣。自想連日積勞乎。抑亦頃間他適重席之故乎。

二十九日。　快晴。　記久安五年十月以後。畢。有舊記存。頗多事。而命庸與習對讀昨今所記。未畢既至申刻。　今晚安成巡講職原。今日春安來寫公羊點。召仲龍。命東國通鑑序清書。

頭間友元記承久兵亂之事。伯元記伏見後伏見紀。畢。至後二條。此際無舊記。而少事。他日再見可補之。春貞為伯元抄出公卿補任。猶庸加點。既至圓融紀。次座諸生或有所校合。或為口授執筆。或有所寫。各勞其勤。且傭書者六七輩。自四月每日淨書前錄。寫續錄。彼此館中多事。

余自今月十日。修近衞紀。其二卷既畢。今所修其三卷也。賴長記冊子成堆。其中微細事多。故館休之間。先一見之。取其要。在館時口授記之。故比從前則稍遲滯。兼想比及七夕。可至久壽。然今猶餘

六年依所考多事也。

晦日。　館事如例。記久安六年自正月元日至七月近衛帝元服之事詳記之。晩炊後對讀昨今所記畢。

自春信沒館中之事以官命無監故各就勤然家整（熱カ）科品之舉殆廢其餘臨時雅筵家々余唯以修史之事爲業他書不暇見焉從前半歳之間著述多則及二百篇少則百篇今歳至今月文譏數篇。詩亦漸十首許也友元有文才先是著述屢蹈信沒後詩文共希聞之乃知從前被信激起也嗚呼一人之存沒繫於衆人之得失也余亦衰矣所願館事成就而已去年六七月家有吉事自八九月凶事頻生今一周自是日々懷舊可生無奈之何唯以春常快復爲大幸其餘任運而已自今不願吉事之來唯願凶事之不至而已。

國史館日錄八

寬文七年丁未

七月

朔日。小祭并詣墓如例。　辰半在館。獨坐懷舊。館生龍泉侍焉。安成亦加之。及巳刻卜幽來。春常來侍焉。既而友元亦至。暫談。常元赴書院。卜幽留談。自巳半。令安成讀近衛紀第一。幽傾耳。喜曰。每段未聞未知之事也。至未半而畢。其間正竹來相見。而赴書院。與春常談而去。就想。遠者易忘。去者日疎。春信沒後。未歷一年。今日俗忘辰友元正竹之外無參墓者。如猶庸甫直。則殊親炙者也。直宅遠然非無休暇者。庸偶爲館休日。然宅近。且每朔勤。　楓山之事。則歸路過此門。然不來過焉。彼等非可忘舊緣者。雖是疎懶之所爲也。凡今學者多是疎懶。故情自薄。而學亦不進。雖庸直而已。此二人頗怜悧（倒カ）也。然庸勤不足。其量小也。直稍勤而黠也。有不知其分之癖。我常爲二子惜焉。晩炊之後。令石習讀近衛紀第二卷。至申半而畢。仲龍來呈東國通鑑序淨書。與安成對讀一校。其間余湯浴。浴畢乃口授龍加訓點。日已暮。卜幽歸。秉燭之後。龍亦去。館中館外門生侍生能書以猶庸爲拔。仲龍次之。然庸無暇。且不敏於事。故此序命龍也。乃命安成以龍所書直附剞劂（剞カ）氏刻梓也。

先考平生學問唯是敏而已。故顯名於天下。余聊雖慕之猶失於怠惰。然非不庶幾之。故所志十之一二則早成之。諸門生等皆謂余情（性カ）急也。豈其性急哉。悉皆好遲緩故也。我已老衰。然壯強之人猶不及老衰之勤者何哉。常惜友元伯元有才而勤不足。然後進者不能及二元者。抑夫才之拙乎。果其勤彌不足者乎。嗚呼信也。可惜焉。非自惜而已。爲世爲人亦惜焉。常也頗有勤學之志。然今多病也。待其快復而不辱箕裘耳。志也頗有讀書之志。然賦稟不健。故暫任運。以待其成業而不辱所生耳。去歲定科品時。春貞不能列蒙（蒙列カ）萌生。聞頃聞一覽性理大全畢。想其有激勵之志乎。此志遂則可以爲焉。然其志求列萌生。而他後不然乎。未可知焉。況其多病。館中之勤勵多則進步之驗可難見乎。在館生侍史則安成陪侍年久。頗慣我家事。惜拙於著述。賀璋亦稍馴事。頗志著述。雖有微才。便於書。使勤有自畫之偏。春帆石習有黽勉之志。然猶弱。其成與不成則未可測之。帆有舊緣。習遠遊負笈。我其憐之。二子共春信侍生也。信早世。則二子不幸也。帆今侍春。常陪坐不懈。習今侍余甚勞勤仕。其成不成則在其志耳。能泉頗有才。然多病不能勤學。其餘碌々斯此等人耳。在館外。則旧扉不爲不敏。以仙頗似篤實。然二人共求仕官。其勤不足。其餘猶欲言之。然既倦。今夕閑暇。懷舊頻萌。欲睡不能交睫。故喚石習作日記之。余雖老衰。猶未廢教育之志。乃各勤而不止。則前作云々。或其治疾之一樂乎。若漏而見之者亦勿不平。余口不訥。習筆不休。既及二更而入幬。猶未睡。臥想往事。則慶長以來出入我門者幾多人哉。元和末以來者余面視其人。其中梅雲壽閑保高康之春碩春

江殊親炙者。既爲鬼簿。寛永以後門生。今存者。卜幽。辻達。伯元殊睦。友元比三子。則爲後輩。幽今迫七旬。老而猶勤。頃歲患眼不能見書。然其志猶自若。先考稱達爲敏。然痼疾十餘年。以苟生爲幸。然猶不廢讀書。余常惜之。唯友元伯元健而頗榮。若不懈。則其學豈止于此哉。使諸耕存而加鞭。使春信存而講習。則二元學問可進者必矣。以當時乏人故。不辨草乎。有才。有書。有徵蘇。余既憊矣。他後當官家之用者。二子及常而已。自信沒之後。未見一篇文章。不聞終一部之書者可惜焉。余屢諷諭之。唯以爲戲言耳。於是自知我量不足而所言無效也。靖沒于往年。懲死於去年。而我家之文焰殆滅。而僅有殘燈之可挑耳。噫。然在今則史館之勤唯是視之。則其餘業之勤。不足者不可必咎乎。余亦自去冬以來。拭悲淚之餘。唯讀繫於館事之書。聽倭字漢史等之外。廢他學問。則非不自愧也。一身之勤不足。則責人之不足。亦無謂者乎。嗚呼在今則官事則二元者余之扶翼。而常之益友也。在館事。則以二元爲左右手而已。狛庸有跛足。然離余轡銜。則不能進退。頃間試其獨馳。而見其遲速也。安成。賀璋。石習者。或以代我耳目。或以爲股肱。或以爲傀儡子。其發之機變在余。其運動在彼也。然此三人運動不滯者也。凡門生侍史。各有長短者。既見科品。則不贅焉。又想不備于一人者。古今皆然。僅有一能者。不可廢焉。良材凡木。各依其用者。良匠之事也。余豈敢哉。幸修了國史。則足矣。

二日。　拜先妣神主。謁墓如例。　記久安六年正月八日以後。至三月忠通賴長爭立后之事。稍長。分晚館徒與春常納涼於東叡山。

三日。館事如例。記久安六年自四月至六月。而昨今所記對讀一校了。及晩春常。友元。狛庸赴高木氏入浴之招。

四日。館事如例。伯元。春貞不來。記久安六年自七月至九月。忠通。頼長爭權之事。稍長。及晩以仙來。今夕春常。友元。狛庸等遊伯元宅。止宿。

五日。早朝永伊牧書至。今夕携友元。伯元可來訪。欲見草稿等。答書曰。諾。可併淸書中書。以入一覽。來書又曰。春常病後。不及同途云云。

已刻館事如例。記久安六年至十二月。

申刻携二元。赴伊牧。日既薄暮。秉燭示伊牧前錄淸書三冊續錄中書三冊。友元。伯元。春常草稿各四卷。伊牧令友元讀村上康保紀十餘葉。而令伯元讀元應紀一年及元弘紀赤坂戰段。而一覽淸書中書曰。明日携之登營。可以入諸老披覽。諸老不見史館。未知其編輯之勞如此也。既而電覽草稿數卷畢。余呈總括一紙。其趣如左。

一前錄四十冊校正加補。悉加訓點。改寫二遍。今已淨書之。二千七十葉。(八行十七字。)

一續錄四十二冊中書之。今加訓點。此內春信所草十八冊五百八十九葉。(行數字數同前錄。) 余所記二十四冊。八百一葉。此外十卷已成。未及中書。凡自昌泰至久壽。二百五十餘年。今纔餘五年。比及今

月末來月初終功、則總五十五冊也。
一友元所草七十三卷、其中大卷多。
一伯元所草百三十一卷、卷有長短。
一春常所（草脫乎）百六十三卷、卷有長短。
右三人所草、未及加補、故未能中書之。
大凡今度所記七百十五年之內、友元所草猶餘五十餘年。春常所草猶不終二十年。伯元所草已畢助筆友元、此三人所草未爲冊子、則不辨其紙數云云、伊牧聞畢曰此一紙亦可入諸老之披覽、此後進鏁（饌カ）亥刻各辭去。
六日。　加補久安六年畢、而昨今所記令狛庸石習對讀一枚（校カ）、而自久安四年至同六年、爲第五十三卷。久安六年頗多事。　今夕春常風疾
今晚永伊牧書至、曰昨夜一紙之趣具談諸老、且謂書中書共入披覽、乃返之。
七日。　朝陰。冷氣加（如カ）冬。辰刻稍晴、冷氣減。然或綿衣、或袷衣、而表著衣。春常風疾稍減、辰半余登營拜禮畢過前橋第、述賀而休、勝澄宅、脫白袴而赴水戶邸、依近日歸城也。午刻歸岡。友元來訪。少焉去。其餘來賀七夕者數輩。其間休暇、一覽階蓂詞藥、擇忠通詩可取者。及晚狛庸訪春常風疾。今午春安既來、高澤亦至。其餘館生等來者不少。　入夜勘仁平記。　去年今月春信移本宅、七娘產

誕彼是家多吉事。今既周年。如一夢。今日佳節懷舊殊切。今夕二星之會。古人殊哀逝者不再逢。宜哉。余性厭俗。故平生佳節儀類畧之。頃歲彌省家之賀。唯公事不能省焉。在家則祠堂小祭不廢之。故今日登城歸宅之後小祭如例。薄暮長怡來。因春常脈好。唯・時風疾乎。縱依時氣雖瘧發。可輕。然脾肺猶不復本。勞氣則不可也。平生保養不可怠也。余亦與長怡談。聞其所言非尋常醫。今般春常疾依彼藥。漸々快復可喜。就想悔相識之遲。不令治春信疾也。

八日。　記仁平元年正月。此月多事。頼長得志之時也。今日伯元微恙不來。春常瘧疾少發比昨日稍輕。及晚雨。　今朝聊適來。

九日　雨。　館事如例。伯元疾愈而來。　記仁平元年。自二月至七月。　友元記了承久兵亂記後堀河帝紀。伯元記後二條帝紀。猶庸訓點至花山紀。隨成春貞一校之。　及晚猶庸在習對讀昨今所記一校之。　頃間賀璋及館生羅疾者數。嘉安成等校前錄淸書。寫朱句。其餘館生預執筆之事。春帆侍春常。久不預館事。且頃門〔間カ〕有養老父母之志。不拘祿多少。欲求筮仕。館僚皆憐之。

今夕雨中寂寥獨坐館之便所。追懷往事。則去年今日巳刻春信移本宅。一家欣々。其夕余罹瘧疾。光陰如夢。已一周。信少物故。余老而愁生。去年今日快晴。今年今日陰雨。嗚呼天道人事之變豈啻是而已哉。自今春以來余口授所記自長保至仁平百五十餘年。其間帝王十一代攝關大臣。或壽或早世在儒家。則朝綱匡房正家等皆遭長子喪。稽古亦如今。然十一二年間喪子姪六〔七カ〕亡人者不

幸之甚。未有如余者。自悲自悼而怪殘喘未絶。況日日勞館事。猶勵微力。不知傍觀者以爲奇乎。以爲惑乎。嗚呼死生任天。長生非所求。唯保餘年。終史館之事則足矣。彼蒼者天。余心無他。然或有時登　營。或有時訪執政者。氣息未絶之間。君恩不可忘焉。平生之懇遇不可不謝焉。非求浮榮之謂也。盡心於史館。以求成功。亦是方寸忠孝之報耳。非求名得褒之願也。家多藏書。未能觀十之一。十年以前有周覽之志。今齡至五旬。憂積氣衰。一身之願已廢。讀書之力已疲。著述之興已無之。余天性不敏。然從前欲不辱所生。昔在弱壯。則官事有寛永系圖傳編輯。私勤則有五經講了之勞。隨分奉上。則又有應分之官恩。侍先考夙夜不怠者。陪先妣接茲(慈)容者四十年。考妣沒後時祭追慕。已餘十年。則生涯已無遺念。天道虧盈。讀耕春信其早世。家業衰矣。無奈之何。若苟生而不死。則於家業則猶有所庶幾。自顧此弱生亦可無加。今死亦不可與草木朽。則生亦不可願也。死亦不可求也。唯天而已。今唯有二願。終國史編輯。與春常勝澄氣力強健。而縱雖不能起家業。幸不絶先考之祀而已。嗚呼春信若存。則豈吐此多言哉。

十日。　館事如例。記了仁平元年。乃令對讀之。　今朝聊適來曰。昨日以春帆所作詩文備參議君一覽。即席云弱齡云。其前程可期。畀其養父母之料。可令筮仕云云。館僚皆曰。彼有考(孝力)志。故早得此福者乎。此事今月三日春常赴聊適宅。憩之適今雖多病。自參議君幼。陪侍年久。且所望不重。故不勝一句而事成矣。余爲之謝適之勞也。

今日春常病愈。可悦。館僚皆賀之。

十一日。晴。記仁平二年。　加藤美作守求借唐鑑。不能拒焉而應其求。　頃日石生借家藏國語。以寫朱句。今夕終功。乃題數語於其後以授之

十二日。　記仁平三年。加補同元年一件而對讀一校。了又記三年至三月。　今午毛利備後守來訪。是小田原拾遺二男也。冒外家姓稱毛利也。拾遺近習三木氏從來是余久所識者也。巡視館中之趣。且見諸書中書各一二冊草本一二卷而歸。　自明日至十六日館中休暇如例。　及晩勝澄來謁亡父墓例也。　書沽來談曰頃間加賀羽林建文庫聚書有善書則不問價即求之

今夜令石生讀愚管抄。近衛帝以上今春已見之往々記之保元平治以後未見之今月末來月初可終近衛帝紀。然則可加補保元以後。故豫聽之。其中往々有與保平物語異有（者カ）

十三日。　巳刻卜幽來。令安成讀近衛紀第三。此卷稍堆。故久安四年五年安成讀之六年石習讀之。至未刻而畢。於是喫晩炊。其後聽石習求新刊通鑑前編。試令習讀其初卷。以見訓點可否。薄暮卜幽歸。　今日春帆彼攜聊適而始拜謁水戸參議君。　今晩求得古本方輿勝覽全部於書沽。此書與事文類聚。同人所撰。百年以前專行于世。叢林文字僧無不攜之。五十年來自中華不傳來。故余家亦無之。先考嘗謂余曰。是宋南渡時書也。不若大明一統志之詳也。今始見此書。果如先考之言也。其書非新渡物。想夫叢林所藏古本鬻書沽者也。余家一統志唐本韓本共有之。然歷代地理

同而其名異者太多、然則若朱朝地理、則此書可有便於觀覽也、蓋書已數万卷、一生之間不能讀之、春信沒後、無求書之意、唯此一部始得之、書沽昨日持唐百家詩來、然以有所闕、故不求之。

十四日。　巳刻阿部政重來訊、賀春常病早愈、打話移刻、午後歸、　永伊牧使來、問春常快復。及晚、請水戶邸、此間聊適談、因參議君謂適曰、弘文院若爲謝春帆事、欲來、則及暮而來、近日赴水戶邸、來春則不相見、發途之前、欲遂一面云云、故今夕參謁、聊適相伴、請邸書生生順候焉、參議君着肩衣袴、相見、余先欲述帆謝、未發言、君問國史編修幾代幾年成、余詳陳其趣、問答良久、既而漸述帆謝、畢、君示新書一冊、見之則常陸國風土記也、頃聞介生順輯之、其體倣大明一統志、唯不載佛寺、稍增舊記、載故事舊跡、余褒其大槩、而有示諭順也、其後或談當時武人學術、或談排佛惜僧事、君度量拔群、其言豪氣快達、無所憚焉、余亦不及遠慮、殆不覺貴賤之分、君因當時學者其所志稍有異同、而互相謗、是俗所謂同士軍也、不辨爲佛僧之大敵、而小軍同士相爭、故大敵竊競云云。君平生甚厭佛法、然有好新奇之癖、故有此言、余悟之、故點（默カ）而及他談、既而進饌、聊有獻酬之儀、及戌半告暇而歸、聞狛庸訪春常在書院、常與庸來史館、庸暫談而去、

十五日。　卯半藤勿齋來參、（註）　嵩廟之歸路也、談曰、滿城上林之衆參、　廟者依盂蘭盆也、遠俗者偏也、然不知盂蘭分義、用中元節也、因自笑、凡今武林稱儒者、皆不能遠俗、依憚　公儀也、唯卓爾專行者水戶參議耳、守其一身、能愼言行者會津羽林耳、其餘儒佛相混、言行相違云云、勿齋留談

移刻。辰刻後去。其後余拜神主。如例月望日之儀。午刻跋勿齋舜水筆語後。舜水者明人朱之瑜也。今在水戶邸。其跋勿齋之所求也。其後見會津猪苗代湖圖。會津羽林价勿齋求作之賦。自去年雖寄此圖。無遑見之。又無作文之興。今日館暇見之。然遠境之事。有所難解。故卷而藏之閣之。自晚至夜。見式目抄。是清原宗賢所撰也。其後聽愚管抄數段。　今日尾張黃門有鮎魚鮨之惠。

十六日。　巳半赴高木氏。少焉卜幽來。少焉田中好安來。午時南直來。其後友元至。主人遣馬呼石賀。此間主人亦〔亦カ〕新寫春秋會通。又示龜山文集。龜山者書估本也。會通者城朝茂所藏也。朝茂祖父偶得之。先考曾見之。其後不渡來。我往年講春秋時。假之一覽之。是廬陵李氏所編。併載左公穀程胡傳。且加杜何范註。又引啖趙陸說。而載陳傅良張洽傳及宋元諸儒義。而其末每段加按段斷。我欲寫之。然其年大全引之。且小本而十二行。每行二十一字。非可輙寫者。故閣之。前日語之主人。聞其爲希世之書。而使友元假之而寫之也。乃依主人之求。加訓點於其序。了卜幽南直讀胡傳序。有所問〔間カ〕。爲之辨析焉。其間古談今談相雜。既而勸晚炊。而各人浴室。入夜南直讀通鑑綱目漢高紀十餘段。余解其趣。夜漸闌。戌刻好安去。亥刻綱目讀了。談話之次。余誡南直曰。頃聞有人曰。門生之中親炙春信者。唯以狛庸南直爲最。然未見二子詣信墓。未周年而其情之淺。何至此哉。在傍者曰。非情之淺。乃是疎懶之所爲也。庸既聞此事。汝又不來史館。故未聞之。今示諭之。余今老衰。他日蓋棺之後。汝等之情亦可知此云云。南今日多言頗有自負之色。聞此事而色變。平伏不能發一言。友元憐之

曰。直屈。前日庸屈伏。彼是相似。卜幽曰。少壯之人。皆有如此之事。主人曰。常人亦有斯等事。則可耻之。苟志學者。忘臥（師カ）恩。何誤大於此。豈其懶耳哉。果是愚也。余曰。爲汝等不宿怒。今一言之。則鬱憤散矣。他後不介于懷。勿訝焉。主人又顧友元曰。聞春常罹疾之後。史館巡講稍闕。偶有之。亦是館生講也。大學講了後。員長不開席。以春常疾。而二員長怠惰。何謂哉。凡足下所爲。其事難遂。殆與兒戲等。學士常誡其勤不足。宜哉。友元曰。彼是無暇。主人曰。史館之勤是　公務也。有　公務。則私業可廢乎。若然則史館之外。他適可止之。若館暇專勤私業。則雖不來其宅。不可恨也。主人與友元太睦。故每會誡之。無所憚也。卜幽點（默カ）雖不言。太喜之。既而各去。時微雨霑闕。既半夜也。

十七日。　館事如例。例月今日猶庸雖不來館。以頃間數日休。故來勤事。　巳刻松平主殿頭忠房詣　東照宮。侵雨來過。見清書中書草案等。經二三年而來此。故或問修史之趣。或談其在國之間事。稍移刻而去。此人當時士林好倭學之名既著。且與余執交二十五年。其情尤渥。

今日記仁平三年。自四月至八月。

自今曉風雨。午前風歇雨淋。及晚風雨共惡。及夜風歇雨猶灑。　今夕石習風疾。春帆代侍焉。帆休後獨作（坐カ）。見式日抄舉。爲修史之用者。稍有之。亥半就寢。未睡地震。

十八日。　記仁平三年九月。是月多事。故至十一月未終其末。　今朝伯元早來。寫家本尚書點。家本十三經併註全部訓點。悉是先考手澤。昔余移本宅之時。所附授也。七年以前慮無類本。許借友

元寫其點。然未出門外。友元持來其本。寫之於今未終其半。余悔其成功之遲。然不忍違約。伯元聞朔日誠諭。頗有激励之志。此間就春常。懇求寫點。與友元共欲早終功。余想其成功未可測之。然不忍抑其志。而許借之。伯元悦。卽日始之。猶庸亦慣之。借正竹文選。寫其點。至巳刻。各勤官事。

午前正竹寄簡於友元曰。今朝廳下群醫不預公用者。悉被召而赴永伊牧宅。主能牧來會。兩副執事列座。先口〔召カ〕群醫。有示諭之事。沙汰勤〔衍乎〕家業勤不勤。而召竹等六人。有勤醫之褒感云云。雖不詳其趣。然當時官醫。或食世祿。未療一人。或疎懶以爲武人酒伴者。或年漸長。不開一卷醫書之類甚多。竹等六人之外。有被譴責者乎。近日竹來。則其趣可知乎。　午後洛厥、子長谷川立伯來。是二十餘年以前爲先考侍生。晝夜咫尺者也。頃年在洛業醫。今年筮仕松平隱岐守。頃間來府云云。余相見。懷舊頻催。彼告辭去時。春常僅四五歲也。二十年間。考妣及春德。春信共沒。彼昔日所仕者唯余及春常存耳。在門生則伯元在家。僕則淸隆舊識也。友元及安成嘗遇於洛。相識而已。雖偶來。未遑閑談。彼暫侍坐而退。詣考妣等墓而歸。

及晩依兼約。携友元赴太田攝牧之招。武田杏仙來會。接待雖不淺。見其景境。追憶之情先催。主人亦察我意。主人有一盆石。求其名。乃名曰玉繩石。求作記。雖不乘興。以舊緣異他。不能拒之。强許諾畢。薄暮進饌。打話移刻。及戌半而退。春常談曰。今夕宿直來。頻謝疎懶之罪云云。

十九日。　微雨。陰晴不定。　早朝小田原捨遺有咨詢之事。午時正竹來。乃問昨朝事。答曰六人之

外。皆被責（譴脫乎）不勤家集（業カ）且此後有不善之行質則可被處罪云云。在其席則不能聞之。作晩右筆長久保氏所談也。云云。竹久出入我門蒙勤業之督。可以喜焉。今日閑暇。日授石習。作柳谷集序。是野三竹文集也。自去年秋所懇求也。　及晩小田原拾遺贈雲雀若干。　今夜聽恐饗抄畢。

二十日。　早朝藤勿齋來過。對讀綱目晉紀十餘葉。喫朝齋。而辰半歸去。　巳刻館事如例。二仁平三年畢。自午半從廂習對讀一校。至飯後而畢。自仁平元年至三年。併之爲第五十四卷。午前伊達市正宗興來訊。少焉去。　午後三竹來。示昨日所作柳谷集序。自讀之。又與友元。狛庸相對讀之。甚協其意。喜色形於面。請狛庸淸書之。且示其所集本朝詩英一卷。談笑良久而去。　今晩員長等批諸生詩。此儀久無之。依春常病也。常漸平復故與之。春貞列經科萌生。依性理大全周覽之勞也。

二十一日。　終日雨。　館事如例。　記久壽元年自正月至六月。狛庸執筆。依石習病也。　田中好安來。　午時小田原拾遺使者松井氏來。有咨詢之事。　春常移新營書室。乃是六義堂也。頗加修覈。且廣之。加造寢室休息所也。余自史館復移書院。　今日加賀羽林使來。贈鱸魚於春常。問其病愈否。　永伊牧書到。開（聞カ）春常彌快復否。　昨夕依太田攝牧求。作其祖道灌古圖扇記。是灌軍中所持也。今流傳在常州府中總社。今日淨書之。

今夕雨猶不歇。獨坐寂寥。以石習疾。故安成侍焉。余憐其漸老。免之而歸。其後春植出。少焉而休。春

常使春帆來侍焉。臥與彼談往事。聞彼明日赴水戸邸。參議雖行國。然預校書之事。聞其校書者。分類本朝舊記也。自八九年已前聚之也。猶未終編云。余誡帆曰。前輩同僚可敬之。莫誇其才。唯守愚而可也。莫多言。多言則爲毀人之端。勉旃勉旃。

二十二日。終日雨　記久壽元年。自七月至十月猶庸執筆。石習疾半愈。校讎之館事畢。赴存常新居。友元猶〔伯カ〕元同來。　今夕寂々。開座右箱。去年殘課性理大全。三國志。唐文粹。人物論。唐詩解各一冊有之。自春侵夜修國史之外。無他學。而氣力漸疲。館暇讀了此等亦不易也。然頃聞侍史等亦漸疲而盡勤夜陪。亦可憐也。然則自今永夜何以慰寂哉。無事則感懷寒〔寂カ〕詢。況自今月至九月哀惜日催。自今後侍史勞則讀此等殘課。可以送永夜耳。今夜大雨滂沱。座右乏人。倚枕而臥讀唐詩解數葉。有感時有感心。至亥半而眠。不解强讀。乃棄卷而入眠。雨猶不止。萬感憧々。

二十三日。風起雨晴　依例詣祠堂。拜先考神主。上香獻酒。供茶菓而直詣墳墓。而獨坐書院。讀唐詩解而喫朝齋。辰半聞友元伯元詣墳墓。而既赴史館。乃入館。將與二元談。聞自鳴鐘及巳刻。而記久壽元年畢。猶庸執筆。依石習疾愈。漸平復故。肅勤訓點之事。其後令習執筆。記久壽二年至四月。今日勝澄來拜墳墓如例。及晩仲龍來。余問賀璋疾如何。對曰。璋已愈。氣力未復本云云。龍曰。二三年來寫官本。蘿得閏〔潤カ〕筆之恩。然有妨侍於幼君。願免此勤。余感其志。諭曰。汝於勝澄勤勞。實其職分也。然朝夕餘暇寫官本亦可也。余非汝〔衍カ〕借汝勞。唯是爲便汝養妻子也。汝志棄利奉主。可嘉焉。既而

春澤來。是亦詣墳墓也。　今夜讀唐詩解第一畢。又讀第二卷。其中陶翰古塞下曲曰。

進軍飛狐北。窮寇勢將變。日落躔沙昏。背河更一戰。驛馬黃金勒。雕弓白羽箭。射殺左賢王。歸奏未央殿。欲言塞下事。天子不召見。東出咸陽門。哀哀淚如霰。　擬此體。和韻賦源義經。如左。

進軍鵯越巓。躡敵勢既變。風暴波浪惡。海陸快會戰。驪馬赤錦鐙。藤弓胡籙箭。生獲內大臣。歸致鎌倉殿。欲誇西代(伐カ)功。大兄不相見。東到腰越驛。哀怨淚如霰。　任口吐出。自笑慰寂。何求他友。然倉卒狂吟。不及載家集。

二十四日。　朝起讀唐詩解。有感。

已刻館事如例。記久壽二年。自四月末至六月。有賴長辭表三篇及勅答一篇。舊文多誤。訂正之而寫之。故頗移刻。及晚庸胥對讀久壽元年及二年。至四月。而申刻鐘鳴。故不終其末。　今午三竹來。先日來時。約貽庸淨書柳谷集序。以今日爲期。然庸忘之。未書之。竹不忘約。而來促之。庸謝之。以明日爲期。竹求見余去年所作田達音考。乃示家集。竹見之。喜達音忠臣爲一人。而求寫之。乃令侍史寺尾吉通寫之。然未寫了。竹早々去。約石習。曰。明日可遣使。併柳谷集序淨書及達音考。附寄之。余明日可他適。庸亦休日。故兩件以附石習也。吉通者。陪侍春信。爲筆吏。今仕余。聊知文字。列侍史之末也。三竹去後。典藥頭半井內匠來訊。視館中之趣。少焉歸。是驢庵子。實是和氣世醫家也。年猶弱也。然以世業任典藥頭。與余家累世相知也。館事畢。歸書院。在寢室。右肩頗痛。令正通針治之。通者。

榮清父也頻々來侍、准家士。
二十五日。 早朝喫飯。出赴前橋第、少將休息。令近侍者勞來問、乃赴小田原拾遺、被招入寢、打話移刻。辰半辭去。再過前橋第、少將相見、巳刻主人登城。余直訪松平主殿頭。對談稍久。示倭書二十餘部。新板本相交。既而看饂飩、午後辭去、依兼約過阿部政重宅、終日相語、喫晩飯。申刻後宿直自棠陰來、直父出入政重家、且直列我門生、亦政重携之、是以直禮敬甚厚。相共談世上事。余與主人欲枕起臥隨意。直踞坐而侍焉。主人問詖淫邪遁四言五過之疵事。余爲之解說、及子刻而歸。遂中寒冷如冬。
二十六日。 館事如例記久壽二年七八月。聯適來加訓點於史館名諱、且作之序、以求誹〔訂カ〕正。暫談而去。友元・伯元勤事如例、春貞有障不來。申刻後三體詩巡講有之。 薄暮松平主殿頭令其書生鶴田宗安來、始謁余、且田貞〔日自カ〕今日々令彼侍坐、有則爲幸。 昨日加藤美作守寫了唐鑑返之、可謂神速也。長門拾遺有贈物、有所思返之。今朝春常赴長怡宅、乃過政重宅、而逢大久保和泉守、乃遊勝澄宅、及暮而歸。 今夜改正聯適序文。 昨夜長坐頗覺困倦、故今宵早臥。
二十七日。 終日雨。 館事如例記久壽二年九月至十月初、其後猶用石習對讀一校、自四月至七月。 未半薩州家老島津久通來聽用習對讀、久通二十五年前撰寛永系圖時始相識、其後正

保年中犬追物　上覽之時。屢相逢。識知文字。好學問。能知家譜。作其家錄。余嘗求其一本。以爲家藏。十餘年在國。頃間來府。近日將歸。故來修舊如（好カ）。且有所談。余應再會難測。勸酒相語。移刻而歸。望請拜。　巫堂彼爲累世家老。食祿五萬石。然邊鄙之士也。其好學之志可謂奇也。

石川主殿頭昌勝有參府之贈物。

頃間天氣不快。館生賀璋等疾未愈。自昨日安成亦疾。春帆筮仕之後。不預館事。故館事稍有所障。然未及闕事。晝夜侍余筆硯者。唯習耳。前錄續錄繕寫日成。其校讐以成璋等疾稍滯。雖命龍泉二三的等。又併勤他事。故其功稍遲。其餘諸生皆勤口授草案也。　今夕讀唐詩解。夜雨浪々。

二十八日。　朝讀唐詩解。　巳刻館事如例。狛庸有故不來。　記久壽二年至十二月。畢抑甲辰冬史館起筆之時。以自昌泰至久壽十七朝二百五十八年。附春信。然信記自昌泰至長德百一年卒世。其草十八卷。大半自筆之。館生龍泉等受口授所筆亦相交。其沒後余所改補亦有之。自長保至承保十六卷。狛庸受余口授筆之。自承曆至久壽二十一卷。口授石習筆之。一草之後。再度之筆者館生村重言・佐筠及侍生榮淸所寫也。其中筠筆多矣。余雖疲幸無恙。終信殘課之功。實是悲中之歡歡中之悲。計會方寸。噫傍人豈知我意哉。今春記寬弘之年以來。豫計前程曰。比及三月可終。後三條帝至三月中旬。狛庸所筆至白河初年。赴日光。其時謂狛庸曰。比汝歸府可終堀河紀。其言亦不違。其後自謂。比及七八月可至久壽。然近衛帝有賴長記事。多於所期。故頗勵微力。至今日而畢。不

亦幸乎今詳記之不非敢自誇也唯示子孫励之耳凡事無程限刻至怠隋惰於讀書之勤殊然。長保一卷舊臘記之。自寛弘至久壽。總三十六卷。自正月歴七箇月記之。官事無臆故也。然於老後之勤。則也足呵々。　今朝令侍生寺吉通刻館生之末。　今晩赴高木氏入浴之招。與卜幽。友元打話。而至夜闌。幽談曰頃聞街説。曰国史館通鑑編修徒費年月。眞是無用之甚無過於此。乃是盲聾之徒。雖不足論世俗無知至此痛哉。有心者可切齒也。余笑曰。叟隠僻不知世上之事。故云爾。今世悉是於文字則盲聾也彼見猿樂翫茶器以碁象戯爲至樂。自我觀之則以爲人面畜心。彼等以文字爲無用者。不足謗焉。我自我彼自彼別是一天地之人也主人令咲。

二十九日　夙起想去年今日之事。惘然垂涙去年大雨。今日快晴。去年一家欣。今日追懐噫。巳刻館事如例。令狛庸石習一校昨日所記而併久壽元年二年。爲第五十五卷。　友元頃間草後堀河紀。至寛喜年中。日次記明月記五代帝王物語増鏡等諸記與東鑑參考之。伯元既草了伏見。後伏見後二條。至花園。今餘二三年。其間記殊少僅拾殘簡耳。　申刻退館之後。人與相語又生感懐。思而無益起而在寝。春常來侍。來月上旬可勤館事。可以悦。又談去年今日婚禮之事。而鬱陶。時龍泉侍坐。乃令彼讀。聊適加點史館名話。至過半日暮入夜而畢。殆聊有所改正。

八月

朔日。快晴。　夙起小祭如例。　辰刻出闔。休於元德宅。與友元共登　城。若徒拜禮如常。事畢。過

前橋第而憩於勝澄宅。午刻歸詣墳墓。遣使招卜幽。幽未來之間。貊庸來。甫再（直カ）亦至。二人共詣春信墓。依前頃之誡而悔恥改過乎。庸暫談而去。甫留談。其間高澤敎悶等來。其餘不逢而歸者亦多午半卜幽來談。少焉甫去。少焉令石習讀仁平紀。晩飲以後談畢。又讀久壽紀。餘其末四齣。月而日暮時貊庸再來代習讀之。至酉半而畢。幽喜曰。自呂泰至久壽五十五卷。幽得聽之。生日域不知我邦事。則一生之恨也。年老眼昏。雖不詳其始末。臆記其千百之一者。亦是長壽之幸也。此後保元以後改補亦必來聽之。唯恨世上之人無心聽之。凡每席幽懷小冊來。而往々倩余左右者抄出之太悅。見者感其老而不倦。幽今歲六十九。雖喪明氣力猶健。戌刻卜幽歸。庸留談。子夜之後歸。

二日。　夙拜先妣神主。而喫朝齋食。而詣墳墓。辰半赴六義堂。　元及貊庸在焉。巳刻各勤館事。余令貊庸讀呂泰紀。而至延喜三年。改正其訓點。而令石習抄出保元以後之事。爲近日改補友元所草也。今所抄出。元所未見之書也。　春常今日灸治。自明日欲勤史館之事。余猶慮其勞氣。然其勤勵之志可悅。　今晩小田原拾遺久和牧士但牧板內勝連署至。日宗對馬守可有所咨詢。既公議預聽之。無憚慮可任彼心以相談之云云。

昨夜貊庸談曰。今晝詣墓。墓門之外見蛇呑蟆。蛇口小蟆大。張口欲呑却之。先呑蟆尻。蟆掉頭欲逃。蛇曳蟆登難處。不堪其力陷窪處。然所呑自若云云。今朝余參墓見蛇蟆。其死蓋僕奴殺之乎。其氣甚臭。蟆大如蛤。蛇長三尺許而細。其口開。而蟆死於其傍。蓮其雖未呑却之。蟆尻既被呑。觸毒氣而

死乎。死蟆色變甚黑也。聞斯事久。今始見之。今日於館中語狛庸。庸曰某性忌蛇。奴知之。故昨日既殺之乎。

三日。　早朝宗對馬守義眞書至。曰。依可遣書翰於朝鮮。既達諸老。可倩卿筆之旨也。明朝直可諭其旨。松平備前守。保田若狹守。依預知此事。明朝來焉。足下亦可會云云。余乃贈書於永伊牧。告昨晩諸老連署及對州書中之趣。如此之事。既有先例。凡朝鮮對州恒式贈答。則彼役贈（備カ）所勤也。異恒之事。則自先考時我家預知之。未知明日之事爲何樣。故雖非館休日。不能辭之。

巳刻館事如例。令狛庸讀延喜紀自四年至十三年。昨今所聽合三卷粗改其訓點。　今日春常病後始勤史館之事。龍泉侍側。或執筆。或考書。凡館生十二人稍通文路者。執口授之筆。其餘在次座。寫草本。謂之卷本。以卷本附傭者寫之於冊子。謂之中書。中書成。加訓點。點成而又寫之。是亦再度中書也。每度校讐之。而後淨書是館中之式也。

嗚呼光陰之易移也。追憶去年今日。春信今日勤館事。歸宅而臥病。館中不見彼。既一周也。痛哉。自今朝不忘於心。然以官事無鹽（監カ）日々勤事。明朝又視他官事。預異域贈答。人生之不常。朝不謀夕。史館起筆以來。春信之外伊牧家人預館事者一人。物故傭者一人。侍童（高井政興）。其（共カ）爲異物。頃間或罹瘧疾。或中風濕。館生及奴僕等多疾。就中高賀二生疾聊際館事。就想諸生各雖有勤。其心勞比我則可輕。我多勞多憂。且年亦漸老。自怪今秋不觸時疫。至今日無微恙也。友元伯元強健拔類。狛庸亦

無病人皆羨之。然稟賦不任意，則姑舍是。死者不可再生，健者亦不可羨之，唯天而已。在今可喜春常病氣本復勤館事也。疾者人所厭也。然疾而闕館之勤，則各其不幸也。高賀二生馴事，有舊因，故以次座之事附屬二人，稍助我勢。今二人同時疾，然無奈之何。右生等漸馴事，故不及闕館事，則是亦任運而已。一小館之事猶如此，況於大家之事哉，又況於國家哉。　幕下多士，各依其才量被登庸，職事無闕，唯乏之文士。故國史既附我，而僅有文字之用，則又附我者何哉。

今晩春常赴永伊牧。謝病中之懇問。且告就館事之趣，而歸路過阿部政重宅而歸。

今夜口授石習作玉繩石記。是太田攝牧所固請也。此人有舊緑（縁カ），故雖懶不能拒。

四日。自曉大雨。　辰半雨少止。赴宗對馬守宅。松平備前守・保田若狹守來會，與主人共議遣朝鮮書翰之趣。對馬守累世與朝鮮接待凡商船之交易。持對馬守印契到釜山浦，有無相易，累世之約也。然十餘年以前，對馬貪賈到長崎，密造船到朝鮮邊鄙，與彼國貪賈相互成交易之利。逐年筑紫處々同類多。而匪啻土產物而已。密囚武具於船，行賣之彼國，官吏亦利之，貪之年交（歳歷乎）易無絕。頃間對馬商賈懼其事覺，而自訴之島留守。乃捕張本人以鞫問之，則悉欵服，而自首。詳語其趣。於是長崎司捕在筑紫同類，而聞於　江府。對馬守先語前橋少將。時若狹守預其事。既而達諸老。備前守相携。自是備若來往數回。諸老馳書京尹及大坂奉行等，皆索捕其黨云云。對馬守謂此事朝鮮貪吏之所爲，而違兩國累世之約，欲遣書於朝鮮禮曹，以塞其源，誡後來。備若爲之達諸老。諸老

相議曰可也其書不可私作之與弘文院可議之云云。備前守示倭字案紙曰是諸老之旨也可以此趣作書翰。然其辭理難通。故先以倭字改作案文附備前守。重聞得諸老之旨。作書翰可登城云云其間移刻其喫朝飯而猶有議事而午後歸閣直赴史館。令狛庸讀延喜十四年紀意見封事畢。他適之間。滕勿齋書信至。午後永伊牧回書至。賀春常快復而猶曰勿强勤館事。保養勿怠。云云。終日雨不止。至夜又大雨。令石習記今日之事。去年今日春信臥病之始也。噫。

五日。終日陰雨。　館事如例。　聽延喜紀。至（衍乎）自延喜十五年至延長八年。醍醐紀總六卷。訓點改正畢。伯元自伏見帝至花園帝。助筆三十一年。今日既畢。此間舊記少。他日可改補之。春常所草至天正十八年。猶餘文祿慶長。然是最末之事。未及急草之。且慮病後勞精力。故欲與伯元一校前錄。余曰前錄草本中書再三校既畢。唯淨書本全部雖已成。朱句未成。先自其已成者與伯元對讀則朱句亦逐次而成耳。先是高賀二生點朱句以二子疾。故令館生三的寫朱句至二十六卷。前錄有三本。兩人對讀之外。令龍泉春帆相替以一本侍傍。而三部參校則可也。帆今雖非館徒。然有一覽之志。故云爾。友元所草至寬喜三年。猶餘四五十年。以記事多故也。初四分七百十五年。而附四人草之。其三分既草成。唯一分未成而已。然余所記一分。中書成訓點未全成。嗚呼何日改補三人所草而可終功哉。追日累月。館徒之勞弛。而余勞日加。本是所期苟保殘生。則比及來々年。終全部乎。

今日借纂國朝寶鑑于書肆。是朝鮮君臣問對之書。擬貞觀政要者也。乃令館生末徒有餘暇者寫。

之。又令春帆。春植等助筆之家有万卷書。不能見之而猶求新書。雖似贅。是亦天性好書之癖。猶不能止。自一笑而已。就想。先考齡踰七旬。猶求新書。況余雖多愛。不及先考之齡二十餘年。豈可廢求書哉。且東國通鑑新刊本成。可在近。則是亦來一部。以此寶鑑併附。則博覽之一助乎。呵々。

今夕春常。伯元與狛庸赴友元宅夜話。先是余亦慶應門生之招。然自去年秋無風雅之興（與カ）。且少壯之翟憚老者常也。故無間行之意。僅隔一年。我意之老如加十年。懶乎。勞乎。果多愛故也。然不能閑點（默カ）朝晩之暇。讀唐詩解。或數葉。或十餘葉。不求強解。唯聚與慰寂耳。頃間夜坐侍史亦乏。唯石生獨勤之。彼館中之勞不少。故於夜侍則不及從前之至深更也。懷舊之切。今猶雖不減去年。然今秋余亦能睡。故至亥子之間。則赴黑甜。此冊子本是記館事。然頃日漫筆雜記。是亦幽寂之餘。任口授。石生。以消永夜也。乃戲謂石生曰。夜坐無言更乏人。筆奴燈婢共相親。燈前開口汝隨筆。添得候蟲嗚（鳴カ）四隣吟罷口點（默カ）筆休。乃追憶去年今日春信據痾。共苦心。熱之餘譫語。自大言勤學之事。噫。

六日。　秋分。依大雨延祠祭。

巳刻館事如例。余先期在館。春常昨夜止宿。巳刻之前。與友元同來館。狛庸從到。伯元。春貞不來。如例月既而各勤事。余令庸讀朱雀紀上。正其訓點。且加補一件。又讀了朱雀紀下。又加一件。乃命石生令館生左筠改中書。友元草貞永紀而待百練抄來。曰此冊漏考索。近日加補之時。可有一覽。是高倉帝之記殘簡也。乃命龍泉點朱句畢。有鶴田宗安者。松平主殿頭新書生也。依其主命。頃間每

日來爲鎮習館中之事也。主殿頭好倭學故然乎。非客非館徒。恰如寄生之木。似離群之鳥。二三日來喚之於座右。試之頃間。高賀之外。館生疾者三四人。然草本未成者。唯友元而已。故不及事闕。館退之後。行秋分祭。雨亦齊（斎）。余與春常入堂祭之。其儀如式。勝澄未至。仲龍從至。例祭賀璋跚事。讀祝文。今日石習初代勤之。陪勝役送者。清隆之眞。春秦倍綠（緣カ）者也。其餘春植。石習。正種。榮清。信清等也。春帆在水戸邸。未至。祭畢。小田原拾遺書至。有議問之事。乃附其使答之。松平備前守寄書曰。一昨朝朝鮮書翰倭文之案。今日入諸老之一覽。其趣甚協意。恰好宜作書翰以呈諸老。答曰。書翰今明日中可作之。二三日來可待足下之告。登營云云。於是幸仲龍來。而挽留之。乃口授草書翰。日已暮。秉燭。令龍淨書之。及酉半。淨書成。龍歸。乃封之以待備前守之告報也。鍋島加賀守參府以來欲招余者數矣。然遂不赴焉。聞明日藤勿齋及友元赴彼宅。余亦幸館休之日也。若無登城之告。則可往會而謝其懇意。今晩與友元約之。昨夜石生退而後。自草尺牘一篇。寄卜幽。感其勤聽國史。今朝令吉通淸書之。以遣之。又昨日令榮清書玉繩石記。而今朝遣田攝牧。答書曰。石記早成。謝而有餘。願勞自筆云云。余性拙。墨痕敗史館。雖無暇乘興則作之。不難。自筆甚不易。況去秋以來詩文之興亦非所欲。偶作之。不得已也。自筆之求不協意。然强（衍乎）不能强拒。亦是苟（荀カ）生之人情也。嗚呼。去年今日。春信病少快。余自本宅早歸焉。謂邇日可本復也。明日余在高木氏宅。春常報曰。疾又發。豈圖今年今日祔食祠堂。痛哉。弱壯者猶然。況於艾年哉。明日亦不可謀。況明年哉。既知此理。

猶不能廢世務。可以耻也。春帆父曰、救圓。今茲六十五、常嫌人生七十古來稀之句。可笑。然世之貪長生者豈唯圓而已哉。頭戴白髮、身扶孤杖、而猶徘徊權門、以求利達、何以解嘲哉。

七日。快晴。　辰刻出門、以便路赴石川主殿頭宅、述參府之賀。他適不逢、直到前橋第。保田若狹守幸來焉。少焉少將相見、告朝鮮書翰之事。少將曰明後日可登　城、與若狹約、達其旨於松平備前守。既而出訪酒井匠作、與品中正適談。及賀璋、春植及田犀事、匠作頭痛、不逢、逢其嗣靭負佐忠隆。少焉訪朽木良綱、依屢有所議而來。忽罔然他適、不逢。於是依約赴鍋島加賀守、謝參府以來懇問、而互語去年以來往事。及午半友元來會、自今朝在松平主殿頭宅、見倭書若干、故遲來云云。未刻藤勿齋來。有客而未至。云云。於是差晚炊。其後主客共到咸臨閣、觀庭前山水。往年遊于此、依主人之請、名閣曰咸臨。余作之記。庭有曲水細流、名之曰蟠龍泉。泉傍有岡、有林、啼鳥來集、故名園曰鳥止。友元作記。余輩與主人相識、是勿齋爲媒。今日之會、庭之景依舊、所作不異、唯欠春信耳。今日各懷舊者屢矣。座有一書生、歲十八九、其名曰三省（忘其氏）。是主人家僕之子、常侍朱之瑜、在水戶邸者也。聞習詩經於之瑜。試問之、則以明音誦關雎詩。主人曰、家有一老僕、歲九十餘、昔文祿朝鮮之役、直在戰場者也。今日欲召出之、而令談其事。一昨日忽物故。勿齋大惜之、余亦爲遺恨。薄暮興盡欲歸。主人止。勿齋頻勸作詩、主人亦强之、故不得已而賦五言律一首。勿齋代余書之。友元亦賦七言律、淨書成。而進點心、漸及亥刻而歸。友元從焉。勿齋猶留。謀知可有盃盤之事。歸閩聞大澤右近

大夫來訪。聽他適遺念形於面而去。

八日。　館事如例。但伯元。春貞臥病不來。聽天暦紀二卷。自呂泰至此爲十卷。　薄暮松平主殿頭來問於史館相逢。望請史館日録點檢其未在家者。及兼獨而去。

九日　終日雨　辰刻赴前橋第。保若牧有他　公用遲來。已刻少將欲登　城。余呈朝鮮書翰。少將聽畢曰。不及待若州來。可登城。余曰從閣下登營則（留守）而入諸老之一見則可也。今般爲沙汰僞船之事。與備牧若牧相會。僞船之事。非余所預。書翰非彼二人所知也。先例唯受執政之旨而已。少將微笑而乘輿而出。余遠雨中勞。彼禮揖轉後而出。逢大田資高於門。彼下馬。余不乘輿。立談互述懷舊之事而相別。余登　營。諸老在奥。轉與群僚談。皆曰。避近登城也。既而諸老出時。保若牧來。土能牧永伊牧製電相見。諸老命人喚余。若牧雖不被喚。從余而來。然猶豫不進。備前守一昨日賜　官暇。不及登城。前橋少將忍拾遺小田原拾遺久和牧土但牧板内膳列坐。無他人在焉。余獨出讀書翰。若牧在側。讀畢。前橋在上首。然既内覽。故不言。二拾遺共曰。少不違案文。恰好。土但牧板内膳曰。如此之公用。容易辨濟。珍重。和牧唯睡而已。可怪。余曰。對馬守書翰。余家調之。然　公用也。既入諸老之一覽之後。余無所預。先例故松平伊豆守受取之。而遣對馬守也。然先例執政唯直諭余。今般備州若州預知此事。乃把書翰并案文附若牧而退。小田原拾遺曰。史館可有事。早赴而可也。余乃

出。凡今之政事、前橋、忍二大老稍退讓、總大綱、小田原當權執決、其餘三老每事猶豫、而副執事。應下事之外、不能預其席也。午半歸館、聽村上第三卷畢、稍改其點。　今日春常、伯元對讀前錄。自是每日可如此、館生一人相替可侍傍。伯元有障之日、春常可勤他事也。　凡　公務之預文字、考先例時、余獨列諸老席者常也。然去秋以來無文字之　公用、故唯勤史館之事而已、但牧、內膳列執政之後初有文字之用、故二老殆聊有挨拶之詞、在諸老之中則和牧頗知文字、兼謂書翰之事、此人可專議、然坐睡不發一言者何哉、身非上首、且非月番、以外國之事爲大政、不吐一言、讓二大老及當權上首乎、抑夫有遠慮乎、果其佞（佞カ）智乎、若其愁議文段、憚有失言乎、一笑、不可示人也。頃間寄書於卜幽、感其勤而聽校國史、今日寄返簡、有大悅之趣、且曰保元以後改補亦欲聽之、然有一醫針眼除翳、其證多之、欲往試之治療之間、頗有闕席之事乎云云。

十日。　朝陰晩晴　　館事如例、高庸有障不來、點撿所不附友元之保元以後小冊雜記、及晩春常新築設雜集、友元、伯元自史館直赴焉、余暫休赴焉。卜幽、正竹、春安來會、勝澄至、仲龍從之、卜幽唱上旬（句カ）、余對之、遂次而巡、薄暮宗對馬守義直（眞カ）使來曰、昨日遺（遣カ）朝鮮書簡之草、依執政之旨、自保田若狹守遣之。然不會讀、願今夕來訊。若無暇則義眞自來問之。余答使者曰、奕世之交、非厭勞。然事既　公也。不可私往、若欲改文義、則遣諸老得其折簡。　公往可議之。昨日　公議已定、不可妄改一字也。若唯欲讀得其文字、則可寫寄一通、加訓點遣之、我不及往、足下不及來云云。使者歸。余又與卜

幽二元等談。皆曰久闕雅筵。請催之。乃以新雁爲題。衆皆推敲。然余不乘興。唯與卜幽談。秉燭着饌。饌未徹。對馬守使者二人來。共無髮也。乃知醫而少知字者也。乃遣於史館。先令石習逐之。令彼等習讀之。而加訓點。畢良久。余赴史館。示諭其趣於二使醫。而遂之。事畢而入。漸及亥半。群詩逐次而成。三員長改正之。各人余一覽。員長詩余自見其草。而淸書之。於是高庸講之。衆客及侍史小生等所作。殆可二十首。至半夜而皆去。春安止宿。

十一日。晴。館事如例。令高庸讀康保安和紀。以正其點。自昌泰至此。四朝合十二卷也。友元頃間草天福紀。春常伯元校前錄一卷畢。而至第二卷。春安自去年寫穀公二傳點。今日終功。自去年時々勤之。春貞疾愈而出。安成亦病後初出座。

十二日。雨。辰半赴史館。遇友元詣讀耕墓。其不忘遠之志。非他所及。感刻感刻。點撿國史考校漏脫者。得二三件。加補之。且勘保元以後之事。　前錄四十卷淸書前日旣成。續錄五十五卷中書今日悉成。皆是自四月以來所爲書也。乃使石生作續錄目錄。終數卷之後。高庸代余勞。而與石生成之了。　今夜石生他適。座右寂寥。燈下作一絕。賀春帆筮仕。又書數語。畀田童子。信淸及榮淸書通。又作側體一絕。遞石習口授筆記之勞。又問安成疾。授小簡。又書數語。畀春泰。彼此以慰雨中之寂。

十三日。早朝大雨。午前霽。春常侍坐。示月題十首。披見之。則勝澄及仲龍所詠也。勝澄作序。龍作

跋。先是勝澄絕句律詩屢見之。其屬文初見之。可以嘉焉。春常作文寄勝澄。其寓講磨之意。是亦可悅也。既而依兼約。應松主殿頭招。以便路過阿部政重宅。暫談。醫長怡來。乃謝春常藥治之驗。午半赴主殿頭宅。猶庸先至而待焉。見倭書數部。庸有標書之勞。晚炊之後。懷舊之談。反頓路拾遺父子春信之事。戌後告歸。又羞點心而出。與庸乘月徒步過常磐橋。歷數町。乘輿而歸。漸至亥刻。作小簡以問賀璋疾。書數語以示田植。依昨夜瀨之也。

十四日。晴。　點檢保元元年草。或改正其文。或加補其脫。至七月初。且愚管抄有與保元物語異者。則低書以備一說。右暫執筆。　及晚依約攜春常。反元猶庸。赴加藤作牧。與主人共入浴室。出浴之後。見戲鴻堂法帖。令庸摸海外之書。此書有詩二篇。其遊施無畏寺詩也。其一鬱檀所作。其一老拾遺所作。其末曰此二枚王子之書云云。其末有米芾跋。余先年見之。謂鬱檀者蓋其兼明親王乎。施無畏寺作可以證焉。米芾跋亦其時代相應。故今春記其趣於通鑑。今夜再見之。彌覺愚案不妄。也。老拾遺者未知誰人。若夫管文時爲其時老儒。作兼明遊乎。未可知焉。其後見朱文公石刻四幅。其一曰存忠孝心。其二曰立脩齊志。其三曰讀聖賢書。其四曰行仁義事。第一幅左傍有晦翁字。四幅各大字人云語云。其珍藏固宜也。其餘唐宋石刻數帖及明人花鳥畫等見之。既而將歸。時微雨。暫留。主人示一長鎗曰。此是曾祖遠江守光泰文祿年中朝鮮軍中携之。刺殺若干人。傳而至於今。願作之記。余以其累世兵器異他。故領之。主人悅。及亥半而歸。少焉大雨。猶未就眠。作示猶庸一絕。

言其國史運筆之勤勞。又作小簡示姪憲賀其始作序文面視前程。且作一簡示仲龍言保護勝澄之事。及先日所筆朝鮮書簡預執政之譽。其藁自筆畢。明日可授與之。

十五日。雨。朝詣祠堂小祭如例。

改補保元元年七月白河合戰之事。猶未終。

及晚土能牧永伊牧連署至。曰明日可攜生野松壽登　營。乃告其趣於松壽。壽即來謝。壽雖非親炙者。然年來問字稱門生。且其居近故乎。未知為何等事。友元伯元等皆怪之。

入夜大雨。年來不論陰晴必賞中秋。今茲素無詠吟之興。故不招人不被招於人。故雨中獨坐却好。然追懷往事。感情多端。今日望見姬路故拾遺第。在前池西畔。而歎往昔每年之雅遊。未幾父子二代物故於交際。猶如此。況一家頻罹凶事。余懸遺而對月。有何面目乎哉。故幸陰雨不見月。友元伯元皆昔年同遊也。然不留之。未及薄暮皆去。

今日太田備中守告參　府之旨。余意謂春信若存則攜手速往賀之。仍想去年彼病中之事。胸間茅塞。方寸一輪亦如生雲霧。入夜燈下閑寂。召石生記昨今之事。記了。悵然惘然。摩胸散悶於是。令石生執筆作中秋雨夜問答。

十六日。終日雨。辰刻攜生野松壽先赴前橋第。壽父德生庵在焉。而待余至。巳刻少將相見而登　城。遂太田備牧於　營中。及午半執政召松壽曰老父久在府。且依日光門跡懇請而賜食祿

二百俵。其後執政列坐。永伊牧諭余曰。松壽出入卿門。今已賜官祿。則可令彼勤史館之事云云。是非余所望請。故令彼父子直到諸老第謝之。而余在歸闕時漸及未刻。保元草數葉聽之。未及加補。而申刻鐘鳴。　今晚加賀羽林贈鱸魚二喉。

松壽來謝。今日雨中登　城之勞。

十七日。　秋霖連日。　聖堂西面瓦牆壞。

改補保元元年自七月末至九月。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二卷至三卷。至字畫訓點著意精密。今日狛庸不參。如例友元忠痛氣不來。德生庵來謝昨日之勞。且依憑松壽事。　松平主殿頭詣神廟之歸路來過暫談而去。

十八日。　終日雨。至晚滂沱。入夜不止。秋霖一滴直千金。況於連日哉。況於懷舊切時哉。館中僚徒殊苦來往。風濕之疾。不可不愼焉。

改補保元元年畢。至二年五月。友元草四條帝紀。伯元春常校了前錄第三卷。狛庸加點至寛弘紀。春貞有疾不來。安成龍泉非的加朱句於前錄。石習不離余傍。改補草本。成則使左筠春泰榮清相替寫之。別卷村重言在友元傍執筆。草成則令寺尾吉通寫之。准省湊安寫愚管抄。以爲希世之書。爲備副本也。　續國朝寶鑑二冊新寫成。一卷榮清寫之。一卷春帆春植兩筆也。　中秋雨夜問答三千六百餘言。石習執筆。榮清吉通淨書之。今朝終功。今晚館事畢。令狛庸讀之。春常昨日既見之。

二元初聽之。其後春帆來。余寢室。又讀之。此一篇自懷舊起筆。且述余行實。雖是夜來之所爲。而不妨館事。去秋以來大文之始也。　今夕加朱句於寶鑑。雖非急務。然件（作カ）燈下雨中之寂也。賀璋疾未愈。然稍得快氣。頃日作謝簡。憑高石二生。呈之。加點竄。返之仲龍。亦呈謝簡。然未見之。自璋疾始五旬。安成亦病後唯勤館事。春帆・春楨亦無暇。故每夜不習侍坐焉。

今日藤勿齋寄書曰。松壽大幸。足下亦可爲大悅。余報曰相知年久。不可不賀焉。然列史館之事非余所請望。館外門人勝於彼者非無之。然　公儀不許之。以彼父出入權門之力。至此。則未足爲大悅也。一笑。彼性柔惠無毒。且頗好文字。則我不疎之。以准門生。但其父無才。故愛子之餘以彼文才爲超擢。是我之所厭而傑屈亦所以不滿也。聞春貞・春安可恥其官祿不及彼乎。雖猶庸非不驚焉。然事在公儀。非余推擧。則豈怨我哉。

十九日　東舟正忌日。祭其神主。依雨天不能詣墓。令之眞代往拜焉。自昨夜覽國朝寶鑑。加朱句。今朝終一冊。自齋丁至午後。又終一冊。乃返兩冊於書估。又借二冊。倩史館傭人寫之　午半雨霽爲散秋霖鬱滯。赴高木氏。入浴。卜幽先來。春常赴加賀羽林。謝病中懇問。見羽林。暫談。會太田備牧於彼席。而來高木氏。及晚春安至。入夜常先歸。依卜幽・春安之請談先天後天圖義。且說兌艮爲耦之義。及夜半而歸。

二十日。　早朝未起大澤右近來。在史館。依其誘引。尾州家老成瀨主計來。余纔起而到館相逢。依

其請示新史二三冊。又依其求、令石習讀史館記及條例十六條。既而二客歸。余歸寢。喫齋飯時、藤勿齋來於書院、暫談而歸。既而已刻、各勤館事如例。良意來、少焉去。　改補保元二年畢。　館休之後、三竹來、頻懷春信。見西風淚露、借之而歸。示茗話并中秋雨夜問答等。竹田[日カ]聞、來月朔日勿齋來。可喫素食晩炊。我亦追憶梅洞、不止作勿齋可詣其墓。且談往事。云云。又曰、每會麾下志文之士談曰、梅洞匪啻當時秀才而已。在　本朝則古今奇才也。見其詩文可以知焉。然無知文章者。故猶不信之、可謂遺念也。永訣之歎、弊爾既近。小祥忌、噫。既而請曰、我友都築氏有一石、四明處士名之曰小士君。以其形似富士也。我爲之序其事、令友元作跋。已成。彼請足下一語。然以多事多憂、故憚而不言。願爲我賜一筆。小詩也、短文也、任其意。又在洛之暇、見懷風以下集、分五七言類、號本朝詩英。欲求足下序。然以柳谷集序成、故不忍言之。約友元作序。然若有心而序一語、則爲幸。余以其追慕懇之志切、不能拒之。然未及許諾。

二十一日、晴。　館事如例。改補保元三年畢。自元年併之爲第五十六卷。及晩友元、高庸對讀保元元年畢。友元曰、未刻以前草我所草。每晩逐次可讀所改補也。高庸有全部訓點之志。故書則加點。每晩爲友元之對。余共以其所言有謂許之。今日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四卷。　友元頃間作詰蟫賦、併小士君跋。昨日示之。今朝一覽、加批於蟫賦返之。暫留君跋。今日仲龍來。驪勝澄書於　聖堂。以余書驪早[畢カ]也。及暮侍寢讀中秋問答。其末祝勝澄前程之段、太喜而去。

二十二日。館事如例。

加補藤基衡事於保元三年末。午時阿部政重來訪。舊門生野口永安來問、請求硯名。硯面有雲日。乃取海日生殘夜句、名曰殘夜硯。且作數十字。爲之說、令高庸代筆之。永安太喜。彼出入我門二十餘年。近頃來稀。然以其老而遠至。其求亦希。故卽座作而授之。然不及自筆。去秋以來。無文筆之興。然强不能拒人之求。頃間往々把筆。唯懶作韻語。故不拘文（字カ）數多少。任口吐散文散語耳。

今夜口授石生。抄出平治以後事。

二十三日。小祭參廟如例。

改補平治元年至八月。春常依元校前錄第五卷。友元草嘉禎紀。及晩與狛庸對讀保元二年三年。春貞有疾不來館。既一旬。次座館生各勤其事。今朝高力左近書信至。長谷川藤治來。平井由敬來。誘引一人。其人大坂富商。其祖父頗有志倭歌。嘗謁先考。余亦幼時相知焉。多田院別當來。此院有滿仲廟。荒廢年久。四五年前 公儀再興。且賜封戶。余嘗預其事。故與別當相知也。

勝澄參廟如例。今夜作小士富歌（七言二十四韻）。

二十四日。雨。

館事如例。改補平治元年自九月至十一月。記藤成通蹴鞠技藝之事太長。今夜會津山水賦起筆。是去年以來會津羽林所懇請也。然以不乘興故遲引。頃間藤勿齋頻促之。未得趣向。今夕口授

石習。先作其序。半夜就枕。以亡嗣小祥忌之近。感懷往事。不能交睫。屢起小遺。五更獨對燈見書。及曉暫睡。未幾而覺。開戶天已明。依令雨氣未知夜已明。

二十五日。雨。　氣宇不平。依昨夜不睡也。朝飧之後稍快。春常來侍焉。談曰。自來月三日論語巡講始之。序說發端春常可講之。乃考故事來歷。余喜其志。倣余講書之例。　巳刻卜幽來。呼之於寢。令石習讀保元紀太長至午下刻畢。其間松壽來。少焉去。其後幽請石習聽中秋雨夜問答。未刻喫晚炊。其後幽求頃日所作詩文。聽數篇。春植侍焉。幽又令植再讀雨夜問答。及薄暮幽去。今日余頭痛。與幽談。聊散鬱懷。　今午榊原熊之助晉聞至。今僅三歲。其家臣等依不忘二代舊好也。及晚養安院正球來。少焉去。入夜春常示論語私考。余見之則十五葉既成。其文段所援引稍好。可喜焉。凡在今則每事所觸皆髮見此私考。初有喜悅之意。若不解而成功則彼勸學之一盛事也。彼頃間氣宇漸好。故館事之暇。加朱句於詩經大全。又及此講考。彌祝其強健而精勤而已。　今夕作會津賦。習也執筆此境腳未到。日未見。故口如訥。文路滯而猶未成也。去秋以來。文筆久拋。然世人不許我所思。頃間強求者稍多。館事之外稍把筆。故此賦亦不能閣焉。亦好文之癖猶未失乎。其遲速唯任有與不。不必限貴賤親疏。

二十六日。雨。　館事如例。改補平治乱前之事。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五卷。　申刻之後狛庸講三體詩。而後群僚皆去。庸也獨留在六義堂。薄暮喚庸於寢。伴夜食。而助筆會津山水賦。石生同侍

焉。披彼地圖以爲作賦之便。亥刻甫去、習代之。及半夜而休。

二十七日。雨。館事如例。改補平治合戰之事。事多而日短。故未終一年。而及申刻。今夜會津賦成。春信小祥忌既近。春常自一昨日素食。余以爲過也。何則先妣喪讀耕以俗忌五旬爲短。而百日素食。當先考喪。彼又素食百日也。前後両喪無輕重。余先妣喪五旬素食。從俗例。先考喪素食百日。與讀耕之所行異也。各任其志耳。既拘俗例。不能不憚。公儀。則本朝古禮一年之服。猶不能行之。況於三年喪哉。其後正忌日余及讀耕其前一日齋戒。自謂不足也。然一日齋戒猶可謝公務。三日以前有公務。則不能謝焉。若定欲行數日齋戒。而終身不行之。則意不快於心。而有去者日疎之嘆乎。畢竟氣質之偏所致也。常自懲焉。余及宜人亦不知。旦暮則常也。不可不念。慈〔茲カ〕然至大祥忌。任彼志而可也。況彼館事之外。不有不時之公務哉。凡喪祭之事。要始終不闕古制。雖厚。然各應其時。故朱子家禮比儀禮。則省減之。況於殊域哉。況於當時哉。欲復古制。亦不可得也。余所行則存泣血餘滴。祭奠私儀存焉。

二十八日。館事如例。改補平治元年畢。爲第五十七卷。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六卷。春貞疾愈出席。猶甫訓點至二十二卷。春貞校讀至十五卷。友元所草嘉禎年中也。今日命榮清改寫會津賦序四百四十八字。賦千二百六十五字。總千七百十三字。暦〔歴カ〕四夜而成。近來作文強不勞心。此賦頗費工夫。中半松壽來日授之。加點會津賦。且依彼請。解說賦中典故。以彼屢出入會津羽

林第也。彼曰今日謁會津第。羽林談屢及余事云云。余問曰何謂哉。答曰羽林令侍者讀歷代紀畧。基宰錄曰不諳歷代大槩則所不能也。王代一覽既聽之畢云云。又及本朝通鑑事云云。此三書者往年余依故若狹少將之求所作也。三書共今既刊行。羽林久好學問。然唯談性理。近年患眼閑居。唯預聽大政耳。故多暇隙。兼聽倭漢歷史云云。

入夜忍拾遺書至。曰。明朝有公事。可來云云。不意之招。未知為何事也。

二十九日。　卯刻赴忍拾遺第。有日光山公事。官司數輩來會。余以可少預。故遣招。群司去後。余暫留談拾遺新錄。欲畧被示之。且試盛水。其欲中復與古制不違。拾遺天性敦厚。其戒勵之意可感歎焉。午時歸。闇齋到館。群僚勤事如例。改補永曆元年至六月。　友元猶庸對讀平治紀。加朱句畢。春常、伯元校丁前錄第七卷。　南直來留至夕。及暮來談於寢。見中秋雨夜問答。又見會津賦。春澤來侍焉。澤早去。直猶留焉。　頃日追懷去年之事。胸宇充塞。故晝夜翫文字。聊抑鬱陶。今夜殊發忡。是以援留南直。漸至夜闌。信也病劇於去年今夜。噫。

晦日。　館事如例。狛庸疾而不來。終日雨而不止。余改補永曆元年畢。及午半歸寢。自今晩依有齋戒之意也。春常自今朝齋於其室。　藤勿齋惠紅柿。問今日感懷之可切。高木氏亦寄書勞慰之。及晩春常作祭文。示之。文路接續。哀情大切。余亦不堪悲歎。作招魂詞。右習執筆。染清淨書之。漸及半夜。追懷去年今夜。雖勞心。猶未知明日永訣。噫。

九月

朔日。晴。　晨起拜考妣神主如例。　辰刻令春常祭亡嗣侍生家令等執役。（春帆祝文）讀此及祭畢。余焚香灌酒。令石習讀招魂詞。其後家令侍生等皆拜。其後春常參墓。呈祭文。（龍泉讀之）既而余亦詣墓。而後春常掛影像於六義堂奠之。令江清長令朝來者爲逢今日忌辰。十日行旅。百里長程冒霖雨來。被（彼カ）累世家僕然久在洛采地。去年聞訃早來。今又計期逢祭儀。雖田舍翁其志可感焉。彼與余同齡。今年五十。然健歩不劣少壯。諸門生舊識者歎其遠來之志。自朝至昏門生館徒參墓不絕。午後保田若狹守來訊。述忌辰早至。斯人日々登　營多務且徘徊權門。無寸暇。今日來問。其志不淺。且見聖堂瓦壁破損。因此事可與永伊牧議之。若州入祠堂燒香。此間藤勿齋來與若牧相見。既而若牧去。勿齋詣祠堂燒香。且別奠名香以亡靈嗜聽香也。友元伯元狛庸松壽春貞春安春澤正竹等皆與勿齋相見聊適。佐慶來而早去。今朝建部丹波守高木正則阿部政重贈茶菓。友元等門生亦贈菓蔌有差。友元勝澄狛庸高澤。春安春貞仲龍龍泉春帆田植。石習淺安。涯省井適村重言春竹春泰田信濤寺尾吉通。或祭文或詩并序任其意作之。野壹田厚野傳依疾不來。遣使寄詩。聞安成賀璋淺病參墓。然不及謁余而去。其餘友元侍史等有參墓者。

勿齋以與三竹有約待之。其間余示會津賦。令石習讀之。又令狛庸讀中秋問答。於是三竹來詣墓。有祭文。乃着晩炊。勿齋。三竹。余友元伯元狛庸松壽爲作食。其餘與春常次座同食。食畢勿齋三竹。

見招魂祭文詩賦。凡二十餘通。竹又見會津賦中秋問答等。日漸昃。向暮而竹去。勿齋留。友元・狛庸。松壽爲作。其餘伯元等皆去。薄暮勿齋去。秉燭友元・庸・壽來。余寢。春常侍焉。春常友元曰。今日祭文龍泉所作。頗有力。石習述其情實。而文路不爲不可。由童（信濤）其志。此（比カ）年齡則奇也。其餘未詳見之。三竹見石習作。曰。邂日逢其邦君。則可語之云云。春常出新刊菅家文草。曰。頃間有書肆來。云云。余謂。此板行。實是好事也。既而友元等去。春常休焉。嗚呼頃日待今日太晝。一歲早周。今日既暮。然參墓人多。詩文成。雖乃知亡靈爲人被感慕。人猶如此。況於骨肉哉。況於老父哉。令習記今日之事。而召清長問洛陽之事。其後令習退休。余猶不睡。粗見諸生祭文詩序等。時雨又降。清長曰。驛路大水。旅人留滯云云

二日　終日大雨。　早朝拜先妣神主。小祭如例。以大雨故使靖隆代拜墳墓。　巳刻到館。松壽初出座。早至。既而諸徒皆至。　改補應保元年。自正月至十月。　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八卷。友元・狛庸所勤如例。春貞校狛庸所點。自今日與松壽對讀之。以松壽未馴館事。故命容易之事。又令次座諸生一一校呂秦以後。蘆風葉雖掃盡也。　卜幽自午後來。巡館中。或聽前錄。或聽貞・壽對讀。館事畢。而諸徒去。卜幽從余到寢。時其弟子三宅生順來。春帆亦侍焉。乃令順・帆二生讀平治紀。及夜而畢。幽望請令順讀昨日招魂及祭文數通。漸及戌半而去。　前日附儲書者所寫國朝寶鑑一冊成。今夜加朱句。漸至子刻終一冊。雖不細字。然一時之間所讀三十二葉。石習侍對校。

三日。天晴。館事如例。改補應保元年畢。至同二年四月。館事畢。春常講論語序説初段。
永伊牧惠茶例也。今夜又加朱於國朝寶鑑。
四日。雨。館事如例。改補應保二年畢。自永暦元年至此合三年。爲第五十八卷。賀璋病後
始至史館。有赴溫湯之願。田中好安來。久有疾病云云。弟犀久疾。頃日稍好云云。今夜作藤勿
齋辛卯八日詩卷跋。先考及余亡弟靖和章連書。距今十七年。洒懷舊之涙。乃染自筆書之。事備于
其文。書畢。感清長遠來之志。爲之記其事。及二百餘字。二篇共有習執筆。
五日。陰。及晩而雨。入夜不止。
今朝自筆昨夜文。召清長授之。感悦殊甚。彼示四幅。其一先考。先妣名號也。其一亡嗣名號。其春常
筆之。其一讀耕名號也。勝澄筆之。其一亡叔樗墩名號也。彼去秋東行時。請得三幅而歸洛郷里。到
四明山下。訪石丈山。示三幅。丈山感其志。且猶樗墩無後。而思其舊遊。書樗墩名號而授之。丈山退
隱三十餘年。與我先考同甲子。今茲八十五歳。雖顯達舊識之求。不揮毫。然清長屢訪相語。故其懇
遇如此。清長不學無文才。然及如此之事。可謂奇也。蓋其操有所取乎。三竹。友元。常奇彼志。彼少年
時。陪侍余及讀耕。且親炙先考。先妣。其勞頗清隆。壯年疾瘉。婦〔帰カ〕郷里。歷年瘉愈強健。其郷里在洛北
鞍馬山邊。號二瀨。近小野。傳稱惟喬親王隱于小野。其陪侍者來住二瀨。彼世爲邑長。則或其末裔
乎。此邑先考采地。而余傳領之。彼爲我家之隷。既三世。今在農夫之中。不爲鄙夫。又久仕我家。不有

文才野而不雅又不凡是亦一奇也故我斥彼曰縦雖不學豈其舍諸。　已刻館事如例。改補長寛元年畢。　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九卷頭間令榮清淨書會津賦不協意。故改書之今日書畢。令猶庸寫訓點。今夜庸及勝之昌宿春常書室。

今（今ヵ）夜作本朝詩英序。是三竹所編也。

六日。　陰而不雨　館事如例。改補長寛二年。纔至二月。以忠通傳長也。且加應保二年一件。午時正竹來少焉去。　及晩春常示正竹懷舊賦。幷伯元及賀璋追悼之詩是去朔日有障而遲引。云云竹賦長而文路稍好其押韻亦不弱可謂奇也。　遣會津山水賦於勿齋附詩英序於友元。依明朝會三竹也。　薄暮呼清長問洛陽事。頗有思鄉之心且彼去年稱猶存者今問之則曰既沒嗚呼人生之存亡豈洛人而已哉。

前錄清書本四十卷朱句今日悉成此內十餘卷賀璋未病時爲之其次井的十餘卷安成良仙各可五六卷依爲官本。而人名地名等及三字以上者以尺置字傍惟准之引朱爲令不曲也故自六月之（衍ヵ）歷四人之手而成之。春常伯元所對校者乃此本也。自甲辰冬至此前錄既三寫之校合既七八遍也。續錄亦可如此。　賀璋爲療餘恙今朝赴相州溫泉。今夕仲龍來而談之曰彼病中以國史館之勸爲患故催溫泉之行云々

今夜頗懶。故早臥。以明朝欲赴永伊牧也然猶未睡想得去年頃日猶在本宅悲淚不乾國老使者

每日來問。門生等交弔慰。瞥然隔一年。猶如昨今之事。登時滿城人々哀惜焉。今則忘而不問之。我追慕不止。頃刻之間。不能忘之。然登時則不能食。不能睡。今則朝夕之饌不廢。夜亦睡臥。然則我亦忘之乎。疎之乎。不然。不忘之。不疎之。唯是歲月之移。自然如此者。古今人情之常乎。乃知聖人制喪服。定其始限。不隔華夷其趣一也。推往知來。非聖人則豈定喪服之制哉。世降道衰。而人情自薄。今俗忘之限太短。然猶不能勤之。父母之外。或早止素食。或出交人事。聖人之戒。直情徑行者起哀情過正者固有以也。故子夏喪明者。哀之過也。東門吳不哭者。徑行之過也。人或引東門吳慰我。問我。是豺狼於我也。豈其然哉。哀之至切。以死別爲先。宜哉。生別離猶哀。然再會可期。若再會不期。則豈有離鄉遠遊者。頃聞考國史。江匡房別隆兼。作哀文。以我心推(推力)之則讀之。碎膽斷腸。然其後求日吉神。祈延壽。抑何事哉。想其匡房何安求長生哉。唯爲重先祖家業。暫存而欲教子育孫乎。我亦非無此意。是猶殘喘之不絕。故乎。非東門吳之謂。非直情徑行之薄。今滿胸皆憂也。顏色憔悴。其所也。然飮食不減。以自怪焉。且近七旬者。猶以五旬不爲老。而爲我祝前程。其人求壽。故以己心推我心。其人無憂。我有百憂。何求(衍乎)必求壽哉。幸生太平之世。起居雖穩。生不文之國。耽盲聾之中。出則所見所聞皆求利達之事耳(分二乎)。諺曰。九十九鼻缺猿。咲一全體猿之類。亦非無之。故我招亡嗣魂。未詞曰。沒者留名分。生者忍恥者。非空言也。常思史館之勤。非不勞。然比日々交世務。則安身食微祿。則不能不折腰。嗚呼苦哉。生涯管分鬪諍長談。想像石丈山安貧而動思鄉之心。所謂士不忘山林者。可不思

哉。所言如此。然聞有妾家有子姪。廚有僕隷。傍舍有就學者。洛有一妹親族。則身非一身。猶蟲々於史館而已。若其家業則隨分而既勤之。欲期後榮則不虞之恥不可測之。欲忍恥亦恥也。不忍恥則難立。今之世。至後榮則非所願也。唯不逢大恥則幸也。頃日大祿之人。有所求於我。而贈黃金五十兩及給衣五領。余謝使者返之。使者懇請而不已。故返金受衣。返金則快。受衣則有悔。自慙性懦而至此。他後念茲。睡漸萌而不習休筆欲退戒之曰。件々勿語他。

七日。　黎明冒微雨。到永伊牧第。議聖堂瓦壁破損之事。伊牧曰。　聖堂元是尾陽亞相所建也。先年自　公儀雖被修之。不必爲定例。且其小破之事不及達　公儀。不若(予カ)成則好。不成則言而無詮乎。余曰。此誠小破也。可私修之。然他後大破則非我力所及也。先年既自　公儀被修之。則於今則尾陽不可預焉。若他後　聖堂破損則可必願　公儀之力也。乃喫朝飯而出。赴小田原拾遺談之。拾遺惟伊牧之所言。余曰。此度可任伊牧之言。而可私修之。他後　聖堂破壞則可申　公儀閣下其加力。拾遺曰。諾。時伯元在側。余曰。我已老衰。縱雖沒後。仰　公之助力也。春常有所申。則伯元亦同證之。拾遺曰。諾。既而問史館之事。且所談件々漸及戌(衍乎)辰半。而出。赴前橋第。已刻少將相見。又及瓦壁破損之事。其所答又如拾遺。余曰。先年以　公之力賜官金修　聖堂。築瓦壁事。衆所知也。然此度破壞。我力亦可修之。若今修之。後來大破時。我願不達。　公儀則　聖堂不能永存。公念茲。今般事者。伊牧所諭亦有謂也。少將曰。此是小事。伊牧何慮哉。自　公儀修之則太容易。然慮爲他人之

例乎。　聖堂若破壞。則可預　公儀。勿勞心。余曰。然則公子孫亦願不葉〔棄カ〕　聖堂我子孫亦願依賴。少將曰。累世不可易好。余辭謝而退。少將又有異他之懇言。余謂。他執政者一世而已。此家累世與幕府共不易。大本既如此。可喜也。於是少將登　營。余出而赴松平主殿頭。暫談而過勝澄宅。漸及午刻。而訪倉橋氏。留守。而過長谷川藤治宅。問榊原熊之助安否。而以兼約赴大久保和泉守宅。主人在館。林邸未歸。阿部政重在焉。兩人相對語及今朝他適之事。既而友元來。既而高澤至。少焉春常來。及未刻主人歸。於是阿部政義・大久保忠隆皆至。於是進膳。其後入浴。日漸暮。主人兄弟四人共談往事。此四人有故雖異其姓。實皆同胞也。三十年前其父正之亡兄政繼。父子六人共存。先考及余屢相會雖之文字。悉崇敬我家。故互不隔心相語。多是懷舊事也。春常早歸。余留談良久。彼昆弟相共怡々不闘可喜可羨也。政重雖爲季弟。以爲政繼養子。故爲嫡宗。主人今爲館林家老。高澤所依賴也。政義・忠隆共爲　麾下卒長。友元亦與彼昆弟執交有年。及亥半而歸。及子刻而臥倩思。伊牧亦不諫我。然身爲副執事。麾下群士悉受其指揮。故以余所請達諸老。則列座六人之中若有不轉點頭之人乎。然則其身有私我之憚乎。　公儀各有所掌。故余不能　直告大老。大老雖怪伊牧之所言。亦聞余所言而不能直斷之。是今之法也。此是小事。余不能違法。又不能固執焉。凡事之成不成皆有時耳。

八日。　微雨。　館事如例。改補長寬二年畢。

友元猶庸對校永曆應保紀一冊畢、春常。伯元對校巣武紀。猶未終卷。　松壽春貞對讀猶庸所點。次座諸生勤事如例。　今晩春貞始巡講孝經。既入經科中等列前生故也。

九日。　祠堂重陽祭儀如例。　辰刻攜春常登城。路憩元德宅。友元既出。乃過前橋第。賀重陽。而登營。若徒拜台顏。　入御之後。永伊牧諭余曰。瓦壁修復之事。難歷公儀之事也。然前橋少將謂。是小事也。不及逢諸老。速遣官吏修復之可也。乃命廣戶作七郎畢。非我可專決之。少將遇卿之厚。異他故也。能可謝少將云云。余謝而出。直到少將及伊牧第。諭留守者。述謝語而歸。路過阿部政重宅。語伊牧所告。則拜手大悅。　殿下之事。両副執事所言。雖大老有所慮焉。然少將加一言以怨（忽カ）散鬱陶。少將遇足下。彌知不尋常也。是雖小事。然其懇意大切。明朝詣彼第。不可不面謝焉。歸閣則未刻也。卜幽來待焉。生順從焉。乃招書院。令順讀永曆應保紀。及暮而畢。其後幽望請見會津賦。春帆讀之。及戌刻而幽歸。余亦頗勞而休。春常自營中經歷諸老。而過政重宅。門（問カ）瓦壁修復事成而喜。以兼約直赴友元宅。伯元等可會云云。

十日。　未明出閣。卯刻到前橋第。門未開。來者卸輿扣馬以待焉。少選門開。來客皆入。將命者降階謝客曰。今朝主人有故障。不能逢客。余亦空出。乃赴小田原拾遺。拾遺對群客。顧余曰。不適他則入燕。緩而待焉。余與主人三男。先入。緩少焉。主人入焉。乃卷膳對食。其間群客頻至。主人三起。終食之後晤語良久。先日主人求齋號之事。今朝懷之。乃示一紙。摘四書字十件。主人喜且曰。瓦壁修復之

事不滯。珍重也。乃是可爲他後之例。頃日於營中前橋少將發言。余亦助成之云云。余謝焉。及辰刻而出。又到前橋第。謁少將。謝瓦壁修復之事。少將謝〔衍乎〕曰。一昨日登營。逢久和牧永伊牧於城門内。徒步並行。謂伊牧曰。孔堂瓦壁修復。何不達諸老哉。伊牧所答件々。且曰。公助成則可達諸老。我謂和牧曰。孔堂瓦壁破壞之事。弘文院憚　公儀。未敢陽言之。唯與伊牧内議之。伊牧亦有所慮。是先年既議定。而自　公儀修之。今般雖小事。令官吏修理之而可也。和牧曰。實如高論。乃謂伊牧曰。和牧爲今月之番。既無異論於　殿中。足下可演說之。伊牧諾。既而到　殿中。諸老列坐。我招伊牧曰。可述弘文院所願。伊牧善述之。言未畢。小田原拾遺曰。幸有寶樹院殿修理之事。廣戸半七郎屢赴於焉。忍岡爲便路。可併命半七郎。於是事決。菅尼不滯。如此好時節。於卿爲幸。余伏謝焉曰。悉是閣下之力也。今般若不預　公儀。則　聖堂雖久存。依公之一言。遂我願。大慶不可過之。少將微笑而喜。余欲出。少將曰。久和牧爲月番。可往謝焉。余乃廻輿。又到和牧第。述謝而歸。時既近巳半。館徒既來集勤事。以大槩告館徒。二元等以下皆悅。既而余亦勤事。改補永萬元年至六月。　春當伯元校了前錄第十卷。　春貞所校至續錄第二十三卷。至此暫閣之。爲友元抄出公卿補任。松壽預之。見其所以抄出之。既而退館。湯浴而休。

入夜春當侍焉。示昨夜群作。乃加批於三員長詩。狛庸。南直亦有詩。此等員長所批也。乃附春當。自午後又雨。凡自七月以來。晴者數日。而雨者多日。蓋其陰氣勝陽之兆乎。　大君恭已而政出自大

夫天其應之乎。古老猶言。未有如今年之雨。

十一日。館事如例。改補永萬元年畢。自長寬元年至此合三年。爲第五十九卷。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十一卷。及晚赴高木氏。卜幽春安。先待焉。頃日頗勞世事。故爲散欝滯入浴。浴後差（羞カ）膳而相語。主人出卦馬臺。問其故。爲之解說之。是余先年所作也。以片木摸先天橫圖也。陽木陰木並置。則自然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至六十四卦。不勞思念而成者也。主人感其妙。春安一並之之後彼家兒童善並置之。卜幽閉眼閻而喜。其後依主人幷春安請談先天八卦圖幷六十四卦圖圓方圖之妙數。及已生未生之分等事。而至夜闌而歸。今夜宵分月出。二更後陰。

十二日。館事如例。改補仁安元年畢。友元狛庸一校長寬永萬紀畢。春常以伯元不出席。獨見近代舊記。凡有棠陰之日。每度如此。松壽以春貞不出狛庸有他用。故爲友元抄出公卿補任。猶未聊其事。勝澄來拜讀耕墓。安成病漸愈。而暫出座。勤月俸之事而歸。仁安以後有藤兼實記。故有暇則見之。爲改補之助。但友元既一考之。聊考其滿（漏カ）脫。忍拾遺書至。明朝可來。

十三日。陰而不雨。卯刻出岡。以便路先赴前橋第。逢少將有所問。有所諭。乃出。赴忍拾遺。井上河內守。小笠原山城守。岡田豐前守。松浦伊右衛門及久保吉右衛門。小島久左衛門先在焉。議曰光山神領配等（當カ）事。是正（承カ）應年中故若狹羽林所定也。余曾列其席。故今亦被招焉。至其封戶配等（當カ）損益。則非我所知也。井河小城者寺社奉行也。岡田松浦者勘定奉行也。久保者右筆之老也。聊

公務。小島者執筆也。若其間文字用拾〔捨カ〕文路是非。我聊開口。凡余預　公務。多如此事。先考常以牛刀割雞之譬。當時政務。多是依例。故余猶不免如此之招者也。至午半。而各退去。路過阿部政重宅。暫休。而以約赴友元宅。春常勝澄卜幽正竹狛庸。兩直松壽村顧言在焉。喫晩炊。日漸暮。月或暫出又沒。不明不暗。又不雨。主人請追和藤忠通九月十三夜詩韻。余領焉。入夜與卜幽相語。語能而吟。吟罷而語。戌刻余詩先成。卜幽友元春常詩逐次而成。庸也幸余無事。示楠正成遺言正行之圖求贊。乃席上馳筆。以授之。亥半各詩成。狛庸講之。而喫點心。及半夜而歸。昧爽出閣。及夜深頗勞倦。聞今日官吏廣戶半七來。巡視瓦壁之破損而歸。清隆接對之云云。今夜我邦明月。先考存時以來。每歲吟之。近年大槩赴姬路拾遺父子窮。故感懷之切。與中秋齊。然以詩筵久廢。故被勸友元及此。余頃間見階蓂詞葉。惟宗孝言輔仁親王及藤原知房十三夜詩。考其時代。乃先於忠通。然以膾炙人口。故追和彼詩者也。

十四日。朝寒而如冬。　館事如例。改補仁安二年至閏七月。以兼實記書甲子。　聞藤勿齋喪女子。遣書弔之。　及晩召清長。談洛陽之事。每宵如此。　今日國朝寶鑑一冊成。今夕一校了。凡全部五冊既成。　今日亦陰而不雨。

十五日。　拜祠堂如例。　館事如例。改補仁安二年八月以後。畢而至三年正月。　及晩春安豪求巡講。　今午昌中正適來留談。窺視余所改友元所草。春常伯元所校。而及晩而歸。

今夜自淨書王(玉カ)繩石記。相約之後。既過七旬。以田攝牧歸城可在近。故強而筆之。筆畢而書考妣名
號。爲附淸長歸洛授阿妹也。作梅竹圖贊。授石習書朱子勸學文。昇榮淸。又作小絕。逓運筆之勞。授
館生佐筠。又乘興作龍泉說。授館生小出龍泉。
十六日。　館事如例。改補仁安三年自二月至十一月。　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十二卷。　友元草
曆仁紀。狛庸加點至長元紀。　春貞爲友元抄出公卿補任。松壽副之。分安成龍泉井的。加朱於兼
實嘉應以後日記。自今日起之。　館事畢後。赴太田備牧新宅。他適不面。逢甲賀木工暫談。彼思慕
春信稍切。故有懷舊之意。新宅締構壯麗。乃想備牧齡近七旬。攝牧既乃四旬。猶未有退老之意。眞
賦強健。曆(歷カ)仕　四葉。拜趨五十餘年。馳世務猶無勞倦之故乎。歸家則聞河内數馬來。告近日赴越
後村上之別也。彼姬路故拾遺近習也。今仕熊之助。彼頃聞請狛庸寫拾遺碑誌。其意謂讀此碑則
如謁拾遺。且弘文院所作。而狛庸筆之。則猶見往年會遊席。庸聞之不能固辭而寫之。應其請此碑
三千餘字。庸亦不懶者也。余感數馬志。今夕不逢。則頗爲遺念。彼來余爲遺念。亦是不忘舊故也。
頃聞小田原拾遺爲其次男出羽守。娶新婦。滿城皆賀之。又聞昨夜嫡男丹後守宜入產女子。滿城
又賀之。余亦蒙拾遺懇遇。則雖可賀之。然身多凶事而不幸無類也。非無遠慮。以未果。今晚木工談
曰。丹州宜人彥(庶カ)後疾病。婦翁會津羽林與拾遺共在丹牧第。拾遺今日不能登　城。頗爲拾遺勞思。
城下人奔走可察焉。　薄暮在寢獨坐。南直贈紅柹十箇。曰。卽今自長安來。雖非薄。聊供遠方之珍。

余感其志。且有懷鄕之意。乃作小絶。附其使遣之。往年直自洛歸時。四明石處士以折庭前紅柹三顆。附直以贈春信。信喜寄詩謝處士。處士八旬餘。今猶强健。信未壯年。而今已亡。對之彼此又感懷。使歸後。喫彼柹。則風味甚美。　今夕春常與狛庸赴高木氏。定知爲入洛之招也。

十七日。　館事如例。伯元來曰。今朝訪稲丹牧。其病人稍快云云。石習病。故使井的執筆。改補仁安三年十二月畢。而自仁安元年。合之爲第六十卷。其後改補嘉應元年正月。井的未馴事。故不能多成。且正月事多故也。　春常。伯元校丁前錄第十三卷。　今日狛庸勤紅葉山番。不來。春帆赴水戶邸。故龍泉預前錄校合。安成病後。余之口授之人。是以命井的也。　榮淸恐管抄一冊寫了。此抄凡六冊。既五冊寫之。今一冊者。當時所參考也。故未寫也。　今日松平主殿頭高力左近及子伊豫守來謁。見官本而歸。皆依詣東叡山神廟也。

及晚而出。訪小田原拾遺。赴丹牧。故不逢。守番者曰。病婦彌快云云。乃直訪藤勿齋。至則日既暮。進吊儀。而後爲慰(慰カ)其寂。留談稍久。余屢遇因事。故想像人之憂。且勿齋常訪余。喪服。是以不勞遠路。及此。或談往事。或談學問。或談詩文。或談世事。或見舊詩卷。或見畫軸。戌之半。喫饂飩榮(榮カ)菜飯等。而亥半歸。今夜月明輿中。顧望又起懷舊之心。歸家則過夜半。

十八日。　館事如例。　友元談曰。一昨夜赴勿齋。昨夜赴松平主殿頭。講小學。主人傳語余曰。近日一夕可來談云云。此人今度有屋宅改賜之事。其新宅甚遠。故頗有遣(遺カ)念之情。故云爾。狛庸談。昨

日台德拜楓山神廟云云。是月　日光山東照宮臨時祭也。故今月御忌日。重於例月故也。
改補喜(嘉カ)應元年自二月至十一月。幷的執筆。　友元。猶庸一校仁安紀。　石川主殿頭贈紅柹一箱。
今夕荒川長恒來。告歸洛之暇。是月下旬可發道。令江清長亦可同歸云云。
十九日。　拜敬吉神主。　巳刻卜幽來。暫談之後。令顧言讀長寬。永萬之紀。及其半。而辻達來。同聞之。及未刻讀了。共進晩炊。余浴湯。其間清長出談舊事。彼少時幽遂其相識也。春常午前訪藤勿齋。及晩而歸。及暮達去。幽留。又令顧言讀仁安紀。入夜了。幽喜曰。六十卷悉聞之。大幸何以加之。近日就針醫。欲治眼翳。其療養可經數旬。不能來謁云云。戌前幽去。　前夜作倒韓槍記。此槍加藤美作守家傳兵器也。去月固請作記。今夜彌加思慮而成之
二十日。　史館之事如(例脫乎)　終(日脫乎)大雨。
改補嘉應元年十二月畢。而令猶庸讀圓融紀上。改正其訓點。凡三十餘葉。及申刻畢。
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十四卷。　松平大炊頭及朽木良綱來。自靈廟之歸路也。　正竹來。視石習之病。今日稍快。　令榮清淨書倒韓槍記。明日可遣加作牧。入夜令顧言抄出記中古事古語。以副之。　今夜雨猶不止。侍坐之(之カ)人獨坐。校見藤兼賢嘉應二年春之日記。粲知其始末。其後見公羊傳。是先頭令南直寫點之本也。公羊。穀梁二傳。令人等見。故有欲使開板之意。長恒。清長歸洛在近。其前一校訓點而爲附彼等。令荒川宗長割(刻カ)子梓也。先頭安成。賀璋。春帆。春植。加石習。相代侍夜坐。

然以瘴久病故植隔夜赴酒匠作第。帆亦屢詣水戸邸。且侍春常。故不遑安。成亦多病。故習每夜侍坐。二三日來。習亦病。故今夜坐右無人。榮滿吉通頗雖運筆。未足爲侍伴。凡今人氣力不健。故館生在外者。更無侍坐之志。在內舍者。雖强勤。慶戌（成）病耳余雖衰老。猶有讀校之氣力。若有切於勤學者。則秋夜之長。何事可不成哉。先日甫直曰。先生於五經。唯詩經闕私考。若有補成之挙（學カ）。則一月之中。三四日侍夜坐。可以執筆。余心未決。彼亦不再言之。此事余亦非無其志。然文庫若干部之書。出入之繁。不豫點檢。則臨期有滯者必矣。恐紛擾之間難成功乎。是以猶豫耳。當時書生在私第。勤學不解者。唯直而已。其餘拘于世務。求仕宦（宦カ）而無暇。

二十一日。晴。早朝遣鑓記加藤美作守。寄狀曰。鑓依記而顯。且遺先祖之名於後世。大悅何以加之。云云。巳刻館事如例。改補嘉應二年。自正月至四月。并的執筆而令左筒。春泰榮滿分寫之。自午刻令猗庸讀圓融紀中卷。了而又讀下卷十餘葉。而至申刻。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十五卷。甫直來讀一本續日本紀。終於此。直偶預校讀。而自歎不幸而漏館生之列。直求之。然公儀不協。松壽雖不求。然預焉。當時之勢也。及晚友元講論語序說。今夜讀公羊傳。又見嘉應舊記。

二十二日。館事如例。改補嘉應二年。自閏四月至七月。而後閱圓融紀下卷畢。而閱花山紀畢。自昌泰至此。凡十六卷。猗庸所點大槩好。少々改正之。一生以元本傍閱之。春常令龍泉讀近代書。以聞之。伯元不出席。時每度如此。友元日々所草不怠。終曆仁年。松壽抄出公卿補任。雖春

貞不出試獨成之然受友元之旨。安成等加朱句於兼質舊記。其餘筆生等皆勤事如例。館事畢後。狛庸存（有カ）所問。轉來寢室而早去。

今夜一覽公羊傳畢。但白文而已加短跋。

二十三日。　詣祠堂拜神主并參墓如例。

館事如恆。伯元微恙。不來。　改補嘉應二年。自八月至十二月。其後狛庸讀一條帝紀第十七卷畢。凡四十六葉。　友元草延應紀。　松壽請曰。某幼名松壽既長以松壽爲軒號未有名字。乃與春常友元議名之曰端於是余字之曰雲之乃悅求作之說。狛庸爲彼勸成之曰。來廿八日夜既約枉駕於彼宅。若其以前說成則掛之於床。是彼之願也云云。館事畢。春常友元赴狛庸宅。

風聞稻葉丹後守室産後昨葬掩棺又聞土屋相摸守室亦昨夜死去丹州室者會津中將女也。相摸守者但馬守嫡男也。共雖爲當時之權門。不能免此難無奈之何。

今夜呼清長傳語阿妹老姨等。且示諭件々又談往事。殆至三更。清隆之眞侍焉遣狀於石丈山。其外俗書二三通遣舊知畀旅資於清長。

二十四日。　館事如恆。　改補承安元年。自正月至六月。其後狛庸讀一條帝紀第十八卷畢四十六葉。　申刻館事畢。時加賀家老奥村因幡來尋其同僚不破彥三從之因幡問家禮喪祭之事。其餘所談件々。移刻而歸申下刻携春常。赴小田原拾遺而弔嫡姉之喪而直欲赴丹牧。日既暮。故不

巣而歸。今夜依或人之求。作迅雷砲銘十六字、又作雲之說以授松壽。來廿八日之招依稻丹牧之凶事延引。彼父子特蒙〔蒙カ〕會津中將之懇遇。嘗出人其第故也。呼清長。遣公羊傳白文點本二冊於荒川宗長爲開板也。又談往事至夜闌。今午板倉隠岐守家考〔老カ〕都筑吉保來謝先日作小士巖歌齊而面歸。此人二十五年以前曾相逢於京都。先考亦所相知也。

二十五日　淨書雲之說。且手書數葉。其中一通示清書小絶也。清長年々願望謂二瀨有東西二社邑人祭之以爲鎭守。然無此。許戸田閒昔兩社納米一斗七舛。若復之則爲大幸。乃許之。又其邑畔有亡兄長吉暮〔墓カ〕。往年余命清長建石誌其守者一人摘除不意乃每年附米一斗。南仲〔件カ〕依清長請。而使清隆之異抑判以授之且傳其旨於理玄及善兵衛。玄者之異父也自先考時爲洛舊宅留守。掌租稅收納者也玄旣考〔老カ〕矣善兵衛者之異兄也清長附隷理玄者也　午時以兼約携春常赴大久保忠隆宅友元及春澤先在焉阿部政重及勝澄會焉牀掛曾思孟像是往歲先考余及亡弟靖所賛也感懷殊甚。晩炊之後各人浴浴後談話移刻戌刻政重有障而去。勝澄亦歸其後喫點心而後與主人談日〔旧カ〕及亥年〔半カ〕而歸他適之閒高木正則贈雁小出修理自釆地寄朝倉山椒。今日石習除前髪而元服。

二十六日。終日雨。館事如例。

改補承安元年。自七月至十二月。而自嘉應元年至此併爲第六十一卷。其後猶庸讀一條帝長保

紀第十九卷五十葉畢。自昌泰已來此卷為大冊。至申刻畢。　友元草仁治紀。　春貞語曰。伯元疾不輕。廿三四斷飲食。昨日初喫粥。不能出評定席。貞及春庵雖訪之。然不克相見云云。乃遣人問之。回答曰。今日少快。然數日之內未能出史館。可達此旨於永伊牧云云。松壽談曰。昨日赴會津中將。悲哀殊甚。然依官命。既喫魚味云云。　申刻之後。三體詩巡講。春帆勤之。　今夕約會建部丹後守。然依雨延引。　入夜雨猶不已。宵分清長侍焉。有示諭之事。　春常和余示清長詩韻。以畀之。又依三竹之求。作童蒙一覽序。改正數字。　戌刻後座右無人。甚寂寂。看兼實承安二年紀。以代談侍。且使於明日加補也。

廿七日。　自夜中至今朝。大雨且風。　聖堂瓦壁又壞。　辰刻友元狛庸來。喫朝飯。依進鷹汁之約也。巳刻館事如例。改補承安二年。自正月至三月。且記藤清輔傳。午刻以後狛庸讀一條帝紀第廿卷畢。終日昏濛。及晚雨暫止。

廿八日。　館事如例。　改補承安二年。自四月至九月。　友元狛庸一校第六十一卷（自嘉應元至承安元。）　今晚長谷川立伯來。少焉去。　春常友元訪伯元病。及秉燭而歸。雖少快。然猶衰云云。　昨夜賀璋歸府。至本宅。　今夜作諫林說。手書之。以授勝澄。其趣在說中。　清長歸期日逼。想得少年昔遊。作一絕。附清長。寄洛舊友五十川氏昆弟。　今午友元談曰。昨夜會三竹於勿齋。依竹西歸在近也。竹傳語余曰。高氏四時幽賞圖頌間新成。願在此之間。跋語之成。此事先日既聞之而忘焉。今夜閑暇。

乃召春帆口授之。即成。竹今日賜　官暇。來月上旬可發途焉。云云。東西每年往還。行路難。雖可勞。
然一年之休暇。可以羨焉。
廿九日。　早朝清長告歸暇。手携繪二枚。其心在求贊。然不能言。乃取見之。其一富士山圖。其一太
公垂釣圖也。即時作贊。書於二圖。以畀之。彼太悅。伏謝之。明日荒川長恒首途赴洛。清長自今日至
彼宅。有同道約諾。若彼首途延引。則可復來云云。友元贈紅柿一顆。熟柿五顆。曰紅柿自京傳達。石
丈山庭前之物也。熟柿者元德采地之產也云云。
巳刻館事如例。改補承安二年。自九月至閏十二月。其後狛庸讀一條帝紀第二十一卷畢。
今日賀璋來謁。少焉去。自來月二日可勤館事云云。溫湯之治有驗。氣宇本復云云。　及晚春安來。
暫侍。覽見頃日詩文。及薄暮而歸。　入夜松平主殿頭書至。曰來月七日可來談。且曰。明朔日尾張
羽林有婚禮之拜謝。故　殿中無群拜之謁見之趣。自諸老告來云云。若無此報。則余亦登　城。可
空歸。彼懇旨可悅。　戌刻雨。
今月所勤改補四冊。訓點改正九冊。以日短。故不及所兼期也。且改補多多。石習病矣。前錄之校亦
十五卷以後依伯元病而稍滯。友元所草。亦非怠。然未爲進。公卿補任九年闕。春貞與友元議之。以
諸家系圖欲補之。然納言以下未爲分明。然賢已乎。狛庸所點自五月至今日。廿七卷。是亦不及所
兼期。凡人人應分。非不勤。然日日之業。非不倦。如此大營。非漸漸之積。則難功成。次座之所考。筆史 吏力

之所寫可准知焉。

今夜燈下閑寂。百思來往憧々。羨主竹帰京一年之休息而有望郷之心。乃召春植。作長箋一篇。以叙彼此之情。且傳語於石丈山。及三更而草成。於是植退而余亦臥。時夜半之鐘到燈前臥而不交睫。獨起讀兼實承安記一冊。漸及丑半而睡。

國史館日錄九

寛文七年丁未

十月

朔日。小祭幷詣墓如例。天氣快晴。

辰刻龍泉春植侍焉泉自昨夜一宿每月如此爲逢春信忌日拜神主也。巳刻泉侍而讀頌日詩文少焉泉去余睡依昨夜難寢也其後安成來侍仲龍至春植寫昨夜書簡與龍一校之。遣使於伯元問其病返書至曰稍快然氣力未復。

午後寒巖來幷的伴之巖隔一年餘而面談其懷舊而已既而伯（狛カ）庸春安春澤來少焉田犀至各詣春信墓而後聚寢而喫晚齋其後庸直赴六義堂寒巖田犀留讀中秋問答及招魂落涙行々巖累世之交而特多憂者也昔者爲書生今爲僧其贈答見家集及薄暮寒巖去犀留談其身不遇而且久病而秉燭後聞狛庸猶在六義堂而犀亦赴焉今夜止宿。春澤談曰。今朝長恒赴洛謁長問（司カ）道。云云今夕石習病後初侍忽（忽カ）憶往事不堪懷舊作小絶示犀庸聞習病中作長文乃一見之其趣述勸學之志文路稍通彼頃間有謁其邦君之風聞若其遂則文中之趣亦遂其志乎。亥半春當及

犀庸和篇成。春帆持來之。各改正一二字。

二日。　小祭詣墓如例。　巳刻館事如恒。賀璋石習共出席。召傭書者八人。寫呂泰以後。而加訓點。是狛庸所點畢之本。逐次分寫一部。併加其點者也。安成賀璋配分之。如前。永伊牧家人監之。每日記其所寫而加印。自起筆之例也。

改補承安三年。自正月至四月。井的執筆。石習在側校書。隨用是之賀璋加安成良泉（龍カ）淺朱於兼實日記。爲余校見之助。其餘館生所勤各如例。

午後使狛庸讀三條音紀第二十二卷畢。田犀以在此。以元本對校之。訓點少改之。

今飯後春常友元分授諸生詩文。凡二百餘通。連日每暇三員長批之。頃日悉畢故也。其中儘佳者多。故狛庸春帆自戊等陞丁等。先是文少。今度文亦有儘佳者。春貞賀璋龍泉。仲龍石習所作在其中。遣三竹長節令榮清淨書之畢。凡七百餘字。友元田犀一校之。明朝可遣之。　及晚奧村因幡致書。土產一種寄之。　春常友元狛庸同道訪伯元病。薄暮顧言來侍焉。示今日儘佳詩文。一覽之後。賀顧言升丁等作一絕。蓋勵之。　田犀侍坐。談舊日見頃日詩文。又談京都講書否耕者事。又曰。近頃加點於三國志。魏志已畢。今點吳志。携至此云云。及亥刻退宿六義堂。

三日。　陰而寒。　館事如例。狛庸脚疾不出席。

改補承安三年。自五月至十二月。而又至承安四年三月。井的石習在側。如昨日。自今每日如此改

補隨成。左筒。春泰。榮濟分而寫之。皆如恒。　昨夜春常。友元夜闌而歸。伯元病追日稍快。然未本復。

今午田犀歸。依氣字未平也。

薄暮小田原拾遺書至。寄朝鮮書簡四通。其所答宗對馬守也。其一則禮曹參判朴世摸書也。其一則禮曹參議李俊者書也。其一則東萊府使李之翼短簡也。其一則釜山僉使李延禎短劄也。先是對馬守遣譯。以答朝鮮拘留蠻船疑爲耶蘇之徒。參判參議陳辨非耶蘇之徒。東萊釜山者傳達兩國書而已。四通共有別幅云云。拾遺書曰。可作諺解獻之。乃秉燭口授春帆。石習。春植以倭字解之。令榮濟。吉道淨書之。令春常參校之。至戌半悉成。乃附春常。明朝持之赴拾遺第。爲使彼聞官事也。如此之　公事安成熟習之。然以病後故不召之。分附數人速成之事畢。漸及亥刻。諸徒皆退休。石習獨待焉。乃口授之。作凌霞園詩。是三竹爲水谷氏求之。友元爲作竹序。既成書之。元詩亦成。然待余詩成而未書之。

四日。　早朝春常赴稻濃牧。辰刻歸談曰。謁濃牧。客多。然令常讀參判書。聞之曰諺解旨通會得其趣。參議書可准知之。可携到。　營中與諸老見之。且曰漸寒。弘文院可能保養之。汝人可喫飯而歸。云云。余以常初獨預。　公事。頗勞心。聞之案（安ヵ）堵。　已刻館事如例。友元及松壽來。其餘不出席。改補承安三年。自四月至十二月。悉分寫之畢。乃自二年至四年。併之爲第六十二卷。遣人問狛庸脚疾。又問門生坂以仙病。　三竹謝狀至。　以凌霞園詩附友元。不及自筆。

加賀羽林使來。寄土産一種。逢使者謝之。及晚赴高木氏入洛之招。友元。春常同道。春安來會焉。借月令圖二幅於主人。喜曰。可寫之。洛後進膳。其後令春安讀之。是余先年應敎若狹羽林求所作和字本也。今板行之。漸及子刻而歸。

五日。　終風。　館事如例。　友元。春貞。松壽出席。春常有少痛。而休。春貞曰。昨棠陰之事延引。然父母共忘日也。故參暮（幕カ）而不出。於此乙有怨云云。

改補安元元年。自正月至九月。　午時三竹來。告歸洛之暇。且曰。頃聞所請文章數篇多謝多謝。且加贈（送カ）別長篇。殊疊筆力活達云云。余答曰。去秋以來。至今夏。懶筆硯。被足下起。而比來稍有作文之興。慰永夜之寂。其餘所談數件。稱多事而早去。過六義堂。遇春常而歸。彼人歸洛。一年之休。可羨者也。其趣及余所思。共詳見彼長篇。

六日。　館事如例。猶庸病愈出席。　改補安元元年畢。至二年正月。　友元猶庸一校承安紀。

永伊牧書至。瓦壁修復之事。官吏無暇。故遲引。依去月風雨。城內郭外多破壞也。　小島道慶來訊。曰去年依雲州杵築大社造替。而壞經藏等。新造文庫。欲聚倭漢群書。社司等請作文庫記。是非社司等所請而已。國主及兩國造亦有此意。乃示新圖。余不肯。頻請之。未詳（許カ）之。慶附圖於賀璋而去。　昨夜口授石習。作丹波土師村孝民傳并贊論。今日令龍泉淨書之。土師村者。福地山城下邑也。彼孝民事。城主松平主殿頭自二年以前。請作其傳。諸未果。今般頻請之。故不得已。且彼孝民之志可以

感焉。城主之請亦可以嘉焉。是以詳記之。其趣見其傳。今晩館事畢後。喚龍泉於寢。口授之。加訓點畢。依明日赴主殿頭宅也。今夕令吉通寫藏之家集。去月以來人之所求。悉記之。既畢。然猶有遠方之求一二篇。今日亦道慶有所請。是亦猶塵埃風葉。掃則又生。昨日三竹曰。非其人則不求之。然則所求者不拒而可也。呵々。猶庸頗有能書之名。故人之所求之紙成堆。三竹對彼。亦云爾。

今夕賀璋病後初來。寢所談多端。且曰。邇日時々可代石習獨直之勞云云。少焉璋退。習獨侍焉。閑暇無事。習字伯應亡嗣慤之所字也。余既聞其有字而無說。乃口授彼以作之說。漸及夜闌。吉通所寫孝民傳成。令習一校之。

七日。　早朝喫飯。赴前橋第。少將對面。少談而出。訪酒井匠作。在別墅。不逢。乃問伯元病。猶庸來會。其談及午後。携庸赴松平主殿頭宅。依來月屋宅改代赴遠方也。少焉友元來會。連歌師玄祥來。有新屏風。時代不同歌合也。自　新院上皇賜之。依去年監新院造營之事也。其外有書畫等。余示丹州孝子傳。令伯庸讀之。主人甚悦。既而各喫晩炊。其後應主人父子之求。記畫様數品。又見書賈唐本二十餘部。無診書。入夜而談話多般。喫點心而漸及亥刻而出。與友元。猶庸等。徒歩數町。友元談曰。今朝三竹飼道初。謁加賀中將。見新書數部云云。三竹十日發途云云。既而各乘輿而別去歸家則漸半夜也。春常來侍焉。少談而退。余亦臥。

八日。　館事如例。　改補安元二年自二月至三月初。記御賀三日事。參校兼實日記。及隆房倭字

記并的執筆。鵞峯亦筆一段。　鵞峯讀後一條帝寬仁紀第二十三卷了，及晚春貞還，誦孝經終。春萌生以仙良徹道設或疾或有障故貞、人勤之今日有習到藝陽邸初謁其邦君及藩幕而歸。今夜賀璋病後初侍坐，余以昨夜苦睡難寤，頗困倦，故試使璋見彼病中余所作詩文。

九日。　館事如例。　改補安元二年自三月至九月。　鵞峯讀治安紀第二十四卷畢。　申刻後携春常、友元、鵞峯、春貞赴佐野松壽軒，以近隣故徒步而行，壽出門而迎之，賀璋、村顧言、山槙亦依彼招而隨來。勝澄先在焉，牀掛昊之說，雙讚惟新，少焉彼父德生庵出謝而入，依壽之求而示二題曰。十月菊，日開爐，探杜詩破柑霜落爪嘗稻雪翻匙十字。鵞峯得破字，璋得柑字，槙得霜字，澄得落字，余得爪字，常得嘗字，貞得稻字，顧言得雪字，壽得翻字，友元得匙字。秉燭進膳，以壽賜　官祿之賀故。治具頗美，膳畢各催吟詠。余友元、春常、鵞峯詩逐序而成，賀璋詩亦成，余自筆十月菊詩而開爐詩令璋代筆之。及亥刻，群詩皆成。時本鄉邊火，早消，於是講詩，顧言讀之，菊詩以入品爲之次第，爐詩依韻字次第讀畢，進點心，及子後而歸

十日。　館事如例。　改補安元二年自十月至十二月草本。蓋河津祐泰死於此年，故詳補之，爲曾我兄弟復讐起本，又載宋史所記。　倂而倂元年二年爲第六十三卷。鵞峯讀了萬壽紀第二十五卷。　友元頃閱草仁治紀，篇末畢，其餘勤役各如式。　今日加州奧村因幡子大藏初來見，時歳十六云云。同僚古市主計誘來，及歸留講還歷寬賦。　退館之後，卜圖（幽カ）來相語於寢。令石管讀嘉應紀。

未畢卷。脇坂新左衛門安親來問。是三十年前舊知。其語往事。彼亦頻遭親愛之喪。相互灑涙感往事。下幽亦舊識也。出而相逢。移刻不去。秉燭稍久而歸。而後讀了嘉應紀。喫夜食。又令督讀承安紀畢。其後示之以送三竹書。丹州孝子傳漸及亥半而罷去。

十一日。終風而霾。遣書於永伊牧。謂火災之備如去年之例。伯元病後初而出席。改補治承元年自正月至三月。自是甚事多。友元猶居一校安元紀了。春常伯元考校前録第十六卷。令館生有暇者及春帆春植宗安分寫元秘別録。是希世之書也。古來改元勘文也。全部六冊有之。加賀羽林所藏而友元借之。余先寫之。爲早返元本也。入夜風稍定。胥分電覽兼實治承元年記三卷。其可采用者貼紙以爲館事之便。凡治承至文治源平爭亂事多。平家物語異本多盛衰記亦詳。加之以兼實記。治承四年以後者東鑑復加焉。彼此有異同。今改補煩勞。乃知友元草稿之難速成也。戊刻之後春植侍焉。乃口授之作詩評一篇。前胥松壽庵春常十月菊詩最好。我心喜之。故記其趣爲勸勉彼也。

十二日。館事如例。改補治承元年四月五月。阿倍政重來訊留談。移刻辻達來見丹州孝子傳。稍久而去。道設來。自五月臥疾頃間漸愈。勝澄來。每月請其文墓例也。政重談曰伊勢外宮長官之子結黨盜神寶其中。公儀本納名劒十一柄有之事覺。其黨分散其中一人遁藏江戸町官吏聞而索之則既亡跡。由是物色尋求之。猶未獲之。是亦近來奇事也。今夜村顧言侍焉。自今夏以

來。每夜有宿侍焉。頃聞賀璋疾愈。與顧言春植相議。私定夜直之事。一月之中。宿十二夜。璋顧言。植各六夜云云。顧言一名春帆。亡嗣㤗名之。曰顧言。字之曰伯行。今夕無事。乃口授彼。作伯行說。

十三日。 夙興喫飯。卯半出宅。辰刻赴永伊牧。而對談。請史館火災之備。伊牧曰。諾。近日可與諸老議之。少焉出。赴小田原拾遺。他適不逢。乃赴久和牧。對面。談史館之事。而退。訪忍拾遺。聞板內膳來有所議。而不逢而歸。問井河牧疾。稱他出。乃過阿倍政重。被挽留。而到晚。久保五兵衛來會。入夜而歸。他適之間。加藤美作守贈茶。高木正則亦寄書。問安否。有入浴之招。答今月末可赴。

十四日。 館事如例。改補治承元年六月。有成親西光被捕重盛教訓等事。僅終一月。 及晚藤勿齋來。曰。會津賦有可改之事。乃聞其趣。則彼草本之誤。而非余之誤。雖爲不平。依勿齋之請。不能拒之強而留之。僅雖違數字。然依拘對語。甚有妨於文路也。少焉勿齋去。館事亦畢。歸後一覽會津賦。改正草本十餘字。遣勿齋。日漸暮。路稍遠。然草々及此。不平之餘所使然也。且淨書之後。爲使無改書也。 入夜淨書先日所作詩評。以授春當。其後田植侍彼字茂卿。是亦春信所授也。乃口授彼。而作茂卿說。畀之。

十五日。 朝雨午後陰。 小祭如例。已刻館事如常。 改補治承元年。而自七月至十二月。然以事多否大故。佐筠。棨清不能寫畢。諸生各有所勤。故不及加別人。 友元草仁治三年。但四條帝崩後嵯峨即位年也。 春當伯元校前錄。

午半小田原拾遺使來。惠蜜柑。遂使者謝之。且曰、一昨朝來訊。不逢遺念云云。　今晩春安巡講蒙
求。以痼久病。故春安毎月勤之。　今夕三員長評萌生及諸生詩題竹徑待雪。
猶庸談曰。今朝依招赴井河牧。河牧曰。今度足利學校再興。土能牧議額之事。令汝書之可也。事也
決明朝可詣能牧而承其旨云云。余曰、卿未睹於能牧與友元同行而可也。友元諸云云。足利學校
傳稱小野篁在下野時之家塾也。夫然乎。或其古國學、偶遺其跡乎。堂有　聖像。又有顏淵子路畫
像。然百餘年來禪僧領之。爲圓覺寺之末流。然其牌曰某先生。不稱長老。西堂。永享年中上杉憲實
所寄附五經註疏古本。今猶存耳。又聞有朝鮮將龍溪學校二大字。此地土能牧所領也。當時住僧
請能牧而求再興。小田原拾遺久和牧。板内膳同意。賜官錄五十貫目。以爲土木料。河牧好事人也。
讀朱子大全學校御法。作本樣。昇之以爲寺祉奉行。故特盡意催成其事。龍溪額大而不協今制。故
議新額云云。古跡偶存。今再興之。可謂盛學也。然僧猶領之。且其僧文字不開。則實可惜焉。或人曰。
此地若儒者居之則不存于今。以混佛寺故。幸不廢之云云。大抵今政唯求名無實。治末不治本。故
如此本朝通鑑編輯不過求名耳。故毎事多滯也。猶庸質能書也。應還余亦喜之。然學、校額猶可撰
其人。河牧以己意決之、猶不免群議乎。然當時無能書人。則若此事及群議。則或僧徒或無學之人。
可筆之乎。不若庸筆之愈也。熟想。余所崇　聖堂世人以爲常事。瓦壁修復猶不速成之。遂歸古跡。
更再興之所謂賤家雞貴野鶩之類乎。余若書之則有忌嫌之謗。不若默之愈也。況余與彼僧競爭。

則近赴哉。嗚呼彼學校久荒廢。今逢時而再興之。曾就其名。可喜之名已存。則實亦可期望也。近來瞻聞佛寺經營。今初聞學校再興。豈可遺忘哉。不可不喜焉。余所言。猶有所惜耳

頃聞松壽父德生庵至權門。望請曰。某在江戸五十年。不幸不食官祿。今壽賜年俸。大慶何以加焉。然元是業醫。壽亦世其業。諸老或曰。所請有謂。或曰。當時多醫。何必求醫業。或曰。壽能醫病。則所請固當。不然則請之何益云云。一昨朝永伊牧談及于此。初知其爲實也。想夫彼干祿切也。故屢說權門。我子學問不劣友元伯元。故皆疑余疎彼不襃其學。不入史館之列。而强列館生。乃覺諸老知余言之無私乎。當時雖無文字之事。慾列學者。則恐不堪其事。既得食祿。故求混群醫安身者也。彼父爲人也。佞奸阿諛。唯欲酒接客。列諸侯權門末席。以送歳月。家頗富。最官文字。故以其子僅知字。而誇說云爾。其子以學問爲難成名。故有遠慮也。松壽久出入余門。其爲人也。未稱頑。故不疎之。然非親炙。是以未入科等。今夕春安戲彼曰。卿亦可列講書。彼曰。可入蒙求之列。余曰。汝不知家塾式。不列兩生。則雖欲講書。不可許焉。春貞在私宅。雖講書。去年不列講衆。今年列兩生。而講書。貞曰。實如高諭。余曰。不知式法者聞之。則又以余爲有私乎。壽頗失色。大槩今之人。求名無實如此

戊午。聞二元及狛庸猶在六義堂。往見詩卷。在兩生。則狛庸爲勝。在諸生。則佐筠得焉。一覽了。諭狛庸曰。學校額應撰。實可喜焉。然卿既知於諸老者不一。辭而背之。昔稱自負。則有後悔乎。不若明朝與友元到河牧。述其趣。而後至能牧。而達諸老之耳。而後受其旨。則無後悔乎。縱有群議而事不

遂而有遺念不若妄書而有後悔也狛庸曰實如高論友元伯元皆謂實然慨而暫談而歸寢漸及亥刻雨降。

十六日。陰及晩而風。

館事如例各所勤亦如當。使狛庸讀後一條紀第二十六卷午後又讀第二十七卷二冊總六十三葉以昨日改補未寫了。庸所點限此次卷未終點故今日閣改補之事而閲所點了右習以定本對校之井適一校湊安所寫時代不同歌合了。今午永伊牧書至更館不虞火災之防達諸老乃被命榊原熊助家僕丁少馬熊助家臣波多氏來余自故拾遺時相識久矣故相逢彼曰今朝久和牧代某役命之公與我主某世之交與世所知也縱雖爲私用何不辨成哉況有官命哉乃巡覩館中而與清隆相議而歸余乃達其趣於伊牧而謝安堵之喜。今晩少時他適及暮而歸

春當侍馬談曰昨夜塾試有超科等者又示文題於萌生諸生。限日限字云云。今日友元談曰星朝携狛庸赴井河牧河牧他出故赴上能牧使庸謁能牧而述昨夜所諭之趣。能牧曰是非官儀。唯某所私求也然所辭有謂以事之次可達諸老乃示額樣時學校僧在其席云云友元直囑狛庸又赴河牧對面述其趣云云庸能書其名稍著故求墨痕者亦多庸性柔和不能拒之又不能斂捷成之故日日所求殆爲難動則有妨於事

今夜風烈顧言侍馬日授彼作天君答問未成而夜闌閣筆

十七日。館事如例。治承元年寫畢。爲第六十四卷。改補治承二年自正月至五月。春常。值元校丁前錄第十六卷。松平主殿頭來訊。少談而去。及晚赴神原熊助宅。逢其家老柴田氏。議防火之事。久不見此宅。少談之間。憶二代早換。而懷舊垂淚。柴田見余有感慨之色。既而出。赴高本氏。卜幽。春安在焉。入浴進膳。對長爐而談。春安問易春秋及四書之內件件。而及夜闌而歸。

十八日。館事如例。改補治承二年自六月至十月。友元猶庸一校治承元年紀畢。今午榊原熊助（之脫乎）卒長神谷氏等來。巡見館中而歸。今晚風吹及暮不已。今夜風吹。至亥刻而止。石習侍焉。作天君答問數段。猶未終編。命吉通寫之。

十九日。拜敬吉之主如例。飯後春常侍焉。使賀璋讀天君答問。春常對校之。而使榮清寫之。巳刻。會津中將使來。曰昨夜加藤內藏助示會津山水賦。先述其謝云云。逢使者而答謝。巳半。攜春常訪倉橋氏。留守。而過勝澄宅。午時依兼約赴阿部政重宅。猶庸先在焉。大久保和泉守及忠隆來。主人招勝澄。乃至。未刻保田若牧來。乃進晚炊而後。余若牧泉牧閑談移刻。若牧求春常。勝澄猶庸墨痕。及薄暮去。余與泉牧談。秉燭友元來。相共語至夜闌而歸。

二十日。早朝友元來。共喫朝齋。辰半保若牧來。暫談。見瓦壁破壞而歸。既而各至史館。武田道安來。道安即泰安改名。襲父名也。少焉去。改補治承二年畢。春常值元校丁前錄十七卷。而校第十八卷。平城紀。藤勿齋使至。依風病今

日不參　廟、且曰。會津羽林懇謝出水賦事云云。松平主殿頭使至。有故障不來過云云。永伊牧使
至曰。雖參　廟、以日漸短、故不過云云。　今晩令右習諳安元紀、卜幽來聽焉。館事畢後、春常赴友
元宅。幽從余來寢。入夜令習讀治承元年紀畢。戊半卜幽歸。倚枕臥聽習誦天君答問、而欲繼成之。
乍被睡魔侵。而入華胥。至夜半而醒。炉火燼而衾裯冷。乃叱左右者之不起我不平而入帳。
二十一日。　館事如例●　改補治承三年自正月至五月。　今晩伯元講論語序說畢。　保田若狹
守寄書曰、稻濃牧傳語曰、宗對馬守有道朝鮮之書簡、可招弘文院議倭字草案之旨諭之。卿宜與
弘文院赴對州宅相議焉云云。明後二十三日可會於對州云云。余答曰、二十三日忌日、素食也。可
朝祭之後赴焉。此事去十七日對州寄私狀招余。余不肯。故彼達濃牧而及此乎。若狹守睦於對州、
且與余有交。故濃牧傳話於余也。　薄暮與友元赴建部丹波守宅。丹牧自今夏雖參府、臥病在別
墅。且及秋許致仕。故久不相逢。今夜來其本宅待余。故往見焉。彼與春信善。且其身亦喪愛子。彼此
想像談往事、感懷殊甚。其餘閑話戲語、進夜食而漸至夜半歸。今夜春帆從之。帆父數問來。圓常欲
長壽。余屢戲曰。長生則多憂。凡人欲長生者、期子孫之榮也。然榮稀而悲多。不如早死之愈也。圓性
質直而不屈。故每逢及此。今夜亦然。丹牧戲曰、汝與春帆共壽則大幸也。然死生之道、順逆不可圖。
則長生無益也。然則爲人之父者、其子無恙則早死而可也。圓不平。此戲談移刻。
二十二日。　館事如例。改補治承三年自六月至十月。　水野藤三郎借經大全返來。自三四年以

前借之寫朱句。至此全部成功。是土屋但馬守次男。繼外祖水野石見守家。自幼頗好學。與余交雖不深。然相知既七八年。　今晚保若牧書至。曰明朝飯後可必會於宗對州。　聞友元頃日連夜或他適或招客。以至深更。今日退休講詩經。薄暮赴松主殿頭。而講小學。可謂勤。且其精力之健可期遠大者也。　今夜田植侍瑞口授天君問答二段。然未竟編。漸至夜半而休。

二十三日。　夙起拜祠堂。上香獻酒茶。而後喫素食。令之眞代我詣墳墓。而後赴宗對州。主人出見。少焉保若牧來。主人示稻濃牧所示一紙。其趣蠻船拘留朝鮮之事迹。　上聞畢。先年漂着五島者。阿蘭陀人也。留朝鮮者爲其同種。則阿蘭陀久來我邦者也。彼類猶生存者八人。速可送達對州者也云云。宜以此趣再贈書簡於朝鮮者也。余乃先作倭字案。既而若示有他　公務。先去與余相約。明後日可登　營。主人勸余以餅羹。喫畢而出。直到史館。時既過巳刻。群僚皆集而勤事如例。余亦隱几改補治承三年畢。併二年以爲第六十五卷。自保元至此改補既十卷也。每卷多事。與自作其勞相齊。　友元頃間校記四條後嵯峨傳纔治末。且作藤定家卒去時傳。漸終其事。　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十八。十九。　元秘別錄二冊寫了。今日賀璋龍泉一校之畢。　作新箱二箇。命安成。其一箱納前錄四十卷。附春常。伯元。其一箱納自昌泰至長元。元本加點一見了者二十七卷。以納文庫。自長曆至久壽。隨點成而可納此箱也。　里村仍春來。是連歌者流也。與春信當聯漢倭句。故及懷舊之事。以余多事。故忽々去。　呈書於稻濃牧。以告今朝赴對州之事。并明後日可登　城。

退館之後。道設來問啓蒙數件。及秉燭而去。

今宵石習(皆カ)侍焉。日授彼。而草朝鮮書。就想洛之五山僧頗知文字者相代在對州。勤朝鮮贈答之事。然對牧在 江府。且事之非當者則我家作書。是例也。然今若彼國王書至則 御返簡亦令余作之。國老執政贈答亦可附我乎。然則對馬守書則命他人而可也。此等文字我作之不難則非可厭勢。雖痛當時之文耳。雖(人脱乎)命春常友元等。亦非不堪其才。然執政不着意於此。無奈之何。且 公儀文字之用不多。故余亦不及辭之。今朝以是耳語若牧。彼笑曰。豈啻(是脱乎)而已哉。當時浮屠甚多。然猶爲是不足。而召集異域僧隱元等。彼僧等無益於 公事。至如學者。則有之則有益於政事。然不求之。纔有之。亦微々之祿。漸免飢渴而已。僧徒等安飽費國用。是時勢難也云云。若牧頗雖好學。拙於文字。然比衆人。則聊知文字。天性惜僧如仇。嘗言若令我爲造營奉行。而令僧徒爲匹夫。運土石。而毆使之。笞擊之。則爲一大快耳。故直談亦云爾。 亥半地震。春常來問安。(否字乎)示朝鮮書。令彼見之。其後令石習讀昨夜所作天若答問。夜漸闌。故不能加筆而休。

二十四日。 早朝猶庸來。淨書朝鮮書了。依約也。伴朝飯。而巳刻至史館。友元。伯元等咸集。 今日使庸讀後朱雀紀第二十八卷。後冷泉紀第二十九卷了。凡八十葉。友元草寬元紀。 今晩與友元赴大澤右近吉信宅。依人洛招(之訛乎)也。若州檢校會焉。人洛以後漢和聯句八句。進膳治具稍厚。主人頗嗜學問。有所問數件云云。漸及亥刻。賦絶句一首謝之。倩友元書之。

主人太悦。既而帰。春常來侍。示所作絶句。當乃寫於家集而退。他適之間。稍濃牧自筆書至。答昨晩之書也。且曰朝鮮之書。一両日間可持之而登　營。云云。乃作答書。謝其繁務之間勞自筆。而告明日幸休暇可登營。明朝可遣之春常久不謁前橋羽林。可明朝携之先赴羽林。而直登城。

二十五日　早朝喫飯携春常到前橋第。時過辰刻。朝客皆散。主人休而未出頃之船越伊豫守等至此翁本宅近隣。久而偶逢而談。辰之半保若牧來。巳刻主人出。余與若牧入。示朝鮮之書呈内覽。使春常讀之。若牧曰此後　公用春常携來而可乎。彼雖知文字。不馴公等(事カ)。則難辨事乎。弘文院今日之同道定其此意乎。主人曰善矣。今日登　營乎。余曰登　營之事願公他日圖之。無諸老言。則非無遠慮。主人領之。且曰今朝道使贈両種想夫卿出宅之後使可至。卿歸後聞之則勞禮謝乎。故日告之。不及禮謝云云。既而少將登　城。余暫休與豫州若牧同途登　營。逍坂部氏於城門。此人與余倶出入故姫路拾遺。久而相逢。故述懷舊之事。彼曰今月十八日越後村上雷震天守并城櫓羅炎燐原家之不幸不堪言之。余驚焉。既而入　營。與土能牧永伊牧相逢。午刻到諸老之席。讀朝鮮之書。協其旨。余謂諸老曰。此書上左兵衛狛庸筆也。前橋少將内覽之時。既知之忍拾遺曰雖韓人筆。不可過焉。乃順次而見之。若牧曰彼特能細字。余曰幸及此彼墨痕之榮也。右筆久保氏曰是似華人之筆。非我邦之筆。若牧曰彼大字亦能之。既而余爲彼有所請此時告事者群至。乃付書簡於若牧。逢對牧。而余與土能牧談。及狛庸書學校之額事。於是余退逢太田左京而與北條安房守

談、彼人曰、前回奉使於姫路、而路過明石、見人麻呂碑、固是西海行旅之壯觀也、余因問一谷、生田森、鵯越之古戰場、此人當時以軍法自負、故其所見着意、然余不知地理、是以不能詳會、頃之余出。逢永伊牧歸宅、而自內門同途而到外門、各乘輿而別、今日板倉内膳正日頭閣與阿部政重談及卿事、故爲聽其趣過政重宅、春常友元在此而談、乃進午飯、政重談曰、今朝謁內膳正、某談曰、故伊賀守、故周防守、故内膳正共懇過道春、今若列執政、則弘文院宜修舊交而來謁者也、然史館事繁、且權政多門故有遠慮、若有文字之用、則可承之云云、內膳正曰、我家固有舊好、屢欲相見、然今有公用、故偶休暇勞招之、縱雖不來見、我心不踈云云、既而春常友元以兼約赴藤勿齋、余乃歸岡道書於前橋將命之者、述今朝晉謁之謝、彼人當時權門之隨一、故雖有面喩之趣、不得黠[默カ]而及此、於是喚賀璋記今日之事、且使書通寫朝鮮書於家集、　遣書於榊原熊之助家老吉村上出火。　譜暮寄簡於狛庸、告今日之事、然赴藤勿齋、未歸、　今夜石習侍臣、乃口授之、成天君答問畢、凡三千八百九十六字

二十六日、　館事如例、狛庸先期而來、述昨日之謝也、春常談曰、昨日勿齋席返會津賦、羽林使左右者讀之再三聞之曰、當好經學、踈文章、然此等文字則實可羨也、能爲我謝云云、請書欲勞勿齋筆、然勿齋讓狛庸、未決云云、春常友元正竹狛庸共賦冬日杜鵑花云云、乃示其詩卷、

巳刻各赴館勤事如常、改補治承四年、自正月至四月、是年二月高倉帝讓而安德帝即位、依凡例

則未改元。可擊（繫カ）高倉。然宜變例。以自正月繫安德。此還與友元議之。彼無異論。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二十卷。及晚賀璋巡講三體詩。其後以天君答問示群僚。猶庸讀之。宗對馬守寫寄昨日書簡。以求訓點。乃使猶庸點之。而兩者便返之。日既暮。諸徒皆去。庸獨來侍。寢乃再讀天君答問。顧言同侍。秉燭。使猶庸改正會津賦數字。而其一葉命榮清改書之。戌刻余進膳。庸為伴。既而庸去。嗚呼日月易移。駒陰早催。去年今月七娘疾病日重。來月今日小祥忌也。然來月有所避之。故今朝宜人修小祭。然非我所為也。忌祭非可諱避。然婦人之所為頗不制焉。夜閑淨書伯行說授之。

二十七日。終日雨。入夜不已。

館事如例。改補治承四年五月。是頼政戰沒之事。前未甚長。友元所草詳也。故所補數件耳。令石習讀之。而稍改文段也。令井的春泰榮清寫之。未終之。友元猶庸一校治承二年三年紀。自巳半至未半而畢。春常。伯元校前錄第二十一卷。令西泉寫會津賦於家集。元秘別錄四冊寫畢。猶二冊未成。其餘諸生所勤雖短日不怠。傭者所寫續錄漸及二十冊。改補本亦七八卷已成。今夜清書伯麿茂卿說以授二生。昨夜一通。今夕二通。皆用自謄。其間誤一二字。以羅蔔蔔（衍字）汁抹之。則墨消而便於改書。我常聞之。今面見其證。三通合七百餘字。雖懶於自筆。然以二生有勤仕之勞故強把筆。素不拘書法。不費安排。不移刻而成。其後寫張子東銘。兩冊書拙賛於其後。是藝陽家老寺西氏所求而石習為之价。今夜田植侍焉。然以前件之故。習亦來侍焉。今夕閑暇。故及此事畢

則漸及半夜。雨既歇而風稍起。　夜闌猶未睡。籤數之則字說漸及二十通。　孟著。　直民。　宣卿。
嘉之。思聰。廸之　亦說　來章。　子方　潛之。　男蔵。　績之。　景孫。　雲之　士陽　伯行。　茂
卿。　伯懋。此外加賀羽林。（羽林字尚義）鍋賀牧（賀牧字伯益）高力豫州。（豫州字興之）亦求字求說其
餘猶有之乎。既忘之若家集。則可以知之。今所與廿一人。其人皆存。只孟著已矣。傷哉悲哉。凡無事。
則無時而不思之。故不好安居。却以勞於事爲自排。故縱觸俗事。則心氣勞矣。文字之業雖勞不倦。
乃知天性之癖。可以自足。不顧外人之笑。然閑當時或好圍棊象戲。或時諧謔。纔藥傀儡。或以酒茶
招客。不知日之暮夜之闌。而遂居諸。說一生者亦有之。則人自人。我自我。以其所（以陰乎）遂殘年而已
廿八日。　雨晴。館事如例。改補治承四年六月七月。自正月至六月。併之爲第五十六卷。分附丹的。
春泰。榮清。寫之。猶未畢。昨今左筠疾。
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二十一卷（紀越墅弐）。龍泉寫了會津賦。　及曉道設來問啓蒙事論卷天八卦其
所言頗好。　今日鍋島加賀守使至。　入夜一覽兼實發和紀一冊（自正月至三月）凡有暇則見兼實紀。然
每度不及記之。如平家盛衰記東鑑。則反元詳檢之。故不及再覽。臨時糾參考而已。其餘豫蔵於片
玉括套拾葉等。亦逐次校之而加補焉。
今夜習侍焉。一校會津賦。加朱句而後。暫無事。戌刻雨彌滋。閑寂作閑坐十子詠。各四言四句。十子
者。硯也。筆也。紙也。墨也。朱也。燈也。机也。爐也。茶也。侍史也。侍史者有生也。傚林下十二子。有巨子。野

之例。以慰一夜之寂。

二十九日。二三日來自曉達旦頗覺腰痛。飯後平愈。寒氣所致乎。　館事如例。使狛庸讀後冷泉紀第三十一卷自己之半至末刻而畢。凡六十餘葉庸所點限于此。是以後可隨成而閱焉。今日諸生等寫了第六十六卷。昨日改補之餘也。

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二十二卷。依願言赴水戶邸。龍泉侍側如例。其餘勤事各如常。

脇坂中務少輔書至。告賜官暇歸國之趣。此度余無暇且以遠程不相面。　今日土能牧。永伊牧。官政三條示告之。余勝澄友元一通。伯元。松壽一通。春貞。春安一通也。春常以陰子之故不預焉。狛庸以伶人之列之故。又不及此友元。伯元在余門。則雖同列。然在　公儀聊有差。然始與松壽同列。可怪。想夫　公儀不拘才之品。唯以祿數之等。如此乎。在伯元則可爲不平。諸亦當願爲醫者之列。然其所願難協乎。　退休之後。閱驪衆寶叢和記二冊。入夜賀璋侍焉。龍泉今夜止宿。故同侍。璋爲泉告曰。春信曾書水哉二字。授泉以爲其字。泉願求其說云云。余奇泉當慕春信。今夜止宿亦爲逢明日忌辰也。且其史館之勤亦超他。今夕無事。故口授璋。乃作水哉說。泉侍春常。乃喚之授之。泉讀而大喜而退。余喚返之。問其鄉談。彼讚州之產。詳知白峯屋島之事。漸及夜半而休。

十一月

朔日辛丑。快晴。余腰痛不登　營。春常夙起。詣祠堂拜墳墓。而登　城。　飯後余小祭參墓如例。既

而熟思甲辰今日史館起筆也暫爾三周非無感乃吟曰我國陳蹤次第經校書千日眼終靑翠痕滴盡中山酒史酌酌人猶未醒吟畢時狛庸來乃口授彼靑之彼吟賞不已卽應其求自筆書之彼昨日館暇爲石習淨書閑坐十子詠今及其事其跋語自筆以授之既而狛庸去卜幽來春安至安請寫丹州孝子傳乃借家集退座寫之自午至未半使石習讀治承二年三年紀卜幽聞之至飯後讀了其後春安讀天君答問至薄暮而了春安去卜幽留談春當來侍秉燭卜幽去　宗對馬守寄惠卷領毛巾二箇有便於防寒其一畀春當

今夜顧言侍焉閑寂無聊飲煙酒暫談側有古文前集而盧仝茶歌觸眼乃傚其體作煙酒歌三十句是閑言語乃覺作無益也然顧言頗知韻語故起此興且消遣永夜之寂而抑幽欝之生且末句聊寓諷戒之心時漸三更卽使吉也寫家集而以草稿附顧言了

二日。　小祭如例　館事如例　改補治承四年八月是月頼朝初起困於石橋之始末甚多及三十餘葉石習侍側分附井的佐筠春綦榮清寫之猶殘其半　春當伯元校了前錄第二十三卷今日村重言不來龍泉代之受友元口授草寛元紀其餘諸生所勤如當　及晩田中好安來暫談而去歸寢時仲龍來讀天君答問及丹州孝子傳等而及秉燭而去　今日狛庸微恙不來和昨日靑韻詩以寄之由是友元伯元等見之　入夜賀璋侍焉　淨書鍋加州櫻岡景境詩四首是去春所作也淨書之絹附友元狛庸二人俱懶慵不促之絹久藏史館之筐中相共忘之頃日偶及此事

昨日庸謐其書式於榮淸而幷附其緝也。今夕閑閒乃染筆了。凡二百餘字書了後未闌乃日授璘。作座右十其銘。各四言四句。其趣見小序。不移刻而成。乃使吉通寫家集。如此文字不及勞工夫。唯任口吐出而慰寂抑憂之一端也。自去年秋至今年夏。懶於文字。自秋之末以來。人所求不得已者。往往作之。怨（怱カ）卒爲抑憂之便。頃日人之所求者漸已盡。故漫與而已。若至來春。而精力未衰則雖老。館休之暇。乃勤學著書乎。然不可知明日。況於來年乎。先考晚年嘗曰。老則不可計前程。唯一日送一日而可也。我今修史之事重。其餘則任運而已。

三日。天氣稍暖不寒。似催雨。終日陰而不風。早朝小田原拾遺書至。曰。來九日前橋少將可被來過。卿可爲談伴。余謂。二老既知館中休日。九日可爲休日。然云爾館事畢而至。則可及日暮。往而無益。客云。主云。不推尋常。則辭之。則忤其意乎。然闕館事則非我素意。故報曰。宜與永伊牧議之而諧。乃告其趣於伊牧。　巳刻館事如例。改補治承四年九月。畢自七月至九月。併之爲第六十七卷。友元猶庸一校治承四年上卷。（自正月至六月。）　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二十四卷。（寬和紀畢此。）　及晚春常講論語學而。自首章至三省章。及酉刻。猶未畢。秉燭而畢。所考稍詳。所辯甚長。開序說以來。抄出私考。倣余講五經例乎。館徒之外。來聽者不少。永伊牧報至。邂逅之事。雖闕平日之勤。可應彼招。自甲辰之冬。勤事日不他適。去歲爲前橋羽林伴食。赴永伊牧之外。無其例。方今諸徒皆馳事。則非從前未熟時之比。然恐又有如此之招也。

今夜石習侍焉、補昨夜吟咏者、賦寢室十物、文谷四言四句、習受口授、筆之、令榮清寫家集、昨夜十品者、韓筆、大屏、倭畫小屏、小刀、印肉、枕巾、杖袋、柱曆、小童也、今夜十物者、長短刀、野服、眼鏡、鑷刀、煖耳帽、綿襖、盥盤、鑵子、湯婆、筆生也、筆生者榮清青通也、

四日、風吹、及晩稍靜、　館事如例、依棠陰延引、伯元春貞來、　改補治承四年十月、其餘無異常、各勤其所勤、　及晩赴高木氏、友元會焉、田中好安春安先在焉、春常後至、各入浴喫飯畢、談易先天後天卦位之事、及夜闌而歸、友元所解稍好、今夜卜幽有障不來、

五日、　館事如例、　改補治承四年十一月至十二月半、諸生等寫畢治承四年中卷、自七月至九月、　春常伯元校畢前錄第二十五卷、改書二丁有之、今晩萌生諸生文試、經科史科詩科倭學科各別題、兼商科者作商題、諸生各同題、員長批判之、薄暮春常談曰、文總二十一篇、日既暮不能改正之、故三分之、而其一分自留之、其二分二元持之而歸、二三日間可訂正之云云、作商叔說、伊綱字也、伊綱春貞也、次作公擇說、是猶庸字也、庸親炙者也、然彼往年有言曰、某字說可待學問之進以請之、故延引、今諸生侍史各字說既成、故及此、其後夜未闌、故詠匣中十用、各令榮清青通寫之於家集、十用者尺也、几也、硯書鎮也、筲也、片牋也、粘紙也、雌黃也、袖裏年代記也、聚分韻也、家集也、日錄也、

六日、　館事如例、　改補治承四年畢、自十月至十二月、爲第六十八卷、是年多事、凡三卷、　友元

猗庸校了治承四年中卷。自七月至九月。　岡井碧庵來見余家集。　及晚赴松平主殿頭。依兼約也。春當、友元、猗庸、岡村久保金左衛門來會。談近代之事、并當時事。戌半勸膳。主人談曰、丹州福地城下之民、有兄弟相睦者。先日孝子傳既成。此兄弟亦請作其傳。余讓友元。友元辭之。余不得止而諾。乃示其和字事實。乃携之而歸。漸及亥半。主人今月末移箕田新宅。去忍岡殆二里。雖往訪。相逢可稀。故有今夕會。主人談曰、箕田宅舊主好植花。就中牡丹芍藥可萬朶。來春日長時。雖爲遠路。休日一來而可見之。余曰、可依其時與。

七日。早朝春當與友元約而共赴永伊牧。而路赴阿部氏云。　石習榮清吉通共乞休日暇而出。巳刻卜幽來。使賀璋讀治承四年上卷至午半而了。未刻勸晚炊。其後顧言讀治承四年中卷至薄暮而了。今日兩卷少々有改正。既而卜幽去。

今夜田植侍焉。乃作賴朝功臣何爲第一問以示友元。又作平城嵯峨論以問伯元。明日可授之。夜漸闌而植退。余猶未臥。乃自筆應神忍熊何爲嫡統論以問示春當。爲試三員長也。

八日。　館事如例。改參和元年正月二月。　示昨夜所作三篇於三員長。　永伊牧書至曰、昨朝春當、友元來訊。多客中々頗爲殘念。十三日可同途而來。明晚爾赴稻濃牧。杏邂逅之事主客共不雜他。雖闕年日之勤、早赴焉而可也。

館事畢。春貞巡講孝經。道設、春安來會。講後談啓蒙之事。及薄暮而去。　入夜三員長來侍。示前頃

試文二十餘通。各加批語。且改正之。且點竄之。有儘佳者。有無可無不可者。有僅可者。有通篇不可者。余一覽之。其後開科等閱。有進步者。有新加者。移刻而定去年未知其科等者。今有知之者。故及此。唯詩科者其進步之者。逐日自顯。其餘四科者。不易知之。是以員長皆議。而受余旨。而決之。事畢。進夜食。而後談學問事。且評諸生優劣。而及亥刻。而二元去。而春常退。石習侍焉。作藤賢贊論。以問狛庸。且示伊綱。安成。賀璋。石習。

九日。　冬至祠堂祭如例。勝澄來。

巳刻館事如例　改補養和元年閏二月數段。淨海甍在其中。　午後出閣。先赴前橋第。直至小田原第。永井日向守。太田備中守。石谷土入。村越長門守。玄勝法印。久保吉右衛門等先在此。少焉少將至。進晩飲。今日之會。元例年茶寮閑談之約也。故余亦在其列。然俄催猿樂。日向守。備中守所勸也。日向守侍童萬助歳十六七歳。善猿樂。故七番興行。三番過而日暮。連燭如晝〔昼カ〕。毎番之間狂言。鼓笛鼓等各相替。點心三度。及戌半。而七番畢。而群客皆散。四年以來。不意列如此之會。是亦苟生。而不得廢世事之所致也。歸宅之後。春常談曰。今晩沙汰昨夜所定之事。安成爲倭學員特生。列丙等。石習爲倭學乙等甫生。其餘或庚或辛或壬。有差。經科甫直進乙等。爲甫生。而史科降一等。而爲戊等。文科亦有差。然未有至甫生者。詳載科等閱。今朝余作員特生文。以附春常。今夕授安成云云。既而春常退。余猶未寢。口授榮清。而記今日之事。及半夜而臥。

十日。館事如例。改補癸和元年自閏二月末至六月。春常、伯元校畢前錄第二十六卷。今朝安成賀璋石習謝科等之進習獻狀於員長。請止爲倭學萌生辭之。春常昨朝呈答問之文。友元今朝答問之文持來。猶未細見之。及暮見春常文平而不繁。見友元文詳而精。共加批語以褒之。今日春貞、松壽對讀保元以後新本。

昨日八木高豐贈海鼠腸。彼亡父但馬守宗直每年寄贈先考及余。亡弟靖而詩歌贈答數矣。載在各集。今父弟與宗直共逝。高豐不忘舊好。我獨在。感慨殊深。昨日他適早々。今夕想之作一絕。明日可遣之。今日石川丈山書至。其趣謂清長來。告館中之趣。恰如對談。修史之不滯。珍重。實是百世之美談也。中秋雨夜問答一覽之。其中盡觀武夫之戰場乎。勝則生而立功。不勝則死而留名。此是史館乃我文字戰場。進而不退之秋也。此句篇中之傑語也。警語也。其所取守無餘蘊云云。又讀頃年多憂之段。加清長之所談。而拭老淚。然去者不還。唯修史功成。則天下大幸。可以消百憂云云。丈竹亦歸洛。懇說館中之事。其送行楮尾傳語多謝。丈竹所求數篇逐一見之。文章闊達。非昔日之筆力。珍重至祝云云。我亦讀之。如對彼翁欣言。

一昨日伯元談曰。七日休暇。往謁會津羽林。頻及君之事。詳聽修史之趣曰。弘文院　官家之寶。當時無雙之才也。然執政未詳知其博學。可謂遺念也。且曰。本朝通鑑隨成而鏤板。則天下之幸也。逢執政則可促之云云。我聞而謂。羽林雖好儒學。然自先考至余。未嘗有其招唯識。改元及重事時。於

營中同席而已。及故姬路拾遺加羽林之同列而每登　營必相見。然未及親炙。近頃藤勿齋至。則往々及余事。去歲悼春信。殊甚與伯元亦云爾。聞會津賦甚稱其意。故其懇意及此乎。此人當時之懿親。而議国家重事。今其言之懇於余。則大幸乎。然距此二里餘。不能往謝焉。且非其招而遽往。亦猶似有願望。不若失於無禮也。此人近年患眼。且頻罹凶事。是以移居遠僻之處。登城亦稀也。有重事。則諸老就其第議之。故唯議當務之事。不及不急之事。往年與余約可與執政議而建學校。然既歷數年。無其驗。則通鑑開板之事亦恐爲私室之空言乎。此人之疾而不數登　營。亦是儒學不起之一端也。然熟思。則前橋、小田原當時執政之最也。我幸不被斥。相遇於私第。則言語不必憚之。然無其驗。則雖會津侯猶是重其口而不多言乎。或其言之亦無應乎。余不被斥者。唯是爲不時咨詢也。嗚呼未有好學如好猿樂者。風俗不變則學不起。石谷士人（入カ）者。嘗爲江府尹時。梗直爲時被稱。今致仕。齡餘七旬。昨夜邂逅其悅猿樂不異常人。乃知猿樂易惑人也。尋常猿樂猶惑人。況其美麗畫子。着彩服飾粧。善歌善舞。笛鼓以興起之。其悅耳目。以誤平生者。在當時則不足怪焉。余闕年日之勤。不意在其席。不能早起。以至夜闌。可以恥。可以悔。然不如此則被斥於世。被斥於世。則微祿難保。家業雖繼。修史之功亦難成。噫在史館既四年。然在猿樂席唯是一日。以是可自解乎。雖顧他後不預如此之事耳。今夜石習侍焉。漫筆云爾。

十一日。　館事如例。　改補養和元年自七月至十二月。此一年爲第六十九卷。　狛庸一兩日有

障。今日出座、與友元校了治承四年下卷、示問狀一通、一見而示安成伊綱賀璋石習。

春常伯元校前錄第二十七卷。

八木高豐答今朝書、以余詩末字寄狂歌。

今晚員長評諸生詩。　春常呈鍋加州景境詩三首。大槩好。加批語授之。　春貞呈絅、請其字說淨書。　友元見其答問之文、加批語處而喜。伯元又見春常、友元答文、而驚其早成。　今宵村顧言侍焉。淨書水哉說、榮清在側、依餘片楮、書數語與之。其後口授顧言賦晝夜十聞。曉雞也、自鳴鐘也、晚炊鼎鳴也、往還鸕聲也、歸鳥鳴林也、吠犬守夜也、寒雁打更也、障戶開闔也、護國華鯨也、侍生吾伊(唔咿)也。吉通寫之於家集、顧言吉通爭取其草、藏拈鬮、顧言負矣。甚有遺念之色。余諭吉通、以授顧言。而為吉通書數語與之。夜既闌。

十二日。　館事如例。余赴館。時友元詣讀耕墓。

改補壽永元年、自正月至五月。　附呂奏以後新寫本於安成賀璋、以一校令加朱句。冊數多々。龍泉亦可加焉。泉頃間病、諸　勝澄來詣墓、例也。　友元呈續朗論一篇、補前日答文之餘也。未進細見。　及晚春常、友元、猶庸赴正竹新宅、伯元亦可會焉。　及暮春澤來、暫談去、有所議。

今夜田植侍焉、作墨竹贊。伊勢度會神主出口信濃延佳所求也。彼頗知文字、知神道。往年東來時、余亦相識。其後時々音問不絕。故應其求。贊成、令植寫於家集。其後淨書公擇、尚叔二說、其餘二生

附榮詩。故書了又附榮詩。詩近侍者也。凡如此之事其所預知也。　今晝一書賈來。依安成呈新板本號續太平記。先一冊開板。全部六十冊。自義滿至近代云云。余以爲是必新作之書也。故不及細見。而返之。近來僞作甚多。是聞本朝通鑑成而好事者爲衒名而假摭集雜記而成之也。
今夜無事。明日休暇。不厭夜闌。就田植名。賦庭際十植。以授之。十植者。松林也。雙樅也。杉徑也。竹藪也。山茶也。枳陰也。椿園也。枯木也。菊籬也。梅塢也。夜過三更。春常來歸。植退而余臥矣。
十三日。　辰前起見賴朝論。加批語。飯後春常來侍焉。呈一卷。昨夜春常友元伯元。正竹。猶庸相互贈答各五言絶句及七十餘首。不遑細見。
巳半雨。携春常先過阿部政重宅。少焉友元來。午半携常元赴永伊牧主人猶在。　營中保田若狹守假作前橋少將赴尾張邸。故其子宗重（其兵衛。）代來。松平傳左衛門同席。是伊牧外姪也。既而伊牧歸伊牧談曰矢野別墅此間改築之。詳語其趣。請作之記。且曰字數要不多。令友元淨書大字於額板云云。於是進晚炊。依主人之求講孟子數段。講中若牧來。薄暮講畢。友元春常依主人之求作即景絶句。又書一通。畀宗重。彼頗知文字故也。入夜宗重先歸。主人招若牧於別席閑談移刻。疑是依彼有所請於前橋羽林乎。若牧借羽林之威。頗爲世人被依重也。既而主人若牧復座談世事。及猶庸能書之事。余亦爲庸有請於主人云云。其後進點心及亥刻而歸。雨亦止。石習侍焉。一覧昨夜正竹宅詩卷加批語。

十四日。館事如例。改補壽永元年。自六月至十二月。其後聞狛庸所點第三十二卷。治曆紀了。淺野因幡守書信至　道設來。近日赴水戶。來春參議君參府之時可從歸云云。　申刻以後至兼爛。見兼賢壽永二年記。　今夜賀璋侍焉讀家集。其後作永伊牧別墅記。其趣拜字數任昨夜之約。戌刻地震。　其後就賀璋名。賦十玉。以授之。十玉者。准蠙也。楚珩也。荊山璞也。藍田玉也。南容白圭也。田文珉璟也。梁園瓊樹也。江南璐珮也。合浦珠也。寸陰璧也。

十五日。　小祭如例　改補壽永二年。自正月至三月。　春常。伯元一校前錄第二十七卷仁明紀畢焉。　狛庸及安成賀璋右習者容問文。伊綱疾不來。昨夜龍泉作文謝字說。淨書改正而返之。今日呈員長。員長令日評諸生詩文。泉拔其萃。

今晚南直蒙求巡講。　今午欸之後寄遺別墅記於永伊牧。及晚報曰恰好。傳語友元請其淨書。返附元秘別錄六冊於友元。友元乃携之赴加賀第。　薄暮卜幽來。入夜令右習讀治承紀下卷。及戌刻而畢。其後進夜食。習依幽之請讀頃日家集。其後談話移刻。亥半幽去。夜闌見伯元。狛庸等答文。令習讀之而聽之。各加批語。

十六日。　早朝見春常詠。曾我昆弟古詩。懇加批語。何意其奇絕。殆庶幾亡兄之作。一悲一歡。然悲而無所益。歡而有所期。　加賀書生木下順菴書至。巳刻入館。送友元。附與永伊牧別墅記草。而示伊牧返書。　改補壽永二年。自四月至六月。而自元年正月至此爲第七十卷。　春常。伯元校前錄

館二十八卷了。友元。狛庸一校養和紀第六十九卷。道設明日赴水戶。示其所作詩三首於群僚請和。春常友元伯元狛庸及賀璋村顧言皆和之。友元勸余然彼憚而不言。且不乘輿。故止。

肥前侍從鍋島光茂及伊達市正皆問至。

今晚春常赴倉橋尙政宅。依白丹後歸也。

今夜顧言侍焉。點貞安成賀璋石習答文。加批語。以附貝長。亥刻春常歸談曰。尙政暗語之後。過阿部政重宅。少焉歸云云。夜闌未寢。口授顧言賦窓中十見。使吉通寫家集。而畀其草於吉通。所謂十見者。海日也。庭柯也。富士也。遠帆也。池島也。暮雲也。朧月也。星林也。燭蛾也。寫書也。

十七日。早朝友元伯元來。春常相共內議論語講說之事。依廿一日友元巡講也。共喫朝飯。

巳刻館事如例。校至主殿頭來過話。神廟之歸路也。少談而去。改補壽永二年七月。此月平氏沒落事多故未終一月。及晚久保吉右衛門來。依多武峯御再興。爲諸老之使。而議棟札之事。乃使賀璋草之。使粲寫淨書而遣之。及暮而吉右衛門去。今夜賀璋侍焉。田童子信淸進請曰。小子名上字春信公所授。下字分父淸隆名。願爲之說。而賜之。余奇之。乃口授璋記其事與之。童子喜而退。此童者植弟也。今茲十三歲。僅知文字。頗作詩。頃日既至詩科壬等。貝長其感其氣骨。其後因榮淸懇請名之曰周。字之曰維盈。彼本姓樋口。一姓本島。故其名字共據島字而授之。且作其說與之。彼頃日寫宋句於左傳全部。奇其志學。而今夕與衍本史記評林一部。以勵之。而命彼寫宋句於家

本倭板史記、余家藏史記四五部、故如此、其後爲館生木村重言作字説、其名止。字以厚。彼者卜幽妻弟也、在史館、屬友元、執筆其名字、卜幽所擇也、

十八日、　館事如例、改補界壽永二年七月。

友元頃日草後深草紀、　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二十九卷。　今日員長分附諸生詩文。答先日問文四通、狛庸爲冠、石習無疵、安成賀璋有難、此四通員長據余批語之趣定之、賀璋升詩科丙右等、當時員長之外、詩科上首也。　及晩與友元赴高木氏浴室之招、賀璋有謝主人、而從來卜幽。春安先在焉、出浴進膳啜鹿羹、其後友元淨書永伊牧別墅記、記字數總百六十餘紙、長一丈二尺。字大稱之、友元有入浴之望、且明日休暇、欲赴伊牧、故及此、主人新寫春秋會通、全部成、乃依其請、口授賀璋作之跋、詳記其書由來。移刻而成、卜幽聽之、而先去。其後友元、春安問議河圖洛書説。漸過三更、雨少還、雨止乃歸、既至四更、

十九日、　拜敬吉主如例。　飯後書十具十開十物跋、其狛庸淨書、其後書以厚説。界田童子説。及二三葉、　松平日向守書信至。　晩炊後赴倉橋尙政。他適、憩勝澄宅、而經歷前橋忍小田原三權門、問其起居安否、賀士但牧移新宅、而到松主殿宅、依今月末移箕田新宅、可希相逢也。自薄暮與主人父子對談、勸菜飯、或懷舊、或世事、或昔談、及亥刻而歸。　顧言侍焉。他適之間。吉通寫會通跋於家集、使顧言讀之　高木正則書至、謝昨夜之事、且曰、會通跋友元至、則促淨書之事。乃寄紙、

田村右京亮使者到本宅寄土産。

二十日。館事如例。巳半井上河内守來問晤語移刻。及午時而去。改補壽永二年八月。午半藤勿齋來訊。喫晩炊而歸。倉橋尙政來

松平主殿頭并大久保和泉守使來。彼此多事故館事有妨。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三十卷。薄暮雨、入夜淋々。寒氣彌加。着頭巾煖耳帽、倚爐而休。石習侍焉。日授之詠十職以授安成。彼頗知職原之事。頃日聞侍史各得十詠、有請求之意。故及此十職者神祇太政八省也。春秦亦請得十詠。故賦望鄉十思、以慰彼遠遊之情。十思者北野松也、東山櫻也、音羽瀑也、高雄楓也、廣澤月也、宇治螢也、淀河鯉也、琵琶湖鮒也、三條橋也、慈堂管也、去月之末偶與詠。閑坐十子以來至此既滿百將欲止此興。然猶不堪技癢。賦館暇十讀。十讀者宜卿讀易也、春之讀通鑑也、狛郎讀遷史也、伊生讀性理大全也、高安成讀論語大全也、賀璋讀春秋外傳也、村顯言讀班史也、田植讀范史也、石習讀文選也、直民讀詩經也。今夜離唇邊之吟。及三十首。夜闌且風烈、乃閣筆習也退。余就寢。

二十一日。早朝前橋少將使上田氏至。被贈二種。館事如例。改補壽永二年九月十月。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三十一卷。友元微恙不來。故今晩論語巡講延引。坂井以仙來。自六月臥病。頃間平復。松平備前守贈海鼠腸。是三河國佳味也。滿城賞嗜之。他處所謂不及之。今夜顧言侍焉。詠鳥跡十妙。小野氏、橘逸勢、紀椿守、源兼明、藤佐理、野人若愚、藤公任、藤行成、源兼行、藤忠通

也。焉授狛庸也。十詠既成閣筆。漸及亥刻時谷中法恩寺火。北風甚熾。家內紛冗。清隆賀璋及田口正種等入館。納書箱於土庫。林之眞率奴僕升屋防飛焰。石習吉通護寢室。余及春常出立庭上。安成顧言田植春泰榮清等從焉。少焉狛庸松壽及龍泉湊安來。既而榊原熊助（之隊卒）家人步卒五六十人群至。護史館。幷適亦來。既而火消。友元來問。津省來。太田備牧使者來。及子刻。屆無爲。友元狛庸來。寢室。少談而去。命之眞資粥。使家僕等喫之。永伊牧使者來問。館中無他否。其後余就枕。滿家大悅。

廿二日。　館事如例。今朝清隆賀璋等出土庫書於館中。陳設如常。　改補壽永二年閏十月至十一月半。今日友元微恙未愈。伯元春貞在棠陰。故館中寂寥。授焉跡十妙詩卷於狛庸。庸甚悅曰。是我家寶也。願染觀筆賜之。然當時乃有妨於他。期他後閑暇。余未嘗關筆十子以來。十詠詩卷。多是狛庸淨書之。唯田植春泰二卷春常筆之。其跋皆余自筆授之。又聞賀璋一卷請勝澄淨書之。今夜田植侍焉。乃賦童子十務。以授田童子信清。依其請求也。其後依湊安請而字之曰靜之。作其說。夜已闌。植退余亦臥。

廿三日。　小祭參墓如例。　館事如常。改補壽永二年十一月十二月畢。自十月以後爲第七十二卷。石習有障他適。龍泉代之執筆。　友元狛庸校了第七十卷。　春常伯元一校前錄第二十三卷。猶未畢。　春常和讀詩經詠。每字爲韻。凡十六首。改正數字。友元伯元等可徵之云云。　石習歸宅。日於邦君前講論語首章云云。　龍泉標出讚州故事十件。請求題詠。　久保吉右衛門書至。議安

成籤仕之事。及晩湊安來。謝字說早成。　鶴田宗安來謝昨日移余本宅。松平主殿頭寄朝倉山椒。其次男頤且求諱字。昨日擇遣之。書中述其謝。薄暮仲龍來日勝澄小齋新成。請來月七日來過。人夜春澤來有議事。春常婚禮。今月末行之。最密事也。彼外舅朽木良綱爲媒妁。余每議此事。悲歡相半。每事輕略之儀也。家族甚乏。余既衰。唯願早得孫。故及此。姻家者品山民部入道休山也。系譜雖彰聞。在今則疎權門之人也。

入夜改正春常十六首及伯元楠氏父子讚。

石習侍焉。賦讚州十詠。以授龍泉。十詠者白鳥社也。綱浦舟也。萬農池也。城山雪也。白峯也。飯山也。屋島也。歌津也。綾川千鳥也。弦打半月也。又字館生左筠曰之有爲之說。

二十四日。　友元早來呈讀易和十六首。

館事如例。改補元曆元年正月至義仲亡。未終其末。今歲都部有二帝。故分書壽永三年元曆元年。聊倣南北朝之例。　友元猶庸一校第七十一卷。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三十三卷。　今日備書畢止。自去月二日至此。點本三十二卷（自昌泰至治曆）無點本十三卷（自保元至治承四年）寫了。此以後猶庸所點一二冊。余所改補四卷有焉。然以年向暮。暫閣焉。可待來春點本改本多成。而喚備書者。　入夜淨書維盈說。以授榮清。　館生非適求字。字之曰可與。今日口授賀璋爲之說。去月今月之間。作字說十一篇。方今館中自二元以下。其字說既作而授了。唯津省一人闕焉。省頃間再遇傍親之喪。故未求之。

夜闌再見友元讀易之和十六首。作小簡寄之。

二十五日。　曉雨天晴雨止。　卯半喫飯赴前橋第。久保吉右衛門先在。爲少爲少將對面。及高安成事而其簒任之事決矣。少將快然。久保與聞爲之紹价。余謝而退。其兼勤史館。如賀璋之例。途逢彼家長關氏。瀧谷及氏近習上田氏有議事。上田氏屢爲使者。來于忍岡。故與安成素相識也。故安成事。悉以憑彼。其謁見之日。任彼告報也。既而出。過勝澄宅。又過阿部政重宅。及午刻而歸。依約卜幽來。且他適之間。加賀書生木下順庵來。逢春常而去。云云。召安成。告今朝之趣。令彼往謝久保氏及上田氏。彼甚悅。卜幽及賀璋等同僚皆賀之。既而令石習讀綏和紀（第六十九卷）。至申後而畢。於是與卜幽共喫晩炊。友元書至謝今朝贈書翰。且告曰。今朝到永伊牧彼別墅。記添書既成。備一見。請余姓名。乃記之。且請押印。云云。乃押印遣之。藤勿齋使至賀婚禮在近。是雖爲密儀。此人以與姻家相親故知之。及薄暮安成歸。入夜令石習讀第七十卷。至戌刻而畢。又讀七十一卷。及亥後而畢三卷。令首除華習熟其事。故讀誦太速。卜幽感勞之。余奇幽之老而不厭眼疾。聽而不倦。於是又進夜膳。漸及亥半而卜幽歸。　今日陰晴不常。終風入夜大（太）烈。非無火災之懼。近年每冬至春半必風。余藏書多且史館校書新本成堆。殊勞思。今朝前橋第談及二十一日之夜火災事。少將曰。史館事大。火災之備不可不愼焉。榊原家人不可怨（忽カ）。　公儀然事急則難令期乎。不如令若干匹夫當在史館。然群議不決。故有所慮未果。云云。今夜余心一喜一哀。安成陪侍十四年。勤勞不怠。然後張侍史簒仕

已成彼猶遲殊憐之今不意其事遂是其所喜也婚禮日近先有此吉事甚爲嘉兆明日七娘小祥忌也追懷去年事則難堪哀情是其所哀也然逢忌辰起追憶之情者猶有忘之時九月朔日之事者終身之憂片時不忘之非筆舌可盡也

二十六日。祭七娘主詣其墓

館事如例改補元暦元年正月了。友元猶庸一校第七十二卷。春常伯元一校前錄第三十四卷猶未了　及晚猶庸三體詩巡講　退館之後感懷不休作哀詩供七娘神主　入夜見伯元及伊綱賀璋和詩其十讚之中也又見安成賀璋改作賓賀論顧言在側執筆點竄之夜漸闌顧言求再得十詠乃賦十言其一昌言其二法言其三直言其四諫言其五嘉言其六雅言其七微言其八諷言其九知言其十顧言也以顧言刻其末是亦顧言所求也

二十七日館事如例　改補元暦元年二月是一谷戰事多併正月二月爲第七十三卷。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三十四卷　永井(伊カ)牧書至謝別墅記友元淨書成押余印。　藤勿齋使至賀婚禮在近又曰有用事則可告之若奴僕不足則可借之余答使者曰此度經營甚輕故勤館事亦如常勿勞思勿齋豫言臨其期自可來此亦抑留之且約友元伯元猶庸等去年婚禮諸門生成群來聚今般悉改其例且其儀甚輕各皆館事畢則可早去皆曰可應旨　今晚員長許諸生詩文四十餘通薄暮高澤來姻家送運調度匹夫四五十人云云。入夜淨書靜之說之有說可與說其後見顧言右

習和詩。是亦十讀之中也。田植馬（爲カ）執筆記批語。其後作試問四篇。其一天武。大友論問直民。其二良房論問嘉之。其三三浦義村論問宜（宜カ）卿。其四忠通論問高安成狛庸。石習、伊綱、賀璋、龍泉等。其餘顧言等諸生亦有辨則可試言之。夜已闌、植退、而余臥。

二十八日。館事如例。改補元曆元年三月四月五月。示昨夜四問於員長及萌生等。館事畢而二元以下館衆皆去。狛庸獨止。高澤及仲龍等來。及暮朽木良綱來、而少焉去。入夜婚禮成。今夜無風而無障、珍重。禮畢而余亦往新婦相見。戌半事畢。見狛庸及田植和詩。加批語。是亦十讀之中也。狛庸詩比他稍好。

今日勝澄及聊適、春安來賀。皆令早去。

亥刻見兼實元曆元年紀（記カ）了。聞狛庸高澤及家士侍史飲酒祝賀。

二十九日。館事如例。改補元曆元年自六月至八月。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三十四卷。及晚安生職原巡講。今朝館事前。二元狛庸春貞松壽來予寢、賀昨夜之賀儀。藤勿齋使來。其餘來賀者、或有之。今午藝陽家老寺西織部來。述石習致仕之事。今日永伊牧家人伊藤氏朝倉氏勾。勘備書并月支等事。

薄暮新婦入輿。聊有杯酒之事。余與宜人欣悅。

入夜賀璋侍焉賦神代十段。授之。以彼侍其邦君。讀神社考也。其後詠位階十等。配前日之十職。授。

高安成。時漸及半夜。於是辭退。
晦日。　朝風。其後雨。及晩雨霽風。館事之前。作王昭君贊。或价石習所求也。　館事如例。加補元暦元年八月。兼實記内山槐記混雜。昨日漏之。今日加之。　其後令猗庸讀第三十三卷。後三條記。其所點校正之。　今日藤勿齋贈衣服酒肴。賀婚禮。勝澄及友元。伯元等皆表賀儀。友元副賀文。及晩勝澄來。余携之與新婦相見。　久保吉右衛門書至曰。明朝可携安成以到前橋第。　入夜石習侍焉。據其氏字。賦十石故事。授之以横浦執書石爲最末。寓勸學之意。

十二月

朔日。　辛未。黎明出閣。命春常祭祠堂如例
辰前到前橋第。食客滿座。松平主殿頭等相識者亦多。久保氏先來待我。安成被携上田氏而至。辰半少將出。安成執謁。余與久保氏謝之。少將快然。聞昨日松主殿頭舊宅賜少將嫡男河内守。乃賀之。河内守久住別宅。與少將第路遠。主殿頭宅者僅隔二町。故父子共大悦。　巳刻與主殿頭携手登營。　拜謁事畢。直過倉橋尚政面談。而憇勝澄宅。安成在此。仲龍進晩飲。此間口授勝澄。賦十龍以授仲龍。薄暮久保氏使至。乃携安成到河内守宅。安成執謁事畢而出。路過保君牧。對談稍久。戌半歸宅。而拜祠堂。祠堂營後十二年。闕朝拜。始於今日。不得止故也。春常登　營。直歸。聞猗庸病直來。且高木正則賀使至。及余歸。而常來侍。談今日之事。顧言在側筆之。使榮清調俗書數通。今日

終日他適。非不勞。然安成筮仕事成。可以喜之。彼勤仕十五年。無怠慢之色。未嘗願仕宦。然幸而事遂。在彼爲榮。在余爲悅。故忘終日之勞。　今夜顧言侍焉。日授彼詠還史十紀畀島周。以頃間周讀史記。故及此。

二日。　祭主詣墓如例。　館事如例。改補元曆元年九月十月。而後使狛庸讀其所點第三十四卷。其餘各所勤如常。　保若牧賀使至。　水戸參議寄雁。　蒲暮仲龍來讀十詠詩卷。　今日友元示義村論對。且問三浦義澄不從父之死。而與其讎同仕賴朝之事。今夜再見之加批語。且閱婚禮賀啓。以褒文路。而後口授賀啓。作義澄答論。文長而至夜闌。不及淨書。頃間友元所作文不見其不可。可以嘉焉。

三日。　館事如例。示昨夜之對文於友元。改補元曆元年十一月十二月。畢自三月以後。併之爲第七十四卷。　友元。狛庸考了七十三卷。春常。伯元昨日校了前錄第三十五卷。今日校了三十六卷。　今晚春常赴昌山休山宅。朽木良綱爲价。高澤從之。　今朝贈酒肴於良綱。又贈銀三枚於高澤。賀成婚禮。授金一片於安成。賀其筮仕。今旦春常呈天武。大友論對。今夕見之。文路議論共好。可以喜焉。去年以來彼學文進步。乃知天未喪我家乎。不堪欣抃。嗚呼。　先考有靈。護彼將來。　戌刻春常歸。明夕休山可來云云。

今夜石習侍焉。作當戶十勤（勦カ）。以授春泰。寓勸學之意。又作題竹十事。授春竹。演其運筆之勞。此與倉

卒起筆自閑坐十子至遷史十紀既滿二百。今夜又增二十。衆皆勸其至三百篇。可依時宜也。

四日。館事如例。使狛庸讀其所點第三十五卷。而後改補文治元年正月。其餘無他。及暮呂山休山來。朽木良綱同道。迎入六義堂奥。相共行酒數巡。祝賀儀。勝澄豫來列席。及戌刻畢。事休山及良綱歸。其後賀璋侍于寢。口授作對雪十吟。以授田楠。

五日。館事如例。改補文治元年二月。屋島之事。猶未畢。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三十七卷。友元頃閲草寶治紀。春貞松壽及次座群生所校如常。狛庸加點不怠。及晩友元論語巡講。至薄暮而畢。今日大久保加賀守及建部自得齋（丹波守齋名也）書信到來。今朝新婦歸寧。及暮而歸。聞友元。伯元。狛庸等留談於六義堂。

今夜石習侍焉。賦林陰十愛。始於一枝梅。而就群卉。以數字弁之。自二至九。以十里松爲最末。每首寓意。明後日爲授勝澄也。

六日。雨降。辰半永伊牧書至曰。明日休暇。可携春常。友元。伯元。狛庸來。見新築別墅。乃諭友元。狛庸。而告其旨於棠陰。以達伯元。明日雖與勝澄約。由是延引。館事如例改補文治元年二月。三月了。平氏悉滅之段也。伊達兵部大輔書簡至。與友元約明午各可會元德法印宅。而後同途赴伊牧別墅。友元曰然。則可設洛

入夜自筆林陰十愛。以異他也。此間十題或春常或狛庸淨書之。友元亦有求者筆之。

今夜願吉侍焉。依狛庸之請。作燕間十適。以香一炷爲始。如此者逐次至燈十年。

七日　雪晴雨止。不風。早朝喫飯。辰刻赴前橋第。逢主人。而後過勝澄宅。授林陰十愛一卷。而後入元德宅。春常友元狛庸先在焉。少焉伯元來。各入浴。野篤亦來。午半後共赴永伊牧谷野別墅。主人猶在營中不至。與家老小島氏談。既而主人來。共升閣四望。皆景也。乃標出其勝者十景。雲際士峰。武総長橋。林外帆影。比屋晴雪。筑波淡靄。淺草時雨。飛禽上下。廚塔遠近。遙岑夕陽。海嶠升月也。既而於閣下之席。進晩炊。其後主人導之。各繞園中。到處有數店。每店多景。有橋有草木。有林有田。有池。與主人約可設境名以賦詩。日暮歸前席。分賦十景詩。余三首。春常友元伯元各二首。狛庸一首。至戌刻而成。友元讀之。作者各解其趣。主人欣然。先日友元淨書記文。爲大額。今日掛之。少焉進點心。其間所談件々。及亥刻而歸

聞今日松平主殿頭來而賀婚禮。於永伊牧席亦及其事。伊牧亦賀之。有獻酬之儀。又談史館之事。與余有密議之事。勞各經年勤史館也。半日之間每事懇遇。治具亦厚

八日　微雪疎雨甚寒。　館事如例。改補文治元年四月五月六月。自正月併之。爲第七十五卷。春常。伯元校前錄第三十八卷。其餘皆如恒。

清隆到官庫。受取年支雜用筆墨料。如例

及晩春常友元。伯元及狛庸同途。到永伊牧。謝昨日之謝。余亦今日俗書贈答兩回。昨日密議之事

也。今日松平主殿頭使至、寄婚禮之賀物。

伯元呈先日對文、今夕改正之。今夜石習侍焉、賦遠近十野、爲授生野松壽也、以武藏野草爲初、以生野杜鵑爲終。又賦衣品十製、以授伊綱。始於深衣、終於驟衣、驟與綱通。

九日。微雨甚寒。☽ 館事如例。改補文治元年七月八月九月。友元猶庸一校七十四卷。春常猶(的カ)元校了前錄第三十八卷。加賀家臣三浦勘右衛門來見、新本而喜、少焉去。勝澄及仲龍十愛和韻來。但以五言代四言賦之。賀璋據先日十長之題詠、自號十玉齋、徵胡玉齋也。請春常記其事。今朝看其文、聊改正之。橋本政香來、是賀璋田植同僚也。十適授猶庸十野、授松壽者喜、春貞有病數日(日カ)不來。以上九行(◎今制版五行)田童子筆之。

今夜田植侍焉、賦交際十同、以示伯元、賦野箋十美、以示友元、其趣各見序跋。

十日。終風。館事如例。示十同十美於二元、皆說而誦之、猶庸在側嘆美之。改補文治元年十月。猶庸安成賀璋石習、龍泉顧言及井適呈忠通之論答。今夜石習侍焉、作典籍十堆、以授春常。以熊野逸書爲初、以大學啓及諸家學所爲中、以忍岡家塾終之。孟冬之末不意詠閑坐十子以來、源細而未蔓至此、積爲三百首。翰墨之所之、雖似費紙筆、然聊非無諷教之意。其後依館生津省之求、而作伯脩說。是友元之所字也。省先日有障不在館、而獨漏其列、故及此。

十一日。館事如例。春常、友元微恙不出席。

改補文治元年十一月。伯元校其所草。其餘所勤如常。及晩入衾。賀璋侍談。多是若州第中之事也。入夜改正勝澄及仲龍十愛和章。且人之所求數葉筆之。今夜顧言侍焉見狛庸賀璋。安成龍泉顧言石習等忠通論答。使顧言讀之加批語。龍泉爲最。狛庸次之。其餘亦有差。

十二日。館事如例。改補文治元年十二月自七月併之爲第七十六卷。友元狛庸一校第七十五卷。未畢以卷堆也。加藤勿齋來賀婚禮。而與友元狛庸議會津賦淨書之事。附絹於狛庸。且謂余曰會津領津川有平將軍維茂舊跡。中將欲立碑以傳後世。請余作文如何。余曰來春可應請。然其卿（鄉カ）談所傳欲聞之。其傳記者大槩見舊記。既而勿齋赴六義堂。逢春常而去。及晩出赴酒井河内守新居。賀其移徙。而赴前橋第。述賀而歸路過阿部政重宅。于時日既暮相語喫夜食。漸及夜半而歸。

十三日。朝伊達家書生内藤閑齋來示伊達政宗傳。請改正。留其冊子。閑齋歸。約年内一見之。飯後卜幽來於寢處相語。令賀璋讀七十二卷。晩炊之後又讀了第七十三卷。今日井伊掃部頭歳暮書信至。贈白銀十枚。如例高力左近其外歳暮贈答有差。入夜石習讀第七十四卷畢。亥前卜幽去。幽終日聽而不倦。且請侍童等有所抄出。幽太喜焉。

十四日。春常咳疾愈。然猶加一日之保養。友元微恙未愈。伯元春貞在棠陰。故史館寂寥。余亦追寒脚痛。及巳刻入館。狛庸松壽及次座館生勤事如常。改補文治二年。自正月至三月。

今朝加賀羽林惠其国絹十匹及乾鮭五口。自四月參府以來。音問不絕。余未一往。然其厚志如此。諸侯之交。雖不顧猶未能脫世塵。則非可絕交。故有往面謝之意亦未果。　今午水戸參議贈鹿肉一枝。賜春常亦一枝。其蠟(獵カ)場之獲也。分寄藤勿齋・品山休也。休山齡近八旬。雖無齒。其齦堅而猶能食肉。是新婦所語也。此翁眼明。耳聰。甚無病。只起居倚杖而已。世僉謂得仙骨也。　入夜淨書典籍十堆。併序跋殆五百字。賀璋。島周侍側。及戌刻而成。乃喚春當授之。此時與常啜鹿羹。其味鮮美也。其後淨書伯脩說。此時春泰亦來侍焉。以華牋之餘書數葉。授璋・泰・周。又作蘭竹圖贊。　今日洛陽書信到。親族皆無恙。今江滸長書云。謁石丈山話史館之事。及余家事。丈山曰。林家凶事多。然命也。頃來門下稍榮。且春常稟性。文章可亞其兄。可謂林家有餘慶。可喜。云云。前日三竹所寄書亦云爾。余無可譽于世之事。乃知不虞之譽非可喜。此翁乃眞遜之八知詩文。齡已近八旬。黃泉亦不遠。可憐。

十五日。小癸(祭カ)如例。　館事如常。但友元風疾未愈。故不來。改補文治二年四月。五月。六月。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三十九卷。　及晩南直豪求巡講。　春常。伯元。狛庸。南直問友元疾。自薄暮至酉半。一覽兼賢文治二年七月至十二月日記。便明日改補。　今夜命石習讀穀梁傳。校其訓點。家本。先考始加訓點。前頃命南直及榮淸寫點於副本。去秋一校公羊。附淸長道洛荒川宗長請開板。故又校穀梁。欲與公羊同刻。故及此。今夜一校隱桓傳畢。　春常歸談友元病未平。

十六日　贈采地牛房於前橋第。小田原第酒匠作永伊牧例也。　館事如例改補文治二年七月。

閏月八日。　春常伯元校了前錄第四十卷自神武至宇多全部功畢　及晚赴高木氏宅。卜幽甫直先在此。狛庸携弟犬松竜末至。各入浴而進膳。鬫氏之子年二十一。多力甚肥。工於鐵炮。携大銃來。其玉重二百三十目。依主人之請。名之曰无妄銃。取諸天雷之象。作銘十六字。狛庸筆之。爲彫銃銅也。鬫氏去後狛庸吹笙。犬松吹笛。奏五常樂太平樂武德樂。而後庸兄弟先去。依明朝候楓山也。余與卜幽甫直留談過半夜而帰

十七日　館事如例。聞友元氣宇稍好。　改補文治二年九月至十二月爲第七十七卷。今歲先閣筆。　狛庸點本至第四十卷。此亦至此而閣筆　今冬所寫之新本自昌泰至治暦三十二冊。高賀二生及諸生等一校。加朱句。至今日而畢　春常伯元一校文治元年紀上卷。依友元病。狛庸無暇。其下卷使安成一校之。春貞松壽所校自保元至治承新本十三冊。終十冊。餘三冊分其一冊。使賀璋校之　今晚淨書永伊牧閣十景詩。余及春常伯元狛庸逐次筆了。遣詩卷於友元。　今日聞御參楓山神廟。狛庸勤事。午半來館。例月雖休息。依歳末爲終除課而來。松平主殿頭詣東叡神廟。帰路來過暫談而去。藤勿齋書至。曰頃日謁會津中將。談及余事。云云以館中多事。早々答之。　入夜賀璋侍焉。作湘景二幅。一幅各四景。伊納所求也。

十八日。　朝間書賛於八景二幅。

館事如例。令狛庸讀第三十六卷三十七卷三十八卷。改正訓點。都七十餘葉。且令石習。龍泉井的

津省等分校第七十六卷七十七卷。又令賀璋加春貞松壽校治承紀三卷。然猶（餘脫乎）半卷。

春常。伯元沙汰諸生詩文。龍泉進文科一等。顧言進詩科一等。及晩伯元講論語。終學而篇。

今日遣一狀於永伊牧其趣如左

一　本朝通鑑四十冊淨書悉成。二千六十四葉。朱墨點皆備。

一　續本朝通鑑七十七卷改補既成。

　此内六十八卷既爲冊子。都二千四百八十五葉。此中四十冊墨點既畢。　此内九卷未爲

　冊子。故葉數未定

一　今度所撰紀年都七百十五年也。此内二百八十八年改補既成　三百六十七年草藁成。未

　改補之。　六十年未草之

入夜猶庸來於寢。讀三十九卷四十卷。合六十餘葉。石習對校。余傍觀。改正訓點。庸所點止於此。今

年先閣筆。及半夜庸讀畢而歸。

十九日。　早朝賀州書生木下順庵來留談良久。其中論文章。問曰。大明文人孰愈。余答曰。我未遑

見古文。或近代文人不認。心然家藏明人文集亦不爲不多。或有所考。或有觸目。唯是宋景濂王褘。

唐荊川等爲平易。如元美于鱗等勞難讀耳。彼曰。去年在洛傳見十月朔祭文。似退之祭十二郎文。

今秋訪石丈山於彼山居。見送王竹長牋（箋カ）。恰如讀歐陽文。想夫非勞心費工夫者。唯是胸中文墨吐

露。自無滯礙耳。支山亦謂非往年之筆力也。願聞好誰某文哉。答曰。余雖好詩文。然不見盡諸家文集。唯是取經語。爲礙（礎カ）爲柱。叙事述所思。以首尾相結爲主。想取簡要以欲約字。然動失於繁。有畫蛇添足之病。至作詩則古句古意。不多記臆。唯慣先父之體。傳一家之法耳。未曾有鍊鍛按排之苦吟。亡弟亡嗣能讀（古殆乎）何博識諸體。而靖大膽剛毅格體太高。慤篤質優美。體制稍整。如我則或整。或不整。或高卑或戲俗。非一體之定。然其源同。而其末稍異。要之一流之水也。呵々。彼曰他日閑暇來訊。許管見近頃詩文。則爲幸。余曰諾。既而辭去。余曰余今投諸事。故汝邦君去夏參府以來未遂一謁。然每月使者音問不絕。歲末歲初館林（休カ）二旬。其間一往謝焉。卿其與奥村氏議而告其期。順庵曰。我邦君邸第多務。然各有掌之者。故雖除夜元日。一身閑暇。足下來問。則必悅對話耳。請聞其約期。而與奥村議之。余告以二十六七兩日。於是順庵歸去。既及巳刻。其後拜敬吉主。而喫朝齋而出。問友元病。春當猶庸在此。主人疾亦稍快。相見而携常庸。依兼約赴勝澄宅。伯元。正竹來會。高澤及賀璋春泰候焉。出詩題二。會者十一人。友元雖不來。遣詩題。其一雪爲陰夜月。其一梅窓待春。探十二字。既而喫晚炊。二題共難。薄暮余二詩成。及亥刻群詩共成。友元詩亦來。總二十四首。賀璋讀之。又喫點心。而及半夜而歸。勝澄頃間營小宇。故設此會。仲龍日夜奔走。

二十日。館事如例。友元忍疾來。依今年館事結日也。余令石習作自保元至文治二年目錄。佐筠筆之。猶庸一校了。春貞。松壽校了治承四年紀。自十月所寫之備書本。自昌泰至治曆三十二冊。

自保元至治承四年十三冊一校悉加朱句畢其後令狛庸有習點檢余所管書櫃粘其目録在焉。島周筆之作常友元伯元各點檢其所管之書櫃改粘目録事畢令賀璋及正種運納館中書櫃大小三十餘於文庫紛々擾々此間伊達市正最上刑部來見新本二士頗知文字可謂奇也其後松平主殿頭來問其後松平甲斐守幣勿齋及倉橋尚政來問皆詣靈廟歸路也未刻藏書事畢余歸寢諸徒皆去狛庸獨來侍於寢請書　聖像及顏曾贊聖賢贊語自先考時不漫作故彼不能發言者既歷二年頃間頻請寫舊贊猶未肯今日固請不止故不能默而盥漱着野服拜書祖述憲章四句於　聖像背傍以避其正面而見顏曾舊贊數篇無協意者故新作四言四句以書像傍是亦避正面顏曾贊先考以來新作之例有之故也。

先考高齡之後贊　聖像者不得已則或有之余未曾作一贊寫舊贊背奉　台命又應永伊牧之求耳然今日以彼懇請故及此其間呂山休山及朽木良綱來於六義堂休山在奧良綱在堂春常勸餅酒余亦書贊畢後往逍暫談二客去日既暮矣余歸寢狛庸去秉燭春常來侍焉清隆候焉啓曰去冬幸許借五經大全而寫朱句終日無暇齡餘五旬且不解文句唯校文字異同雖似無益然爲授愚息夏夜之短攪眠冬夜之寒忍凍至今冬悉終功願賜一筆跋余奇之許曰明日寢室拂煤我移居六義堂汝其携書來隆大悅而退。

聞一昨日井上河內守太田備中守恩許職役河內守執交二十餘年且爲經學之友頃年勞寺社

煩務。不敢懈倦。嚴斷不曲。然不遇於時。爲後輩被超越。今年六十二。精力衰。往々疾。我常惜焉。既不榮達。則致仕安居。爲幸耳。備中守仕　四代幕府。齡近七旬。雖疎文字。爲人和柔情深。滿城無貴賤相睦。先考自侍駿府以來舊識。且寛永系譜總裁也。余亦執交三十年。且聊有姻族之因。猶信若存。則婚家之宗也。二牧共不準尋常。欲往賀之。亦未果。先寄俗書。以慶之。

今春正月十一日以來。館中員長以下徒属都二十人。或累月。或旬餘。或數日。有疾有障。友元太健。然今月疾。賀璋自甲辰起筆。能勤。然今年疾百日。春常亦今年數月闕勤。如春貞・龍泉・湊安。則毎年疾者數矣。其餘伯元旬餘疾。安成累月疾。其外罹疾者有多少。不遑枚擧。唯余無一日之闕。雖無運筆之勞。然考勘之慮。指揮之繁。日々許多。且心勞之積。公儀之責。彼此不容易。乙巳丙午患瘧。今年不然。以爲幸乎。年累。憂加。勞增。而食饌不減。疾病不生。亦非不自怪焉。

二十一日。　書院及寢室煤掃。予赴六義堂。作五經跋。各書其卷尾。（尾カ又カ）文別作總跋。併授清隆。詳述其盡精力。以終全部之功。清隆甚悅。　煤掃終而歸。與令安成書京都及尾州俗文數通。

及晩阿部政重來。在六義堂。與春常談。余往會焉。長談件々。彼是不相隱。進夜食。又相語。及半夜而去。　聞今夜正竹修婚禮。

二十二日。　巳刻卜幽來。在六義堂。余往會焉。友元來。少焉去。使賀璋讀第七十五卷文治元年上。及晩而畢。　此間正竹來。今日酒井修理大夫・毛利甲斐守・岡部内膳正・加藤内藏助歲末之音問

至。皆是例也。　夕飯後使石習讀第七十六卷文治元年下。及薄暮畢。　元德來少焉去。　入夜使

顧言讀第七十七卷文治二年紀。及戌刻畢。今歲所修之國史。悉一校了。卜幽亦自昌泰至此。皆聞

之。大悦而去。館徒皆是　官命也。幽唯以其好故悉聞之。其老年之不懈。可以嘉焉。幽去後。余亦歸

寢。田植侍焉。睡魔偶來。不爲一事而臥

二十三日。　終日大雨　早朝詣祠堂。　飯後友元來拜祠堂。既而談曰。昨日兩副執事寄書於伯

元曰。可携春貞春安而登　城。故今日登城。未知爲何事。若夫賜宅地乎。伯元雨中之勞可察

終日閑暇。燈滴添寂。口授田植。叙　本朝之事。作側體十二韻并序。以寄卜幽。以述其聽國史而不

怠倦。令鳥岡淨書遣之。其後石習侍焉。作一能子傳。一能子寓名以自託。問答數段。及暮猶未成。入

夜狛庸來問讀。寄卜幽詩。自喜曰。以侍史館。故此等文字易解且讀。一能子傳。喫夜食而去。庸去而

後一能子傳成。凡二千十餘言。任口吐露。石生筆不休。文不加點。　亥後風習退而余亦臥

二十四日。　春餅如例。　巳刻春貞春安來曰。昨日登　城。賜宅地。既而松壽來。三人相語稍久而

去。　藤勿齋使至曰。明日可設浴。携春常友元狛庸而來。則叙歲暮之懷。　卜幽昨日和詩至。

伯元來訪。喫餅。讀一能子傳。稍久而去。

及晚供餅於神主如例。

今夜節分。擲豆如例。　賀璋侍。無文筆之興。閑坐寂寂。追懷往事。昔每逢節分。與亡弟靖侍考妣。相

對喫。豆先考齡高且齒落故勞嚙。豆救自六十四五歲後。唯箸其餘數。以喫之其全數使左右者喫之。今追憶之。猶昨日。然箸之則已近二十年。而余獨存。今夜余可喫五十一豆。然齒猶堅。雖不勞喫之。怨（忽カ）有感于心。先箸五粒。而添一粒。以喫之聊傚先考之例也。數年前五六人檢繼而喫之。今夜唯余宜人春常相對喫之。添新婦而四人也。嗚呼十六七年前。考妣及余夫婦男女子四人。靖夫婦男女子列坐者十餘人。在今則家族減而豆數逐年而多。不堪哀嘆。天若降福于我家。則數年之際得孫。且憲亦成長而一林二派再繁茂。非不願焉。然禍福不可測。則非強求長生。唯天而已。

二十五日。　立春。祭父祖如例。　辰半出赴太田備中守。他適不逢。直入郭內。路遭微雪。訪井上河內守。不逢。聞此人職役恩許之後。不他出。不逢人云云。備中守日々他適。如前云云。既而赴前橋第。余此及門登城。頗爲遺念。過酒井匠作第。在別墅。然入而喫茶。吸莨若暫休而出。而經歷忍拾遺小田原拾遺永伊牧皆既登　城。此等處々或有故。或謝音問也。直赴藤勿齋。未至午。勿齋亦有故障而出。留守者迎接。其書生元隆侍坐。余倚爐喫茶。少選主人歸。其人爲魚窩寢室。而談。對讀通鑑綱目晉元興三年畢。未刻猶庸來。主人遣輿僕迎之。少焉春常。友元經歷數家而來。於是煮晩炊。聊有盃酒之事。日漸暮。於是主人相共入浴室。戌刻各出浴。友元先歸。戌半春常歸。自畫（晝カ）至夜。或陰。或雨。或雪。余與猶庸爲主人被留。令猶庸讀晉義熙元年二年。主人及余各以一本對校之。讀畢進亦豆餅羹及茶飯而談當世學術。就中贊歎會津中將殊甚。余曰。中將學術正。且有懿親之貴。有平章之

權然文學不行于世命哉。及半夜而歸。遠路泥滑雪灑。僕奴寒苦甚。悔他適之無益。

二十六日。 夜雪成堆。今朝猶紛々甚寒。遣狀於奥村因幡。延今晩赴加賀第之事。昨日他適之間。宗對馬守・松平主殿頭・高木正則各有昔間。聞カ三竹書來賀婚禮。今日各遣回書。 巳刻田中好安來。終日對談。喫晩炊而歸。 今午石川主殿頭來問聞史館之事。不知館休之時。欲見修史之樣乎。聊談而歸。 永野石見守書信至。自藤三郎達之。

及晩永伊牧書至曰。明日可携春常。友元・伯元及狛庸・春貞登　城。乃遣一通二元及春貞。而順巡達之。以便路殊故。遣別書於狛庸。

戌後高安成來曰。今夕詣前橋第。上田氏傳命。有月俸之惠一。昨日石習有求書料之惠。前日村顧言賜年俸。

廿七日。 辰刻狛庸來。乃携春常及庸而出。當庸過友元宅。余直赴前橋第。保若牧病後初來。巳而主人對面登城。余從之。春常・友元・伯元在營中。狛庸・春貞在外廊。午刻後諸老列坐。賜黄金時服者二十人。皆五位之人也。巳而喚余。板倉内膳正傳命曰。勞通鑑編修故賜黄金時服云云。春常及二元列坐聽之於其群。老起坐。内膳獨坐。土能牧・永井牧在其傍。余賜黄金三枚綿衣三羽織。拜而退。次春常賜二金。二服羽織。友元同。前伯元賜二金二服。伊牧皆指揮之。其後恩賜者數輩。畢。内膳正。能牧。伊牧出表坐喚余。余坐側。召狛庸賜黄金二枚。召春貞賜黄金一枚。又伊牧諭余曰賜白銀

二十枚於諸生十二人云云內膳正爲年月番故如此已而余携常元及甚貞而經歷久和牧永伊牧小田原拾遺忍拾遺述謝而休於伯元宅而經歷板內膳士但牧前橋少將士能牧皆依其便路之次匯於是各相別而余及春當歸閭少焉狛庸來謝作晚炊而歸。聞今朝忍拾遺使者佐々木萬次郎來惠雨傘一種乃呈書謝之其餘松平龜千代鍋島加賀守等皆聞至明日可遣謝書武田杏仙書至曰昨日賜年俸云云命賀璋曰明晚可聚館中諸生於史館爲可配分官銀也入夜安成來今日終日往還前橋第及其家臣宅云云使島周晋俗書十餘通使白値記今日之事。

廿八日。有少風疾故不登營。令春當登營。且演歲暮之賀於前橋忍小田原二老及永伊牧。而其餘諸老可與友元議之。　春安春貞來賀歲暮貞并述昨日　恩賜之謝。二子去伯元來少焉去。今晚春當伯元狛庸春貞春安皆會于友元宅云云　勝澄來賀歲暮而歸仲龍從焉。　龍泉來侍讀一能子傳。　高安成來曰。今朝謁前橋第少將有恩言云云。　及晚召聚諸生十二人於國史館。示諭昨日內膳正永伊牧之旨而令清隆配分官銀其多寡依月俸之多少。　及暮阿部政重等書演歲末之情曰。新婦入室家門贈爾祝繁榮

人夜高澤來診余脈曰風氣未退良久而去。

戌刻春當歸狛庸從來久談及亥刻而歸

今日畀酒肴於清隆又春帆春植其施小惠此二生今不預館事故不配分　官銀然以曾勞館事

故及此。又之員及正種信淸等家僕四五人施小惠。聊分昨日恩賜也。此等或勞家事。或候史館。故也。去年余獨洛。官恩設饗應。今年預館事者皆應分有。恩賜然官銀雖及衆人。故聊施私惠。官銀配分有三等。安成賀璋爲上等。石習龍泉井的律省湊安佐筒村重吉爲中等。春秦島周吉通爲下等。其所配雖輕少。然官恩之及彼等。實是預館事之一幸也。

二十九日小盡　終雨。已刻詣祠堂。修歲暮祭如例　友元來賀歲末。頃少而去。松壽來曰昨謁伊津羽林。問史館之事曰。來年正月何日起筆。答曰自十一日始。是例也。又問曰。來年終編乎。曰未。羽林曰終編則乞受一部。以一閱之。若官義關枚則可分賜貴戚諸侯及舉國。縱諸老雖不着意于此。試一言之。其許不許不可測云云。羽林身雖卑。章國家大事。然頃年患眼殆喪明。故非大事則不登城。故閑居多日。是以屢及史館之事。

今日雨天來客少。素無家之營。雖歲末甚閑寂。頗生有把筆之意。然風疾猶殘。待(待ナ)史無私暇。故不果。及晩賀璋侍焉。謔作一絕。日已暮。入夜春當來侍暫談

余家集初名向陽。有前後集。中年改號寛文集。或曰向陽續集。至此自覺齡已超半百。精力稍勞於一身。無所期。古所謂日已暮矣。又曰夕陽愛子孫之時也。萬一雖長生。生涯三分之二既過。向陽之名不相應。然殘喘之間猶不可廢筆硯。自明朝改集之名。可曰晩林夕陽集。乃日授賀璋。爲之序。明

且可書于家集之初。亥刻喫餅羹。是亦家例也。余性疎懶。年中佳節之儀不行之。然餅羹所嗜也。故今夜猶守舊例一笑。　雨止風寒而期明日快晴。

嗚呼歲月易流。今年亦暮。去年家有大故。身積百憂。及歲末余拜　恩言之辱。且受官恩之賜。春常始有年俸之潤。然喜以不及忘憂。今年可喜者多。余自正月十一日不有一日之闕。勤館事。編輯至五十餘卷。是其一也。春常病愈而學術稍進。是其一也。婚禮事遂而新婦協意。是其一也。因日館僚悉有恩賚。是其一也。人皆賀之。滿家皆喜賀其處也。然心中不忘去秋之憂。公私出處語默無不追懷焉。然去者不歸。如日月之過。余雖老衰。然存則復有喜。唯痛亡者長眠。逐年自疎。至易忘焉。死生之道。今古皆然。去年以來見聞之間。有不期而得幸者。有不幸而黜退者。不知明年誰人有幸。誰人有不幸。今夜子半。一年終而一年始之時也。人皆喜身無恙而迎新年。余感老之至而一年之盡。夜漸深。有習侍焉。口授云云。胸中感懷不可言盡。姑是閣筆。是今年筆校之終。則明春授之始。既在近也。余筆終而始生涯之間。可如歲月之流。

國史館日録十

寛文八年戊申

正月

朔日。庚子。雨晴快霽。夙起。試筆賦二絶。春常來侍焉。呈詩。侍史等各出賀。皆有詩。家僕等謁賀。辰刻供餅羹於祠堂。而上香拜禮。春常從焉。於是登營。先過元德宅。與友元正竹談。辰半携春常。友元共入營。過尾張黄門。加賀羽林。拜禮畢而歸。營中之儀如例年。余獻劔馬。賜御衣一襲而退。春常友元伯元拜禮畢而共出。余與春常憩勝澄宅。久休。而携春常勝澄。經歴六老及両副執事。且以舊好過井上河内守松平甲斐守太田備中守而歸。使春常詣加賀羽林。既而春常歸。勝澄至。乃携子姪拜　聖堂。而携常拜東照宮。過友元。而拜　大猷院殿。過久和牧於門外。入門遇小田原拾遺。至　廟之間。同歩相語。拜畢而歸。過板内膳正於中門。遇忍拾遺於外門而歸。友元來少焉去。日既逼暮。狛庸來。暫談而歸。今日伯元及春安其餘舊知及門生館徒來賀者二十餘輩。其中有作詩者。晩林夕陽集序。他適之間。島周寫之冊子。歸宅之後加書。今朝二首。今夜村顧言侍坐。作感懐一首。

二日。朝拜　先妣神主。飯後詣墓。先考。先妣。東舟敬吉讀耕春信久娘七娘亥兒遂次燒香。不堪感慨。午前松平主殿頭來着長袴而詣　神廟靈堂而歸路又來脫長袴岡部内膳正同來此亦脫長袴進餠羹既而歸此間高力左近大夫及其子伊豫守來入國史館着長袴不逢余而歸。其餘來過者不少門生來賀者亦多午後松平大炊頭岡度來皆　廟堂往還也。友元和余詩寄之。春常亦和之諸生來者有呈詩者。

今夜田植侍坐。和春常試筆詩。

三日。修歲初祭如例勝澄來與春常相祭儀。賀璋讀祭文。其餘次第皆如式。祭畢。春常勝澄伴食。

今年初喫魚味。聊有盃酌事。其後春常出。留勝澄讀四書五經初段及史記黄帝紀本朝通鑑神武紀及詩格。各讀數葉而後自筆元日詩及和春常詩其後和勝澄詩書以授之。於是勝澄歸。

午後永伊牧來過於史館。改着長袴。余往見暫談既而伊牧詣靈堂留從者一人寫試毫詩。

倉橋尚政來入見。有獻酬之儀。頃少而去

未半春常歸經歷品山休山松平主殿頭加藤内藏助及友元伯元。醫長怡久保氏等。云云。

及暮春常及新婦入與修年始之賀儀雞日狗日倶忌日也。故今夕始及此修賀之間中心懷舊甚切。然比去年則家内稍贍在今猶所期唯速得孫兒。欲家門之相續而已

今日田好安等賀歲初者少々有嵩門生無親疎新詩多々悉附春常開明晩員長來會。相議可加

點竄云云。今夜賀璋侍焉。作新年行二十五韻。以慰一夜之寂。

四日。夜中雪。今朝漸積。終日霏々紛々。

喚侍史家僕等。有盃酌之事。春常作雪詩。松平主殿頭書至。示試筆倭歌。及舊職新任侍從。新叙四品。及乃カ和其歌。附使贈焉。是例也。寫新任新叙於家本補任。聊適書至。今日欲來賀。依雪延引。乃寄其新詩及其和章。午後小島道慶來。呈新詩。求點竄。而後談世上學術。移刻而後到六義堂。又與春常談而去。彼爲門下生。既二十年。然不預館事。且宿處遠。故頃際稍疎。其志無他。友元使至。寄見晩林夕陽集序律詩。又寄雪詩於春常。今日以雪降。故二元不來。入夜和春常雪詩。聞狛庸來談於六義堂。石習侍焉。口授之和友元晩林夕陽詩韻。雪中餘寒殊甚。乃余緘口習投筆而退。

五日。雪晴。午前赴六義堂。人與逢新婦賀歳初。與春常及新婦。有盃酌之儀。少焉歸寢。坂井以仙來。野篤來六義堂。不及逢余而去。午牛友元。伯元來談。伯元呈新詩之和。余亦欲和彼詩。然伯元曰。賜和三十年。余和某詩。不和他詩。爲異例。悉和諸門生詩。則爲煩勞。某不厭違例。不及費吟。且歳初詩多是陳言。不若賜他詩和。余以爲贊然。於是和其羊日雪詩。既而二元共伴食而後赴六義堂。與春常批判諸生歳初詩。入夜口授石習。寄一絶於三員長。二元既去。今夜令棨清書通書俗札二十通。謝歳初來賀輩。以賀璋馴其事。預議之。安成自余在本宅。馴内外之事。今以侍史

筆生稍多。毎事優恕安成。故今夕亦不喚之。事畢附之巽。明日分遣之。余昔年始慶賀七十餘處。自雞日至羊日。無不出。自去年稍省之。今年彌減。故狗日以後不出門。是以來賀者亦逐年減少。復和親族交友門生侍生試筆詩者亦毎年或三十首或二十首爲恒例。自先考時。至余及讀耕。合前後漸及五十年。其中押韻新奇者十之一二。而多是風春等常語。其詩料雲霞梅柳黄鳥殘雪屠蘇栢觴新暦祝壽等陳言也。近歲覺其作而無益。且得之者不以爲珍。故自入史館。稍減之。今茲殊少。昔水戸君及姫路拾遺父子。永伊牧等唱和不能廢焉。八但牧企地院文殊院等贈酬亦爲例。今或物故。或廢吟。唯松平殿存耳。家族亦減。故無賡載之興。世態之移豈啻是而已哉。伯元察余心不求和者實宜也。然欲強隨例不可也。欲悉止之不可也。唯是依時與應其人而可也。先考集七十五卷歲初詩唱和殆十卷。其勤而不倦可以知焉。余未及先考齡者二十歲。而既倦此興。其懶衰可以愧焉。然協意乘興之著述至千餘言亦不倦。則自覺未倦著述。唯以陳言之倦也。況其強而勤則和韻亦不爲勞。唯以無益故云爾耳。

六日。　朝無事。田童子侍焉。欲試彼知字。然無文筆之興。偶思卜幽久不逢。乃口授彼作小簡以寄之。童子兄植淨書之。其後爲試書通文字。口授彼而作一簡以寄聊適。述其舊交而言不和元旦詩之趣。適少北時親豕年久與伯元爲一雙之人。頃際多病。希來伯元預館事。日日相逢。然以舊交故無親疎之隔。今春不和伯元詩。故於適亦然。二子詩不和則諸門生詩亦不可和焉。其趣昨日言之。

又見家集。余今閑暇日弄文筆。則非雖和韻唯倦閒陳言作陳日（何カ）耳。　今日酒井所作家人石原氏。

岡氏來。二郎共有舊因。皆少時而去。其後松壽來。及晚碧庵來。共暫談而去。　入夜顧言有障。不習

代侍焉。假秦卦作春卦。假雞狗猪羊牛馬以（作乎）六爻辭。且弁家象辭以成之。聯擬。　聖經。可畏可憚。

然非擬之。唯試文筆耳。若其微意之所託。則和（知カ）者知之。不知者不可知之。往年作菊卦。又作林卦。其

時講易熟鍊其事。五六年來。唯見倭書。稍忘易義。想其今夜所作不可及往年之作。就想往年春信

甚歎美菊卦林卦。以寫之於懷冊。彼能通其意故也。嗚呼彼沒後。我所作一詩一文無助益者。是我

逐年所以追憶不已也。格古要論載筆卦一篇。是我所倣據也。

七日。　供餅羹於祠堂如例。　卜幽聯適同簡至。既而聯適來賀歲初。久談。曰自今年止和韻。誠有

謂也。二十餘年之間。每歲至二三十首。則殆可及千首。不可言無間類。且吟未了者亦有之。坂亭所

謂可任意不妨違例。僕意亦然。於是示其雪詩側體也。六竹日爲韻。乃和其韻而示之。里村仍春來。

與聯適舊識也。故俱相語。彼乞得我輩歲旦詩。而談其連歌發句。因憶昔歲人日仍春來春信吟上

句。與仍春聯漢和之句。暫而聯適仍春共到六義堂而去。　及晚而雨　友元來讀春卦而去。　伊

達市正宗興寄其歲旦詩。點竄一二字返之。其句意雖拙然士林少年弄文字可謂奇也。

今夜田植侍焉。作春書聯擬典談讚。

八日。　天晴。　早朝使春常與友元赴永伊牧。余辰刻喫朝飯。出而先休元德宅。春常友元自伊牧

至茲日伊牧接遇甚好。進膳云云。辰半携二子。赴前橋第。與酒井伊豫守大澤氏等會。巳刻謁主人而出。與大澤氏訪酒河牧。風疾而歸逢太田伯耆守於路。而余過井河牧。許職之後。初而相見。且述中情。余曰幸得恩許。而閑暇也。學問而可也。河牧曰近年勤勞精力衰矣。然心閑頤養復本則可讀易也。其他可任興也。曾聞陶淵明讀書不求解。我亦然。其嗜酒亦似矣。今許職則致仕亦近。我心閑。雖淵明不可過焉。而彼貧而我多祿。是則勝彼。呵呵。又談曰太田備中守與我同日許職。齡六十九。長於我六歲。然彼或登城。或他適。我少出門。各任其所欲而已。頃日或談古句曰。宦情焦鹿夢。世味蓼蟲身。我聞而甚喜。云云。余曰足下多能多所好。酒宴諸藝圍棋象戲等也。若閑暇之餘此等之癖起則非所以足下爲足下。唯偏專勤學而可也。河牧曰我於身分。則功成名遂。唯暫在城下。請致仕而已。長子齡已四十。孫亦多。多何吝於身退哉。其餘所談件々。既而駢陳新製簠簋籩豆犧尊象尊簋儀几著拜筒及龜等。示余曰是與禮樂疏不違寸分。恐是日本古今無雙物乎。又示顏曾思孟神主曰是亦禮樂疏製也。其題名乃上佐兵衞所筆也。是亦日本無雙器寶乎。是等皆爲寄進足利學校新製之。待余一見而可遣之也。余曰得足下之力。足利學校再興可喜。唯所遺恨僧徒掌之時學校僧來謁有所談。事長不及記焉。河牧其智能超群。唯自負之誇言自昔如是。老尚不已。余三十餘年之交際耳馴不怪焉。曾聞江府尹渡邊氏曰井河牧蹄齧之馬也。馬不蹄齧則不能遠馳。然馳之過騎者或落。可謂能知河牧爲人也。故爲執政不取。而同僚皆惜其許職云云。午半出訪阿部政重。

他適也。而過友元宅。暫休歸岡。今朝出前橋第時。使春常代余赴榊原熊之助本宅。賀年始也。雖爲幼兒。以父祖之交異他也。常直過高木氏相見彼曰。今春因其子始勤宿直。家事繁多。故未謁學士。比及下旬。設洛而可待云云。奥村因幡受加賀羽林旨。有休日招請之旨。記休日答之。

及晚狛（狛カ）庸來。爲之告井河牧所談。彼亦知河牧爲人。故微笑而已。河牧久掌寺社之事。庸勤楓山神役。故年來爲河牧之被官。故平生接遇甚渥。云云。庸請見新年行。乃示之。日已暮。入夜庸留侍而讀春卦。太奇之。次讀春書。太悅。余曰。今夜欲作春詩。汝其涉筆。庸曰。從命。乃擬周南詩。其句數字數文勢皆倣焉。今夜石習爲侍坐之番。庸草之。習淨書之。乘興不已。至十一篇。名曰陽風。三更既過。護國之鐘驚耳。庸凌睡魔強筆之。雖欲睡其心未飽。十一篇既畢。庸猶不去。悉讀十一篇。畢事而去。習亦點朱句。一一校而退。

九日。　天晴。　飯後田植侍焉。記昨日之事。未終賀璋代之。既而飯後。使璋誦陽風。春常聽之。其後使石習加點於春詩春卦。使顧言點春書。

今日因兼約。休山夫婦及其嫡男來。婚禮以後。始設饗應也。朽木良綱同至。勝澄來會於春常室。有其儀。午時余亦到六義堂。修賀儀。進膳行酒數巡。良綱與狛（狛カ）庸等酬酢。傾六七盃。及暮事畢。群客皆歸。日已暮。留勝澄。讀春卦春書春詩及一能子傳。仲龍侍焉。讀了而歸。今日陰勞群客遠來。然終日不雨。而婚禮之事備成。可謂幸甚。

今夜賀璋侍焉作春史。自正月至三月十八候逐次記之。其外加有據春事者文月令外動植預氣候者併書之易書詩春秋皆聖經也以末學文字擬之無所逃罪揚〔楊カ〕子雲文中子皆以擬經獲罪于後世況於不爲子雲文中者乎然彼實擬之似則似矣故有乱真之憚如我則非擬之則不可似焉唯是翰墨之戯聊欲窺學經筆法而已若初學者見之解本經旨則乃是爲小補亦不可知焉若夫然則不必爲閑言語乎以之自解陳之猶有擬經之責則所不辭也

十日　終日陰或微雨或霽

風〔凤カ〕起喚村顧言讀春史且告曰卦書詩史既成狛庸及三侍史把筆俯獨不預之今日欲作春禮汝其把筆。即倣周禮春官舉動植之事准設職以作春禮三十件及已刻而成於是令石習點春史沙〔抄カ〕焉口授顧言作春經序此間擬經五篇總名曰春經也　木下順庵來所談作々。約十九日休暇可赴加賀第也良久而去　賀璋率群奴運出藏書於史館以自明日起筆也　及晚口授石習作春經後題二十韻　薄暮春常來侍至秉燭口授彼作春經跋幷歌於是併之以爲小冊子。自馬日起筆至此五日而全成是亦休暇之逸興也其趣詳見序跋及詩歌春常曰見此冊子者皆可傾耳就中。殊可悅玩者野三竹乎頃間寄書曰有新文則可寄示之想寫此冊子以可附便風余曰可任汝意。此冊子既以附汝也既而常退。　入夜石習侍焉一校春經且加點於詩歌及跋

十一日　史館起筆如例辰半狛庸先來寢讀春經。　巳刻館衆館生皆聚　余改補文治三年。自

正月至三月。石習把筆。隨成左鶚林泰島周寫之。友元草寳治二年。木村重言執筆。隨成吉通寫之。

春常草文祿元年。龍泉執筆。隨成井通寫之。伯元再校昌泰元年至延喜五年。春貞對讀。猶庸點第四十一卷。安成賀璋律者校舊記。松壽在其列。湊安依疾不出。　未刻春安來。晚炊後。使安讀春經。衆皆聽之。未半各又就勤。申刻後。春常講爲政篇首三章。講畢。示花迎劒佩詩題。以十五日爲會日。於是衆皆去留春貞春安。有教戒之事。此二人出自微賤。然賜　官祿賜屋宅。猶有願望之趣。故懇諭之。以抑之且勵之。及薄暮。余歸寢。

今夜村顧言侍焉。告曰。故郎君曾書紅綠窩三大字以賜僕。僕珍藏之。以欲爲小窩之扁額。余察彼心。且不堪追憶。作之說授之。

十二日。　館事如昨。但伯元春貞不出席。亦如例。余改補文治三年。自四月至九月。其餘無他。松浦肥前守以使者寄示其家舊證文。因館事半。不及披見。附賀璋而歸。　入夜與春常點定永仁牧園中二十詠目錄。是舊職赴彼別墅時所約也。然以歲暮年始故延引。今日八日春常友元往見之時彼促之故及此。今夜賀璋侍焉。見松浦舊文。其中寫四五通。　野三竹舊藺寄友元書。今春相逢曰。昔某十三歲始作律詩四韻。羅山叟被和之。猶冬我兒成良十三歲始作律詩。請學士和之。以爲佳例云云。友元告之。乃諸今夜闕暇口授賀璋相其韻。以附友元。夜闌戲作一絕。示賀璋。

十三日。　快晴。午後風地震三度。

巳刻携春當。出過阿部政重宅。問其風疾。暫談而出。到朽木良綱宅。同途赴品山休山。依兼約期休日。設婚禮饗應。故新婦自昨日至。今日宜人同來。先入與。兩家相互盃酌事畢。出表席進膳彼家男子三人自配膳。嫡子曰次郎四郎。二男曰主稅。季曰左源太。其壯夫也。良綱傾四五盃。徹膳。既及申刻。卽歸。新婦留宿休山宅在西窪。至忍岡五十餘町。歸岡則日既暮。自仲冬二十八日。每有婚禮之事。皆快晴其事不滯。至今日悉畢。可謂幸也。抑休山所謂足利家三管領其一流之嫡也。昔其家盛時。領紀伊河內和泉三国。及山城大和攝津內。其庶流封能登越中。足利家衰。而其家隨微。然猶領紀伊河內。至信長時。奪河內国。秀吉時。除紀伊國。故休山父流落。而休山生。今祿微家貧。昔日屬其指揮者之子孫。或在麾下。或分在諸侯家。其中有守舊者。或有忘累世之好者。先年撰寬永系譜時。余既與休山相知。其後於藤勿齋。時々逢之。頗知其家事。今不意成姻家。今日盃酌之間。粗談先祖之事。應仁以前之事。見官本系圖及太平記明德記。其後寬正長祿間事、亦余粗知之。近世之事今日初聽之。痛哉其父爲國主。其子祿不足半千。誰不感憐哉。且休山性廉不貪。守其分。不諂人。不汚家。故知其爲人者多憐之者衍乎今年七十八耳。曰不異壯者。雖齒落飲食不減。殆得仙骨。唯脚弱起居不健耳。其三子共健也。休山既致仕。嫡子繼家。公儀待之以高家之禮。二男三男共勤宿直。賜微祿。三子合力養休山云云。其三子此度初相遇。我新婦者季女也。其姉二人。既嫁人。其餘事我亦未詳知之。板倉內膳正有舊好。甚憐休山。前橋少將頗能遇之。稻葉能登守加藤內藏助片桐石見守石

谷士人北條安房守。保田若狹守。及朽木一族皆其莫逆之友也。　今日他適之中。奥村因幡來賀年始。乾永貞自洛呈書寄信以賀歲初。且慶婚禮成。雖在遠方。不忘舊好者也。

今夜石習侍焉。讀穀梁傳。終莊公閔公。作一絶。畀之。時島周在次座。誦花上集。又作一絶。畀之。

十四日。　館事如例。改補文治三年自十月至十二月。而爲第七十八卷。又考加文治四年正月。其餘無他。　今晩新婦歸自里。其老父母及群兄皆傳語。昨日相約互不通謝使。故及此。

今夜賀璋侍焉。作容池硯記。其同僚所求也。

十五日。　終日風。早朝供赤豆粥於祠堂。如例已刻館事如恒。　改補文治四年。自二月至七月。分永伊牧別墅園中一十（二カ）詠題。余六首。春常。友元。伯元各四首。猶（狛カ）庸二首。　館事畢。南直講蒙求。及晩。講花迎劒佩詩二十五首。村顧言讀之。是兼題。今日各詩成。二員長改正之。館衆之外南直。野篤。仲龍。林悳加之。其後出春月勝秋題。至戌刻而成。皆請員長正之。是亦廿五首。野篤。仲龍者不出座。余賦三首。喫夜食。而後使龍泉講之。亥刻後各退去。凡詩之列次。皆依五科次第。不拘貴賤。不依老弱。其次如左。　余　春常　友元　伯元（以上三人員長）。　高安成（倭學特生）。　南直（經史萌生）。　狛庸（詩科倭學萌生）　賀璋（詩科丙右等）。　村顧言（同）　伊綱（經等）　已野篤。仲龍（詩萌生）。　石習（倭學萌生）。龍泉（文詩庚等）　田植。林悳。津省。田信。淸左篤。林秦（以上六人詩等）　井的。村正。島周（以上三人詩癸等）　松諄。吉道（初科）　此外今日不預焉

十六日。　館事如例。　改補文治四月（年カ）八月以後。畢。又改補文治五年。至四月。　友元。狛庸二校第

七十八卷文治三年。加朱句畢。　伯元。春貞對讀第三。第四卷。（共延喜紀）畢。其餘所勤如例。　今朝龍泉侍坐讀夕陽集。今晚安成侍焉。有所談。　今夜田植侍焉。彼氏者岸田。本朝複姓。略上字之例多。乃述其趣作一篇授之植弟童子信濤請字。然其齡未及字時。故先名（之カ）文曰櫻。作其說授之。　聞今江濤長在鄉里。賀春常婚禮。寄俗書於之眞。獻三十一字。曰畠山林ニ松ヲ植ソヘテ鶴モヲリイテ鶴トタハムル其語雖不足取之。然其賀祝之志出自中心者。可謂奇也。呵々。

十七日　曉微雪終日陰或雨。

例（館カ）事如例。改補文治五年自閏四月至七月。

伯元春貞一校第五第六延喜延長紀。其餘所勤如常。　松平主殿頭。大炊頭。及伊達市正。最上刑部自神廟歸路來過少焉而去。　及晚畠山主稅。左源太始來。春常迎接。入奧見新婦。余亦相逢。共有盃酌之事。及秉燭而去。

今夜顧言侍焉。依寺尾青通乞而名曰退字曰仲守。彼頃日就顧言乞曰。去冬各賜字說。僕以淺陋。不能預焉。然非不羨焉。竊聞二十而字。僕今年三十。既十年之晚。若得賜字則何喜加之。余聞而許之。故及此彼太喜。而及其草成。而改衣服謹而獻一種拜謝焉。余戲曰其謝之有禮。退而守其分乎。呼（呵カ）々。　安成舊臘有筮仕之喜。以其勤勞異他。作詩欲賀之未果。今夕閑暇。作一絕授之。

又曰授顧言作國風體一篇。畀春泰。以勤其學。

十八日。　館事如例。改補文治五年了。（自八月至十二月。）奥州征伐之事在其中。併四年五年。爲第七十九卷。自治承四年至文治五年。都十年。而天下一統。其間多事。自是以後改補之勞。可爲容易乎。伯元春貞一校第七第八第九三卷了（自朱雀至村上初卷。）友元草建長紀。春常草文祿元年。猶未畢。是朝鮮征伐之初也。考勘多々。一年可涉有餘。且中華書亦載其事。所併考也。先年先考使讀耕子作秀吉家譜。其時大槩已盡。然其後所見今度所集不爲少。悉以附春常。奏之了。仙井的更涉筆草之。狛庸所點自十一日至今日。漸終堀河紀。安成賀璋等考兼實記一箱二十餘册。加朱句了。每終一册。余把見之。爲加補之用。既終十册。是以後隨成而可如此。余家藏兼實記併賴長記。合八箱。以雞狗猪羊牛馬人穀爲次。今所考。既馬箱也。官本者有十箱。以十干爲次。此記江戶御文庫二條殿尾張殿外無之。余有故而藏之。然秘不語人。若人問何書。則稱本朝雜記。在二條殿元本。則稱日次記。官本。尾張本亦然。官本既在我文庫三年餘。友元草時見官本。及余加補。則以家本考之。

今夜賀璋侍焉。永伊牧園中二十詠中余所得六首作之。移刻而成。又賦一律。示狛庸。其趣見小序。今春不和試筆詩。然以在舍諸生有侍史之勞。有陪侍之勤。故頃日或詩或文悉授與之。庸雖非其列。然親炙不尋常。故及此。

十九日。　早朝拜敬吉神主。　奥村因幡寄書曰。今晚有來臨之約。然彼第有障。期二十五日休暇。答曰。二十五日有他適之約。不能應來旨。此約既違。有訪稻濃牧之志。然終日風烈。故止。甚得閑暇。

乃淨書野成良和韻。及畀狗庸詩。其餘三四葉走筆。分與左右者。又依高澤之求。作福祿壽贊。又依野三竹之求。作俗語錄序。是竹所自編也。記俗語出處。以爲冊子。寄書於春當。求余序。竹家多藏書。故有編書之癖。多是見群書。抄出稱其意者。無自己之見。每成冊。各題新名。其中板行者。亦有之。每書求序。皆余家族之筆也。今江湍長曾談曰。訪三竹於鷹峯別墅。身在書繞之間。其侍史在傍。不休筆云云。世人或議其雜駁。或嘲其求名利。口談隱逸。然斯人亦是文字之一友也。

薄暮春當侍坐。呈永伊牧園中四首。點竄一二字。黃昏狗庸和詩二章至。點竄數字返之。友元書至。披見則和清長俳語末字。幷小序。可謂好事也。然感彼志而然乎。余答曰。在彼則榮也。事及我家佳禮。則余亦可謝焉。然此是不急之事也。永伊牧園中詠及野成良和章。速作而可也。呵々。　入夜令鳥周淨書俗語錄序。且副小簡。三竹遣春當。求見余新作。當爲之寫春經一通及晚林夕陽集序。以待便風云云。　石寫（留カ）侍焉。讀穀梁傳。盡僖公。又終文公。漸及子刻。

二十日。　大君詣紅葉山　靈堂。不詣東叡山。故館事如常。　故補建久元年。自正月至三月。伯元。春貞一校第十一十二卷。（上共紀村。）

井上河內守。伊達市正來過。既而松平主殿頭。大炊頭來。大島雲八郎。良意法眼來。少焉藤勿齋來。皆詣東叡　靈廟歸路也。群客皆去。勿齋獨留。見試筆及春經。又見十五日詩卷。此間狩野永眞來。依御覽之事。有相談之趣。且約闘讀耕。眞諾而去。勿齋留喫晚飯而歸。依此等事。今日加補稍滯。

申刻後猶庸來話。見夕陽集春經以後詩文彼未見之故也。時聞休由來在春常室往談焉。及薄暮而休由去。 入夜石習侍焉。讀穀梁傳。終宣公成公。而夜未闌。又讀了襄公。凡五十餘葉。

二十一日。 終日大雪。 館事如例。

改補建久元年自四月至十月。 友元猶庸一校第七十九卷。（文治四年至同五年） 伯元一校第十二、十三卷。（村上、冷泉、圓融初卷。） 春貞族而不出。故安成代之對讀。 春常頭痛保養。 館事畢。余賦雪一絕。友元伯元和早成。猶（猶カ）庸賀璋繼和之。其餘諸生皆駢字出之。二元點竄之。其中或有本詩僅殘數字。或有全作改者。 申半各退散。雪猶不止。安成獨來話。侍談及晡而去。 入夜顧言侍焉。讀春與篇數葉。其中邵子吾廬吟有感於心。乃追和之。既而感雪夜景。作小絕。又戲借雪小絕作之閑寂之餘。自書此三詩戲拈三鬮。使顧言及島周尾退分取之。時小童次房乞林和靖闘贊。乃任口書畀之。

廿二日。 雪時（晴カ）屋上池上融滴如雨。前池凍合中間一條水流如帶。自舊冬池水涸乾。故氷厚。

館事如例。改補建久元年至二年三月。

伯元。春貞不出。在棠陰故也。每月四日、六日、十二日、十四日、廿二日、廿五日如此。若棠陰延。則來史館也。 春常所草自今日使松壽寫之。 友元今春所草二三年。猶庸所點纔一冊。余思。使如賀璋者加點者之中。不然則難終功乎。

余自今晚素食齋戒。館事畢後。入湯除污穢。 及暮。春常呈白雲僻居集序。三竹所求也。其文稍好。

此集聚山林隱僻詩、而竹所編也。

今夜齋居無事、靜思往事、十二年前今夜之心、可以長吁。況其間之世事計會於方寸哉。田植侍坐。讀吾與篇二十餘葉。及亥半而臥。

廿三日　先考正忠日。夙起之眞及吉通灑掃祠堂、陳祭具。辰前勝澄來。友元及高澤來。辰刻携春常・勝澄到祠堂、供齋饌、三獻之儀如式。命賀璋讀祝文。清隆之眞春泰田植昆弟等役送之。徹膳之後、友元・高澤拜、其次家僕等拜。事畢各詣墳墓、而懸影像於床上香。余供倡體四韻、春常・勝澄及友元・高澤皆獻絕句。既而喫齋食。常澄・友元・高澤伴食。漸及巳刻、伯元・狛庸・春貞・松壽皆來、共詣墳墓。事畢皆赴史館。余留在殿、狛庸・石習對讀第四十一卷二卷（共堀河紀）。余傍觀改其訓點。此間聊適好安來、少焉去。午半卜幽來、詣墳墓、且賀歳初也。留聽對讀。仲龍來拜、供排律、且和余倡體。喫晩齋之時野口永安來。小島道慶使來獻一種、謝今日有障而不來拜之趣。如以仙菴直、則有可來拜之好、然不至。　今日永伊牧園中二十詠皆成、令龍泉如日錄之次寫之一通、以加點畢。　淺野因幡守書信至。書中及石習之事。　岡部主税寄歳旦詩、乞和。然辭之以今歳不和試筆詩之趣。　申刻春常・友元終館事而來、少焉退去。　卜幽留談。狛庸讀第七十八卷（文治三年）。安成侍焉。及薄暮而畢。今日狛庸所讀前後三卷、總百餘葉。　入夜石習讀第七十九卷、卜幽・狛庸留聽之。及戌刻而讀了。此卷亦紙葉成堆。可及三十餘葉。於是調茶飯、爲點心。各喫之。喫畢幽・庸去。令石習記今日事。　余在史館。

逢考妣忌日則朝祭畢。黲衣素服到館視事者。既過三年至今日始不出館黲素在殺。日暮改着常服。然聽對讀稍改正之則不疎館事也。先是館徒猶未熟故慮館事之滯而不顧忌日而在館。今則館徒皆馴各事故表忌日爲喪除也。是余奉

上報先之志欲從其時宜也。　亥刻見見（衍乎）二十詠而聊加其點明朝可遣伊牧也。

二十四日。　館事如例。　改補建久二年自四月至九月。　伯元春貞所對讀。昨今兩日自第十四卷至十八卷。其餘所勘如常。　館事畢後春常伯元猶庸倶赴友元宅。今夜止宿。　今晩春泰來侍。請曰羅山先生己卯元旦及東坡溪陰堂絶句眞筆亡父宗竹藏之以傳某願賜可對之者。乃書余己卯元旦詩及山谷絶句以畀之。泰又請東坡鬪贊。此亦書以授之。傍有徐楷乃書深山之花無人見。幽谷之鶯有誰聞十四字。畀島周。又書春花秋月可成吟遊。朝霞暮雪以催逸興十六字畀田檟。又書曰孔堂池蛙唱子曰。村校林鶯誦蒙求。此亦島周取之。余拙翰畢。故懶運筆。然素不勞思唯慰閑寂耳。　今日村顧言賀璋仲龍皆和淸長俳語。余感彼寸丹。且以友元和之。故欲聚五六首和韻以爲詩卷。傳與彼因及此。

今夜田植侍焉。口授之以作丹州兄弟傳。此亦松平主殿頭所求也。舊冬既作孝子傳。其後復有此求。然歳末年始不遑執筆。時時屢促之。今夜閑暇故成之。猶可再見。

二十五日。　夙起赴永伊牧。群客聚會與馬滿門。然皆有所言而去。余與保君牧等數輩留喫朝飯。

狛庸未至。是亦被懇遇而入焉。伊牧示二十詠。謝其早成。而友元詩一首。伯元詩一首。少有所好。其倸皆協其意。既而出赴小田原拾遺。拾遺今日其先考忌日。不逢來客。然余獨入與對談良久。有懇諭之旨。且及史館之事。拾遺曰。通鑑事畢。則欲興學校。然非獨斷之事。未知群議。一周否余談五科十等之事。拾遺曰。恰好。及辰半而出。過忍拾遺。而待其登營。執謁拾遺曰。偶休暇何勞來問哉。余曰。當春未來謁。故然拾遺曰。唯當保養可勤。　公用。勿爲世事勞氣。通鑑編輯非太平之時。則不成。雖太平之世。微卿則不成。時與人相應。有此盛舉。抑其成功在何時哉。余曰。前錄四十卷。淸書既成。續錄八十卷。草既成。比及來々年。其成功乎。拾遺曰。勿厭費年月。卿強健。則漸々可成焉。雖勞精力。實後世之美談也。余曰。僕自少志家業。然尋常公用則輕少容易。不及顯僕平日之勤。唯此盛舉可以貽勵家業之效。故無倦勞之疲。唯要成功耳。拾遺曰。予之言實然。既而拾遺登營。余出赴前橋第。會少將既登城暫談而出。自在伊牧宅。雨降。至此漸霽。今晚有高木氏入浴之約。然依其期之早。過阿部政重宅。政重頃日疾。今日稍快。喜余來晤語。進膳少焉。春常來。高木氏之會依雨延引。午時春常去。余被援留。而成爾汝之談。友元來會。談笑爛闌。相互無隱。政重設晚炊。殊知余所嗜。調雞卵之羹。甚適口。有味。薄暮友元去。余與僕未來。秉燭之後。待與僕之至。而歸。自早朝空費永日。然逢三大老及伊牧。則自是甚得閑暇。古曰。九日驅馳。一日閑。今當言一日出行。一日閑呵々。戊刻石智侍焉。讀穀梁傳。謚昭公。其後改正丹州兄弟傳。併校忠房所寄之倭字草狀。補漏脫。

二十六日。館事如例。改補建久二年畢。至同三年三月。伯元。春貞對讀第十九卷。二十卷畢。其餘所勤如常。館事畢赴勝澄宅。春常。友元。伯元。狛庸隨焉。正竹春澤來會。璋顧言。春泰。三田候次座。各賦園柳鳴禽。併勝澄及仲龍。作者惣十三人。酉半進膳。亥刻詩皆成。狛庸爲講師。及子刻而歸。

二十七日。館事如例。改補建久三年畢。自元年併之爲第八十卷。伯元。春貞對讀第二十二。二十三卷。寛弘長和合九年。春常草文祿元年畢。使龍泉淨書丹州兄弟傳而加訓點畢。及晩村顧言巡講三體詩。南直來讀兄弟傳。時鶴田宗庵在次坐。乃附之曰。明日可達其主君松主殿頭。仲龍來讀夕陽集。勝澄來侍寢。使之誦詩大雅。及薄暮歸。入夜永伊牧書到。贈二十詠淨書紙。今日稲葉丹後守書到本宅。贈荷葉硯一面。請銘。且曰。來月可賜官暇。其前成則爲幸。及暮達本宅。時春常侍坐。乃口授之。作四言八句銘。而使島周淨書之。田植侍坐。別寫一通加點。明朝可遣之丹後守小田原拾遺嫡子也。戌之半困睡未幾而醒。植猶在傍。和今江清長律語。友元之外狛庸賀璋顧言。仲龍皆既和之。伯元亦曰可和之。余亦奇彼志。遂及此。

二十八日。館事如例。狛庸今朝赴狩野永眞宅。議讀耕畫像之事。直到史館。又與春僚議畫樣之事。深衣幅巾大帶條等。携到使永眞描之。

改補建久四年自正月至六月。富士卷狩。曾我兄弟始末詳記之。伯元春貞對讀第二十三四卷。寬仁治安。其(餘カ)館如當。　午時堀勘兵衛貞高來談。聞改補及對讀。且見友元春當所草。會津中將書生横田三田來談曰。中將慶及余事云云。少時而三田去。貞高留。作晩炊。與貞庸及清隆相酬傾四五盃。彼與岳山休由舊識。故殊賀結婚之事。申刻後淨書永伊牧二十詠。逐次相代筆之紙少不足而未成。貞高在傍而談。此間岡剛來。薄暮貞高去。余歸。岡剛隨來。讀春經及夕陽集而歸。日既暮矣。尼清順來。余相逢暫談。此尼仕故清雲院。有舊勞。今猶在長谷川氏家。清雲院者余宜人養祖母也。以此舊因。余知此尼三十年。春信春當生時。此尼來候。爾來屢至謁我宜人。余與長谷川氏有舊緣。亦是以清雲院之故也。及秉燭尼去。齡既六旬。甚強健。平生不食魚肉。其辨家事。殆如丈夫。前橋少將亦知其名。忍拾遺久世和牧亦有舊緣。屢執謁太田備中守久知之。昨日備中守訪長谷川氏。喚出此尼。有懇言。故欲謝余。逢謝語。故不厭長塗。徒步而來云。宜人幼時屢在清雲院。此尼頗有撫育之好。彼此有舊因者也。故來則余相見焉。　今夜賀璋侍焉。作尋芳說。仲龍所請也。尋芳二大字春信書之。以授龍。故頃間見顯言紅緣(縁カ)窩說。及于此。今夜白虹見于西。長十丈餘。　尋芳說成。後猶未就眠。始加點。晉與篤數葉。璋涉筆。

二十九日。　顯祖理齋正忌日也。拜神主。設祭膳。上香。灌酒三獻。讀祝文。事畢。供茶菓。館事如例。改補建久四年畢。至五年九月。

伯元。春貞對讀二十五六卷。萬壽。長元。　令安成一校第八十卷。加朱句。自五十六卷保元紀。至七十九卷文治五年紀。總二十四卷。友元。狛庸對讀加朱句。然友元所草。庸所點猶多。故分其勞。命安成。安成等所校日次記所殘不多。故賀璋獨勘之。　松壽疾愈出座。寫文祿。　坂井以伸來。永伊牧二十詠淨書畢。各押印。命狛庸。書園中一十詠五大字。　及晩安成巡講職原。

永伊牧書至。請借三才圖會。乃附全部於其使。遣之。不審何用哉。疑是考見昨夜異氣乎。友元談曰。昨夜赴松平主殿頭淺部宅。彼家僕上閣見變氣。非白虹。似彗星之氣。蓋蚩尤旗之類乎。然其色白而稍靑。而不赤。則必不爲彗星乎。又非必蚩尤旗乎。當時不有逆天文者。則難決之。友元又曰。昨夜讀丹波兄弟傳。主殿頭喜其早成也。既而主殿頭謝狀至。　今午前右筆久保僉左衞門來。議公用書式。余示諭二三件而歸之。

薄暮田犀宿痾愈而今春初來。暗誦移刻。自舊冬。病間加點三國志。終魏呉二志。猶餘蜀志。近日全部功成。則可遣書佑開板之。以便給養耳。其貧苦可憐焉。伴夜食而歸。今夜可宿閣下湊安舍。犀談曰湊安舍甚隘。席僅四疊。其中有爐有書櫃。且今臥疾。衾枕有傍。又有炊竈。二人相對則縮手足云云安自舊冬臥疾。不到館既累月。　今夜石習侍焉讀了穀梁傳。而加跋語於卷尾。且作側體八韻。以記其事。告習曰汝書勞館事。夜勤侍讀。可書此一篇。以畀之爲他後之話柄。云云。然夜闌。故期他日。

今夜亦白氣見如昨夜。

晦日。館事如例。改補建久五年了。至六年十月。伯元。春貞校了第二十七八卷。長元末後朱雀其餘所勤如常。遣二十詠淨書於永伊牧。今晚貞長判定諸生詩。及六十餘首。今年未逢高木氏。寄書問安否。頃日宿痾發。二三日來小快。可待平復。催入洛之招云云。

今夜亦白氣現。或曰。自二十六日夜現。既歷數日。故城下人人怪之。凡自酉之半現。至戌之初而滅。傳聞聞カ久和牧謂。今大君降誕前年。有此氣。則此亦可爲吉兆云云。商賈皆言。銀穴可開之象。其餘人口區々。不足信焉。余雖不知歟乎天文。若考之。則或有所思乎。然無咨詢。則私考之無益。

今夜賀璋侍焉。口授之。作平將軍維茂碑銘。是會津中將所求也。凡千七百餘字。　聞六義堂龍泉。春帆聯句。

二月

朔日。庚午。祠堂小祭如例。今日例年依日光門跡登城。無參禮。故余輩亦不及出仕。　登祭乎墨詣墳墓。田犀早朝來伴食。讀春經及夕陽集。漸及巳刻。天俄曇。春雪怪而開戶障見之。則雪。犀乃去。少焉飈風甚。而雪止。風漸々恣吹。余使石習讀維茂碑。而安成亦來侍。而同見之。賀璋龍泉亦侍。龍泉呈昨夜聯句。衆皆退而璋獨侍。又點撿維茂碑。稍改定。且作銘。此間飈風彌甚。友元來。少焉去。未刻牛籠邊火起。風強而火熾。煙塵如飛。安成賀璋田植石習各赴其主君第。之貞等率奴僕赴余本宅。

清隆留護史館。島岡吉通等在余側。春常來侍。既而本鄉邊又有火。又駿河臺火起。城下紛驟飛焰掩空。風自乾方起。丁酉以來乾方風甚則大火災滿城皆知之。中刻勝澄避火來。勝氏携其母而來。両家群女小兒甚多。岡下人馬奔走皆曰牛籠火移一谷麹町越後中將。井伊掃部頭宅既燒。本鄉駿河臺火亦熾。此岡雖無類火之恐。然依大風慮不虞之變。榊原熊之助卒長柄奴百餘人來護史館。清隆既藏群書於穴倉。狛庸來暫見火氣而依友元宅近乃往問之。春貞手携長刀走來曰携嫂避火於岡下。故問館中安否。曰漸暮余及春常或赴史館。或到入德門前。遙望城外城下。一色皆火。狛庸又來曰津輕氏第宅燒而元德宅亦焦土。避火於友元宅。友元宅幸免。西牛安成來曰。本城西丸及郭中權門皆無他。郭外町中不辨何存何亡。人馬充滿道路塞而不通。亥刻之眞等報曰。本宅既燒。倉橋氏安部政重宅焦土。勝澄宅幸免。余謂本宅空虛不必憂之。勝澄免災故可喜。及半夜聞勝氏宅亦免。想像島山休山安否。然道遠人少來(木カ)聞音問。及子半臥終夜火不止及曉聞休山宅亦無他。其使曰松平安藝守。黑田毛利島津鍋島等櫻田以南愛宕。志波大名小名第宅皆燒。松平龜千代。保科肥後守本宅皆災。藤勿齋羅類火云云。

二日。祭先妣如例。、 館事延引。 飯後狛庸來談火災之事。余所聞彼所聞相互語。既而庸去。余出先訪友元賀之。又傷元德類火。而訪倉橋氏到本宅燒跡。而賀勝澄而經歷前橋小田原及永伊牧。而訪酒匠作過伯元暫談。賀酒河牧免災。而到元德燒跡。而訪安部政重。政重坐燒跡暫談曰。丁酉

以來大火災言語道斷也。既而余歸閣。漸及午半。春常亦訪昌山休山。及未刻歸。談曰。休山甚健而不及避火。諸子强勸之。堅坐不坐(立カ)然到天德寺而火滅。故幸免。云云。聞彼此之所談。此度火災所及。殆可及百町。火飛処々熛起。隨風而移行。故有柏連處。有斷而又連。有燒死者。有失子者。可哀可傷。衆皆謂此間異氣之現。蓋火災徵乎。然昨夜亦現。今夜亦現。可怪可驚。　今日永伊牧及高木氏使來。傷本宅災。其餘猶有問者。　入夜田植侍焉。記火災始末。大槩如右。猶未詳知之。　自今年颪吹。入夜。猶不止。人皆有火災恐。不敢安心　昨今餘寒甚於冬。

三日。　勘館事。友元猶庸松壽出座。伯元微恙。不來。春眞不至。次座諸生半來半不來。依火災以後猶不安心也。　余猶庸讀第四十三卷。改訓點。至四十四卷半。未終其末。石習對讀如恒。其餘所勘如例。　今日問本宅火災之使者并書札少々有之。井上河内守寄書曰。　昨日大災可驚。本宅類火笑止。滿城人心未安。免災者皆似待災。頃間白氣之現。火災之兆乎。云云。　南直來談曰。一昨日增上寺殆危。松平龜千代自騎馬。率大勢。環寺防之。故本堂。　台德院殿及山門。方丈無恙。智恩院門跡。宿房及寺家數十宇及總門燒。此寺僧房二千餘宇。罹災者數十宇而已。凡以地圖見之。江戸郭外三分之一回祿然預官家之領者。櫻門二箇所而已。丁酉両日大火災。其以後少災連日。此度一日而止。可謂不幸之幸也。然人心猶有不安而待災意者。白氣未滅。颪日々吹。而不雨故乎。今夜石習侍焉。再見維茂碑。

四カ

今日。赴芝邊。見朔日燒跡。時望下谷火馳來。途中顧東。火甚熾。疑是箕田會津中將第。松平主殿頭新宅。讚岐少將。有馬玄蕃頭等第乎。驚彼此之告而春常遣㢘俊宜問休山宅安否。初下谷火起時。榊原熊助家人神谷氏率奴卒百餘人來護史館。以土掩穴倉。又使步奴荷大箱避空地。而登屋望火氣。而察此邊無憂。及暮而去。秉燭俊宜歸。休山宅太危。然幸免。火留處僅隔一町餘。藤勿齋別墅亦無恙。下谷火移過淺草時。遣吉通問狛庸。少焉歸曰。火出隔壁。然以風急。早移幸免。宅中紛擾。殆如■類火云云。庸太謝吉通來。入夜狛庸自來謝之。共出入德門外。見淺草火太熾。其近見者。本多內記。酒井左衞門尉等第乎。其遠見者。本庄人家乎。阿部政重別墅在此。太勞遐想。太田伯耆守宅在此。安否如何。然未知其免不免也。遣使於政重本宅燒跡。亦未知焉。友元寄書曰。今朝四谷火。高木正則別墅亦罹類火。彼此笑止耳。

今朝火未起時。忍拾遣使來。傷余本宅類火。彼繁務之間。有此問。懇意之厚。不可忘焉。

今夕永伊牧使來曰。火災連日世上不安。暫可止史館之事。待告報之期可起筆云云。

及亥刻。余歸寢。又日。駿河臺火。驚而使賀璋等赴勝澄宅。然虛說也。誤見增上寺以南餘火云爾乎。不然火起早消乎。 鳥周父正通罹朔日災。頃日寄宿於此。顧言父敎圓自去年寓余本宅舍。朔日災。顧言扶之。避到聊適宅。火消後。舍其族類之處。今朝圓來於此。依火起。不能歸。今晚顧言往問其母安否。遲歸。圓侍余側。太勞待之。漸及子刻。顧言歸。告母舍無他。圓喜而父子相携。臥六義堂次座。

此父子慈愛孝恭超尋常人皆知之。
五日。　終日風。衆心不安。爲火災之備。淸隆巡見兩文庫。少有隙穴則塞塗之。　遣使於高木氏傷別墅火災。　伯元。春貞書至。問起居如何。告以館事暫止。　井上河內守書至。有文筆之求。然以座右無書。約以他日。使顧言記昨日火災之事。　春泰問高麗永竹牛島別墅。而歸談曰。兩國橋雖免火。然太破損。本庄火不多。阿部政重別墅無恙。安成來談曰。欲尋相識者到兩國橋。橋中間板絕往還者飛越而度。太危。想夫昨夜焰落橋上。防火者急切而落之。橋不全燒乎。橋南茶屋宗古等宅及其傍在家燒亡。安成雖不度橋。然望見之。牛島不燒。本庄不多燒乎。　及晚鶴田宗安持松主殿頭狀來曰。昨晚遙望見下谷淺草火。以史館爲危。既而聞其安全。而喜。四谷火熾。會津中將第既燒。是主殿頭東隣也。主殿頭本宅在高處。家士舍在下。下舍悉燒。高處幸免。云云。宗安自朝日猶在余本宅燒跡守夜。云云。其志可感焉。安自是爲主殿頭之使。赴狛庸宅。云云。兩日火災會津中將松平安藝守本宅別墅共燒。然猶有別第。鍋島丹後守宅凡七處。其中四處燒。其餘如是之類。猶可多。　及暮石川主殿頭使至。賀昨夜史館無事。其使曰。大久保加賀守。淺府宅昨夜燒。逐日聽如此事耳。當時權門八九人。各處々多宅。然會津中將之外居住宅不燒。前橋少將宅一處。家僕之居處燒。是亦官家之一幸也。　今日終日風。然無火災。最可喜。入夜風不止。人心未安。仰望雨之降。今夜亦白氣現自昔。風聞昨日今日捕放火者。拷問之同類者皆被捕。則火災可止。果其放火則依下民之困窮

乎然白氣現後有此火災則或其天災乎不知執政謂何哉丁酉之災希有之大變也。歷一紀而人心漸安城下雖不及昔然稍復故今又遭此大變嗚呼痛哉余座右無書。空送長日。所願風止日暖。人心安而早起史館筆也就想人各有職分。不可不勤也。館事之勞不可謂勞今日雖無火災心之不安唯願館事之勞然則職分之勤者常也。職分之闕者變也常者安變者危可不思哉。石習侍座。執筆件々如右。

六日。朝靜。辰刻以後又風。大久保和泉守寄書問安否。松壽來談曰。一昨日赤坂淺部火移箕田。會津中將避火於淺部藥園。中將箕田第制度高大也。然至家僕舍不殘一宇。其地形高無隣家。非類火之可至。然有此變。則雖何地不虞之災不可闕焉。火滅後中將移西城下宅。此宅中將領三萬石時之居處也。大〔太カ〕隘狹也。賜會津之後移芝大家。近年讓嫡子。移箕田。今度兩大家燒。舊小宅存。家僕繁多。無可居之地云云。

午刻永伊牧書至曰。若當城之西北有火。則榊原熊助家僕可防消之。鈞命降。然則國史館近邊防禦之事。分步卒。事不可必焉。先暫藏群書於文庫而可也。畠山圭稅來問。少焉而去。未半小石河邊火起。是當城乾方。故城下城外騷動殊甚。風急火熾。水戶第幸免。榊原熊助本宅燒。而其邊人家悉亡。火分二方。北入三丸內。西及酒井日向守宅。及暮而消。本城唯隔隍而止。營中無他。天下大慶也。秉燭狗庸來談。入夜安成賀璋共自城下歸。談火災之趣。今日之火事。勝澄

宅亦在風下。幸免。慶使人問之、避在余本宅燒跡。而火消後。歸其家。又遣吉通於熊助別墅。問安否。番人答曰無異移於此。云云。連日火災可驚可歎。不知明日復有何事哉。猶庸曰。今所願冒雨往來史館。日日勤事也。頃日之勞心。尤難堪。比之則館事之勞安乎安乎。呵呵。今日火移處。平生相識者多。未知何遇災不遇災也。倉卒火災不可測焉。故不能遣使問之。時是奴僕相代之節也。是以乏使役。唯勞心耳。顧言亦今日赴水戸第。早歸。今夜侍坐執筆。此冊子史館日錄也。然三四日變爲火災錄。可以長吁。

七日。　爲賀昨日　殿中安全。欲登城。辰半出岡。先過安倍政重燒跡。問昨日其諸兄免災否。聞其全。而到前橋第。而登城。遇太田備牧。而相伴而入營。列參諸侯以下成群。良久逢久和牧。少焉逢永伊牧。伊牧曰。勿速歸。其間與群僚談。午後

大君出御黑書院。前橋忍小田原等諸老候焉。貴戚公族拜謁。次諸大名一列。小名一列。次讃岐少將父子最上侍從郡山侍從。次御講代御家人一列。次麾下酒井修理大夫松平美作守。次松平甲斐守等二十餘輩一列。其次御家人昨日拒火之有功者數輩。次町奉行目付使番拜謁。事畢。於是入御之坐。偶（隅カ）吉良父子。高家番頭中奧叢等群列。余亦在其中。奉謁伏拜。事畢。伊牧曰。拜謁既畢。歸去可任心。乃退出。到忍拾遺。謝先日使問。而過勝澄宅。赴本宅。而訪友元。而歸岡。既及未半。今日於　營中聞。昨晚火既及御寢所。然早撲減（滅カ）之信。是天下之大慶也。　御臺所避火於西丸。今

日還御本城。云云。又聞昨日松平主殿頭拒火有功。又云昨日小笠原山城守酒井日向守等罹災。其餘猶多。前橋室家避火。到大塚別墅。夜半帰本第。今曉平産云云。又聞四日之災本莊藤堂大學頭。三浦志摩守別墅共罹火。兩國橋甚損。往還絕速加修復云云。聞昨日長谷川藤治罹災。高木政則安倍正義幸免。今晚遣人問之。

今日天曇而暖。終日無風。諸人安心。唯望雨降而已。昨日　營中無恙。無貴賤無士庶。悉皆欣抃唱萬歲。今度二日之火災城外三分之二焦土。殆越於丁酉之災。然　營中安全。權門宅不燒。且紅葉山。増上寺東叡山皆無事。最可喜焉。　又聞放火者及偸盜往來街路。故商賈不安心。晝夜護而不懈。町奉行之宅沙汰罪人不絕云云。又米穀材木價甚高。故毎人皆望恩澤之及。今日　營中甚繁務。想毎日可如此。　今夜田植侍坐執筆。

八日。　昨夜三更雨至。今曉無火災之恐。然巳刻雨止。午昨（時カ）以後快晴。至晚乾方風稍起。

今日終日閑暇。開文庫出陶淵明集及吾與篇。其餘群書猶未能出之。先讀淵明集。其中有可感心者。又有可鑒於身者。有可演爲詩文者。然唯讀過消日耳。　遣使於處々。或傷遭火災者。或謝勞本宅火災者。遣狀於阿部政重。訪其寓居。又聞保若牧驚火災。自湯治俄帰府。遣書問之。所答件々頗勞火災之事。其意謂。風者天地之氣也。火者人生日用之物也。然近年風吹則火災可疑焉。執政之人所可思慮也。若牧既逢諸老。過日又可赴湯治云云。我嘗想見東鑑鎌倉屢火災。然則繁華之地。

人家多。故生火災。是必然之理也。然江城爲天下都會既六十餘年。火災頻繁。甲午。乙未。丙申以來而至丁酉。大變極矣。戊戌己亥。庚子亦有火災。皆正月也。其以後稍靜。其間大坂京都尾州紀州及處處火災連續。自丁酉至今年一紀。又大火、災。蓋逐年繁華。所以火災之不止乎。丁酉之變。有熒惑之先見。今度有白氣之現。不隔一旬。而變起。則天象不可誣也。在上之人。不可不有充（舒カ）滿之慮。

今日春常訪倉橋氏寓居。而自筋違橋下。乘船到本庄。問政重。暫談而歸路逢石川主殿頭。下馬立談。從者多々。每日巡見東叡山淺草邊。若有非常者。則爲可捕之也。想其又郭外四方亦各別可有巡見之人也。　正竹來問。少焉去。　及晚春常侍坐賀璋顧言候焉。慰余閑寂也。所談多是火災之事也。頃日館事既休。滿家讀書者少。無吟一詩者。火災之妨學問。其害大也。　入夜西風太急。人心不安。左右者曰。今夜白氣不見。果不見則吉兆也。若天曇而不見。則催雨乎。催雨其爲幸。春常既退。璋顧言能有習侍焉。口授之。加點春與篇數葉。以待睡之催。

九日。　自夜中風吹。遂日彌甚。午後稍定。

辰刻木下順庵來。及火災之事。談曰。加賀第宅雖免災。然會津。安藝兩姻家共本宅別墅燒。故卽日運數十板。限其境內。且會津世子室家加賀叔母也。避火而來。群女皆從俄構其寓居。故第中紛擾。其餘勞類火之藩家士之奔走無暇。然爲備不虞之變。遊手匹夫數百人猶有焉。順庵去後。奧村因幡守及其同僚古市主計來。少時談而去。

午半使春常讀昨夜所點吾與篇稍改正之其後讀淵明集昨日今日共二卷電覽了。 及晩敎圓侍焉。談四十年來舊事薄暮安成侍焉。與圓倶洛人也。互及鄉談。又喚顧言。圓甚愛顧言。少時不相見其心不安。正通於島閭稍疎。余戲曰圓過也。通不及也。通曰彼當時(侍カ)次座。我心安何論相見與不見哉。圓自未刻至夜不去。余前通屢起屢至。不能在一所。其餘所爲悉異。互爲翫弄之端。聊慰寂。鶴田宗庵來曰。六日營中殆危。松平主殿頭在群僚。先受諸老之旨。先入令其士卒曰。不滅此火則汝等死之。士卒等急通盡力打滅之。諸老皆感之。七日登營。特蒙 恩言。褒勞之。城下士庶傳聞之。皆嘆美之云云。今日暴風。人皆有火災之懼。然無事。且二三日白氣不見。人心稍安、

今夜賀璋侍焉。點吾與篇上卷畢。

十日、 終日和暖。及晩少風。 友元、春貞來訪。貞早去。友元留談。伴晩炊。談曰。六日火災。御寢殿飛焰者。松平美作守滅之。三丸菱櫓火。小笠原遠江守・松平主殿頭滅之。四日兩國橋火者。石河主殿頭・細川豐前守・松浦肥前守・加藤出羽守滅之。淺草橋火者。本多內記滅之云云。及晩久保金丸(左カ)衞門來談曰。御寢所火者。御步卒衆二隊六十人及鈴木・木原率工匠等滅之。二丸飛焰本多內記・松平主殿頭滅之。人々所說不同。余在僻地。故不知之。久保談曰。昨日板倉內膳正蒙入洛之命。依牧野佐渡守病氣難辨事也。江戸大火災畿內可驚。故遣老臣鎭之也。然未必定。爲京尹云云。又曰。防火十隊長各賜黃金二十枚云云。又風聞曰。宗對馬守賜歸國之暇。先例年之期。可怪焉。又聞。放

火者若干烏首。或曰日本橋、或曰筋違橋。今日客來多、故讀淵明集、不終一卷。　敎圓自朝至暮侍坐談舊作一絕示之。　松壽來談曰、六日城下火起時、藤堂大學頭自染井別墅赴柳原本宅、其身乘輿、騎馬者五十餘人、持長兵者及步卒數千人、本鄉湯島十餘町間絡繹驚目。壽直見之、其日謁會津中將、語之。中將曰、藤堂常稱多病、登城少。然有拔群奉上之志、故每々有如此之事。久保談曰、加賀中將奉命備本鄉不虞之災、故日夜一騎率步卒三十人、巡本鄉邊。一騎過則又一騎來、無些間斷。且令曰、若有火變、則風下之家可悉壞之、家主勿變之、火靜後可新造而畀之。本鄉之火起、則近城下、故云爾。又曰、訪榊原熊之助、其家老河內氏曰、國史館官本多、故豫有諸老之旨、而弘文院近邊有火、則命卒長率其徒防之云云、然否。余曰、是去秋以來之號令也、彼等云爾、則先日伊牧之所告者。一時之事也。彼本宅之災亦不防之乎。余心稍安。風聞曰、白氣又見北方。今夜令人窺之、不見之。或其掩于月光、或其吹（乎呼乎）虛乎。如此之時浮言多者、人之癖也。天道遠矣、唯可懼者風也。今夜石留侍焉、點呑與篇下卷。

十一日、　自夜中風甚、間不靜。及晚陰而風止。　飯後石川主殿頭使來、有問示之事。　終日無來客、與敎圓話舊、侍史等代候焉。　及晚到六義堂、入國史館巡視而歸。　洛書佑白水邀安成寄今歲補任畧、且曰、東國通鑑開板既成。又曰、倭書少少搜求之、二三月之間可東行云云。今日藤勿齋書至、火災以後、始有音問。　春常曰、昨夜白氣見北方者實也。於六義堂庭見之。今夜

陰而不見。明日春分。期無風行家祭。

入夜顧言侍焉。點吾與篇。

十二日。自夜中雨降。今朝滂沱。無風火之畏。乃命之貫等。出諸神主於文庫。安於祠堂。如常。而行春分祭。如例。春常助之。家僕侍史等候焉。以雨天故。不及召勝澄。既而祭畢。祠堂傍紅梅盛開。命侍史等賦詩。以火災以來皆廢筆硯也。高木氏寄書曰。今日之雨使人心安。平生厭雨。今日可喜。平生雖約客。然有雨則延之。今日依雨可招客之時也。乃設浴斛。來過入湯。則爲幸。答曰諾。午後可携春常以行。巳半侍史等詩大半成。一一見了。午後冒雨而出。先訪榊原氏別墅。逢其家僕久能氏。問熊之助安否。而催懷舊之感。此別墅三十年來無不來之月。然主人二代相繼永逝。歷三年人此門。豈不追暮（慕カ）哉。久能氏曰。熊之助幼稚。不辨本宅之燒失。唯喜別墅之廣。毎日疾走遊戲。既而出。訪長谷川藤治家。悉焦土。餘一小庫。與群女屈居其中。不堪憐愍。時雨甚頻。余衣襪悉濕。赴高木氏。與藤治唯隔一屋。幸無事。春常友元。宿直先在焉。今春始來。主人先慶新年。而談火災之事。華書悉藏庫。唯坐談。既而着膳。悉用旅具。猶未安居。且示儉約。從時也。客膳有魚味。然比尋常治具。則太輕。其身膳部太疎。既而各着笠。赴浴室。浴畢。繞爐。而臥談。求枕。枕亦不在座右。既藏庫未出之。床有若干的。以是換枕。是亦一奇事也。又喫點心。漸及半夜而歸。今日之雨。近來爲稀也。且加風。若無雨。則有火事。歸路雨漸止。

十三日。　雨止而不風。終日和暖也。巳刻出國。訪權門二三處。到永伊牧。有論其家僕而出。城外四望。則無人家。唯燒痕耳。訪二三處。而歸。伯元狛庸在六義堂。少焉元去。狛庸從容嘗來於余寓。作晩炊。而後點吾與篙十餘葉。人夜而去。右習侍焉。點了吾與篙。　自舊冬。前池水涸。殆與陸齋〔齊ヵ〕。依昨日之雨。今朝湛々可喜焉。火災之變可止之象也。然異風〔銀ヵ〕猶未滅。七日之夜以來。自西方移北方。春常直視之云。猶恐含變乎。　夜閑展吾與篙到卷尾。見春信朱書數字。不堪追感。乃加跋語。右習把筆。

自四日以來。座右無書。唯點此書以送數夜。一二日所讀殘淵明集亦可終。

十四日。　陰。　會津中將書至。謝昨日往問。　足利學校再與告文及祝文。依井上河内守之請作之。祝文寫禮樂疏。告文新作之。乃遣河内守。其報曰。雖不達文法。然其旨分明。可遣足利。但土井能登守爲彼地領主。奉行再興之事。加其姓名於告文中否可與能登守議而重告之云云。　永伊牧書至。曰。昨日來尋在。　營中不遂爲遣念。國史館之事過二三十日後勤而可也。近日有暇則可告報可來過而談。　及晩而雨。　伊勢外宮權禰宜堤刑部來請見。余聞其有訴論。故辭而不逢。刑部重請曰。非爲訴論。請謁僕父盛澄好倭歌。作假名道書。依前宰但牧之請。辱賜跋語。爾來不絕信音。故幸參府。以欲執謁。余聞其所言有謂。乃喚入。會面暫談而去。彼呈一小筥。余謂。藥品。而受之。彼歸後。開筥而見之。則縮紗一卷也。甚悔爲彼所欺。而使一奚尋求彼旅宮〔宿ヵ〕而返之。彼亦使人謝而請受之。彌不平。投返之。彼爲神官。憖預叙爵。然其邪念如此。不可不察焉。

今日讀了淵明集上卷。
今夜雨歇。簷滴猶滴。抱獨〔蠋カ〕閑坐。頃之賀璋侍焉。口授漫筆。如左。此度朔四日、六日大火災。城下雖無他郭外大半焦土。丁酉以來大變也。或人談曰。今歲司天少陽。相火在泉。厥陰風木。其卦扵離也。固是風吹。火起之運氣也。余聞曰。余不達運氣古候。試以易推之。河圖二七火。乾少陽之位也。離在河圖。則在東。在先天圖亦然。木東方也。所謂木生火之運乎。離在先天。則爲木位。東在後天。則在南。爲火。許多高屋大廈千萬巨材。皆燒。所謂木生火。焦而爲土。火生土之義乎。巽風也。爲長女。離爲火。爲中女。風起火。從〔舒乎〕妹從姉之勞瘁乎。呵呵。然今歲且扵離兩卦。正月再大雪。扵所爲乎。二月火災連日。離所爲乎。春分之日大雨。扵離相交而果。夫水克火者必矣。昨日火不起。今日亦雨。則水運彌競。火災長消。雨可喜。若使東坡在。則作喜雨記乎。水之克火。在今則誰不喜之乎。然水亦可爲災。則何必火而已哉。水火者天地之大用。凡爲人者。一日無水火。則不能活。且日者火精也。月者水精也。故扵離爲日月之象。若無日月。則天地亦不天地。天地非日月。則不明。人非水火。則不活。水火或爲用。或爲災。水火能交。則爲旣濟。不交而逆。則爲災。在人身。亦水火調則無病。不調而過則爲病。古人謂身者人寶也。雖千萬金之重。不換一身者。人之常也。然人只恐家屋珍寶之罹水火之災。不顧招身之災。而耽酒淫色。不愼身中之水火何也。慶長以來天下一統。江府繁榮。人人驕奢過分。諸侯執政每人大廈高第。且某別墅。某庫藏。其子其弟之別宅。其致仕退老之所。其循山傍海之便所。恣慾極樂。

亢而不悔。然　官家武運隆盛之餘、皆保其福祿。乃覺火災頻起者、天之所怒乎。鬼之所瞰乎。可慎
可恐、可戒、可省焉。有一老人、謂其子曰、汝等皆畏火災乎。火災唯焚屋而已。若燒死者、偶不幸之甚
者也。某少時天下未一。人皆慮兵革之起。兵革必殺人者也。其偶生者、幸之甚者也。汝等逢太平之
世、不知兵革之畏、而唯知火災之畏而已。是　官家之鴻恩也。豈其怨（怨カ）諸。可謂一奇語也。
十五日。祠堂小祭如例。館事則有登　城否之慮。然七日既拜　台顏、身無職任。不若退休之愈。
故不果。　前田松堅佐々木嘉全來。堅曰、聞本宅類火。然風吹日不能來。今日陰而無風。故幸謁焉。
少選去。嘉全留談良久。呈元旦詩。點竄一二字。嘉全、松堅久出入余門。然未詳其居所之所在。今日
聽其所語、則二子所居合璧在西涯。品由休山近所也。幸免四日之災云。二子自同處同日來、而未
相識。至是初相見。不亦奇乎。　藝陽使者來、謝一昨日往問也。　勝澄及勝之昌來、伴晚炊。飯後赴
六義堂。松壽在焉。談曰、今日登城、聞有諸侯以下諸群士可用儉約之命云云。諸不馴鬱中之事、則
其言不足信焉。然時節相應之號令、珍重。但戒驕用約之法度、三十年來耳既熟矣。時勢雖非違
上意者、驕遂不止。果其有故乎。出六義堂、入文庫、巡視而歸寢。　今日讀淵明集四十葉。
薄暮、春常談曰、頃間見輟耕錄、有邵玄同忍默恕退四卦。乃展視之、則不畫卦、不分九六。唯言初二
三四五六。而其彖象爻之辭、悉倣易文。余好作卦辭、然有自借之恐。見此先例、自喜焉。凡作卦辭者
立象太難。彼不分陰陽九六。故不及立象。唯以刄下有心忍等辭為象。如此者作之可不難乎。

今晩聞矢部四郎兵衞母沒。是倉橋尙政余室家之姊也。尙政同母。室家者異母也。　今夜石習侍焉。加點劉向新序。終第一卷十一葉。

十六日。　終日風。　巳刻田中好安來談。頃聞火災。其君所作消三丸火。友元來。以風吹故。早早而去。　狛庸誘辻將監來。是庸兄也。有故參府。近日可歸京。暫談而去。　宗對馬守使者來。告歸國之事。　及晩經歷六義堂國史館。　今日見了淵明集下卷。　及暮地震。　今日有火災之畏。然無事。可喜。入夜風猶不止。　顧言侍焉。加點文中子。昔先考點了十三經。有點古書之志。然未果。新序。文中子亦其中也。余未有新點之書。故頃間無事。是以暫止著述。　創加點之事。其成功未可知也。

十七日。　朝飯後。使賀璋讀昨夜所點文中子。龍泉來點文中子數葉。　午後問倉橋氏矢部氏喪。而過勝澄宅。入本宅。訪阿部氏留守。而歸。聞他適之間。太田備中守來訪。與春常暫談而去。又洛舊友五十川梅庵來。以與清隆舊識。故相會。顧言亦親友也。故依二人始見春常。良久而去云云。遣書於備牧。而使顧言訪梅庵。以不逢爲遺念。　及晩春常侍。加朱句於文中子。且以朱圈分章段。今日無風。天氣和暖。　入夜田植侍焉。點文中子第二卷。

十八日。　陰。及晩雨。　加賀家老奧村因幡寄書曰。如約明午可訪加賀第。　令春常一校昨夜所點文中子。賀璋對校之。　春貞來。暫談而去。

遣書於永伊牧。問自二十一日始館事否。他適不報。　未刻五十川梅庵來。敎圓相會。其談洛陽舊

事。梅庵父與先考。少年之友也。余與梅庵及其兄。又少年之友也。十三年前。余入洛之時。相逢以來。今度面會。村顧言及春泰共其舊識也。梅庵與木下順庵膠漆之友也。故有筮仕加賀之志。聊欲借余口。余懶雖不欲之。然以累世之交。不能強拒之。鄉談殆半日。進晩炊。漸及薄暮。而梅庵去。秉燭。阿部政重來。有議事。其後俗談移刻。正通。教圓。清隆等出勸酒。漸及亥刻而歸。雨滂沱。

今日松平主殿頭書信至。聊有示問事。　今夜石習侍焉。然以夜既闌。不及加點之事。余亦倦。昨夜客來而早臥。

十九日。　拜敬吉神主。　午時友元來。同途而到加賀第。與羽林相見。談移刻。進晩炊。奥村因幡。三浦勘右衛門及順庵候焉。其後遊後園。與往年無異。又有稍異處。園中廣闊。白梅紅梅相交開。松竹青闌。翠木向榮。奇石怪巖。有池有橋。茶亭數所。殆如山中。有許多樊籠。或白鷴雌雄。或孔雀。或鳬雁。又鶴二三雙馴遊。其樊籠各廣或四五間。或六七間。有欲喙之具。余心謂。當時遇火災者之假屋。有不及此者乎。所謂以人不如鳥者乎。既而入一茶亭。主人在此進點心。又暫談。日既及暮。於是謝而出焉。奥村第送而到玄關。余留談坂井以仙五十川梅庵有筮仕之志而出。歸路過太田備中守。他適不逢而歸。春常談曰。猶庸來曰。邇日可赴狩野永眞。而議讀耕畫像之事云云。春澤來談火災之事件〻云云。聞頃日諸老專議儉約制法。或禁美服。或定女服價。或制屋宅之廣。或減從者之數。或許麾下之士相代赴采地。其餘猶多。又風聞。城下近處廣街陌。或諸侯在城下者。獻第宅。退於遠方。

者。亦有此依備火災變也。　今晩加賀第茶亭掛諸葛孔明像。趙子昂所圖。圖上細書前出師表。宋濂筆也。依方先生之求書云。方先生者。蓋方孝儒耶。可謂希代圖筆也。

二十日。　大雨。及晩晴。　巳刻五十川梅庵來。謝昨日話奥村氏之事。鄉談良久。請見余作文。乃示夕陽集。午時藤勿齋來。梅庵去。勿齋火災以後始逢相談件々。密談曰。朔日災與田村右京亮倶觀增上寺火。不顧自家之燒。右京亮與其嫡姪松平龜千代大度皆燒四日災。勿齋又守增上寺。右京亮遲至。同夜災勿齋守增上寺靈廟。滅飛焰。右京亮不來。以其本宅燒。其僑居亦燒。五日與右京亮倶免許滅火之事。故閑居別墅云云。又曰。先是增上寺邊有火。則官使屢至。或被褒其勞。今度火難。雖盡其於尊堂。無官使一來。不有褒勞之事。以本宅之燒。故預免許而已。頗雖盡力。無人知之。我言不僞。增上寺方丈可知之云云。又曰。四日聞三田有災。其身赴增上寺。使一騎訪會津中將。時第宅恐燒。不知中將何之。良久聞逃樂園。無他。嘆息特甚。翌日訪西丸本宅。謁中將。談學如常云云。漸至未刻。勿齋去。作七言律一篇。寄贈梅庵僑居。使顧言傳之。　松平主殿頭書至。今日風疾不詣靈廟。故及此且曰。備僧猶恐火災之變。不來。故不能寫倭書。　入夜狛庸來談。移刻之後。使右習點新序。狛庸在側。及夜半而點十餘葉而休。庸亦去。

明日始館事之儀。伊牧無告報。故猶豫。

二十一日。　巳刻友元等館徒稍集。然以無伊牧告報。故修史之事止。但陳列群書於館中而已。友

充等相語至午時。大槩火災之事也。及歸期使松壽讀惟茂碑而使壽淨書之。壽豪會津羽林吝過。故如此。此事昨日與勿齋談及此。既而衆皆去。

使石習點新序。昨夜餘課也。令賀璋點文中子三葉。晡晩飯時也。飯後經歷史館。到六義堂。入文庫。運座右書於寢。以火災既止也。　及晩而長谷川立伯來。喚入于寢。而暫談。而話往事。彼二十年前侍史也。頗嗜醫。而往洛年久。去秋歸仕在府。以其主不良。故太悔告暇未許云云。其主者豫州松山城主松平隱岐守也。天性驕慢吝嗇云云。　入夜而雷雨。　頗言侍焉。點文中子。僅至數葉。雷迅。而屋上如投石。怪而欲見侍者曰。雹降。既而滿庭白。侍者拾雹示之。或盛盆。或盛箕來。其大者。如小柑實。其白而堅如粉團子。其中者如銀杏。其小者或如白念珠。試料之。則其重大者一錢。其次八分七分。其次五分四分。其餘有差。滿庭如並白石。余生來五十餘未覺雹大如此者。安成自閣下舍來告曰。市中如平沙之皚。而浩ゝ渺渺云云。移刻雹止而雷又鳴者數矣。少焉而雹又降。稍久而雷雹共止。而大雨災變連續。可驚可畏也。既而又點文中子。殆二十葉。及半夜而休。

二十二日。　終夜風雨。今朝雨漸止。風猶吹屋上庭砌陰處。雹少殘似宿雪。粒々分明。　辰半友元寄書曰。昨夜之雹可驚可怪。嗚呼今茲何樣之事哉。雹大者一錢五分云々。又曰。今朝冒雨赴前橋節不逢。永伊牧稱風氣不逢云云。余答曰。白氣見而火災頻。火災止而雨屢降。雨止則風起。昨日少暖。未幾雷鳴大雹。蓋其凝陰之所聚乎。胡氏傳論大雹處可考見焉。曆家者流曰。今年卦在坎離。火

者離之象。巫者可屬坎。所謂火水未濟乎。願變水火既濟也。今朝大老剛政之行。想像其勞。共不對面。則勞而無益者乎。在今之時。則權門亦可無對客之興。不若閉戶孫（遜）敬而可也。修史者。余職分也。故一促之然無告報。則不及再問也。然先日曰。念日後可始之而問二十一日以爲期。則無告報。不審何故也。非面話。則難解其旨。　巳刻春常侍焉。一校昨日所點文中子十八葉。石習在傍。至午時而畢。　昨夜之巫爲近世奇事。作排律六韻。習執筆。乃寄示友元。良久使歸。和章至。雖不盡善。大槩善。其頗捷可喜焉。　頃日士林相識之輩。在采地者。猶本宅類火。而俗書頻來。今日又及兩三通。平生交疎者。亦在其中。　及晩太寂々。令石習點新序。入夜亦點之。漸過半夜。至二十四葉。

二十三日。　朝霜降而寒。晝暖。晩又寒。

辰前拜神主。詣墓。猶庸來伴。素食而後於書院點文中子。畢第四卷。又點五卷。共庸執筆。午時伯元來。既而南直至。少焉梅菴來。既而友元至。梅庵皆始相見。未刻永伊牧書至曰。館事可任心始之。乃與二元等議。自明日可勤之。此間告報之遲。未知何故乎。命賀璋曰。諸生可招聚之。既而各進晩炊。時田犀亦來伴食。申刻二元直犀皆歸。勝澄來。少焉去。猶庸留而點畢文中子第五卷。群客集會之間。余曰。不織庸筆不休。庸受口誦。下筆之間。則與群客相語。今日所點併注殆二十葉。點畢庸去。梅庵獨留而呈先日所寄律詩之和及其紀行詩。聊加點竄。時安成來謁。與梅庵舊知也。既而梅庵歸。日既暮。今日先考忌日。而天晴無風。故來客成羣。各見余巫詩及友元。春常和章。伯元。南直談曰。巫

西北降。而東南僅降。或曰其大者重三錢。或曰五錢。云云。元。直宅邊僅降。今日見陰處殘苞。大驚焉。入夜田植侍焉。點文中子第六卷。

二十四日　微雨。少選晴。　已刻館徒皆集。各所勤如前。余畢建久六年改補。爲第八十一卷。使安成一校加朱句。其後使狛庸讀第四十四卷殘課了。而又讀了第四十五卷。（共鳥羽紀。）庸所點。止于此。是後可隨點成而閱之。友元草建長紀。伯元。春貞對讀第二十九卷。第三十卷了。（共後冷泉紀。）春常草文祿二年。以朝鮮征伐事多。未畢其年。諸生執筆者皆如前。安成。賀璋加朱句於日次記。亦如前。今日松壽呈維茂碑清書。乃使賀璋加朱句。與安成對校。訂誤字。及晚日授松壽加點。而使伯元再校之。時田犀來。使彼讀之。其後余自見之。又使璋重校之。館事了。歸寢。抄出碑中故事古語。使吉通寫之。而使之貢箋字。碑文幷銘題號年月合千七百四十一字。多於會津賦八字。於是調書。遣藤勿齊（齋カ）而達會津羽林。　今日岡剛來。談火災之事。龍泉舊知者安藤某達曆算。細考貞觀三年以來支干朔蝕等。作曆書。憑泉備余一覽。使安成參校諸三代實錄。大同小異。乃示其趣於泉。且曰。東鑑盡予文永。其以後支干不傳。試記文永以後每月朔以示之。云云。彼憑泉請名其曆書。余曰。稱統曆乎。稱長曆乎。彼有求序之志。而未肯。若無差誤。則此亦史館一助也。然若有小誤。則支干皆差。故可待其全備而議之。彼三十年來盡精力於此。云云。　今夕春常。友元。伯元遊狛庸宅。　今夜調他鄉俗書之答數通。其後使賀璋點文中子。終第六篇殘課。又盡七篇。亥刻春常歸宅。今夜所點十六葉。漸

及半夜而休。

二十五日。雨。雖例月休日以怠緩日久故勤館事如昨。改補建久七年八年了。以東鑑闕年兼實記亦少故記事不多。且無來客無來書終日閑靜也。今夜石習侍焉。點新序十四葉。

二十六日。館事如例。改補建久九年了。是年有西行傳寫讀耕子道史而聊損益之。又改補正治元年正月。伯元春貞校了第三十一卷二卷。是共後冷泉紀也。其餘所勤如例。未刻梅菴來。始見史館巡歷各所勤而遠望西南景而侍余側而館事終後又來緩談洛陽之事。且曰京師風聞朝議謂武家修國史然非勅撰則官本不可妄出焉云云。未知然否。余有所思然默而不言。薄暮梅菴去。松壽告曰永井豐前守死是伊牧叔父也。入夜顧言侍焉。點文中子終第八卷。今夜戌刻小田原拾遺書至曰有可詢之事明朝待來訪。

二十七日。夙出卯半至小田原拾遺第右筆長久保氏來會。主人曰四海久治無貴賤過奢。加以火災故欲下儉約之政以安黎民既先日教諭諸國主及群士然朝廷過奢衣服玩具皆華美欲抑之可命護衛武臣論廷臣等乃示條目使久保氏作倭字案余在側與議之。既而進朝膳一汁五種皆乾魚蔬菜而無鮮物此亦示儉也。主人曰此度火災固為大厄然依此費上下儉約則災亦轉為福乎。既而畢事出而弔永伊牧喪而歸。路過前橋第少將曰去月白氣怪之未幾火災頻起天道可畏。且頃日大雹可驚雷鳴亦甚應其時乎不應其時乎。余曰二月雷始發者氣候之應也然當始

發之時甚鳴者。非無畏也。如大雹則不應之甚。罔是希有之大異也。既而出飛輿而歸。既及已刻而館徒皆集。所勤如例。余亦就事。改補正治元年。自二月至十月。伯元。春貞所校第三十三卷以後。中書未成。故附日本紀神代卷於伯元。參校舊事紀。古事記。古語拾遺以分其異同。爲草神代事。以擬通鑑外紀也。使春貞校元秘別錄抄。問改元之趣。其餘無他。館事畢。春常。友元。伯元。狛庸同途出。永伊牧喪。直遊正竹僑居。　中年土能牧書至。寄敎令一通。其趣減造酒。禁種莨蕩（磯カ）於穀田也。此趣下闔國一萬石以上。諸老令之。萬石以下兩副執事觸遣之。去（云大）云頃日諸老之沙汰悉是議儉約之事。或有喜焉。或稱嘲焉。儉約之制非啻此度而已。連年示諭數矣。然大祿者其令不行。微賤者彌苦。皆言賞罰不正。素飧不少。且猿樂享應之過奢。雖諸老好之則儉約之令。未知果行否。　薄暮閑寂。獨誦石丈山詩五十餘首。此一小冊頃日三竹寄示春常友元者也。丈山今年八十六歲詩辭猶不止。讀之不俗不凡。固寫山居之情。想像其人。然再會不期。讀其所作以換會面而已。　入夜賀璋侍焉。點文中子第九篇及十篇了。其附錄未。　夜半璋退。余臥聞春常歸它（宅カ）。

二十八日。　館事如例。　改補正治元年十一月以後畢。至二年七月。　自建久七年至九年寫畢爲第八十二卷。　伯元起筆草神代紀。　令春貞加朱句於藤定家明月記。此記大梁友元參考之。

今改補之間猶考其漏脫。其餘無他。

聞昨日高力左近大夫高長沒收肥前島原城領四萬餘石。去年巡撿使言其政苛酷下民愁訴故

也。高長雖疎文字。好聚書。且以島原近長崎。最便於求華舶新渡本。先年既言餘千部。每書調帙。其裝潢鮮麗。其中希世之書亦多。未知爲官家之物乎。若散失流落。則可惜之甚也。高長配陸奥國。其長子伊豫守當長配出羽國。其次男配信濃國云云。　及晩松平主殿頭書至。火災既靜。逐日和暖。來月下旬可招請。且告高長事。又告昨日水野藤三郎死去云云。是土屋但馬守次男養於外祖石見守。冒水野氏。齡僅弱冠。餘頗好文字云云。高長之事可驚。藤三郎事可悼焉。嗚呼人世之變。朝不謀夕。豈啻是而已哉。　入夜石習侍焉。點新序終上卷。

二十九日。　館事如例。　改補正治二年八月以後畢。又改補建仁二年十月。　紀伊參議使者長谷川氏來。唁類火之事。　野道說（設カ）來。依水戶參議昨日參府也。說曰。去朔日夜火氣見於水戶。距此三十餘里。行路三日。隔幾山川。然如此。

館事畢。後往弔土但牧之喪。而過久保氏。暫談而問勝遊。入阿部氏燒迹而薄暮（釋カ）歸而。　余昨晩寄書於久保氏。其趣者高力隆長者。足下與余俱知識此人。藏書千有部。其中有希世之書。俄遇沒收。主人既禁銅（嗣カ）家。人等竊藏書可紛失。豈不惜哉。余趁執政欲言之。然似好事。足下見時宜。可達之否。云云。既而使歸。他適無報。因思惜書者唯我而已。不如不言之勝愈。故今夕往而直談。彼幸不他適。而談。曰。今日既入晩。請於前橋少將。一覽。而忍拾遺。小田原拾遺。久和牧。板內膳巡々見之。曰。弘文院所言。其人相應。乃命喜多見氏（族高 力）曰。隆長藏書能藏其文庫。勿令紛失。且可獻其日錄於公

儀。云云。卽今裁返書。告此趣。路程相違而不遂乎。余聞安堵。且謂。文字之道。猶不可知繼乎諸老之繁務。亦聽納余言。余問曰。隆長罪狀如何。答曰。公儀同貪無他。唯聚斂民至衰弊之故也。巡檢使詳問民言。彼所領由邑海浦皆困窮。所以不逃罪也。然群國猶如彼者可多。其獨逢檢察者不幸乎。若其猶有他惡事乎。二十五日應彼招。彼人未曾知禍之及。纔隔一日。大變至。可驚也。余曰。卿掌大小政事文書。亦未與聞焉哉。曰。如此密事。事成及文書。何可豫知哉。又談曰。松平備前守爲上使。赴島原。檢使森川氏及筆勘者二人副之。在番者可爲松浦肥前守乎。前日早賜暇歸國。此故乎。余問曰。板倉内膳正赴京之事。何故哉。答曰。牧野佐渡守病衰。致事辭。故仍衙率月東行。先是京尹東行。則永井信濃守（伊牧父。淀城主。）護京師。今致仕齡及八旬。不能勤事。故内膳正被此命。其爲京尹否。佐渡守恩許以後可決之。又有一風聞曰。如内膳正者。唯守二條城護禁中。仙洞而別擇陪下士林。聽洛中之訟。可如江戶。大坂町奉行乎。但是非諸老之沙汰。唯群士所推量也。又談曰。土但牧哭子不登營。且有恩憐。無起復之命。永伊牧其忌。近日可有恩免乎。但牧非土已以後。未可有恩免乎。聞彼家督相模守亦多病。諸醫皆言。脉不好。危哉。若夫不幸則但牧雖得拔群之幸。所不喜也。其餘談時事件（件々乎）不遑記焉。余歸後久保氏書未達。可怪。若夫至本宅未至此乎。不然則彼多事。心思而忘乎。既而談。則遮莫。　今夜賀璋侍焉。點文中子附錄。

遣書於永野石見守。彼以外孫藤三郎爲養子。齡踰七旬。逢斯喪。以我意推之。其哀嘆可察。石見

守顔嗜苗〔著カ〕倭書。故自先考時至今。信昔不絶。身在京見近洛。毎有新刊本。必求之。贈諸老之人也。

夜半點了文中子。都十篇序附録阮逸註不遺一字。都百五十二葉。

晦日。　陰。午後雨。　館事如例。改補建仁元年畢。自正治元年併二年爲第八十三卷。而又改補建仁二年畢。其餘所勤如常。　令安成加朱句於明月記。　申前小田原拾遺書至。寄高力氏藏書目録曰。此中抄出珍奇之書。可是之。既而館事畢。乃示目録於春常及二元。一見了。余携目録歸。疑令吉通口授之抄出。凡〔百〕十餘部。其中二十五部皆學者所欲見也。梅聖兪全集陳氏樂書當時無類也。其餘二十三部。皆好書也。此外七十餘部。多是近代書希世者也。然學者不必見之亦無妨者也。抄出之外七百餘部之中。猶多善書。然非希世者。不珍之書。雖知其善本而裝潢之鮮麗。不及抄出之。都合八百六十部非不多。然余平生所見聞。猶有不載目録者。先年既目千部。則猶有他目録乎。是亦未可知也。所抄出者明日可遣之。　今夜石習侍焉。點新序下卷。以文中子附春常一校之。

三月

朔日。　庚子。　祠堂小祭如例。　飯後龍泉侍焉。依被乞。乃口授之。作本朝統暦序。文不加點。即座成。字數五百餘。已午卜幽來。乃使龍泉讀第八十卷。未幾梅庵來。其聽而相喜。卜幽亦其舊相識也。及未刻而畢。各喫晩炊。而後使安成讀第八十一卷。了而使賀璋讀第八十二卷。既而顧言代之。而讀了總三卷。皆建久紀也。既及申下刻。卜幽梅庵皆去。薄暮猶庸來。龍泉呈統暦序清書。加點朱。使

庸讀之。今晚遣昨夜抄出書目於稻濃牧。他適無報。入夜口授狛庸加點於周子通書。終十章。而漸及半夜。而庸去。通書之點兼約狛庸故起筆。

二日。早朝濃牧報至。

先妣正忌日。辰刻勝澄來。仲龍從之。高澤來。辰半行祭如例。春常。勝澄助之。高澤。林泰侍焉。淸隆。仲龍。安成。賀璋。田植候焉。此等皆自先妣存時。仕我家者也。淸隆者仕先妣三十年。殊蒙眷遇。仲龍。田植自始生。蒙其恩也。之眞及吉通預事。此二人監祠堂者也。之眞母者。先妣婢女也。勝澄及仲龍作詩呈牌前。先妣沒在丙申年。至今年。俗謂十三年忌也。然大祥忌以後儒家不言之。唯可思忌日。爲終身之喪也。祭畢。喫齋食。常澄及澤伴食。既而聞館徒皆集。春常赴史館。各勤事如例。余以着鬖素故。有憚於公所。故喚狛庸於靜聽所。其加點。石習對讀自第四十六至四十八。總三冊百三葉。至申刻而終。館事終。當及二元。松詩皆來暫談而去。及暮梅庵來談世事。且見余作文。及黃昏而去。今日勝氏來談。曰頃日儉約制法嚴也。故貴重者得利。貧賤者甚困如何。則美服廢。而鄙服貴。物價準之而價高云云。或人所談亦同趣也。　今夜顧言侍焉。作文中子跋。爲加點之證。其後作富士夕立雨圖贊。是松平備前守所藏富士八景之一也。先年示此一軸求贊。余二首。春信二首。春常。友元。伯元各一首。餘此卷軸一景。遣於石丈山求贊。然丈山不肯。故頃間依伯元懇請。余是成之。故及此。

三日。　上巳夙拜祠堂。供艾餅。　辰刻携春常而出。過友元宅。相共登城。拜禮如例。謁諸老而歸。春

常友元伯元巡禮諸老第。余憩勝澄宅而歸。在縈中時稻濃牧曰。高力氏書目其所抄出可不得猥散之趣既示諭畢。永伊牧曰明夕可來談云云。歸闔(岡カ)之後。南直。松壽。春澤以仙相繼而來。皆暫談去。以仙獨留作晚炊而去。他適之中猶庸來。其餘來者。皆館中之徒也。今晚淨書富士圖贊。紅綠窩仲守說。昇清長詩。授石習穀梁傳詩。壽芳說。是皆正月所作。依火災延引及此。　今日庭前櫻花一樹先開。所謂號祖鞭者也。今年餘寒未散。故花開遲。聖堂杏花未開。其中二株殆枯乎。樹痛太遲乎。

薄暮赴六義堂。留談。良久而歸。

今夜月光似有二弦。且有星與月近。殆如侵冒之勢。　石習侍爲點新序。

四日。　館事如例。　改補建仁三年。自正月至九月。　田中好安第(弟カ)犀共來。　未半岡下南小茅(茅カ)屋火。其焰見門下。館中大驚。榊原熊助家人來護之。少焉火消。既及申刻。故衆皆去。　春常友元猶庸依約赴伯元宅。　申半余赴永伊牧。　入寢而談。見調俗書甚多。事畢或談火災。或談奢儉之品。或談世事。或談館事。伊牧曰。二月館事闕日多。然非私怠。則月俸廚料可如例。云云。示三十六詩仙新圖。議其筆者。一人各一首。猶依其筆者不足也。其餘條條件件。喫夜食。及亥刻漸及半夜。

五日。　雨。　今日如例欲行墓祭。依雨延引。

館事如例。改補建仁三年畢。至元久元年三月。

春常草了文祿四年。　遣讓信川中嶋戰記。及關原始末記於永伊牧。依其請借見也。　館事畢後。

侑元。狛庸入蘐園散步櫻花之下。少焉去。園中群櫻猶未開。唯祖鞭花爛熳。旲天笠稍開。其餘亦逐日可開。　今日卜幽寄示一詩。曰、反桃源。上巳日所作也。其意謂其居僻多桃花。乃是仙境。淵明所謂桃源亦可如此。非實有桃源。詑（訛カ）而言之也云云。其詩上七字同韻。下七字同韻。謂有此古體也。其意儘佳。句勢未穩。一覽而返之。　今夜石習侍焉。點新序第八卷。又點九卷未畢。

六日。　館事如例。　改補元久元年自四月盡十二月。　聊適來。梅菴來。二人共舊知也。適早去。梅菴留。伴晩炊而去。　館事畢。而春常。友元。狛庸往見東叡山花。庭前花逐日而開。　藤勿齋書至。兼約明日可來見花。然依火災之後有憚於遊覽。故延引云云。又傳石丈山言。　永伊牧書至館中。月俸之事也。　高木氏書至。有入洛之招。明日友元。狛庸共有障。故期明後日。　今夜狛庸自東叡山直來。而點通書。至三十章。過半夜歸。

七日。　快晴。以休日爲幸。行墓祭。其儀如式。午後閑暇。讀遠方俗書。而無事無爲。以養精氣。晩炊後。散步園中。見花。祖鞭者漸向落。旲天笠者爛熳。千里鵝毛亦七八分開。其餘者。或少開。或未開。桃花亦爛熳。既而入六義堂。至文庫而歸寢。　今夜顧言侍焉。作新刊公穀白文序。余素有刊行之意。頃聞荒川宗長決剞劂之事。去年所遣之公羊既刻之。故穀梁亦邇日可遣之。由是叙刊行之趣者也。

八日。館事如例。改補元久二年。自正月至六月。其餘所勤如例。官吏廣戶牛七率步卒來。修補聖堂瓦壁破損。去年九月雖有此命、然官吏有故障。今日始及此。館事畢。申刻赴水戶邸。賀其參府。而訪長谷川氏。而趣高木氏。入浴。南直先來在此。春常、友元及狛庸其弟犬松童來會。安成質璋。石習依主人招而隨來。浴畢。各進膳。主人頃日爲其子正明新製母衣。今夜出示之求詩。余賦五言律。春常以下皆賦絕句。總八首。狛庸讀之、友元解之。其後狛庸兄弟奏樂。及子半歸。

九日。快晴。館事如例。改補元久二年。自七月至十二月。畢之。自建仁二年、併四年。爲第八十四卷。又改補建永元年正月。二月。小田原拾遺菅至。有咨詢之事。小田備前守來談曰。會津中將壓及余背語。惟茂碑人一見。又本朝統曆序亦被一覽。云云。此人雖不睦、然其祖父大和守以來之通家也。與藤勿齋共出入會津第之人也。又談曰。加藤美作守在國疾篤云云。數刻而去。及晚淸菅母衣詩。館事畢。經歷園中見群櫻。千里鵝毛花爛熳。春常、友元、伯元、伯庸遊東叡山見花龍泉顧言從之。日暮歸。各有詩。一覽之。余史館往來間。園花獨目非不愛之、然不有他行見花之興。故未有一吟。乃是老嬾之所致乎。抑夫懷往事而有感、而無賞之故乎。十餘年來吟盡矣。何强求哉。但是待與之至而已。今夜田植侍焉讀小學。

十日。館事如例。改補建永元年畢。春常頃間草了文祿紀、慶長紀。其餘所勤如例。官吏廣戶氏來。視築壁之事。以仙來伴晚炊而去。

館事畢後。梅庵來談。入夜而去。假稽古篇而歸。　今夜石習侍焉。點新序第九卷。

十一日。　雨。頃日夜雨而朝晴者數矣。

館事如例。改補承元元年。自正月至四月。午前使習作校八十四卷。次第以為卷。故自亭午起改補之筆。是以今日之勤少於例。凡每卷寫成校次第之日。每度如此。　春貞依疾。今月遂未出席。一二日來。松壽微恙不出。　伯（狛カ）庸點丁祟德紀。而點近衞紀初卷。　狩野永眞所圖讀耕弟畫像成。因明日為正忌日。而狛庸兼約以今日限之。故遣使從（促カ）之。乃附其使而來。於是召仲龍授之。曰。明日先安之使勝澄拜之。而後裝潢而可也。此像數年來雖欲使永眞兒探幽圖之。然彼此有障延引。債（請カ）永眞而成。見其像感懷頻催。然數年所思。今日遂之者可喜也。　園中群櫻。先開者既落。遲開者爛熳然邇日皆落者必矣。人世榮枯亦如此。然花可期來年。去者再不歸。今日存者亦不可料。噫。　及暮梅庵來談。問本朝之事數件。而懷中出小冊。聊筆記之。彼猶有古體之風。當時學生所問稀。而所聞亦不筆記。而至忘却。是亦時勢然也。黄昏梅庵去。　今夜顧言侍寫（隣カ）讀王逸註楚辭本文有先考點顧昔（嘗カ）寫之已本之（衍乎）余開元本而參考朱註以知其異同。朱註本文亦先考既點之。今夜對讀之次加朱句於王逸註。　今日庭花開落有感。欲作詩。然不遑成句。今夜深。將休。怨（忽カ）再思。綴為一絕。

十二日。　讀耕弟正忌日也。伯（狛カ）庸夙來。作素食。少焉友元來。今朝既至勝澄宅。上香神主云云。巳刻前詣讀耕墓。而各赴史館。勤事如例。　改補承元元年五月以後畢。而又改補承元二年。畢午時勝

澄來拜墓乃去仲龍從之及晚館事畢春常赴勝澄宅拜神主及暮歸余使島周謁京師俗書道穀梁白文於荒川宗長爲開板行世也　今夜田植侍悪讀小學　先考曾教人讀書曰宜定日課而朝讀某書晝讀某書晚讀某書夜讀某書如此則氣轉心新而自所學者博也我常思　先考起居動靜唯是讀書故其所課無終編故以其心推人言耳如常人則讀一部猶不能終編况於數部哉余頃間館暇使四侍史各々讀一部雖不知其博先覺氣轉心新則　先考之言良有以且侍史各見一部則其自學亦見一部畢不爲不便自學若四人各代其讀一部先後始末不分明似無益故頃間所命如此

十三日　天氣和暖　早喫朝飯出辰半到前橋第巳刻逢其登營此席與吉良少將松平民部大輔等會談既而過井河牧河牧欣迎而曰良時來予曰何事曰足利學校問祭器陳設之式考之未得考得之則試記之遣使欲請其可否嗚呼良時來矣是學校之幸也余語奇者言則必可謂協慮也則命彼侍者出延喜式禮樂跡朱子大全滄州釋菜儀而考出之以示之河牧喜乃圖之記之河牧曰先日祭文告文猶庸淨書之乃幷此圖記可以遣足利云云其餘件々時有他客之來漸及午刻乃辭去過勝澄宅今朝春常友元訪永伊牧而過呂休由直赴藤勿齋兼約勝澄午時會勿齋既往焉往年先考貴像上書勿齋筆其號今倣其例請勿齋爲書讀耕之號於新圖像故有今日行也與仲龍暫談出而訪倉橋氏暫談假結茅舍於燒跡居之甚險狹想像其辛苦既而辭去訪五十川

梅庵寓居。雖他適。入其舍見之。則人家之奥。借少許之地。僅三四步耳。彼本洛之一醫。不貧。頃年用度漸乏。故爲求仕官。初來。其旅舍矮屈可憐。彼敬余。雖非門生。余幼時舊友也。故自訪其舍者也。乃歸到閣下。不入門。直經歷東叡山。此山江城第一之佳境。櫻花挾路。千松交色。滿城士女成群。櫻下松間張帷幕。陳酒肴。歌舞遊宴。不知幾處也。大火災之後。繁華遊賞如此。乃知城下廣大而人戶之多也。余憚逢人。故避兩靈廟。不下輿。而近者見之。遠者自輿中望。早々而歸。聞保田若狹守寄折簡。披見則曰。一昨日自湯治歸。今日登城。云云。乃遣回書。於是喫夕食。巡視園中。群櫻大半既落。然猶有餘花。及入六義堂。逢新婦。此庭亦種櫻兩株。今爛熳之時也。歸寢。既過申刻。乃召石習。點新序數葉。入夜又習侍焉。點新序。終第十卷。全部功成。乃加小跋語。漸及亥半。而春常猶未歸。今日過本宅燒跡。有小廬新構者二。其一顧言爲其父教圓營之。其一松平主殿頭構之。與鶴田宗安云。與留守大木氏暫語。時門前有下輿而入者。大久保和泉守也。火災以後未逢。故幸余在彼地來過。暫談而別。夜半之後。春常歸談曰。今朝逢永伊州。而喫飯。調味太薄。守儉節之法也。友元及狛庸亦同其席。云云。友元。狛庸直赴勿齋。常先過休山。而與翁同途到勿齋。勿齋豫設席於花下。徵醼。午時勝澄至。終日談話詠觴。勝澄所求。則請延一兩日。常與元頻勸之。休山亦促之。然遂不染筆。而堅約曰。一二日之間習運筆。而後謹書之。讀耕舊遊不忘焉。且勝澄來。爲此一件而已。何可辭之哉。然今日徵醼。弦（強カ）書之。則（惡吟乎）筆增醜。而延之。云云。傳語余曰。今日花下詩卷。可求跋語。云云。

十四日。館事如例。改補承元三年了。石習有疾。賀璋代執筆。改補承元四年了。此二年事少。故一日之中畢二年。而自建永元年迄承元四年。合之爲第八十五卷。其餘各各所勤如常。 營中横目寄示儉約制法三通。掌檢察之事者。謂之横目。又曰目附。 狛庸所點崇德紀既畢。至近衞記三冊既成。及晩仲龍來。議勝澄史館出席之事。春常謂達伊牧。經公儀而後。出席則可乎。 有人贈白雁。乃寄梅庵旅宿。 友元曰。卜幽今年七十。兼謂可設賀會。然因火災。元德擧家在其宅。故欲携酒肴至幽宅修賀。幽亦同其議。乃請余期其日。非休日。則所不能也。故約十九日。此會不必限今月。然友元謂過十九日。則花悉可散。故如此。及暮勿齋寄昨日詩卷於春常。請清書。且傳語於余。請跋。又曰讀耕像上題名。邇日可染筆云云。余答之曰。拙文跋語不珍。然可任意。像上題名染筆之事多謝。此像數年而成。頗近日可書示之。然則余與勝澄可爲大悦。且不忘昔時之交。則泉下其開眉乎。且聞維茂碑入會津公一覽。若無異議。則可待吉報而載家集云云。 入夜雨降。賀璋侍焉。讀荀子。此書三分之一。先考加點。其末未成。余有加補之意。故先自首卷讀之。欲足成之。願言習植既有所勤。故以荀子附璋。自今夕始。

十五日。 望祭如例。 辰半赴史館。先改定承元四年二三段。而使狛庸讀第四十九卷。賀璋對讀未了。梅庵來。而代賀璋以終之。又讀第五十卷。到申刻未了。然狛庸梅菴相對讀了。崇德紀終。於是二冊合及百葉。 今夕南直來。巡講蒙求。火災以後初有之。 今夜狛庸來。點通書。終四十章。且點

丁跋幷後錄。凡本文幷朱註三席而畢功。誠是史館餘暇之一得也。想。春宵勿謂短。勤則短亦不短。懈則長亦不長。方今日之永。史(館カ)餘之勤不懈。夜之短。訓點不休。在今則務公之間者永。而及私之間者短。然自去月數冊之點既終。況在秋冬。則永夜之勤。可以期焉。今夜三更通書點畢。庸未去。乃借其筆云爾。亦聊有微意。且口占二絕示之。及子之半而庸去。

十六日。　夙興。改定昨夜二絕。又添一首。以自筆之。可待猶郎之來而授之。

館事如例。　伯元曰。春貞有疾。願湯治。故今朝爲彼至永伊牧告之。答曰。可與士能牧議之。云云。故又至士能牧告其趣。云云。松壽頃日疾而不出。　余先校藤道家建曆記。而後使安成讀第八十三卷。卜幽來聽之。至午半畢。使賀璋讀第八十四卷。至其半而晚炊成。喫了。使石習讀餘卷。及申後畢。卜幽去。　今日勝澄來。終日對讀猶庸所點爲試館事也。　左筠島周寫畢第八十五卷。乃使石習叙其次第爲卷。(自建永元年至承元四年。)而使安成一校加朱句如例。　友元草畢後深草紀。既草龜山紀。余自去秋改補保元元年以來。至一昨日建(述カ)土御門帝承元四年。併五十五年爲三十卷。自明日可改補順德紀。自順德建曆元年至龜山初四十九年。可遂日改補之。自龜山以後至後宇多末。不盈三十年。此友元所草之餘也。　春常草慶長三年紀。漸及秀吉末年。　伯元草神代紀。遂日稍進。

今晚晚炊後暫休之間。與卜幽談。余曰。去月火災之間。左右之書。悉藏文庫。以來館休之間。點吾與編。文中子。新序。通書。今又欲點荀子。說苑。又讀小學。楚(楚カ)辭。故退館暫休後。殆惜寸陰。故今春不見花。

又懶他適、不欲客來。幽曰、善哉勤也。少壯者不可及焉。暇多者亦不及焉。雅作者年々已多。加點爲貽厥爲珍重。其勤事侍史等可謂幸也。余曰、去年春夏之間專見倭書。秋冬之門(問カ)以著述(遣歟乎)永夜。今春不厭短夜、以加點爲業。唯是乘興作寂耳。氣力漸衰、記憶亦不及昔。則非心益博聞、而任運而已。然生涯之間、如此而已。幽曰、固然。

今日細川越中守書至。嗜類火也。頃間遠方書信、如是者猶多。余少親交諸侯。唯是類火若徒之事也。答書頗懶。然不答無禮也。強而爲之耳。呵呵。又松平主殿頭借書之狀屢至。其所好、可謂奇也。余不欲借書於人。然此人不忽諸。故不惜之。且余亦借彼人之書多矣。姬路故拾遺之外、好倭書、而不妄者。當時唯此人耳。其餘借而怱(忽カ)諸而不久返。其返時、其書損破者亦有之。故余借與不惜。當擇其人而已。人不自省、而以余爲惜書者何也。

今夜田植侍焉。讀小學。

十七日。　久娘正忌日、燒香於神主。詣其墳墓。沒後既六年。今若存、則可有外孫。傷哉。

館事如例。改補建曆元年至九月。　保田若狹守來談。移刻。論時政、以攢眉。且曰、來月可招畠山休山及余、春常、友元、伯元等、設浴。稍久而去。　廣戶半七來。自監築壁之事。來史館。移刻而去。奧村因幡書至。梅菴以仙篋仕之願。今度有障不成。永伊牧寄書于伯元曰、春貞湯治、可任意。云云。

館事終。而梅菴來。述其不幸。　春貞來。謝湯治之事成。貞早去。梅菴來、疑而見余家書目錄。梅曰、篋

仕不遂。近日可歸洛。梅超五旬。凌千里空歸。可憐。及暮梅菴去。今日遣小信物於永興。謝圖畫像之事。小笠原遠江守晉問至。入夜顧言侍焉。讀楚辭。余以別本對校。加朱於玉（王カ）逸。

聞　勅使院使參府。

十八日。夙起。赴永伊牧。告勝澄有勤館事之志。伊牧曰。是年僅成童。且氣字不健。若強勤公事。則恐勞倦乎。若成鬱滯之疾。則悔之不可及焉。余曰。彼亦其父之子也。其祖之孫也。既辱食祿。則官事云。家業云。稽古云。不可不列席。伊牧曰。然則至來年議之。猶他日又言之。今日　勅使登城。紛忽殊甚云（云撥乎）。余即出而赴小田原拾遺。群客當食。余亦欲就列。乍被呼入而獨入奧。與主人談。而進膝其間及儉約制法并史館之事。時猶辰刻也。乃辭去。訪忍拾遺。是亦暫對談。其言岡前。既而出直歸。岡漸及辰牢。友元既在館。余亦赴焉。少焉伯元猶庸成至。勤事如例。　改補建曆元年十月。是月有鴨長明東行之事。仍詳記其世系及事業。且改倭字為漢字。演方丈記。以標彼隱癖之趣。文段太長。今日所為此而已。矢部四郎兵衛來。謝先日弔其喪。　坂井以仙來。加州致仕之事。雖不成。謝余頗勞意。余戲曰。汝與梅庵共競望。未知孰得失。若其兩得。則為幸。今既兩失之。無喜又無恨。呵々。　館事畢後。裁遣洛之書。依梅庵歸京在近也。　今夜令石習初點說苑。

十九日。　燒香敬言（吉カ）神主。如例。　辰刻梅庵來。告二十一日發途之事。春嘗示餞別一律。余詩未成。梅菴告暇。余不堪遺念。約明夕重來。　松平備下代晉問至。贈鴈一雙乾鮭一雙。乃遣梅庵。分遣鴈

一雙於洛陽。以寄阿妹。　松平日向守書至。寄鄉信。此間春常携賀璋龍泉。到卜幽。余亦乘輿而出。路過狛庸。相携赴卜幽。幽有自賀七十壽絶句。春常友元勝澄聊適正竹狛庸及賀璋龍泉顧言石習從來和之。既而使賀璋讀之。凡十五首。友元又別有詩。春常唱上句。卜幽對之。巡々行。及暮門外有輿馬之聲。俄水戸府君光臨。賜卜幽數品。鳩杖在其中。殊似古養老之禮。可以感嘆焉。且賜壽詞一篇目録準華式。悉皆染親筆。余及聊適近侍焉。春常友元勝澄正竹狛庸執謁。既而獻膳。余爲伴。此間璋習泉幸拜謁少焉。參議君出祝題探鬮。作者十七人。各吟披。君亦得其一題。賦之。乃〔及カ〕亥作詩皆成。使狛庸講之。其後世談移刻。夜半相公歸。余又辭出。時漸及丑刻。水戸侯今日之擧。未聞近世有如此之事。且夫今晩雨。入夜而殊滂沱。侯來時去時皆雨。侯不厭之。可謂有禮有才有量也。卜幽老後得榮也。

二十日。　雨夙興。作梅菴餞別詩二首。乃自染筆以寄之。巳刻館事如例。先語昨夜之事。館中皆服參議之量。改補建暦元年丁至二年三月。

今日松平主殿頭及藤勿齋來。皆少焉去。

聞加藤美作守卒去。乃遣弔狀於其親戚。及暮遣狀於太田備中守。加藤出羽守。皆作州之事也。是人雖有異樣。然有武夫之量。可惜。　永伊牧示伊達家書曰。所考終。則可返本書云云。　黄昏梅菴來謝餞別詩並音物之事。明朝決發足云云。

今日使龍泉寫惟茂碑於家集。卽安成對讀校了。聞今日卜幽倚鳩杖赴水戶邸。奉謝昨夜之光臨。余家凶事相繼。故常思長生無益。然如卜幽老生而遇如此之榮。則人之欲長生亦有故也。先年水戶家老中山風軒七十。參議新製鳩杖。自問其宅。設賀賜之。今又準其例。余昨書雖不知其賁臨。然作賀席序。以及養老之事。然則余詞暗合而偶中乎。水戶君身貴戚。冒雨問矮屋。其量不屑傍人怪之。善哉盛哉。嗚呼此君雖爲貴戚。未全食當陸一國。然其所爲聞者無不贊嘆焉。況於大於水戶之人哉。豈唯卜幽一家之慶哉。嗜學者之（幸盼乎）也。就是余豈不有所庶幾哉。卜幽之幸。余亦羨焉。　今夜顧言侍焉。乃記昨今之事也。昨夜過三更。侍貴客之前。今朝早旦起。吐詞勞筆。終日在史館。今夜聊疲倦。睡魔屢來。故不及他事而休。

廿一日。　南風吹蒸。　館事如例。　改補建曆二年。畢。併元年爲第八十六卷。而後改補建保元年。自正月至三月。　初命安成加點第六十一卷高倉紀。自神武紀數之則當百一卷。猶庸所點。今至五十三卷。自神武紀數之則九十三卷也。欲使庸一筆百卷成功。故自百一卷命安成也。使賀璋再校呂泰以來至治曆。是伯元、春貞以兩部中書。既對讀了。今元本卷々唯校其大槩。爲三部使無異同也。　南直來。　春常微恙不出席。　石川丈山書到。問火災事也。　今晚及暮與友元應建部自得之招。自得者是前丹波守也。致仕之後。改名自得。其子織部號丹波守。及三更而歸。

廿二日。　館事如例。改補建保元年。自四月至七月。和田義盛反死。此友元草弘長紀。考青砥藤綱

事。田犀來。或在館中、或在六義堂。及晩來歸。及暮而去。今夜賀璋讀子。

廿三日。拜祠堂。詣墳墓。如例。田犀來。伴朝齋。館事如例。改補建保元年畢。爲第八十七卷。其後令石習讀第八十五卷建永・承元紀。卜幽來聽之。勝澄來。仲龍從焉。請一覧前録。今日讀第一卷。自是時々可如此。伯元不來。依昨日賞陰延爲今日也。廣戶半七來。聖堂瓦壁修築既成。

醫長怡來診。存當脉曰。養保息久不飮藥。故脉氣不健耳。藥治則不至於重。乃授藥而去。

慈濟院虔長老使僧來曰。頃日參府。登營事畢則可來覧館中云云。及曉奥村因幡來。頗談學問之事。移刻而去。其後卜幽示謝賜鵞林壽詞書。聊有所議而去。漸及薄暮。今日書估來。求得朝鮮本爾雅註疏。余家既有爾雅三部。其一部。先考訓點存矣。然以好本故求之。先考弱年所藏朝鮮本爾雅。授讀耕。今在勝澄家。今所求。以其本故不厭重本。是亦有加點開板之意。若不得暇。則可加朱句云云。近年華船不載書來。故求書少矣。今夕依田犀之請。遣狀於辻達。犀有篭仕水戶之願。故及此。未知事遂否。余一告達之後。則犀可到達之宅。直議之。今夜石習侍燈。點說苑。

廿四日。館事如例。改補建保二年。畢其後使狛庸讀其所點第五十一卷。近衛紀劾石習對校。

田犀來。今日赴辻達宅。議篭仕之事云云。

聖堂瓦悉成。館事畢後。經歷前橋・小田原。久和牧三老及永伊牧。告瓦壁成。此四人去秋預知此事故也。薄暮歸閣。遣狀廣戶氏。以謝其勞。

今日聞吉良少將疾。寄書於其子上野介。問之。書買寄子類書十餘部。其內二三部留之。入夜點檢家藏書目錄。藏書既三千部餘。久罹館事。所有之書。或有遺忘者。欲改作目錄。然未遑。伯植侍焉。讀小學畢。

廿五日。閑暇無事。無他適之約。侍史等皆他適。吉通留侍。乃裁答石丈山野三竹等俗書四五通。至巳刻而畢。點撿昨日書出所寄子類書。午前永伊牧書至。曰。執政有旨。曰有　公用。可速登營。云云。余想今日　勅使賜暇。故俄有咨詢之事乎。然今日新婦歸寧。僕奴悉皆送之。乏與丁。且三四輩步士皆之他。之眞俄倩匹夫。未至。余謂遲至過未刻。則諸老可退營。乃步而出。唯田村氏副之。其常預內事者。一僕從焉。吉通見之。乃追從而至。余謂路過太田備後石河主殿頭。建部丹波守等。可借輿聊馬。然行三四町而之眞介奴四人舁輿追至。乃駕之而速往。意謂。君命召之。不俟駕之勞豨乎。既而到營。時既午半後也。諸老皆在　御前。乃介人達於伊牧。而至寺當侍處。久保氏示一通。曰。是明日諸老諭　勅使之趣也。草既成。諸老曰。可與足下議而淨書之。余乃改四五字。又示一通。見之。今攝政鷹司藤房輔謝復辟蒙關白之宣之答書也。少選未刻鐘鳴。兩大老。四執政。兩副執事共出於奧。六老列座。而副在傍。余進告改草之旨。而乃淨書事畢。乃退到兩副之傍。謝伊牧。以丸壁之成。與土能牧談。足利學校祭文告文之事。諸老皆勞余俄登營。於是諸老退出。余亦出。逢兩副於官廚廚門。余棄杖。伊牧笑曰。既出殿中。齡亦不少。勿憚杖。余曰。二君幼時。我既壯。今二君壯強而繁榮。余老倦。宜哉。乃

杖而相伴行。談而到外門。而相分。忽與到勝澄宅。暫休。入本宅。見中村敬圃。鶴曰（田カ）宗安廬太矮狹。縱容膝而已。乃歸閣。欲見閣下安成舍。令吉通先行。聞安成他適。不及入焉。歸寢。自謂倭字數行之事。猶決余一見。乃是亦牛刀割雞之謂乎。晩炊畢。願言來侍。謝過敬圃廬。乃令彼以家藏二十九子與寶本子類相校之。寶本多而藏本少矣。又以家藏爾雅與朝鮮本校之。無異同。薄暮徒歩園中。而過六義堂。校漢書孔光傳後漢書禮儀志及唐類函。令春常索出之。願言在傍。卜幽請作杖記。前件書爲考杖之事也。晡時歸于奥。安成來謝前刻之事。秉燭入寢。石習歸自外而侍焉。點說苑。

廿六日。　館事如例。改補建保三年畢。至四年七月。辻逵來。有議事。而移刻而去。　南直來。館事畢後。三體詩巡講。賀璋勤之。　薄暮野傳來。請十九日賀席詩淨書。且談曰。參議君不意來臨。欲拜。　晩堂而閑談。余答曰善爲我辭之。其光臨非不願焉。然近來唯勤館事。悉廢世務。不求榮。唯求閑退耳。我所思如此。然強枉駕則任貴意耳。尋常所願我獨不欲焉。不知貴慮謂何哉。傳曰若再及此事。則可自其趣強及此。則我刀（方カ）之非所及也。其餘所談件々。入夜而去。　今夜石習侍焉。點說苑。　聞吉良少將物故。年六十餘。此人掌廷臣接待。而名顯。雖無才能。然馴於事。其爲人也。和柔不鋭。余二世之交也。

廿七日。　館事如例。　改補建保四年八月以後畢。又改補建保五年畢。自二年至五年。併之以爲第八十八卷。其後使猶庸讀第五十二卷。（近衛紀）　石習對校。　安成加朱句於第八十七卷畢。

友元所草。至北條時賴卒。此未可記東鑑所漏時賴故事。　伯元所草神代紀上漸畢。　春常病氣平復。今日在史館。然未勤事。　春貞寄書於狛庸曰。昨日赴湯治處云云。　松壽寄書於狛庸曰病氣漸愈。然昨晚幼女依疱瘡而死。故不出館。

今晚口授顧言。作鳩杖記。卜幽求之也。及暮而成。乃使顧言改書之。　秉燭小田原拾遺書至。曰北條泰時政（務脫乎）　東鑑外見於何書。答曰。太平記第三十五北野通夜物語。及沙石集。粗有之。然政務趣詳東鑑。自元仁至仁治。皆是泰時之政也云云。

今夜田植侍焉。讀惺窩文集。此先考所纂。菅玄同加續集而刊行既久。余家元本罹丁酉之災。刊本存焉。頃間又新板點本出焉。其點多誤。爲改正之。自今夕爲之使植讀新板本。余以舊刊本對之。乃加朱句。過夜半而休。

廿八日。　朝再見鳩杖記。有所改加。友元早來。借文中子點本。　館事如例。改補建保六年。承久元年畢。建保有中殿會。其事不詳。友元藏是屛風。乃借之而記其趣。　田中好庵來。伴晚炊而去。

今日春常灸治。　佐筠島周寫畢八十八卷。　今晚有高木氏入浴之招。　附村止之歸遺鳩杖記於卜幽。今日於史館。狛庸讀之。二元共聞之。字數六百九十六字。　中牟到高木氏。友元。野傳會焉。村上良雲來。謝疎濶之久。彼父梅雲。自余未生以前。爲先考門生。故彼亦自幼相識。然近年勤醫。希逢焉。既主人相共入浴。浴後。良雲去。余與元傳喫飯。依主人之求。使傳讀大學孟子數段。而穩坐漫

談開。爵及夜闌歸。

今日薩州島津圖書助久通寄舊寫本大(太カ)平記全部曰。此與尋常本有異。故備一見云云。正月自薩州出。今日到着。海陸之遠。其志可喜焉。使諸老執事如彼志。則遺書豈不聚哉。頃聞勅使謂諸老曰。向陽記今無之。然風聞水戶參議以銀五十枚遣東坊城管氏。書賈白水寫之云云。以是可知當時之趣。

二十九日。館事如例。改補承久二年自正月至六月。午時卜幽來。謝杖記早成。使龍泉讀第八十六卷延曆紀。畢。晩炊後。文讀第八十七卷畢。筠問寫畢八十八卷。石習校其次第。而附安成一校加朱句。今晩巡講安成讀職原。

終日南風吹入。夜不止。高木氏贈虎杖根。杖似竹而有節。提之甚輕。以可自愛之。

今夜田植侍焉。讀惺窩集。賀璋雖當在有障。故植代勤之。一昨夜讀三十餘葉。今夜讀二十餘葉。往往改正刊點。龍泉在傍聽之。曰。全編改點畢。重鋟而正闔國誤。則幸甚也。余少時讀此集者二三回。其時未悟其寄(奇カ)絕。今讀此不覺快活而舞蹈。頃間在史館。所見倭文悉是駢儷之工。而不過文字之間。如惺窩則筆端鼓舞作振。胸中妙者乎。況其意思之正。其味無窮。文字之廣浩而無疆哉。欲學亦不可及焉。

國史館日録十一

寛文八年戊申

四月

朔日。己巳。祠堂小祭如例。辰刻更衣。着袷。携春常而出。過前橋第。而逢井河牧子營門内。同歩入營。拜禮如常。事畢。將出。近臣大久保出羽守援留曰。先年所書中華百人一首標題損。可改書而獻之。雖耻禿筆。先年既有台命。則不能辭焉。乃受綵紙三片。而歸路過元德假舍。賀其移徙而歸。過六義堂。盥漱着野服。拜聖堂。時安成來謁階下。少選春常經歷而歸。土井能登守寄贈足利聖堂圖樣（㮾カ）。今朝於營中相約故也。能登守兼請示棟札案。然諸老謂今度以其古跡故。雖賜再與之料。然非必　公儀之再興。則棟札自　公儀不及建之故。止此趣能牧談之。今贈其圖樣（㮾カ）於余者。非所求。然寄贈之幸也。能牧之心不可計焉。蓋欲遺於余家。爲後證乎。此圖　聖堂者。三十餘年前。故尾張亞相摸黄帝合宮之式。今足利　聖堂者。井河牧依朱子大全所載殿屋説新作其圖。聞水戸故黄門廟傚朱子説也。余想朱子説考古殿屋廈屋説。有室有房。有兩楹兩階。則於學校則可也。祠堂宮廟式。亦可協古禮乎。然以闕里誌考之。則於　孔廟。則不必合乎。此圖　聖堂始建時。闕里誌

未來本朝。朱子大全說失考索。故亞相傚三才圖會合宮圖造之。蓋欲其制度不尋常而不似佛堂也。今度河牧據禮樂疏六經圖等。新鑄簠簋籩豆大槩協古制。可以嘉焉。此圖始營時。禮樂疏六經圖未渡來。故祭器之制不善。其中籩既改作之。河牧欲寄進簠簋豆。然未果。若猶延引。則可借彼所作而改制之。就想。我朝古大學寮式及祭器未知今猶在朝廷否。安元以來學寮廢。應仁以來釋奠不行。則廟圖祭器亦既絕者必矣。足利學校爲釋氏之有者百餘年。今度再興者能牧爲其領主。而幸成之。河牧依能牧之請。而廟制祭器稍備。然猶釋氏掌之自若。且其祝文告文皆借余手。則亦未盡善。唯其古跡纔存。爲幸而已。歸螯（自脫乎）之後閑暇。令石習記其始末大概。而爲後證。

未刻後書中堆百人一首標題上中下。運筆之遲雖不必求之。臨如此之事。則汗顏而已。把筆之次。淨書蓉池硯記。正月所作。遲引至今。　晚飮之後。作西園觀花詩卷跋。是二月十三日藤勿齋西窪園中櫻下題詠也。其時雖當政不遑作之。今日思得把毫未畢。勿齋使至催之。乃草稿淨書一時成。而附其使遣之。時狛庸來。春常侍焉相語。而日暮。入夜留談及戌刻庸去。今日他適之中南直來。庸直以去年戒諸故。每朔來。詣春信墓（墓カ）者乎。

今夜石習侍焉。雖爲顧言當直。以臥病故代之。乃點說苑。

二日。　祠堂小祭如例。而詣先妣墳墓。

館事如例。改補承久二年七月以後畢。爲第八十九卷。而改補承久三年自正月至五月。　春常病

後初出勤事。友元有疾而不出。伯元。狛庸等以下勤事如恒。辻達來談。曰。田犀筮仕之事。再申水戶君。大衆點頭。但先令彼勸彼家修史之事。而後可歷月而謁見。云々。水戶君自十餘年以前。修日本史記。故多聚書生者也。辻達去後。天龍寺慈濟院虔長老來。初看史館。所談件々。稱可重來。而去。　今日勝澄及仲龍來讀前錄。　館事畢後。春常。伯元。狛庸往問友元之病。　勝勿齋書至。謝昨日詩卷題成。且云神速之妙。文路意趣甚奇也。云々。　及暮田犀來。及（乃カ）告之以辻達語。而賀其望之可成。彼大悅。如仲尺蠖之屈。謝余多年勞心。余曰。明朝可至辻達宅。懇謝之。每事隨彼所諭而可也。犀留談。入夜伴夜食。而頗談學問之事。及戌刻而去。余知彼十七八年其讀書之多。非他門生之所及。然有故流落五年。甚憐之。其志將遂者。可以喜焉。今夜侍史皆有障。余讀三國魏志。是去去年所見之餘也。其時遇喪不終編。其後久閣之。然遺恨未止。故今夕閑假（暇カ）再起之。方今當務唯史館之事耳。其餘所見之書任心不必記憶。然漸漸可終編。

三日。　朝雨。午後陰。　早起寄尺牘於辻達。謝田犀願成之事。龍泉昨夜止宿。今朝侍坐。乃令彼把筆。泉談曰。昨夜從春常赴友元。有聯句三十句。云（云脫乎）少焉友元來云。卜幽七十賀記一覽先閣之。既而辻達寄簡曰。今朝犀來面諭相議。猶達參議公而可決之。云云。　巳刻館事如例。備書者來聚安成。賀璋分配第三十三卷。延久以後中書寫之。今所寫者加點本也。又分養和以後下書以寫之。是依卷本書之爲冊子。不加點本也。凡卷本三返而爲冊子。冊子二返而爲點本。而一返者淸書也。

改補承久三年畢東軍陷都三帝播遷始末事長此一年爲第九十卷。友元草文永紀。春常草慶長三年紀侑元草神代紀下。狛庸點至五十五卷余所撰止於此乃點保元紀自是友元草而余所改補也賀璋一校三十三卷以下至五十五卷元本誤字點畫畢乃授承安紀試加點狛庸一筆前錄四十卷續五十五卷點既畢至六十卷幷前錄百卷也故爲分其勞安成賀璋有暇則命訓點之事也然二生多務故其所點不速。

今晩友元講論語爲政篇志學一章館徒之外甪直來聽焉講畢余歸寢改正友元賀記。

宜人微恙高澤來進藥。今夜石習侍焉點說苑。

四日。終日陰而風。館事如例加補承久三年一件而使狛庸讀第五十三卷久安紀。改其點此冊六十餘葉昌泰以來大卷也晩炊後又讀五十四卷仁平紀此冊亦四十餘葉也安成點畢嘉應紀賀璋點畢承安紀爲逐次可見之未及一校。

今日備書者來集如昨自今日日可如此及晩永伊牧返二月所借三才圖繪聞與營中御本一校之。大君繁務之暇好畫圖故及之但伊牧以下近臣所知而諸老不預之故頗秘之今日遣百人一詩表題於大久保出羽守此亦畫圖之事也。一昨日虔長老來時談曰三月盡日欲來問故得一聯曰時哉梅生棟花史欲終編將出而有障俄延引有暇請作此對而待重來則爲幸今日退館之後無事獨坐支枕得二三對猶未愜意先書于片楮關之虔又請曰爲天龍長老者管等持院院

有松巖院無住持其権那使虔領之曾考中華之例范文正公東坡有住寺之駢儷之疏傚其例得一篇則爲幸余雖未許之亦不必拒之然未得興趣至彼再來可議之聞松巖者前橋少將父阿波守之院號也其恩顧者爲阿波守作之虔幸得之欲求見少將以爲其標越（攪カ）故需余文乎彼頗雖爲文字禪然其不忘名利如此呵々　今夜賀璋侍讀荀子

五日雨　館事如例改補貞應元年二年元仁元年畢記事少而所改補不多故一日盡三年賀璋加朱句於八十九卷畢乃授安元紀加點安成點治承四年紀是年三卷盡附安成而治承元二三年紀附賀璋　狛庸點保元紀此以後五卷悉以附庸其餘館事無他　田中好安來謝弟犀願成且日今日往謝辻達達日昨謁參議若而犀仕館（官カ）之事彌決云云既而達寄書日自來九日可令犀到彼邸修史所云云

今朝遣梅棟（揀カ）句（旬カ）對於虔長老日昔在桂遺種華航又結緣又一對日出桑移君杖兒又着襟又一對臘次叢騰茂蘭拏其勉旃又別寄一聯日換却絲纈色衣凝魏紫嬋（虔自黄衣長老升賜紫故云爾）　且告日九日十日兩夕之間來過爲幸彼旅宿路遠故午後漢字回簡來其簡日謹領手教慰浣極切且所亂道棘句辱賜瓊報況至累對三疊邪其盛哉靡堪感佩來九十兩宵之際獲蒙寵招豈敢方命必須恭趨館下誠是客中勝會何以加焉襲賜魏紫一聯重於双璧雖愧有奪朱之謗綠才劉即不勝賡酬他日話次要續貂乞容怠於應對專价鶴立艸艸裁答潦草不悉孟夏初五中虔且艸端復弘文院林

君提學編修國史館下。　今晚館事畢後友元春常伯元狛庸等一巡畢再巡至余乃添小簡明朝又可遣於虔長老虔字虎林住天龍寺慈濟院先是每來江府詩聯贈答者數矣。　及暮卜幽書至。曰賀詩請華箋清書又曰鳩杖記入參議一覽。　入夜石習侍焉點說苑。

六日。　館事如例。　伯元不來如例月春常侍卧病余及友元狛庸在館次座書生亦病者三四人。唯侍史等及外生二三人勤事。　令狛庸讀第五十五卷久壽紀石習對校如恒自去年五月始於呂泰而至今日春信所草十八卷余所自記三十七卷凡五十五卷狛庸一筆點畢予亦悉閱之而改點畢以年數則二百五十餘年此度編修三分一而以四人配分言之則四之一也乃是一分之小成也可以喜之於是自書百二十餘言而授狛庸慰其勞且爲勵館暇之學畀性理大全一部爲權加點之事也庸悅謝殊甚友元亦喜。

今午正竹來又太田備牧家老甲賀氏來有備牧所問故也且有招請之事。　醫長怡來診宜人脉。春常接待之余在館不逢。　怡藥有驗今晚少快館事畢後歸凝清書卜幽會詩幷序以其次書古詩二三首畀島周等又作松賛吉道所乞也日已暮。　春常談曰狛庸携性理大全去過六義堂謝之且曰近日侍夜可點大極圖說云云。

今夜侍史闕顧言瘧疾田植微疾依璋習日勞館事而不及令補其闕唯勤其當直夜侍也凡侍史有障則島周吉通隨在而勤應分之事俗語曰人隨在而事多無則相應而止六七年以前內外之

文字。唯安成一人勤之及史館事起而賀璋加之。二三年以來。詩文之案。璋習。顧言植勤之。俗書者島周青道役之人多。則事亦多而不盡。

七日。　辰刻出而赴前橋第。保田若狹守在焉。暫談。約十三日與呂山休山同來入洛(浴カ)既而少將出。而逢時既及巳刻。少將登營。若牧從之。余凌長途。訪藤勿齋於西崖宅(芝宅火災之後移居于此)他適。留語於其家僕而出。乃過呂山休山。其室及三子共談。移刻而出。依兼約赴松平主殿頭新宅。友元先來。講小學畢。畫工狩野探幽在于此。少焉狛庸至。此宅京極丹後守別墅也。大廈高屋境致太好。丹後守配流之後。主殿頭賜之。二月四日火災。傍舍悉燒。然本家幸免。距忍岡二里餘。故來問遲延。午半各入浴。浴後進晚炊。治具稱(稍カ)備。主殿頭示若干古畫新圖。探幽視之。定其眞僞以押印。余請探幽曰。先考畫像。卿先年圖之。以爲家珍。春德春信不幸短命沒後寫像。然不全肖。非無遺憾。余(今カ)卿既近七旬。且聞得(不脫)諸老之許不輙畫焉。然執交累世。余既超五旬。弱少者先卒。則余命亦不可計焉。存生之中。願卿寫余眞。則子孫一幸也。彼當時無雙。誇其藝。不輙許者常也。故擧世嫌其爲人。唯與主殿頭交厚。故先考影會彼於主殿頭前宅成之。是以今日倣其例言之。彼怨(忽カ)許諾。乃求紙。熟視余面寫之。一寫不協意。再寫而肖。友元狛庸在傍。視之曰。最肖。探幽曰。近日可寄絹幷深衣幅巾。必謹圖之云云。彼臨席而諾。延歲月不果者其癖也。其成不成。雖未知之。其許諾之速。可謂幸乎。其後遠望品川滄海。坐見庭前綠樹。紅白躑躅爛熳。余以初來。故欲作詩而賀之。主人曰。六月賜官暇。其前再遊。則經歷

後園。點定景境。是所願也。主人家藏御當家參河遠州日記。主人增補之。爲二十五卷。不妄示人。今日初示之。且許借之。不許寫之。慣外論也。此記。余素知其由來。往年作序。故及于此。今日請猗庸書外題。既而進點心。所談件々。日既暮。故不及吟詠。乘燭催歸。余僕從皆給飲食。探幽僕亦然。友元。猗庸令輿馬送之。余歸閣過戌刻。

今朝不出宅之前。辻達寄書曰。水戶君有旨曰。明日館事畢後。可携春常。二元。猗庸等來遊焉。慈濟院可招焉云云。余答曰。今日休日。館徒不來。春常侍母疾。明夕參候(候カ)難計。今夕告友元。猗庸。可相携應徃招云云。友元猗庸皆曰。已有辻達之告。計知定伯元亦可然。 聞今日本庄宮內來。 今朝以來長途來往頗勞。然睡未催。乃令右筆記一日事。

八日。 館事如例。 改補嘉祿元年同二年畢。而自貞應元仁嘉祿合五年。爲第九十一卷。 小嶋道慶來。 龍泉傳虎林返簡。昨日訪虎林。云云。松平讚岐守賴重爲虎林檀越。泉讚州人。故素相知。故及此。賴重者。水戶參議庶兄也。故虎林執謁於參議云云。 館事畢後。携春常。勝澄。赴水戶邸。友元。伯元。猗庸同行。正竹會於途。既至。虎林先有焉。參議對談。辻達。野傳侍焉。參議今日齋也。故賜虎林素食。既畢。特賜余饗膳(魚味)。白井氏。宇都宮氏相遇。饗畢。參議遊園中。余從之。虎林等初見此園。園中有山有池。有舟有橋。嘉木奇巖無不備焉。徑路迢迢如村野。其間清水長流。巖瀑迸出。水車挽水回轉。虎林曰。如此佳境未曾見焉。頃有常號少(小カ)廬山。是應故黃門之求。而先考記。今猶存。山下有

閣。其間有巉巖。其路細而斜長。參議先導。虎林春常友元伯元正竹狛庸及野傳等從之。余脚不健。故與辻達玄仍等自平路往。其間有田有植〔衍字〕稻有隴麥有藤架。花開爛熳。又有洞有淵植杜若。以片木八段斜橫。移參河八橋。此所者余亦初見之。既而入閣。其前有山躑躅紅白相交。新綠重陰。其下鋪五色小石。其間有小叢竹。其形似筆。故號鳳凰竹。自朝鮮來。實是希有者也。其餘不可勝計也。少焉參議歷坂路入閣。虎林等從至。座定。參議求詩。辻達傳言。請余出題。余曰。唯賦園中勝者而有餘。何及新題哉。虎林曰。實然。參議乃定鳳凰竹爲總題。而箏在席者則加參議十三人也。故分賦十三物。新錄〔綠カ〕也。紫藤也。棕櫚也。幽洞也。八橋也。稻田也。麥隴也。池艇也。石砿也。水車也。巖瀑也。乳泉也。庭鶴也。各探鬮得之。日未暮。各棹舟遊池。余與辻達留在閣。人夜各吟案其間。屢進肴餅。及戌半而詩各成。參議唱上句。各逐次聯之。至十六句。又進蕎麥麵酒數巡。談闌。及半夜而罷出。而至洗座。辻謝而各相別。上村顧言病痔。不預此高會。可謂不幸也。余春常歸邸。既及丑刻。

九日　雨降。　館事如例。與二元狛庸談昨日事。猶有餘情。　改補安貞元年同二年寬喜元年畢。其餘皆如常。　及晚田犀來。今日初至水戶撰史所。良久而去。　今夜賀璋讀荀子。

十日　雨。　館事如例。　再校第八十八卷九卷。石習讀之。卜幽來聽午半。虎林亦來聽之。未刻晚炊如常。別調素食。進虎林。畢申刻與虎林續先韻聯句。春常友元伯元爲伴。勝澄狛庸侍焉。卜幽傍聽。龍泉執筆。此等得句〔句カ〕則採用之。薄暮七十句成。戌半滿百。於是進素飯。又吟十句。半夜而罷。虎林

臨去請作其祖父青木某碑詞。且亦其系譜見之。則青木氏出自利仁。利仁像傳在虎林家。宋僧清拙作之贊。其餘舊記數通示之。又曰、等持院內松岩院有敵虎林管之。而說其來由。請作之記。余諾之。然待彼寄其草藁。

十一日、 辰刻登營。依昨夕有士但牧寄折簡也。先過前橋第。暫談。其間及虎林之事。既而從少將而出。逢忍拾遺於城門。既而與二老共入營。諸老列坐。就伊勢內外宮禰宜爭論。有咨詢事。又與永伊牧逢語。午半歸陋。而改補寬喜二年。自正月至四月。 今朝以來、各勤館事。如例。 今日加賀中將使來。告歸國在近。寄国絹十匹。 及晚作律詩一篇。餞虎林之行。又作山水圖贊。黑澤弘忠所求也。與虎林送行詩。共自筆淨書之。 石習點說苑。及半夜而臥。

十二日、 雨降。 館事如例。 改補寬喜二年。畢。至同三年二月。 自昨日松壽出座。 頃間儒書者每日來。其所寫冊子隨成令諸生一校加朱句。松壽在其列。 狛庸及安成賀璋所點。亦日進。保若牧書至。明日可來遊。是所兼約也。 友元談曰、今朝寄排律一篇於虎林云云。 今夜狛庸來。點大極圖說畢。併點朱子跋。夜已闌。故除其總論。約其再來以終編。

十三日、 辰半攜春常赴加賀羽林。他適。與奧村因幡木下順庵暫談。友元亦來。既而羽林歸。對面述歸国之賀。乃進膳。既而出。與友元別。余與春常在訪阿部政重於本莊。他適。然暫休于此。而依兼約赴保若牧。時午刻也。少焉友元狛庸南直來會焉。主人父子互談。若牧論世務大言。是其癖也。午

牛岩山休山携其嫡男次郎四郎來。若牧迎接之。未刻晚炊喫茶畢。遊于園中。登山遶池。池畔有鴨。產卵乳養之。巖上生百合艸。鴛鴦對浴池水。園有白芍藥。庭有雉而馴能鳴。主人就此等求題詩。乃分鬮賦之。薄暮休山辭去。主人以其大老故任心而留次郎四郎。入夜詩成淨書之。今夜月色清明。池水綠陰相映。近頃絕景也。余乘興賦四月十三夜詩。主人甚悅。春常、友元、狛庸亦同賦之。南直既去。於是進點心。既及亥半。乃各辭出。余與春常狛庸徒步數町。逢一騎從者可十人者。月影相望。則政重也。彼下馬立談而相別。歸閭則及夜半。　聞今日細川越中守贈衣服代。依參府也。

十四日。　館事如例。　改補寬喜三年畢。又改補貞永元年畢。自安貞元年至此四年。爲第九十二卷。其餘所勘各如例。　友元草文永紀。東鑑既盡蒙古之事已起。予既命諸生抄出元史續綱目等所見於本朝舊記者。亦既抄出之。然友元請詳見元史。會得其始末。余曰可任其意。頃間萌生諸生詩滿箱。及二百首。員長無暇不爲改正。其中花何題百首。余携之歸寢。今夜閑暇。乃開看。批評廿餘首。

十五日。　祠堂小祭如例。　館事如例。　改補天福元年畢。朔月記參校終於今年。　友元自今日草蒙古之事。倭漢朝鮮三国之事不參校則始末不分明。不可不盡精力也。儲書迫日而成。頃日龍泉井的津貞吉道皆病。　今日勝澄來讀前錄。仲龍從之。　春貞自湯治寄書。平安云云。館事畢後。中之牛狛庸來於寢。點大極圖說總論。細字十葉。及秉燭而畢。功所兼約不違。每事如此。

則其進步可以待焉。其後依秋元攝津守喬朝請。作甲州群内富士淺間鐘銘。是喬朝价猶庸所求也。余與喬朝交淺。然其祖其父與先考交厚。余亦嘗相識。故不及辭之。乃口授庸。及亥刻成。序幷銘四百餘字。庸感其序早成。銘有佳對。余謂。館中之勤者。今之職分也。申刻以後者餘暇也。休則休而已。勤則其所爲如此。古人惜分寸之陰者。宜哉。既而庸去。

十六日。　館事如例。令石習讀第九十卷第九十一卷。卜幽來聽焉。　友元風疾。在家見元史春常。侍時疾。不勤館事。既數日。　館事畢。與卜幽暫談。申半赴永伊牧賀其產男子。暫面話之間。諭曰。二十日　台駕可詣東叡山。然則十九日勤館事。二十日休息而可也。余曰。是一年一兩度事。雖兩日休。不有妨乎。伊牧曰。兼日不定。則兩日休而可也。史館每月五日之休既定。則此度不可及兩日之休。頗有不平之色。故余亦不悅而去。歸路過勝澄。入本宅。村顧言出見。癥後憔悴可憐之。又過友元。問元史校閱之趣。暫談。喫漬飯。以明日国忌。故設素食。　戌刻歸閤。十九日約赴辻達之招。然依伊牧之旨。延引之。二十日亦国忌也。前夜雅會非無憚。則延引亦可乎。凡館事。我意欲其功早成。則雖無一日之休。我不可倦之。然五年之勞。豈惜一日之休哉。彼人喜怒不常。今夕余行。唯述賀耳。不意有他客。故余亦逢之。由是客去之後。暫談。是不協彼意。而不平忽萌。及于此乎。然彼所言非無理。故余不及强爭之。歸家之後自悔自笑。余與彼人執交。既二十餘年。今彼人榮達。人皆憚焉。余勤故態而不諂之間。不覺有失禮。故如此者數矣。然時過則彼人不宿怨。余亦無遺恨。呵々。　今夜石習侍

焉點說苑。
十七日。往拜東照宮。已刻館事如例。伯元。松壽出座。松平主殿頭來。暫談而去。
改補文曆元年。嘉禎元年。晩炊之後改補嘉禎二年。了。自天禍(衍カ)福元年至是四年。合爲第九十三卷。
田犀來。作晩炊而去。請借三国志。乃許之。彼頃年依剞劂氏之請。點三國志。既終其全部。故欲借余
本。一考之也。又談曰。頃日既赴水戸修史所。然未有配分之筆記云云。　人夜高澤來。談世上之事。
多是醫術優劣之趣也。作夜飯。及亥刻而去。其後閑寂。批諸生花詩。又使正通針治。
十八日。館事如例。　改補嘉禎三年。畢。至曆仁元年四月。頼經入洛之事長。　友元。伯元所草稍
進。　狛庸加點至仁安紀畢。前錄四十卷。自秦至仁安。六十卷。總百卷成其功。　今朝太田備牧寄
納其先祖道灌軍配團扇之寫。撤金美盡。請書其記於蓋内。此記去年余所作也。乃令狛庸書之。庸
諾。　藤勿齋書至。有來二十五日之招。鍋島加賀守來會云云。　藝陽世子彈正綱晟使來。頃日參
府云云。　伊達兵部太輔書至。寄蠟燭等。頃日參府云云。　中島自安來。是三十余年以前舊知也。
隔十一年相逢。互話舊。水戸書生中村信安來。既而自安信安共伴晩炊。信安早去。自安留談。及未
半而去。自安昔爲書生。今爲脉子。移尼崎。仕青山氏。故勿齋尓(亦カ)相知。約二十五日會彼地。自安信安
共求謁春常。故常雖微恙。來史館。初相逢。自安曰。先日到勿齋。見春常友元狛庸詩。今日共初相見。
伯元亦初遇彼。辻達同問也。故伯元素聞其名。自安談曰。杏庵正意孫頗怜悧。去冬病死。可惜。其弟

爾（亦カ）志學。又有洛人伊藤源吉。閑居好學。其爲人亦好。源吉弟子酒家子又五郎。歳未弱冠。有過常之才。其餘在洛學者多是僅知字則自負耳。其餘所談件件然不追細問。　及晩正通來。談曰。今日往淺草。見八歳童子善射。一日之間放四千餘矢。透三十三間堂者二千餘矢。見者成群。皆曰希代之事也。　今夜石習侍焉。點說苑。

十九日。　拜敬吉神主。　館事如例。　春常病後初出席。　令狛庸讀第五十六卷保元紀。改正其點。石習對校。又聞五十七卷平治紀畢。二卷併百餘葉。　校檢備書成。則三十三卷以後及二十冊松壽等一校加朱句。安成加（賀）璋所點各四冊。既成。故令校新寫本。而加朱句。庸成璋所點已十冊餘。故暫止改補之事。改正訓點。此間所爲改補。及（左カ）筠島周追次寫之。村上侍友元握筆從成吉道寫之。春泰侍伯元執筆。龍泉上的律貞共病。故春常之執筆。今日雖出席。唯考舊記而耳。

今朝狛庸書圃扇箱蓋記來。乃遣於太田備牧。

今晩勝之呂來。移刻而去。　狛庸毅來（來毅カ）。淺間鐘銘少改正之事畢去。　卜幽傳吉村正目。近日眼疾加針治。療養之間。不可來史館云云。　今夜賀璋侍焉。讀荀子第六卷了。先考所點止于此。

二十日。　巳刻　大君御參　先公御廟。閣下街所人皆春（奉カ）拜之。　品山主稅來於六義堂。談移刻。午刻余參　御廟。往還徒步之間。井上河內守・永井日向守・久保吉右衞門等相逢者多々。拜畢而歸。主稅猶與春常談在。與余歸寢。少焉藤勿齋來。主稅來。書院與勿齋逢。松平主殿頭來。更衣早去。

主税辭去。勿齋留而與春常對讀通鑑綱目晉紀義熙三年四年。而進晩炊。徹膳時。杇木良綱來。告近日赴采地。大島雲八亦來。依勿齋交友良綱姻族也。既而三客皆去。既及申刻。呂山休山來。在六義堂奧往談。及薄暮休山去。自午前無客絶之間。今日快晴。　御參不滯。及晩風。薄暮微雨。

今夜石習侍焉。點説苑。

廿一日。　館事如例。　狛庸讀第五十八卷。五十九卷（自永暦至永萬）。六十卷（仁安）。談（讀カ）畢。石習對校其訓點大槩好。庸所點悉既聞之畢。　春常草慶長三年。松壽執筆。其餘之事皆如恒。　申刻後伯元巡講論語館衆之外春菴來。講畢而春菴來于寢。談學又談世事。彼頃日毎日讀胡傳纂疏十枚。禮記大全十枚。各加朱。又致左傳句讀於兒童云々。余曰勿懈々々。及暮去。　聞今夕員長會於六義堂。評批諸生詩。狛庸執筆。云々。二月以來久無此儀。故詩數及百餘首。云々。庸多人之所求墨痕。故又不作詩。今夜所評庸詩無之。故侍此席乎。但爲執筆。員長呼之乎。　余今夕評花詩百首畢。

今日之眞至本宅。入夜而來帰（歸來カ）。曰顧言據未愈。顏色瘦衰。敎闘甚愁之。

廿二日。　館事如例。　狛庸讀六十一卷嘉應記。（安成所點也。）六十二卷承安紀。六十三卷安元紀。（共賀璋所點也。）凡百五葉改正訓點畢。石習對讀如恒。其外館中所勤無異。　及暮觀後園芍藥。此花在祠堂前。往年曾題詠。去年今年無觀花之興。故頃日雖開。今晩初倚欄觀之良久。使奴僕等淨掃其下。遺（遣カ）吉道問顧言病。及薄暮歸。曰稍快。云々。

今日友元示其所作櫻岡花倭歌序。今夕見之、則駢儷体、其中往往有佳對、可以喜焉。此鍋島直能所求也。櫻岡在彼肥前來（采カ）邑、岡有十境二十景。我輩及諸門生題詠之、此倭歌者亞相納言及雲客等所詠倭歌也。以爲一軸、請友元作序。

廿三日。　拜祠堂、謁墓如例。　館事如例。　狛庸有障不來。　改補暦仁元年五月以後畢。又改補延應元年畢。而自嘉禎三年至此併之爲第九十四卷。　春常友元狛元（伯カ）所勤如恒。　鍋島加賀守使來。寄于梅一壺。　太田備中守書至。曰、昨晩自日光歸、且謝閣扇箱記淨書早成。又曰、今月中可來話云々。余答曰、可與保著牧約期。

今夜石習侍焉。點說苑。時維短夜、頃間所點自戌至子、大凡十葉。今夜及十三葉。

廿四日。　館事如例。　伯元微恙不來。　改補仁治元年畢。　午後使狛庸讀第六十四卷治承元年紀賀璉所點。改其訓點如例。　狛庸淨書會津山水賦畢。是去秋以來無暇遲引、昨日漸成。又鍋島加賀守櫻岡廿景十境詩淨書亦成。是三年以前所催友元及狛庸其价也。余詩去々年夏既成、然各詩遲々。就中伯元詩頃日成、狛庸詩昨日成。此二通共藤勿齋之所知也。明日有勿齋招、且加賀守來會。故今日成就。其不敏於事、可推而知焉。

今晚伊勢神官堤刑部、川島圖書來。待館事畢而相見。談兩官（宮カ）事。移刻去。

二十五日。　朝陰。　早朝出岡、訪京尹牧野拾遺。依頃間參府也。有客對食。余亦入而相見。就洛邊

采地八瀬之事。有所謝焉。拾遺問史館之趣。移刻而出。時微雨。直赴前橋少將。既及巳刻。少將登城。余因天龍寺虔長老所管等持院内松巖院安。故阿州太守牌交。（少將）請余作記。欲應之。然作記。則其中可及公之事。公之意不可闕焉。故猶豫如何。少將曰。善哉問也。彼院事先日長老初談而初聞之。然非余所素知焉。我家老尼平野氏所爲也。卿不及記其事。以爲後證也。卿不設作之。善哉。云云。於是與少將別。而直歷杏路。到藤勿齋西窪宅。二月火災以後住之。主人喜而相語。乃讀通鑑綱目晉紀。漸及午刻。友元來。共喫午飯。而又讀綱目。良久。狛庸來。亦（示カ）會津山水賦淨書於主人。主人披見。而感其翰墨鮮麗。而勞慰之。曰。近日自携之。可呈會津羽林。云云。漸至未刻。鍋島加賀守來。今年初相面。此人逢火災。在遠方別墅。故互述積鬱。既而友元示櫻岡詩卷二通。及倭歌序。加牧甚喜。加牧請曰往歲胡氏傳講。依史館事而止。方今歸國在近。今日講一二段。則大悅何以加焉。余曰。如論孟。則一章一事。其旨通解。如胡傳則前後始終不連續。則其事論不明。如一二段講之。足下不可解悟。則可無益也。主人亦勸之。然以其輕率。故不肯諾。友元曰。期來年參府。而可也。蓋察余心。而抑彼容易歟。於是晩炊成。而各對食。及晩主人求詩。乃以綠陰惠（蕙）茂爲題。而各散步園中。及暮復初座。入夜雨降。半吟半談。戌刻又進點心。既而詩成。戌半各辭去。歸閣既夜半也。　太田備中守書至。廿九日夕可携館徒而來遊。雖保若牧有障。不及延引。云云。聞若牧老姑病篤。遺（遣カ）書問之。

二十六日。雨。　館事如例。　狛庸讀第六十五卷治承二三年紀五十八葉。（賀璋所點）。石習對校如常。

粗カ
租改定訓點。璋所點都四卷皆讀畢。　加加爪甲斐守書至。曰有公用可議之事。非面談則難述之。明朝可來會。小笠原山城守云爾。是諸老之所諭也云云。此二人者。今寺社奉行也。余答曰。明朝可早赴焉。此亦有公用可議之事。早欲畢而歸。如此之事先是屢有之。然不審何等之事。唯勞遠方早行而已。　館事畢後。狛庸巡講三體詩。　歸寢而後。遣書慈濟院。述昨日前橋所言之趣。　今朝春貞自湯治歸而來謁。曰少休養而自來月可勤館事云云。見其顏色不快也。早早去。　安成曰。備者所寫中書第三十三卷以後至五十五卷既成。其中考校畢者過半。又六十九卷以後卷本寫爲冊子者亦十余冊云云。皆逐次隨成校之云云。

二十二日。新婦微恙。故今晚其母來而留宿。入夜婦氣宇少快。余往視之。歸寢。閑暇無事。乃召石習。作新刊五倫書跋。殆及五百字。此書洛之剞劂氏小島廣繁刻之。憑荒川宗長求跋。彼父家富。所刻先考作序跋者有之。故余不拒其所請。

二十七日。　早朝赴加加爪甲斐守宅。路遠。辰刻到着。小笠原山城守先在焉。既聽僧徒之訴。少焉進朝膳。依和泉國牛瀧山僧徒之訴。而余有（衍乎）有相議之事。既畢暫談。而午前歸。岡春常。友元。伯元皆在史館勤事如例。　使狛庸讀第六十六卷治承四年紀上。石習對校如常。此冊安成所點也。凡四十三葉。　晚炊後。員長渡與諸生詩。其中佳者可二十首。　附五倫書跋於狛庸。令浄書之。爲刻於梓也。　館事畢。過六義堂。新婦愈快。　今日黑澤弘忠來而謝山水賛早成。不及對面而去。

今夜賀璋侍焉。加點荀子第七卷。此卷以下。先考未點。故聊有繼志之意。及此。

廿八日。　館事如例。　狛庸讀六十七卷（治承四年中）。六十八卷（治承四年下）。其安成所點也。自保元至此。凡十三冊。悉訓點改正之畢。依是附六十九卷養和紀以下四冊於狛庸。令加點。期來月中旬終點也。治承以前去年所寫也。養和以後今月所寫也。安成賀璋校新寫本。無暇。故未分附加點之事。

今朝昌山次郎四郎來問新婦。而喜其快氣而去。及晚意安法印來診新婦脈。曰無恐。莫勞心。而在六義堂。與余話舊。稍久而去。其後。余呼生馬市太夫。語是昌山休山累世家老也。休山家衰世臣皆離散。唯彼獨留而仕焉。頗知醫術。故新婦自幼飲其藥。故此間每日來。今朝傷產。雖無他。然終日不歸。侍候焉。雖使意安診脈。然猶用彼藥也。傷產可惜。然新婦氣宇無他。可以喜焉。及暮歸寢。

今夜石習侍焉。點說苑。

二十九日。　館事如例。　改補仁治二年畢。至三年三月。日次記終於此。其餘所勤如常。　新婦彌快。　館事畢後。安成巡講職原。　今晚依兼約。携友元。伯元。狛庸。松壽。赴太田備牧。路程僅三町。故徒步而出。路過書肆。又過賣花所。而到備牧。主人自迎而入。暫談而進膳。膳畢。與主人談慶長以來古事及近世之事。稍久。其後被示短劍。曰。傳稱是猪早太刺鵺之刀也。請作之記。余諾。主人是賴政後裔也。故傳此劍也云云。及戌年（衍平）半出。元及松壽門外相別。余携狛庸。又徒（徒力）步而歸。入德門下狛庸相別。余直入六義堂。春澤在焉。問昌山休山來問既去云云。余逢新婦而歸寢。春澤來談。移刻而去。

今日備牧以春常不來爲遺念。

晦日。終日雨降、館事如例。春常病後出席草慶長四年。改補仁治三年畢。自元年併之爲第九十五卷。而又改補寛元ミ年至七月。

儒者新寫中書二十三卷以下至五十五卷。朱句一校畢。養和以後下書。亦追日而成。隨成而加朱句。而後追卷加點。始而終。終而始。凡卷本三遍。冊子二遍。而後淨書。是例式也。館事畢。至六義堂。新婦彌〔彌カ〕快。品山左源太來。暫談。婦疾使島周尾退。書京都尾州俗書七八通。猶屬淨書五倫書後序。乃遣〔識カ〕於京都書估小島氏。彼是移刻而日既暮。

今夜石習侍焉。點說苑。

今月所改補六卷。所改訓點十三卷。殆五百葉。是所自爲也。命諸生所寫所校不遑枚擧也。夜讀私務者顧言曰〔回カ〕植病。賀璋亦多障。石習不闕。當直。然說苑字數細多。成功少多。

五月

朔日。己亥。雨晴。以端午近。不登城。

早朝祠堂小祭如例。飯後拜聖堂。過六義堂。入奧。逢新婦。彌快。乃出於春常書堂。觀遠近景。土峯陰而不見。前林綠樹陰茂。池水湛湛。與生駒氏談。而問休山大坂之役得首級之始末。彼詳語。其事移刻而起。在諸墳墓。遶園中而歸寢。自讀後堀河紀下。是第九十二卷也。以下幽瞭眼。其來猶可

以久。故不及待之。至其半而休。時既午刻也。
足利學校住持僧傳英來。謝祭文告文之事。且談曰。修營既成。安聖像及四配神主。云云。然後問小野篁行實。余大概答之。而曰。友元爲小野氏之裔。可憑之以記之。彼喜焉。又問易之事。余不及詳告之。良久而去。　喜多見五郎左衛門寄書曰。稲濃牧有言。曰。高力氏藏書不及官納。可隨意分散之云云。余答曰。彼爲罪人。則非可憐焉。然四十年來所聚之書。分散可惜焉。定入書沽之手乎。其價定。則陳氏樂書。梅聖兪集等希世之書也。我亦欲求之。乃抄出此二部及五六部遣（遺カ）之。　晩炊之後。甫直來。良久侍坐而去。彼自去秋每月朔必來。爲詣春信墓也。朔日者。佳節也。且館之休日也。故平生交厚懇遇者亦少。詣墓者唯友元。猶庸甫直及龍泉。或每月或隔月來焉。然在今日。則直一人而已。余去秋戒直庸踈懶以來。直恥而勤之也。至若侍史等。其追慕之淺深。亦就其所行。自見焉。及晩試令島周尾退等讀九十二卷讀殘處。畢此等常勤運筆之事。今始在余前唔咿者也。
二日。拜祠堂。詣暮（墓カ）如例。　館事如例。　春貞初出席。加朱何於新寫本。　令賀璋讀第九十三卷。九十四卷。余自對校之。　自今日分庸書者。淨書呂秦以來。而手跡劣者。不入其列。寫草本。　及晩石習歸。與賀璋對校之。余側聞正誤如恒。習余（今カ）日始謁藝陽世子云々。　館事畢。往訪卜幽眼疾。針治後。醫少快。乃相語。及薄暮而歸。
伯元昨朝謁忍拾遺。松壽謁會津羽林。共及史館事云云　頃聞春慶（常殷乎）勸余灸治。今夜又言之。余今

無病。當思連年多憂。每日勞苦。然飲食不減。氣力不疲。可以恠焉。灸治亦無用。然彼所勸。其考（孝カ）志難拒。故約明夕。

三日。　館事如例。　改補寬元元年八月以後。而盡同二年。三年。　友元草後宇多紀建治元年。　春當草慶長五年。　伯元草神代記上卷。畢草下卷。　狛庸點了六十九卷。而點七十卷。　春貞安成賀璋等加朱句。至八十三卷。　今日永伊牧家人伊藤氏。朝倉氏等與清隆等點撿去月中傭書之紙數及日支等事。去月中所寫三十餘卷也。其内廿三冊者。中書加點本。（紙代一錢。）其餘者下書無點也。（紙代八分。）　如先例。　館事畢而後。余灸治背肓十一穴天樞及足。凡藥灸五十八壯。（灸十壯。一壯。）當常島周炳（炳）之高澤及清隆安成賀璋石習春泰皆候焉。春當在側。及薄暮而畢。　德生菴誘引一士人來拜。　理堂觀國史館。余不及逢之。清隆之眞等導之。聞士人者。因幡少將家老也云云。

今夜石習侍焉。點說苑。終第九卷。

四日。　雨。　館事如例。　依榮陰延引。伯元。春貞來。改補寬元四年。畢。自元年併之爲第九十六卷。而改補寶治元年至六月三浦滅亡。其餘館中之勤皆如常。　今朝休山妻歸其家。依新婦平復也。

昨今之間諸門生贈經物。賀端午也。

今夜雨中獨座。一覽朱子行狀。加朱句畢。此黃勉齋所作。朝鮮李退溪輯注之本也。新刊本頃日得之。乃昨朝少讀。而今夕畢之。凡五十五葉。刊本之點不好。略改之。然未及精訂。

五日。雨晴。朝拜神主。辰刻登城。路過井河牧。少談其出。而述端午之賀於前橋第。而入營。春當經歷諸老。而既在營中。巳刻拜謁畢而歸。休於姪憲宅。而訪倉橋氏。少談而歸。憲及狛庸在六義堂。暗語而歸。憲庸去而向直來談。移刻憲及直作晩炊而去。　酒井匠作寄單衣絺衣。例也。　他適之間。館中諸生等皆來賀。　及暮石賀璋作若紫硯歌幷引。都四百餘字。是若狹家老土岐氏所求。硯亦若狹產。而其色紫也。故號若紫。憑璋求其名。又求記。然以歌代之。口授之間。野傳來而侍傍。聞之及秉燭而成。野傳去。　入夜石習侍焉。點說苑。

六日。　館事如例。改補寶治元年七月以後畢。又同二年改補畢。併之以爲九十七卷。　午後改正狛庸所點第六十九卷畢。　狛庸石習對讀。　田中好安來。示若紫硯歌。彼曰。土岐氏可喜。云云。

風聞。去朔日小田原大地震。　三竹書至。請其所纂病餘友〔反カ〕古錄序。　今日館生佐筠璧請移居傍舍頃間。依春澤賀璋有此願。故許之。

中午越前士人蘆田圖書初來。勝之昌爲先容。此人頗有學問之志。適從國主參府。故頻請相見。而來以國產鳥子紙三百葉及鮎鮓二桶。而代束脩。相見禮畢。問爲學次第。又問四書五經傳註之異同。又問易春秋周禮之大槩。余奇其志。祥〔詳カ〕答之。其餘所談件々。及暮而去。且拜。　聖堂而歸。聞此人之父仕旗下。食三萬石。有故蟄居。寓越前。至圖書。遂爲其家臣。今食八千石。自少好學。今年改及五十云々。我昔編寛永系圖時。知信濃国士依田氏仕。　東照神君。討信州蘆田城。乃是圖書先祖也。

今夜一校第九十五卷仁治紀島周侍焉讀元年二年而夜闌故閣之。

七日。春常品保田若狹守姑之喪而訪阿部政重於本庄別墅。余閑居而令左筠島周讀仁治三年畢。本庄宮內少輔來談移刻。此人本二條殿家老能知朝廷故實及諸公卿家事。今爲館林殿外戚故爲其老臣。然與余逢則猶談昔事。藤勿齋使金子氏來有所請問而去。松平主殿頭書至寄蕨粉。而有來廿五日招。然未決。春常帰不逢若牧而逢政重。良久談世事云々。及晩口授石習作病・餘友（反カ）古錄序。三竹書中有求早成之趣。故幸休日而成之。乃令在（左カ）筠淨書。以遣之。凡六百餘言。今晩衆思可召若牧。不然則可訪小田原拾遺。然懶出行。且雨降故止。赴六義堂。時一商人來語曰今度儉約制法嚴而工商徒甚困窮云々。此者余外族也。凡滿城皆論儉約俄嚴。堂庭薔薇盛開。乃賦二絕祝春常文才之增明。又期得孫之慶。而後帰寢。日已暮。入夜雨頻寂寥。左筠在次座讀書。乃示一絕勸勵之。昨日移居。今日終日侍坐。嘉其志及于此。又使吉通寫友（反カ）古錄序於家集。使島周修遣（遺カ）三竹俗書。此間偶見吾與籍寫五言小絕三首。分畀島周吉通及小童次房。以慰雨中之寂。

八日　晴　館事如例　使猶庸石習對校第七十卷壽永紀。改其點。及午刻終焉。其後改補建長元年畢。至二年九月。晩炊之前大久保和泉守來少談而去。伯元草神代紀畢。自今日與春貞對校第三十三卷以下。今日終後三條紀。乃是第三十三卷也。三十二卷以上舊冬既中書之。而今

春對校畢。三十三卷以後去月中書之。故自今日及此事也。其餘。各所勤如常。　今日去月中傭書料傭人持永伊牧印到官庫受取之。如例。　館事畢後。春常訪卜幽。稍久而歸。眼疾無他云云。　薄暮獨坐階前見園中景。緑樹林茂。歸鳥來集。夕陽沒西。晚鐘入耳。命正種。令奴僕伐枯木。青通亦奔走其邊。往年在本宅。偶來于此。則甚添興趣。頃年常居于此。則眼熟耳馴。所視所聽尋常而已。今晚偶無事。如此。　風聞。越後村上城下火災。百餘家燒亡。遣書於榊原熊之助家令河內氏。唁之。彼家式微。可以歎息焉。　春常呈齋徵詩和三首。其好加批評授之。　今日鷹田陶書請借周禮史記初卷。欲寫序點也。乃借許史記。以周禮爲秘本故不借之。家藏五經十三經者。先考訓點也。未曾出門外。雖親炙門生。不許妄見之。況於新知哉。

今夜石習侍焉。點說苑終第十卷。至此半部也。未知秋前終功否。無奈短晝何。加點之間。半輪月升。映窓紗。乃有感而作一絕。授石習。

九日　館事如例。　改補建長二年十月以後盡(盡カ)同三年。而自元年併之爲第九十八卷。　友元弘安紀草之。　春常草關原合戰始末。　伯元春眞對校第三十四卷五卷畢。其是白川紀也。　狛庸點第七十一卷畢。點二卷。　傭者所寫淨書草本逐日而成。安成賀璋隨成加朱而一校。湊安亦爲之。　龍泉。井的久病二三日以來。館事(生カ)病者三四人稍乏執筆。頃日松壽爲春常執筆。石習日日(日カ)勤余改補之事。如常友元筆吏者村正久勤之。青通寫之。正病則淮省代之。今日正省共病。故春泰代

之。佐筒島周寫余所改補事、如當。然以改補早成、故頃日所補有餘、所寫不及。

今朝京都書至。余宅留守林理玄疾篤。是之眞老父也。今年既七十。以此明朝之眞發足。此老人幼而被顯祖養育、而久仕先考及先妣。自余幼時、常被抱撫。自先考移家勤洛留守、至今年三十五年。且有同姓之好。聞其老病、甚憐之、諭之眞曰、留守之事、汝先可代勤之。汝往省畢、事可早東、而召本宅留守大木氏而曰之。眞往還之間、可來候焉。　堀田五郎左衞門書信至、贈曝布。

今夜令佐筒讀第九十六卷寛元紀畢。是昨日寫畢。今日賀璋加朱句了。故再見而聊改之。

今日陰。及晩而冷。入夜而雨。

十日。　終夜雨。今朝滂沱。未明之眞發足。時既入梅雨節、行路之難可察之。然比及鄕里、老父猶存則爲幸。

已刻館事如例。改補建長四年、盡同五年・六年、而畢七年。合之以爲第九十九卷。又改補康元元年畢。頃間友元草木（本カ）大槩詳而文路亦通。故改補不多。是以毎日所爲益進。今日殊成功多。

伯元春貞對校第三十六卷（白河）・三十七八卷（共堀河）。畢。儲者誤點畫者、訓點少差、改正之。　友元・春當所勤如當。　今日儲者淨書一冊成。賀璋一校。加朱句。自此隨成、高・賀等館生可一校加朱句也。如人名地名、以尺引之、如先例。爲其不曲也。　伯庸點畢七十一卷。　春當侍生廣俊宜初寫慶長紀草、依館生疾者多、轉補其闕、且試其翰墨也。島周・俊宜共習伯庸墨帖者也。

今夜賀璋侍焉。點荀子畢第七卷。
十一日。館事如例。早朝狛庸來。伴朝錤而相携出席。改補正嘉元年二年。正元元年。畢而自康元元年至四年。爲第百卷。伯元・春貞對校第三十九卷・四十卷。（共撰河紀）友元草弘安紀。參校元史。東國通鑑記蒙古入侵之事。以余改補漸迫弘安。故頗書（盡カ）精力。春常草畢慶長五年六年之事。松壽連日（日カ）採筆自謂甚勞。然以近日畢功。故欲勤之。狛庸點畢七十二卷。約明日可改點。先日期自六十九卷至七十二卷之點。十三日以前可終之。果如其言。余嘗言庸畯足也。然余不着鞭則遲留。今般亦然。左筠寫畢九十七卷寶治紀。乃使賀璋加朱句。分建長紀。使筠・周寫之。今日非的病後初出。是亦寫建長紀。岡剛來。（號碧庵）曰龍泉病氣未愈云々。津省村止猶未出席。其餘各所勤無他。越前羽林使來。贈蠟燭二百挺。夜學之助可以喜焉。依頃日參府也。逐使者謝之。今晩員長評諸生詩。野篤安成田植各進詩科一等。員長連印。余加印。皆如規式。今夜石習侍焉。點說苑。去冬所作四言三百首。尾退輯寫爲冊。請春常求名。乃號之曰正葩餘薰。且作序示之。余今朝見其序文。今夕佐筠侍坐。余問曰汝鄉里奈何。對曰產于尾州。而移於越後。及十八歲喪二親。且無姊妹弟兄。爲親族被携而寓高澤。學醫然不顧醫業。故勤史館之事云云。余聞之憐憫加焉。今夜戲謂石習曰。諸館生所勤不同。故記于冊子。然汝勞每日不異。故其名稀出。對談者勞輕。以兼役故記之。改補執筆者勞重。以其常故不載之。凡事無大小如此者多。

十二日。館事如例。狛庸石習對校七十一卷七十二卷。余閲之改其點。如恒二冊併七十余葉。其壽永二年紀也。今日諸生病者皆愈出居。故村上爲友元執筆。如前井的律名分寫建長紀。唯龍泉未出。其餘皆如昨日。春常令春秦執筆。而令松壽及俊宣分寫慶長紀。今日既草之。至慶長九年。今日荒川宗長自京都寄新板點本戰国策。此十年以前借家本。然梓刻遲滯及此。今晚自申後至薄暮。加朱句於三國魏志。去々年殘課也。遇喪後雖閣之。依有遺恨。且魏志僅餘一卷。故再起。今晚所讀細字二十三葉。夏日之長。不可容過焉。老嬾猶然。況於少壯哉。今夜田植病後始夜直。作猪早太力（刀カ）記。此先日太田備牧所求也。

十三日。早朝春常出。訪前橋少將及永伊牧。辰刻余亦出。赴前橋第。主人曰。今朝春常友元來。少談出。過酒井匠作。匠作在牛籠。遂家督叙負佐。而出。時故少將近習者寺田氏鳥井氏等在次座。余相見。懷舊不止。又坐相語。移刻而出。經歷細川越中守本宅酒井河内守。而入姪勝澄宅。仲龍候焉。賀璋在焉。曰。匠作牛籠園中優曇華開。命田好安問先例。安之昔故請璋勘之。自今朝與仲龍勘之。未得其例。故歸館稍遲。余曰。是芭蕉花也。芭蕉誤稱優曇花事。見東鑑。可校見云々。既而赴本宅。問顧言疾。顧言出謁。顏色甚衰。然病已愈而飲食稍進。可逐日平復。数圓及賀璋在側。已而訪大久保忠隆。賀生男子。少談。喫併（餅カ）而出。過長谷川藤治。見其新舍。經營甚疎。乃出過高木氏。對談移刻。喫晚炊而申刻歸。薄暮春常歸。於伊牧喫朝餐而

到昌山休山。終日相語云々。　黄昏微行過高安成小倉。察其可爲狹隘。唯携尾退一人。入而見之。則果太隘。然隔籬。見往還路人。爲一與淸隆閑之蹤迹。少焉春常至。春泰從之。淸隆少子六歲堂（章カ）追父來。安成進土器以觀之。且謝之。余及春常授盃之後。安成與淸隆尾退。各三巡飲之。秉燭而歸。安成送來。懇謝之。彼十餘年之間。獨侍筆硯。勤勞不倦。禮記周易私考。及先考文集詩集編輯。專預其事。而未曾言仕官之願。爲人謙恭敦黙（默カ）。諸門生及同僚皆知之。今幸得微祿。舍於岡下。故欲往觀之者日久。今夕遂及于此。非好微行。感其舊勞也。安成去後。賀璋自本宅歸。呈優曇花勘文。佛經之文。翻譯名義集及唐岑參優曇花歌。并東鑑下學集等頗詳矣。余一覽之。諭曰。是非汝力之所及。素知所以勘事。且借勝澄藏書之故也。畢竟讀耕子教誨之餘恩也。勿忘舊主。勿怨（忽カ）勝澄云云。諭畢命明日夏至觀文之事。　今夜石習當直點説苑。

十四日。　雨。　館事如例。伯元。春貞堂（棠カ）陰式日。猶庸。松壽病。友元出席。次座諸生勤事如常。改補文應元年。盡弘長二年。至二（三カ）年九月。館事畢後。瀧田圖書來。所問件件。殆三十事。或詳答之。或略告之。其中忘其出處者一二事。及薄暮而去。余與彼再會。其爲學也。非敏捷者。又非通達者。然四書五經句讀一覽。其餘群書粗見之。或一兩句。或一二章。記臆而悅者也。無慮遠之費。而有多聞之志者也。在邊鄙之士。則可謂奇也。彼有求講談之心。然聞其在府久（不暇乎）。故慮（感カ）一二講無益。而雖感其志。未領焉。臨去。春常出而過焉。

今日田植改書早太刀記。今夕令賀璋點之而令佐筠寫於家集明日可遺（遣カ）備收唯豫勞淨書耳。

今朝夏至祭如例。勝澄來會。

今夜賀璋當直。點荀子。

十五日。小祭如例。館事如例。改補弘長二年畢。自文應元年併之爲第百一卷。而後改補弘長三年畢。是年時賴卒。其事甚長。其餘各所勤如例。但春貞。松壽依病不出席。及暮與友元赴建部自得軒。及亥半而歸。今日甚暑。

今朝田中好安爲其邦君（酒井匠作）使者來告曰。園中芭蕉花開。欲與前橋少將議備台覽。談倭古事組考之猶有以爲辭。則欲聞之。乃令賀璋考花史記一二件。授好安。此花之開雖不每年。然不可以奇珍之。既　上覽之事決。則無奈之何。

十六日。友元狛庸早朝來伴食。昨晩盧田氏贈雙鯉。故招之。館事如例。改補文永元年。二年。併弘長三年。爲第百貳卷。其後令石習讀九十七卷資治紀畢。今日令伯元考元元集補神代之事。春常慶長紀草案至十六年。已終功。松壽執筆。自永享至此百八十餘年。所配分盡成之。可以喜焉。如其加補。則可逐日成之。友元終弘安四年蒙古敗軍之段。既至五年。六年。是亦近日可終其功。前錄四十冊。中書表紙成。

永伊牧書至。曰。明夕可携春常友元而來。且曰欲見草本三四冊云云。今日暑氣如昨日。

自申半令島周。尾退。對讀第九十八卷。紀。延長入夜而終卷。　今夜一覽魏志了。凡三十卷。併本文及裝（裟カ）註加朱句（句カ）。每有館暇讀吳蜀志。然未可知焉。暨了之期幾乎荀子說苑所點猶餘半部。要之在今則史館之事當務也。其餘可任運而已。然不可徒送烏兎。謂無暇則無暇。自卯至巳。自申至子。則館之暇也。或乘興而應人之招。或與客談。而散懷。亦可任心。至文雅展舒。則死而已耳。

十七日。　永井伊牧書至。延今晚之招。

館事如例。　改補文永三年。四年。五年。畢。併之爲第百三卷。蒙古之事起。　伯元。春貞對校第四十一卷二卷。共堀川紀。其餘所勤如恒。　今午前辻達來。暫談去。其後松平主殿頭來。約廿五日來訪而去。長谷川藤治來。土屋忠兵衛同道。巡視館事而去。及晚而風。中島宗古來。請曰。此度承鑄新錢之事。其錢文欲令能書者筆之。余曰猶庸可也。然是亦官事也。汝一告諸老。而得其旨。而後可命庸也。書賈白水子携新板東國通鑑全部五十七冊來。是水戶參議所命。而余曾作其序。故先早持來。白水近日可參府也。又一書賈來。示新板天原發微三才圖會各一冊。是亦欲終全部也。發微小部也。且余本不好。故約求之。三才者大部。其成就不可計也。故不及求之。余本亦好。類本非所求也。頃年板本甚多。事文類聚既成。朱子語類半成。又聞朱子大全有開板之催。通鑑綱目亦既開板。不審其成功否。如此之大部。開板誠可也。然淺學者妄加訓點。而誤多。是遺恨也。聞昨日牧野佐渡守恩許京尹職。板倉內膳正近日可入洛代佐牧。護帝都云々。

自申半至戌上刻、使左筠島周對讀第九十九卷建長紀畢、今夜雨作廬峯石說、左筠採筆、是石有雙劒之勢、又有似瀑布者、故係或人之需、而名之、且作說。

十八日。館事如例。改補文永六年七年八年畢、爲第百四卷。友元草弘安八年所殘纔二年。伯元春貞對校第四十二卷四卷畢、其餘所勤如恒。余昨夜泄瀉、今朝未止、喫粥出館之間自止。然未喫飯、猶用粥。飲春澤藥、正通針治、及晩漸平復。春常亦泄瀉、甚於余。今日養保在六義堂、藥治針治。今午蒲田山益來面談。是得菴子也。得菴家富、而以學問聞於世、然益近年甚貧、學問又不聞。余曾逢於洛中、絕廿餘年。彼以乾永貞狀來請謁、故對面。彼今仕酒井日向守云々。野傳來侍改補之側、且曰、先年有夢詩、春常友元伯元等皆有和、乃持其詩卷來請、余亦和之、其後與友元談、件晩炊而去、卜幽針治之後眼病無他云々。

今夜石習侍焉。爲之路其寫點本新序、而後點說苑、如例、以腹病後故、葉數不多。

十九日。陰雨。拜敬吉神主。余腹疾復本。春當（常カ）亦漸好。巳刻令左筠島周對讀第百卷畢。午半依約赴小田原拾遺。時榊原左衛門佐先在焉、待余至、而共入寢、與拾遺談。中島宗古同類候次座。及錢文之事、使狛庸記之事。拾遺亦頷焉。晩炊畢後、榊原退去。余留而談移刻、及儉約新法之事。拾遺謂、近年國家太平、士農士（工カ）商共奢、而用度共乏。今先示儉政、使士農安、而欲用度之足。工商貪利、當時雖不喜、而他後必自得其安。余曰、奢古來戒之、故曰與其奢也寧儉、然儉則固、固則至吝

齋。故謂儉過則無上下之等。儉字雖見溫良恭儉（謙カ）讓。聖人亦儉釋此。儉曰節制也。節制之儉則無過分之煩。乃是儉德也。拾遺曰。好。今所示喩。皆是應其分也。然人各倣奢。有過分之意。故嫌儉約也。余又談大學末章孟獻子之言。拾遺領焉。其後談倭漢故事。申刻之後辭去。而過板倉内膳正。勞上洛之事。而欲賀牧佐牧許職之事。而赴之。與中偶過書估之門。乃是平生出入我家者也。卸輿而一覽書棚。把一小冊而出。而到佐牧而歸。日既暮矣。加賀羽林書至。告歸国之事。乃遣報書。春常腹疾彌善。

今夜賀璋侍焉。點荀子君道臣道篇畢。　聞村顧言疾頃間復與（與カ）。今日使吉通問之。

酒井匠作閑中芭蕉花今日献。　營中。其事賀璋今晝於勝澄宅而談。今晩稻濃牧亦及此事。

二十日。　館事如例。　改補文永九年十年畢。

伯元。春貞對校四十五卷六卷。其餘皆如常。

藤勿齋來談曰。先頃會津賦浄書甚協彼中將之意。云云。余戲曰。何告之綏。勿齋曰。欲自來言之。余曰。其後使來。不及此事。足下其忘之乎。勿齋顧狛庸自笑。而後見新板東國通鑑。而譽仲龍所筆之序文鮮明。少焉見館事之忙。早早而去。　及晩中島宗古來。曰。錢文之事中久和牧。乃諸老相議。而其事決焉。乃與狛庸相約。庸曰。今夕可筆。明日使來。則（于喩乎）附遣之。宗古悅而去。

今朝依尾退乞。而作其竹瓶銘二通幷小序。其事見家集。　今午倉橋尚政來。至奥而去。

今夕遣[造カ]建暦新制於小田原拾遺。昨夜所相約也。此新制後鳥羽院所定。在藤道記。[家脱乎]

今夜石習侍焉。點說苑。終第十二卷。

二十一日。終雨。館事如例。改補文永十一年畢。併九年十年爲第百五卷。而又改補建治元年畢。友元草弘安紀畢。其所分配。自保元元年至此悉畢。此以後伯元春常所分配。既畢。凡自昌泰至慶長十六年。凡七百十五年。皆草案既成。可以喜焉。予所改補。猶十之四餘之。可勵力之時也。伯元。春貞對校第四十七卷八卷。其餘所勤如常。　申刻後春常巡講論語。館衆之外聽者稍多。

今日狛庸書錢文寛文通寶四字。而其表書文字而寓寛文之意。以爲新鑄之證。是諸老所議定也。乃附中島宗古使而遣[造カ]之。古等六七人。今度受諸老命。掌鑄錢也。古等累代調進御服者也。今加此事。是亦爲彼等。贍其家產之恩命也。

今夜狛庸來。縦點西銘幷朱註及論畢。猶餘總論末。以短夜故。未終功。及夜半而去。時雨猶不止。泥路滑々。檐滴點々。且寒氣如秋。

今朝館事前使左筠讀第百一卷。余自對校而終卷。頃間儲者達筆者寫清書。劣者寫卷本。而爲冊子。隨成寫朱句。而或校讀。或加朱句。或加點。漸々追次而日進。　今日勝澄來。與仲龍讀前錄。聽論語講。而黄昏歸。

二十二日。雨止。使左筠讀第百二卷。余自對校。而改誤字。漸及巳刻畢卷。

已刻館事如例。　改補建治二年。三年畢。併元年爲第百六卷。　伯元。春貞不出席。如例。　猶庸訓點二冊成。約明日考改。　友元。春常校定頃日所草。而各加朱句畢。自甲辰冬至此。各歷五年。終其功也。其間春常屢有障。友元有叔母喪。有日光行。而闕座四十餘日之外無怠。其執筆者村顧言。龍泉。元貞。而中間以來村止。專勤之。止有障。則貞及春泰時時代之。寫之爲卷本者初不定其人。中間已來尾退獨勤之。春常執筆者。初田植。其後龍泉。井的。元貞。頃間松壽。春泰勤之。就中龍泉勞多。寫之者初不定其人。中門（間カ）爲周獨勤之。百日餘。頃間松壽及倭宜勤之。伯元所草者去年既成。其執筆者初石習。其後井的大概勤之。湊安寫之。嗚呼甲辰冬四分七百十五年。而令四人草之。至丙午夏春信草案多於二子。然二子全成其功。信獨不終事而早世。痛哉。龍泉初信執筆也。寫之者石習也。余所改補所新作。甲辰以來至丁未之夏。猶庸執筆。自以訓點附庸以來日日侍務執筆者石習一人也。偶有障。則賀璋井的氏（代カ）之。然其數不過一句。自去年夏至今。所作三十七冊。所改補五十冊餘。習無不預焉。既馴熟。便於其事。寫之者雖不定其人。佐筒所筆尤多。島周次之。及其成。推則他生亦助筆也。安成。賀璋指揮次座之事。掌文庫之事。頗爲繁務。故不預執筆之事。是館中諸生勤勞之大概也。其餘不追細（叙歟乎）

中之半。蘆田國書來。所問如先日。而袖綱鑑來。問宋朝之事一二件。及黃昏而去。　入夜調遠方俗書數通。而後口授田植。作三絶句。示三員長。述其修史之小成。又追憶亡嗣。作一絶。以悲其早世。不

終功。

二十三日。　祠堂小祭如例。且詣墳。

館事如例。使狛庸石習對讀七十三卷。七十四卷。改其訓點。二冊合九十餘葉。　春常友元始對校第一卷淸書。村止侍焉。以三部參校之。勝澄側聞焉。伯元。春貞對校第四十九卷五十卷。此亦九十餘葉。其餘如常。　今朝示昨夜所作四首於員長等。友元先和之。又作小簡。附村止歸寄卜幽。告友元編集草成。且問其服疾。　今晩點檢館中書而有納文庫者。又有新出自文庫者。

今朝田犀寄書。示二絶句。請點竄。曰頃聞列水戸修史之所。草傳三篇。欲憑聊適備相公之一覽。故副二絶。云云。二首倶如尋常話。無意味。然其旨通。故改正數字而遣之。　午時田中好安爲匠作使而來。贈時服一襲。伴晩炊而去。　及晩小田原拾遺寄書。返先日所借之建暦新制之書。此制法道家記中有之。順德帝在位時。後鳥羽院所定也。　伯元談曰。一昨日麾下之士坪内氏。水野氏論事闘爭。坪内殺水野而出奔。不知其所之。水野從者二人倶死。坪内從者二人被擒。云云。　賀璋持畫三幅。而告曰是永伊牧家僕求贊也。其一者太公。其一者范蠡。其一者張良也。乃附島周而退。　自申之半左筠島周對讀百三卷。今日春泰所加朱句也。未終卷日暮。秉燭讀之畢。　春常呈今朝之和章。且和孺亡嗣韻。　今夜石習侍點說苑。

廿四日。　朝間和野傳所求之夢詩三首。左筠執筆。乃自書附村止遣之。村止持卜幽返簡來。

館事如例。改補弘安元年二年三年。以爲第百七卷。春常友元對校第二卷淨書本畢。字書訓點時（特カ）着心。且爲記憶。每日限一卷。伯元。春貞對讀第五十一卷二卷畢。友元所草已成。故村止侍對校之側。尾退加左筠島周寫改補本。自今以爲式。井適。加安成。賀璋加朱句於淨書本。然今日安成有暇。故命七十七卷訓點。左島等所寫之卷本。使春泰加朱句。若有暇則可爲助筆。改補本之中書之朱句松壽元貞湊安可勤焉。若有暇則是亦可爲助筆。此趣昨日命焉。令安賀得其旨。今午田犀來。伴晩炊而去。及晩春常友元。狛庸赴伯元宅。今午松平主殿頭書至。曰。來月當歸城之期。明日館休幸也。可來遊云々。

今夜田植雖不當直來侍焉。乃口授之。作本草綱目類編序。是建部自得叟所纂。以倭字四十七分類釋名附方修治也。依其需及于此。友元亦作序。今朝一見之。植退而後。口授左筠。作緝柳說。爲授高安成也。往年安成獨勤侍史之事。今侍史多。且以其漸老。故許夜直之事。然夜直者。往々授詩文。安成謙退漫不求之。頃日聞春信乎（手カ）書緝柳二字。授彼故今夜閑暇。乃及于此。頃間。村顧言病篤。余甚憐。今夕尾退往訪之。歸曰。昨今甚快幸也。半夜春常未歸。余入臥帳。

二十五日。朝陰。午後雨

巳刻携春常。出而過品山休由談。其三子共侍焉。移刻而去。乃依兼約赴松主殿頭箕田第。友元自

今朝至講小學。待余到。探幽法印依例在此。狛庸得主人迎馬。既在此。主人談曰。一昨日京極伊勢守改丹後田邊。移但馬豐岡。而以田邊賜牧野佐渡守。加封三千石云々。既而探幽示新畫一幅。乃是先日所約余壽像也。圖樣妙絶。可以喜焉。彼當時無雙之畫工。歲既老。不漫設色。然隔月早成。可謂幸也。又爲友元圖葵日。是亦奇筆也。其後各入浴室。良久而復初座。進晩飲。嘉肴美味稍備。嘗春末過。如此治具。主人示中華小畫三十枚。求贊。乃約余十首。友元春常各八首。狛庸四首。以來月十日爲期。依主人歸國漸近也。今日之招。爲標出園中景境品目也。然以雨天。故主人不强焉。探幽勸之。余亦謂遠路再來不可期也。於是各自持傘而出。主人導之。時雨亦微也。園中甚廣。可以遣興。可以怡眼。遠而富士筥根鎌倉甲州在近。而西品川之海。箕田之民戶。房総之山。武野之廣。其餘猶多。雖天氣空朦。猶然。況於晴天哉。園中則喜（嘉カ）木之林。華花之圃。不可勝計。其崖下有家士舍數十字（宇カ）。今春火災皆燒。園中茶店罹餘火。故園中稍荒。主人移此未幾。遇此災。故未遑修築。可逐年營治之。先請景境品目。探幽曰。各品題成。則某可寫圖之。時日已暮。乃復初座。探幽以老衰先去。余父子友元。狛庸留談。乃相議。標定八景十六境。狛庸採筆。余曰。八景某可悉賦之。十六境此座之四人加伯元。林凞卜幽聯適。總八人。各二首可賦之云々。而名其園曰燕適。主人悅。戌剋喫餅羹。而各辭去。路程甚遠。到岡歸則既半夜也。永伊牧書至。明夕可來云々。

二十六日。雨晴。朝起遣回書於伊牧。而召左筠筆記昨日之事。　辰剋前橋少將使者上田氏來。

贈暑衣二領。少談。謝之。

巳刻館事如例。改補弘安四年。爲第百八卷。春常友元對（校脫乎）第三卷。　伯元春貞欲校五十三卷。然此冊未加朱。故貞加朱。伯元加補神代紀。其餘皆如常。　勝澄携仲意來。對讀前錄。

喜多見氏寄書。告高力氏書價。乃約求陳氏樂書梅宛陵集鄭氏通志。此三部未家藏故也。其價雖太高。然以希世之書及此。　今晚賀璋巡講三體詩。常衆之外。南直來。

申後携春常友元。赴永伊牧。納延喜紀清書一冊治承記中書一冊元弘紀天正紀草本各一冊於一（匣カ）連。而往。先過前橋第。謝今朝之贈。而到伊牧。面話迎接快然。乃示四冊。令春常讀天正紀數段。而頗會其旨。戌半進夜食。而出。今夜快晴。徒步相語。而與友元別而歸。

廿七日。　快晴。　朝令左筠讀第百四卷畢。

館事如例。　改補弘安五年六年至七年四月。　春常友元對校第四卷。　伯元春貞對校第五十三卷。　狛庸點了七十五卷。點七十六卷。以七十七卷八卷。而令安成賀璋點之。其加朱暇之勤也。璋點既成。其餘如恒。　申刻後遊狛庸宅。友元伯元春常及南直徒步同道。野篤松壽春貞末至。田楷尾退從來。春信沒後始來。非無感懷。既而夏題三十片紙書之。搏之爲丸。置於床上。各探之隨成各取之。酉刻進膳。漸及亥刻。三十首成。余五首。春常友元各四首。伯元三首。篤直壽貞。主人及楷退俱二首也。南直爲講師。於此將歸。主人留焉。乃令其弟犬松吹笛奏陵王畢。乃進點心。此間余作四

韻一章。示主人友元執筆。主人喜而誦焉。過半夜而歸。各亦徒歩。至入德門下。衆皆別去。余入弘文院寮。春常入六義堂。横退從而各入其舍。今日勝澄及賀璋石習等數輩有障。而不赴。故携横。退也。人殺見太田備牧小簡云。來月五日晩前橋少將來遊。可招余及春常友元并狛庸之旨也。余對答曰申後則可往。申前則換七日休日可赴焉。然可與伊牧議而決之。

廿八日。　早朝遣返狀於備牧。　贈著衣三領於狩野探幽。而謝圖余眞之事。　備牧報至。曰五日之事。及申刻則太晩。是邂逅之事。宜與伊賀守議。以七日換之則幸也。某亦可達其旨於伊賀守云云。乃寄書於伊牧。告之。既登營無報。

館事如例。改補弘安七年畢。併五年六年。爲第百九卷。而改補弘安八年畢。　春常友元對校第五卷。伯元春常對校第五十四卷。其餘所勤如常。　狛庸持昨夜詩卷來。且乞余四韻淨書。乃書而授之。　午時永伊牧書至。曰。昨夜直談之趣。詳達諸老。且告草本悉成。而逃各盡精力之趣云云。及晩今朝答書至。曰。前橋少將未嘗妨館事。今偶所招不可辭焉。以五日爲休日。赴備中守。伴少將而可也。而七日勤館事。則彼此共無妨。就想。卿素有彼招者常也。併喚春常友元及狛庸。則或其及國史之事乎。得其旨而可也。且備州宅與史館太近。則携淨書中書草本若干。應不時之需。則太可而已云云。乃寄書於備牧。告之。他適無報。伊牧者備牧壻也。故互相睦。　今晩令左筠讀百五卷。時安成侍焉。乃對校之。及薄暮而終卷。其後春常來讀（謙カ）及頃間對校之事。　今日新婦赴戚里。二三日可

止宿云云。 今夜石習侍焉。點說苑。然以連夜他出夜深。且昨夜特闌。故困睡而臥。

廿九日。 朝令左筠讀第百六卷畢。

館事如例。改補弘安九年十年畢。併弘安八年而爲第百十卷。自保元元年至弘安十年。總百三十二年。五十五卷改補始於去年八月。至今日終功。其葉數可待冊子成而知焉。 伯元。春貞對校第五十五卷畢。自昌泰至久壽中書對校畢。

春常友元對校第六卷。自今日伯元加之。三本相對。伯元一校中書。而又校淨書。依其望也。余謂。三員長記憶本朝始末。故淨書對校一日限一卷。 狛庸七十五六卷點成。安成點七十七卷。賀璋點七十八九卷。故自今午使春貞點八十卷。

晚炊後。使狛庸讀七十五卷。石習對校如例。此冊文治元年春紀。紙葉成堆。故不終卷。及申刻。太田備牧書至。曰。五日不可換七日。是前橋少將之意也。蓋換例月休日之事。少將慮他聞乎。若少將久談。則可依時宜。招足下一人云々。依是遣狀於伊牧。告其趣。 武田道安自京寄香薷散。例也。

今晚安成職原巡講。如例。 高木氏寄書曰。久不面談。宿痾屢作。奴僕多疾。故不能招請。不堪瞻戀。云々。余答之以友元草本成。與友元交厚也〔之カ〕故也。且告曰。卜幽養眼不來。故無老友。唯館暇所伴者書耳云々。 三浦勘右衛門來尋。請其所作絕句改正。使春常改之。此人細川之裔也。冒外姓。號三浦。今仕加賀羽林。年近七十。頗知字好作詩聯句。暫談其先祖之事。而歸。 龍泉疾愈。初來。

今夜賀璋侍。點荀子。

六月

朔日。戊辰。祠堂小祭如例。辰刻登　城。春常同逢（逸カ）友元相伴。營中之事如常。拜謁畢而出。訪牧野佐渡守。賀賜田邊道過書法門。入視架頭書。少焉歸。自賛壽像時。狛庸來陪焉。乃伴晚炊。而後余自筆壽像之上。庸在側。既而庸去。及晚令左筠讀第百七卷畢。頗有改正。晉分春常侍座間。言秦延喜之古事。戌刻至子刻。作畫讚賛十首。松平主殿頭所需也。島周採筆。左筠侍側。

二日。祠堂小祭及詣墳墓。如例。館事如例。狛庸讀七十五卷畢。又讀七十六卷畢。石習對校如常。改正其點。二冊合八十餘葉。合（今カ）日極暑頗困勞。三員長對校第六卷。清書中書下書相對。二人共有私抄。其餘諸生所勤皆勤例。（如カ）龍仙始出席。校清書加朱句。勝澄來見前錄。仲龍從焉。今日荒川宗長書至。寄新刊公羊傳白文。且告曰理玄病稍好。之貞來逢。相喜。經十餘日。則之貞可東歸。書賈寄宋學士文集二十冊。其中合編翰苑集芝園集朝京集（總）鑾坡集。且翰苑前後續別。此其元集也。然猶闕潛（潛カ）溪集羅山集。余素藏宋（宋カ）學士全集及文粹。今晚使賀璋參校。而得彼此之異同趣。舊藏全集不載外国之事。今日之本載外

國之事。本朝之事略有之。故欲求之。此本昨日於書賈宅始見之。故今日來于此。書賈曰。此本有二部。其一部獻加賀羽林云云。

館事畢後。使勝澄見壽像。仲龍侍焉。賀璋在此。高澤幸來見之。既而勝澄去。仲龍留。因其請。口授之。點皇極經世書。自申之半至亥刻畢二卷。此以性理大全爲大部。與狛庸議。欲合力終功也。田植侍傍。龍去後記今日事。植邦君歸國在近。以植從行。故其夜直之勤任彼心。不強勞之。

今日卜幽傳語曰。眼疾無可無不可。依暑氣止針治。欲往聞國史。余答曰。卿所聞至九十一卷。而草本一校既至百十卷。訓點一校今至七十六卷。可至九十二卷告其期也。若不拘再聞。則貞長每日對校。可任其心。來聞之。其老而志切。可感。

三日。　朝起自覽宋學士文集新本。其趣大概與昨晚賀璋所校同。就中預本朝之事者五六篇。所曾聞。而世上流布之本所不載也。先考常談宋子文集新本舊本異同詳略。今覽此本。不耐追憶。先考所謂舊本者。今還爲新本。余家有潛溪集蘿（羅）山集。加此新本。則學士元集備矣。今所謂全集者分數元集。有漏脫者也。

館事如例。　狛庸讀七十七卷。安成所點。石習對校。又讀七十八卷。賀璋所點。及卷末。石習有他用。春貞。春庵相代對校。　貞長校第八卷。　諸生等寫畢弘安紀。頃間借得倭字奧州近代記。今日分之。使諸生五人寫焉。　巳刻聊適來。示其所作詩文。請點竄。而聞貞長對校。而午後去。　秋本攝津守使來

謝先日作鐘銘。而贈著布許多。　未刻草田圖書來。初見館中。開對校。且見狛庸宅詩卷。申刻去。余歸寓浴了時保田宗重來。所談件々。且請春常改名宗鄉。及薄暮去。　今日友元畫像贊六首。并二境詩成。分賦卜幽聊適境詩。各二首既就。

今宵石習侍。點說苑。

四日。　早朝保田宗鄉寄書。謝昨夕接遇。且贈鹽清（潰カ）鴈一隻。贈春常亦然。又若狹守亦寄書。而謝之。

蘆田圖書用余水雞詩韻寄。謝昨日之事。且請借詩卷。乃點竄來詩。而和章副之。附詩卷於其使。

又作畫像贊五篇。是亦主殿頭所求也。左筠采（採）筆右皆辰年以前之事也。

館事如例。　狛庸石習對校第七十九卷（賀璋所點）。又校八十卷（春貞所點）。畢。春貞點初見之。粗改正之。八十一卷二卷三卷既分附安成賀璋春貞。故今晚附八十四五六於狛庸。各加點。可待其三四冊成。改校之庸熟訓點。石習草記元本。故對校者悉皆令石習勤之。　春常友元對校第九卷。伯元不出。故賀璋代之。三本相對。其餘諸生之勤如恒。

巳半野傳為水戶宰相使者來。曰此月十三日可遊淺草河邊別莊納涼云云。春常友元伯元狛庸。松壽可携來也。　及晚喜多見氏寄贈鄭氏通志陳氏樂書梅苑陵詩集三部。皆是高力氏藏書之內也。素望之珍書。不慮入手。幸甚。不惜其高價（黃金十五兩也）。通志者白紙善本也。樂書者雖不善本。世間無類也。宛陵亦希本也。然自五卷至九卷闕焉。可惜焉。三部共有高力印。而裝潢加帙。併六帙五十

三冊也。此三部、昔先者[考カ]於高力家見之、甚爲珍之。讀耕弟亦然。今入我手、彼是不堪懷舊。春常・友元及狛庸等喜見希世之書。　今日令島周淨書廬峯石說、而余自筆姓名、加印遣之。今晚書畫贊十首、而暫休、赴六義堂而歸。獨望晚林、感懷多端。既而日暮、秉燭又書畫贊五首、而作楠正成贊。不知何者之求、淸隆所請也。　今夜賀璋侍焉、點荀子、至第十三議兵篇。

五日。　晨起調遣京俗書、尾退筆之。　春常示畫屏贊六首、二境絕句改正二三字。共松平主殿頭所求也。　巳刻館事如例。令石習讀第百八九十卷、畢。友元所草五十五卷、一校止於此。　三員長對校第十卷畢。安成・賀璋各點一冊畢、其餘皆如恒。　館事畢、浴。時太田備牧使來曰、前橋少將自午時來在焉。史館事畢、則可來會。云々。少將傳言曰、携寬[永カ]保二條行幸紀來。乃往焉。村越道伴。保[旧カ]曰若牧。大澤右近、玄勝法印侍焉。少將令余閱行幸記。備牧在。其時爲近臣、故談其時事。道伴亦粗知焉。其後少將與余談少焉。猿樂大夫等來、謠舞移刻。及薄暮少將歸。道伴・若牧等少留談、而皆去。余獨步而歸。半輪月出、而映池水。曳杖閑步而歸。暑氣甚、而汗流。又浴而休。出書院、開東南戶、以納涼。戌刻石習侍焉。點說苑十餘葉、至子刻而臥。

六日。　酷暑。　館事如例。　使石習讀增鏡、終二冊、至第三冊半。總百四十葉餘。此書記自後鳥羽院至後醍醐、其半友元所草、其半伯元所草。今慮友元所草或其有脫乎、伯元所草或其有脫乎。爲通其前後、爲便於校改、故如此、而記其大概目錄。春泰把筆。

春常友元對校第十一卷。依伯元不出村、止在側對・本。凡每日一卷三本同校正之。其餘館事如常。　狛庸今朝作松主殿頭畫饑贊三首。余十五首。春常友元各六首。加狛庸三首。總三十首淨書皆成。　及晚作松主殿頭箕田第中二境詩。境有十六。余及春常友元狛庸各分二首。其餘八令卜幽伯元聊適勝澄各賦二首。伯元狛庸未作。其餘皆成。同第燕適園八景兼約余可皆作。今夕先作其序。佐篤執筆。　及秉燭前橋少將書至曰。明朝日出時可來喫朝飡云云。乃呼安成遣（遺カ）史館出淨書中書草本四五冊。明朝携之可備不虞（慮カ）之請也。是永伊牧豫告之趣也。少將懇遇雖不異昔然久無其招。早朝之行雖勞然不能辭焉。

七日。　早朝赴前橋之第。松平主殿頭在焉。其餘三四輩同座喫飯。少談而出。其餘來謁者如雲。皆不及人見而歸。聽酒井河内守之室誕女子。與主殿頭往賀之。而余獨赴忍拾遺。拾遺對面懇述修史勞。事終而訪勝澄。而遣（遺カ）使問顧言疾而歸。已及巳刻。　春常及友元狛庸等依春貞招。舟遊納涼。余獨在書院。作燕適園八景詩。左篤把筆。或五言律詩七言律詩或五言排律七言排律或六言側體四言古詩或三言十韻或三五七言。各易其體。到申之半皆成。　今午肥後諸生北島三流來。以遠路冒著來。故對面而問國之事。頃之去。　聞一昨夜坂井以仙病死。是二十餘年之門生。可憐。且三四年來依其舊君京極氏有事而流離貧窮。他邦欲仕之願示（亦カ）未遂而及此。相識者哀惜之。今晚遣（遺カ）書於永伊牧曰。近日可返日次記等於官庫。借寬永諸家系譜云々。他適無報。

今夜無事。以今朝早起終日勞吟詠故頗覺勞倦。且酷暑難堪。故納涼書院一睡。及亥刻臥。春常未歸。

八日。永伊牧報至。且寄乾糇五袋。春常談曰。昨竟日舟遊。同友及從者皆作詩。多是律詩。又聯句二十五韻。及夜半歸云々。

巳刻館事如例。各啜乾糇而勤事。使石習讀增鏡二冊。作日錄。三員長對校第十二卷畢。示八景詩於員長及狛庸。而見昨日舟遊詩聯。勝之昌來問極暑安否。坂井榮菴稱以仙遺言。寄高架。彼平生閣書之物也。可憐々々。榮菴老而後亡子。其悲想像（可憐乎）。彼與我有品。以仙與亡嗣雖不鈎。失子之悲豈可不同哉。且寄春常以香案。聞以仙四日之夕自筆遺言數案（符乎）。門則此兩種亦彼志乎。故不能拒之。乃置高架於座右。及暮田犀來談。秉燭之後聞三國志問難解之作々。以其訓點終全部之功也。漸及戌半而歸。其後石習當直。點說苑四五葉。短夜既三更。

九日。朝和伊綱舟遊詩。又作以仙挽詩。

館事如例。聽增鏡了。一昨日二卷餘。昨日一卷餘。今日二卷餘。總七卷。三員長對校第十三卷畢。其餘如常。有暇者二人。寫宋學士集預日本事者。此間所求新本有之。中午永伊牧來訪余及春常。迎於史館。少時談國史之事而去。且曰。寬永系圖之事。與諸老一議。而可借之。以無暇故。今年正月以後初而來也。

今夜賀璋侍焉。加點荀子彊國篇而畢。

十日。朝作太公范蠡張良賛。又作文武小説。皆外人頼侍史等所求也。館事如例。狛庸讀第八十一卷二卷。改正其點。此二卷。高賀二生所點也。石習對校如例。三員長對校第十四卷畢。其餘皆如常。館事畢。暫休。狛庸來侍。點西銘総論畢。乘燭又點正蒙初段一章。及予刻去。今日壽像裝潢成。

十一日。朝淨書岩紫硯歌。授賀璋。道士岐氏。館事如例。狛庸讀第八十三卷四卷。此中一卷春貞點之所改正多。一卷庸所點也。少改正。石習對校如常。三員長對校第十五卷畢。此間每日一卷校讀詳審。故改訂有益者粗有之。自延喜至圓融之事。員長粗記臆之。校畢則互相談。狛庸亦加其列。其餘皆如常。自明日欲改補伯元所草。以村正久侍友元側。馴其事。故爲石習同職。乃命相代而可把筆。命賀璋賜日次記等官本於館中。尾退副之。依近日可返納於官庫也。命林泰島周賜書畫一箱於書院。依去年不賜也。家藏之書昔等安成掌出納。然漸老且繁仕。故自今日使泰周預其事。故二子暫闕館中勤。依頃日少所寫也。自昨日使井的津省等寫官本文鳳抄。是一太上法皇之御本。新寫之。去年來史館。然以不預紀年之事。故納館庫。頃日以諸生有暇。故欲寫而爲家本也。此書爲詩文料而作。似對類。或曰管(菅)爲長所纂也。未知然否。今日伯元狛庸各呈燕適園二境詩。至此十六境詩皆成。可待淨書紙至。以各遂

次筆之。永伊牧有三十六人詩仙書。其詩一人各一首。其中有不適心者五六人。頭(改カ)間故其人而書之。朱舜水一首自友元達之。藤勿齋一首。余達之。依是昨今與勿齋贈答。又一首使勝澄書之。其外醫官二三人。自伊牧直達之。余不預焉。晩涼無事。令佐筠讀家集以聽之。及暮春常侍焉。談及國史之事。入夜石習侍焉。點說苑。終十五卷。所餘者四分之一也。

十二日。朝微雨午後霽。朝間手書緝柳說。以授安成。又遣小簡于村顧言。問其疾。館事如例。自今日改補伯元所草。自正應元年至同二年九月。石習村止侍側。相代執筆。隨成令佐筠等寫之。如先例。自是日々可如此。

春常友元對校第十六卷。畢依伯元不出。狛庸加之。而三本相對。其餘次座之勤如常。昨今安成病矣。賀璋獨勤其事。勝澄詣墓。而後與仲龍對讀前錄。林泰島周曉書畫於書院。如昨。

野傳寄書示水戶君之旨。曰明日彌可來遊河邊亭。傳繫舟於筋(達カ)向橋下。可迎待之。以午前爲期云云。答謝曰善爲我演說之。明日午前各會野篤之宅。可待汝報也。館事畢後。仲龍留加點經世書。獨以繼暑。至半夜。左筠與請傍聞。

十三日。巳刻赴正竹宅。友元伯元。春常狛庸勝澄松壽皆在此。野傳使來曰。船繫筋違橋下。乃各乘船。舟子二十八人發棹歌。野傳唱上句。余對之。春常二元逐次就之。至水戶君河畔別墅。時十六句成。聊適及玄仍心庵出迎之。既而入高第。相公出談。午半進膳。然後登層閣。相公請標四方之景。遡

相議東西南北各五景標目成相公乃配分之余三首相公二首春常友元伯元勝澄各二首狛庸松壽各一首其餘卜幽聊適各一首以上十七首其餘使三竹賦三首松正竹可賦一首云云相公曰此二十首他日可遣額板四枚其時可賦之今日各可賦即景此閣號環景樓乃可探十二支字而賦之乃拈鬮余得龍字然依野傳請改得鼠字賦八句又以目前所瞻之十二物爲題探數字自一至十加百千探鬮今（余カ）得茄頃探十字賤（賦カ）六言絶句及秉燭二十四首皆成閣上太涼忘暑終日遠近眺望目下遊船棹歌漁舟曝網（納）頗慰鬱懷又進點心酒數巡狛庸傾數盃戊刻告暇而出野傳駕舟送之其枕艤而歸遠近走花火月半晴半陰漸及亥刻至筋違橋相別而歸友元伯元勝澄向橋南去其餘皆向橋北余獨駕與春常狛庸野傳松壽徒步既而傳壽相別常庸傍余與戯聯數句。到人德門前庸別去余與常共歸閭。　今日春泰島周曝書畫總三日而畢。本多内記書至告歸國之事乃使島周答書使尾退寫今日詩於家集使左筠錄終日之事漸及三更。　三竹書至謝友（反カ）古錄序早成。

十四日、　館事如例。　改補正應二年畢又終同三年右習勘事村止把筆左筠寫之如例自今日日可如此、　春常友元及狛庸對校第十七卷畢其餘皆如常。　今日春泰島周曝春常所藏書畫畢自明日可曝藏書故諭曰安成賀璋隔日可勤藏書出納而教泰周泰周可每日候書院拂蟲而令與目錄點撿之右習左筠隔日正種尾退每日朝晚助泰周之勞泰周國史館専之而可也其餘

皆巳中之間可勤史館事云云。今晩賀璋先出十九箱。春常來改舊目錄。而新作目錄。右習把筆。此間余命賀璋毎傳之卷頭押印尾退勤之自。　先考所傳之書則押江雲渭樹印。是偶免丁酉之災者也。余初所得之書則用弘文學士院之印。及黄昏畢。　春常侍座談今日所校國史之事。

今夜賀璋侍焉。點荀子。終天論一篇。而至正論數葉。

十五日。　晨拜祠堂如例。　館事如例。改補正應四年五年了。自元年至五年。併之爲第百十一卷。

三員長對校第十八卷了。其餘如常。　狛庸昔前錄中書四十冊外題表題。

今日驗經書八十部十八箱。其趣如昨夜所記。　今日恒例山王祭也。想像城下紛擾。

館事畢後依兼約赴聊適宅。春常友元伯元狛庸同行。勝澄自其宅直往馬田犀野傳玄仍先在茲。加主人爲十人。各探十涼題。余得松下晩涼。又題六月十五日夜月。探十色字。余得紅字。薄暮進膳。半夜點心喫了而歸。余徒歩。春常狛庸從焉。途中聯十句。　永伊牧書到日寛永系圖許借之事。示諭御文庫之吏了。

十六日。　朝起作書日。左篤執筆。凡經書百五十部計三十五箱附奏聞驗之書院及　聖堂充滿。

賀璋右習及正種尾退等分其勞。

館事如例。　改補永仁元年二年。　三員長對校第十九卷畢。　狛庸春貞加點。松壽寫朱句。安成。

賀璋或加點或寫朱。其餘皆如例。　今晩春菴巡講蒙求。　及暮押印於今日所驗群書。如一昨日。

石習勤之。泰周納於箱。而賀璋等藏於文庫。自今每日可如此出伊洛性理之書類及諸子類廿餘箱。春常令左筠記目錄。及亥而畢

十七日。　館事如例曝書如昨日。　改補永仁三年四年。　三員長對校第二十卷。　松平主殿頭來訪暫談而去。

館事畢後納曝書押印如例安成賀璋等出明日所曝書皆歷史通鑑之類也乃作目錄石習把筆。皆共押印以附泰周凡二十五箱。

十八日。　曝書如例。　館事如例。　改補永仁五年至六年三月。　三員長對校第廿一卷。三人共有抄出春常者朝夜共勤之二元者唯對校之暇而已勤之故常抄出者至二十卷。二元者至十七卷。　其餘館中勤如恒。　今日岡碧菴來伴晚炊而去。

申刻後納今日之書。而出明日之書作目錄押印。亦如例。　入夜石習點說苑。

十九日。　敬吉正忌日小祭詣墓終日素（食脱乎）

安成出明日所曬之書大部合編十六箱今日幸史館之休也乃令石習點撿而令左筠書目錄。余亦自指南之且遣人呼村上卽刻至分左筠勞。　春泰品周曬昨日所出之書如例尾退終日在其傍。　春常終日作春信遺書及其自藏書之目錄。田植執筆凡四百三十餘部云云。　及暮村上歸。

作一絕而遣卜幽（遺カ）。　晚涼令尾退算頭間曬書之數既及六百廿餘部。但合編之內群書者不入部

數。其冊數者七千餘也。春常書之冊亦三千餘也。　日暮閑坐。作二絕。畀泰周。勵曬書之事。又作一絕。畀石習。又畀左筠。俱言預曬書之事。習今日點檢千餘冊。頗助余勞。筠所箋目錄十三葉。故勞其勞。及此。

二十日。　早朝遣尾退於　御文庫。返納日次記等之官本。而請借寛永系圖。　辰刻藤勿齋來。相逢於史館。示壽像。而約書其函題名。勿齋諾。且嘆美探幽盡妙。既而伯元來。友元至。勿齋喫朝齋。及辰之半而去。猶庸春貞。松壽遲至。不逢勿齋。

今朝泰周等曬書如例。石習左筠亦先赴曬書處。點檢津逮秘書。記其標題。畢事而來史館。

館事如例。改補永仁六年畢。自元年合之以爲第百十二卷。然後改補正安元年至七月。

三員長對校第二十二卷畢。　松平主殿頭來尋。少談而去。其後菅沼主水來。少焉去。

午時尾退借寛永系圖來。納長箱二。而匹夫二十人舁之往還。共自町中出之。依公役也。乃使春貞。松壽。以倭字四十七分類其姓氏之目錄。是永伊牧所需之也。　燕適園境詩卜幽聊適。春常勝澄淨書成。　今晚賀璋出明日所曬之書。自楚辭。文選以下六朝唐代之詩文。總二十八箱。石習左筠押印。作目錄如例。筠亦來助春常。亦在側。事畢而常猶侍坐。談國史事。　書燕適園境詩二首。

二十一日。　曬書如例。　館事亦如例。

改補正安二年畢。而至同三年六月。　三員長對校第二十三卷。其餘諸生之勤如常。　酒井匠作

使者田中好安來。寄若州紫石各一片於余及春常、友元、狛庸。　中刻退館。泰周等既納昨日書畢。
安成入文庫、出明日所曬之書三十餘箱。是亦宋元明詩文集類也。習筠點撿之、作目錄、押印如例。
狛庸自史館直來、標書題名。春常監之。及暮未了。秉燭及亥刻而畢。尾退數之、則殆及千部萬冊。
今夕田植來告曰。今日其君匠作賜歸國之暇。植從其行。近日發途。今日改月俸。加祿百石云云。老
父清隆喜氣津々。余遣書於昌中正適田好安。以謝匠作。　今日授名世文宗一部於狛庸。又加古
樂府山居志。小本畀焦氏易林於石習。必讀古文於左筠。唐十二家詩抄唐詩贅（贊カ）箋於島周性理紀
要唐詩聯選於春泰唐詩十品於尾退。又加新板山谷。皆是或類本或同類之書多故也。　就寢未
睡之間、爲示狛郎作一絕。及曬書標題之勞。且寓勸學之意。
廿二日。　館事如例。　曬書亦如例。
改補正安三年畢。自元年併之爲第百十三卷。　春常、友元對校第二十四卷。依伯元不出、狛庸加
之三本對讀。　其餘館中無他。　燕適園十六境詩淨書皆成。附鶴田宗庵。遣之於松主殿頭。
館事畢、賀璋出明日所曬之書。太平御覽、冊府元龜等大部幷小部類書總三十餘箱也。　及晚不
意書賈來。求得新板性理群書。
申半赴酒井匠作牛籠第。友元同道。田中好安迎接。昌中正適亦出談。其家老相逢。少焉匠作對面。
述歸國之賀、謝昨日惠紫石。田植加祿之事、匠作與間宮讃分其采地一萬石。讓其嫡姪。　官命許

之。世人皆感之。故及此事嘆美之。匠作太喜。又及先日芭蕉花事。其後勞修史事。且曰賀璋田植能勤不怠云云。既而匠作他適。余與友元謁好安舍。而歸日已暮矣。春常作今日所出之書目。且押印。賀璋石習春泰島周尾退等侍而預其事。及戌刻而畢。左筠病不出。既而諸生皆退。田植來侍。乃記今日之事。　今日田植右京寄奧州糒。他適之門〔間カ〕加々爪甲斐守寄大德妙心寺記。此二寺事有可考之事。故以伯元告甲州。甲州求得之於其末寺。借之。然妙心記余亦得之。大德記乃附賀璋自明日寫。

二十三日。　早朝祠堂小祭。詣墓如例。曝昨日所出之書。　友元來拜祠堂。伴素食。伯元來詣墳墓。各暫談於書院。及辰半赴史館。巳刻館事如例。狛庸讀第八十五六卷。石習對校如例。訓點大槩好。　三員長對讀第二十五卷。龍泉井的村正分寫大德寺記。其餘館事如常。　及晚納所曝之書。安成出明日可曝之書。小說家書畫譜等雜說及兵書法律醫卜佛書。併朝鮮書四十箱也。乃作目錄。押印如例。以目錄繁多。倩加狛庸。且仲龍從勝澄自今年來留而助勞。漸及亥半而畢。至此漢籍曝盡。自十四日至明日十一日。總計二百七十八箱。千三百七十九部。二萬七百九十七冊。然出納之間有漏脫者。不及改目錄。附春常藏彼自藏之書目。　今日授類雋十八冊於安成。授經史類纂於賀璋。或報其督勞。或爲稽古之助。以輟耕錄多類本授仲龍。今夜石習春泰島周亦各畀小部書。以慰酬督數日之勞。

二十四日。　庚子之年作藏書目錄三冊。其一記本宅漢籍（籍）。其一記倭書。其一併記別墅漢倭書。此外春信・春常書別記之。自史館事起。移本宅之書於此。然以多事故。不遑改目錄。逐年混雜。以安成能記憶。賀璋漸熟故事。不滯然。高賀既筮仕。且余亦老。是以爲使春常善記憶。今度改作書目。混雨（兩カ）宅以爲一。而以春周二生爲文庫預者也。數日點撿之間。與舊目錄參考之。陳簡三何（齋カ）集全部五冊。失其二冊。太恠之。昨夜仲竜曰。去年得簡齊（齋カ）集内二冊於閣下書肆。欲寫其餘爲全部。今朝賀璋携來。其二冊則朝鮮本。而友元標書。與余所失無違。而復舊爲全部。而二冊末書賈記曰。寛文七年六月二十四日買之。則去夏曬書之時。此二冊爲人被盜。而入書賈手也。今日歲一周。而月日不違。而復余手。可恠可喜。太奇太奇。且後來可戒不虞之紛失。

今朝清隆献膳。賀田植加祿也。春常同作（伴カ）。宿庫。昨夜止宿。故同食。　館事如例。宿庫石習對讀第八十七卷至八十八卷半。改點如常。　三員長對校第二十六卷。　春直・松壽作系圖類字目錄草案。漸畢。其餘皆如例。　及晚納曬書於文庫。以漢籍已畢。且以明日可休。故不及出倭書。春周以目錄箳之箱數不違。變成賀璋自甲至癸分其類。而並置於棚上。而掃清庫内。此庫在南二百七十八箱悉並陳。且倭書亦在此也。北庫納春常書五百部。及勝澄書亦半在此。其餘侍史等私書納之。

及暮永伊牧書至。問西湖十景事。乃聊記其趣。且添西湖志一冊遣之。其後一覽文庫而歸。春常來侍。及国史之談。　入夜清隆携來田植。乃授酒盃。作一絕畀之。植明曉發途。赴若州也。

廿五日。　卯半辭宅。辰初到小田原拾遺。對話移刻而出。到前橋第。大澤右近在焉。少焉少將相見。而出。過勝澄宅。少休。敎圓來。乃赴本宅。坐賀璋舍。春帆在此。顏顱色青。然頃間食味快云々。而後過倉橋尙政。而少談。而赴高木氏。時既午刻也。相共臥談。喫晚炊。申刻歸閭。　永伊牧返西湖志。及幕橋本政香來。少焉去。

定文庫制法。諭安成。以附泰周。且命安成自明日出倭書可曬之。　石習侍焉。點說苑數葉。

二十六日。　早朝賀璋侍焉。作一絕示之。述昨日初見其舍。安成賀璋入文庫出倭書。及四十箱。泰周等曬之如例。石習尾退等預助其事。

會津中將使來。惠蠟燭三百挺。　小田原拾遺使來。惠鮎鮓。逢其使而謝之。　館事如例。猶庸石習對讀八十八卷。了盡八十九卷。而至九十卷首。三員長對第（校脫予）二十七卷。了春貞松壽點撿寬永系圖。其餘如常。敎圓來告顧言未平。請服元德之藥。乃遣狀元德。附圓圓直到德宅。館事畢。點撿今日所曬之書。作目錄。如例。猶庸直來自館中。執筆。賀璋石習泰周尾退等各預其事。春常監之。及亥刻而畢。殆五百部也。

二十七日。　曬書如例。　館事亦如恒。　猶庸石習對讀九十卷畢。又讀九十一卷畢。　三員長對校第二十八卷。　鷹田知足來于巳刻。聽對校對讀。而午前歸去。雖乞見曬書場。不許。　午半松平主殿頭來。依歸国之近。告暇也。移刻而去。且約余亦一來也。　晚炊之間。建部自得寄饑茶幷雞卵。

乃調卵羹、而各喫之。飯後、各喫茶而食甜瓜。自十二日中央土以來、毎日進瓜消暑例也。

館事畢後、納曬書。作日錄、押印。左筠病愈、今日初出史館。今夕筆日錄。仲竜亦來助筆。今日所曬譯家詩文等數箱、而家書十餘箱。及亥刻而畢。凡昨令(今カ)所曬倭書家書、合六十九箱。七百五十七部、三千八十餘冊也。総計三百四十七箱、二千百三十六部、二万三千八百八十餘冊乎。自十一日曬書。自十四日曬藏書。至今日十七日之間、毎日快晴、雖不堪酷暑、然喜便于曬書。今日既畢事。然猶餘反古堆、不忍棄者數箱。且春常頃間毎日曬書藏之書於六義堂。堂陰侍史乏。故命泰周可曬其餘於書院云云。夜闌命尾退曰、之眞未歸。縱雖歸後、彼度支事多。自今　聖堂及祠堂之事、汝巡視之。且墳墓之事、着意而可也。其勿簇塵埃、勿令荒蕪云云。

二十八日。　曬反古堆十六箱。（有公務日光外國詩戯詩社家藁雜種）　館事如例。卜幽病後初來。猶庸石習對讀九十二卷。三卷、総百餘葉。二子凌酷暑、終日不休。卜幽不離側而聽焉。　三員長對校第二十九卷。田犀來伴晩炊。　渡部大隅守兄船越伊豫守長子皆卒。遣書弔之。　申刻畢。卜幽去。　點撿今日所曬之反古堆。入夜而畢。　戌刻後、石習侍焉。點說苑、終第十六卷。　今日點撿春常所自藏之書八十五箱、四百五十五部、三千六百九十六冊也。併余藏書漢倭、而四百六(三カ)十二箱、二千五百九十餘部、二萬七千七(五カ)百七十餘冊也。他後猶有所求、則可追加之。　今日尾退歸。　聖堂、令奴僕拔庭草。

二十九日。　曬春常藏書所曬殘十箱於書院。泰周勤之。曬書之事、至今日而畢。自二十三日至昨

日改點者九冊其中猶庸安成伊綱所點各二冊賀璋三冊也四子所點稍有優劣庸爲甲安成爲乙庸馴熟安成篤實璋點而放故早速然不免誤綱點而疎不馴熟故爲劣於璋。

館事如例改補乾元元年畢又至喜（嘉カ）元元年五月。三員長對校第三十卷。今晚藏書悉入文庫。而晒書之事畢命泰周一兩日休而可勤館事。

中之半自書燕適園八景詩幷序及西之半而畢近來不爲如此之勞然士林之交如主殿頭者纔二三人且以在近（二字衍乎）歸城在近之故如此。今夜賀璋侍焉點荀子。

晦日。朝讀蜀志一卷。館事如例。前橋少將使者上田氏來贈糯十袋及肴一種及（乃カ）浸糯於水。以進使者且館徒皆喫之。呂山主税來。改補嘉元元年二年畢併乾元元年爲百十四卷而又改補嘉元三年至三月。三員長對校第三十一卷。呂山主税在其側作晩炊而主税去。

昨夜所筆之八景之詩附鶴田宗菴遣之。中半晩涼往前橋第謝今朝之惠而凌長道訪會津中將之寓居中將對面隔四五歳相見滿鬢皆白先謝先日之惠而懇問史館事所答件々其後述其屢過喪事而告暇而出日漸暮乃過呂山休山暫談而出既及暮昏此（北カ）及秉燭至松主殿頭宅賀其賜暇事而述相別之情主人謝自筆八景詩乃依其求讀之主人甚悦又示探幽所寫之八景新圖其後所談條々喫夜食而辭去歸岡漸及半夜則入蚊幬。

今日作文庫書目跋。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95
SS号=14664095